欽定四庫全書

薈要

【子部】

國學會
金華宗會
對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第二十三册

Z121.5
CH1
73

吉林人民出版社

浙江大学图书馆藏

ZJU001016181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六十 七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六十七

文學部三

文辭上

歌 晏子景公為丨丨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丨曰穗乎不得獲狄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為賜而誡於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庶

古詩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

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丨丨也

康衢謠 見上

無端崖之辭 莊子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丨丨丨丨丨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

卮言重言寓言 見上

瓌瑋連犿 莊子其書雖丨丨而丨丨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諔詭 見上

紀綱道德經緯人事 淮南子夫作為書論者所以丨丨丨丨丨丨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

雕蟲篆刻壯夫不為 揚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丨丨也不免於勸 揚子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丨丨丨丨丨也

麗以則麗

以淫揚子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丨丨丨辭人之賦丨
丨丨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賈誼升堂相如入室
見上事辭稱則經揚子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丨丨丨丨丨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有意
於慎揚子或問銘曰銘哉銘哉丨丨丨丨也渾渾若川揚子聖人之辭丨丨丨丨瓏璁
其聲揚子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丨丨丨丨者其質玉乎注玉之瓏璁其聲亦猶君子清泠
其德音子長愛奇揚子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丨丨多愛丨丨也義深玄
淵辭贍波濤抱朴子漢魏以來群言彌繁丨丨於丨丨丨丨於丨丨振翰摛藻抱朴
子丨丨丨丨德音無窮斯則貴矣彈毫屬筆祖述六藝抱朴子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

易俗八不能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四聲八病文中子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
曰吾上陳應劉下之沈謝分丨丨丨丨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塤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
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
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音若塤篪見上貢俗
見志觀變見上馳騁末流見上思苦言艱文中子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
奇人也其丨丨其丨丨急以怨怪以怒文中子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丨丨丨吳筠孔
珪古之狂者也其文丨丨丨霸心之存悔志之萌文中子大風安不忘危其丨丨丨丨
乎秋風樂極哀來其丨丨丨丨乎言典致博文中子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子曰其丨也丨其丨

也丨僊真人詩史記秦始皇紀使博士為丨丨丨丨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爾雅
之文史記樂書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
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丨丨丨丨通一經之士不能獨
知其辭見上屬書離辭史記莊子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
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
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丨丨丨丨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
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剽剝儒墨見上洸洋
自恣見上國風小雅離騷兼之史記屈原傳丨丨好色而不淫丨丨怨誹而不亂若

丨丨者可謂丨丨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
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
疏其志潔故其稱物芳見上遊梁著子虛賦史記司馬相如傳事孝景
帝為武騎常侍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
見而說之因病免客丨丨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遊士居數歲乃丨丨丨之丨尚書給
筆札史記司馬相如傳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
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遊獵
賦賦成奏之上許令丨丨丨丨丨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

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飄飄有凌雲之氣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丨丨丨丨丨丨丨似游天地之間曲終奏雅史記司馬相如傳注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丨丨而丨丨不已戲乎建元元狩間文辭粲如史記太史公自序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惟丨丨丨丨之丨丨丨丨丨也詩妖漢書五行志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時則有丨丨登高能賦漢書藝文志丨丨丨丨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有惻隱古詩之義漢書藝文志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丨丨丨丨丨丨丨受詔輒成漢書枚乘

傳子皋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走馬蹵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丨丨丨丨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皋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東方朔又自詆娸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閒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詆娸見上骫骳見上文約指明漢書河間獻王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丨丨丨丨藏之名山漢書司馬遷傳僕誠已著此書丨丨丨丨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成一家言漢書司馬遷傳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丨丨丨之丨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迺徵褒既至詔褒丨丨丨丨丨丨辨麗可喜漢書王褒傳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丨丨丨丨八言七言漢書東方朔傳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丨丨丨丨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作詩諷諫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丨丨丨丨後遂去位從家於鄒又作一篇畔牢愁漢書揚雄傳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丨丨丨草玄漢書揚雄傳時雄方丨太丨有以自守泊如也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漢書揚雄傳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眾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

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迺玉迺金漢書揚雄傳昔人之詞丨丨丨丨口占數百封漢書陳遵傳為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名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丨丨書吏且省官事書丨丨丨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摛藻如春華漢書敘傳雖馳辯如濤波丨丨丨丨猶無益於殿最文豔用寡漢書敘傳丨丨丨丨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為辭宗賦頌之首辭宗見上帝之下書有四後漢書光武帝紀注漢制度曰丨丨丨丨丨丨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

尺一木兩行唯此為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者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誡敕者謂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他皆倣此

燕然刻石班固作銘 後漢書竇憲傳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鞮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五柳鞮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山去塞三千餘里｜｜勒功紀漢威德令｜｜｜｜作

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 後漢書梁竦傳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

頌文典雅 後漢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疋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文雅溫麗 後漢書周榮傳古者帝王有所

｜帝甚善之以其｜｜｜｜特令校書郎賈逵為之訓詁號令言必｜｜辭必｜｜垂於後世列於典經

上四巡頌辭甚典美 後漢書崔駰傳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嶽駰｜｜｜｜以稱漢德｜｜｜｜文多故不載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

精思傳會十年乃成 後漢書張衡傳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

揚班儔 後漢書孔融傳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

如祖腹中所欲言 後漢書禰衡傳劉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少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呂抵地表憮然為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耻不能容呂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之｜｜｜也

須臾立成辭義可觀 見上

文無加點辭采甚麗 後漢書禰衡傳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巵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按射黃祖長子

度尚碑 後漢書孝女曹娥傳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馬注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尚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

黃絹幼婦外孫虀臼 見上

下筆成章 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典畧曰王植字子建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為論｜｜｜｜願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人握靈蛇之珠家抱荆山之玉 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典畧曰臨淄侯植與楊修書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自謂｜｜｜｜｜｜家自謂｜｜｜｜也

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 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典畧曰臨淄侯植與楊修書世

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耶僕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

好人譏彈其文 見上 **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 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典畧曰臨淄侯植與楊修書修答曰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曾不斯須少留思慮

鍾繇王朗閣筆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雖各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不能措手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陳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

愈頭風 **七子** 魏志王粲傳注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者於學無所遺於辭

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 見上 **好為梁父吟** 蜀志諸葛亮傳亮躬畊隴畝｜｜｜｜｜躬

文藻壯美 蜀志秦宓傳評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雄伯 吳志張紘傳注吳書曰紘見柟榴枕愛其文為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作武軍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幸少於文章易為｜｜故使僕受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小巫大巫 見上 **私載** 吳志薛綜傳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

馳文檄若春榮 吳志虞翻傳注會稽典錄曰其文章之事立言粲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奕鄱陽太守章安虞翻各｜｜｜｜｜｜｜｜｜｜

天才綺練 吳志陸抗傳注機雲別傳曰陸機｜｜｜｜文藻之美獨冠於時

飛翰騁藻 吳志華覈傳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光贊時事以越揚班張蔡之疇

抽藻思 晉書樂志王粲等各造新詩｜其｜｜吟詠神靈贊揚來饗

勝十萬衆 晉書荀勗傳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之｜也

名筆 晉書樂廣傳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

小道 晉書盧欽傳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

辭甚清壯 晉書阮籍傳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為時所重

屬文初不留思 晉書阮籍傳籍能｜｜｜｜｜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為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為之貴意賦以豁情衍賈誼之服鳥也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

在有無之間 晉書庾敳傳著

廣談虞筆 晉書摯虞傳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辨｜虞不能對｜｜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人恨才少子患其多 晉書陸機傳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之為文嘗｜｜｜而｜更｜｜｜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

善構新詞 晉書夏侯湛傳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

染彤管吐洪煇 晉書夏侯湛傳入閨躡丹墀｜｜｜｜｜｜作幽乍蔚 晉書夏侯湛傳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

別見孝弟之性 晉書顧乍昧文則｜｜｜｜｜

文清旨詣 晉書潘岳

傳選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晉書孫楚傳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按濟王濟擲地當作金石聲晉書孫綽傳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五經鼓吹晉書孫綽傳絕重張衡左思之賦云三都二京｜｜之｜｜也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晉書楊方傳恢嘗遣方為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材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豈但牧豎中逸羣耶按恢諸葛恢循賀循富於班馬晉書葛洪傳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不如方回故常奴晉書劉惔傳郗愔有傖奴善知文章義之愛之每稱奴於惔惔曰何如方回邪義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惔曰若｜｜｜｜｜｜｜｜耳碎金晉書謝安傳溫常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也處優出劣晉書謝萬傳善屬文敘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為八賢論其旨以｜者為｜｜者為｜金羈齊鶩玉軑並馳晉書文苑傳序姬歷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源自遠總｜｜而｜｜揚｜｜而｜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言泉文律見上耀靈蛇於掌握發雕龍於綈槧晉書文苑傳序西都賈馬｜｜｜｜｜｜｜｜｜東漢班張｜｜｜｜綜採繁縟抒軸清英晉書文苑傳序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名山之美陸機捉焚研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並｜｜｜｜｜｜｜｜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嘉聲茂迹陳諸別

傳江右才傑中興時秀晉書文苑傳序吉甫太冲｜｜之｜｜曹毗庾闡｜｜之｜｜信乃金相玉潤野會川沖見上洛陽紙沖埒美前修垂裕來葉金相玉潤野會川沖見上貴晉書左思傳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為之｜｜初陸機入洛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夫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服以為不能加也遂輟筆焉門戶藩溷皆著紙筆見上盡而有餘久而更新見上覆酒甕見上續蘭香歌晉書曹毗傳時桂陽張碩為神女杜蘭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詩嘲之并｜｜｜｜詩十篇甚有文彩藻拔晉書袁宏傳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耳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高麗宋書謝惠連傳是時義康治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為雪賦亦以｜｜見奇文章並傳於世江左莫逮宋書謝靈運傳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宋書謝靈運傳論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振芳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風流彌著見上導清源振芳

塵見上**豔發**宋書謝靈運傳論若夫平子｜｜文以情變絶唱高蹤久無嗣響　**漢魏文體三變**宋書謝靈運傳論自｜至｜四百餘年辭人才子｜｜｜｜相如巧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同祖風騷**見上**縟旨星稠繁文綺合**見上**冠絶當時**宋書顏延之傳延之少孤居貧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比物荃蓀連類龍鸞**宋書顏延之傳延之為湘州刺史張紀祭屈原文以致其意曰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方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待時飛霜急節嬴芊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茂椒蘭身絶郢闕迹遍湘干｜｜｜｜｜｜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寔穎寔發望汨心欷瞻羅思越籍用可塵昭忠難闕**聲溢金石志華日月**見上**述竹林七賢**宋書顏延之傳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塗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顏謝**宋書顏延之傳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焉所著並傳於世**口受師伯**宋書沈慶之傳上嘗歡飲普令羣臣賦時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稱其辭意之美**辭高一座**宋書沈懷文傳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岳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為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江東無我卿當獨秀**宋書謝莊傳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齊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速藻**宋書自序璞嘗作舊宮賦久而未畢濬與璞疏曰卿嘗有｜｜舊宮何其淹耶想行就耳璞因事陳答辭義可觀按璞沈約父**得賒促之中**齊書樂志近世王韶之顏延之並四韻乃轉｜｜｜｜**手筆典裁**齊書王儉傳｜｜｜｜為當時所重**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齊書武陵王曄傳曄剛頴儁出工奕棊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為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顏延之抑其次也**恨不道鹽**齊書張融傳融作海賦以示鎮國將軍顧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元虛但｜｜｜耳融即求筆注之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師耳以心**齊書張融傳永明中遇疾為問律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不可使耳為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剛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傳音振逸鳴節竦韻**見上**得父膏腴**齊書謝瀹傳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為五言詩儉對曰謝朓｜｜｜｜江淹有意**覽王生詩序見齊王之盛**齊書王融傳九

年上幸芳林園禊宴羣臣使融為曲水詩序文藻富麗
當世稱之上以融才辯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
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何融曰五十之年久
踰其半因問在朝聞主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北
聞主客此製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
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司馬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
丨丨丨丨丨用丨丨丨丨丨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二百年來**
無此詩齊書謝朓傳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也**才操不羣文**
多指刺齊書卞彬傳彬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作蚤虱賦蝦蟇賦文章傳於閭巷**永明體**齊書
陸厥傳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
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
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為丨
丨丨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厥與約書曰范

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
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
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
至張蔡曹王曽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
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
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
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
乎約答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
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
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
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
具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耶此蓋曲折聲韻之
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
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
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
鄙意所謂此秘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

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
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
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啟
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
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
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
言老夫亦不盡辨此**靈均以來此秘未覩**見上**天機啟則律呂自調**
六情滯則音律頓舛見上**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見上**情性風**
標神明律呂齊書文學傳論史臣曰文章者蓋丨丨之丨丨丨之丨丨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
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
明賞悟紛雜若子柏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
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眎摘句褒貶顏延圖寫
情興各任懷抱共為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名無

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
狀而下筆殊形吟咏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
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起後
絶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
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
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
顯宗之述傳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
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
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以
多稱貴歸莊為允王褒僮約束晳發蒙滑稽之流亦可
奇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翫為理事久則瀆在乎文
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
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
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
混清新得名未盛顏謝竝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
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為

論畧有三體一則啟心閑繹託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疎慢闌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覩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唇利吻不雅不俗獨申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惟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屬文之道事出神思見上**前超後絕**見上**華篇麗篆**見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見上**三體**見上**巧綺**見上**全借古語用申今情**見上**委自天機參之史傳**見上**不雅不俗獨申胸懷**見上**宮體**梁書簡文帝紀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艷當時號曰｜｜**宿構**梁書范雲傳少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藁時人每疑其｜**天子聖哲**梁書沈約傳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是也**才盡**梁書江淹傳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皆謂之｜｜**雙文二少**梁書謝覽傳覽為人美風神善辭令高祖深器之嘗侍坐受敕與侍中王暕為詩答贈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復合旨乃賜詩云｜｜既後進｜｜寔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書齋壁**梁書柳惲傳天監元年除長史兼侍中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惲立行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始為詩曰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瑯琊王元長見而嗟賞因｜｜至是預曲宴必被詔賦詩嘗奉和高祖登景陽樓中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遊深為高祖所美當時咸共稱傳**盈帙滿笥**梁書徐勉傳勉始踰立歲孝悌之至自幼而長文章之美得之天然好學不倦居無塵雜多所著述｜｜｜｜按悱勉第二子**製石闕銘辭義典雅**梁書陸倕傳遷太子中舍人管東宮書記又詔為石闕銘記奏之敕曰太子中舍人陸倕所｜｜｜｜｜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匹**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梁書裴子野傳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辭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或問其為文速者子野答云｜｜｜｜｜｜｜｜雖有見否之異其於刊改一也**江左以來未有此作**梁書顧協傳協學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多用新事**梁書王僧孺傳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文麗逸｜｜｜｜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富**兼二子於金馬**梁書張率傳率又為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矣**朝成暮遍流聞絕域**梁書劉孝綽傳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好事者咸諷誦傳寫｜｜｜｜文集數十萬言行於世**指物呈形無假題署**梁書王筠傳筠為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云此詩｜｜｜｜｜｜｜｜｜｜按約沈約下同**所以相要正在此數句**梁書王筠傳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連蹝約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為霓次至墜石碓星及冰懸埳而帶抵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

丨丨耳按為霓霓字注五雞反聲和被紙光影盈字梁書王筠傳筠又嘗為詩呈約即報書云覽所示詩寔為麗則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夔牙接響顧有餘慙孔翠羣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佇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比笙篁思力所該一至乎此歎服吟研周流忘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寔歸吾子遲比閑日清覯乃申晚來名家惟見王筠獨步梁書王筠傳筠自撰其公宴並作辭必妍美約常從容啟高祖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一官為一集梁書王筠傳筠自撰其文章以丨丨丨丨丨丨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幽通之流梁書蕭子顯傳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益丨丨丨丨丨丨也有來斯應每不能已梁書蕭子顯傳子顯嘗為自序其畧云余為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鶯開花落葉丨丨丨丨丨丨也前世賈傳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為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雲物甚美得不斐然賦詩見上須其自來不以力構見上舊手梁書蕭子顯傳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太宗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丨丨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為才子限三刻成梁書褚翔傳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羣臣樂遊苑別詔翔與王訓為二十韻詩丨丨丨丨翔於坐立奏高祖異焉琬琰為心玄黃成采梁書劉遵傳文史該富丨丨丨丨辭章博贍丨丨丨丨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梁書庾肩吾傳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減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吐言天拔出於自然見上巧心妍手梁書庾肩吾傳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丨丨終愧丨丨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揺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寔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辨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不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驅染揺襞見上文章冠冕述作楷模見上英絕領袖見上含清濁中今古梁書何遜傳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丨丨丨丨丨丨見之何生矣何劉梁書何遜傳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丨丨照燭三才輝麗萬有梁書鍾嶸傳嶸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為詩評其序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鬱為文棟梁書褚翔傳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羣臣樂遊苑建安曹公父子篤

好斯文平原兄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葢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俊上之才清剛之氣梁書鍾嶸傳郭景純用｜｜｜｜創變其體劉越石仗｜｜｜｜｜贊成厭美富豔難蹤梁書鍾嶸傳元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辭盛｜｜｜｜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乃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命世含跨劉郭陵轢潘左見上潤之以丹采梁書鍾嶸傳詩有六義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四候之感梁書鍾嶸傳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諸詩者也吳均體梁書吳均傳均

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斅之謂為｜｜｜飾羽尚畫文繡鞶帨梁書劉勰傳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離本彌甚將遂訛濫｜｜案轡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梁書劉勰傳擘肌分理唯務折衷｜｜｜｜｜｜｜｜｜亦幾乎備矣文外獨絕梁書王籍傳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遊之或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賦詩其畧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為｜｜｜｜｜郊居以後無復此作梁書劉杳傳以本官兼廷尉正又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之歎曰｜｜｜｜｜｜｜今之蔡伯喈梁書陸雲公傳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也不尚浮華梁書沈顗傳顗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讀書不為章句著述｜｜｜｜常獨處一室人罕見

其面典裁清拔梁書虞寄傳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卿家之士龍也託異代之交陳書蕭允傳鄱陽王出鎮會稽允又為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為｜｜｜為詩以敘意辭理清典大手筆陳書徐陵傳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被之華夷家藏其本見上側篇陳書江總傳好學能屬文於五言七言尤善然傷於浮艷故為後主所愛幸多有｜｜好事者相傳諷玩於今不絕綺密陳書姚察傳尤好研覈古今諟正文字精采流贍雖老不衰兼諳識內典所撰寺塔及衆僧文章特為｜｜每製文筆敕便索本陳書姚察傳後主所製文

筆卷軸甚多乃別寫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刊定察亦推心奉上事在無隱後主嘗從容謂朝士曰姚察達學洽聞手筆典裁精當自古猶難其在於今世足為師範且訪對甚詳明聽之使人忘倦察｜｜｜｜｜｜上曰我於姚察文章非唯翫味無已故是一宗匠宗匠見上文華理暢陳書陸瓊傳第三子從典年十五本州舉秀才解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時後主賜僕射江總并其父瓊詩總命從典為謝啟俄傾便就｜｜｜｜｜總甚異焉｜追步惠連陳書謝貞傳八歲嘗為春日閒居五言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矣喜霽三絕南史謝瞻傳與從叔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詩靈運寫之混詠之王宏在坐以為｜｜｜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南史王筠傳筠又嘗為詩呈約約即報書歎詠以為後進擅美筠又能用強韻每公宴並

作詞必妍靡約嘗啟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於御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嘗見語云｜｜｜｜｜｜｜｜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為寔

攬筆便有就何事久遲回

南史劉孺傳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其見親愛如此

平頭上尾蜂腰鶴膝

南史陸厥傳時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

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

南史梁臨川王宏傳晉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為錢愚論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旨與綜｜｜｜｜｜｜｜｜｜雖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

賦競病

南史曹景宗傳帝於華光殿宴飲連句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啟求賦詩帝曰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

打銅鉢立韻響滅詩成

南史王僧孺傳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則｜｜皆可觀覽

寸燭四韻見上後生準的

南史孔休源傳就吳興沈麟士受經畧通大義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之｜｜也

流風迴雪落花依草

南史丘遲傳遲辭采麗逸時有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遲點綴映媚似｜｜｜｜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辭宏於范意淺於江

南史鍾嶸傳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為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於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

文學部四

文辭下

皇信堂七言連韻 魏書任城王澄傳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元孫之冑申宗宴於｜｜｜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用家人之禮高祖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令澄為｜｜｜｜與高祖往復賭賽遂至極懽際夜乃罷

賜刋一字價等連城 魏書彭城王勰傳高祖與侍臣升金墉城顧見堂後梧桐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今梧桐竹並茂詎能降鳳凰乎勰對曰鳳凰

應德而來豈竹梧桐能降高祖曰何以言之勰曰昔在虞舜鳳凰來儀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未聞降桐食竹高祖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晏移於流化池芳林之下高祖曰向宴之始君臣肅然及將末也觴情始暢而流景將頹竟不盡適戀戀餘光故重引卿等因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詔詩至勰詩高祖乃為之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聲非私也勰對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刋得有令譽高祖曰雖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臣聞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足以｜｜｜｜

十步 魏書彭城王勰傳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根時高祖進繖遂行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時勰去帝｜餘｜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詩亦調責吾耳

布於四海露之耳目 魏書彭城王勰傳高祖令勰為露布勰辭曰臣聞露布者｜｜｜｜｜｜｜必當宣揚威畧以示天下臣小才豈足大用高祖曰汝豈獨親詔亦為才達但可為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戚謂御筆

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 魏書高允傳允留作塞上翁詩｜｜｜｜｜｜｜｜

華藻雲飛 魏書高允傳宗欽延譽號為四儁｜｜｜｜金聲鳳振中遇沈痾賦詩以訊忠顯于辭理出于韻接宗欽邢穎字

文炳雕龍 魏書高允傳高滄朗達黙識淵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胸質侔和璧｜｜｜懽姿天邑衣錦舊邦

既善為典雅之辭又工為鄙俗之句 魏書胡叟傳披讀羣籍再閱於目皆誦於口好屬文｜｜｜｜｜｜｜｜｜

人皆奇其才畏其筆 魏書胡叟傳以姚政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輩知叟至名而見之祖思習常侍叟不足叟聊與敘溫涼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有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敘中世有協時事而末及鄙黷｜｜｜｜｜｜｜世猶傳誦之以為笑狎

珠零錦粲 魏書宗欽傳口吐瓊書手揮霄翰彈毫｜｜落紙｜｜

上可以頌美聖德下可以申厚風化 魏書程駿傳臣聞詩之作也蓋以言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關諸風俗靡不備焉｜｜｜｜｜｜｜｜｜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誡此古人用詩之本意

依宮商角徵羽本音為五韻詩 魏書崔光傳初光太

和中｜｜｜｜｜｜｜｜｜｜而｜｜｜｜｜｜以贈李彪彪為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為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別為卷為百三卷焉

神口 魏書祖瑩傳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王公吟咏情性聲律殊佳可便為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悲平城為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在座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 魏書祖瑩傳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偷竊他文以為己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製裁之體減於袁常焉

報德 魏書常景傳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從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為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為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為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

高氏不得獨擅其美 見上

五言獨擅 魏書裴敬憲傳工隸草解音律｜｜之作｜｜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共宗慕之

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 北齊書邢邵傳邵深為領軍元乂所禮乂新除遷尚書令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乂令邵作謝表須臾便成以示諸賓神儁曰｜｜｜｜｜｜｜｜｜｜

一文初出讀誦俄遍遠近 北齊書邢邵傳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邵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京師為之紙貴｜｜｜｜｜

沈約集中作賊 北齊書魏收傳始收與溫子昇邢邵稍為後進邵既被疎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譏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陳魏收非直摸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

偷任昉 見上

邢魏各有所好 見上

申使君手迹 周書申徽傳出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競來就讀遇相謂曰此是｜｜｜｜｜｜並寫誦之

北府裴諏南省柳蚪 周書柳蚪傳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須軍獨孤信鎮洛陽于時舊京荒廢人物罕極唯有蚪在陽城斐諏在潁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蚪為行臺中郎諏為都督府屬並掌文翰時人為之語曰｜｜｜｜｜｜｜｜｜｜

徐庾體 周書庾信傳既有盛才文並綺艷故世號為｜｜｜｜馬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

制龍川碑一夜便就 周書宗懍傳梁元帝鎮荊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為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懍應命即日引見令兼記室嘗夕被名宿省使｜｜｜廟｜｜｜｜｜｜｜｜｜｜上梁元帝歎美之

清風盛藻 隋書經籍志宋玉屈原激｜｜｜｜｜｜｜｜｜｜南楚嚴鄒枚馬陳｜｜｜於西京

高致之奇錯綜之美 隋書經籍志宋齊之世下逮梁初靈運｜｜｜｜｜｜｜｜｜｜｜｜延年｜｜｜｜｜｜謝玄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輝煥斌蔚辭義可觀

浩浩如長河東注 隋書李德林傳任城王湝為定州刺史重其才名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不為君民禮數嘗語德林云竊聞敝賢蒙顯戮久令

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憚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于時天保八年也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爲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筆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朝然修大厦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嘗謂擬諭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遵彥即命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卬卬云已大見其文筆｜｜｜｜｜｜｜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卬仍命其子乂與德林周旋戒之曰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爲模楷

不知者謂爲古人 隋書李德林傳德林既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焉

一時盛作 隋書楊素傳素嘗以五言詩七

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上亦爲｜｜｜｜

松又不能甚解 隋書盧思道傳思道聰爽俊辨通侻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爲文以示劉松｜｜｜｜｜｜思道乃喟然嘆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以蚓投魚 隋書薛道衡傳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耳

隱坐空齋蹋壁而臥 隋書薛道衡傳道衡每至構文必｜｜｜｜｜｜｜｜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

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 隋書周羅睺傳除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叅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尚書孔範對曰周羅睺｜｜｜｜｜｜｜｜｜｜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

月露風雲 隋書李諤傳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之形積案盈箱唯是｜｜之狀

恢廓閑雅 隋書房彥謙傳所有文筆｜｜｜｜有古人之深致

鷹揚河朔獨步漢南 隋書文學傳序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䛒高陽許善心等或｜｜｜｜或｜｜｜｜俱騁龍光並驅雲路

氣高致遠 隋書王胄傳帝嘗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因爲五言詩詔胄和之其詞曰河洛稱朝市崤函實奧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謨大哉苞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駟迴西驅展軫齊玉軑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罕畢四達儼車徒是節春之暮神皋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枌榆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酺小人荷鎔鑄何由荅大鑪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

詞清體潤 見上

意密理新 見上

行一驛而成 隋書潘徽傳秦孝王俊聞其名召爲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馬上爲賦｜｜｜｜｜名曰述思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爲萬字文并遣撰集字書名爲韻纂

萬字文 見上

貢秀才 隋書杜正元傳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略正元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元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元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元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嘆曰此｜｜｜吾不及也

杜家新書 隋書杜正藏傳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時詣闕論者榮之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爲後進所寶時人號爲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爲｜｜｜｜

文軌 見上

麗絕當世 北史王昕傳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

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性情丨丨丨丨恐足下方難為兄不暇慮其不進也

及時並了 北史杜銓傳正元字知禮少傳家業耽志經史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元一人應秀才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元獨不得進止曹司以選期將盡重以啟素素志在試退正元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元丨丨丨奈讀數遍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按正元銓族孫

資以解褐 北史杜銓傳正藏為文迅速有如宿構曾令數人並執紙筆各題一文正藏口授俱成皆有文理為當時所異又為文軌二十卷論為文體則甚有條貫後生寶而行之多丨丨丨丨大行於世按正藏銓之族孫

陽五伴侶 北史陽休之傳弟俊之當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丨丨丨丨寫而賣之在市不絕俊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悞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譏論俊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

筆不及凍 北史陳元康傳神武之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氊元康於氊下作軍書颯颯運筆丨丨丨丨俄頃數紙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邪

身老才壯齒宿意新 舊唐書李百藥傳太宗嘗制帝京篇命百藥並作上歎其工手詔曰卿何丨之丨而丨之丨何丨之丨而丨之丨乎

樵童牧豎並皆吟諷 舊唐書李百藥傳百藥以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鬱尤長於五言詩雖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踞石草制 舊唐書薛元超傳中書省有一盤石初道衡為內史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

流滯

長河韜映流霞成彩 舊唐書劉洎傳上皇太子書綜寶思于天文則丨丨丨丨摘王宇于仙札則丨丨丨丨

綺錯婉媚 舊唐書上官儀傳本以詞彩自達工于五言詩好以丨丨丨丨為本儀既貴顯故當時多有效其體者時人謂為上官體

上官體 見上

一人足辦 舊唐書孫處約傳累轉中書舍人其年中書令杜正倫奏請更授一舍人與處約同知制誥高祖曰處約丨丨丨丨我事何須多也

每作一篇教坊賂取 舊唐書李益傳長為歌詩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丨丨丨丨為丨丨樂人以丨求丨唱為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為屏障迴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為歌詞

崇巖峭壁萬仞崛起 舊唐書李賀傳賀手筆敏捷尤長于歌篇其文思體勢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髣髴者

一日之內詔書數百揮翰起草思如泉注 舊唐書陸贄傳建中四年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判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贄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于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

鄭五歇後體 舊唐書鄭綮傳綮素為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丨丨丨丨丨初去廬江與郡人別云唯有兩行公廨淚一時灑向渡頭風其滑稽皆此類也

韶誥金奏詞炳丹青 舊唐書文苑傳序爰及我朝挺生賢俊文皇帝解戎衣而開學校飾賁帛而禮儒生門闢吁嗟之士人搜蚳之價學不發言為論下筆成文足以緯俗經邦豈止雕蟲瑑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貞觀之風同乎三代

潤色王言鋪揚鴻業 舊唐書文苑傳序燕許之丨丨丨丨丨吳燮之丨丨丨丨

謝希逸不得獨美於前 舊唐書文苑李嘗製千字

詩當時以為盛作陳後主聞而召入禁中使為月賦朗染翰立成後主曰觀此賦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矣

屈宋衙官義之北面 舊唐書杜審言傳雅善五言詩工書翰有能名然恃才謇傲甚為時輩所嫉乾封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自當蓋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丨丨丨丨吾之書跡合得王丨丨丨丨其矜誕如此

四傑 舊唐書楊炯傳炯與王勃盧照隣駱賓王以文詞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號為丨丨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

盧前王後 見上

良金美玉無施不可 傳書楊

炯傳開元中張說嘗與學士徐堅論近代文士悲其彫喪堅曰李趙公崔文公之筆擅價一時其間孰優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富嘉謩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于廊廟則駭矣開朝隱之文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問後進詞人之優劣曰韓休之文如太羹旨酒雅有典則而薄于滋味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微少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邊幅王翰之文如瓊杯玉斝雖燦然可珍而多有玷缺堅以為然

濃雲鬱興震雷俱發 見上

觀者忘疲 見上

瓊杯玉斝爛然可珍 見上

富吳體 舊唐書富嘉謨傳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為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為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為丨丨丨嘉謨作雙龍泉頌千蠋谷頌少微撰崇福寺鐘銘詞最高雅作者推重

奪錦袍 舊唐書宋之問傳則天幸洛陽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之問詩成則天稱其詩愈高丨虬丨丨以賞之

得中和之氣 舊唐書許景先傳景先與中書舍人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掌知制誥以文翰見稱中書令張說嘗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峯激流嶄絕之勢然屬詞豐美丨丨丨丨丨丨亦一時之秀也

鬻文獲財 舊唐書李邕傳初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為自古丨丨丨丨未有如邕者

王言之最 舊唐書孫逖傳逖掌誥八年制勅所出為時流嘆服議者以為自開元以來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為丨丨丨

足療劉子膏肓 舊唐書蕭瑀傳嘗觀劉孝標辨命論惡其傷先王之教述性命之理乃作

非辨命論以釋之大旨以為人稟天地以生孰云非命然吉凶禍福亦因人而有若一之于命其蔽已甚時晉府學士柳顧言諸葛頴見而稱之曰自孝標後數十年間言性命之理者莫能詆訶今蕭君此論丨丨丨丨丨丨丨

强澁 舊唐書徐彥伯傳晚年屬文好為丨丨之體頗為後進所效焉

後來王粲 舊唐書蘇珦傳子晉數歲能屬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頴叔秘書監王紹宗見而歎曰此丨丨丨丨丨也

鳳閣舍人樣 舊唐書徐堅傳御史大夫楊再思太子左庶子王方慶為東都留守引堅為判官表奏專以委之方慶賞其文章典實常稱曰掌制誥之選也再思亦曰此丨丨丨丨丨丨適年過五十始留意詩什數年之間體格漸變丨丨丨丨每吟一篇已為好事者稱誦

詩人達者以氣質自高 舊唐書高適傳珣傳子晉數歲能屬文作八卦論東部侍郎房頴叔秘書監王紹宗見而歎曰此丨丨丨丨丨丨也

援梁宋未遇淮先與將校書使絕永王各求自白君子以為義而知變而有唐以來丨丨之丨丨惟適而已

常楊 舊唐書楊炎傳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于除書炎善為德音自開元以來言詔制之美者時稱丨丨焉

張萬言 舊唐書張涉傳涉依國學為諸生講說稍遷國子博士亦能為文嘗請有司日試萬言時呼丨丨丨

含英咀華 舊唐書韓愈傳沈浸醲郁丨丨丨丨作為文章其書滿家

依騷人之作為新辭 舊唐書劉禹錫傳貶朗州司馬地居西南夷土風僻陋舉目殊俗無可與言者禹錫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詠蠻俗好巫每滛祠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于其間乃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

其鋒森然少敢當者 舊唐書劉禹錫傳禹錫晚年與少傅白居易友善詩筆文章時無在其右者常與禹錫唱和往來因集其詩而序之

曰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予不量力往往犯之

文友詩敵 舊唐書劉禹錫傳白居易常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為丨丨丨丨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于吳越間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夢得非重不幸耶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是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真為神妙矣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持豈特兩家子弟秘藏而已

其適遺形其樂忘老 見上

在在處處靈物護持 見上

口進 舊唐書柳公權傳從幸未央宮苑中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單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丨丨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

璨若珠貝 舊唐書柳宗元傳宗元少聰警絕衆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與古為侔精裁密緻丨丨丨丨當時流輩咸推之

大歷十才子 舊唐書李虞仲傳父端工詩大歷中韓翃錢起盧綸等文咏唱和馳名都下號丨丨丨丨丨時郭尚父少子曖尚代宗女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曖之門下每宴集賦詩公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曖因拜官會十子曰詩先成者賞時端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小傳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有才此篇宿構也願賦一韻正之請以起姓為韻端即襞箋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弦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好鑄錢曖曰此愈工也起等始服

杯酒光景間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 舊唐書元微之傳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微之辭學謂微之曰嘗覽足下製作所恨不多遲遲

久矣請出其所有以豁予懷微之因獻其文自序曰微之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岐强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為廢滯潦倒不復為文字有閒于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摘蕪塵瀆尊重竊承相公特于廊廟間道微之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踊慙靦無地微之詩自御史府謫官于今十餘年矣閒誕無事遂專力于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句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風者有之辭直氣粗罪尤是懼固不敢陳露于人唯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然以為律體卑庳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而病未能也

元和體 舊唐書元微之傳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為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號為丨丨丨

根情苗言華聲實義 舊唐書白居易傳居易嘗與元微之書論作文之大旨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

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嘲風雪弄花

草舊唐書白居易傳六義浸微矣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而已興發于此義

歸于彼舊唐書白居易傳論作文之大旨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

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而｜｜｜｜反是者可乎哉鄧魴喜

唐衢泣舊唐書白居易傳有｜｜者見僕詩而｜無何魴死有｜｜者見僕詩而｜未幾而衢｜死詩

仙詩魔舊唐書白居易傳知我者以為｜｜不知者以為｜｜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

其若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覺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

無以加于此也又非仙而何一金換一篇舊唐書白居易傳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

相每以｜｜｜｜｜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元和主盟舊唐

書元微之白居易傳論昔建安才子始定霸於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於沈謝｜｜｜｜微之樂天而已建

安定伯永明讓功見上纂組耀珠璣瑤臺閒金碧舊唐書元微之

白居易傳論至潘陸情致之文鮑謝清便之作迨于徐庾踵麗增華｜｜成而｜以｜｜｜｜構而｜之｜｜

情致之文清便之作見上鬼謠十字舊唐書錢徽傳父起能五言詩初從鄉薦

寄家江湖嘗於客舍月夜獨吟遽聞人吟于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愕然攝衣視之無所見矣以為

鬼怪而志其十字起就試之年李暐所試湘靈鼓瑟詩題中有青字起即以｜｜｜｜為落句暐深嘉之稱為

絕唱是歲登第偷江東集舊唐書羅威傳錢塘人羅隱者有當世詩名自號江東生威遣使賂遺敘

其宗姓推為叔父隱亦集其詩寄之威酷嗜其作目已所為曰｜｜｜凡五卷今鄴中人士諷詠之自

號江東生見上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舊唐書李華傳華善屬文與蘭陵蕭穎士

友善華進士時著含元殿賦萬餘言穎士見而賞之曰｜｜｜｜｜｜｜｜因所獲儷前世

事無複用者唐書段文昌傳子成式字柯古推蔭為校書郎博學強記多奇篇秘籍侍父于蜀以

畋獵自放文昌遣吏白其意諫止明日以雉兔徧遺幕府人為書｜｜｜｜｜｜｜｜｜衆大驚溫

李唐書溫廷筠傳彥博裔孫廷筠少敏悟工為辭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成不淹頃唐書

李嗣真傳高宗東封還詔贈孔子太師命有司為祀司文郎中雷少頴文不稱旨更命嗣真｜｜｜帝覽稱

善詔加兩階駐馬即辦唐書房玄齡傳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文約理盡初不著

藁該敏如素構唐書薛收傳是時方討世充軍事繁綜收為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

｜初不竄定口占授成無遺意唐書岑文本傳時顏師古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

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泚筆待｜｜｜｜｜｜｜師古以譴罷

溫彥博為請帝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誥人少逮者冀得復用帝曰朕自舉一人公無憂乃授文本侍郎專典

機要封江陵縣子蘇李唐書蘇味道傳蘇味道趙州欒城人九歲能屬辭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

號｜｜回波詞唐書李懷遠傳景隆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各命為｜｜｜或

以諂言媚上或要丐謬寵至景伯獨為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試彝尊

銘唐書崔湜傳起家亳州司功參軍還調於是入判者千餘吏部侍郎嚴挺之施特榻｜｜｜｜謂曰子清

廟器故以題相命

文章宿老 唐書李嶠傳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諷武后時汜水獲瑞石嶠為御史上皇符一篇為世譏薄然其仕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為丨丨丨丨一時學者取法焉

姚武功 唐書姚合傳合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丨丨丨者

書吏手腕脫 唐書蘇頲傳玄宗平內難書詔塡委獨頲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丨丨白曰丐公徐之不然丨丨丨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泉湧吾所不及

江山助 唐書張說傳為文屬思精壯長於碑志世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謂得丨丨丨云

賦日五色 唐書李程傳擢進士宏辭丨丨丨丨造語警拔士流推之

蜀道易 唐書韋皐傳陸暢字達夫皐雅所厚禮始天寶時李白為蜀道難篇以斥嚴武暢更為丨丨丨以美皐焉

命題殿壁 唐書柳公權傳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它學士亦屬繼帝獨諷公權者以為詞情皆足丨丨於丨丨字率徑五寸帝歎曰鍾王無以尚也

雄深雅健 唐書柳宗元傳韓愈評其文曰丨丨丨丨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蘭亭絕唱 唐書元微之傳在越時辟竇鞏鞏天下工為詩與之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丨丨丨丨

佐佑六經 唐書韓愈傳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丨丨丨丨云

反刓剢偽 唐書韓愈傳贊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丨丨以樸丨丨以真

在古無上 唐書孟郊傳郊為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然思苦奇澀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丨丨丨丨平處下顧二謝云

訣墓中人 唐書劉叉傳叉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丨丨丨丨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

黑水碑 唐書馮定傳初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丨丨丨畫鶴記韋休符使西番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屏其名播戎夷如此

短李 唐書李紳傳紳短小精悍于詩最有名時號丨丨

狹詞短韻 唐書劉廼傳宋昱知銓事廼方調因進書曰有司察言于一幅之判觀行于一揖之內夫判者以丨丨丨丨為體是以小治鼓衆金雖欲為鸎鏞不可得已

理趣不凡 唐書孫逖傳逖幼有文屬思警敏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土火鑪援筆成篇丨丨丨丨日用駭嘆遂與定交

五言長城 唐書秦系傳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為丨丨丨丨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

李詩謝賦 唐書謝偃傳時李百藥工詩而偃善賦時人稱丨丨丨丨

所見不逮所聞 唐書崔信明傳鄭世翼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頗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丨丨丨丨丨丨投諸水引舟去

沾丐後人 唐書杜甫傳贊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丨丨丨丨多矣

腹藁 唐書王勃傳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為丨丨

宏放 唐書駱賓王傳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丨丨非常人所及炯照鄰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優于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

蘇李居前沈宋比肩 唐書宋之問傳魏建安後汔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謂蘇武李陵

也書簏唐書李邕傳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ㅣㅣ君加精思便能
至矣唐書李華傳辭綿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作弔古戰場文極
思研榷已成汙為故書雜置梵書之庋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ㅣㅣㅣㅣㅣㅣㅣㅣ華
愕然而服緒密思清唐書王昌齡傳昌齡字少伯江寧人工詩ㅣㅣ而ㅣㅣ時謂王江寧云嘔
心唐書李賀傳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母使婢探囊中見
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ㅣ出ㅣ乃已耳合之弦管唐書李賀傳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ㅣㅣㅣ
ㅣ三十六體唐書李商隱傳商隱初為文瓌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
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廷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ㅣㅣㅣㅣ遺小黃門就壁錄覽

五代史周臣傳扈載為文章以辭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興廢治亂之迹為運源賦甚詳又因遊相國寺見庭
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ㅣㅣㅣㅣㅣㅣ之ㅣ而稱善畫賈島像五代史死事傳孫晟
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ㅣ唐詩人ㅣㅣㅣ置于屋壁晨夕事之夢剖腸
胃五代史雜傳王仁裕喜為詩其少也嘗ㅣㅣ其ㅣㅣ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
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為百卷號西江集跨驢構賦宋史陳彭年傳彭年師事徐鉉
為文太平興國中舉進士在場屋間頗有雋名嘗因京師大酺ㅣㅣ出遊ㅣㅣ自東華門至闕下已口占數千
言矣潤身宋史歐陽修傳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ㅣㅣ政事可以及物
豐約中度宋史歐陽修傳為文天才自然ㅣㅣㅣㅣ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

服人心超然獨騖眾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音韻啞宋史李虛己傳虛己喜為詩與同年進
士曾致堯及其壻晏殊唱和切致堯謂曰子之詩詞雖工而ㅣㅣ猶ㅣ虛己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
則後須切響遂精于格律有雅正集十卷鉏植縱舍宋史沈遘傳讀左氏班固書小摹倣之輒近似
晚ㅣㅣㅣㅣ自成一家趣揚高爽縹縹然有物外意筆談宋史沈括傳括博學善屬文于天文方志律歷
音樂醫書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又紀平日與賓客言者為ㅣㅣ載朝廷故實耆舊出處傳於世堂
堂之陳正正之旗宋史陳亮傳亮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杪忽較理
于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晬面盎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至于ㅣㅣㅣㅣㅣㅣㅣㅣ風雨雲雷交發而
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蓋指朱熹呂祖謙等

云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見上李溫奔命不
暇宋史賀鑄傳嘗言吾筆端驅使ㅣ商隱ㅣ庭筠常ㅣㅣㅣㅣ未暮十賦皆就金史高衎
傳敏而好學自少有能賦聲同舍生欲試其才使一日賦十題戲之衎執筆怡然ㅣㅣㅣㅣㅣㅣ彬彬然有可
觀吳蔡體金史蔡松年傳文詞清麗尤工樂府與吳激齊名時號ㅣㅣㅣ元化格金史胡礪
傳字元化權翰林修撰久之改定州觀察判官定之學校為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嘗以百數礪督教不倦經指
授者悉為場屋上游稱其程文為ㅣㅣㅣ未二鼓奏十詠金史楊伯仁傳天德二年除應奉翰
林文字海陵嘗夜召賦詩傳趣甚亟ㅣㅣㅣㅣㅣㅣ海陵喜解衣賜之挾幽并之氣金史元德
明傳子好問歌謠慷慨ㅣㅣㅣㅣㅣ豐蔚豪宕元史郝經傳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

録通鑑書法王衡貞觀等書及文集凡數百卷其文丨丨丨丨善議論詩多奇崛

澄湖不波一碧萬頃元史黄溍傳文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魚鱉蛟龍潛復不動而淵然之光自不可犯

事料醲郁美如簇錦元史陳孚傳子振於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為文也酒酣耳熱命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雖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律之法度未免乖剌人亦以此少之按子振攸州馮子振

銘迹縣圃穆天子傳天子五日觀于春山之上乃為丨丨于丨丨之上以詔後世

西王母為天子謠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口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口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丨丨丨丨丨丨丨日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攸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来

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紀迹弇山樹之槐眉穆天子傳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丨丌丨于丨丨之石而丨丨丨丨曰西王母之山

雲雨之知王充論衡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辦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丨丨丨丨故其吐文萬牒

吐文萬牒見上

積文十篋以上王充論衡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丨丨丨丨丨丨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剌世譏俗之言備矣

文人之筆勁於築蹈王充論衡城墻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築蹈之力樹立臨池國之功德崇于城墻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聖主德盛功立莫不褱頌紀載奚得傳馳流法無疆乎

居不幽思不至王充論衡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丨丨丨丨丨丨

讀千首賦乃能為之葛洪西京雜記或問揚雄為賦雄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賦迹賦心葛洪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躍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牱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丨之丨也丨家之丨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来葛洪西京雜記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神化所至邪子雲學相如為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高文典冊葛洪西京雜記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丨丨丨丨用相如

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劉義慶世說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舊注下為解義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玄圃積玉無非夜光劉義慶世說葛稚川目陸平原之文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泓崢蕭瑟劉義慶世說郭景純詩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丨丨丨丨丨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爛若披錦排沙簡金劉義慶世說孫興公云潘文丨丨丨丨無處不善陸文若丨丨丨丨往往見寶

二京可三劉義慶世說左太沖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丨丨丨丨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嘆遂為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讚述焉

使人飄飄有世表意王世貞世說補宋景文云左太沖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丨丨丨丨丨丨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高奇見貴劉義慶世說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丨丨丨丨

銜華佩實劉勰文心雕龍顏闔以為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

雖欲此言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丨丨而丨丨者也**楚艷漢侈**劉勰文心雕龍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勵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修辭鮮克宗經是以丨丨丨丨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氣往轢古辭來切今**劉勰文心雕龍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志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風逸烟高**劉勰文心雕龍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丨丨壯志丨丨**受命詩人拓宇楚辭**劉勰文心雕龍鄭莊之賦大隧士蔿之賦狐裘結言短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丨丨於丨丨丨丨於丨丨也

寫實追虛劉勰文心雕龍丨丨丨丨碑誄以立銘德慕行文采允集**明珠魚目**劉勰文心雕龍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丨丨丨丨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不關西施之嚬矣**吹霜噴露寒暑筆端**劉勰文心雕龍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理欲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此又同時之枉可歎息者也**氣流墨中聲動簡外**劉勰文心雕龍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強禦丨丨丨丨無縱詭隨丨丨丨丨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研京練都**劉勰文心雕龍張衡丨丨以十年左思丨丨以一紀**雲譎波詭**劉勰文心雕龍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丨丨文苑丨丨者矣**鏤心**

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劉勰文心雕龍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爲彪炳縟采名矣**模山範水**劉勰文心雕龍長卿之徒詭勢瓌聲丨丨丨丨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陸海潘江**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輕華故以潘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爲深余常言丨才如丨丨才如丨**奇章秀句**鍾嶸詩品謝朓詩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丨丨丨丨往往警適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兒女情多風雲氣少**鍾嶸詩品張華詩其體華艷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爲妍冶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儁句英談**鄭道元水經注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爲桑落也更爲籍徵之丨丨中書之丨丨**唯**

郭有道無愧於色酈道元水經注蔡伯喈謂盧子幹馬日磾曰吾爲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慚容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矣**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顏氏家訓文章當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三易**顏氏家訓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丨丨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寒木春華**顏氏家訓齊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詞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丨丨又發丨丨何如也辛笑曰可矣**悅紅蘂訝黃鶯**武平一景龍文館記正月八日立春內出綵花賜近臣武平一應制云鑾輅青旂下帝臺東郊上苑望春來黃鶯未解林間囀紅蘂先從殿裏開畫閣條風初變柳銀塘曲水半含苔欣逢睿藻先韶律更促霞觴畏景催是日中宗手勑批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丨丨丨之先

開丨丨丨之未嘒循還吟咀賞歎蕪懷今更賜花一枝以彰其美

唱旗亭 薛用弱集異記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畧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宴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伎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即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為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强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之渙自以詩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伎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我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列拜床下奉吾為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文妖 李肇國史補近代有造謗而著書雞眼苗登二文有傳蟻穴而稱李公佐南柯太守有樂妓而工篇什者成都薛濤有家童而善章句者郭氏奴皆丨之丨也

尚黨尚浮尚蕩尚怪 李肇國史補元和已後為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之俱名為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丨丨大曆之風丨丨貞元之風丨丨元和之風丨丨也

思涸奏樂神全綴文 李肇國史補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澁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丨丨則丨丨丨丨則丨丨

有織成隱起往往感金之狀 李肇國史補張登長于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冰柱雪車 李商隱義山雜記劉义聞韓愈善友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丨丨丨丨二詩一旦居盧仝孟郊之上

麒麟函 段成式酉陽雜俎歷城縣魏明寺中有韓公碑太和中所造也魏公曾令人遍錄州界石碑言此碑詞意最善常藏一本於枕中故家人名此碑為丨丨丨韓公諱麒麟

口吻生花 馮贄雲仙雜記張祐苦吟妻孥喚之不應以責祐祐曰吾方丨丨丨丨豈恤汝輩

蔣凝四韻 王定保摭言丨丨應宏詞為賦止及丨丨頃刻播傳或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

下水船 王定保摭言裴延裕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丨丨丨姚洎號急灘頭上水船

趙倚樓 王定保摭言杜紫微覽趙渭南卷詩云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因目嘏為丨丨丨

文陣雄帥 王仁裕開元遺事張九齡嘗覽蘇頲文卷謂同僚曰蘇生之俊贍無敵真丨丨之丨丨也

柳陰路曲流鶯比鄰 司空圖詩品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日水濱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乘之愈往識之愈真如將不盡與古為新

如將不盡與古為新 見上

海風碧雲夜渚月明 司空圖詩品綠杉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之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為平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如有佳話大河前橫

落花無言人淡如菊 司空圖詩品玉壺買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書之歲華其曰可讀

空潭瀉春古鏡照神司空圖詩品猶鑛出金如鉛出銀超心鍊冶絕愛淄磷｜｜｜｜｜
｜｜體素儲潔乘月返真載瞻星辰載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流水今日明月前
身見上着手成春司空圖詩品俯拾即是不取諸隣俱道適往｜｜｜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真
予不奪强得易貧幽人空山過水采蘋薄言情晤悠悠天鈞一片宮商孫光憲北夢瑣言前進士
沈堯有洞庭樂賦韋八座岫謂朝賢曰此賦乃｜｜｜｜也屋下作屋宋祁筆記夫文章必自名
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古人譏｜｜｜｜信然粉黛飾壯
士笙匏佐鞞鼓宋祁筆記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
｜｜非所施云江左高文宋祁筆記莒公言歐陽永叔推重歸去來辭為｜｜｜｜丞相以為知言

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宋祁筆記莊周曰送君者皆自涯而反君自玆遠每讀至此｜
｜｜｜｜｜｜｜｜靜中一葉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宋景文言為文｜｜｜｜爾老嫗解
彭城墨客揮犀樂天每作詩令一｜｜｜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語笑諠譁
不妨構思歐陽修歸田錄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弈棋｜｜｜｜而｜｜｜｜
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于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誠一代之
文豪也錢數千購一篇歐陽修歸田錄梅聖俞在時余聞皇親有以｜｜｜｜梅詩｜｜者
其名重于時如此雅頌同文歐陽修集古錄石鼓文在岐陽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而
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三代文章真蹟見上韓多悲白多

樂方勺泊宅編｜退之｜｜詩三百六十首哭泣者三十首｜樂天｜｜詩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百首
紅袖拂吳處厚青箱雜記魏野嘗從萊公遊陝府僧舍各有留題後復同遊見萊公之詩已用碧紗籠
護而野詩獨否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黠即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得常將｜｜｜也應勝似碧紗籠
萊公大笑學海千尋辭林萬葉扶宗立教海內一人宣和書譜僖宗
臨御光庭始充麟德殿文章應制一時流輩為之斂衽皆曰｜｜｜｜｜｜｜｜｜｜｜｜｜｜｜｜而已
花發上林月滉淮水宣和書譜蘇舜欽工行草評書之流謂入妙品當時殘章片簡傳播
天下美其文翰者有｜｜｜｜｜｜｜｜之語五言金城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劉洞詩長于五言自
號｜｜｜｜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徐度却掃編唐庚字

子西眉山人善為文常以為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
｜｜｜｜｜｜｜｜｜｜｜｜｜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不可一日無此
君見上天上語張邦基墨莊漫錄進原一日與王平甫數人登蔣山相與賦詩而進原先成舉數聯
平甫未屈至聞仰蹻蒼崖顛下視白日低夜半身在高若騎箕尾居乃嘆曰此｜｜｜非我曹所及遂閣筆
橫文章張邦基墨莊漫錄李文叔嘗雜書論文章之橫云余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之用
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丘明之於辭令亦甚橫自漢後千年惟韓退
之之於文李太白之于詩亦皆橫者近得眉山篔簹谷記經藏記又今世｜｜｜也妙於使事趙德
麟侯鯖錄元豐中裕陵以元夕御樓宰臣親王觀燈有御製令從臣和進王禹玉為左相蔡持正為右相蔡密

叩王云應制上元詩如何使事禹王曰鰲山鳳輦外不可使章子厚時為黄門侍郎面笑之曰此誰不知十七日登對裕陵獨賞禹王詩云｜｜｜｜詩云雲消華月滿仙臺萬燭樓臺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沾周燕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共樂君王又進紫霞杯

翰林風月吏部文章 葉夢得避暑録話王荆公初未識歐文忠公曾子固力薦之公願得游其門而荆公終不肎自通至和初為羣牧判官文忠還朝始見知遂有｜｜｜｜三千首｜｜｜｜二百年之句

一揮九制 王闢之澠水燕談録劉原父文章敏贍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古下直為之立馬却坐｜｜｜成文辭典麗各得其體真天才也

衲被 朱子名臣言行録楊億為文所處每段用小片紙録之既成則綴用故事常令諸生子弟檢討出粘所録而蓄之時人謂之｜｜焉

瘦童羸馬 陸游南唐書伍喬傳詩調寒苦每有｜｜｜｜之歎京一日在驢上得句云云｜｜｜｜｜｜｜｜時韓退之為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道所得詩句退之遂並轡歸為布衣交

換骨奪胎 王楙野客叢書唐遺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法

獨占八斗 釋常談文章多謂之八斗之才謝靈運嘗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 釋惠洪冷齋夜話老杜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可貴也

沛然從肺腑中流出 釋惠洪冷齋夜話李格非善於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皆｜｜｜｜｜｜｜｜

引手作推敲之勢 王楙野客叢書唐遺史載賈島初赴舉在時韓退之

殊不見斧鑿痕詩史 釋惠洪冷齋夜話文章以氣為主以誠為主故老杜謂之｜｜者其文過人在誠實耳

百家衣體 釋惠洪冷齋夜話集句詩山谷謂之｜｜｜｜其法貴拙速而不貴巧遲

文章一厄 釋惠洪冷齋夜話詩到李義山謂之｜｜｜｜以其用事僻澁時稱西崑體

西崑體 見上

筆端三昧遊戲自在 釋惠洪冷齋夜話山谷在星渚賦道士快軒詩點筆立成其畧曰吟詩作賦北窓裏萬言不及一杯水頗得青天化為一張紙想見其高韻氣摩雲霄獨立萬象之表｜｜｜｜｜｜也

百戰健兒 陶宗儀輟耕録虞伯生先生楊仲宏先生同在京日楊先生每言伯生不能作作詩虞先生載酒請問作詩之法楊先生酒既酣盡為傾倒虞先生遂起悟其理繼有詩送袁伯長先生扈駕上都以所作詩介他人質諸楊先生先生曰此詩非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生嘗謂伯生不能作詩何以有此曰伯生學問高余曾授以作詩法餘莫能及又以詩趙姚公詩中有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櫜之句公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為天野為星則尤美虞先生深服之故國朝之詩稱虞趙楊范揭馬范即德機先生揭即曼碩先生也嘗有問于虞先生曰仲弘詩如何先生曰仲宏詩如｜｜｜｜德機詩如何曰德機詩如唐臨晉帖曼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如何笑曰虞集乃漢庭老吏蓋先生未免自負公論以為然

唐臨晉帖 見上

美女簪花 見上

漢廷老吏 見上

文學部五

書法 六書附

口開不闔 管子曰者二君之在臺上丨丨而丨丨是言莒注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莒

字為之破 子華子古之制字丨丨丨丨而文亦如之

慈恕悲 子華子凡物之丨所丨者事制字者慈心為丨如心為丨非其心也則失類而丨

有由 子華子凡物之丨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紬之紬絲由是以相屬也姓由之由族由是以有分也橘柚之柚味由是以有

別也宇宙之宙理由是以有傳也禾之油油穀由是以登也雲之油油雨由是以降也憂心有妯心由是以動也左旋右抽軍由是以正也故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者也

書從甲子 鶡冠子蒼頡作法丨丨丨丨成史李官蒼頡不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縱法之載於圖者其於以踰心達意揚道之所謂乃纔居曼之十分一耳

意想謂象 韓非子人者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丨丨者皆丨之丨也

好書 荀子故丨丨者衆矣而蒼頡獨傳者一也

蒼頡作書 呂氏春秋丨丨丨注蒼頡生而知書倣鳥跡以成文章

倣鳥跡 見上

天雨粟鬼夜哭 淮南子昔者蒼頡作書而丨丨丨丨丨丨注造書契則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書文所劾故夜哭

產而能書 淮南子史皇丨丨丨丨丨丨注左臂修而善射

心畫 揚子言心聲也書丨丨也

一代之絕一邦之妙 抱朴子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丨丨丨丨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丨丨丨丨並用古體俱足周事

蟲皿 國語夫文丨丨為蟲

馬字與尾當五 史記萬石君傳子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曰誤書丨丨丨丨丨丨今廼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

畫革旁行 史記大宛傳安息丨丨丨丨以為書記注漢書音義曰橫行為書記

善史書 漢書元帝紀贊元帝多材藝丨丨注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

五方 漢書食貨志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丨丨書計之事注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秘書學外國書也

八體 漢書藝文志丨丨六技注韋昭曰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凡將急就 漢書藝文志丨丨一篇丨丨一篇

造字之本 漢書藝文志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丨丨丨丨也

六體 漢書藝文志丨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

摹印章書幡信 見上

秦篆 漢書藝文志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書而篆體復頗異所謂丨丨者也

小學 漢書杜鄴傳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丨丨注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因名云

與人尺牘主皆藏去 漢書陳遵傳性善書丨丨丨丨丨丨丨以為榮

別字之體從上起 後漢書五行志獻帝踐阼之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凡丨丨丨丨皆丨丨丨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

驛馬令作草書 後漢書善史書當世以為楷

則及寢病帝｜｜｜｜｜｜尺牘十首

當世楷則 見上

白下羊 後漢書馬援傳注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外廓城郭令印皐字為｜｜｜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苛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郎回印章奏可

觀視摹寫車日千兩 後漢書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競設說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及｜｜者｜東｜｜餘｜塡塞街陌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

鳥篆 後漢書蔡邕傳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用引林傳序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書法以相參檢

尺牘模楷 魏志胡昭傳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顗韋誕並有名｜｜之迹動見｜｜焉

善效人書 魏志鍾會傳注世語曰會｜｜｜｜於劍閣要文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也

如覩其人 吳志張紘傳注吳書曰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復｜｜也

造作異字 吳志虞翻傳注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像類｜｜｜千名以上

甫恨逋並恨峻 吳志趙達傳注吳錄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

斟酌其間甚得其妙 見上

一臺二妙 晉書衛瓘傳理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漢末張芝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雲上布星舒光 晉書衛恆傳｜｜離離以｜｜禾卉茱萸以垂穎山嶽峩峩而重岡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

禾卉垂穎山嶽連岡 見上

蟲跂鳥飛 見上

籀篆其子孫隸草其曾元 晉書衛恆傳信黃唐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蓋｜｜｜｜乃｜｜

龜文龍鱗鷹跱鳥震 晉書衛恆傳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鍼列櫛比｜｜紆體放尾長短複身顛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焚緼揚波振擊｜｜｜｜延頸脅翼勢似凌雲

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 晉書衛恆傳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觀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

纖波濃點 晉書衛恆傳｜｜｜｜｜錯落其間若鐘虡設張庭燎飛烟嶄巖巉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

異體同勢 見上

崇臺重宇增雲冠山 見上

草聖 晉書衛恆傳弘農張伯英者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章仲將謂之｜｜

抑左揚右 晉書衛恆傳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規｜｜｜｜望之若崎崎疎企鳥跱志在飛移狄獸暴駭將奔未馳

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 晉書王珉傳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為之語曰｜｜｜｜｜｜｜｜｜｜僧彌珉小字也按法護珣小字

飄若浮雲 晉書衛瓘傳

矯若驚龍 晉書王羲之傳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

鵞 晉書王羲之傳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鵞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掌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而歸甚以為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紈扇清淨可書之真草相半後為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曰我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為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雁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眩之若是未必後之也

誤刮紈扇 見上

五字百錢 見上

鍾繇抗行張芝雁行 見上

池水盡黑 見上

制筆不得 晉書王獻之傳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其｜｜｜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為能觀者數百人

懸橙書榜 晉書王獻之傳時議者以為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桓元王獻之傳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訂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眉盡白裁餘氣息

那得知人 晉書王獻之傳安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

媚趣 晉書王獻之傳時議者以為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桓元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裹置左右以玩之

字勢疎瘦如隆冬枯樹筆蹤拘束若嚴家餓隸 晉書王羲之傳唐太宗制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之｜｜覽其｜｜｜｜｜｜｜｜｜｜｜｜｜之｜｜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大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充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飲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監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覺為倦賢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春蚓秋蛇 見上

烟霏露結鳳翥龍蟠 見上

妙參鍾索 晉書李充傳善楷書｜｜｜｜世咸重之

一字徑尺 宋書劉穆之傳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宜波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既不能暫意又禀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為大字｜｜｜｜無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書幕 宋書羊欣傳欣不疑桂陽太守尤長隸書不疑初為烏程令欣時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著新絹幕晝寢獻之｜｜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

二寶 宋書謝靈運傳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

改騧為馬邊瓜 宋書明帝紀｜｜｜｜｜｜亦以騧字似禍字故也

跡逾子敬 齊書王僧虔傳僧虔弱冠宏厚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惟｜｜｜｜｜方當器雅過之

用拙筆書 齊書王僧虔傳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以此見容

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 齊書王僧虔傳太祖善書及即位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為第一僧虔曰｜｜｜｜｜｜｜｜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矣按南史善自為謀下有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為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數語

天然勝羊欣 齊書王僧虔傳其論書曰宋文帝書自云可比

王子敬時議者云｜｜｜｜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庾右軍叔過江之前以為最亡曾祖領軍書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騾駿駿恒欲度騂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曉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惟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日亦呼有意郗愔章草亞於右軍郗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其父桓元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為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微復小有意耳蕭思話

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得當人也恨少媚好謝靈運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又著書賦傳於世

鍾張見上 **駿駿欲度騂騮前**見上 **賤家雞**見上 **恨少媚好**見上 **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見上 **右軍體大行**齊書劉休傳元嘉世羊欣受子敬正隸法世共宗之｜｜之｜微古不復見貴休始好此法至今此體｜｜按南史古作輕 **工左右書**齊書臨川王映傳映善騎射解聲律｜｜｜｜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美 **書元圃茅齋壁**齊書周顒傳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恆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而答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倒薤書**見上 **雞不及鳳**齊書王慈傳謝超宗嘗謂慈曰卿書何當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之｜｜也時人以為名答按慈僧虔子超宗謝鳳子超宗所言虔故慈所言鳳也 **我亦不復能別**齊書紀僧真傳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也 **字以意造**梁書曹景宗傳景宗為人自恃尚勝每作書｜有不解不以問人皆｜｜｜焉 **書聖**梁書王志傳志善草隸當時以為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嘗謂志為｜｜ **筆力勁駿心手相應**梁書蕭子雲傳子雲善草隸書為世楷法自云善効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畧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畧筆勢洞澈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建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曰｜｜｜｜｜｜｜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 **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及逸少**見上 **近見特迹遂逼於卿**梁書蕭子雲傳第二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高祖嘗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 **陛下假其羽毛**陳書蕭引傳引善隸書為當時所重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耳按筆勢南史作筆趣 **蟲篆奇字**陳書顧野王傳長而遍覽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無所不通 **真六草為天下寶**南史王彬傳好文章習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為之語曰｜｜｜｜｜｜｜｜按志彬兄三謂彬六謂志 **恨二王無臣法**南史張融傳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

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望船拜求南史齊宗室子雲傳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為郡維舟將發使人於者次候之｜｜三十許步行｜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沈海外今日所｜惟在名迺子雲乃為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

畫掌學字南史齊武陵王曄傳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質諸子學書無紙筆曄常以指畫掌中文｜｜逐工篆法

倚井欄為書南史齊江夏王鋒傳鋒於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氏無紙乃｜｜｜｜書滿則洗之｜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窗塵而洗畫牽上學為書字工歲高帝使學鳳尾誥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騏驎賜之曰騏驎賞鳳尾見上

畫塵學書

鳳尾誥見上

騏驎賞鳳尾見上

閣梨第一法身第二南史齊江夏王鋒傳工書為當時藩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答｜｜｜｜｜｜法身昭業小名也

優於韋仲減於善勛南史顏協傳協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飛白時吳人范懷約能隸書協學其書殆過真也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勛能為八體六文方寸千言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善勛為錄事參軍仲為中兵參軍府中以協｜｜｜｜而｜｜

荆楚碑碣皆協所書見上

新字魏書太武帝紀初造｜｜千餘詔曰在昔帝軒創制造物乃命蒼頡因鳥獸之迹以立文字自茲以降隨時改作故隸篆草楷並行於世然經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真故令文體錯謬會義不愜非所以示軌則於來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此之謂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為楷式

行押書為世模楷魏書崔元伯傳元伯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之｜｜｜元伯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元伯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又元伯之行押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

魏初重崔盧之書體勢及其先人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無憚勞所書益以百數以稱馬代軀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而巧妙不如也世實具之多載劉縱傳初諶父志｜｜｜｜至遲以上兼善草隸｜｜｜｜魏書盧元傳元伯兄敬白馬公崔元伯亦善書

法鍾繇書傳業累世有能名淵習家法代京初多淵所點｜｜｜｜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按諶元之曾祖

衛瓘體見上

卷直一縑魏書高允論筆迹稱善｜｜｜｜以｜｜｜｜歲中能人百餘匹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

籀書魏書江式傳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

草書莫知誰始魏書江式傳又有｜｜｜｜考其書形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

甄豐改定古文魏書江式傳亡新居攝自以應運制作使大司空｜｜校文字之部頗｜｜｜｜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

聲類法魏書江式傳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之｜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故傳曰以衆非非行正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黿神蟲

為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追來為歸巧言為辯

小兒為黿神蟲為蠶見上古籀奇惑俗隸諸體班於篆下

魏書江式傳輙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爰據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類編聯文無復重糾為一部其｜｜｜｜｜｜咸使｜｜｜｜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跡字自反北齊書廢帝紀天保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下注云｜｜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為跡豈非自反邪穿錐北齊書庫狄干傳干不知書署名為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為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子孫始並知書書字楷正北齊書趙彥深傳彥深有七子仲將知名仲將沉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對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工模寫周書黎景熙傳從祖廣太武時為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尚書清河崔元伯受字義又從司空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李明亦傳習之頗｜｜｜有｜雅有鍾王之則周書趙文深傳文深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魏帝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文深｜｜｜｜｜｜｜筆勢可觀當時碑榜惟文深及崔儁而已妙楷臺隋書經籍志聚魏以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畫手筆本草北史崔宏傳初宏入洛為見陳等誄｜｜｜｜｜｜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遇得之年將二百寶其書跡深藏秘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將以遺黃門郎崔李舒人多摹榻之左光祿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以為過於浩也夜能闇書北史陳元康傳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搴劇飲搴醉死神武命求好替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誰李式以元康對曰是｜｜｜｜快吏也召之一見便授大丞相功曹內掌機密隸蘭臺舊唐書高宗紀詔以書學｜｜算學隸秘閣律學隸詳刑寺筆態遒麗舊唐書薛稷傳好古博雅尤工隸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跡自後罕能繼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當時無及之者褚遂良得王逸少體舊唐書褚遂良傳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隸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以論書徵曰｜｜｜下筆遒勁甚｜｜｜｜太宗即日召令侍書太宗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真偽遂良備論所書一無外誤高麗甚重其書舊唐書歐陽詢傳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為楷範焉｜｜｜｜｜｜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收觀其跡固謂其形魁梧耶通亞於詢舊唐書歐陽通傳少孤母徐氏教其父書每遣通錢紹云質汝父書迹之真｜慕名甚銳晝夜精力無倦遂｜｜｜價比黃金舊唐書孔紹安傳紹安孫若思年少時有人賫褚遂良書迹數卷以遺若思唯受其一卷其人曰此書當今所重｜｜｜｜何不總取若思曰若價比金寶此為多矣更截去半以還賀狂張顛舊唐書賀知章傳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越

游里巷醉後屬辭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為張顛

不擇筆墨而妍捷 舊唐書裴行儉傳高宗以行儉工於草書嘗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段行儉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者唯余及虞世南耳

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 見上

寶章集 舊唐書王方慶傳則天以方慶家多書籍嘗訪求右軍遺跡方慶奏云臣十代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之惟有一卷見今在又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則天

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為｜｜｜以叙其事

依字輒去傍人 舊唐書韋綬傳元和十年改職方郎中充太子諸王侍讀憲宗嘗召對綬奏曰太子學書至｜｜｜｜｜臣問之太子云君父以此字可天下奏事臣子不合全書上益嘉太子之賢賜綬錦綵

心正筆正 舊唐書柳公權傳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則｜｜上改容知其筆諫也

外夷別署貨貝購柳書 舊唐書柳公權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為不孝｜｜入貢皆｜｜｜｜曰此｜｜

題殿壁 舊唐書柳公權傳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袁五學士皆屬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於｜｜字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

軍容使捧硯樞密使過筆 舊唐書柳公權傳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昇殿御前書三紙｜｜｜西門季元｜｜｜｜崔巨源｜｜一紙真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綵鉼盤等銀器

鍾王遺法蕭張筆勢 舊唐書蕭祐傳祐博雅好古尤喜圖畫前代｜｜｜｜｜｜｜編序真偽為二十卷元和末進御優詔嘉之

墨試 唐書選舉志凡書學先口試通乃｜｜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為第

前有虞褚後有薛魏 唐書魏徵傳子叔瑜豫州刺史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

學書於浮屠智永 唐書虞世南傳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

世南始｜｜｜｜｜｜｜究其法為世秘受

郇公五雲體 唐書韋陟傳嘗以五采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色雲時人慕之號｜｜｜｜｜｜

為時絕筆 唐書韋抗傳所表奉天尉梁昇卿新豐尉王倕華原尉王燾皆為僚屬後皆為顯人昇卿涉學工書於八分尤工歷廣州都督書東封朝覲碑｜｜｜

筆力遒婉 唐書顏真卿傳善正草書｜｜｜｜世嘗傳之

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唐書徐浩傳始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益工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云

一字直五萬 唐書歐陽詢傳褚遂良亦以書自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尚遂良大喜

手和

筆調固可貴尚見上被中畫腹唐書王紹宗傳紹宗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吳中陸大夫嘗以予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與余正同虞即世南也連錦書唐書呂向傳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以頭濡墨唐書張旭傳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奇妙唐書張旭傳旭初仕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欲以藏家耳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得意得神唐書張旭傳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筆法｜觀倡公孫舞劍器｜其｜以指畫膚宋史夏竦傳竦以文學起家有名一時朝廷大典策累以屬之多識古文學奇字至夜｜｜｜｜文集一百卷為方文字宋史陳堯佐傳堯佐善古隸八分｜｜｜｜筆力端勁老猶不衰聚木葉學書宋史李行簡傳家貧｜｜｜｜筆法遒勁以荻畫地學書宋史歐陽修傳歐陽修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党趙金史趙渢傳党懷英小篆李陽冰以來鮮有及者時人以渢配之號曰｜｜蘇黃伯仲金史趙渢傳性沖澹學道有所得尤工書自號黃山趙秉文云渢之正書體兼顏蘇行草備諸家體其超放又似揚凝式當處｜｜｜｜間峭勁金史王予可傳父本軍校予可亦嘗隸籍年三十許大病後忽發狂久之能把筆作詩文人與之紙落筆數百言或詩或文散漫碎雜無句讀無首尾多六經中語及韻學家古文奇字字畫｜｜宮殿榜題皆競所書金史王競傳競博學而能文善草隸書工大字兩都｜｜｜｜｜｜｜｜士林推為第一云單牘片紙不

啻金玉元史峻峻傳峻善真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人爭寶之｜｜｜｜溫潤道勁元史泰不華傳善篆隸｜｜｜｜萬里求書元史趙孟頫傳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天竺有僧數｜｜來｜其｜歸國中寶之三畫連中董仲舒春秋繁露古之造文者｜｜而｜其｜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凡蟲為風之字王充論衡夫蟲風氣所生｜｜取氣於風故八日而化生復佳加水變雄為洛張華博物志舊洛陽字作水邊各火行也忌水故去水而加佳又魏於行次為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馬金壺黑汁王嘉拾遺記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出肘間｜｜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善筆得富王嘉拾遺記瑯琊王溥即王吉之後吉先為昌邑中尉奕世衰凌及安帝時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爾插筆於洛陽市傭書美於形貌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大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洛陽稱為｜｜而｜｜蚊脚鵠頭鹿肩吾書品若乃書存於科斗符陳帝璽摹調蜀漆署表宮門銘題禮器魚遊舍鳳鳥巳分蟲仁義起於麒麟威形發於龍虎雲氣時飄五色仙人還作兩童龜若浮溪蛇若赴穴流星疑燭垂露似珠芝英轉車飛白掩素參差倒薤既思種柳之謠長短懸針復喜定情之製｜｜｜傍低｜｜仰立填飄板上謬起印中波回墮鏡之鸞楷顧雕陵之鵲並以篆籀重復見重昔時或巧能售酒或妙令鬼哭信無味之奇珍非超時之急務且具錄前訓今不復兼論類出繭之蛾似聞琴之鶴庾肩吾書品隸既發源秦始草乃激流齊相跨七代而彌

遵將千載而無草誠開博者也均其文總六書之要指其事籠八體之奇能拔篆籀於繁蕪移楷真於重密分行紙上｜｜｜｜｜結畫篇中｜｜｜｜峯穹間起瓊山慚其斂霧漪瀾遞振碧海愧其下風抽絲散水定其下筆倚刀較尺驗於成字真草既分於星芒烈火復成於珠珮或橫牽豎掣或濃點輕拂或將放而更留或因挑而還置敏思藏於胸中巧意發於毫銛詹尹端策故以逃其變化英韶傾耳無以察其音聲殆善射之不注妙斲輪之不傳

抽絲散水倚刀較尺 見上 **推能挹巧** 庾肩吾書品論王導則列聖｜｜庾亮則羣公｜｜

繫帳中愛翫 酈道元水經注魏太祖平荊州漢吏部尚書安定梁孟皇蓋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贖死太祖善其法常仰｜｜｜｜｜之以為勝宜官北宮牓題咸是鵲筆

文字有六義 酈道元水經注又東逕國子太學石經北周禮有國學教成均之法學記曰古者家有塾

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亦有虞氏之上庠下庠夏后氏之東序西序殷人之左學周人之東膠虞庠王制云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故有太學小學教國之子弟焉謂之國子漢魏以來置太學於國子堂東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溪典光祿大夫彈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古文出於黃帝之世倉頡本鳥跡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焉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魯恭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蓋因科斗之名遂放其形耳言大篆出於周宣之時史籀創著平王東遷文字乖錯秦之李斯及胡毋敬有改籀書謂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

然許氏字說專釋於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隸之書起於秦代而篆字文繁蕪會劇者故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云即程邈於雲陽增損者是言隸者篆捷也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宏什說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隸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秦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次陸機言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說高堂溪等名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門中今二碑並無石經東有一碑是漢順帝陽嘉八年立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書修太學刻石記年用工作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九年八月作畢碑南面刻頌表裏鏤字猶存不破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論缺存半

毀幾駕言永久諒用憮焉考古有三雍之文今靈臺太學並無辟雍處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二學尚

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 顏氏家訓梁孝元前在荊州有丁覬者洪亭民耳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恥令子弟以為楷法時云｜｜｜｜｜｜｜｜吾雅愛其手迹常所寶持孝元嘗遣典籤兼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云君王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為佳手姓名為誰那得都無聲問編以實答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不為世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少復刮目稍仕至尚書儀曹郎末為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殁簡牘湮散丁亦尋卒於揚州前所輕者後思一紙不可得矣

篆捷自出古非始於秦 見上 **孳乳相生** 見上 **篆捷** 見上 **隸**

石經三體書 唐六典書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為生者以石經說

文字林為專業餘字書亦兼習之｜｜｜｜｜限三年業成說文二年字林一年其束脩之禮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布毯坐觀宿其傍三日而後去**劉餗隋唐嘉話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因｜｜｜｜｜

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真卿李肇國史補｜｜｜｜｜｜｜｜｜｜｜｜｜｜旭言始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旭飲酒輒草書揮筆而大叫以頭搵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為張顛醒後自視以為神異不可復得後筆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張長史無間言矣

碧落碑李肇國史補絳州有碑篆字與古文不同頗為怪異李陽冰見而寢處其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文是唐初不載書者姓名碑上有碧落二字人謂之｜｜｜

蕭齋李肇國史補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蕭字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匾於小亭以玩之號為｜｜

虎爪段成式酉陽雜俎名奏用｜｜為不可學以防詐偽詔下用偃波書謝章詔板用蚹脚書節信用鳥書朝賀用慎書亦施於昏姻

偃波見上

蚹脚見上

羲之鬼馮贄雲仙雜記虞世南書冠當時人謂其腕有｜｜｜

狸骨帖李綽尚書故實荀輿能書嘗寫狸骨治勞方右軍臨之至今謂之｜｜｜

筋書墨猪張彥遠法書要錄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多肉微骨者謂之｜｜

隼尾波張彥遠法書要錄八分更有一波謂之｜｜｜即鍾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

胡書肥鍾書瘦張彥遠法書要錄潁川鍾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徵二子俱學於德昇而｜｜｜｜｜｜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

曰行押書相問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按德昇劉德昇

鍾書有三體見上

鏗鏘金石

氤氳蘭麝張彥遠法書要錄右軍正體如陰陽四時寒暑調暢巖廊宏敞簪裾肅穆其聲鳴也則｜｜｜｜其芬郁也則｜｜｜｜其難徵也則縹緲而已仙其可覩也則昭彰而在目可謂書之聖也若草行雜體如清風出袖明月入懷瑜瑾爛而五色黼繡摛其七采故使離朱喪明子期失聽可謂草之聖也

清風出袖明月入懷見上

丹穴鳳舞清泉龍躍張彥遠法書要錄子敬草書逸氣過父如｜｜｜｜｜｜｜｜倏忽變化莫知所成

羅綺嬌春鵷鴻戲沼張彥遠法書要錄虞世南蕭散洒落真草唯命如｜｜｜｜｜｜｜｜故當子雲之上

歐虞為鷹隼褚薛為翬翟張彥遠法書要錄夫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翱翔百步肉豐而力況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皇矣｜｜｜｜｜｜｜｜馬

父靈和子神俊張彥遠法書要錄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之｜｜｜之｜｜皆古今之獨絕也

星劍光芒雲虹照爛鸞鶴嬋娟風行雨散張彥遠法書要錄張懷瓘行書贊曰非草非真發揮柔翰｜｜｜｜｜｜｜｜｜｜｜｜｜｜劉子溫觴鍾胡瀰漫

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張彥遠法書要錄袁昂云｜｜｜｜｜｜｜｜各一時之妙也

十八家歐陽修集古錄世傳十八帖者實二十五帖蓋書者實｜｜｜爾

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歐陽修集古錄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或妍或醜百態横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

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玩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

百態橫生見上

三蕭碑法歐陽修集古錄梁智藏法師碑梁湘東王蕭繹撰銘新安太守蕭幾作叙尚書殿中郎蕭挹書世號｜｜｜｜

刻於焦山之足歐陽修集古錄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俟水落時模拓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

一縷濃墨當中沈括夢溪筆談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正｜其｜至於屈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

鸚哥嬌東坡志林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意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即襍以鳥語十八其後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比舊如何僕答之可作秦吉了矣然僕此書自有公在乾侯之態也

可作秦吉了見上

草名為花押黃伯思東觀餘論劉又言頃謁蘇子容丞相未出間見傳唐人一書中云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後人遂以｜｜｜｜韋陟五朶雲是也此書偶忘其名有朝士施結者喜收古今人押字不遠千里求之所藏甚多類而成書矣嘗欲為作序偶忘此事所出遂不用予云魏晉以來法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异唐懷充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間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祇是謂書名耳後人花押乃以草書記其自書故謂之押字或謂草字蓋沿習此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撥移或不書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

真一行草三黃伯思東觀餘論流俗言作書皆欲懸腕而聚指管端真草必用此法乃善予謂不然逸少書法有｜｜｜｜以言執筆去筆跗遠近耳今筆長不過五寸雖作草書必在其三而真行彌近今不問正草必欲聚指管端乃妄論也今觀晉宋及唐人畫圖執筆者未嘗若此可破俗之鄙說

綸常在手器不離身黃伯思東觀餘論始觀張旭所書千字文至母圖隸散等字於逸過甚好事者以長史喜狂書故效其蹟及反覆徐觀至雁門云亭愚蒙瞻仰等字與後題月日則雄隱軒舉槎枒絲縷千狀萬變雖左馳右騖而不離繩規之內猶縱風鳶者翔戾於空隨風上下而｜｜｜｜擊劍者交光飛刃欻忽若神而｜｜｜｜駐目視之若龍驚飛騰然後知其真長史書而不虛得名矣世人觀之者不知其所以好者在此但視其奇怪從而效之失其指矣昔之聖人從心而不踰規矩妄行而蹈乎大方亦猶是也

蕤葉垂針垂露連珠宣和書譜唐元度不知何許人也精於小學動不離規矩至於推原字畫使有指歸橫斜曲直偏傍上下必就楷則考其用意精深非特記姓名而已真可列於六藝施之後學得以模倣故作九經字樣辨證謬誤又為十體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飛白曰｜｜曰｜｜曰｜｜曰鳥書曰｜｜網羅古今繩墨蓋亦無遺

撮襟書宣和書譜江南偽後主李煜其作大字不事筆卷帛而書之皆能如意世謂｜｜｜｜復喜作顫掣勢人又目其狀為金錯刀

金錯刀見上

洗心宣和書譜釋文楚在元和間所書千文落筆輕清無一點俗氣飄飄若飛雲之映素月一見使人冷然有物外之興豈其書足以｜人之｜如是耶

削玉宣和書譜張徐州者失其名因父官徐州故以為稱業儒學喜翰墨志趣曠達不以利名芥蔕於胸次作行書亦自不凡筆力清勁勢如｜｜

翰墨之祖宣和書譜裴素失其先系善草書其筆意蓋規模王氏羲獻父子之學觀其空鐘一帖可謂用意然力不甚勁而姿媚有餘顧未得古人落筆之妙與亞栖輩可以季孟其間也且羲獻以字畫之妙出東晉曠然為千古｜｜｜｜後之學者未論升堂入室而

稍窺其藩籬已足以名世況素之字學殆已逼人是宜在所錄也

四面 宣和書譜米芾自謂善書者只得一筆我獨有｜｜識者然之

縱橫自然 宣和書譜皇象工八分篆草論者以象書比龍蠖蟄欲伸槃復行蓋言其蟠屈騰踔有｜｜｜｜之妙

心慕手追 宣和書譜周義不知何許人也天成間作牧泌陽世以翰墨稱喜懷素書｜｜｜作草字得師法有贈懷素草書歌者義親筆之故字畫尤加奇崛

審勢 宣和書譜孫昭祚亡其系中書堂吏也習翰墨尤長歐陽詢行書法嘗用其體書千文傳於世昔詢論書要在凝神靜慮｜字｜四面停勻八邊具備長短合度麤細折中以謂忙則失勢緩則骨癡瘦則形枯肥則質濁此是最要妙處及觀昭祚行書四色牡丹賦皆優游乎規矩之中非深契其旨詎能臻是耶

造化爭衡 宣和書譜賀知章善草隸書時惟問紙有幾幅或曰十幅則詞隨十幅盡或曰二十幅則隨二十幅意乃止然多多益辦不見筆力之衰忽有佳處人謂其機會與｜｜｜｜非人工可到

游絲縈漢孤烟裊風 宣和書譜山人蒲云四川漢州綿竹人九幼有方外之趣尤善翰墨作正書甚古嘗以雙鉤字宮河上公法道經筆墨清細若｜｜絕不斷或一筆而內數字分布勻稱風味有餘覽之令人有凌虛之意

綿密娉婷 宣和書譜顏真卿論者謂其書點如下筆當時有鳥跡雁蕚游戲沙汀之比

端嚴尊重 宣和書譜夏雲鉤如壓金戈如發弩墜石畫如此其大槩也至其千變萬化各具一體若中興頌之閎偉家廟碑之莊重仙壇記之秀穎元魯山銘之深厚又種種有不同者歐陽修獲其斷碑而跋之云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使人畏而愛之雖其殘闕不忍棄也其為名流所高如此

內含剛柔外露筋骨 宣和書譜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釋智永善書得王羲之法世南往師焉於是專心不懈妙得其體晚年正書遂與王羲之相後先當時與歐陽詢皆以書稱議者以謂歐之與虞智均力敵亦猶韓盧之追東郭逃也虞則｜｜｜｜歐則｜｜｜｜君子藏器以虞為優

鐵門限 宣和書譜釋智永會稽人也晉右軍將軍王羲之之裔學書以羲之為師法筆力縱橫真草兼備綽有祖風初勵志書札起樓於所居之側因自誓曰書不成不下此樓後果大進為一時推重而求其書者縑素牋楮堆案盈几先後積壓塵為之生又戶外之屨常滿賓客造請門閾穿穴以鐵固其限故人號曰｜｜

意在筆先筆絕意在 徐度卻掃編杜岐公既致仕還家年已七十始學草書即工余嘗於其孫鼎家見一帖論草書曰草書之法當使｜｜｜｜為佳耳

橫風疾雨 張邦基墨莊漫錄王荊公書清勁峭拔飄飄不凡世謂之｜｜｜｜黃魯直謂學王濛米元章謂學楊凝式以余觀之乃天然如此

吳彩鸞唐韻 張邦基墨莊漫錄裴鉶傳奇載成都女仙人｜｜｜｜真書小字嘗書｜｜鬻之今蜀中導江毛祥院經藏世稱藏中佛本行經六十卷乃彩鸞所書亦異物也今世間所傳唐韻猶有旋風葉字書清勁人家往往有之

折菜錢 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自黎子雲秀才云我本儋州人家住海上跨海上蓬萊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必優知見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後紀云新釀甚佳求一具理臨行寫此以｜｜宣和中予在京相藍見南｜一士人擔此帖來粗厚楮紙行書塗抹一二字類顏魯公柔姪文甚奇偉也其理南荒人餅閱

集古字 張邦基墨莊漫錄米元章論書元章謂學書當時有鳥歐雁鶩諸家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

不怒張自有筋骨 張邦基墨莊漫錄米元章論書云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伯施越州餘姚人釋

怒張為筋骨不知｜｜｜｜｜｜**刷字** 張邪基墨莊漫錄海嶽以書學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凡數人海嶽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少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從門入者非實** 趙德麟侯鯖錄客有自丹陽來過賴見東坡說章子厚學書曰臨蘭亭一本坡笑云｜｜｜｜｜｜章七終不高耳**難結密** 趙德麟侯鯖錄東坡云硯之美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放草書患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以付之一笑也**換羊書** 趙德麟侯鯖錄魯直戲東坡云昔王右軍字為換鵝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大書為｜｜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製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欹側字** 趙德麟侯鯖錄東坡題魯直草書爾雅後云魯直以真實心出遊戲書以平等觀作｜｜以磊落人錄碎細書亦三反也**指實掌虛腕運而手不知** 葉夢得避暑錄話晉史言王逸少性愛鵝世皆然之人之好尚固各有所解未易以一概論如崔鉉喜看水牛鬬之類此有何好然而亦必與性相近類者逸少風度超然何取於鵝張素真嘗云善書者貴｜｜｜｜｜｜｜｜｜｜｜｜｜｜｜｜｜｜｜｜｜｜｜｜｜｜｜｜｜｜法儻在是耶**堆墨**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之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而筆力勁健能為方大字謂之｜｜自為八分凡天下名山勝處碑刻題榜多公親蹟**土俗書**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俗字邊遠海陬牒訴券約專用｜｜｜桂林諸邑皆然今姑記臨桂數字雖甚鄙野而偏傍亦有依附長音矮不長也閩音穩坐於門中穩也奎亦音穩大坐亦穩也仆音蒲小兒也奚音動人瘦弱也重音終人亡絕也再音臘不能舉足也妖音大女太及姊也亞音礪山石之巖窟也門音攘門橫關也他不能悉紀余閱訟牒二年習見之大理國間有文書至南邊及商人持其國佛經題識猶有用圈字者圈武后所作圈字也唐書稱大禮國今其國止用理字**欄楯護** 陸游老學菴筆記予為福州德寧縣主簿入郡過羅源縣走馬嶺見荊棘中有崖石刻樹石二大字奇古可愛即令從者薙除觀之乃才翁所賞樹石大字蓋蘇舜元書也因以告縣令項膺服善作｜｜｜之云**二背** 勝康輯墨叢記梁景不善書每起草必用蜀箋趙安仁善書起草必用舊紙人號｜｜**有鋒燿精神無鋒含氣味** 姜堯章續書譜草書大抵用筆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文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倣古急以出奇｜｜以｜其｜｜｜｜以｜｜其｜｜**喜方正務勻圓** 姜堯章續書譜真書或者專｜極意歐顏或者惟｜｜

專師虞永**折釵股** 姜堯章續書譜草書用筆如｜｜｜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坼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者欲其屈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橫直勻而藏鋒錐畫沙者欲其無起止之迹壁坼者欲其無布置之巧**江左風味** 陶宗儀輟耕錄劉後村先生云閣帖為祖繩帖次之臨江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武岡佳者可亂繩臨江佳者可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數墨文理錯謬然則雖工其如難讀何其字比之淳化帖為勝東坡推潭帖勝閣帖韓侂胄家開羣玉帖字好薛紹彭亦有家塾帖好**無帖不習** 陶宗儀輟耕錄魏國趙文敏公以書法稱雄一世畫入神品其書人但知自魏晉中來晚年則稍入李北海耳嘗見千字文一卷以為唐人字絕無一點一畫似公法度閱至後方知為公書公自題云僕廿年來寫千文以百數此卷殆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規

模八分今日視之不知孰為勝也田君良卿於駱駝橋市中買得此卷持來求跋為書其後因思自五歲入小學學書不過如世人漫爾學之耳不意時人持去可以粥錢而吾良卿又捐錢若干緡以購之皆可笑也元貞二年正月十八日子昂題則知公之書所以妙者｜｜｜｜也

特健藥 陶宗儀輟耕錄墨藪載徐氏書記云平一齠齔之歲見育宮中嘗覩先后閱書法數軸將揚以賜藩邸令女學內人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樓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標云是太宗時所裝其中一故青綾標玳瑁軸者云是梁氏舊跡楷書每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有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扇書樂毅告誓黃庭私訪於所主女學問其函出盡否答曰尚有不知其幾至中宗神龍初貴戚寵盛宮禁不嚴御府之珍多歸私室先盡金璧次及書法嬪主之家因此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於內出二十餘函駙馬武延秀久踐虜庭無功於此徒聞二王之迹強效寶持時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詳其善惡諸人隨事答稱上者登時去牙軸紫標易以漆軸黃麻紙標題云｜｜｜｜云是虜語其書合作者時有太宗御筆於後題之歎其雄逸云

日寫三萬字 陶宗儀輟耕錄江浙平章子山公書法妙一時自松雪翁之後便及之嘗問客有人一日能寫得幾字客曰聞趙學士言一日可寫萬字公曰余一｜｜｜｜未嘗以力倦而輟筆

黃華二牘 伊世珍嫘嬛記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又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有黃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余謂絳樹兩歌｜｜｜｜是確對也

上下五百年從橫一萬里 陸友仁研北雜志胡汲仲謂趙子昂書｜｜｜｜｜｜｜｜舉無此書

鳳凰翻身 戚輔之佩芸軒客談木齋張思聰撫古帖自名｜｜｜｜

御定子史精華卷六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吳魯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 七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

文學部六

書籍

書 管子｜｜｜｜曰舉兵之日而境内不貧戰而必勝 金緘丹書 晏子公遊於紀得｜｜發視之中有｜｜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 楹語 晏子晏子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禹之總德 墨子｜｜｜｜有之曰不慎厥德天命焉葆 南遊載書 墨子子墨子｜

｜使衛關中｜｜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畊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古人糟魄 莊子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之｜｜矣夫 繙十二經 莊子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老聃不許於是｜｜｜｜以說老聃 金板六弢 莊子横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 五車 莊子惠施多方其書｜｜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 知者不以言談教慧者不以藏書篋 韓非子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為

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僕之故｜｜｜｜｜｜｜｜｜｜｜｜｜｜｜｜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荀子凡成相辯法方至治而之極復後王｜｜｜｜｜｜｜誠不詳已三豕亥呂氏春秋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與｜相近｜與｜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不勝異說揚子一閱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焉蒼頡史篇揚子或欲學｜｜｜｜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書亦有色揚子或曰女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綠衣紵絮揚子｜｜三百色如之何矣｜｜三千寒如之何矣注文賦雜子不可以經聖典記久明遠揚子彌綸天下之事｜｜｜｜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天地無藏情抱朴子披玄雲而揚大明則萬物無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書其｜矣學者山淵抱朴子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為｜｜之｜｜使屬筆者采伐漁獵其中屬筆者采伐漁獵其中見上增深川流抱朴子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之｜｜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也景星佐三辰林薄裨嵩嶽見上籍籍云云抱朴子該河洛之｜博百氏之｜｜覽者費日文中子芮城府君重陰陽子始著歷日且曰吾懼｜｜或｜｜也四名五志文中子薛收問續詩子曰有｜｜焉有｜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以陳誨立誠於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誡焉是謂五志

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文中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也失則無所取衷矣｜｜｜｜｜｜西方書國語｜｜之｜有之注西方四懷與安實疚大事謂周也故志訓典國語教之｜｜使知廢興者而戒懼教之｜｜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讀此為王者師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閒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良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則｜｜｜｜後十年興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道德五千言史記老子傳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迺著書上下篇言｜｜之意｜｜餘｜而去稷下著書史記孟子荀卿傳自騶衍與齊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鄒奭之徒各｜｜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魏公子兵法史記信陵君傳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注劉歆七畧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布咸陽市門史記呂不韋傳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能增損一字者予千

金見上號其書曰新語史記陸賈傳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廼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蚡辯有口學｜｜｜｜王太后賢之石室金匱之書史記太史令為太史公自序遷｜｜｜｜五家之文佛異史記太史公自序律歷更相治太初之元論間不容翻忽｜｜｜｜維作歷書第四玉版史記太史公自序故明堂石室金匱｜｜圖籍散亂注如淳曰刻玉版以為文字中祕書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中丞在殿中｜｜掌｜｜｜圖籍祕書漢書成帝紀光祿大夫劉向校｜｜｜謁者陳農使求遺書於天下｜｜蘭臺志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刑辟｜以為民約是為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為災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漢書藝文志｜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求遺書見上條其篇目撮其指意見上七略見上鄭長者漢書藝文志｜｜｜一篇注師古曰洛陽人即張衡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者也虞初九百漢書藝文志｜｜｜四十三篇注師古曰｜｜｜｜｜｜｜｜出稗官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於｜｜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可觀者九家漢書藝文志諸子十家其｜｜｜｜｜｜｜｜而已逢蠡出漢書藝文志九家之說｜｜｜｜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辟猶水火相滅相生見上雋永漢書刪通傳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篇號曰｜｜｜｜｜｜｜｜得書與漢朝等漢書河間獻王傳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多｜｜｜｜好寫留真見上與歷相應漢書揚雄傳大渾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據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律者數其畫而定之律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畫一夜陰陽度數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數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泰初｜｜｜｜亦有顓頊之歷焉拉之以三策閒之以休咎絣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為其泰曼漫而不可知故有首術錯測攡瑩數文挹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元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

祕書之副 漢書敘傳班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師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為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班班以選受詔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 **素文** 漢書敘傳|||信而厥麟分漢實祚於異代素文素王之文謂春秋也指春秋緯為漢受命符言故不錄入經學類 **九流** 漢書敘傳劉向司籍|||以別注應劭曰儒道陰陽法名墨從橫凡九家 **令丙** 後漢書章帝紀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笞長短有數注令丙為篇之次也 **書林** 後漢書和帝紀帝幸東觀覽||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 **衡山玉牒** 後漢書郡國志注湘中記曰||有||禹案其文治水 **老氏藏室** 後漢書竇章傳是時學者稱東觀為||道家道案山注老子為守藏史後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為仙府函經祕錄並皆在焉 **祕經藏於幽室** 文雖隱微事甚明驗 **緗素祕記** 後漢書楊厚傳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我||中有先祖所傳|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咸父遺言服闋辭家從健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統作家法章句及內讖二卷解說 **依論語作鄭志** 後漢書鄭康成傳門生相與撰康成答諸弟子問五經||||||八篇 **寫藏祕館** 後漢書賈逵傳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 **校定宣明殿** 後漢書桓帝傳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於||注華嶠書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五行之家也 **沛王通論** 後漢書沛獻王輔傳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

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 **刪定律令為漢儀** 後漢書應劭傳又||莫尚載籍也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閒研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維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瑋之事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緊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昔鄭人以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緗十重夫覩之者掩口抵掌而笑斯文之俗無乃類旃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管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厠於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宜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德惟因萬機之餘暇遊意省覽焉獻帝善之 **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 後漢書應劭傳撰風俗通以||||||||大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 **戶牖牆壁各著刀筆** 後漢書王充傳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以為談助** 後漢書王充傳注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祕玩|||| **不欲章顯其名號潛夫論** 後漢書王符傳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其指訐時短討邇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 **人**

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後漢書崔寔傳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
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匡老反韓復孟後漢書劉陶傳陶著
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子｜｜非｜｜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辨疑凡百餘篇漢
四百歲元其興矣後漢書張衡傳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耽好術數謂崔瑗
曰吾觀太元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
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
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
顯一世當然之符也｜｜｜｜｜｜｜載之無兩
後漢書吳祐傳父恢為南陽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
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
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
所望此書若成則｜｜｜｜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

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
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大衍元基後漢書王
景傳初景以為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蓍
龜而眾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眾家數術文書冢宅
禁忌堪輿日相之屬適於
事用者集於｜｜｜｜云詩細長於論衡後漢書趙長君傳著吳越
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而歎息
以為｜｜｜｜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竹簡小
篆晉書武帝紀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秘府善丈晉書摯虞傳虞
棲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誦經
典集經書要事名曰｜｜行於世四部六錄晉書傅玄傳撰
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
子為內外中篇凡有｜｜｜｜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
并文集百餘
卷行於世發明奇趣振起玄風晉書向秀傳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

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為之隱解｜｜｜
｜｜｜｜｜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
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道家之言見上父子證明足
以為審晉書曹志傳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
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
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
曰古來亦都有是顧謂公卿曰｜｜｜｜｜｜｜｜自今以後可無復疑正與人意闇同晉書
庾敳傳嘗讀老莊
曰｜｜｜｜｜｜竊注晉書郭象傳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
注外而為解義妙演奇致大暢奧旨惟秋水至樂二篇
未竟而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為人
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以為已｜乃自注秋水至
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

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
向郭二莊其義一也向郭二莊見上魏國史書晉書束皙傳初
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
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
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
十年蓋｜｜之｜｜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
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
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
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
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
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
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二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
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
造書者姓名曰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
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
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

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離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皆在制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

燼簡 見上

考正汲冢書 晉書王接傳時祕書丞衛恒丨丨丨丨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皙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為允當

鬼董狐 晉書干寶傳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丨之丨丨

江左文志 宋書明帝紀好讀書愛文義在藩時撰丨丨以來丨章丨丨又續衛瓘所注論語二卷行於世

代手板 宋書禮志中以葛為之形如幘而橫著之古尊卑共服也今國子太學生冠之服單衣以為朝服執一卷經以丨丨丨

藏襄廣內 宋書百官志漢西京圖籍所丨有天府石渠蘭臺石室延閣丨丨之府是也東京圖書在東觀

陽科斗書考工記 齊書大惠太子傳時丨丨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僧虔云是丨丨丨丨丨丨周官所闕文也

元嶽四部 齊書王儉傳超遷祕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畧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表辭甚典又撰定丨丨丨丨書目

言家口實 齊書王僧虔傳論註百氏荊州八袁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丨丨丨丨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

者哉荊州八袁 見上 **如客至有設** 見上 **玉以比德海從上善** 齊書張融傳融自名集為玉海司徒褚淵問玉海名融答丨丨丨丨丨丨

十八州士族譜 齊書賈淵傳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祕閣乃選左民曹淵父及淵三世傳學凡丨丨丨丨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

給令史書吏撰定繕寫 見上

治縣譜 齊書傅琰父僧佑山陰東土大縣難為長官僧佑在縣有稱琰尤明察父子並著奇績江左鮮有匹云諸傳有丨丨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正先儒之迷開古聖之旨 梁書武帝紀造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疏凡二百餘卷並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王侯朝臣皆奉表質疑高祖皆為解釋

緗素 梁書昭明太子傳遍該丨丨殫極丘墳

滕帙 見上 **京師莫比** 梁書沈約傳聰明過人好滕帙充積儒墨區分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丨丨丨丨

率多異本 梁書任昉傳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丨丨丨昉卒後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

官所無者就家取之 見上

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 梁書王僧孺傳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丨丨丨丨丨丨

劉畧班藝虞志荀錄 梁書王僧孺傳除尚書儀曹郎遷治書侍御史出為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詩其畧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伊昔有懷交相欣鼎下帷無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燈惜余夜燭其為士友推重如此

柱下之

言陳書馬樞傳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束名實則芻芥｜｜｜｜玩清虛則糠
粃席上之說猶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然支父有讓王之介嚴子有傲帝之規千載美談所不廢也
汲郡孔堂玉箱金板陳書江揔姚察傳論九流七略之書名山石室之紀｜｜｜｜之書｜｜｜｜
之文莫不窮研旨奧遍探坎井
豈可以此充食南史[illegible]脩傳僑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啟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乎
舒被覆書南史丘巨源傳虞龢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鳳
衆文經魏書道武帝紀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
採諸經史該洽古義魏書明元帝紀帝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所撰新序說苑於經典正義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兼資文武焉

焚閉房記魏書孝武帝紀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
百家要事以類相從魏書宗室暉傳暉頗愛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録｜｜｜｜｜｜｜｜名為科録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於晉宋凡十四代暉疾篤表上之
代京圖籍莫不審正魏書高祐傳祐以墳典殘缺奏請廣訪羣書大加繕寫由是｜｜｜｜｜｜｜｜
主之所好集亦不難魏書李先傳太祖問先曰天下書籍凡有幾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備對曰伏羲創制帝王相承以至於今世傳國記天文祕纂不可計數陛下誠欲集之嚴制天下諸州郡縣搜索備送｜｜｜｜｜｜｜｜太祖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
老莊矯誣魏書崔浩傳性不好｜｜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

豈設欺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
物祖魏書劉懋傳懋詩誄賦頌及諸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
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魏書常景傳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為期
炳於東序光於麟閣魏書孫惠蔚傳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述遵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溫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爻象以精微為神春秋以屬辭為化故大訓｜｜｜｜埶文｜｜｜｜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棄學術禮經泯絕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

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亡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畧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慙造曲覃廁班祕省忝官承乏惟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録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為定本次第均寫永為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大集詔許之
入洛二千餘兩見上
永嘉舊本魏書徐遵明傳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遵明乃往讀之
手自補治躬加題帖魏書[illegible]宗興[illegible]

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丨丨丨丨丨丨丨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淵博敘為世譜周書明帝紀幼而好學博覽羣書善屬文詞彩溫麗及即位集公卿以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招採衆書自羲農以來訖於魏末丨丨丨丨凡五百卷云象經周書武帝紀帝制丨丨丨丨成集百僚講說赤軸青紙隋書經籍志中原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幾四千卷丨丨丨丨文字古拙分為三品隋書經籍志煬帝即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丨丨丨丨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道聽塗說靡不畢紀為書經籍志小說者街說巷語之說也傳載輿人之頌詩美詢於芻蕘古者聖人在上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謗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而職方氏掌道四方之傳道而觀衣物是也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衣物是也五厄隋書牛氏傳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祕書監屢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尚矣久畫肇於庖犧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廣宣教導博通今古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歷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廣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

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祕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雠校篇籍漢之典大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肆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東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載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武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車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廣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獵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畧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

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以後迄於當今年踰千載數遭｜｜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迭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興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為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恡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聞斯積重道之風起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監少垂照察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

獻書一卷賚縑一匹見上取方月數用比星周隋書潘徽傳上柱國太尉揚州總管晉王握珪璋之寶履神明之德隆化讚傑藏用顯仁地居周邵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龍闕塞朝服而掃江湖收杞梓之才闡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氏繼稷下之絕軌弘泗上之淪風賾無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綜至於采摽錄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圖翰林之域理窟談叢之內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不澄涇辨渭拾珠棄蚌以為質文遞改損益不同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晨娛情窺寶之鄉凝相觀濤之岸總括油素躬披緗縹芟蕪刈楚振領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軍國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

家書多祕閣北史魏宗室晏傳晏好集圖籍｜｜｜｜諸有假借七誘十醉北史陸俟傳暐擬急就篇為悟咸不逆其意亦以此見稱

蒙章及｜｜｜｜章表數十篇按暐俟曾孫

創立簿籍據闕添寫舊唐書大宗紀秋七月戊辰朔御史臺奏秘書省管新舊書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長慶二年已前並無文案太和五年以後並不納新書今請｜｜｜｜｜｜｜｜卷數逐月申臺從之

三教珠英舊唐書張易之傳詔昌宗撰｜｜｜｜於內乃引文學之士李嶠閻朝隱徐彥伯張說宋之問崔湜富嘉謀等二十六人分門撰集成一千三百卷上之

朝廷所修皆總知其事舊唐書許敬宗傳初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敬宗又輒以己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然自貞觀以來｜｜｜｜五代史及晉書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文思博要文館詞林累璧瑤山玉彩姓氏錄新禮｜｜｜｜前後賞賚不可勝紀

為文選｜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

表獻海內華夷圖舊唐書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獻之曰臣聞地以博厚載物萬國棊布海以委輸環外百蠻繡錯中夏則五服九州殊俗則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毋丘出師東銘不耐甘英奉使西抵條支奄蔡乃大澤無涯罽賓則懸度作險或道理回遠或名號改移古來通儒罕遍詳究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覽研考垂三十年絕域之氏隣異蕃之習俗梯山獻琛之路乘舶來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訪求其居處闡閻之行賈我貊之遺老莫不聽其言而捃其要閭閻之瑣語風謠之小說亦收其是而芟其偽然殷周以降封畧益明承歷數者八家渾區宇者五姓聲教所及惟唐為大秦皇

罷侯置守長城起於臨洮孝武却地開邊障塞限於鷄鹿東漢則哀牢請吏西晉則裨離結轍隋室列四郡於卑和海西創三州於扶南江北遼陽失律因而棄之高祖神堯皇帝誕膺天命奄有四方太宗繼明重熙柔遠能邇踰大磧通道北至仙娥於骨利幹置元闕州高宗嗣守丕績克廣前烈遣單車齎詔西越葱山於波剌斯立疾陵府中宗復配天之業不失舊物睿宗含先天之量惟新永圖明皇以大孝清內以無為理外大宛驃騎歲充內廐興貳師之窮兵黷武豈同年哉肅宗掃平氛祲潤澤生人代宗剗除殘孽彝倫攸敘伏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姿當太平之運敦信明義履信包元惠養黎蒸懷柔遐裔故瀘南貢麗水之金漢北獻余吾之馬元化洋溢率土霑濡臣幼切磋於師友長趨侍於軒墀自揣孱愚叨榮非據鴻私莫答夙夜競惶去興元元年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鎮東洛東都間以衆務不遂專門績用尚虧憂愧彌切乃力竭衰病思殫所聞見藂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衽莫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纖縞分百郡於作績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為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蕃落敘其衰盛前地理書以黔州屬西陽今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為安息今則改入康居凡諸疎舛悉從釐正隴西十地播棄於永初之中遼東樂浪陷屈於建安之際曹公棄陘北晉氏還江南緣邊累經侵盜故墟日致埋毀舊史撰錄十得二三今書搜補所獲大半周禮職方以淄時為幽州之浸以華山為荆河之鎮既有乖於禹貢又不出於淹中多聞闕疑詎敢編次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習簡易臣學謝小成才非博物伏波之聚米開示衆軍鄧侯之圖書方知阨塞金慕前哲嘗所寄心輒綦庸陋多慚紕繆優詔答之

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舊唐書杜佑傳初開元末劉秩採經史百家之言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為時賢稱賞房琯以為才過劉更生佑得其書尋味厥旨以為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

聖賢家誡舊唐書房玄齡傳玄齡嘗誡諸子以驕奢沈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古今丨丨丨丨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

瑤山往則維城前軌舊唐書裴光庭傳開元十七年升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學無御史大夫無幾遷黃門侍郎依舊知政事從巡五陵丨迴拜侍中無吏部尚書又加弘文館學士光庭乃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及丨丨丨丨各一卷上表獻之手制褒美賜絹五百匹上令皇太子已下於光順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諷誡之意

續春秋傳舊唐書裴光庭傳光庭入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左郎司馬利賓等令直鴻文館撰丨丨丨丨上表請以經為御撰而光庭等依左氏之體為之作傳上又手制褒賞之光庭委筆削於李融竟不就

沂公史例舊唐書田宏正傳宏正樂聞前代忠孝立功之事於府舍起書樓聚書萬餘卷視事之隙與賓佐講論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丨丨丨丨十卷宏正客為宏正所著也

續王儉七志舊唐書馬懷素傳是時秘書省典籍散落條疏無敘懷素上疏曰南齊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辨淄澠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丨丨丨丨藏之祕府上於是召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并刊正經史粗創首尾

施架排次大加搜寫舊唐書馬懷素傳無量停無量以內庫舊書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明皇令於東都乾元殿前丨丨丨

｜｜｜｜廣采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仍引公卿以下入殿前令縱觀焉

吳氏西齋書目 舊唐書吳兢傳兢家聚書頗多嘗目錄其卷第號｜｜｜｜｜｜

御府不逮 舊唐書韋述傳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鉛槧雖｜｜｜｜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魏晉已來草隸真跡數百卷古碑古器藥方格式錢譜璽譜之類當代名公尺題無不畢備

寫宣 舊唐書王起傳起文集一百二十卷五緯圖十卷｜｜十卷起侍講時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牓字對故名曰寫宣

依春秋著元經依家語為中說 舊唐書王勃傳祖通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體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於後魏｜紀年之書謂之｜｜又｜孔子｜｜揚雄法言例｜客主對答之說號曰｜｜皆為儒士所稱

梵本經論六百餘部 舊唐書西戎天竺國傳貞觀十

年沙門元奘至其國將｜｜｜｜｜｜｜｜而歸

四部圖籍 唐書百官志祕書郎三人從六品上掌｜｜｜｜以甲乙丙丁為部皆有三本一日正二日副三日貯凡課寫功程皆分判校書郎十人正九品上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讐校典籍刊正文章

正副貯 見上

以古文字參定同異 唐書韓王元嘉傳少好學藏書至萬卷皆｜｜｜｜｜｜｜｜

文句詳正祕府不及 唐書韓王元嘉傳時籍沒者眾惟沖譔家書為多皆｜｜｜｜所｜｜按沖越王貞子譔韓王元嘉子

括地志分計州郡繙緝疏錄 唐書濮恭王泰傳司馬蘇勗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泰乃奏撰｜｜｜於是引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撰次衛尉供帳光祿給食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子弟更相因藉門若市然泰悟其過欲速成乃｜｜｜｜｜｜｜｜凡五百五十篇歷四朞成詔藏祕閣所賜萬段

採古今禮要為書 唐書段文昌傳疏爽任義節不為齷齪小行節度使裴胄禮之胄｜｜｜｜｜｜｜數從文昌質判所疑

手自讎定 唐書蘇弁傳弁聚書至二萬卷｜｜｜｜當時稱與祕府埒

摹周六官事歸於職 唐書韋述傳先是詔修六典徐堅構意歲餘歎曰吾更修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領其屬｜｜｜｜規制遂定

黃墨精謹 唐書韋述傳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蓄書二萬卷皆手校定｜｜｜｜內祕書不逮也古草隸帖祕書古器圖譜無不備

李書樓 唐書李磎傳磎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所著文章及註解諸書傳甚多

藏必三本 唐書柳仲郢傳家有書萬卷所｜｜｜｜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仲郢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蔚宗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

史再入類所鈔他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旁錄仙佛書甚眾皆指小精真無行字

柳氏自備 見上

金鏡舉要 唐書令狐綯傳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它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為我｜其｜綯擿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羅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嘗三復乃已綯再拜曰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十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 唐書鍾傳傳以彭玕為吉州刺史玕通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曰｜｜｜｜｜｜｜｜｜｜況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

桂苑珠叢 唐書曹憲傳於小學家尤邃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煬帝令與諸儒譔｜｜｜｜規正文字又註廣雅學者推其該

炱朽蟫斷 唐書馬懷素傳有詔句校祕書時文籍盈漫皆｜｜｜｜籤縢

紛舛懷素建白願名宿學巨儒就校繆缺

閫外春秋 宋史李瓊傳瓊幼好學涉獵史傳挾策詣太原會唐莊宗屬募勇士即應募與周祖等十人約為兄弟周祖與瓊情好尤密嘗造瓊見其危坐讀書因問所讀何書瓊曰此｜｜｜所謂以正守國以奇用兵較存亡治亂記賢愚成敗皆在此也

良產 宋史齊撫傳守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同郡林霆字時隱擢政和進士第博學深象數與撫為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讐謂子孫曰吾為汝曹獲｜｜矣

識以玉章 元史仁宗紀遣使四方旁求經籍｜穆天子傳｜｜刻印｜命近侍掌之

墨莊 元史申屠致遠傳聚書萬卷名曰｜｜

羣玉策府 穆天子傳辛卯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癸巳至於｜｜之山容氏之所守曰羣玉田｜山知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注言往古帝王以為藏書冊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

典冊法書 焦氏易林｜｜｜｜藏在蘭臺

宛委金簡 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沂河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過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沈思乃案黃帝中經歷蓋聖人所記曰在於九山東南天柱號曰｜｜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豫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於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為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日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日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

青主為字編以白銀 見上

益記 吳越春秋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太澤名其神而問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疏而｜之故名之曰山海經

傳書猶窗牖 王充論衡聞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窗啟牖以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窗牖之聞日光之照也

菜果甘甜蜜酪辛苦 王充論衡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新造｜｜｜之業｜｜｜｜後人新造｜｜

樂於居千石官富於積猗頓財 王充論衡故曰玩揚子雲之篇｜｜｜｜之｜挾桓君山之書｜｜｜｜之｜

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 王充論衡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者也

蕞殘王屑 王充論衡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傳違聖人質故謂之｜｜比之｜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為道玉屑滿匱不成為寶

緯書 荀悅申鑒世稱｜｜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偽也其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

載數車於王粲 張華博物志蔡邕有書萬卷漢末年｜｜｜｜｜｜

字中皆挾風霜 葛洪西京雜記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號為淮南子一曰劉安子自云｜｜｜｜｜｜揚子雲以為一出一入

字直千金 葛洪西京雜記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

書倉 王嘉拾遺記曹曹魯人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難既夷收天下遺書於曾家連車繼軌輸於王府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為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為｜｜

充箱照軫 劉勰文心雕龍迄至魏晉作者間出讕言無存瓌語必錄類聚而求亦｜｜｜｜矣

受龍圖作握河記 酈道元水經注粤在伏羲受龍馬圖於河八卦是也故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小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壇於河｜｜｜｜｜｜｜｜｜｜｜｜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

埋緼歲久編韋

稀絕 酈道元水經注穆天子竹書及山海經皆｜｜｜｜｜｜書策落次難以輯綴後人假合多差｜
遠意至若訪地脈川不與經符驗程準迹故自無會**石室積卷**酈道元水經注河北有層山山甚靈
秀山峰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竪競勢爭高遠望參
參若攢圖之托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巖之
中多｜｜馬室中若有｜｜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之積書巖**觀天下書未徧不得**
妄下雌黃顏氏家訓｜｜｜｜｜｜｜｜｜｜｜或彼以為非此以為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
欠不可偏信一隅也**黃卷**宋祁筆記古人寫書盡用黃紙故謂之｜｜**睿吾識**宋祁正記今華
吾體者衣冠也榮吾私者官祿也謹吾嚴者禮法也｜｜｜者詩書也**六籍奴婢**錢希白南部新
書劉黃精於儒術嘗看文中子忿然言曰才非殆庶擬上
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何如貫曰若以

人望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也世遂以文中子為｜｜｜｜**投缾**黃鑑楊文公談苑人言白
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缾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置
齋中命諸生采集其事類｜｜倒取之採錄成書故其
所記時代多無次序**悮書以雌黃塗**沈括夢溪筆談館閣新書淨本有｜｜處｜｜｜｜之嘗
挍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
沒塗數遍方能漫滅惟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
人謂之鉛黃蓋用之有素矣**古書託名**何薳春渚紀聞｜｜｜｜先君為武學博士日被旨校正
武舉孫吳等七書先君言六韜非太公所作內有考證
處先以稟司業朱服服言此書行之已久未易遽廢也
又疑李衛公對問亦非是後為徐州教授與陳無己為
交代陳云嘗見東坡先生言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
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著撰逸嘗以學示秦常
公也非獨此世傳龍城記載六丁取易說事樹萱錄載

杜陵老李太白諸人賦詩事詩體一律而龍城記乃王
銍性之所為樹萱錄劉燾無言自撰也至於書刻亦然
小字樂毅論實王著所書李太白醉草則葛
叔忱戲欺其婦公者山谷道人嘗言之矣**酉陽逸典**
吳曾能改齋漫錄荊州記曰小酉山上石穴有書千卷
相傳秦人於此學因扃之故梁湘東王山賦云訪｜｜
之｜｜余乃悟段成式名書之所自也**太極為堂與乾坤為門戶**邵伯溫聞見前
錄康節先公所著皇極經世書以元會運世之數推之
千歲之日可坐致也以｜｜｜｜｜｜｜｜｜包括
六經陰陽剛柔行乎其間消息盈虛相為盛衰
皇王帝伯相為治亂其肯為訓解之學也哉**鎮庫書**
徐度却掃編予所見藏書之富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
家聞之其子彥朝云其先人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
之又求別本參校至無差悮乃繕寫之必以鄂州蒲圻
縣紙為冊以其緊慢厚薄得中也每冊不過三四十葉

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傳以借人及子弟觀之又別寫
一本尤精好以絹素背之號｜｜｜｜非已不得見也
葉子程大昌演繁露古書皆卷至唐始為｜｜今書冊也**南遷二友**陸游老學庵筆記東坡在
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二集謂之｜｜｜｜子
讀宋白尚書玉津雜詩有云坐卧將何物陶詩與柳文
則前人蓋有與公暗合者矣**用油拳紙**王明清揮麈錄余家之所有幸而僅存者蓋自吾祖田
曹始畜之至余三世矣書多｜｜｜方冊如笏頭青
緣為擇字體工拙不一史記晉書或為行書筆墨尤勁
其末用越州觀察使印亦有江氏所題余在杭州命善書者補其缺未具也**星分綺錯**王明清揮
麈餘話至若秘書之建典籍是藏法西崑之王府芸東
壁之靈光凡徵言大義之淵源秘錄幽經之浩博貫九
流包七略四部｜｜萬卷｜｜犀軸牙籤煇燿有爍金匱石室載嚴封鑰**禽經洞究物理**王楙

野客叢書｜｜止一卷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略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朝崇文書目皆不載觀其｜｜｜｜殆非常人所為觀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尚數十條如鸜鵒以怒望鴟以貪顧雞以嗔視鴨以怒嗔雀以猜懼燕以狂盱鶯以喜囀烏以悲啼鳶以餓鳴鴿以潔喉梟以凶叫鴟以愁嘯鳶飛則蚊沉鵰鳴則蚓結鵲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烏味多圓而善啖短脚者多伏長脚者多立凡此在今書皆所不聞疑禽經非全本

以甲乙分十門 陶宗儀輟耕錄莊蓼塘住松江府上海縣青龍鎮嘗為宋秘書小史其家蓄書數萬卷且多手抄者經史子集山經地志醫卜方伎稗官小說靡所不具書目｜｜｜｜｜｜

瑯嬛福地 伊世珍瑯嬛記張茂先博學强記嘗為建安從事游於洞宮遇一人於途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則二十年內書蓋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論

說超然華頗內服相與驩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嵯峨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華問故答曰此皆王京紫微金真七映丹書紫字諸祕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丘檮杌春秋亦皆在焉華以樂之欲賃住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命小童送出華問地名對曰｜｜｜｜也

文學部七

力學

朝益暮習 管子｜｜｜小心翼翼 不息版 管子退身不舍端修業｜｜ 疑今察古 管子｜｜｜者｜之｜不知來者視之往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老子｜｜｜｜｜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見歲若月 晏子靜處遠慮｜｜｜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 君子慎所修 晏子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

讀書百篇 墨子昔者周公旦朝｜｜｜｜夕見七十士 心齋 莊子顏回曰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刳心 莊子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焉 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莊子遽伯玉｜｜｜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勤志服知 莊子惠子曰孔子｜｜｜｜也 若出金石 莊子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挽襟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 鼓琴樂道

莊子曰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

轅使之然 荀子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也

參省乎已 荀子學而日｜｜｜｜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一躍十駕 荀子騏驥｜｜不能十步駑馬｜｜功在不舍

金石可鏤 荀子鍥而不舍｜｜｜

真積力久 荀子｜｜｜｜學至乎沒而後止也

美七尺之軀 荀子小人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哉

誦數 荀子故｜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

惡卧焠掌 荀子有子｜而｜｜｜蟠然遽之故其行効其立効其坐効其置顏色出辭氣効無留善無宿問

隱括不可不謹 荀子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示諸隱括三月五月為幬茱敝而不反其常君子之｜｜｜｜｜也慎之

猶王之於琢磨 荀子人之於大學也｜｜｜｜｜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卷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為天子寶

焉可息 荀子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垠如也嗔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雞跖 呂氏春秋善學者齊王之食｜也必食其｜數千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跖

假長補短 呂氏春秋善學者｜人之｜以｜其｜

人將休不敢休人將卧不敢卧 呂氏春秋甯越中年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吾將｜｜｜｜吾將｜｜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

迖性游心 淮南子聖人之學也欲以｜｜於初而｜｜於虛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寞也

歲賢愈昨 淮南子聖人無止無注歲賢今歲勝於昔歲所謂止也愈昨今日勝於昨日無止也

積志委正以趣明師 淮南子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勵節充高以絕世俗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諸有｜者｜諸不磬不錯焉攸用

刀磬玉錯 揚子或曰學無｜習非之勝是也況｜｜之｜｜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

汲汲皇皇 揚子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仲尼｜其已久矣

斧藻其德 揚子吾未見好｜｜｜若斧藻其德者歟

希顏 揚子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之人亦顏之徒也

耕道獵德 揚子或曰耕不獲穀不饗耕獵乎曰｜｜而得道｜｜而得德足獲饗也

學海 揚子百川｜｜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

顏苦孔卓 揚子顏不樂然亦有苦乎曰｜｜之｜也夫畫也

率馬以驥 揚子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不亦可乎

潛心於聖 揚子敢問｜｜｜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

未達一間 見上

三年通一經 揚子古之學者耕且養｜｜今之學也非獨為之

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注言章句華多實少繡其鞶帨見上金玉琴箏鐘鼓笙簧抱朴子夫士以三墳為丨丨五典為丨丨講肄為丨丨百家為丨丨使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髙蹈軼億代而揚聲以辭飽以義醒見上晝競末景夕照餘輝抱朴子元伯先生者齒在志學固已窮覽六略旁綜河洛丨丨義和之丨丨丨丨望舒之丨丨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賣薪給紙筆抱朴子自敘曰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柴火寫書見上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文中子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心醉六經目營四海文中子遊河閒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丨若丨丨丨丨若丨丨丨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從嚴

揚游泳文中子尚書召子仕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或曰僻子曰吾得丨丨丨丨以卒世何患乎僻注嚴君平揚雄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文中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惟學矣乎勤勤於述文中子大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璋進曰然夫子今何丨丨丨丨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蕪是蒙則有豐年行年五十國語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縠可丨丨丨丨矣丨丨丨丨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守學彌惇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縠公從之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國語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作懿戒國語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丨丨丨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讀書欲睡引錐刺股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丨丨丨丨丨丨自丨其丨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簡練以為揣摩見上韋編三絕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丨丨丨丨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考

信六藝史記伯夷傳夫學者載籍極博猶丨丨於丨丨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行常帶經史記儒林傳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丨丨丨丨止息則誦習之按漢書作帶經而鋤三年不觀舍園史記儒林傳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丨丨董仲舒丨丨於丨丨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書誦書傳夜觀星宿漢書楚元王傳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丨丨丨丨丨丨或不寐達旦按向楚元王元孫蒲牒寫書漢書路溫舒傳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丨截以為丨編用丨丨實事求是漢書河間獻王傳修學好古丨丨丨丨注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

下帷發憤潛心大業漢書董仲舒傳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令後學有所統壹為羣儒首識亡書三篋漢書張安世傳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擔薪誦書漢書朱買臣傳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束｜行且｜｜三冬文史足用漢書東方朔傳年十三學書｜｜｜｜｜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數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誦四十四萬言見上唇腐齒落漢書東方朔傳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服膺而不釋所問非一師漢書夏侯勝傳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又從

歐陽氏問為學精孰｜｜｜｜｜也究壹奧漢書敘傳皆及告君之門闈｜先聖之｜｜按謂陸賈董仲舒劉向揚雄枕經籍書漢書敘傳皆及告君之門闈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究極師法後漢書卓茂傳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算｜｜稱為通儒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後漢書魯恭傳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兄弟俱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牧豕聽經後漢書承宮傳少孤年八歲為人｜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遂請留門下為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拾薪執苦勤學不倦見上舍味經籍後漢書郎顗傳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樂道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後漢書曹褒傳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博雅疎通尤好禮士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問事不休賈長頭後漢書賈逵傳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阬岸後漢書朱穆傳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其父常以為專愚幾不知數馬尺穆愈更精篤閉廬精誦後漢書樂恢傳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為河東太守恢隨之官｜｜｜｜不交人物百家衆氏投間而作後漢書延篤傳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洋洋乎其盈耳也渙爛兮其滿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

有人己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持竿誦經潦水流麥後漢書高鳳傳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不覺｜｜｜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魏志武帝紀注魏書曰是以創造大業文武並施｜｜｜｜｜｜｜｜｜｜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采樵負販挾持經書魏志王朗傳注魏畧曰董遇字季直性質納而好學與平陽中擾亂與兄李中依將軍段煨｜｜｜｜｜｜投閑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而常｜三餘魏志王朗傳注魏畧曰董遇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

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百遍義自見見上年踰
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

八十手自校書蜀志向朗傳朗潛心典籍孜孜不倦丨丨丨丨猶丨丨丨丨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欣然

獨笑以忘寢食蜀志譙周傳周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丨丨丨丨丨丨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鑽鑿推求畧皆

寓目蜀志郤正傳正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為秘書吏轉為令史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傳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丨丨丨丨丨丨畢

覽百家吳志三嗣主傳孫休銳意於典籍欲丨丨丨丨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

舍書寫畢讀徧吳志闞澤傳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丨既丨誦丨

亦丨非復吳下阿蒙吳志呂蒙傳注江表傳曰蒙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撫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畧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丨丨丨丨丨丨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喻何一稱穰侯乎習經於桴鼓之間講論於戎

馬之上吳志虞翻傳注翻別傳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折妄

語兒吳志虞翻傳注吳書曰孫策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丨中國丨丨丨

左傳癖晉書杜預傳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丨丨

畫地成圖左右屬目晉書張華傳華强記默識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丨丨丨丨丨帝甚異之時比之子產

簞食瓢飲披閱不倦晉書安平獻王孚傳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丨丨丨丨而丨丨丨丨

就人借書手刊其謬晉書齊獻王攸傳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丨丨丨丨必丨丨丨然後反之丨

百日習一經晉書魏舒傳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己榮乎於是自課丨丨丨丨丨丨因而對策升第

約繩誦書晉書劉寔傳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丨丨口丨丨丨博通古今

年同呂望經籍不廢晉書閻纘傳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

始不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默識其要晉書阮瞻傳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丨丨丨丨

帶經而農晉書皇甫謐傳居貧躬自稼穡丨丨丨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

書淫晉書皇甫謐傳耽玩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丨丨

就帝借書晉書皇甫謐傳自表丨丨丨丨帝送車書與之

一手自抄寫晉書紀瞻傳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丨丨丨丨公事

之暇輒讀五經晉書揚方傳初為郡鈴下威儀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從師受書不

覺日暮晉書王承傳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丨丨丨丨丨丨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囊螢照書晉書車氏傳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之於童幼之中謂其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益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丨盛數十丨火以丨丨以

夜繼日焉**味義根**晉書劉敏元傳好星歷陰陽術數潛心易學而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何為費功於浮詞之文易者義之源而為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一門七業**晉書劉殷傳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之內｜｜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折蒲學書忘而失羊**晉書王育傳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服即｜｜｜｜｜｜｜**鑽堅研微**晉書虞喜傳｜｜｜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座之志**丐食誦詩**晉書王歡傳安貧樂道專精躭學不營產業常｜｜｜｜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方伯若素士**晉書苻朗載記及為｜｜有｜｜｜耽翫經籍手不釋卷**息鞍披覽投戈吟咏**宋書禮志昔魏武身親甲冑務在武功猶尚｜｜｜｜｜｜｜**志為之逸腸為之抽**齊書王僧虔傳見諸元｜｜｜｜｜｜｜｜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隸事**齊書陸澄傳儉在尚書省出中箱扎案雜服飾令學士｜｜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按儉王儉**酬據精悉一座稱服**齊書崔慰祖傳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之朓嘆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班馬復生無以過此**見上**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齊書沈驎士傳驎士少好學家貧｜｜｜｜｜｜｜｜｜**累牀誦書**齊書徐伯珍傳少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山水暴至漂溺宅舍鄰里皆奔走伯珍｜｜而坐｜｜不輟**讀書隨月握卷升屋**齊書江泌傳泌少貧晝日斫屩夜｜｜｜｜｜光｜｜

耕耘雅業梁書武帝紀建國君民立教為首不學將落嘉植靡由厥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所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啟庠斆博延胄子務彼十倫明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詩癖**梁書周文帝紀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艷當時號曰宮體**埃塵滿席寂若無人**梁書傅昭傳愛少而偏孤事母以孝聞性清介不妄交遊而篤志好學每虛室獨坐｜｜｜｜｜｜｜｜｜沈約傳約嘗侍讌值豫章事多少與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蓋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各疏所憶少帝三事**梁書沈約傳約嘗侍讌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手自讎校**梁書南平王偉傳世子靜字安仁有美名號為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既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梁書范岫傳文惠太子之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與焉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為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嘗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岫多識前代舊事也**坐睡梁懸枝梧錐握**梁書陸倕傳折高戴於后臺異鄒顏乎董幄採三詩於河間訪九師於淮曲術無口傳之書藝廣經術之樂時｜｜而｜｜｜裁｜｜而｜｜｜**苑囿經籍遊息文藝**梁書裴子野傳家傳素業世習儒史｜｜｜｜｜｜｜｜｜**所寫既畢諷誦亦通**梁書王僧孺傳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建武初有詔舉士揚州刺史始安王遥光表薦秘書丞王暕及僧孺曰前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接約思致悟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

成學至乃照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
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鼮鼠有必
對之辨竹書無落簡之謬誌對不休質疑斯在
傭書成學見上**年少何乃不廉**梁書
朱异傳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
异曰卿丨丨丨丨丨丨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惟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
坐策
經史十事對九梁書劉顯傳顯好學博涉多通尚書令沈約命駕造焉於丨丨顯丨丨丨丨顯
丨其丨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
至十也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嘆曰劉郎可謂
差人雖吾家平原諸張壯武王粲謂
伯喈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過於裴顧**梁書劉顯傳顯
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
師友時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丨丨丨丨時魏人獻

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經史笥**梁書許懋
傳永元中轉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與司馬褧同志友善業射江祏甚推重之號為丨丨丨**以杖自**
擊梁書沈峻傳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驎士門下積年
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丨丨丨丨其篤志如此**耕耘樵採懷書自隨**梁書孔子袪傳少孤
貧好學丨丨丨丨常丨丨丨丨投閒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紙數不登則不休息**
梁書袁峻傳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丨丨丨丨丨丨丨**燎**
麻炬從夕達旦梁書劉峻傳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丨丨丨丨丨丨丨時或昏睡
熱其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

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梁書劉杳傳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
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
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
古來至今不死約即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按約沈約**以瓜鎮心**陳書鄭灼傳常蔬食講授多苦
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丨丨丨丨起便誦讀其篤志如此**我常目耕**南史王韶之傳韶之家貧好學
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丨丨丨丨耳**學府**南史傅昭傳博極古
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衆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為丨丨**鐘鳴為限**南史丘仲
孚傳仲孚靈鞠從孫也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丨丨丨丨靈鞠常稱為千里駒也**然糠自照**南史
顧歡傳家世寒賤父祖並為農夫歡獨好學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

節讀書或丨丨丨丨**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魏書宗室暉業傳暉業少
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
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鴆集圖籍萬有餘卷**
魏書宗室延明傳延明既博極羣書兼有文藻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
王彧等並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年過七十手執**
經書刊定乖失魏書張袞傳袞丨丨丨丨闔門守靜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愛好人物善誘無倦
士類以此高之**十猶通六**魏書李先傳太祖曰卿既宿士屢歷名官經學所通何典為長先對曰臣
才識愚闇少習經史年荒廢忘丨丨丨丨**夢共鬼爭義**魏書崔浩傳浩又上五寅元歷表曰太宗

即位元年勑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歷易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歷術者有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悞四千小悞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偽從真宜改誤歷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歷今始成訖謹以奏呈惟恩省察以臣歷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

擔笈負書千里就業　魏書高允傳性好文學｜｜｜｜｜｜｜｜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

白首彌勤　魏書趙逸傳性好墳典｜｜｜｜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兵難之間講誦不廢　魏書宋繇傳雅好儒學雖在｜｜｜｜｜｜｜｜每聞儒士在門嘗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經籍

宿讀　魏書闞駰傳駰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

注記典籍以燭繼晝　魏書劉昞傳李暠私署徵為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暠暠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暠曰卿｜｜｜｜｜｜｜｜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

欲人重此典籍　見上

許其博未許其精　魏書李琰之傳琰之少機警善談經史百家無所不覽朝廷疑事多所訪質每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學兼二子謂崔光劉芳也論者｜｜｜｜｜｜｜當時物議咸共宗之又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每休閒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為力強

異見異聞心之所願　見上

豈為聲名勞七尺　見上

知真師所在　魏書徐遵明傳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身長八尺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吾今始｜｜｜｜｜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納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

不出門院凡經六年　見上

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魏書李謐傳每曰｜｜｜｜｜｜｜｜｜｜遂絕跡下帷杜門卻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讜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窺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為喻

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　魏書自敘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值四方多難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積年牀板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

欲與揚子雲周旋　北齊書司馬子如傳好讀太玄經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

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裴生　北齊書裴諏之傳常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丨於丨丨丨矣

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北齊書邢卲傳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按卲字子才

遊宴之中卷不離手北齊書劉逖傳逖遠離鄉家倦於羇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務於宴集逖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值有文集所未見者輒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

識錞于周書斛斯徵傳樂有錞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丨徵見之曰此丨丨也衆弗之信徵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徵乃取以合樂焉

旬月不窺戶牖周書宇文測傳測性沉密少篤學每丨丨丨丨丨丨

燭燼夜有數

升周書呂思禮傳思禮好學有文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則讀書令蒼頭執燭丨丨丨丨

丨丨據鞍讀書周書樊深傳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丨丨丨丨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

自杖隋書皇甫績傳績三歲而孤為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嘆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勵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丨丨三十孝寬問而對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畧涉經史

學窮書圃隋書文學傳序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於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丨丨丨丨思極人文縟綵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名一時之選也

書無不可讀者隋書王頍傳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其兄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嘆曰丨丨丨丨丨勤學累載遂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為儒者所稱

問一知二隋書崔賾傳從駕登太行山詔問賾曰何處有羊腸坂賾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丨丨丨丨

手抄八千餘紙北史崔逞傳長謙少與太原王延業俱為著作佐郎監典校書後為青州司馬賦圍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凡丨丨丨丨丨天文律歷醫方卜相風角鳥言靡不問解按長謙名愍崔黃子

居無二業北史盧景裕傳少敏專經為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丨丨丨丨唯在注解

累旬

不盥櫛舊唐書虞世南傳世南性沉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丨丨丨丨丨善屬文嘗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又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

口誦補缺舊唐書蔣乂傳上嘗登凌煙閣見左壁頹剝文字殘缺每行僅有三五字命錄之以問宰臣宰臣遽受宣無以對即令召乂至對曰此聖歷中侍臣圖贊臣皆記憶即於御前丨丨以丨其丨不失一字上嘆曰虞世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

燃木葉照書舊唐書柳璨傳璨少孤貧好學僻居林泉晝則採樵夜則丨丨丨以丨丨

故事問高仲舒舊唐書高叡傳子仲舒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詁訓之書神龍中為相王府文學王甚敬重之開元中累授中書舍人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每詢訪故事焉時又有中書舍人崔琳深達政理璟等亦禮焉嘗謂人曰丨丨丨丨丨丨今事問崔琳則又何所疑矣

書癡舊唐書竇威傳威家世勳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耽玩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為丨丨

書空地 舊唐書劉仁軌傳劉仁軌汴州尉氏人也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不遑專習每行坐所在輒博涉文史 **冠履詩禮畋獵史傳** 舊唐書王方慶傳大王爵高五等邑富千室其為計者在乎修德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覽古人成敗之所由暨既往存亡之異跡按此係方慶父弘直諫漢王元諒書中語 **李書樓** 舊唐書李磎傳磎自在臺省聚書至多手不釋卷時人號曰丨丨丨 **口舌成瘡手肘成胝** 舊唐書白居易傳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至於 **夜無然膏默念所記** 唐書宗室戴傳幼孤年十歲所即好學大裏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拔薪自炙 **羈丱即誦書日千言** 唐書許王素節傳始王雍授雍州牧方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師事徐齊聃泮勉自彊帝愛之 **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 唐書李密傳戶屬讀書間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鞭系牛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越國公楊素適見於道按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 **好此不為倦** 唐書張文琮傳文琮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黃卷中方與聖賢對** 唐書狄仁傑傳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辯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何暇偶俗吏語邪 **觀書不知寢食** 唐書韋述傳韋述弘機曾孫家厨書二千卷述為兒時誦憶畧徧父景駿景龍中為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沖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與語前世事就使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沖曰外家之寶也 **未曾一日去書** 唐書崔德輿傳德輿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

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不觀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有補於世其文雅正瞻縟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為指紳羽儀云 **晝樵夜讀** 唐書馬懷素傳懷素貧無資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輒然以丨書 **所得祿賜多以購書** 宋史趙安仁傳嗜讀書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三館舊闕虞世南北堂書鈔惟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內侍取之嘉其好古手詔褒美 **等身書** 宋史賈黃中傳父玭嚴毅善教子黃中幼聰悟方五歲玭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帳頂如墨色** 宋史范純仁傳晝夜肆業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映月讀書** 宋史陸佃傳居貧苦學夜無燈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置瓶水加足於上** 宋史謝深甫傳少穎悟刻志為學積數年不寐夕則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以警困怠 **朱萬卷** 宋史朱昂傳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朱遵度好讀書人號之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目昂為小萬卷 **小萬卷** 見上 **近世肉譜** 宋史韓浦傳浦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亹亹然可聽號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劬書** 元史敬儼傳家居十餘年痺不能行猶丨丨丨丨不廢 **削柳為簡** 元史秦起宗傳起宗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紙父順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寫以授之成誦削大更書 **日易漢書一帙** 元史黃溍傳同郡吳萊字立夫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輒成誦嘗往族父家以去族父迫扣之萊琅然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 **刮摩淬礪日長月益** 元史吳師道傳因讀宋儒真德秀遺書乃慨然有志於為己之學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拾樹葉代書簡** 郭憲洞冥紀董謁字仲元武都郁邑人也少好學嘗遊山澤負扶圖書患其繁重家貧丨

丨丨以丨丨丨言其易卷懷也編荆為牀聚烏獸毛以寢其上

愈愚 劉向說苑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丨丨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

厲心 劉向說苑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時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丨丨

學積成聖 劉向說苑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丨丨則富貴尊顯至焉

糞心 劉向說苑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刈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丨丨博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何不炳燭 劉向說苑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丨丨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括羽鏃礪 劉向說苑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執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丨而丨之丨而砥丨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公明宣三學 劉向說苑丨丨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大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丨者丨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躬自寫乃當十遍讀 桓譚新論高君孟頗知律令嘗自伏寫書郎署以其老欲代之不肯云我丨丨丨丨丨讀書三壁文如貫虹 黃憲天祿閣外史淮南漢之宗室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入聖室 王充論衡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丨丨丨丨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

心之白日 徐幹中論民之初載其朦昧未求而不見向日照焉則羣物斯辨矣學者丨丨丨丨也知譬如寶在於元室有所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

穿壁引光 葛洪西京雜記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不逮衡乃丨丨丨其丨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衡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嘆資給以書遂成大學

樹皮編帙 王嘉拾遺記張儀蘇秦同志好學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夜還寫之折竹為簡二人每假食於路剝丨丨以為書丨以盛天下良書

墨書掌股 見上

懷中竹牒 王嘉拾遺記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烟然因以見向向請問姓名云我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丨丨丨丨有天文地圖之書

青藜吹煙 見上

削荆為筆尅汁為墨 王嘉拾遺記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嶮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夜則映依林木之下編茅為菴丨丨丨丨丨丨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縛麻高以自照觀書有意者題其衣宋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入室生 王嘉拾遺記薛夏天水人也博學絕倫魏文帝與之

講論終日不息應對如流無有疑滯帝曰昔公孫龍稱爲辯捷而迂談誣妄今子所說非聖人之言不談子游子夏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爲入室焉帝手制書與夏題云｜｜｜

囈語通周易 王嘉拾遺記呂蒙入吳吳主勸其學業蒙乃博覽羣籍以易爲宗常在孫策座上酣醉忽臥於夢中誦周易一部俄而驚起衆座皆云呂蒙｜｜｜｜｜

饋貧糧 劉勰文心雕龍然則博聞爲｜｜之｜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情纏典素 劉晝新論夫還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不可以一讀能也

春華秋實 顏氏家訓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登其｜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

買荻燃明 顏氏家訓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燈燭難辦常｜｜尺寸折之｜｜夜讀

筆頭盈瓮 劉餗隋唐嘉話虞監草行本師於釋智永嘗樓上學書業成方下其所棄｜｜至｜｜

讀離騷半月如齋 馮贄雲仙雜記錢芸生好｜｜｜手不暇揭忘其肉味｜｜｜｜

吹火照書 王仁裕開元遺事蘇頲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書又患無燈燭常於馬廄竈中旋｜｜光｜｜誦焉其苦學如此後至相位

周禮庫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李浩尚書福相之子以開元初及第亦爲小文好著述朝廷重其博學禮樂之事諮稟之時人號爲｜｜｜蓋籍於舊典也

三上 歐陽修歸田錄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

次日不盥 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劉洞廬陵人也少遊廬山學詩於陳貺精思不懈至｜｜｜｜

一策一杯 葉夢得避暑錄話孫龍圖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漢左氏等數書授以句讀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讀於旁終｜｜則易一人飲之酒｜｜使退卒亦自喜不難

晝夜苦學昏怠輒以水沃面 朱子名臣言行錄公處南都學舍｜｜｜｜五年未嘗解衣就寢夜或｜｜｜｜｜｜｜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同舍生或饋珍膳皆拒不受按公范仲淹

朱黃不去手 陸游南唐書徐鍇傳既久處集賢｜｜｜｜｜非莫不出

肘不離案三十年 羅大經鶴林玉露胡澹菴見揚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南其寢室有短窻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窻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窻下石上雙跌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若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論驢故事 陶宗儀輟耕錄吾鄉呂徽之先生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問無不知者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先生與陳剛中治中遇於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徽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懽共｜｜｜｜先生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尚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不學

多暇日 荀子其爲人也｜｜｜者其出入不遠矣

盲辨色聾辨聲 荀子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以｜｜｜也

未如肬贅 荀子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坵而止吾已

矣今學曾｜｜｜｜則具然欲為人師 聞不若聾見不若盲言不若爽知不若狂呂氏春秋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 寶行良道一而弗復呂氏春秋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難乎 學山不至於山揚子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而｜｜｜是故惡夫畫也注畫止 寡聞無約寡見無卓揚子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則｜｜也｜｜則｜｜也 擿埴索塗揚子熒魂曠枯糟茅曠況｜｜｜｜宜行而已矣 摭華不食實揚子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曰｜我｜而｜｜我｜ 願魚無網抱朴子夫不學而求知猶

｜｜而｜｜焉心雖勤而無獲矣 不知五經名目抱朴子｜｜｜之｜｜而享儒官之祿 問具山敖山國語范獻子聘於魯｜｜｜｜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比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以耳食史記六國表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無異悲夫 保殘守缺漢書楚元王傳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 皇天報下神雀漢書循吏傳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鵰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遂吏多知鵰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畧微信奇怪也 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後漢書祝球傳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 假手請字見上 別字後漢書尹敏傳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頗類世俗之辭 語輒自謂 侯身魏志毛皇后傳父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其容止舉動甚蚩騃｜｜｜｜｜｜ 鱉魚蝦鮓未可致晉書虞嘯父傳為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 此正是我宋書宗室韞傳韞人才凡鄙以有宣城之勲特為太宗所寵在相州及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嘗以此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像問曰此何人而在舉上韞曰｜｜｜｜其庸鄙如此 營道無烈心宋書宗室義綦傳元嘉六年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知每為始興王濬兄弟所戲弄濬常謂義綦曰陸士衡詩云｜｜｜｜｜｜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不識何忽見苦其庸塞可笑類如此 項羽千敗宋書南郡王義宣傳義宣既入城猶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誡使慰撫衆賓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衆咸掩口而笑 恍若迷途失偶黶如深夜撤燭宋書顏延之傳若呻吟於墻室之內喧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妲語以敵要說是短算所出而非

長見所上適值尊明臨座稠覽博詢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衆視則｜｜｜｜｜｜｜｜｜｜｜｜｜｜衒聲如氣腆嘿而歸豈識向之夸耶

何不還合朔日宋書阮佃夫傳嘗值太傅是漫祇足以成今之沮喪耶

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遣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耶其不稽古如此

誰吾不識也齊書孫敬兒傳敬兒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移手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

不絃通人梁書任昉傳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於｜｜｜｜｜｜｜聲未通於雲閣

唯作大諾梁書陳伯之傳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

典籤傳口語見上每在公宴

必強賦詩梁書胡僧祐傳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文詞鄙俚多被嘲謔僧祐怡

然自若謂己實工矜伐愈甚

無為作才語見向南史彭城王義康傳素無術學袁淑嘗詣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家之歲義康曰身不讀書君｜｜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

檢覓鳳毛南史謝超宗傳選補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以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座出侯超宗曰慈磬之家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超宗曰慈磬之家復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至閤待不得乃去按齊書謝超宗傳無時右衛將軍劉道隆以下數語

託云沈約便句句嗟稱南史袁彖傳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誠之彖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訥｜｜｜｜｜無字不善彖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所識不過十字南史呂僧珍之傳義之不知書｜｜｜｜

不免面墻魏書房景伯傳景伯引陸叡元贊等於前曰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書朕聞此深用憮然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朕自行禮九年置官三載正欲開導北人致之禮教朕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孫｜｜｜｜也陸叡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世知名亦不可得也高祖大悅

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魏書傳永傳年二十餘有｜｜｜｜｜｜｜｜｜｜｜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

何處龍見北齊書高阿那肱傳尚書郎中原師師云｜｜｜｜｜嘗諮肱云龍見當雩祭非是真龍見肱云漢兒強知星宿其墻面如此

穴處北史岑信傳作何物顏色師云此是龍星見須雩祭非傳年十八給事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邊備尚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

生世不學其猶｜｜何所見焉

作屋況字北史斛律金傳金性質直不識大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司馬子如教為金字｜｜｜之其｜乃就

何須作書傳雅語北史李密傳密共化及隔水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皁隸破野頭耳父與兄弟皆受隋恩豈容躬行殺虐公若速來歸義尚可全後嗣化及默然俯仰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王吾當折杖驅之按何須作書傳雅語隋書作何須作書語

八十宗北史徐遵明傳遵明見鄭康成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因曲為之說其僻也皆如此

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北史熊安生傳安生在山東時歲歲遊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吏鄭大讙判之曰七十二

世乃是義皇上人｜｜｜｜｜｜｜｜許非理記安生
率其族向塚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
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觸觸生上見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舊唐書侯思止傳貧窮不能理生業乃樂事渤海高元禮家性無賴詭譎時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
司則天將不利王室羅反之徒已興矣判司教思止說
游擊將軍高元禮因請狀乃告舒王元名及裴貞反周
興按之並族滅授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而曲媚引與
同坐呼為侯大曰國家用人以不次若言侯大不識字
即奏云獬豸｜｜｜｜｜｜｜｜｜則天果如其言思止以獬豸對之則天大悅賜絹買經史舊唐書隴西王博乂傳絃歌自娛驕侈無比與其弟渤
海王奉慈俱為高祖所鄙帝謂曰我怨讎有善猶推以
不次況於親戚而不委任聞汝等惟昵近小人好為不
軌先王墳典不聞習學今｜｜二百匹可各｜｜｜習

讀務為善事伏獵侍郎舊唐書嚴挺之傳林甫引蕭炅為户部侍郎嘗與挺之同行慶弔客次有
禮記蕭炅讀之曰蒸嘗伏獵炅早從官無學術不識伏
臘之意誤讀之挺之戲問炅對如初挺之白九齡曰省
中豈有｜｜｜｜杖杜舊唐書李林甫傳自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而郭慎微苑咸
文士之闒茸者代為題尺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迥判
語有用杖杜二字者林甫不識杖字謂吏部侍郎韋陟
曰此云｜｜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弄麞舊唐書李林甫傳太常少卿姜度林甫舅子度妻誕子林甫手
書慶之曰聞有｜｜之慶客視之掩口曳白舊唐書苗晉卿傳晉卿及同列侍郎宋遙主文選天寶一
載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參選晉卿與遙以倚初承恩欲
悅附之考選人判等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科奭在其
首衆知奭不讀書論議紛然明皇大集登科人御花萼
樓覲試登第者十無一二而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

字時謂之｜｜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於挂壁舊唐書揚綰傳
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
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沒字碑五代史唐臣傳明宗問誰可相者安重誨以崔協對任圜前爭曰重
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
而虛有儀表號為｜｜｜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幸
進此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霍光傳不可不讀宋史寇準
傳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
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送之郊問曰
何以教準詠徐曰｜｜｜｜｜｜｜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讀未終紙欠伸思睡宋史王曙傳司馬光嘗語人曰自我為資治通鑑人多欲求觀｜｜｜一

｜已｜｜｜｜能閲之終篇者惟王勝之耳按勝之曙孫益柔子不識岢字至分為兩金史赤盞合喜傳初大兵圍汴司諫陳岢屢上封事言得失切中時病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為
陳山可耶果如子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為奴聞者無不竊笑蓋｜｜｜｜｜｜｜｜耳雀兒參政金史斜卯愛實傳合周性好作詩詞語鄙俚人采其語以為戲笑因自草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不飛蛇
無頭兒不行等語以兩作兒掾史知之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飯坑酒囊王充論衡人生
稟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辨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臥腹為｜｜腸為｜｜是則物也鸚鵡能言之類王充論衡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也
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徹儻之才不能任也以賄玷精以乏易計王符潛夫論當

世學士恒以萬計而究塗者無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貧者則｜｜｜｜無異女史誦詩內豎傳令徐幹中論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乎｜｜｜｜｜｜也｜｜蒙然張口如坐雲霧顏氏家訓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計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深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蓋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計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為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顧人答策假手賦詩顏氏家訓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燻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班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三九公識則｜｜｜｜懶營饌惰裁衣顏氏家訓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欲煖而｜｜｜也損惠蹲鴟顏氏家訓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為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舉朝驚駭不解字義久後尋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謬誤反顓頊字頊當為許錄反錯作許緣反遂一一謂言從來謬音專旭當音專翔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期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王莽非特鴟目虎吻亦紫色蛙聲顏氏家訓漢書王莽贊云紫色繩聲餘分閏位謂以偽亂真爾

昔吾嘗共人談書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挏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為酒也揵挏乃成二字並從手揵挏此謂撞擣挺挏之令為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揵挏時大官釀馬酒乃熟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見上斲窻舍人張鷟朝野僉載陽滔為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撥尋乃斲窻取得之時人號為｜｜｜｜江漢與河東何涉劉肅大唐新語荆州舊有河東寺後梁蕭詧為其兄河東王所造良嗣見而驚曰此在｜｜之間｜｜｜有｜闕｜遂改奏之良嗣寡學深為人所笑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劉肅大唐新語尹伊嘗因坊州司戶尚藥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應由謝朓詩誤華省曹郎如此判｜｜｜｜｜｜｜向下｜｜由是知名改補雍州司法班孟堅文章何關固事劉肅大唐新語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嘆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為言無由古曰此並｜｜｜｜｜｜｜｜班｜｜聞者掩口而笑挽鏡寒鴉集段成式酉陽雜俎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劄青其季父常令解衣視之胷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耳二毛之叟不如白面書生段成式酉陽雜俎歷城北二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綠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罟罾疎布遠望之者若蛛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醼集參軍張伯瑜誥公言向為血羹頻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也遂如公語果成時清河王怪而異焉乃誥公未審何義得

爾公曰可思湖目清河笑而然之而賓未解坐散語主
簿房叔道曰湖目之事吾賓未曉叔道對曰藕能散血
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清河數曰人不讀
書其猶夜行｜｜｜｜｜｜｜｜｜**豈是助語**王泉子李
據宰相絳之姪生長綺紈曾宰宇於澠池皆以門廕也
不知書因節歲索魚不得怒追漁師云緣獺暴不敢打
魚判云俯臨新歲猛獸驚人漁網至寬疏而不漏後又
祇承人請假狀後判云白日黃昏須到夜即平明放歸
祇承人竝不敢去又判決祇承人云如此痴頑豈合喫扶
五下或語據曰豈合喫扶不合喫扶也李曰公何不會
｜｜｜共之
乎者也何別哉**人日烏**陶穀清異錄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俾吏錄之
其載鴿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為三變而為｜
｜｜矣建封信之每人日閑筵必首進此味**反坫**沈括
夢溪筆談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為進士狀首𣪍歷貴近
曾謫官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名使畫便廳掩障自為

之記自書於壁間後人以其時名至今嚴護之其間叙
畫水之因曰設於廳事以代｜｜人莫不怪之予竊意
其心以謂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為兩君之
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屬故謬以屏為反坫
耳**呼馬為韓盧染工為伶倫**馬令南唐書苛政傳德柔本無學術妄稱博學每｜
｜｜｜｜｜｜｜｜｜
｜按德柔李德柔**一揭枕書**陸游老學庵筆記荊公素輕沈文通以為寡學
故贈之詩曰倏然｜｜｜
｜卧直到日斜騎馬歸**生年二十未知周孔**陸游老學庵筆
記杜牧之范陽盧秀才墓誌曰｜｜｜｜｜古有人
曰｜公｜夫子蓋謂世雖農夫卒伍下至臧獲皆能言
孔夫子而盧生猶不知
所以甚言其不學也**梨為五臟刀斧**文瑩湘山野錄李建勳罷相江
南出鎮豫章一日與賓僚遊東山各事寬履輕衫攜酒
舫引步於漁溪樵塢間遇佳處則飲忽平田間一茆舍

有兒童誦書聲相君攜策就之乃一老叟教數村童叟
驚悚離席改容趨謝而翔雅有體氣調瀟灑丞相愛之
遂觴於其廬置之客右叟亦不敢輒談李以晚渴連食數
｜賓僚有曰此不宜多食號｜｜｜｜叟竊笑丞相
曰先生之哂必有異聞叟謝曰小子愚賤偶失容於鈞
重然實無所聞李堅質之仍脅以巨觥曰無說則沃之
叟不得已問說者曰敢問刀斧之說有稽乎曰舉世盡
云必有其稽叟曰見鶡冠子所謂五臟刀斧者非所食
之梨乃離別之離爾蓋言人之別離戕伐胃懷甚若刀
斧遂就架取一小策振拂以呈丞相乃鶡冠子也檢之
如其說李
特加重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舉人臣董凝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二 七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二

武功部一

兵機

管子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丨丨之極也**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管子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故丨丨丨丨丨丨

舉如飛鳥動如雷電發如風雨管子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丨

之丨丨丨丨之丨丨丨丨之丨丨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圉**終無方原無家**管子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丨丨丨勝之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丨丨丨勝之

聽鈔視新思濬管子丨於丨故能聞未極丨於丨故能見未形丨於丨故能知未始**發驚動昌**管子丨於丨故能至無量丨於丨故能得其齎**至善不戰**管子丨丨丨丨其次一之**三器六攻**管子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丨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丨丨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翫好也不為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為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眾寡同力眾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

危危窮窮管子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丨丨而無害丨丨而無難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

制
徑乎不知發乎不意管子｜｜｜｜｜｜｜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
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利適用敵管子｜｜器之至也｜｜教之盡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
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使敵若據虛搏景管子善者之為兵也｜｜｜｜｜若｜｜無設
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作內政而寓軍令管子｜｜｜｜｜｜
｜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
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
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
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

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
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兵
幸於權管子夫｜｜｜｜權幸於地注幸猶勝也武滿管子兵威而不止命曰｜｜伐逆
伐險伐過管子先王之伐也｜｜不伐順｜｜不伐易｜｜不伐及知形知能知意
管子人之眾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者也知形不若｜｜知能不若｜｜參具管子
故主兵必｜｜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尊主安國之經管子故兵者｜｜｜｜｜也
不可廢也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管子故凡用兵之計
｜｜｜｜｜｜｜｜｜｜｜｜｜注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師之三

至可當一軍之用軍之三用可成一戰之功小征大匡管子是以聖人｜｜而｜｜不失天時不
空地利用日維簡其數不出於計論器論士論將論主管子故凡兵有大論必先｜其
｜｜其｜｜其｜｜其｜無溝壘有耳目管子故善用兵者｜｜｜而｜｜｜不呼儆
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管子兵｜｜｜｜｜｜｜｜｜｜｜｜呼儆則敵人戒苟聚則
眾不用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不行於完城池管子故軍爭者｜｜｜｜｜｜三
闇管子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民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也竽瑟美人謟
臣文馬管子遺以｜｜｜｜以塞其內遺以｜｜｜以敵其外外內蔽塞可以成敗五戰而
至於兵管子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曰｜｜｜｜｜｜桓

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薪菜
日虛十里靡幣日去千金管子俾戰十萬｜之靡｜｜｜之行頊戰一誤而｜
｜之用｜｜｜｜之積｜如獨行管子蚤知敵人｜｜｜注蚤知敵人則有以偷之敵人望風自退故
曰獨行也文令武令管子請與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
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也楚若不許則遂以｜｜焉時為主客管子夫靜與作｜以｜｜
人時以為｜貴得度勿為客始管子天因人聖人因天天時不作｜｜｜人事不起勿為｜求
之招搖之下管子索而不得｜｜｜｜｜｜大武三會管子大文三會而貴義與德｜
｜｜｜而偃武與力地圖管子凡兵主者必先審知｜｜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

之所在苴草林木滿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

素賞 管子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入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十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十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

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

好還 老子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果而勿強 老子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不得已而用之 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恬惔為上 老子｜｜｜｜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以奇用兵 老子以正治國｜｜｜事取天下

天以慈衛 老子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將救之｜｜｜之

不怒不與 老子善戰者｜｜善戰勝者｜｜

不敢進寸而退尺 老子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哀者勝 老子抗兵相加｜｜｜｜矣注哀者慈仁

柔弱生之徒 老子堅強者死之徒｜｜者｜｜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注強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結衆弱為一強故不勝

尊俎折衝 晏子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罇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罇更之罇解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曰夫不出於｜｜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矣而太師其與焉

廟算千里帷幄之奇 鄧析子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不可以當敵｜｜｜｜｜｜｜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兵者詭道 孫子｜｜｜｜｜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多算勝 孫子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

拙速 孫子故聞兵｜｜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務食於敵 孫子故智將｜｜｜｜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不戰而屈人之兵

孫子百戰百勝者非善之善者也｜｜｜｜｜｜善之善者也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孫子｜｜｜｜｜｜不知己而知彼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敗致人而不致於人孫子故善戰者｜｜｜｜｜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待敵者佚趨敵者勞孫子凡先處戰地而｜｜｜｜後處戰地而｜｜｜｜處女脫兔孫子始如｜｜｜敵人開戶後如｜｜｜敵不及拒五間孫子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神紀見上農戰商子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與者也｜｜敵盡不如擊之勿疑商子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不與久敵衆勿為客｜｜｜｜｜｜｜｜不由忿起慎子藏甲之國必有兵逆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兵｜｜｜｜兵遁見上百歲不一用不可一日忘鶡冠子兵者｜｜｜｜｜而｜｜｜人道先兵行枉則禁反正則舍鶡冠子｜｜｜｜｜｜｜是故不殺降人與神同方鶡冠子昔善戰者舉兵相從指天之極｜｜｜武美文華鶡冠子設兵取國｜之｜也不動取國｜之｜也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鶡冠子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兵極人人極地地極天天有勝地有維人有成故善用兵者慎｜｜｜｜｜三者明白何設不可圖天權鶡冠子故所肆學兵必先｜｜陳以五行戰以五音左倍宮角右挾商羽徵君為隨以轡無素之衆轡無素之衆見上陸溺溺人鶡冠子｜｜｜｜故能往來實決注其陰謀赤地能與風波貴無與爭鶡冠子武靈王問龐煥曰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

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願聞其解龐煥曰王者｜｜｜故太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天武鶡冠子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強此所謂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夜行之道｜｜之類漏船燒屋吳子其善將者如坐｜之中伏｜｜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也獨出獨入尉繚子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為一死可也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馬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以靜勝尉繚子兵｜｜｜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分者背若求亡子若救溺人尉繚子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擊敵｜｜｜先稽我智尉繚子黃帝曰先神先鬼｜｜｜謂之天官人事而已萬可以尅天下韓非子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削迹無遺根韓非子臣聞之曰｜｜｜｜｜無與禍鄰禍乃不存鑄大鍾遺仇由韓非子知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之君仇由之君大悅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名聲暴炎荀子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足以｜｜之威彊足以捶笞之後發先至荀子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之｜｜之｜此用兵之要術也善附民者善用兵荀子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是乃｜｜｜者也感忽悠闇荀子善用兵者｜｜｜莫知其所從出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荀子故仁人上下｜｜｜｜｜｜臣之於君也若子之事父弟之

事凡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聽明警戒和傳而一荀子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有千里之聽用千棄疑無過無悔荀子知莫大乎｜｜行莫大乎｜｜事莫大乎｜｜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六術五權荀子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亡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荀子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力術止義術行荀子｜｜｜｜｜｜曷謂也曰泰之謂也注力術彊兵之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為秦奈何孫卿曰力止義行秦之謂也飾怒荀子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也兵戎不可以從我始呂氏春秋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不起｜｜｜｜大兵不寇呂氏春秋大匠不斲大廬不登大勇不鬬｜｜｜注寇害也若水火若用藥呂氏春秋大兵不可偃也譬之｜｜｜然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待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天下良藥見上兔起鳧舉呂氏春秋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死殆之地矣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并氣專精心無有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并氣專精見上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呂氏春秋嘗聞君子之用兵｜｜｜｜｜｜｜｜｜｜力貴突智貴卒呂氏春秋｜｜｜｜｜｜｜得之同則遂為上勝之同則深為下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所為貴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遣偷解帳淮南子齊與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惡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之｜則夜｜齊將軍之幬｜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若獅髮耨苗淮南子聖人之用兵也｜｜｜｜｜｜所去者少所利者多始如狐狸合如兕虎淮南子｜｜｜｜｜｜彼故輕來｜｜｜｜｜敵故奔走仁人可使文中子揚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年祜陸遜｜｜也｜｜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戰而時動動則威國語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武不可覿國語｜｜｜｜文不可匿覿武無烈匿文不昭守龢同順義國語夫戰盡敵為上｜｜｜｜為上伐備鐘鼓國語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發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命三軍之鍾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襲侵

密聲為聲事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

襲侵密聲 見上

五間 國語厲公六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與齊魯之師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楚半陳公令擊之欒書曰君使黶也與齊魯之師請俟之郤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夫陳不違忌一間也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間也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三間也且其士卒在陳而譁四間也夫衆聞譁則必懼｜｜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鬬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按此五間與孫子五間義異

絕慮無遷 國語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生則為無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遼我｜｜｜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

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 國語夫戰｜｜｜｜｜｜｜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

審賞審罰審物審備審聲 國語大夫苦成進對曰｜｜｜對曰｜｜｜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王曰辯大夫蠡進對曰｜｜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皐如進對曰｜｜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

與天與人與地 國語持盈者｜｜定傾者｜｜節事者｜｜

始於人者人之所卒 國語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也

聖人因天 國語天因人｜｜｜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

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不成 國語逆節萌生｜｜｜｜｜｜｜｜｜是以｜｜｜雜受其刑

人事與天地相參 國語夫｜｜必將｜｜｜｜｜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

救火追亡人 國語臣聞從時者猶｜｜｜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

贏縮轉化 國語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為之災｜｜｜｜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

無過天極究數而止 國語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

盡其陽節盈吾陰節 見上

遠交近攻 戰國策王不如｜｜而｜｜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

肘足接車上 戰國策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沉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於｜｜而智氏分矣

變徵章以雜秦軍 戰國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合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其｜｜｜｜｜｜注徵幟以絳帛著於背章其別也

後起而重伐不義 戰國策大國之計莫若｜｜｜夫後起之藉與多而

兵勁則是以衆强敵罷寡也兵必立也

攻戰之道非師 戰國策臣之所聞｜｜｜｜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注言不用師

奉漏甕沃燋釜 戰國策救趙之務宜若｜｜｜｜注喻救之急

游人合鬬 戰國策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台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讐也恐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而｜其｜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敝齊也魏王曰善

及其鋒而用之 史記高祖紀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

倘多力分 史記高祖紀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者｜｜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

吹律聽聲 史記律書武王伐紂｜｜｜｜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

象太白 史記天官書用兵｜｜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圍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

陰權 史記齊太公世家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皆宗太公為本謀

伐吳七術 史記越世家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

魚書狐鳴 史記陳涉世家陳勝曰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晉魚腹中卒買魚亨食得｜腹中｜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

更以惡草具 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其使即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

偽遊雲夢 史記陳丞相世家漢六年人有上書言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王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

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

六出奇計 史記陳丞相世家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

藉箸 史記留侯世家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

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前｜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批亢擣虛 史記孫子傳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博撠｜｜｜｜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

解圍收弊 見上

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 史記孫子傳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相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

因勢利導 見上

趣利 見上

斫樹白書 見上

先辨勝敵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不可以｜｜

兩鼠鬬穴中勇者勝 史記趙奢傳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對曰其道遠險狹譬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於｜｜將｜｜｜

出奇無窮 史記田單傳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

以木罌瓶渡軍 史記淮陰侯傳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

拔趙幟立漢赤幟 史記淮陰侯傳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單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

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以長擊短史記淮陰侯傳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囊沙史記淮陰侯傳與信夾潍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滿囊｜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見長見短史記劉敬傳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餘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所｜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漢書高帝紀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從天而下漢書周勃傳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兵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黽阸陿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也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漢書量錯傳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二曰｜｜｜三曰｜｜｜兵法曰大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

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迫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槌葦竹蕭草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勤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貴謀賤戰漢書趙充國傳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而｜｜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軍賞不踰月漢書陳湯傳司馬法曰｜｜｜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不戰下城後漢書吳漢傳時高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高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而｜｜非衆所及也鋸斷門限後漢書臧宮傳將兵至中盧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荊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擊一得二後漢書耿弇傳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蓋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

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絶必復已去所謂｜｜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

兩射營中安坐不動 後漢書王霸傳賊復聚衆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飲｜｜｜中霸前酒搏｜｜｜｜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功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

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 後漢書馬援傳帝自西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尤豫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奉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按第一高平第一地名

謀如湧泉勢如轉規 後漢書馬援傳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

交縛兩炬三頭爇火 後漢書庶范傳再遷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邊人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邊衆威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營中星列敵遥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中軍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敵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潛焚珍積 後漢書尚度傳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從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三逼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廼密使所親客｜｜其營｜｜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情踊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呂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

增竈 後漢書虞詡傳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峣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邊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敵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

十圍五攻 後漢書袁紹傳兵書之法｜｜｜｜敵則能戰注十倍則圍之五倍則攻之

走不逐飛 後漢書西羌傳任尚為中郎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為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自然之勢也今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絶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二十人各市一馬如此可拾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數千頭

賊到輒有喜色 魏志武帝紀始｜每一部｜公｜｜｜｜賊破之後諸將｜

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

開城掃洒 蜀志諸葛亮傳注郭沖三事曰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唯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教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卷幔又令大｜四｜門｜地却｜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山

攻心為上 蜀志馬良傳注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用兵之道｜｜｜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迴船受箭 吳志吳主傳注魏畧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復以一面｜｜箭均船平乃還

白衣搖櫓 吳志呂蒙傳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解旌旗中使｜｜｜｜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

扼喉椿心 晉書宣帝紀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其｜而｜其｜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為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為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墜破之必矣

破竹 晉書杜預傳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

無著手處 見上

不學孫吳而闇合 晉書山濤傳帝嘗講武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於時咸以濤｜｜｜｜｜｜與之｜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

覆舟之戰幡竿亦折 宋書武帝紀將戰公所執麾竿折折幡沈水衆並怪懼公歎笑曰往年｜｜｜｜｜｜｜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凡萬餘人按循盧循

驟既力盡盛亦易衰 宋書張興世傳劉胡自領水步二十六軍平旦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曰賊來尚遠而氣盛矢驟｜｜｜｜｜｜｜此曹劌之所以破齊也

製師子形與象相禦 宋書宗慤傳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曰吾聞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

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 宋書抑元景傳元景宿令軍中曰｜｜｜｜｜｜｜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

先為不可勝乃制勝之術 宋書王景文傳太宗即位加領左衛將軍時六軍戒嚴景文仗士三十人入六門諸將咸云平殄小賊易於拾遺景文曰敵固無小蜂蠆有毒何可輕乎諸軍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以安衆心 齊書高帝紀城壘未畢賊前軍已至太祖方｜｜｜｜｜｜｜｜｜｜

妙察五色 齊書高帝紀忠誠慷慨在險彌亮｜｜｜｜｜｜｜｜｜以寡制衆所向風偃

宏謀霜照秘算雲回 齊書高帝紀匡濟艱難功均造物｜｜｜｜｜｜｜｜｜旌旆所臨一麾必捷英風所拂無思不偃

不諫之策 齊書垣崇祖傳建元二年虜遣魏梁王郁豆眷及劉昶馬步號二十萬寇壽春崇祖白文武議曰賊衆我寡當用奇以制之當修外城以待敵城既廣闊非水不固今欲堰肥水却淹為三面之險諸君意如何衆曰昔佛狸侵境宋南平王士卒完盛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今日之事十倍於前古來相承不築肥堰皆以地形不便積水無用故也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曰卿見其一不識其二若捨

外城賊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四周無礙表裏受敵此坐自為擒守郭築堰是吾｜｜｜也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崇祖謂長史封延伯曰敵貪而少慮必悉力攻小城圍破此堰見塹狹城小謂一往可尅當以蟻附攻之放水一激急踰三峽事窮奔透自然沈溺此豈非小勞而大利邪敵衆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轝上城手自轉式至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敵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死數千人衆皆退走

放水一激急踰三峽 見上

分軍隱林 齊書李安民傳邊攻朐山連口甬城安民頓泗口分軍應赴三軍引水步軍入屯於淮陽與敵戰破之敵退安民知有伏兵乃遣族弟馬軍主長文二百騎為前驅自與軍副周盤龍崔文仲係其後｜｜｜｜及長文至宿豫敵見衆少數千騎遮之長文且退且戰引賊向大軍安民率盤龍等趨兵至合戰于孫溪渚戰父彎側敵軍大敗

大衆致力川岳可為 齊書周山圖傳攸之事起世祖為西討都督啟山圖為軍副世祖留據盆城衆議以盆城城小難固不如還都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城隍小事不足難也世祖使城局參軍劉陳淵委山圖以處分事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接檐立水柵旬日皆辦世祖甚嘉之

馳兩空函定一州 梁書武帝紀東昏以劉山陽為巴陵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荊州就行事蕭諶胄以襄寶陽高祖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虎龐慶國詣江陵遍與州府書及山陽西上高祖謂諸將曰荊州本畏襄陽人如屑亡盡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閤同邪我若總荊雍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為計況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應敕之徒哉我能使山陽至荊便即授首諸君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陵高祖復令天虎齎書與諶胄兄弟去後高祖謂張宏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心戰為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行事不得相聞不容妄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膂彼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疑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渦吾謀內是｜｜｜｜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穎胄大懼乃斬天虎送首山陽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高祖

臨難鑄兵豈及馬腹 梁書韋叡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揚靈允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微衆猶如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

唱籌量沙 南史檀道濟傳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畧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陽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

空倉數十手自封題 南史庾域傳域為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所域｜｜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

戰如風發攻如河決 魏書中山王英傳既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黃石公所謂｜｜｜｜｜｜

羸師卷甲以侈其心 魏書張袞傳慕容寶之來寇也袞言於太祖曰寶乘滑臺之功｜｜｜｜｜｜太祖從之果破之參合

下船而戰猶出戶而鬬 魏書李冲傳高祖自鄴還京汎舟洪池乃從容謂冲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

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淮｜｜｜｜｜｜｜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溝洫若須二萬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修之冲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涉之勞戰有衆人之力

易旗遞進 周書揚忠傳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雖稱藩附而尚有貳心忠自與城觀兵於漢濱｜｜｜｜實騎二千詧登樓望之以為三萬也懼而服焉

城下多設聲樂 周書陸騰傳陵州木籠獠恃險

麗獠每行抄劫詔騰討之獠既因山為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為遂縱兵擊討盡破之

車輪截流 周書王軌傳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出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為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鏁貫｜｜｜橫｜水｜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懼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之勢以得入淮北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艦並破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

英公法 隋書宇文忻傳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稱謂曰此必｜｜｜也其見推服如此按忻封英國公故云

平陳七策 北史賀若弼傳平陳後六年弼撰其書策上之謂為御授｜｜｜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裁家傳

設三伏 舊唐書太宗紀義寧元年十二月復為右元帥總兵十萬徇東都及將旋謂左右曰賊見吾還必相追躡｜｜｜以待之俄而隋將段達率萬餘人自後而至度三王陵發伏擊之段達大敗追奔至於城下因於宜陽新安置熊谿二州戍之而還

以權道迫之 舊唐書太宗紀九月薛舉死其子仁杲嗣立太宗又為元帥以擊仁杲相持於折墌城深溝高壘者六十餘日賊衆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太宗按甲以挫之賊糧盡其將牟君才梁胡郎來降太宗謂諸將軍曰彼氣衰矣吾當取之遣將軍龐玉先陣於淺水原南以誘之賊將宗羅睺併軍來拒玉軍幾敗既而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望見復迴師相拒太宗將驍騎數十入賊陣於是王師乘勢奮擊羅睺大潰斬首數千級投澗谷而死者不可勝計太宗率左右二十餘騎追奔直趣折墌以乘之仁杲大懼嬰城自守將夕大軍繼至四面合圍詰朝仁杲請降俘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既而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破賊其王尚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腾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克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使其計不暇發以故克也羅睺恃往年之勝兼復養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來戰雖擊破之擒殺蓋少若不急躡還走投城仁杲收而撫之則便未可得矣且其兵衆皆隴西人一敗披退不及迴顧散歸隴外則折墌自虛我軍隨而迫之所以懼而降也此可謂成算諸君盡不見耶諸將曰此非凡人所能及也

牧馬河北 舊唐書太宗紀建德自榮陽西上築壘於板渚太宗屯武牢相持二十餘日諜者曰建德伺官軍芻盡候牧馬於河北因將襲武牢太宗知其謀遂｜｜｜｜｜｜以誘之詰朝建德果悉衆而至陳兵汜水世充將郭士衡陣於其南綿亘數里鼓譟諸將大懼太宗將數騎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度險而戰是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乃氣衰陣久卒饑必將自退追而擊之無往不克吾與公等約必以午時後破之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兵士飢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太宗曰可擊矣親率輕騎追而誘之衆繼至建德迴師而陣未及整列太宗先登擊之所向皆靡俄而衆軍合戰蕭摩訶四起太

宗幸史大奈程齩金秦叔寶宇文歆等揮幡而入直突出其陣後張我旂幟賊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虜其衆五萬生擒建德於陣

擊鵝鴨雜聲 舊唐書李愬傳初至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也比至愬斬城夜半雪愈甚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者

閉壁以折之 舊唐書薛舉傳後高祖命太宗率諸軍以擊仁果師次高墌而堅壁不動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敗銳氣猶少賊以勝自驕必輕敵好鬬故且｜｜｜｜待其氣衰而彼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仁果勇而無謀兼糧餽不屬將士稍離其內史令翟長孫以其衆來降仁果妹夫偽左僕射鍾俱仇以河州歸國太宗知其可擊遣將軍龐玉擊賊將宗羅睺於淺水原兩軍酣戰太宗以勁兵出賊不意奮擊大破之乘勝進薄其折墌城仁果窮蹙率偽百

官開門降太宗納之

權在於速 舊唐書裴寂傳兵法尚權｜｜｜｜

遣人試彈琵琶二女子對舞 舊唐書柴紹傳吐谷渾與黨項俱來侵邊命紹討之敵據高臨下射紹軍中矢下如雨紹乃｜｜｜｜｜｜｜｜｜｜相與聚觀紹見敵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敵大潰斬首五百餘級

使功不如使過 舊唐書李靖傳會開州蠻首舟反率衆寇夔州趙郡王孝恭與戰不利靖率兵八百襲破其營後又要險設伏臨陣斬肇則俘獲五千餘人高祖甚悅謂公卿曰吾聞｜｜｜｜｜｜｜｜｜李靖果展其效因降璽書勞曰卿竭誠盡力功效特彰遠覽至誠極以嘉賞勿憂富貴也

棄船江中 舊唐書河間王孝恭傳孝恭獻平銑之策高祖嘉納之三年進爵為王改信州為夔州使拜孝恭為總管令大造舟楫教習水戰以圖蕭銑孝恭召巴蜀首領子弟量才授用置之左右外示引推而實以為質也每授荊湘道行軍總管統水陸十二總管發自硤州進軍江陵攻其水城尅之所得船散於江中諸將皆曰虜得賊船當藉其用何為棄之無乃資賊耶孝恭曰然蕭銑偽境南極嶺外東至洞庭若攻城未拔援兵復到我則內外受敵進退不可雖有舟楫何所用之今銑緣江州鎮忽見船舸亂下必知銑敗未敢進兵來去既同動淹旬月用緩其救我尅之必矣

援臂之勢 舊唐書李光弼傳史思明乘勝而西光弼整衆徐行至洛謂留守韋陟曰賊乘鄴下之勝再犯王畿宜按甲以挫其鋒不利速戰洛城非禦倘之所公計若何陟曰加兵陝州退守潼關據險以待之足挫其銳矣光弼曰此蓋兵家常勢非用奇之策也夫兩軍相寇貴進尺寸之間耳今委五百里而不顧是張賊勢也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三城以抗勝則擒之敗則自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則｜｜｜｜也

唐兵之大勢三變 唐書兵志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為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因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

閉門偃幟 唐書宦王元軌傳突厥攻定州元軌令｜｜｜｜旗｜｜｜｜敵疑不敢入夜遁

先招懷後掩襲 唐書蕭俛傳吐

蕃寇涇州調兵禦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倪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故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豫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重其言

須權以勝之 唐書張守珪傳詔以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督餘衆完故城版築方立敵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矢石相确｜｜｜｜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敵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

平戎十八策 唐書王忠嗣傳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口經畧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彊特文降耳乃營木剌蘭山諜虛實因上｜｜｜｜

樂聲不輟 五代史梁本紀光啟三年秦宗權遣其將秦賢盧瑭張晊攻汴賢軍板橋晊軍北郊瑭軍萬勝環汴為三十六柵王顧兵少不敢出乃遣朱珍募兵於東方而求救於兗鄆三年五月兗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王置酒軍中中席王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晊而｜｜｜｜晊不意兵之至也兗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敗之

結草為人執以旗幟 五代史梁臣傳唐莊宗入魏劉鄩以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

折簡勝用兵十萬 五代史雜傳燕王劉守光囚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常攻燕不能下今紹威｜｜乃｜｜｜｜

決勝料勢決戰料情 五代史雜傳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閻寶曰夫｜｜｜｜｜｜｜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兵屯八百里 五代史吳越世家黃巢攻掠浙東至臨安錢鏐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躡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耳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傍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矣巢衆至聞媼語不知其地名皆曰衢十餘卒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

指坐衣花紋為形勢 宋史何澹傳從熙河都監張康國薦於徽宗召對問西北邊事以笏畫御榻｜｜｜｜帝曰敵在吾目中矣

驅羊以襲 金史完顏安國傳明昌六年左丞相夾谷清臣出兵以安國為先鋒都統適臨潢泰州屬部叛安國先討定之以功遷本路招討使兼威遠將軍節度使承安元年大盧濼之戰殺獲甚衆詔賜金幣既而右丞相襄總大軍進安國為兩路都統大捷於多泉子襄遣安國追敵僉言糧道不繼不可行也安國曰人得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之便遂從其計安國統所部萬人疾驅以薄之降其部長捷聞進官四級遷左翼都統

掩映林木張設疑兵 元史洪俊奇傳小宇茶丘乃顏叛車駕親征命率高麗女直漢軍扈從猝遇乃顏騎兵萬餘時茶丘兵不滿三千衆有懼色茶丘夜令軍中多裂衆帛為旗幟斷馬尾為旄｜｜｜｜｜｜｜｜乃顏兵大驚以為官兵大至遂降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陰符經觀天行盡矣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火發必尅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之

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於目禽之制在氣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故曰沈水入火自取滅亡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見上

三盜 見上

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見上

難知如陰不動如山 陰符經注聖人見其巧拙彼此不利者其計在心彼此利者聖哲英雄匠焉況用兵之務哉筌曰中慾不出謂之啟外邪不入謂之閉內啟是其機也｜｜｜｜｜｜｜巧拙之性使人無間而得窺也｜

一者能獨往獨來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

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 六韜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為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復疾擊其不意

全勝不鬬大兵無創 六韜｜｜｜｜｜｜｜｜與鬼神通微哉微哉

行奇譎設殊異 六韜推士三人主｜｜｜｜｜｜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

刑上極賞下通 六韜殺貴大賞貴小殺其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極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而｜｜｜是將威之所行也

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 六韜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問主書皆｜｜｜｜｜｜｜｜｜｜

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 六韜是以｜｜｜｜｜｜｜｜｜｜｜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

奇正發於無窮之源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於敵家之衆變生於兩陣之間｜｜｜｜｜｜｜

神勢 六韜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得之者昌失之者亡

器械為寶鬬勇為首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我既衆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為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

壘上多飛鳥而不驚 六韜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為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陣必亂

軍城 六韜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三軍已濟者急廣吾道以便戰所以武衝為前後列其強弩令行陣皆固衝道谷口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謂｜｜

先定戰地戰日 六韜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然後移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所

十四變可擊 六韜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集｜｜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鼓走疑 逕周書五虞一｜｜｜二倫從來三佐軍舉旗四采虞人謀五後動撫之注撫從也

柔武逸周書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不鬬故曰｜｜四方無拂奄有天下猛虎羽翼諸葛亮心書夫兵權者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而臨率下譬如｜｜加之｜｜而翔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所攻神與勾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鄭道元水經注河南有勾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同時也紫微有勾陳之宿主關訟兵陣故遁甲攻取之法以｜｜｜｜｜｜｜｜｜｜｜｜則秩禽敵是以壘資其名矣按注云秩字疑悞澄之以無事濡之以至仁羅隱兩同書化行而衆和戰利而寇息然後｜｜｜｜｜｜｜｜｜不但多費而｜｜｜｜子嘗計之人負米六斗卒自攜五日乾糧人餉一卒一去可十八日若計復回只可運糧勢難行遠沈括夢溪筆談凡師行因糧於敵最為急務｜進九日二人餉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若計復回止可進十三日三人餉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計復回止可進十六日三人餉一卒極矣若興師十萬輜重三之一止得駐戰之卒七萬人已用三十萬人運糧此外難復加矣運糧之法人負六斗此以總數率之也其間隊長不負樵汲減半所餘皆均在衆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負之米又以均之則人所負常不啻六斗矣故軍中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二三人餉之尚或不足若以畜乘運之則馳負三石馬騾一石五斗驢一石凡之人運雖負多而費寡然芻牧不時畜多瘦死一畜死則并所負乘之較之人負利害相半援五騎五色旗為斥候王稱東都事略曹翰傳詔督役開河南自雄至莫以通漕運翰遣徒伐巨木於邊地｜｜｜｜｜｜｜｜｜｜｜｜如遇寇舉白旗有林木舉青旗烟火舉赤旗陂澤舉黑旗丘陵舉黃旗以為應香料布地縛羊擊鼓羅大經鶴林玉露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攄敗我再遇夜縛纛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攄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煮黑豆｜｜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生｜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有聲敵不覺其為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荊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為箭傅以毒藥畧着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東藁人羅列焜燿蠻見之以為官軍萬矢俱發師蟡張仲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一戰而平才文始真經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戰｜制兵

武功部二

將帥

往夫驚夫游夫 管子故一器成｜｜具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具而天下無聚衆 **居右** 老子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 **生民司命** 孫子知兵之將｜之｜ **國輔** 孫子夫將者｜之｜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五危** 孫子將有｜｜必死可殺必生可擄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

也 **智信仁勇嚴** 孫子將者｜｜｜也 **若驅羣羊** 孫子焚舟破釜｜｜｜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登高去梯** 孫子帥與之期如｜而｜其｜ **人將家將國將** 鵰冠子有｜｜得一人氣吉有｜｜得一家氣吉有｜｜得一國氣吉其將凶者反此 **醮廟** 吳子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吳起於｜立為大將軍 **心制** 尉繚子夫將不｜｜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 **吮疽** 韓非子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猛將起於卒伍** 韓非子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必｜｜｜｜ **進事長功** 荀子守時力民｜｜｜和齊百姓使民不偷是將率之事也 **使民不偷** 見上 **三至** 荀子所以不受命於主者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 **至臣** 荀子孥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 **五無壙** 荀子官得序羣之謂｜｜ **知將分** 呂氏春秋齊令

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 荀子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 敬 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荊荊令唐蔑將而拒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荊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荊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候者曰水淺深易知荊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荊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矣 **三隧四義五行十守** 淮南子將者必有｜｜｜｜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為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避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奪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惑也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監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 **程寒暑齊勞佚同飢渴共安危** 淮南子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也合戰必立矢石之所及所以｜｜｜也 **受鼓旗受鉞斧** 淮南子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願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錯靈龜卜吉日以｜｜｜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

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車戴旌旗斧鉞臨敵決軍制之將已｜｜｜乃乘將軍車戴旌旗斧鉞臨敵決戰無有二心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上將之道也

心如春夏秋冬 淮南子故將軍之｜滔滔｜｜廣廣如｜淋漓如｜與凝如｜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

被羽先升 國語伐翟柤郤叔虎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郤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遂克之

老謀壯事 見上

元帥 國語公問｜於趙衰對曰郤縠可戰國策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於是｜｜以｜｜｜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出私金益公賞 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揀撓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脩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賢衆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嘗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

卿子冠軍 史記項羽紀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微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注文頴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

扶義而西 史記高祖紀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

右手不倦 戰國策魏

巢將 史記留侯世家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也今使太子將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車戴旌旗斧鉞臨敵決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己而之｜｜｜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嘗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

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 見上

立表下漏作表決漏 史記司馬穰苴傳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己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

斬其僕車之左驂馬之左驂以狗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斬左驂以狗見上嘑嗟宿將史記信陵君傳公子曰晉鄙｜｜｜往恐不聽注嘑嗟謂多詞句軍鋒史記黥布傳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史記淮陰侯傳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皆驚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將見上多多益善史記淮陰侯傳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而｜｜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史記馮唐傳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也父知之乎不從中擾史記馮唐傳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享士賞賜決於外｜｜｜｜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史記李將軍傳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之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史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敵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敵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不擊刁斗自衛見上飛將軍史記李將軍傳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立號史記衛將軍傳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而歸軍鋒之冠史記南越王尉佗傳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伏波樓船戈船下厲史記南越王尉佗傳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千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為｜｜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為｜｜｜｜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搜斬軍中女子漢書李陵傳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軍中陵搜得皆劍斬之絕甘分少漢書司馬遷傳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寬饒厚德漢書蓋寬饒傳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揚威武參計策漢書馮奉世傳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將

軍又何疑馬

折衝宿將 漢書馮奉世傳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功名次趙充國

九虎 漢書王莽傳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號曰｜｜

上將之元 漢書叙傳長年桓桓｜｜｜

大樹將軍 後漢書馮異傳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執金吾擊郾 後漢書賈復傳更始郾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沉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郾最彊宛為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

大耿 後漢書耿弇傳張步曰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兵少於彼又皆疲勞足可摧乎注弇況之長子故呼為大耿

曉兵愛士可獨任 後漢書王霸傳從平河北常與臧宮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光武即位以霸｜｜｜｜拜為偏將軍并將臧宮傅俊兵

雲臺不及伏波像 後漢書馬援傳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以椒房故獨｜｜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將軍｜帝笑而不言

雅歌投壺 後漢書祭遵傳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

雖在軍旅不忘俎豆 見上

臥鎮 後漢書景丹傳會陝賊蘇況攻破弘農生獲郡守丹時病帝以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重｜以｜之足矣

北州大將 後漢書景丹帝曰景將軍｜｜｜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勳又詠苗幽州謝尚書其功大舊制驃騎將軍官與大司馬相兼也乃以吳漢為大司馬而拜丹為驃騎大將軍

上應二十八宿 後漢書中興二十八將論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志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又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按論載馬武傳後

圖畫雲臺 見上

敢殿後拒 後漢書張宗傳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宗詣禹自歸禹聞宗數多權謀迺表為偏將軍禹軍到拘邑赤眉大衆且至禹召拘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迺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迺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贊張宗神禹｜｜｜｜

涼州三明 後漢書段熲傳熲字紀明初熲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為｜｜｜｜云贊山西多猛三明儁蹤

割髮置地 魏志武帝紀注曹瞞傳曰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敢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救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以｜｜之

爾曹快人 魏志明帝紀注魏略曰詔嘉貽善守賜爵列侯及還帝引見慰勞之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為將灼如此

朕復何憂乎 按昭郁昭

為將當有怯弱時 魏志夏侯淵傳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皆萬人敵 蜀志劉先主傳注徵士傳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侯勇而有義｜｜之｜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為不濟也

天下奇才 蜀志諸葛亮傳亮病卒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也

有國士風 蜀志關侯張飛傳評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曹公飛義釋嚴顏並｜｜｜之｜

抗颺虓虎 蜀志馬超傳委任授君｜｜求民之瘼

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蜀志王平傳注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為大將軍時人語曰｜｜｜｜｜｜｜｜按句扶王平同郡人數有戰功封宕渠侯句古侯切

可人 蜀志費禕傳延熙七年魏軍次於興勢禕即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棋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

侔迹韓耿 蜀志揚戲傳贊關雲長張翼德濟於艱難贊主洪業｜｜｜齊聲雙德

膚如刻畫 吳志周泰傳注江表傳曰擁把其臂因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

銀盌通酌 吳志甘寧傳後曹公出濡須寧為前部督受敕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餚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酌酒自飲兩盌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至尊孰與甘寧持酒｜｜兵各一銀盌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營敵驚動遂退

主上執鞭百司屈膝 吳志陸遜傳注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

催種葑豆 吳志陸遜傳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濶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人｜｜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

遺酒饋藥 吳志陸抗傳晉陽秋曰抗與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祜｜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之｜抗亦推心服之於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

被髮吁天 吳志孫峻傳注吳書曰留贊為將臨敵必先｜｜｜｜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

乞襦弗與 晉書宣帝紀時有兵士寒凍｜｜帝｜之｜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乃奏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遣千餘人

輕裘緩帶 晉書羊祜傳祜在軍常｜｜｜｜｜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

龍驤麟振 晉書段灼傳艾受命正身｜｜｜前無堅敵按艾鄧艾

萬里長城 宋書檀道濟傳初道濟見收脫幘投地曰乃復壞汝｜｜之｜｜

蒼頭公 宋書沈慶之傳慶之忠頑風好著狐皮帽

自擬韓白 齊書垣崇祖傳初崇祖在淮陰見上便自比韓信白起咸不信唯上獨許之及破敵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許為我制敵果如其言其恒｜｜｜｜今真其人也崇祖聞陳顯達李安民皆增給軍儀啓上求鼓吹橫吹上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

武原將 齊書周山圖傳鎮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鼓城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

為敵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敵圍轉急山圍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敵披靡不能禁衆稱其勇呼為｜｜

貂蟬從兜鍪中出 齊書周盤龍傳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世祖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耳

備衛帳內 齊書薛淵傳淵宋徐州刺史安都從子安都以鼓城降虜親族皆入北太祖鎮淮陰淵迫來南委身自結果幹有氣力太祖使領部曲｜｜｜｜從征伐

人人如是吾又何憂 梁書珈虔遠傳高祖行營壘見虔遠頓舍嚴整每嘆曰｜｜｜｜｜｜｜

逆為圖測皆在目中 梁書張宏策傳邪城平蕭頴達揚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高祖以為宜乘勢長驅直指京邑以計語宏策宏策與高祖意合又訪寧遠將軍庾域域又同乃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邨落軍行宿次之頓處所宏策｜｜｜｜｜｜

置陣役人必先諸將 陳書程文季傳每｜｜｜｜｜｜文季｜｜｜｜夜則早起迄暮不休軍中莫不服其勤幹每戰恒為前鋒齊軍深憚之謂為程虎按南史作程彪避唐諱也

合肥韋武 南史梁臨川王宏傳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有｜｜武謂韋叡也按韋武謂韋虎與程虎同避唐諱也

四廂大將 魏書明元帝紀置｜｜｜｜又故十二時置十二小將

十二小將 見上

平當 魏書賀狄干傳家本小族世忠厚為將以｜｜稱稍遷北部大人

給漏刻及十二牙旗 魏書奚斤傳自魏初大將行師唯長孫嵩距劉裕斤征河南獨｜｜｜｜｜｜｜

黑矟公 魏書于栗磾傳劉裕之伐姚泓也栗磾慮其北擾遂築壘於河上親自守焉禁防嚴密斥候不通裕甚憚之不敢前進裕遣栗磾書遠引孫權求討關羽之事假道西上題書曰｜｜｜｜麾下栗磾以狀表聞太宗許之因授黑矟將軍栗磾好持黑矟以自標裕望而異之故有是語

臥虎 魏書李崇傳崇深沉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賊甚懼之

諸將之冠 魏書崔延伯傳延伯善撫衆心與康生大眼為｜｜｜｜云賀拔勝｜｜｜汝宜慎之勿與爭鋒其見憚如此

北間驍將 魏書賀拔勝傳行書敕續北齊書蘭陵王長恭傳為將躬勤細事每得甘味雖｜｜｜｜｜｜｜

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三軍皆飲溫水吾何獨進寒冰 北齊書趙郡王琛子叡傳詔叡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於時盛夏六月叡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冰室每歲藏冰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犯暑熱遂遣舉冰倍道追送正直日中停軍炎赫尤甚人皆不堪而送冰者至咸謂得冰一時之要叡乃對之歎息云｜｜｜之人｜｜｜｜｜非追名古將實情所不忍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遐邇稱歎

鐵猛獸 周書楊祐傳東魏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太祖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戰於邙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此是｜｜｜也皆遽退避之

江神 隋書楊素傳素生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也

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 隋書長孫晟傳二十年都藍大亂為其部下所殺晟因奏請曰今王師臨境戰數有功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為秦川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六畜數千頭王大喜引晟入內同

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與坐說言突厥之內大
長孫總管｜｜｜｜｜｜｜｜｜｜｜｜

猛將鬬將大將 隋書賀若弼傳煬帝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為比一何壯哉

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虎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非謀將韓擒虎｜｜非領

敦煌戍卒 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

隋書史萬歲傳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廣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率柱國張

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上至大斤山與敵相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為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

復問曰得非｜｜｜｜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

地上虎 北史高昂傳神武以昂為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昂度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之｜行經君所故相決酹時山道峻阻巴

寇守險昂轉鬬而進莫有當鋒遂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仚并將數十人

錦裘繡帽 舊唐書李晟傳每將合戰必自異衣｜｜｜｜前行親自指導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飾以啗

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識以奪其心耳

令其先識以奪其心

天生李晟為社稷萬人 舊唐書李晟傳晟破賊露布見上至梁州上覽之感泣羣臣無

不隕涕因上壽稱萬歲奏曰李晟度奉聖謨盪滌兇醜然古之樹勳力復都邑者往往有之至於不驚宗廟不

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堵如初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上曰｜｜｜｜｜｜｜｜｜不為朕也百官拜賀

而退

市不改肆 舊唐書李愬傳始晟尅復京城｜｜｜｜及愬平淮蔡復踵其美

瓶罌不發 舊唐書楊惠元傳河南大擾羽書警急乃詔移京西戎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春樓親誓師以遣

之及賜宴諸將列坐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為都將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

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勳建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為歡苟未戎捷無以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

共餼於道路他軍無了遺惟惠元一軍｜｜｜｜上稱嘆久之降璽書慰勞

頗牧在禁署 舊唐書畢誠傳自大中末黨項羌叛屢擾河西懿宗召學士對邊事誠即援引古今論列破羌之狀上悅曰吾方擇

能帥安集河西不期｜｜｜吾｜｜卿為朕行乎誠欣然從命

此之壯氣何謝古人 舊唐書王君廓傳從平劉黑闥令鎮幽州會突厥入寇君廓邀擊破之俘斬五千餘人獲馬五千匹高祖大悅徵入

朝賜以御馬令於殿庭乘之而出因謂侍臣曰吾聞藺相如叱秦王目皆出血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李靖遏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還鎮幽州

蕭輔膏肓 舊唐書李靖傳高祖每云李靖是｜銑｜公祐｜｜古之名將韓白與衛霍豈能及也

勝築長城 舊唐書李勣傳勣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號為稱職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能精

選賢良安撫邊境惟解築長城以備突厥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勣於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

垣安靜豈不｜｜｜｜耶

不喜得遼東喜得卿 舊唐書薛仁貴傳貞觀末太宗親征遼東

仁貴謁將軍張士貴應募請從行至安地有郎將劉君昂為賊所圍甚急仁貴往救之躍馬徑前手斬賊將懸

其頭於馬鞍賊皆懾伏仁貴遂知名及大軍攻安地城

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高惠真率兵二十五萬來拒

戰依山結營太宗分命諸將四面擊之仁貴自恃驍勇

欲立奇功乃異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張弓大呼先

入所向無前賊盡披靡却走大軍乘之賊乃大潰太宗

遙望見之遣馳問先鋒白衣者為誰特引見賜馬兩匹

絹四千匹擢授遊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仍令北門長上并賜生口十人及軍還太宗謂曰朕舊將並老不堪受閫外之寄每欲抽擢驍雄莫如卿者朕｜｜｜｜｜｜｜｜也

天將富貴此翁 舊唐書劉仁軌傳初仁軌將發帶方州謂人曰｜｜｜｜｜｜耳於州司請歷日一卷并七廟諱人怪其故答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言

王郭 舊唐書郭知運傳知運自居西陲甚為蕃夷所憚其後王君㚟亦號勇將時人稱｜｜焉

佩四將印控制萬里 舊唐書王忠嗣傳河隴以皇甫惟明敗衄之後因以忠嗣持節充西平郡太守判武威郡事充河西隴右節度使其月又權知朔方河東節度使事忠嗣｜｜｜｜｜｜｜｜勁兵重鎮皆歸掌握自國初已來未之有也

三韓貴種百戰餘雄 舊唐書李多祚傳｜｜｜｜｜｜｜｜席寵禁營廸心王室

納短刀於靴中 舊唐

書李光弼傳將戰謂左右曰戰危事勝負繫之光弼位為三公不可死於賊手苟事之不捷繼之以死及是擊賊常｜｜｜｜｜｜亦有決死之志城上面西拜舞三軍感動

來嚼鐵 舊唐書來瑱傳瑱敗潁川太守賊攻之城中積粟素多瑱繕修有備賊繼至城下瑱親射之無不應弦而斃賊使降將畢思琛招瑱琛即瑱父雖故將城下拜泣而瑱瑱不應前後殺賊頗衆咸呼瑱為｜｜｜

濺血霑衣飲冰傷骨 舊唐書郭子儀傳自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劍折｜｜｜｜野宿魂驚｜｜｜｜

闘將 舊唐書僕固懷恩傳其男瑒又以開府儀同三司從將兵於其軍每深入虜陣以勇敢聞軍中號為｜｜

草木亦知卿威名 舊唐書張萬福傳李正已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下不敢過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為江淮｜｜

｜｜｜｜｜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也復賜名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兵馬倚岸睥睨不敢動諸道船繼進

二儒帥 舊唐書鄭從讜傳時鄭畋亦以宰相鎮鳳翔與從讜宗人同年登進士畋亦舉兵岐下以過賊巢廣明首唱大義斷賊首尾逆徒名為二鄭國威復振｜｜｜之功也

割股肉以為祭酹 舊唐書烏重允傳重允出自行間及為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功未嘗矜伐而善待賓僚禮分同至當時名士咸願依之身歿之日軍士二十餘人皆｜｜｜｜｜｜｜雖古之名將無以加焉

中丞為我輩知家事 舊唐書柳公綽傳鄂軍既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軍士之妻治容不謹者沉之於江行卒相感曰｜｜｜｜｜｜｜｜何以報効故鄂人戰每尅捷

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 舊唐書李光顏傳時韓宏為汴

帥驕矜倔強常倚賊勢索朝廷姑息惡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萬命使者送遺光顏一見悅惑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即賫書先造光顏壘曰本使令公德公私愛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謹以候命光顏曰今日已暮明旦納焉詰朝光顏乃大饗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乃於座上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家恩深｜｜｜｜｜｜｜｜｜｜今戰卒數萬皆背妻子蹈白刃光顏奈何以女色為樂言訖涕泣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迴謂使者為光顏多謝令公光顏事君許國之心死無貳矣自此衆兵之心彌加激勵

債帥 舊唐書高瑀傳太和初忠武節度使王沛卒宰相裴度韋處厚欲請用瑀事未

閬陳許表至累請瑀為帥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忠武節度使自大歷以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為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資於人得鎮之後則責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內外公議縉紳相慶曰韋公作相丨丨鮮矣

武成王 唐書禮樂志上元元年尊太公為丨丨丨祭典與文宣王比以歷代良將為十哲象生侍泰武安君白起漢淮陰侯韓信蜀丞相諸葛亮唐尚書右僕射衛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列於左漢太子少傅張良齊大司馬田穰苴吳將軍孫武魏西河守吳起燕昌國君樂毅列於右以良為配後罷中祀遂不祭建中三年禮儀使顏真卿奏治武成廟請如月令春秋釋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諸侯之數樂奏軒縣詔史館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將凡六十四人圖形焉

十哲 見上

名將六十四人 見上

威名稜然 唐書宗室孝逸傳徐敬業稱兵以孝逸為左玉鈐衛大將軍揚州行軍大總管帥師南討至淮而敬業已攻潤州遣弟敬猷壁淮陰偽將韋超據都梁山以拒孝逸超衆憑險完屯孝逸會諸將議曰賊今負山攻則士無所用力騎不得騁寇救死傷夷必衆不如偏旅繞之全軍趨揚州勢不數日可破度支使薛克構曰超雖據險然兵少若置小敵不擊無以示威拔衆以守則戰有鬬捨之則後憂不如擊之若克超淮陰自震淮陰破楚諸縣開門候官軍矣由是以趨江都逆首可取孝逸從之登山急擊超殺數百人薄暝解超夜走進擊敬猷淮陰破之敬業回軍下阿溪孝逸引兵直度敬業大敗遂拔揚州以功進鎮軍大將軍徙封吳國公丨丨丨丨

盛夏若負霜雪 唐書李密傳密持軍嚴雖丨丨號令士皆丨丨丨丨丨丨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樂為用

每向必持重 唐書屈突通傳後隋政益亂盜賊多士無鬬志諸將多覆丨丨丨丨丨丨雖不大克亦不敗負

尚堪一行 唐書李靖傳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往見房元齡曰吾雖老丨丨丨丨帝喜以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大總管引兵自東萊浮海襲破沙阜城進至建安營壁未立賊奄至亮不知所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衆謂其勇得自安於是副將張金樹鼓於軍士奮擊因破賊

越公兒郎故有家風 唐書楊弘禮傳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宗征遼東拜兵部侍郎駐蹕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其衆袍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

兵農悅安 唐書張獻甫傳李懷光叛吐蕃盜邊獻甫領禁兵戍咸陽累年丨丨丨丨遊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略上與論兵丨丨丨丨帝器之曰後日爾為良將試守代州別駕大猾閉門自斂不敢干法

不欲竭中國力以倖功名 唐書王忠嗣傳忠嗣本負勇敢及為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故訓練士馬隨缺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詭間伺虜隙時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為用

中興第一 唐書李光弼傳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丨丨丨丨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

轅門二龍 唐書烏承玼傳烏承玼字德潤張掖人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丨丨丨丨

方之金日磾 唐書渾瑊傳瑊好書通春秋漢書嘗慕司馬遷自敘著行紀一篇其辭一不矜大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跽

受常若在帝前世｜｜｜｜故帝終始信待

六矢著面不動 唐書雷萬春傳事巡為偏將令孤湖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賊語伏弩發｜｜｜｜萬春｜｜湖疑刺木人諜得其實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

好讀閫外春秋 五代史周本紀威以通書算補為軍吏｜｜｜｜

｜略知兵法

真神將 五代史梁臣傳太祖賜寇彥卿以所乘愛馬一文烏太祖圍鳳翔以彥卿為都排陣使彥卿乘烏馳突陣前太祖目之曰｜｜｜｜也

軍中儒服 五代史梁臣傳謝彥章為將好禮儒士雖居｜｜嘗｜｜或臨敵御衆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

望塵知敵數 五代史唐臣傳周德威為人勇而多智能｜｜以｜｜

持重挫鋒伺隙取勝 五代史唐臣傳德威老將常務｜｜以｜人之｜故其用兵常｜｜敵之｜以｜

苻第四 宋史苻彥卿傳彥卿將家子勇略有謀善用兵存審之第四子軍中謂之｜｜｜遼人自陽城之敗尤畏彥卿或馬病不飲齕必嚙而呪曰此中豈有苻王耶

槖中惟圖書衣衾 宋史曹彬傳乾德二年冬伐蜀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而已

猶用鷹犬逐雉兎 宋史楊業傳業幼倜儻任俠善騎射好畋獵所獲倍於人嘗謂其徒曰我他日為將用兵亦｜｜｜｜｜｜｜｜爾

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宋史岳飛傳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

張紅眼 宋史張威傳威初在行伍以勇見稱先充偏裨每戰輒充金人聞其名長憚之臨陣戰酣則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又號張鶻眼

張鶻眼 見上

矮張竹園張 宋史忠義傳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

受圍五年宋閫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俗呼順曰｜｜貴曰｜｜｜｜俱智勇素著諸將所服俾為都統

取緋帛被甲冑以自標顯 遼史耶律鐸軫傳仕統和間性疎簡不顧小節人初以是短之後侵宋分總羸師以從及戰｜｜｜｜｜｜｜｜馳突出入敵陣搭殺甚衆太后望見喜召謂之曰卿戮力如此何患不濟厚賞之由是多以軍事屬任

有光自目中出䫉䫉如流星 遼史高模翰傳會同元年三月敕虎官楊覃赴乾寧軍為滄州節度使田武名所圍模翰與趙延壽聚議往救俄｜｜｜｜｜｜｜｜久之模翰喜曰此天贊之祥遂進兵殺獲甚衆

不持雨具 金史李成傳成在降附諸將中最勇驚號令甚嚴衆莫敢犯臨陣身先諸將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者親視之｜｜｜｜雖沾濕自如也

水星 金史斜卯阿里傳自結髮從軍大小數十戰尤習舟揖江淮用兵無役不從時人以｜｜目之

一啗如百金之賜 金史强伸傳天興元年八月中京人推伸為府簽事甫三日北兵圍之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二馳及所乘馬皆殺之以犒軍士人不過｜｜而得者｜｜｜｜

當自權衡 元史世祖紀日本行省臣遣使來言大軍駐巨濟島至對馬島獲島人言太宰府西六十里舊有戍軍已調出戰宜乘虛擣之詔曰軍事卿等｜｜｜｜之

旗幟畫雙赤月 元史阿术傳遣千戶伯顏察兒率甲騎三百助灣頭兵勢伯顏察兒所將皆阿术牙下精兵｜｜｜｜｜｜衆軍望其塵遽呼曰丞相來矣宋軍識其旗皆遁

黃金周飾卿身 元史牀兀兒傳大德七年秋入朝帝親諭之曰卿鎮北邊累建大功雖以｜｜｜｜｜｜猶不足以盡朕意

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 六韜凡舉兵師以將為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

變化以為紀綱故將有｜｜｜｜｜｜｜｜｜｜｜｜｜｜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

持首授柄持柄授刃 六韜君入廟內西面而立將入廟內北面而立君親操鉞｜｜｜將其｜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將其｜曰從此下至地者將軍制之

禮將 六韜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搖扇雨不張蓋名曰｜｜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

力將 見上 **止欲將** 見上 **立表清道** 六韜大將設營而陣｜｜｜｜｜而待諸將吏至者按其先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俱集三軍俱至并力合戰

順人以利陣 逸周書吉禮左還順地以利本武禮右還順天以利兵將居中軍｜｜｜｜｜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兩爭曰弱三

和曰彊 見上 **三和曰彊** 見上 **四海之內視如家室** 諸葛亮心書將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其奸伺其禍為衆所服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詞密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慮勇而能鬬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惜人飢寒此萬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慎一日誠信寬大閑於理辭此十萬人之將仁愛洽於下信義服隣國上曉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此天下之將

一日萬里 蘇鶚杜陽雜編吳元濟之亂淮西以宰臣裴度為元帥及對於殿上曰偽蔡稱兵朕於擇帥甚難其人也且安天下用將帥如造大舟以越滄海其功則多其成則大｜｜｜｜無所不屆若乘一葉而蹈洪波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托元老以推狂寇真謂一日萬里矣

把淺 馬令南唐書義死傳每歲淮水淺涸分兵屯守謂之｜｜

龍圖老子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宋范文正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帥邠延涇慶四郡威德著聞夷夏聳服屬戶蕃部卒稱曰｜｜｜｜至於元昊亦以是呼之

狄天使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為延州指使是時西邊用兵公以才勇智略頻立戰功常披髮面銅具馳突賊圍敵人畏懾無敢當者公識度宏遠士大夫翕然稱之而尤為韓公范文正公所深知稱為國器文正以春秋漢書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公於是博覽書史通究古今已而立大功登輔弼書史策配享宗廟為宋名將天下稱其賢公初為｜｜州指使後顯貴天下獨呼公為｜｜為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申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 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四

武功部三

士卒

管子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丨丨三十人奉車兩 扶身士 管子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箸以水齊管子有丨丨之丨五萬人以待戰於曲箸大敗越人 口滿用手滿錢 管子湩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銅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丨丨丨丨丨非大父母之讎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 下通

管子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為下陳處師為丨丨謂之役夫 國爪 墨子兵者丨之丨也 嬰兒愛子 孫子視卒如丨丨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丨丨故可與之俱死 壯男一軍 商子丨丨為丨丨為丨丨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此之謂三軍也 齊疾而均速若飄風 商子楚國之民丨丨丨丨丨丨丨練銳 吳子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為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之丨丨也 畏我侮敵 尉繚子夫民無兩畏也丨丨丨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 陷銳 韓非子夫進而擊趙不能敢退而攻韓弗能拔則丨丨之卒懟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 技擊 荀子齊人隆丨丨其技也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

小敵義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

武卒 荀子魏氏之丨丨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粮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後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

五甲首而隸五家 荀子秦人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阨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丨丨丨丨丨丨丨是最為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賃市傭而戰之 荀子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出丨丨丨丨丨丨幾矣

武人 呂氏春秋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乃賞軍率丨丨於朝

軍衆心一 呂氏春秋凡丨欲其丨也丨欲其丨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民之重令也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不可搖動物莫之能動若此則敵胡足勝矣

精士練材 呂氏春秋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丨丨丨丨

利趾 呂氏春秋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丨丨者三千人以為前陣

五兩 呂氏春秋晉文公造丨丨之士五乘銳卒千人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埤東衛之敵尊天子於衛雍丨兩技也

廝輿 呂氏春秋善用兵者諸邊之內莫不與鬬雖丨丨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勢使之然也

亭公弩父 揚子楚東海之間亭父謂之丨丨卒謂之丨丨

作師 國語天子丨丨公師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

旅賁 國語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丨丨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

君子六千人為中軍 國語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丨丨丨丨丨丨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

水犀之甲億三千 國語今夫差衣丨丨丨丨者丨

奮擊百萬 戰國策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丨丨丨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

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 戰國策秦中士卒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

五家之兵 戰國策齊車之丨丨丨丨丨疾如錐矢良丨丨丨丨丨疾如風雨戰如雷電解如風雨

大卒 史記周本紀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丨丨馳帝紂師

一以當十 史記項羽紀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丨丨丨丨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

老弱未傅 史記項羽紀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丨丨丨丨悉詣滎陽復大振按漢書注傅著也言著名給徭役也

執盾隊史 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棘丘以丨丨丨丨前元年從起碭破秦以治粟內史入漢以上郡守擊定西魏地功侯

中涓騎 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樂成以丨丨丨從碭中為騎將入漢定三秦侯以都尉擊籍屬淮嬰殺龍且更為樂成侯千戶

騁 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柏至以丨丨籍侯千戶漢表師古曰二馬曰騁騁為並兩騎為軍翼也說讀曰稅說衛謂軍行止舍主為衛也

說衛 見上

習流 史記越世家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

曰可矣乃發丨丨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

教士 見上 **諸御** 見上 **材官**

引彊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勃以織薄曲為生常為人吹簫給喪事丨丨丨丨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

選以飽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甲堅以新士丨丨丨

百金之士 史記李牧傳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丨丨丨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

彀者 見上 **蹶張** 史記張蒼傳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丨丨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

佽飛射士羽林孤兒 漢書宣帝紀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丨丨丨丨丨丨丨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注服虔曰周時度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之佽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如淳曰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今從軍

漢儀注羽林從官七百人

豬突豨勇 漢書食貨志作貨布後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丨丨丨

遊弩往來什伍俱前 漢書李牧乘傳今大王還兵疾丨丨丨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

羽林黃頭 漢書收乘傳歸尚得十年不然漢知吳有春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丨丨丨丨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按史記邵通傳以櫂船為黃頭郎無以明黃頭之為士卒也故不錄此云羽林黃頭則黃頭蓋水軍矣

奇材劍客 漢書李陵傳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丨丨丨丨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

扼虎 見上

六郡良家子 漢書趙充國傳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始為騎士以丨丨丨丨丨善騎射補羽林

迹射 漢書馮奉世傳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丨丨丨佽飛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彖嗟種方急遣

虎牙五威兵 漢書王莽傳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洛陽與司徒王尋發衆郡兵百萬號曰丨丨丨丨丨

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 後漢書光武帝紀七年三月丁酉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丨丨丨丨丨丨丨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注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立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旄頭 後漢書光武帝紀賜東海王彊虎賁丨丨鐘虡之樂注漢官儀曰舊選羽林為旄頭被髮先驅魏文帝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梓樹化為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使先驅

緹騎 後漢書安帝紀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丨丨營士各有差注續漢志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緹赤黃色

突騎天下精兵 後漢書景丹傳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蘇郎兵迎戰漢軍退邵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者縱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丨丨丨丨丨丨丨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

如虎如螭 後漢書杜篤傳首策之臣運籌出奇虓怒之旅丨丨丨丨丨

積射 後漢書南匈奴傳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徵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丨丨緣邊兵注漢有迹射士言尋迹而射之積亦與迹同古字通也

門闌走卒 後漢書明帝紀勞賜縣掾史及丨丨丨丨注續漢志曰五伯鈴下侍閤門闌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

虎豹騎 魏志曹真傳常獵為虎所逐顧射虎應弦而倒帝壯其鷙勇使將丨丨丨

賓叟青羌 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曰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王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

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

行裝就隊 吳志朱然傳雖世無事每朝嚴鼓兵在營者咸｜｜｜｜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

解煩兵 吳志張溫傳權下令曰前任溫董督三郡指揮支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棨戟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繞帳帳下｜｜五千人付之

四部司馬 晉書惠帝紀發王公奴婢手書給兵廩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號為｜｜｜｜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命所至一城而已

渴賞 晉書孫楚傳｜｜之士鋒鏑爭先

樂屬 晉書會稽王道子傳元顯生殺自已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按元顯道子

北府兵 晉書劉牢之傳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

發揚州

奴 晉書王敦傳帝以劉隗為鎮北將軍戴若思為征西將軍悉｜｜｜｜為兵外以討敵實禦敦也

壬午兵 晉書張昌傳好論攻戰儕類咸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潛遁半年聚黨數千人盜得幢麾詐言臺遣其募人討流會壬午詔書發武勇以赴益土號曰｜｜｜

絳頭毛面挑刀走戟 晉書張昌傳新野王歆上言妖賊張昌劉尼妄稱神聖犬羊萬計｜｜｜｜｜｜｜｜其鋒不可當

投鞭斷流 晉書苻堅載記以吾之衆｜｜於江足｜其｜

君子營 晉書石勒載記元海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為｜｜｜

鮮卑具裝虎班突騎 宋書武帝紀使寧朔將軍索邈領｜｜｜｜｜｜千餘匹皆被練五色自淮北至於新亭

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 宋書

剿恩傳剿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高祖征孫恩縣垂為征民充乙士使伐馬翁恩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蜀於地歎曰｜｜｜｜｜｜｜｜高祖聞之即給器仗恩大喜｜｜

傳時張保水軍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並｜｜｜｜自相要結擊水軍應時摧陷斬張保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為臺軍所破案景素宏子

樓煩白羽漁陽墨騎 宋書沈攸之傳｜｜｜投牽成岳｜｜｜浴鐵為羣

三齊射手 齊書高帝紀楊運長領｜｜｜七百人引彊命中故賊不得逼城

引彊命中 見上

精手 齊書高帝紀王蘊將數百｜｜帶甲赴粲案粲表粲

張弓拔白 齊書東昏侯紀又虛設鐵馬齊仗千人皆｜｜｜｜出東掖門稱蔣王出盜敬則招集｜｜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選為尚書令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乃率實甲萬人過浙江

實甲 見上

荷敵塵末 齊書丘巨源傳詎其｜｜｜皆是白起操牘事始必非魯連邪

蒼頭犀角大力 陳書蕭摩訶傳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敵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

僧騰客 南史侯景傳景土山成城內土山亦成以太府卿韋黯守西土山左衛將軍柳津守東土山山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捍以烏笪山峰相近募敢死士厚衣袍鎧名曰｜｜｜配二山交矟以戰鼓叫沸騰昏旦不息

營戶 魏書孝文帝紀沃野統萬二鎮勑勒叛詔太尉隴西王源賀追擊至柏軍滅之斬首三萬餘級徙其遺迸於冀定相三州為｜｜

見兵三等 魏書孝文帝紀中外戒嚴分京師｜｜為｜｜第一軍出遣第一兵二等兵亦如之

小統 魏書曲陽侯素延傳以｜｜從太祖征討諸部初定并州為刺

史

李公騎　魏書李瑒傳隋蕭寶夤西征以瑒為統軍假寧遠將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夤見瑒至乃拊瑒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丨丨

十二丁兵　周書武帝紀改八丁兵為丨丨丨丨率歲一月役

遊軍二十四部　周書宇文貴傳除都督益潼等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就加小司徒先是蜀人多劫盜貴乃召任俠傑健者署為丨丨丨丨丨令其督捕由是頓息

黃龍兵　周書尉遲迥傳迥別統萬人皆絲巾錦襖號曰丨丨

丨百保　隋書食貨志文宣受禪多所創革六坊之內徙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丨丨

哮闞　隋書柳莊傳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之徒並一時之雄傑也及據要害之地擁丨丨之羣功業莫建而禍不旋踵

婦人補果毅　舊唐書肅宗紀許叔冀奏衛州丨丨侯四娘滑州婦人唐四姑某州婦人王二娘相與插血請行軍討賊皆丨丨丨丨

銀刀雕旗　舊唐書懿宗紀初王智興得徐州召募兇豪之卒二千人號曰丨丨丨門鎗挾馬等軍番宿衙城自後寢驕節度使姑息不暇田牟鎮徐日每與驕卒雜坐酒酣撫背時把板為之唱歌其徒日費萬計每有賓宴必先厭食飲酒祁寒暑雨庖酒盈前然猶諠譟邀求動謀逐帥

此八千人可當百萬　舊唐書程知節傳後依李密署為內軍驃騎時密於軍中簡勇士尤異者八千人隸四驃騎分為左右以自衛號為內軍自云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餓狼軍　舊唐書馬燧傳汴州大將李靈耀反遣銳兵八千號為丨丨燧獨引軍擊破之

銳衙兵　舊唐書田承嗣傳授魏博節度使承嗣不習教義沉猜好勇雖外受朝旨而陰圖自固重加稅率修繕甲兵計戶口之衆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壯從征役數年間其衆十萬仍選其魁偉強力者萬人以自衛謂之丨丨

義兒　舊唐書高開道傳開道親兵數百人皆勇敢士也號為丨丨

娘子軍　舊唐書平陽公主傳時公主引精兵萬餘與太宗軍會於渭北與紹各置幕府俱圍京城營中號曰丨丨丨丨

飛騎　舊唐書姜謩傳因太宗選趫捷之士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營以充仗內宿衛名丨丨

飛龍小兒　舊唐書王鉷傳鉷與國忠共討綽綽下人曰勿損大夫下人國忠為劒南節度使有隨身官以白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須臾驃騎大將軍內侍高力士領丨丨丨甲騎四百人討之綽為亂兵所斬擒其黨善射人韋琛等以獻

百騎千騎　舊唐書王毛仲傳初太宗貞觀中擇官戶蕃口中少年驍勇者百人每出遊獵令持弓矢於御馬前射生令騎豹文鞾著畫獸文彩謂之丨丨至則天時漸加其人謂之丨丨

曳落河　舊唐書房琯傳琯之出師戎務一委於李揖劉秩秩等亦儒家子未嘗習軍旅之事琯臨戎謂人曰逆黨丨丨雖多豈能當我劉秩等

挽硬隨身　舊唐書李錡傳錡增置兵額選善弓矢者聚之一營名曰丨丨丨丨以胡奚雜類虬鬚者為一營名曰蕃落健兒

蕃落健兒　見上

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舊唐書張弘靖傳充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從事肯韋雍張宗厚數輩復輕肆嗜酒常夜飲醉歸燭火滿衢前後呵叱薊人所不習之事又雍等詬責吏卒多以反虜名之謂軍士曰今天下無事汝輩丨得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軍中以意氣自負深恨之

江淮弩士　舊唐書程知節傳後依李密署東侵連陷陳留雍丘頓軍寧陵期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命栖曜將強弩數千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幄希烈驚曰丨丨丨丨丨入矣遂不敢東犬洄曲其部下乘驃即戰號丨丨最為勁悍官軍嘗營備之

驃子軍　舊唐書劉沔傳蔡將有董重質者守

父子軍　唐書兵志高祖以義兵起太原

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瘠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使其子弟代謂之｜｜｜

平射 唐書侯仲莊傳僕固懷恩以朔方反仲莊為都將訓兵自守號為｜｜人畏其鋒

六院 唐書李愬傳｜｜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

青州弩手宣潤兵甲 唐書杜牧傳今若以忠武武寧兩軍益｜｜五千｜｜｜二千道緣而入不數月必寢賊巢

黃頭軍 唐書王式傳忠武戍卒服短後褐以黃冒頭號｜｜

聲擔讙豎 唐書李愬傳涇師叛觀適番上即領兵千餘扈德宗奉天詔盡察諸軍並飭誰邏募增五千人｜｜｜士氣益振

官健 唐書張萬福傳韋元甫將厚賞士萬福曰｜｜坐仰衣食今一小頃之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

飛雪將 唐書杜中立傳舊傜車三千乘歲輒鹽海濱民苦之中立置｜｜｜數百人具舟以載自是民不勞軍食足矣

疾雷將 唐書鄭畋傳為鳳翔隴西節度使募銳兵五百號｜｜境中盜不發發輒得

黑雲都 唐書楊行密傳有銳士五千衣以黑繒黑甲號｜｜

定南刀 唐書楊行密傳行密吝業吃兵平江為三壁殷將許德勳以銳卒號｜｜夜襲業奪三壁皆破禽業掠上高唐年而去

鵶兒 唐書高仁厚傳初事劍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為營使敬瑄遣黃頭軍部將李鋋羣咸以兵五萬五千戍興平數敗巢軍賊號蜀兵為｜｜每戰輒戒曰毋與鵶兒鬬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選卒二千使仁厚將而東

射生子弟 唐書李寶臣傳為安祿山射生從入朝留為｜｜｜｜出入禁中

夜飛將 唐書劉從諫傳從諫妻弟裴問守邢州有募兵五百號｜｜｜多豪富之子

帳前銀鎗 五代史唐本紀十二年魏州軍亂賀德倫以魏博二州叛於梁來附王入魏州行至永濟誅其亂首張彥以其兵五百自衛號｜｜｜軍

橫衝都 五代史唐本紀太祖以嗣源所將騎五百號｜｜

定霸都 五代史雜傳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黥其面文曰｜｜得二十萬人

土團軍 五代史雜傳雷滿為人光悍矯勇文身齒髮唐廣明中湖南饑盜賊起滿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等聚諸蠻數千獵於大澤中乃擊鮮釀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五長號｜｜

雁子都 五代史雜傳鄆州朱瑾募其軍中驍勇者黥雙雁於其頰號｜｜數百人號落雁都以朱漢賓為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以為朱落雁

朱落雁 見上

鷹子都 五代史雜傳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

剩員 宋史兵志建隆二年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升為上軍老弱怯懦置之｜｜以處之詔諸州長吏選所部送都下以補禁旅之缺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其後代以木

杖為高下之等散給諸州軍委長吏都監等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以送闕下

鐵鷄子 宋史李顯忠傳夏人以｜｜｜軍來顯忠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揉踐無處萬人獲馬四萬匹

紫茸細軍 宋史虞允文傳亮有｜｜不臨陣恒以自衛

班聲如雷江水如沸 宋史余玠傳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聲止圍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按夔王夔

赤心隊 宋史忠義傳劉晏字平甫嚴州人入遼舉進士為尚書郎宣和四年帥衆數百來歸授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東兵號｜｜

石手軍 宋史忠義傳陳文龍字君貴以黃恪前守漳有恩信辟為參謀官按兵泉州使

悛入招撫之悛至民皆頓首謝罪與化有丨丨丨者能擲石中人議者以其不足用罷之石手軍亦畔復命文龍為知軍平之

項鷂子 宋史忠義傳項德婺州武義人郡之禁卒也宣和間盜發幇源明年陷婺而邑隨沒德率敗亡百人破賊自二月訖五月前後俘馘不可勝計賊目為丨丨丨

潑喜 遼史西夏傳有砲手二百人號丨丨

勇健者號撞令郎

撞令郎 見上

阿里喜 金史兵志士卒之副從曰丨丨丨

毛葫蘆 元史順帝紀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葫蘆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為軍免其差役令討賊自効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丨丨丨故以名之

生券熟券 元史兵志調襄陽府丨丨軍六百人丨丨軍四百人由京兆府鎮戍鴨池命金州招討使欽察部領之

軍市 元史王慶端傳暇則俾士卒為丨丨自相懋遷

開閤人情 六韜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丨丨丨丨觀敵之意以為間諜

螳螂武士 六韜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丨丨丨丨共載可以擊縱橫敗強敵

開敦閭伯 逸周書五五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居前曰丨一卒居後曰丨左右一卒曰丨四卒成衛曰丨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

七萃 穆天子傳乙酉天子北升於口天子北征犬戎犬戎口胡觴天子於當水之陽天子乃樂曰賜丨丨之士戰

漁獵手 溫大雅創業起居注讓所部兵並齊濟間丨丨之丨

剛天下 宋祁筆記剛四肢者骨也剛大厦者棟也丨丨丨者兵也

赤老 江休復鄰幾雜志都下鄙俗目軍人為丨丨莫原其意緣尺籍得此名耶狄青自延安入樞府逃者累日不至問一路人不知乃狄子也既云未至因謾罵曰迎一赤老累日不來士人因呼為赤樞

文身薹黑衣裝詭異 張唐英蜀檮杌瑤字伯玉長葛人從建入蜀勇猛善格鬬建初在韋昭度幕府其兵皆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家

皆稱鬼兵稱瑤為鬼魅按瑤徐瑤

拔山凌波 馬令南唐書後主書八年春閱民為師徒昇元初均量民田以定科賦自二緡以上出一卒號義師中有別籍分居又出一卒號新擬生軍民有新置物產者亦出一卒號新擬軍又於客戶內有三丁者抽一卒謂之團軍後改為丨丨軍使物力戶為帥以統之保大中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端午官給綵緞俾兩兩較其遲速勝者加以銀椀謂之打標舟子皆籍其名至是盡蒐為卒謂之丨丨軍又率民間傭奴贅壻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能自備繒帛兵器招集無賴亡命謂之自在軍又括百姓自老弱外能披堅執銳者謂之排門軍併屯田白甲之類凡一十三等皆使捍敵守把

行陳

顏行 管子士爭前戰為丨丨不偷而為用

循環無端 孫子奇正相生如丨丨之丨丨

紛紜

渾沌 孫子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

正正之旗堂堂之陣 孫子無邀丨丨丨丨無擊丨丨丨丨

好高惡下貴陽賤陰 孫子凡軍丨丨而丨丨丨丨而丨丨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如率然 孫子故善用兵者譬丨丨丨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止如斬足行如流水 商子勝荊人於城濮三軍之士丨之丨丨丨丨之丨丨丨三軍之士無敢犯禁者

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

鵰鶡鷹鳶為旗幟 列子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凡以力使禽獸者也

鶴列 莊子君亦必無盛丨丨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

制以五行 鶡冠子兵有符而道有驗備必豫具慮必早定下因地利丨丨丨丨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營軍陳士

不失其宜五度既正無事不舉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吳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天竈者大
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退如山移進如風雨吳子深溝高壘守以強弩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鴈行韓非子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丨丨以嚮秦軍於關下矣圜居方正
荀子丨丨而丨丨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按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若盤石見上角推見上
鸞舉麟振鳳飛龍騰淮南子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元運進退屈伸不見朕埊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饑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
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四方如繩淮南子故前後正齊丨丨丨丨出入解續不相越凌翼輕
邊利或前或後離合聚散不失行伍此善修行陣者也百人為徹行萬人為方陣

國語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丨丨以丨丨丨百行行頭皆官師
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為丨丨
以丨丨丨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旗丹
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設右為牝益左
為壯國語凡陳之道丨丨以丨丨丨丨以丨丨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營衛史記五帝紀遷
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丨丨試以婦人史記孫子傳孫子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
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丨丨丨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四百八十人
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

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
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
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
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外君命有所不
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
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三令五申見上背水
陳史記淮陰侯傳信乃使萬人先行出丨丨丨甬道史記項羽紀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
其南築丨丨而輸之粟圍陣外嚮漢書項籍傳引其騎因四隤山而為丨丨丨丨漢騎圍之數重

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漢書李陵傳陵引士出營外為陣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丨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壍壘木樵漢書趙充國傳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
保為丨丨丨丨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鬭具集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魚鱗陳漢書
陳湯傳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丨丨丨長轂雷野高鋒彗雲後漢
書光武帝紀贊尋邑百萬貔虎為羣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軍陣立成後漢書耿秉傳秉性勇壯而簡
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丨丨丨丨士卒皆樂為死列輕騎
為左右翼後漢書段熲傳建寧元年春熲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
戰於逢義山敵兵盛熲衆恐熲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彊弩丨丨丨丨丨丨丨激怒兵將曰今家

去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大呼衆皆應聲騰起頭馳騎於傍突而擊之敵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

偃月營　魏志楊阜傳馬超擊隴上郡縣阜使從弟岳於城上作｜｜｜與超接戰

八陣圖　蜀志諸葛亮傳推演兵法作｜｜｜

圍落　晉書宣帝紀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盡而｜｜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

縛草為人　晉書王濬傳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鏁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鏁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

作火炬　見上

鼓聲聞數百里　晉書陸機傳列軍自朝歌至於河橋｜｜｜｜｜｜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

依八陣圖作偏箱車　晉書馬隆傳隆｜｜｜｜｜｜｜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

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　晉書周訪傳愍帝以侍中第五猗為征南大將軍監荊梁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率杜曾咸震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旂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又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乃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乃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勑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

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

沸河動地　晉書劉曜載記曜自隴長驅至西河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鐘鼓之聲｜｜｜｜

以長矟鉤刃為方圓大陣　晉書苻登載記每戰｜｜｜｜｜｜｜｜｜｜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敵

人自為戰　見上

勾鏁法　晉書呂光載記敵便弓馬善矛矟鎧如連鏁射不可入以革索為羂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為｜｜之｜精騎為游軍彌縫其闕戰於城西大敗之

游軍彌縫

其闕　見上

卻月　宋書朱超石傳高祖乃遣白直隊主丁旿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為｜｜陣兩頭抱河

函箱陣　宋書柳元景傳元景令將軍魯元保守函谷關賊衆既盛元保不能自固乃率所領作｜｜｜多列旗幟緣險而還

馬止營合未嘗參差　宋書宗越傳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

白羽咽川霜鋒照野　宋書鄧琬傳｜｜｜｜｜｜｜｜金聲振谷鳴鼙聒天

晨離奪暉平原掩色　梁書元帝紀董率皐貔躬擐甲冑霜戈照日則｜｜｜｜龍騎蔽野則｜｜｜｜信與江水同流氣與寒風俱憤

七步三重　梁書元帝紀止紂｜｜圍項｜｜轟然大潰羣凶四滅

長塹鹿角　梁書韋叡傳叡於景中營前二十里夜掘｜｜｜｜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勒諸將為四甄　梁書裴邃傳破魏新蔡郡略地至於鄭城汝潁之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稚

河間王元琛率衆五萬出城挑戰遣丨丨丨丨丨以待之令直閤將軍李祖憐僞遁以引稚稚等悉衆追之四鼓競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稚等奔走閉門自固不敢復出

飛龍騰蛇魚麗之變魏書文成帝紀和平三年十有二月乙卯制戰陳之法十有餘條因大儺耀兵有丨丨丨丨丨丨以示威武

十二陳圖魏書源賀傳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者舊說略採至要為丨丨丨丨以上之顯祖覽而嘉焉

箕張魏書尒朱榮傳時葛榮將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仁軌閉門自守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塢悉被殘略榮啟求討之九月乃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為賊既久橫行河北時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制賊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便縛取葛榮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丨丨而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

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於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騰逐也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悉降

火陣木陣北齊書許遵傳邛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彼為丨丨我為丨丨火勝木我必敗果如其言

雷繞蛇聲霧合星羅周書文帝紀幕府折衝宇宙親當受脤鋭師百萬穀騎千羣裏糧坐甲唯敵是侯義之所在麇軀匪恡況頻有詔書班告天下稱歎逆亂徵兵致伐令便分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趣其要害或襲其巢宅丨丨丨丨丨丨丨而歎違負天地毒被人鬼乘此掃蕩易同俯拾

顧盼則山岳傾頽叱咤則風雲騰鬱隋書煬帝紀凡此衆軍先奉廟畧駱驛引途總集平壤莫非如豺如貔之勇百戰百勝之雄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心德攸同牙爪斯在

騎兵四十隊步卒八十隊隋書禮儀志衆軍將發帝御臨朔宮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丨丨丨丨隊百人置一纛十隊為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皆青絲連明光甲鐵具裝青纓拂建狻猊旗第二團絳絲連朱犀甲獸文具裝赤纓拂建貔貅旗第三團白絲連明光甲鐵具裝素纓拂建辟邪旗第四團烏絲連元犀甲獸文具裝建纓拂建六駁旗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鞞長鳴中鳴等各十八具棡鼓金鉦各二具後部鐃吹一部鐃二面哥簫及笳各四具節鼓一面吳吹篳篥橫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又丨丨丨丨分為四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每隊給青隼蕩幡一丨第二團每隊黃隼蕩幡一第三團每隊白隼蕩幡一第四團每隊蒼隼蕩幡一長矟楯弩及甲毦等各稱兵數

騎陣隋書楊素傳先是諸將與邊戰每見邊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

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丨丨建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

八風營隋書張須陁傳十年賊左孝友衆將十萬屯於蹲狗山須陁列丨丨以逼之復分兵扼其要害孝友窘迫面縛來降

唐公壘北史唐永傳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永所營處至今猶稱丨丨丨也

績帛為狻猊舊唐書朱滔傳田承嗣反與李寶臣李正已等解磁州圍建中二年李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滔與成德軍節度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束鹿滔命偏師守束鹿進圍深州惟岳乃統萬餘衆及田悅援兵圍束鹿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十方陣橫進滔丨丨丨丨丨丨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為驚亂隨擊大破之

天陣地陣人陣舊唐書員半千傳尋又應岳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州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丨丨丨丨丨丨丨各

何謂也半千越次而進曰臣觀載籍此事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地陣山川向背人陣偏伍彌縫以臣愚見謂不然矣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戰高宗甚嗟賞之及對策擢為上第

臨淮遺法 舊唐書郝廷玉傳觀軍容使魚朝恩以廷玉善陣欲觀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伍鳴鼓角而出分而為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嘆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之訓練耳治戎若此豈有前敵乎廷玉悽然謝曰此非末校所長丨丨王之丨丨也太尉善御軍賞罰當功過每校旗之日軍士小不如令必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駐突有心破胆裂者太尉薨愛以來無復校讜之事此不足軍容見賞

四道並引 唐書韋雲起傳會契丹寇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為二十屯屯相聯絡丨丨丨丨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三喻五復之既而統斥一人犯令即斬以徇於是突厥首長入謁者皆膝而進莫敢仰視

狹營小舍 唐書田頵傳臺濛率騎渡江為丨丨丨丨覘者以為才容二千人頵輕之不復召兵與戰黃池遇伏大敗

曳柴揚塵 唐書顏杲卿傳乃拜杲卿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履謙常山太守深司馬即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丨丨丨丨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偽刺史傳首常山而樂安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郡諸郡皆自圖杲卿兄弟兵大振

赤白馬為兩陣 五代史唐李紀梁晉相距於栢鄉梁龍驤軍以丨丨丨丨丨丨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

拐子馬 宋史岳飛傳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丨丨丨官軍不能當

數十里如銀壁 宋史劉錡傳金主亮調兵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丨丨丨不斷丨丨丨中外大震

撒星陳 宋史張威傳荊鄂多平廣野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鐵騎一衝吾步騎窮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意創法名丨丨丨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為數十簇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條忽之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

鷙鶚魚麗 宋史宗室子浦傳孝宗嗣位志圖恢復子瀟練兵習為丨丨丨陣上觀於便殿嘉之賜金帶擢敷文閣直學士移知明州沿海制置使

吞江吸海 元史郝經傳游騎上下丨丨丨丨丨殿下或處一軍為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

東西運衡 元史郝經傳三道並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四為正

地風雲龍虎鳥蛇 握奇經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四為奇餘奇為握機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天衡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圍地局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塵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其中張翼以進鳥翼兩傍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兩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

餘奇握機 見上

虎翼蛇蟠飛龍鳥翔 見上

四武衝陣 六韜武王曰敵人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後烟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為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為丨丨丨丨張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鳥雲之陣陰陽皆備 六韜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為敵所據山之下則為敵所因既以被山而處必為丨

丨丨丨丨丨丨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

右備山之左敵所能陵者兵備其表**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六韜凡用兵之大要當敵

臨戰必置衝陣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為鳥雲之陣此用兵之奇也所謂鳥雲者丨丨丨丨丨丨者也

合籠六韜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既衆且武車騎翼我兩傍躐我前後吾三軍恐怖

亂敗而走為之柰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為行馬木蒺藜置牛馬隊伍為四武衝陣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

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丨丨人掭行馬進步闌車以為壘推而前後立而為屯材士強弩備吾左右然後令三

軍皆疾戰而不解**雲布風行**通周書陣若丨丨侵若丨丨輕車翼衝在戎二方我師之窮靡人不

則**赤白相映若花園**温大雅創業起居注營壁城壘幡旗四合丨丨丨丨丨丨丨

九軍方七軍圓沈括補筆談風后八陣大將握奇處於中軍則并中軍為九軍也唐李靖以兵少難

分九軍又改制六花陣并中軍為七軍予按丨丨乃丨法丨丨乃丨法也算術方物八裹一蓋少陰之數并其

中為老陽圓物六裹一乃老陰之數并其中為少陽此物之定行真數不可改易者既為方圓二陣勢自當如

此九軍之次李靖之後始變古法為前軍右虞候軍右軍中軍左虞候軍後軍揚奇備伏先鋒踏白皆在陣外

跳盪弩手其人皆在軍中**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沈括補筆談熙寧中使六宅使郭固等討

論九軍陣法著之為書頒下諸帥府副藏祕閣固之法九軍共為一營陣以駐隊遶之若依古人法占地二步

馬四步軍中容軍隊中容隊則千萬人之陣占地方十里餘天下豈有方十里之地無丘阜溝澗林木之礙者

兼九軍共以一駐隊為籬落則兵不復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則死此正孫武所謂縻軍也有言陣法有面

面相向背背相承之文國不能解乃使陣間士卒皆側立每兩行為巷令面相向而立雖文應古說不知士卒

側立如何應敵上疑其說使予再加詳定予以謂九軍當使別自為陣雖分列左右前後而各占地利以駐隊

外向自遶縱越溝澗林薄不妨各自成營金鼓一作則卷舒合散渾渾淪淪而不可亂九軍合為一大陣則中

分四衢如井田法九軍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丨丨丨丨丨丨丨上以為然親舉手曰譬如此五指若共為

一皮包之則何以施用遂著為令今營陣法是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四

武功部四

克捷

積衆勝無非義管子大勝者||||||者焉可以為大勝大勝無不勝也勝從於適管子兵之||||注適和也所謂師克在和也殷若壞牆鶡冠子出實觸虛禽將破軍發如鏃矢動如雷霆暴疾擣虛|||一勝者帝吳子能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威行於冠帶之國韓非子名陵之事削軍破

兵四布於天下|||||||若撥麷荀子午其軍取其將|||烏獲與焦僥搏荀子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也振槁荀子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然卵投石指撓沸荀子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順刃者生蘇刃者死荀子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犇命者貢崩山破潰呂氏春秋勇則能決斷能決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別辨霣墜若鷙鳥之擊也搏攫則殪中木則碎搏攫殪中木碎見上二京呂氏春秋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大國朝小城下淮南子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鞍鼓不振

塵旗不解卷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必|||必|流血成川沸萃如雷戰國策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抗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使秦業帝一勝而霸戰國策昔者秦穆公||於韓原||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刺蜚戰國策用兵如||注蟲名喻易也振兵釋旅史記周本紀偃干戈||||示天下不復用也乘勝逐北史記高祖紀當是時秦兵強常||||諸將莫利先入關非人之力天之福史記酈生傳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按漢書蚩尤作黃帝斬捕過當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

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首虜||歷五王國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遬濮涉狐奴|||輜重人衆懾慴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過焉支山見上封狼居胥山禪姑衍登臨翰海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比車耆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於||||||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逴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天子大凱史記主父傳天下既平|||||注大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不戰而耘史記東越傳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

頭至謝罪｜｜｜｜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

縣頭槀街 漢書陳湯傳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蠻夷邸閣

縣旌萬里之外 漢書陳湯傳遂陷康居屠五重城寡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

薦功告類 漢書陳湯傳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宗廟｜｜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

吉語 漢書陳湯傳湯知烏孫兵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詔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燕然刻石 後漢書和帝紀夏六月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南單于出滿夷谷與北匈奴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追至和渠北鞮海竇憲遂登｜｜山｜｜勒功而還

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後漢書劉盆子傳赤眉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崤底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

奮翼龜池 後漢書馮異傳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為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宏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宏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令使諸將屯龜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宏不從宏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宏宏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為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

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執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

功難於信 後漢書耿弇傳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衆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衆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劫敵其｜乃｜｜｜也又田橫亨鄜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建隆竭 後漢書竇憲傳封神丘兮｜｜｜注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竭竭也協韻音其例反

鼓洪爐燎毛髮 後漢書河邪傳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耳

烈風掃枯葉 後漢書鄭太傳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猶以｜｜｜彼｜

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 魏志賈詡傳注九州春秋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

七縱七禽 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並所服

募生致之既得使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赤壁燒營 吳志周瑜傳瑜進曹公遇於｜｜｜瑜部將黃蓋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岸上｜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

短簫之樂 晉書樂志其有｜｜｜者則所謂王師大捷令軍中凱歌者也

不覺屐齒之折 晉書謝安傳元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按元謝安兄子

風聲鶴唳皆為王師 晉書謝玄傳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為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以｜｜｜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萬餘

梟鳴牙中 晉書張重華傳以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於｜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按艾謝艾秋麻秋

觸髏臺 晉書赫連勃勃載記傉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勒衆逆擊大敗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以為京觀號｜｜｜

八道俱攻一日即拔 宋書沈慶之傳慶之從弟法系討蕭簡於廣州初世祖先遣鄧琬圍簡唯治一攻道法系至曰宜四面並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慮功不在己不從法系曰更相守五十日日盡又不克乃從之｜｜｜｜｜｜｜｜新蕭簡廣州平封庫藏付鄧琬而還

士民無遺筋委粒之歎 宋書劉勔傳論吳漢平蜀城內流血雲課而其後無聞於漢陸抗定西陵巿氏禍及嬰孩而機雲為戮上國劉勔克壽春｜｜｜｜｜｜｜｜莫不扶老攜幼歌唱而出重圍美矣

一日破十二壘 齊書高帝紀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及東諸郡皆起兵明帝加太祖輔國將軍率衆東討至晉陵與賊前鋒將程扞孫曇瓘等戰｜｜｜賊｜｜｜分軍定諸縣

捧海澆螢烈火消凍 齊書陳顯達傳信次之間森然十萬飛旍咽於九派列艦迷於三川此蓋｜｜｜｜｜｜｜耳

捧崑崙而壓卵傾渤海而灌熒 梁書元帝紀方駕長驅百道俱入夷山殄谷充原蔽野扶輈曳牛之侶拔距碌石之夫騎則逐日追風弓則吟猿落鴈｜｜｜｜｜｜｜｜｜｜｜｜如駟馬之載鴻毛若奔牛之觸魯縞以此衆戰誰能禦之

解五牛於冀州

秣六馬於譙郡 梁書元帝紀以豉是之地抗拒九戎一旅之師翦滅三叛坦然大定御輦東歸｜｜｜｜｜｜｜｜｜｜｜緬求前古其可得歟

此獲復與熊耳山等 梁書韋叡傳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為水軍值淮水暴長叡即遣之鬭艦競發皆臨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見橋絕脫身遁去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為囚奴猶數十萬所獲軍實牛馬不可勝紀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高祖遣中書郎周捨勞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

千兵萬馬避白袍

梁書陳慶之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陽童謠曰名師大將莫自牢｜｜｜｜｜自發鉦縣至於洛陽十四旬辛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

一月中獲十二城 陳書周吳傳隨都督吳明徹北討所向克捷｜｜之｜｜｜｜｜

周武以甲子勝 魏書道武帝紀皇始二年九月賀驎饑窮率三萬餘人出寇新市甲子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其義云何對曰昔紂以甲子亾兵家忌之帝曰紂以甲子亾｜｜不｜｜｜｜｜子崇無以對

勲高三捷 魏書宗室鑒傳蕭衍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內附鑒遣淮陽太守吳泰生率兵千餘赴之衍淮陰援軍已來斷路泰生屢戰破之乘勝而進遂剋角城世宗詔鑒曰知推角城威謀展稱良以欣然此城襟帶淮滸川路衝要自昔經筭未能剋之蛾固積紀每成邊害將軍淵規潛運妙略克宣關境剋城功著不日據要扼喉津徑勢阻可謂｜｜｜

甲不去身頻致九捷 魏書傳豎眼傳豎眼既出梁州衍冠軍將軍勾道侍梁州刺史王太洪等十餘將所在扼塞豎眼三日之中轉戰二百餘里｜｜｜｜｜｜｜｜土民統軍席廣度等處處邀擊斬太洪及衍征虜將軍楊伏錫等首張齊引兵西退遂奔葭萌蜀民聞豎眼復為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以東民皆寧業

雙兎碑 魏書介朱榮傳初榮之將討葛榮也軍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兎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弦而斃三軍咸悅及破賊之後即令立碑於其所號｜｜｜

武士共歌蘭陵王入陳 北齊書蘭陵王孝瓘傳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并州刺史宇文氏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為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進入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為識長恭免冑示之而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謠之為｜｜｜｜｜｜是也

裁柳七千 北史周文帝紀軍渭南時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所準當時兵人種樹一株｜｜｜｜根以旌武功

聲將動瓦氣欲吞沙 舊唐書傅宗紀李克用率勵驍雄整齊金革叫噪而｜｜｜｜｜暗鳴而｜｜｜｜

風雲作氣草木成形 舊唐書昭宗紀李克用代漢強宗陰山貴族呼吸而｜｜｜｜指揮而｜｜｜

轉丸沃雪 舊唐書哀帝紀梁王躬臨號虎收復荆襄投峴首若｜｜平荆門如｜｜

會衆書勞 舊唐書職官志凡大將出征皆告廟授鉞辭齊太公廟訖不宿於家臨軍對冠士卒不用命並得專行其罰既捷及軍未散皆｜｜而｜｜與其費用乃告太廟元帥凱旋之日皆使郊勞有司先獻捷於太廟又告齊太公廟

驗鼻以表殺賊之多少 舊唐書羅士信傳大業中長白山賊王薄左才伯孟讓寇齊郡通守張須陀率兵討擊士信年始十四固請自効須陀謂曰汝形容不勝衣甲何可入陣士信怒重著二甲左右雙鞬而上馬須陀壯而許之擊賊灘水之上陣纔列士信馳至賊所刺倒數人斬一人首擲於空中用鎗承之戴以畧陣賊衆愕然無敢逼者須陀因而奮擊賊衆大潰士信逐北每殺一人輒割其鼻而懷之及還則｜｜｜｜｜｜｜｜｜也

三箭定天山 舊唐書薛仁貴傳仁貴時九姓有衆十餘萬令騎健數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自餘一時下馬請降仁貴恐為後患並坑殺之史臣清北安撫餘衆擒其偽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三將軍｜｜｜｜｜士長歌入漢關九姓自此衰弱不復更為邊患

戰駐蹕山破陣圖 舊唐書高麗國傳高麗北部傳薩高延壽南部傳薩高惠貞率高麗靺鞨之衆十五萬來援安市城賊中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吾聞中國大亂英雄並起秦王神武所向無敵遂平天下南面為

帝北夷請服西戎獻款今者傾國而至猛將銳卒悉萃於此其鋒不可當也今為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驍雄斷其糧運不過旬日軍糧必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此不戰而取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太宗夜召諸將躬自指麾遣李勣率步騎一萬五千於賊西精為陣長孫無忌率牛進達等精兵一萬一千以為奇兵自山北於狹谷出以銜其後太宗自將步騎四千潛鼓角偃旌幟趨賊營北高峯之上令諸軍聞鼓角聲而齊縱因令所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曰明日午時納降虜於此矣遂率軍而進明日延壽獨見李勣兵欲與戰太宗遥望無忌軍塵起令鼓角並作旗幟齊舉賊衆大懼將分兵禦之而其陣已亂李勣以步卒長鎗一萬擊之延壽衆敗無忌縱兵乘其後太宗又自山而下引軍臨之賊因大潰斬首萬餘級延壽等率其餘寇依山自保於是命無忌勣等引兵圍之徹東川梁以斷歸路太宗按轡徐行觀賊營壘謂侍臣曰高麗傾國而來存亡所繫一麾而敗天佑我也因下馬再拜以謝天延壽惠貞率十五萬六千八百人請降太宗引入轅門延壽等膝行而前拜首請命太宗簡僚薩以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收靺鞨三千三百盡坑之餘衆放還平壤獲馬三萬疋牛五萬頭明光甲五千領他器械稱是高麗國振駭后黃城及銀城並自拔數百里無復人烟因名所幸山為｜｜｜｜領將作造｜｜｜命中書侍郎許敬宗為文勒石以紀其功

上獲中獲下獲 唐書百官志出少擊多曰上陣兵數相當曰中陣出多擊少曰下陣矢石未交陷堅突衆敵曰而敗者曰跳盪殺獲十之四曰｜｜十之二曰｜｜十之一曰｜｜

搴旗先登 唐書程知節傳從破宋金剛竇建德王世充並領左一馬軍總管｜｜｜｜者不一以功封宿國公

整衆山立 唐書王雄誕傳雄誕愛人善撫士能致下死力每破城邑｜｜｜｜無縱毫犯

八遇八克 唐書婁師德傳與虜戰白水澗｜｜｜｜

兵行霧中 五代史唐本紀王謂諸將曰梁人謂我少而新立無能為也宜乘其怠擊之乃出兵趨上黨行至三垂岡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晝暝｜｜｜｜及其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就旋告廟

以氣吞之 五代史唐本紀梁晉相距於柏鄉梁龍驤將軍以赤白馬為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御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夫爾翌日歸吾鹿也莊宗大喜曰御當｜｜｜｜因引鍾飲酹奮擲馳騎犯其白馬挾二裨將而還

刻石點蒼 元史程鉅夫傳雲南省臣言世祖親平雲南民願｜｜｜｜山以紀功德詔鉅夫撰其文

吞二京蚊蚋 郭湜高力士傳元帥廣平王中書令郭子儀驅百萬之熊羆｜｜｜之｜｜不逾旬月收復兩都

露版 封演聞見記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布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蓋自漢以來已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謂不封檢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謂之｜｜者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露版插羽是也

勇力

筋骨秀出於衆 管子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者有則以告

專桃而宜 晏子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掠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豬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

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治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治少不能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遠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治少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子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少亦反其桃挈領而死

一搏豨再搏乳虎見上**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見上**足走千里手裂兕虎**晏子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推侈大戲見上**以人投人以車投車**子華子吾丘鴆年十有五而始以勇力聞鄰畏之能力凌轢天下及其壯佼也四鄰畏之能力凌轢天下

推侈大戲以人投人以車投車子華子吾丘鴆年十有五而始以勇力聞鄰畏之能力凌轢天下及其壯佼也四鄰畏之能力凌轢天下

絕衆尹文子之勇不可與征陣**湯火不避**尹文子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遂怒蛙而軾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蛙而軾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却行劑踵**尸子苦國有名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苦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苦子者獨行焉苦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苦子者獨行焉**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列子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引猶憾其力女折春蠡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能拓國門之關**列子孔子之勁而不肯以力聞**扛鼎**吳子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引足輕戎馬舉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賁之是謂軍命**軍命**見上**樓季之足**韓非子今釋車輿之利損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引引引無時及獸矣**移大犧**呂氏春秋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鄗遂禽引引注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為號**左右滿把不能中**呂氏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慮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女惡能乎吾嘗以引引引江上矣而引引射之引引而引今汝拔劍則不能登則不能登軾汝惡能**抽刀相啖**呂氏春秋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為於是具染而已因引而引至死而止**髮植鬢指**呂氏春秋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撾其頭顱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引目裂引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舟人揚播**見上**兩蛟繞船赴江刺蛟殺之**呂氏春秋荆有次非者得寶劍於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引夾引其引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而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據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焉於是引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執圭**筋力之聖**抱朴子夏育杜回引引也**九上九下**國語衛莊公為右曰吾聞之仕之執圭日之事莫我加也**管莊刺虎**戰國策有兩虎爭人而鬬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若戾獸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鬬小者必亡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叱呼駭三軍**戰國策夏育太史敫引引引而身死於庸夫**軼賁育高成荆**戰國策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嫈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減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引引引引引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

弟無有此為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

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 史記項羽紀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

人馬辟易 史記項羽紀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俱驚｜｜數里

投石超距 史記王翦傳王翦曰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

千人皆廢 史記淮陰侯傳項王喑噁叱咤｜｜｜｜按漢書作意烏猝嗟

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 史記灌夫傳灌孟年老穎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

軍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

騎上下山若蜚 史記淮南王傳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眾皆樂為之用｜｜｜｜｜｜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按被伍被

從落中以劍斫斷纍欲刺虎 漢書李廣傳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上壯之遂救止焉按敢李廣子

捽胡 漢書金日磾傳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注晉灼曰胡頸也捽其頸而投殿下也

奉益 漢書外戚傳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為羽林期門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益授桀桀｜｜雖風常屬車雨下益輒御上奇其材力

彎弓三百觔 後漢書蓋延傳延身長八尺｜｜｜｜｜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

攝幘復戰 後漢書銚期傳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遂大破之

雙帶兩鞬左右馳射 後漢書董卓傳卓膂力過人｜｜｜｜｜｜｜｜

繩索相懸上通天山 後漢書南匈奴傳張耽生勇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為用命遂

｜｜｜｜｜｜｜｜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穫其畜生財物

率眾君 後漢書鮮卑傳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

軍中號曰飛燕 魏志張燕傳燕剽捍捷速過人故｜｜｜｜｜｜

逆曳牛尾 魏志許褚傳褚禦寇汝南偽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行百餘步賊眾驚遂不敢取牛而走

虎癡 魏志許褚傳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

提一雙戟八十觔 魏志典韋傳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為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

策馬刺良萬眾中 蜀志關羽傳袁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於｜｜之｜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

據水斷橋 蜀志張飛傳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

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瞋目橫矛曰身是燕人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

囊足而戰 蜀志馬超傳注典略曰超為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郭援為飛矢所中以｜囊其｜｜｜破斬援首詔拜徐州刺史

一身是膽 蜀志趙雲傳注雲別傳曰曹公軍追至圍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雷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都｜也作樂飲宴至瞑軍中號雲為虎威將軍

猘兒難與爭鋒 吳志孫討逆傳注吳歷曰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也

猛銳冠世 吳志孫策傳評策英氣傑濟｜｜｜覽奇取異志凌中夏

竊隨聲賊 吳志呂蒙傳蒙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為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當｜｜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

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 晉書馬隆傳隆募限｜｜｜｜｜｜｜｜｜｜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

跳高獸身 晉書桓石虔傳有才幹趫捷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皆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於｜｜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

拊牀一呼而盜俱隕 晉書蔡裔傳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入室裔｜｜｜｜｜｜｜｜故浩委以軍鋒焉

飛豹 晉書王彌傳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為｜｜

被甲游水中 晉書杜曾傳少驍勇絕人能｜｜｜於｜｜

勿跋扈付丁旰 宋書武帝紀初諸葛長民貪淫驕橫為士民所患苦公以其同大義優容之劉毅既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誅韓信禍其至矣將謀作亂公克期至京邑而每淹留不進公卿以下頻日奉候於新亭長民亦躡出既而公輕舟密至已還東府矣長民到門引前卻人閑語凡平生於長民所不盡者皆與及之長民甚悅已密命左右壯士丁旰等自幔後出於坐拉馬長民墜牀又於地毆之死於牀側輿尸付廷尉并誅其弟黎民旰驍勇有氣力時人為之語曰｜｜｜｜｜

負象而趨 宋書樂志慶忌孟賁蹈谷超壑張目決眥髮怒穿冠頓熊扼虎蹴豹搏貔氣有餘勢｜｜

能儋負數人 宋書孟龍符傳子係祖歸京都有筋幹異力｜｜｜｜

聳躍數十左右顧盻 宋書宗慤傳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慤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興慰勉慤｜｜｜｜｜｜｜上壯之及行隸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及慤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慤也事平入為左衛將軍

負楯而進直入重柵 宋書孔覬傳時齊王率軍東討劉亮果勁便刀楯朝士先不相悉上亦弗聞唯尚書左丞徐爰知之白太宗稱其驍敢至是每戰以刀楯直盪往輒陷決張永嫌其過銳不令居前賊連柵周亘塘道迫狹將士力不得展亮乃｜｜｜｜｜｜｜｜｜衆軍因之即皆推破

丈夫跳此不渡亦何須活 宋書卜天與傳天與弟天生少為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大阬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渡唯天生墜阬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刺其端使利交橫布阬內史呼等類共跳並畏懼不敢天生曰我向已不渡今者必墜此阬中｜｜｜｜｜｜｜｜｜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曾無留礙衆並歎服

單馬衝突 齊書張敬兒傳敬兒擊湖陽蠻官軍引退蠻賊追者數千人敬兒｜｜在後｜｜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箭中左腋賊不能抗

龍傳盤龍于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虜萬餘騎張
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箸
馳馬奮矟直奔虜素畏盤龍驍名即時披靡時奉叔已
大殺虜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賊
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
｜｜｜｜｜｜虜衆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
以名怖兒畫形辟瘧齊書桓康傳推堅陷陣膂力絕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
｜其｜｜小｜｜其｜以｜｜｜無不立愈拳捷齊書桓康傳宜興｜｜善舞刀楯回旹使十餘人以水交
灑不能著按宜興王宜興回黄回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見上健物齊書
焦度傳師伯啟孝武稱度氣力弓馬並絕人帝名還充左右見度身形黑壯謂師伯曰真｜｜也妝師伯顏師
伯鬬弓四斛力齊書魚復侯子響傳子響勇力絕人｜｜｜｜｜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

下自無觳傷挾輈曳牛拔距礫石梁書元帝紀｜｜｜｜之侶｜｜｜｜之夫騎則逐
日追風弓則吟猿落雁捧崑崙而壓卵傾渤海而灌熒如駟馬之載鴻毛若奔牛之觸魯縞以此衆戰誰能禦
之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梁書韋放傳普通八年高祖遣兼領軍曹仲宗攻渦陽又
以放為明遠將軍帥師會之魏大將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
一軍所杖放令洵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胄又三貫流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
之曰今日惟有死耳乃｜｜｜｜｜｜｜｜於是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軍遂退帶甲據鞍
自朝及夕梁書邵陵王綸傳鍾山之役確苦戰所向披靡羣虜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氣詳贍｜｜
｜｜｜｜｜｜馳驟往反不以為勞諸將服其壯勇宗確綸子執二刀楯左右交度梁書

王神念傳神念少善騎射既老不衰嘗於高祖前手｜｜｜｜｜｜｜｜馳馬往來冠絕羣伍時復有楊華者
能作驚軍騎並一時妙絕高祖深歎賞之驚軍騎見上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
得七跡梁書羊侃傳侃少而雄勇膂力絕人所用弓至十餘石嘗於兗州堯廟｜｜｜｜｜｜｜｜｜
｜｜｜渭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執石人相擊見上反覆游
水中數里陳書周文育傳年十一能｜｜｜｜｜｜｜跳高五六尺距躍三丈陳書前注
麃傳力勁捷有膽力步行日三百里｜｜｜｜反手背彎五斛弓南史齊晉安王子懋傳董
僧慧丹陽姑熟人出自微寒而慷慨有節義好擒書甚驍果能｜｜於｜｜｜｜｜當世莫有能者撫髀
拍張南史王敬則傳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前廢帝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仍｜｜

｜甚為儇捷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見上騙宗馳南史蘭欽傳幼而果
決趫捷過人宋末隨父子雲在洛陽恒於市｜｜｜衛王弓桓王矟魏書衛王儀傳儀膂力過
人引力將十石陳留公虔矟大稱異時人云｜｜｜｜｜｜｜空手搏虎魏書宗室可悉陵傳可悉
陵年十七從世祖獵遇一猛虎陵遂空手搏之以獻世祖曰汝才力絕人當為國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內行阿
干又從平涼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恐其救至未及收劍以刀子戾
其頸使身首異處世祖壯之即日拜都幢將封暨陽子卒於中軍都將以矟刺人貫而高
舉魏書陳留王虔傳虔姿貌魁傑武力絕倫每以常矟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功力倍加
常人以其殊異於世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虔常臨陣｜｜｜｜遂｜｜｜｜又常以一手頓矟於地馳馬僞

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掠稍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稍而去

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 魏書燕鳳傳苻堅遣使牛恬朝貢令鳳報之堅問鳳代王何如人鳳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之雄主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器敵弱則進彊即退走安能并兼鳳曰北人壯悍｜｜｜｜｜｜｜｜主上雄雋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敝而北方之所常勝也

鐵小兒 魏書長孫稚傳出為撫軍大將軍領揚州刺史假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蕭衍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稚諸子驍果邃頗難之號曰｜｜｜

持稍刺虎 魏書來大千傳嘗從太宗校獵見虎在高巖上大千持稍直前刺之應手而死太宗嘉其勇壯

應募先登 魏書周觀傳周觀代人也驍勇有膂力每在軍陳必｜｜｜｜

曳牛却行 魏書伊馥傳伊馥代人也少而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多力｜｜｜｜

手執鞍橋倒立馳騁 魏書傳永傳拳勇過人能｜｜｜｜韓茂傳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為中軍執幢時有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太宗深奇之以茂為虎賁中郎將

馬上持幢初不傾倒 魏書

立馬上與人角騁 魏書傳永傳叔偉九歲為州主簿及長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又能｜｜｜｜｜｜｜見者以為得永之武而不得永文也按叔偉永子

弓力十石矢異常箭 魏書奚康生傳康生性驍勇有武藝為當時所服｜｜｜｜｜｜｜｜

大弓平射猶有餘力 魏書奚康生傳時蕭衍聞康生能引彊弓力至十餘石故特作｜｜｜兩張送與康生康生

得弓便會集文武乃用｜｜｜｜｜｜其弓長八尺把中圍尺二寸箭麤殆如今之長笛觀者以為希世絕倫弓即表送置之武庫

長繩繫髻而走繩直如矢 魏書楊大眼傳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高祖自代將南伐令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馬冲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三丈許｜｜｜｜｜｜｜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冲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為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

擊賊如鶻入鶻羣 北齊書上樂王思宗弟思好傳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為弟遇之甚薄少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為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宜思好事故改名焉

能與霹靂鬬道逢暴雨大雷震地前有浮圖一所高 北齊書薛孤延傳高祖嘗閱馬於北牧高祖歎曰薛孤延乃｜｜｜｜｜其勇決如此

儒生遂為武士 北齊書楊愔傳及韓陵之戰愔每陳先登朋僚咸共怪歎曰楊氏｜｜今｜｜｜｜｜仁者必勇定非虛論

彊弓四張疊挽 北齊書綦連猛傳梁使來聘云有武藝求訪北人欲與相角世宗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右馳射兼共試力挽｜｜｜梁人引弓兩張力皆三石猛遂併取｜｜｜而｜之過度梁人嗟服之

臨陣如平常 周書賀拔勝傳勝長於喪亂之中尤工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六太祖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惟賀拔公｜｜｜｜｜真大弓也

獨當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 周書楊忠傳嘗從太祖狩於龍門忠｜｜｜｜｜｜｜｜｜｜｜｜太祖壯之北臺謂猛獸為掩于因以字之

著翅人 周書

韓果傳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跡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為｜｜｜太祖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軍

以草塞瘡而戰 隋書張定和傳從上柱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者齎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

肉飛仙 隋書沈光傳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遇繩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見而謂僧曰可持繩來當相為上耳諸僧喜因取而與之光以口銜索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

接垂絙而上 隋書沈光傳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有短兵接殺數十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恒致左右親顧漸密

榮公第六郎 隋書來護兒傳整尤驍勇善撫士卒討擊羣盜所向皆捷諸賊甚憚之為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十萬眾只畏｜｜｜｜｜按整護兒子

出左入右往返若飛 隋書魚俱羅傳楊素出兵將出靈州道擊突厥路逢俱羅大悅遂奏與同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

臂毛逆如豬鬣力能拔樹 北史高季式傳范陽盧曹自長九尺鬢面甚雄｜｜｜｜｜｜｜｜｜｜性弘毅方重常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嘗臥疾猶申足以舉二人

足舉二人 見上

神力 北史高季式傳時有沙門曇讚號為｜｜惟曹與之角焉曇讚鬪時叫聲則勝按曹盧曹

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 北史王羆傳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城外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覺比曉軌眾已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敵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投城遁走文帝聞而壯之

俄頃三奪矟 舊唐書尉遲敬德傳敬德善解避矟齊王元吉亦善馬矟聞而輕之欲親自試命去矟刃以竿相刺敬德曰縱使加刃終不能傷請勿除之敬德矟謹當卻刃元吉竟不能中太宗問曰奪矟避矟何者難易對曰奪矟難乃命敬德奪元吉矟元吉執矟志在刺之敬德｜｜｜｜其｜元吉素驍勇雖相歎異甚以為恥

超升其樓 舊唐書秦叔寶傳隋末羣盜起從通守張須陁擊賊帥盧明月於下邳城賊眾十餘萬須陁所統纔萬人力勢不敵去賊六七里立柵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諸將士曰賊見兵卻必輕來追我其眾既出營內即虛若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惟叔寶與羅士信請行於是須陁委柵遁使二人分領千

兵伏於蘆葦間既而明月果悉兵追之叔寶與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拔賊旗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士信又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又迴軍奮擊大破賊眾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虜之由是勇氣聞於遠近

卷金舒鉤 舊唐書梁崇義傳崇義長安人以升斗給役於市有膂力能｜｜｜｜

擒領批背 舊唐書李正己傳累至折衝將軍驍健有勇力寶應中眾軍討史朝義至鄭州迴紇方強暴恣橫諸節度皆下之正己時為軍候獨欲以氣吞之因與其角逐眾軍聚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其｜而｜其｜迴紇尿液俱下眾軍呼笑虜慚由是不敢為暴

能擒奔馬 舊唐書史敬奉傳敬奉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至於野外馳逐｜｜｜｜自執鞍勒隨鞍躍馬然後羇帶

翹關 唐書選舉志武后置武舉其制有｜｜之選翹關長丈七尺徑三寸半凡十舉

後手持闌距出處無過一尺

躍馬大呼 唐書尉遲敬德傳武德三年獲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戰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橫刺雄信墮乃翼王出擒其將陳智略獲排矟兵六千王顧曰比來人爲公必救我獨保無他顧相報隨那賜金銀一匱

先鋒 唐書秦叔寶傳從討世充建德黑闥三盜未嘗不身｜｜｜｜｜積賜金帛以千萬計

陣前無堅對

刺萬衆中莫不如志 唐書秦叔寶傳每敵有驍將銳士突出入以夸衆者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鎗｜於｜｜｜｜｜｜以是頗自負

尾騎不敢近 唐書段志元傳從劉文靜拒屈突通於潼關文靜爲桑顯和所襲軍且潰志元率壯騎馳戰殺十餘人中流矢忍不言突擊自如賊衆亂軍乘之唐兵復振通敗走與諸將躡獲於稠桑以多授樂游府車騎將軍從討王世充深入馬跌爲賊擒兩騎夾持其髻將度洛志元忽騰而上二人者俱墮於是奪其馬馳歸｜｜數百｜｜

獲所射將使｜｜｜｜已斬之

發憤大呼鼻耳流血 唐書王君廓傳鎮幽州擊突厥俘斬二千獲馬五千疋入朝帝賜所乘馬令自庭中乘以出謂侍臣曰昔闞相如叱秦王目皆裂君廓往擊建德李勣過之至｜｜｜｜｜｜皆｜｜其勇何特古人哉朕當不以例賞乃賜錦袍金帶還幽州

趫下 唐書孫儒傳儒以｜｜橫里中

持牛折角 唐書辛讜傳讜少耕於野有牛鬬讜直前兩｜其角｜不能動久而引觸竟｜｜其｜

獨眼龍 五代史唐本紀李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其一目眇及其青也又號｜｜

其威名益於代北

探刺 五代史漢本紀契丹耶律德光送晉高祖至路州臨決指知遠曰此都軍甚｜｜無大故勿棄之注世俗謂勇猛爲｜

奮劍斷矛 五代史唐臣傳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搭矟圍之元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具二｜斬首一級梁兵解去

擒生踏伏 五代史唐臣傳安金全代北人也爲人驍果工騎射號能｜｜｜事晉爲騎將數從莊宗用兵有功官至刺史

能跣足履棘行百步 五代史死節傳王彥章爲人驍勇有力｜｜｜｜｜｜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

戰酣易騎上下如飛 五代史義兒傳存孝援臂善射身披重鎧彎弓坐矟手舞鐵撾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

王劍兒 宋史王彥昇傳彥昇字光烈多力善擊劍號爲｜｜｜

王三鐵 宋史王繼勳傳繼勳有武勇在軍陣常用鐵鞭鐵槊鐵撾軍中目爲｜｜｜｜

負錢四萬五千 史記周仁美傳太祖問其力能｜｜幾許仁美曰臣可勝七八萬太祖曰可惜壓死止命負｜｜｜｜｜｜｜

王硬弓 宋史王榮傳榮善射嘗引強注屋棟矢入木數寸時人目爲｜｜｜因賜之

轉陂鶻 宋史錢守俊傳守俊少勇鷙常爲蓋陂澤中人稱爲｜｜｜宣傳乾德中補右班殿直令與御帶更直裁十七歲命往陝川捕虎殺二十餘｜｜｜｜｜｜以獻

鐵龍生致二虎一豹 宋史李繼宋史謝德救傳父文節初仕王氏爲侯官令後入南唐爲忠烈都虞候饒州團練使以驍勇聞周世宗南征文節獨擐甲渡大江潛覘敵壘吳人號爲｜｜

探甲渡大江 遼史太宗紀九年秋八月壬午自將南伐乙酉拔刺解里｜｜｜｜上異之因以祭天地

手接飛鴈 遼史上

比海東青鶻 遼史

耶律陳家奴傳耶律仁先薦陳家奴健捷｜｜｜｜｜招討使耶律趙三討番部之違命者及請降來介有能｜｜｜｜者以儀捷相說趙三問左右誰能此忽古被重鎧而出手不及拳一躍而上使者大駭趙三以女妻之

躍駝峰而上 遼史蕭忽古傳咸雍初從

馬蹲不仆 遼史逆臣傳迭里特有膂力善馳射｜｜｜｜

虎斯 遼史逆臣傳朗字歐新季父房晷古只之孫性輕佻多力人呼為｜｜天顯間以材勇進每戰輒克由是得名

一躍下樓 金史習不失傳世祖常疑术甲宇里篤或與烏春等為變遣習不失單騎往觀宇里篤與忽魯置酒樓上以飲之習不失聞其私語眈眈若將執己者｜｜｜｜傍出藩籬之外乘馬而歸其勇邁如此

徐大刀 金史徐文傳勇力過人揮巨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人呼為｜｜

被重鎧歷除如飛 金史高彪傳彪勇健絕人能行三百里自｜｜｜｜｜｜

鐵簡萬戶 金史烏延查剌傳正隆六年伐宋諸猛安謀克兵皆行州縣無備契丹括里陷韓州圍信州遠近震駭查剌道出咸平遂率本部亟還信州與戰敗之已而賊復整兵環攻且登其城查剌下巨木壓之殺賊甚衆括里乃解去查剌左右手持大鐵簡簡重數十斤人號為｜｜｜｜追及括里於韓州東八里許賊方就平野為陣查剌身率銳士以鐵簡左右揮擊之無不僵仆賊不能成列乃易馬督軍復擊之賊衆大敗遂走東京咸平隆州民復帖然

角力賭羊輒勝 金史蒲察世傑傳初在梁王宗弼軍中為人多力每與武士｜｜｜｜｜｜之能以拳擊四歲牛折脅死之有糧車陷淖中七牛挽不能出世傑手挽出之

擊牛折脅 見上

手挽陷車 見上

長槍副統 金史抹撚史抗搭傳史抗搭形不過中人而拳勇善鬬所用槍長二丈軍中號為｜｜｜｜

盧鼓椎 金史紇石烈牙吾塔傳屢敗宋兵威震淮泗好用鼓椎擊人世呼曰｜｜｜｜其名可以怖兒啼大槩如呼麻胡云

怖兒啼 見上

馬尾人 元史太祖紀先王戰伐勇進不回｜｜｜｜｜｜人｜之

手扶虎舌 元史玉哇失傳父也烈拔都兒嘗出獵遇虎於隘下馬搏虎虎張吻欲噬之以手探虎口扶其舌拔所佩刀刺而殺之

越二跨三 元史小雲石海涯傳年十二三膂力絕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騰上之｜｜而｜｜運槊生風彊射生逐猛獸上下峻阪如飛諸將咸服其趫捷

風馳電掣 六韜奮威四人主擇材力論兵革｜｜｜｜不知所由

披距伸鉤絕滅旌旗 六韜有｜｜｜｜強梁多力濟破金鼓｜｜｜｜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

走逐奔馬力彀八石 六韜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能｜｜｜｜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東縛旌旗｜能｜｜｜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

目若夜光聲若哮虎 越絕書越棲於會稽日行成於吳吳引兵而去句踐將降西至浙江待詔入吳故有鷄鳴墟其入辭曰士臣孤句踐故將士衆入為臣僕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許之子胥大怒｜｜｜｜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制之吳不聽遂許之浙江是也說苑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眈於崇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蘇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者吾是以知其動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

拊勝數百里 吳越春秋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

執虎尾攫犀搏兕 劉向

倒馳黃憲天祿閣外史徵君遊嶇山道遇猛虎徵君倚磬而坐謂左權徐淵曰猛虎當道吾死矣夫頃之虎近於磬左權以臂當之虎懸尾叫嘯左權執其尾而倒馳踰嶇山之岡徐淵挾弓矢追之見巨壑中羣虎食一樵者徐淵臨穴而發矢弦絕徐淵以弓擊虎傷臂趨伏於藥林左權負虎皮以救徐淵曰徵君安在曰鼓琴於磬吾子搏一虎而羣虎皆出吾以矢射之其弓不揚為虎所啞而傷其臂子雖勇不能制羣虎之猛也左權莞爾而笑曰制之何有昔者與客涉瞿塘之峽即徵君欲之楚遊道也舟覆得檝而渡有猛虎羣飲於峽一搏而獲斃者二客曰吾與子將赴於峽下之流得一檝而俱免又搏羣虎於峽上如制嬰兒是波二峽也虎不制則後涉者或免於峽而烏能免峽上之虎乎若子之勇可以倒峽而西矣今之所遇奚足鬥哉遂壓嶇山之坐而搜之羣虎皆斃當避白馬王粲英雄記鈔瓚每與敵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戎捷敵相告

云｜｜｜因敵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為白馬義從衝壘王粲英雄記孫權卒十萬眾圍合肥張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是名｜｜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為鑿金石王嘉拾遺記有孝養之國其俗驍勇能｜｜｜其舌杪方而本小手搏千鈞以爪畫地則洪泉涌流曳虎尾以繞臂王嘉拾遺記任城王彰武帝之子也少而剛毅時樂浪獻虎文如錦斑以鐵為檻象般之徒莫敢視彰｜｜｜｜｜｜虎弭耳無聲莫不服其神勇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彰手頓其鼻象伏不動文帝鑄萬斤鍾置崇華殿欲徙之力士百人不能動彰負之而趨手頓象鼻見上鎮惡郎劉義慶世說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為｜｜｜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

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為副策馬於數萬眾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瘧壁飛張鷟耳目記唐柴駙馬紹之弟有材力輕趫迅捷踊身以上挺然若飛十數步乃止嘗著吉莫靴上磚城直至女牆手無扳引又以足指緣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文武聖睿皇帝奇之曰此人不可以處京邑出為外官時人號為｜｜走馬若滅段成式酉陽雜俎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射必溢鏑｜｜｜｜老騎不能及英公常獵命敬業入林赴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段成式酉陽雜俎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有賈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為炭境內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

所為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王乃易衣持劍默出至龍所見龍卧將欲斬之因曰吾｜｜｜｜｜｜｜｜｜遂叱龍龍驚起化為獅子王即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乃作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乘欲有所向隨心即至王許之後常乘龍而行掌大如箕高及丈餘屹屹而下康駢劇談錄會昌中左軍壯士管萬敵富有膂力扛鼎挾輈眾所推伏一日與儕輩會於東市酒肆忽有麻衣張蓋者直入其座引觥而飲傍若無人萬敵振腕瞋目略無所憚同席恃勇之輩共為推挽竟不微動而觀者漸眾乃言曰某與管供奉較力以定強弱先請供奉拳某三拳後乞搭供奉一搭遂胆膊抱摟柱而立萬敵怒其輕己欲令禎於手下盡力拳之如扣木石觀者咸見摟柱與屋宇俱震其人略不微動既而笑曰到某搭供奉矣於是脅臂而起｜｜｜｜｜｜｜｜｜｜｜｜前後有力

之輩方甚恐懼知非常人衆擁萬敵謝而去之俄失所在萬敵寢瘵月餘力遂消滅

以數十騎對賊壘 范公稱過庭錄忠宣帥慶為种詁誣訟責守信陽時漢上有巨賊曰羅壘擁衆雄視一隅忠直壓鄂界新三十五里一郡皇怖失措朝夕危陷忠宣集郡寮謀守禦計皆懦怯無敢當者有酒吏秦生請行忠宣命攝巡尉欲假之衆秦曰無益也獨｜｜｜｜立｜｜值賊置宴軍勢甚張賊副小關索者領十餘騎飲馬河側隔河問秦曰爾為誰胡為至此秦曰吾信陽巡檢來取爾首爾賊笑曰爾無輕命吾貸爾告若曹速降吾無爾害秦罵曰狂賊敢大言吾惟爾首之得秦因袒膺謂賊曰爾能射我乎賊挽弓射之不中秦復射中賊關索心而死數十人駭散秦即鼓衆絕河掩其不備賊衆皆烏合且醉不能禦盡竄走林谷莫敢出多獲牛馬器械凱旋而歸一境遂安忠宣率衆郊迎厚加賞晏奏功於朝遷數官

貴由赤 陶宗儀輟耕錄｜｜｜者快行是也每歲一試之名曰放走以脚力便捷者膺上賞故監臨之官齊其名數而約之以繩使無後先參差之爭然後去繩放行在大都則自河西務起程若上都則自沉河兒起程越三時走一百八十里直抵御前俯伏呼萬歲先至者賜銀一餅餘者賜段疋有差

武功部五

攻守

金城之守 管子有｜｜｜｜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又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 **慎號令審章** 管子｜｜｜｜則其攻不待｜｜｜ **釋實攻虛** 管子｜｜而｜｜釋堅而攻易 **堅堅瑕瑕** 管子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輒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其｜者｜其｜者 **奔三百里而舍** 墨子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馬次注林出于冥隘之徑戰于栢舉中楚國而朝宋及魯｜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 **九攻九距** 見上 **解帶為城以牒為械** 墨子子墨子｜｜｜｜｜｜｜｜ **攻械守圍** 見上 **蟻附** 孫子攻城之法為不得已脩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之 **十圍五攻** 孫子故用兵之法｜則｜之｜則｜之 **藏于九地之下動于九天之上** 孫子善守者｜｜｜善攻者｜｜｜｜｜｜｜｜｜｜｜｜ **以正合以奇勝** 孫子凡戰者｜｜｜｜｜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見上 **避銳擊惰** 孫子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其｜氣｜其｜歸此治氣者也 **圍師必闕** 孫子餌兵勿食歸師勿遏｜｜｜窮寇勿追 **火人** 孫子

凡火攻有五一曰丨丨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

隆衝以攻渠幨以守淮南子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脩戟無刺晚世之兵丨丨丨丨丨丨連弩以射銷車以鬬注隆高也幨幰所以禦矢

車無退表鼓無退聲國語靡笄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喙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其耳目在於旗鼓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軍事集矣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甲胄而效死戎之政也病未若死祇以解志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

以蕃為軍國語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丨丨丨丨攀輦即利而舍候遮扞衛不行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

呼城儆國語令軍吏丨丨丨將攻之未傳而鼓降

周軍飭壘國語晉師大駭不出丨丨丨丨

背屏向屏背檐向檐國語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

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丨丨而立夫人丨丨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王丨丨而立大夫丨丨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脩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

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戰國策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然後可建大功

攻人攻地戰國策范雎謂秦昭王曰有丨丨者有丨丨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鬬故十攻而弗勝也

斷山東之脊戰國策梁者山東之腰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俱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丨丨丨丨丨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

首尾皆救中身見上

雁行頓刃戰國策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為天下丨丨丨丨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

沈船破釜甑史記項羽紀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丨丨丨丨丨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

銜枚史記漢高祖紀秦益章邯兵夜丨丨擊項梁大破之定陶

汗馬史記越世家王所待於晉者非其丨丨之力也

奔壁東南使備西北史記

絳侯周勃世家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丨丨丨丨陬太尉丨丨丨丨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

燒掇焚杅史記犀首傳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丨丨丨丨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注焚杅音煩為謂焚蹂而寇擊也

火牛史記田單傳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

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

張空拳冒白刃

漢書司馬遷傳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蹈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鄰卬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敵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

會大雷風屋瓦皆飛虎豹股戰

後漢書光武帝紀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呂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為地道衝輣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

北首爭死敵

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殞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六月己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十級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迺偽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尋邑得之不意諸將既經累捷胆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迺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鋭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蹈奔墮百餘里間｜｜｜｜｜｜｜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筭舉之連月不盡或播燒其餘

橫江起鬬樓

後漢書岑彭傳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筏下江關擊破馮駿及田鴻李元等逆拔夷道夷陵據荊門虎牙｜｜｜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

攢柱鉤不得去

後漢書岑彭傳彭令軍中蓐攻浮橋先登者上賞于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舡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奇等乘執沐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

鼓灰燒布

後漢書光武帝紀嚴尤說王邑為雷風雹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尅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賊不得視因以火｜｜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二十彊弩共射一人

後漢書虞詡傳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發無不中羌大震退

起沙為城以水灌之

魏志武帝紀注曹瞞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突營不可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

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

魏志公孫瓚傳注典畧曰瓚遣行人文則齎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鬼神｜｜｜｜｜｜｜｜｜｜｜｜｜

勇可習

魏志杜襲傳注九州春秋曰劉表攻西鄂南陽功曹柏孝長聞兵攻幣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擔親鬬語子緒曰｜｜｜｜也

以氊自裹

魏志鄧艾

傳父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父丨丨丨丨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疑城 吳志吳主傳注干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為丨丨自石頭至於江乘車以木楯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

擊戟得鍪 吳志太史慈傳慈獨與二騎卒遇孫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鬬正與策對策刺慈馬丨得慈項上手丨慈亦丨策兜丨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于是解散

持練緣城 吳志甘寧傳後從攻皖為升城督寧手丨丨身丨為吏士先

假樓 吳志徐盛傳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設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丨丨江中浮船諸將以為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

登樓清嘯 晉書劉琨傳嘗為敵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丨丨丨丨賊聞之皆悽然長歎

鐵鎖橫斷江路 晉書吾彥傳時王濬將伐吳造舡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為備皓不從彥乃輒為丨丨丨丨丨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尅

蒙獸皮奮矛而擊 晉書苻堅載記慕容沖僭稱尊號於阿房改年更始堅與沖戰各有勝負常為沖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羌尚書郎鄧羽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于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萇樂等丨丨丨丨丨丨沖軍沖軍潰堅獲免

飛樓懸梯 晉書慕容德載記於是張綱為裕造衝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為丨丨丨木幔之屬逼臨城上

刀頭穿岸劣容脚指徑上 宋書胡藩傳徐逵之敗沒高祖恕甚即日於馬頭岸渡江而江津岸峭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高祖呼藩令上藩有疑色高祖奮怒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藩寧前死耳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于是丨丨隨之者稍多既得登岸殊死戰賊不能當引退因而乘之一時奔散

每至鐵鏁以長柯斧斷之 宋書恒護之傳元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護之聞知而虜悉已牽元謨水軍大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欲以絕護之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虜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並全

猛氣咆勃所向無前 宋書柳元景傳賊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不能當殺傷不可勝數于是衆軍並鼓譟俱前士皆殊死戰虜初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衲而當械馬亦去具裝馳奔以入賊陣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賊忿之夾射不能中如是者數四每一入衆無不披靡

鼓譟上山先據險要 宋書沈慶之傳雖州蠻為寇前後伐蠻皆山下安營以迫之故蠻得據山為阻於矢石有用以是屢無功慶之乃會諸軍於茹丘山下謂衆曰今若緣山列旆以攻之則士馬必損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未有飢敝卒難禽翦今令諸軍各率所領以營于山上出其不意諸蠻必恐恐而乘之可不戰而獲也於是諸軍並斬山開道不與蠻戰丨丨丨衝其腹心丨丨丨丨丨丨諸蠻震擾因其懼而圍之莫不奔清

一稍輒貫十餘賊 宋書蕭思話傳三月諱率衆軍進據峨公固難當遣其子和率趙溫蒲蚤子及左衛將軍呂平寧朔將軍司馬飛龍步騎萬餘跨漢津結柴其間立浮橋悉力攻諱合圍數十重短兵接戰弓矢無復用賊悉衣犀革戈矛所不能加諱乃截稍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丨丨丨丨丨賊不能當因大敗按諱避劉裕裕字也

修城壘浚重隍聚財石積鹽米 宋書自序沈璞

遷盱眙太守時王師北伐彭汴無虞璞以彊冠對陣事未可測郡首淮隅道當衝要乃｜｜｜｜｜｜｜｜｜｜｜為不可勝之算**實力重戍**齊書褚淵傳歷陽瓜步鍾離義陽皆須｜｜｜遐有幹用者處之**焦度樓**齊書焦度傳攸之大眾至夏口將直下都留偏兵守郢城而已度于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眾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穢器則眾不能冒至今呼此樓為｜｜｜事寧度功居多**緩則躬耕急則從戰**齊書徐孝嗣沈文季傳論緣邊戍卒坐甲千羣故宜盡收地利因兵務食｜｜｜｜｜｜歲有餘粮則紅食可待前世達治言之已詳**搜盪山源糾虔姦蠹**齊書裴叔業傳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摠益梁南秦為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啓嶓漢分遣郡戍皆配精力｜｜｜｜｜｜｜｜咸令既行民夷必服**每翦殺一**

蠻梁書曹景宗傳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于中路卒遇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乃馳騎四射｜｜｜｜｜｜蠻遂敗走因是以胆勇知名**隨方抗禦應手摧却**梁書蔡道恭傳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眾不滿五千人食裁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道恭｜｜｜｜皆｜｜｜｜魏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恭輒于塹內列艨衝鬬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秕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于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槊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刺魏人登城者魏軍甚憚之**土秕塞決水**見上**大槊施長刃刺登城者**見上**尖頂木驢**梁書羊侃傳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既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第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逼城眾皆恟懼侃偽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眾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親自距抗以水沃火火滅引弓射殺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疋以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加賞賚賊為｜｜｜｜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眾皆服焉**雉尾炬**見上**偃旗臥鼓安若無人**梁書王僧辯傳景悉出徒水步繼進于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拓邏至于隱磯僧辯悉上江渚米粮並沈公私舡于水及賊前鋒次江口僧辯乃分眾軍乘城固守｜｜｜｜｜｜｜｜**拕車步艦**陳書黃法氍傳吳明徹大破齊軍盡

獲人馬器械于是乃為｜｜及｜｜豎拍以逼歷陽歷陽人窘蹙乞降法氍緩之則又堅守法氍怒親率士卒攻城施拍加其樓堞時又大雨城崩克之盡誅戍卒進兵合肥望旂降款**銜刀行水以斫竹籠**陳書章昭達傳歐陽紇據有嶺南反詔昭達都督眾軍討之昭達倍道兼行達于始興紇聞昭達奄至恇擾不知所為乃出頓洭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用遏舟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艫造拍以臨賊柵又令軍人｜｜潛｜｜中｜｜｜｜籠篾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眾大敗因而擒紇送於京師廣州平**遙擲銑鋧應手而仆**陳書蕭摩訶傳太建五年眾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敵等率眾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人妙于弓矢弦無虛發眾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

斬顔良矣摩訶曰願示其形狀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敵者云敵著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敵在陣乃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敵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正中其額｜｜｜｜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于是齊軍退走

氷草相結如浮橋 魏書昭成帝紀三十年冬十月帝征衛辰時河氷未成帝乃以葦絙約漸俄然氷合猶未能堅乃散葦于上｜｜｜｜｜｜馬衆軍利涉出其不意衛辰與宗族西走收其部落而還俘獲生口及馬牛羊數十萬頭

艦施轒轀絕汲路 魏書明元帝紀八年司空奚斤既平兖豫還圍虎牢劉義符守將毛德祖距守不下夏四月丁卯幸成皐城觀虎牢而城內乏水懸綆汲河帝令連｜上｜｜｜｜其｜｜又穿地道以奪其井

并攻一營 魏書中山王英傳大駕臨鍾離詔英率衆備寇境上英以大駕親動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進討高祖許之師次沮水蕭鸞將蕭懿遣將尹紹祖梁季羣等領衆二萬徼山立柵分為數處居高視下隔水為營英乃謀曰彼帥賤民慢莫能相服衆而無上罔知適從若選精卒｜｜｜｜彼不相救我克必矣若克一軍四營自拔於是簡兵三面騰上果不相救既破一處四營俱潰

殺副馬足三日食 魏書張袞傳從太祖征蠕蠕蠕蠕遁走追之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於太祖曰今賊遠糧盡不宜深入請連還軍太祖令袞問諸部帥若｜｜｜｜否皆言足也太祖乃倍道追之及於廣漠赤地南床山下大破之既而太祖問袞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粮意乎對曰皆莫知也太祖曰此易知耳蠕蠕奔走數日畜產之餘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袞以太祖言出告部帥咸曰聖策長遠非愚近所及也

截驢耳為驗 魏書司馬楚之傳車駕伐蠕蠕詔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等以絕粮運蠕蠕乃遣斬覘入楚之軍｜｜｜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耳賊將至矣即使軍人伐柳為城水灌之令凍城立而賊至水峻城固不可攻逼賊乃走散世祖聞而嘉之

伐柳為城水灌令凍 見上

楊公鐵星 魏書楊津傳時賊帥薛修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貯積粟修理戰具更營雄堞賊每來攻機械競起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語曰不畏利槊堅城唯畏｜｜｜｜

以瓠盛火置淮深處 魏書傳永傳蕭鸞遣將魯康祚趙公政衆號十萬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勒甲士三千擊之時康祚等軍于淮南永舍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為事即夜分兵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屍斬首併公政送于京師按肅王肅

排城 魏書崔延伯傳于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瓮生數將等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既破秦賊乃與寶夤率衆會于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疋軍威甚盛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為鎖柱教習彊兵而趨走號為｜｜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夤延伯謂其事實遂巡未閱俄

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推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於排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

瞎巴三千生噉蜀子 魏書董紹傳蕭寶夤反于長安也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肅宗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曰此是紹之壯詞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勅紹速行

連牛驢以塞歸道 北齊書神武帝紀尒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為大行臺總督馬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于韓陵為圓陣｜｜｜｜｜｜｜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四面赴擊之

以拳毆之手皆見骨 隋書達奚長儒傳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衆

十餘萬冦掠而南詔以長儒為行軍總管率衆一千擊之遇于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為敵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戰鬭三日五兵咸盡士卒｜｜｜｜｜｜｜｜殺傷萬計銳氣稍奪於是解去

一時鳴鼓塵埃張天 隋書楊義臣傳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軍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鍾葵軍不知以為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

批亢擣虛 舊唐書田宏正傳宏正既受節鉞上表曰若稍假天年得奉宸算兼弱攻昧｜｜｜｜唱鷹犬之資展獲禽之用蕩揚和氣洗滌偽風然後退歸田園以避賢路臣懷此志陛下察之優詔襃美

為五柵設方陣 舊唐書王世充傳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冦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保都梁山｜｜｜相持不戰乃唱言兵走羸師示弱讓笑曰王世充文法小吏安能領兵吾今生縛取之鼓行而入江都時百姓皆入壁野無所掠賊衆漸餒又苦柵當其道不得南侵即分兵圍五柵世充每日擊之陽不利走還入柵如是數日讓益輕之乃稍分人於南方抄掠兵纔足以圍柵世充知其懈乃於營中夷竈撤幕｜｜｜｜四面外向設柵而出奮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級俘敵十餘萬人

撞車拋石 舊唐書竇建德傳化及保聊城建德縱｜｜｜｜機巧絕妙四面攻城陷之

候賊半渡決堰 舊唐書劉黑闥傳太宗遣總管羅士信入城據守黑闥又攻陷其城士信死之遂據洺州三月太宗阻洺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黑闥又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預擁洺水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而｜｜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洺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衆大潰水又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級

溺死者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以千餘人奔于突厥山東悉定

引入葭蘆中從上風縱火 舊唐書杜伏威傳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率兵討之伏威與戰陽為敗北｜｜｜｜｜而｜｜｜｜｜迫其步騎陷于大澤火至皆燒死

糧車伏壯士 舊唐書裴行儉傳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行至朔州知蕭嗣業以運粮被掠兵多餒死遂詐為｜｜三百乘每車｜｜五人各齎陌刀勁弓以羸兵數百人援車兼伏精兵令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棄車散走賊驅車就泉水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

晝揚其兵夕襲其幕 舊唐書郭子儀傳我軍至恒陽賊亦隨至子儀堅壁自固賊來則守賊去則追｜｜｜｜｜｜｜｜賊人不及息

守南城二日 舊唐書李抱玉傳時史思明陷洛陽光弼守河陽賊兵鋒方盛光弼謂抱玉曰將軍能為我｜｜｜｜｜乎抱玉曰過期若何

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城也賊帥周摯領安太清徐黃玉等先次南城將陷之抱玉乃紿之曰吾粮盡明日當降賊衆大喜斂軍以俟之抱玉因得繕完設備明日堅壁請戰賊怒獻紿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攻殺傷甚衆

拽車塞闔 舊唐書高固傳德宗幸奉天固猶在城麾下是時賊兵已突入東壅門固引甲士亂揮長刀連斫數賊｜｜｜一以當百賊乃退去衆咸壯之

堅壁儲勇 唐書劉弘基傳從秦王屯柏壁以勁卒二千繇隰州趨西河躡賊歸路賊銳甚弘基｜｜｜及宋金剛遁走幸騎尾之介休與王合擊大破之

縛炬於樹 唐書王雄誕傳武德四年與子通戰蘄州却之子通以精兵保獨松嶺雄誕遣將陳當率千兵出不意乘高蔽崦張疑幟夜｜｜｜徧山澤子通懼燒營遁保餘杭雄誕追禽之

刋木塞塹撞車毀堞 唐書侯君集傳高昌不臣拜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出討王麴文泰笑曰唐去我七千里磧鹵二千里無水草冬風裂肌夏風如焚行賈至者百之一安能致大兵乎使能頓吾城下一再旬食盡當潰吾且係而虜之君集次磧口而文泰死子智盛襲位進營柳谷候騎言國方葬死君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襲行天罰今襲人于墟墓間非問罪也於是鼓而前賊嬰城自守遣諭之不下乃｜｜｜｜引｜｜向無敢當因拔其城俘男女七千進圍都城

易服夜襲衛枚鑿突 唐書王晙傳開元二年吐番以精甲十萬寇臨洮次大來谷其酋坌達延以兵踵而前晙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胡｜｜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鬬死者萬計俄而薛訥至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陣兩軍間亘一舍而近晙往迎訥夜使壯士｜｜｜虜駭引去追至洮水敗之俘獲如積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清源縣男

斷山浚塹 唐書張獻甫傳貞元四年代韓游瓌領邠寧節度使邠寧軍素驕獻甫嚴因游瓌去遂縱掠邊范希朝為帥都將楊朝晟誅首亂者獻甫乃得入于是｜｜｜選巖要地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詔可獻甫遣兵馬使魏光遂吐蕃築鹽夏二城虜衆畏不敢入寇

火車焚柵 唐書馬燧傳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騎兵守塹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朝光｜自晨及晡怠擊大破之斬朝光禽其將盧子昌獲首五千執八百人

飛棚聯柵 唐書劉昌裔傳賊攻堞壞不得修昌裔密造｜｜｜｜即募突將千人鑿城以出擊賊走之比還柵已立守陴遂安

鶩沒鑿舟 唐書李厚謀曰秀昇未禽貢輸梗奪百官乏奉民不鹽食公能破賊當以東川待公仁厚許之詔拜行軍司馬仁厚聞賊備械子女皆在屯乃以銳兵溯江伐木頻水礙舟道負岸而陣使游軍逼賊久不戰則夜以千卒持短刀彊弩直薄營火而譟之秀昇率舟兵救火仁厚遣人｜｜｜｜｜｜潰秀昇斬潰兵以徇脅止之衆怨執秀昇以降皆沈衆懼多

東窗灌膏 唐書張巡傳潮以賊衆數萬薄城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卻明日賊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以焚馬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瘡鬬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衆來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闢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于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頭于通衢為百世笑奈何潮赧然去

藁人 唐書張巡傳城中矢盡巡縛｜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藁人還得前數十萬

蚰蜒塹 五代史梁臣傳開平元年符道昭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夾城為｜｜｜以攻之踰

年不能下**戰於隊中**五代史梁臣傳晉兵攻澤州牛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敵不得入**鑿井八十**五代史梁臣傳同州水鹹而無井劉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朱友謙與岐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牛存節禱而擇地｜｜｜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劉窟頭**五代史雜傳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為道以攻城軍中號｜｜｜**鐵索沈江**五代史南漢世家四年楚人以舟師攻封州劉龔遣將蘇章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章以兩｜｜｜賀｜中為巨輪于岸上築堤以應之因輕舟迎戰陽敗而奔楚人逐之章舉巨輪挽索鎖楚舟以彊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植鐵檄海中**五代史南漢世家十年交州牙將皎公羨殺楊廷藝自立廷藝故將吳權攻交州公羨來乞師龔封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龔以兵駐海門權已殺公羨逆戰海口｜｜｜｜｜｜權兵來朝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檄檄者皆覆洪操戰死龔收餘衆而還

伐木為竿銷鐘為鏑紐布為索宋史張雍傳淳化三年充戶部使出知梓州就命為西川轉運使俄復知梓州五年蜀州青城民王小波李順作亂衆至萬人雍訓練士卒得城中兵三千餘人又募彊勇千餘守城輩綿州金帛以實帑藏推官陳世卿治戎器掌書記施謂榷鹽院判官謝濤｜山｜｜｜銅｜｜箭｜｜｜｜｜守械悉備遣推官盛梁請兵于朝**然火池**宋史忠義傳詔以立守楚州明年正月金人攻城立命撤廢屋城下｜｜｜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博殺之乃稍引退按立謂趙立徐州人**依埤塊虛構戰棚**遼史耶律斡朮傳統和十三年秋為行軍都監從都部署安王和朔奴伐瓦惹烏昭度數月至其城昭度請降和朔奴利其俘掠令四面急攻昭度率衆死守隨方捍禦｜｜｜｜｜誘我軍登陴俄撤枝柱登者盡覆**束縕縱火烟焰蔽**天金史習不失傳孟乃約烏春舉兵世祖至蘇素海春與烏春遇肅宗前戰斜列習不失佐之｜｜｜｜｜｜｜大敗烏春執孟乃以歸**括衣帛為幟立城上**金史強伸傳從都尉元林荅胡土寬歸中京時中京已破留守兼行樞密院使內族撒合輦死之元帥任守真復立府事以便宜署伸警巡使後守真率部曲軍從行省思烈入援鄭州之敗守真死天興元年八月中京人推伸為府簽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傷殘老幼半之甫三日北兵圍之東西北三面多樹大砲伸｜｜｜｜｜｜之｜｜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五千人往來救應大叫以懾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以懾子軍為號**見上**聲勢與萬衆無異**見上**迷魂墻**金史強伸傳初築戰壘于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蔡門禁甚嚴男女樵采必以｜｜｜人有以錢出者十取一分有半以贍軍｜｜｜｜率卒二百鼓譟而出大兵退**壘識其面**金史烏古論鎬傳初鎬守之半金史完顏仲德傳哀宗即位遙授同知歸德府事同簽樞密院事行院於徐州徐州城東西北三面皆黃河而南獨平陸仲德｜｜｜｜｜｜復浚隍引水為固民賴以安｜｜｜｜｜｜紀宋襄陽將張貴以輪舡出城順流突戰阿朮阿剌海牙等舉烽然火｜｜｜｜率舟師轉戰五十餘里至櫃門鬬生獲貴及將士二千餘人**壘石為基增城**元史世祖紀宋襄陽將張貴以輪舡出城順流突戰阿朮阿剌海牙等舉烽然火｜｜｜｜率舟師轉戰五十餘里至櫃門鬬生獲貴及將士二千餘人**林戰**六韜｜｜之法率吾矛戟相與為伍林間木疎以騎為輔戰車居前見便則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陣以備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是謂林戰之紀**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六韜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以待之去城四

獨江如畫元史世祖

里而為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別隊為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強弩｜｜｜｜｜｜車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處

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逸周書開望曰｜｜｜｜｜｜｜｜｜｜｜｜｜｜二禍之來不稱之災注開望古書名也

以縑幔盛土為堤灌城鄜道元水經注建武八年世祖至陽河竇融等悉會天水震動隗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廣死囂孤窮城守時頴州賊起車駕東歸留吳漢岑彭圍囂岑等壅西谷水｜｜｜｜｜｜｜｜｜城未沒丈餘水穿壅不行地中數丈涌出故城不壞請蜀救至漢等退上邽

訓練

諮習管子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眾強不能

圖不可數則為詐不能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諧｜｜以悉莫之能傷也

器成卒選管子｜｜｜｜則士知勝矣

春秋角試管子聚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以練精銳為右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

交物因方管子｜｜｜｜則器械備

五教管子｜｜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

厲士利械管子｜｜｜｜則涉難而不匱

繕器械選練士為教服連什伍管子｜｜｜｜｜｜｜｜｜｜｜｜偏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

練士勝敺眾管子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不義｜｜｜｜｜

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墨子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為未足以知之也｜｜｜｜｜｜｜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者有不可勝數也

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吳子使｜｜｜｜｜｜｜｜｜｜｜｜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鐗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

狐疑之誑韓非子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者｜｜｜｜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貴上

安制綦節荀子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之理也按數國謂秦齊魏

大齊小齊荀子故兵｜｜｜則制天下｜｜則治隣敵若夫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翁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矣

和齊之兵荀子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

之衛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是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掎挈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句踐是皆｜｜｜｜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

教誨調一荀子不｜｜不｜｜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

簡練桀儁呂氏春秋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

角材呂氏春秋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欲其精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為而不足專恃此勝之一策也

角力呂氏春秋天子乃命將卒講武肄射御｜｜

斬有罪者以徇國語鼓而行之至於軍｜｜｜｜｜｜曰莫如此以環旗通相問也明日徒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徒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

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于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

乘之 後漢書禮儀志立秋之日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牡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

貙劉 見上

肄兵法六十四陣 見上

鬬場 晉書禮志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兵于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

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 晉書安平王孚傳又以關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于上邽

動止應規進退中律 宋書建平王宏傳改選將校皆得其人分臺見將各以配給領護二軍為其總統令撫養士卒使恩信先加農隙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申以齊其心使

三軍善執升之司馬 宋書周朗傳欲為教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修武訓以書記圖緯忠孝仁義之禮廉讓勤恭之則授以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彊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習武者亦

舟艫戰馬莫不富實 梁書鄭紹叔傳東昏既害朝宰頗疑高祖紹叔兄植為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托以候紹叔實潛使為刺客紹叔知之密以白高祖植既至高祖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晏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臨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植退謂紹叔曰荆州實力未易圖也

立馬射臺 魏書明元帝紀二年秋七月丁巳于陂西仍講武教戰

將於馬射之前先行講武之式 魏書孝文帝紀詔曰文武之道自古並行威福之施必也相藉故三五至仁尚有征伐之事夏殷明叡者殆不教民戰可

校閱甚得軍儀 魏書陽平王熙傳太宗治兵於東郡詔熙督十二軍丁太宗嘉之賞賜隆厚

十日一習 魏書高閭傳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騎矟脩立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戰場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

唱大角歌 舊唐書職官志凡差衛士征戍鎮防之施必也相藉故三五至仁尚有征伐者殆不教民戰可謂棄之是以周立司馬之官漢置將軍之職皆所以輔文強武威肅四方者矣國家雖崇文以懷九服修武以輔寧八荒然于習武之方猶為未盡今則訓文有典教武闕然可勅有司豫修場埒其列陣之儀五戎之數別俟後勅

亦有團伍其善弓馬者為越騎團餘為少兵團主帥已下統領之火十人有六馱馬若父兄子弟不併遣之若祖父母老疾家無兼丁免征行及番上其居常則皆習射

習射顯德殿庭 舊唐書太宗紀丁未引諸衛騎兵統將等于謂將軍已下曰自古突厥與中國更有盛衰若軒轅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鬻周宣驅馳方召亦能制勝太原至漢晉之君逮於隋代不使兵士素習干戈突厥來侵莫能抗禦致遺中國生民塗炭於屈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築苑造諸淫費農民怨令逸樂兵士唯習弓馬庶使汝鬬戰亦望汝前無橫敵于是每日引數百人於殿前教射帝親自臨試射中者隨賜弓刀布帛朝臣多有諫者曰先王制法有以兵刃至御所者刑之所以防萌杜漸備不虞也今引稗卒之人彎弧縱矢于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正恐禍出非意士卒皆為精銳農非所以為社稷計也上不納自是後

隙角射歲終會試 舊唐書李抱真傳轉懷州刺史徙為懷澤潞觀察使留後凡八年抱玉卒抱真仍領留後抱真密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衝是時乘戰餘之地土瘠賦重人益困無以養軍士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之｜則分曹｜｜｜吾當｜｜及其按簿而徵之都｜試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

昆明水戰 唐書高祖紀三月庚寅幸宿家至豫章大令將吏曰有功未申與懷器謀不發者皆自言得裨將伊慎李伯潛劉旻悉補大將擢王鍔為中軍以馬燧許孟容為幕府治戰艦裒兵二萬以士二千五百委慎等教之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法｜｜｜｜｜｜乃約以五百人擊慎卒二千五百莫能當其鋒即盡以教之

弓矢誌姓名 唐書王忠嗣傳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器甲充物

射鐵簾格 宋史兵志淳熙間立槍手及｜｜｜｜｜｜｜一順駿直射二背射三盤熙寧八年臧景陳馬射四射親五野戰六輪弄各為說以曉射者詔依此教習

畫地為船 元史劉整傳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而習之得練卒七萬六翰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

教成合百萬故能成大兵立威於天下 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下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學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學戰教成合之三軍之衆大戰之法｜｜｜之｜｜之衆｜｜｜｜其｜｜｜｜

擊高丈 越絕書怨至士｜｜｜者躍勇士也習之於夷夷海也

斬

寵姬 吳越春秋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乎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可小試耶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為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為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桴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頤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隊長二人即吳王之｜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擂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

習而用之一可當百 諸葛亮心書夫軍不習練百不當一｜｜｜｜｜｜｜又曰善人教民七年故仲尼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士不可不教教之以禮義亦可以即戎矣然則即戎之士不可誨之以忠信戒之以典刑威之以賞罰故人知勸然後習之或陣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部之別而合之散而聚之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萬人萬人可教三軍然後教練而敵可勝矣

熙寧將法本范公遺意 徐度卻掃編范文正公為陝西招討使也以邊兵訓練不精於是首分鄜延路兵以為六將將各三千餘人選路分都監及駐泊都監等六人各監教一將兵馬又選使臣指揮使十二人分隸六將專掌教閱每指揮選少壯勇健者二十五人先教之以弓弩短兵俟其技精則補為教頭每人卻俾分教十人以次相授一季之後盡成精兵其後諸路皆用此制｜｜｜｜｜｜｜益｜｜｜｜之

一一也

輪軍校捕蟬 葉夢得石林燕語宋守約為殿帥自入夏日一一十數輩一一不使得聞聲有鳴于前者皆重笞之人多不堪故言守約惡聞蟬聲神宗一日以問守約曰然上以為過守約曰臣豈不知此非理但軍中以號令為先臣承平總兵殿陛無所信其號令故寓以捕蟬耳蟬鳴固難禁耳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誤令守一障臣庶幾或可使人上以為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吳申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七 八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七

邊塞部一

歸化

白鵠 血飲王牛馬湩洗王足 列子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之｜以｜｜之｜以｜人已飲而行遂宿崑崙之阿赤水之陽 漢德允懷 揚子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其可謂｜｜矣世鮮焉 芒芒聖德遠人咸慕 揚子｜｜｜｜｜｜｜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 被我純繢帶我金犀 揚子或曰訟訟北夷｜｜｜｜｜｜｜｜珍膳寧鍋不亦享乎曰昔在高文武實為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為北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郡勞王師漢家不為也朱厓之絕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 荒服者王 國語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 舌人體委與之 國語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 肅慎貢楛矢 國語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氏｜｜｜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

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要邊 史記衛將軍驃騎傳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

交臂受事詘膝請和 史記司馬相如傳北征匈奴單于怖駭｜｜｜｜｜｜｜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

重譯請朝稽首來享 見上 **鱗集仰流** 史記司馬相如傳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願得受號者以億計

欵塞 漢書宣帝紀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氏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來享注應劭曰欵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

賀正月 漢書宣帝紀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始和親

置酒建章觀以珍寶 漢書宣帝紀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黃金錦繡繒絮使有司道單于先行就邸長安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坂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宮饗賜單于｜｜｜｜二月單于罷歸遣長樂衛尉高昌侯忠車騎都尉昌騎都尉虎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城詔北邊振穀食郅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

象來致福 漢書禮樂志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蕪臨是愛終無兵革注李奇曰象譯也蠻夷遣譯致福貢也

蠻夷竭歡 見上 **賓將** 漢書禮樂志招搖靈旗九夷｜｜注師古曰畫招搖於旗以征伐故稱靈旗將猶從也

譯長 漢書地理志黃支國民俗與珠厓相類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

稟食為耦 見上 **威震暴王義存危國** 漢書嚴助傳南越被澤｜｜｜｜｜｜｜｜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

際天接地咸盡賓服 漢書嚴助傳｜｜｜｜人迹所及｜｜｜｜

珍貢陳於宗廟 漢書夏侯勝傳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氏羌昆明甌駱兩越東定藏貉朝鮮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欵塞自至｜｜｜｜｜｜

羈縻之誼謙亨之福 漢書蕭望之傳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於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令匈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宏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稱北蕃 見上 **樹頷蛾伏** 漢書揚雄傳稽顙｜｜扶服｜｜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

徑路刀金留犂撓酒共飲血盟 漢書匈奴傳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

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以老上單于所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見上加衣服錦帛絮倍黃龍時漢書匈奴傳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皆｜｜｜｜於｜｜｜｜舍之上林苑蒲陶宮漢書匈奴傳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歲厭勝所在｜｜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加賜衣三百七十襲見上自近者始漢書西域傳出陽關｜｜｜｜曰姑羌姑羌國王號去戎來王注師古曰言去離西戎來附漢也遣女學琴漢書西域傳烏孫公主｜西域傳烏孫公主｜來至京師｜鼓｜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漢書西域傳賛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廼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元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嶲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慕義貢獻後漢書明帝紀西南夷哀牢儋耳僥僥槃木白狼動黏諸種前後｜｜｜｜西域諸國遣子入侍跋涉懸度駿奔郊畤後漢書章帝紀要荒四裔沙漠之北葱嶺之西冒形之類｜｜｜｜陵踐阻絕｜｜咸來助祭白狼𤞷薄後漢書和帝紀旄牛徼外｜｜｜｜夷率種人內屬注闕駰十三州志曰旄牛縣屬蜀郡前書曰旄牛所出歲貢其尾以為節髦通譯四萬後漢書和帝紀論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注西域傳曰班超定西域五十餘國皆降服西至海瀕四萬里皆重譯貢獻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後漢書鄧訓傳議者咸以羌人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人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廹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人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人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人皆言漢家常鬬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脫帽抱馬足降後漢書班勇傳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以為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遂從並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爵為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後漢書耿恭傳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願遣子入侍上貂裘好馬後漢書祭肜傳肜以三虜連和卒為邊害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願得歸化肜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絡驛款塞｜｜｜｜帝輒倍其賞賜野無風塵後漢書祭肜傳肜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元菟及樂浪胡

夷皆來內附｜｜｜｜乃悉罷緣邊屯兵

保國安人之福 後漢書竇憲傳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汜諷所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單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

侍弟 見上

陸懾水慄 後漢書班固傳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奔走而來賓

依漢使如父母 後漢書班超傳肅宗初即位以陳睿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且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刎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馬脚不得行超恐于闐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

倚漢與依天等 後漢書班超傳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嘗艱險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以是效之則莫敢可通

西域五十餘國納質內屬 後漢書班超傳超遂矯龜茲鄯善等八國之兵六千人討焉耆等到尉犂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到即還今聞王在尚葛宜且還大人來迎當賞賜王長下事畢即還今以賜還尚葛宜且百匹馬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至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來國之雄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法所及使人權重於王今來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至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犂奉獻珍物馬耆國有葉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度七月晦到馬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馬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馬耆王廣尉犂王汜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生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汜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馬耆王超留馬耆半歲撫慰之於是｜｜｜｜悉皆｜｜｜｜馬

賓於王門獻其樂舞 後漢書東夷傳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使人自稱大夫賀｜｜｜｜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

久矣天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 後漢書南蠻傳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之有聖人久矣天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九王之世以薦於宗廟

歸漢里君 後漢書南蠻傳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為蠻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民｜｜｜｜八丈二尺｜｜三十餘漢興南蠻化內屬封為邑君蠻之別號今呼為佳人

究不事人獻生犀白雉 後漢書南蠻傳肅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別號也｜｜｜｜注究不事人蠻夷別號也

戶出幡布雞羽 後漢書南蠻傳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為蠻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

郡太守靳彊請一依秦時故事注說文幏南蠻夷布也音公亞反毛詩四鏃既均儀禮矢鏃一乘鄭玄註曰鏃猶候也候物而射之也三十鏃一百四十九俗本幏作蒙鏃作鏃者並誤也

七姓不輸租賦

後漢書南蠻傳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餘戶乃歲入賨錢口四十

為漢前鋒數陷陣

後漢書南蠻傳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

習巴渝舞見上

攻鹿茅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

後漢書西南夷傳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單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茅鹿茅人弱為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為逆流翻湧二百餘里單船沈沒哀牢之衆溺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茅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衆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輒｜｜｜｜｜｜｜｜｜｜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巂太守鄭鴻降求內屬

獻土珍頌德美

後漢書西南夷傳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天子嘉之即以為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為常賦夷俗安之

獻幻人

後漢書西南夷傳永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樂及｜｜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也

慕化歸義作詩三章

後漢書西南夷傳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畧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呂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戶百三十萬口六百萬呂上舉種奉貢稱為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以為符驗今白狼王唐菆等｜｜｜｜｜｜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險百倍岐道繦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為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令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與天意合夷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見奇異多賜繒布甘美酒食昌樂肉飛屈申悉備蠻夷貧薄無所報嗣願主長壽子孫昌熾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主聖德深恩與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部人多有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心歸慈母遠夷懷德歌曰荒服之外土地墝埆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傳風大漢安樂攜負歸仁觸冒險陝高山岐峻緣崖磻石木薄發家百宿到洛父子同賜懷抱匹帛傳告種人長願臣僕

百宿到洛

見上

齎黃金旄牛毦內屬

後漢書西南夷傳青衣道夷邑長令田與徼外三種夷二十一萬口｜｜｜｜｜｜｜舉土｜｜安帝增令田爵號為奉通邑君注顧野王曰毦結毛為飾也即今馬及弓鞬上纓毦也

幾將日所出入處

後漢書西南夷傳論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沒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也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畧及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綏耳離腳之倫獸居鳥語之類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故其錄名

中郎校尉之署編數都護部守之曹動以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棲陸之瑋寶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

綴耳雕脚 見上 **録名中郎校尉之署編數都護部守之曹** 見上 **靈物瑋寶呈表怪麗** 見上 **殊音異節列倡外門**

後漢書西南夷傳論夷歌巴舞｜｜｜｜之技｜｜於｜｜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

改襟輸寶 後漢書西南夷傳贊亦有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紆餘岐道往化既孚｜｜｜｜俾建永昌同編億兆

甘英窮臨西海 後漢書西域傳永元九年班超遣掾｜｜｜｜｜｜而還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見上

蒙奇兜勒獻方奇納愛質 後漢書西域傳論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畧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

侍子入朝還庭交會道路 後漢書南匈奴傳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中郎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單于｜｜｜｜

為郡縣偵羅耳目 後漢書南匈奴傳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千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畧漢人以示善意

合市 後漢書南匈奴傳遠驅牛馬與漢｜｜

客賜 後漢書南匈奴傳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畧事畢之後裁行｜｜亦足以威示百蠻注言以主客之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

朔易無匹馬之蹤 後漢書南匈奴傳論宣帝值邊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為邊衛罷

闕徼之儆息兵民之勞龍駕帝服鳴鐘傳鼓於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單于｜｜｜復｜｜｜六十餘年矣注匈奴既降朔方易水之地更無匈奴匹馬之蹤也

永為外扞 後漢書南匈奴傳論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天子總攬羣策和而納焉

牛馬向西南眠 晉書肅愼氏傳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砮逮於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於相府賜其王褥雞錦罽緜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砮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問之答曰每候｜｜｜｜｜｜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

獻琛納貢 宋書武帝紀絕域遐夷｜｜

棧山航海鄉風慕義 宋書武帝紀大明五年八月己丑詔曰今息警夷嶂恬波河渚｜｜｜｜｜｜化民成俗茲時篤矣來歲可修葺庠序旌延國胄

月竄來賓日際奉土 宋書樂志奄受敷錫宅中拓宇亘地稱皇盤天作主｜｜｜｜｜｜

韓濊進樂扶南效珍 宋書樂志既戡庸蜀吳會是賓肅愼率職楛矢來陳｜｜｜｜均協清鈞西旅獻獒｜｜｜｜蠻裔重譯元齒文身我皇撫之景命惟新

憬琛夐賚兼澤委效日表地外改服請教 宋書符瑞志沈演之頌曰頌趾推功登徼敵詔恩覃隱顯賞延荒徼河濂海夷山華岳燿｜｜｜｜｜｜｜｜｜｜

送牙臺像以為信誓 宋書夷蠻傳師子國元嘉五年國王剎利摩訶南奉表白大宋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外無往不伏方國諸王莫不遣信奉獻以表歸德之誠或泛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脩德

為正不嚴而治奉事三寶道濟天下欣人為善慶若在
已欲與天子共宏正法以度難化故託四道人遣二白
衣｜｜｜｜｜｜｜｜今以此國羣臣吏民山川珍寶一切歸屬

宋書夷蠻傳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
奉表曰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
清淨猶如化城宮殿莊嚴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娛安
樂聖王出遊四海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萬邦歸仰
國富如海國中衆生奉順正法大王仁聖化之以道慈
施羣生無所遺惜帝修淨戒軌道不及無上法船濟諸
沉溺羣寮百官受樂無怨諸天擁護萬神侍衛天魔降
伏莫不歸化王身端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雲
聖賢承業如日月天於彼眞丹最為殊勝臣之所住名
迦毗河東際於海其城四邊悉紫紺石首羅天護令國
安隱國王相承未嘗斷絕國中人民率皆修善諸國來
集共遵道法諸寺舍中皆七寶形像衆妙供具如先王

法臣自修檢不犯道禁臣名月愛棄世王種惟願大王
聖體和善羣臣百官悉自安隱｜｜｜｜｜｜｜｜｜｜｜｜
｜｜｜｜｜｜｜｜五體歸誠大王足下山海遐隔無由
朝覲宗仰之至遣使下承使主父名天魔悉達使主名
尼陁達此人由來良善忠信是故今遣奉使表誠大王
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國王
之法令治國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
反使還願賜一使具宣聖命備勑所宜款至之誠望不
空反所白如是願加哀愍奉獻金剛指
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作藩海外誠係
本朝宋書迦毗黎國傳大明三年又獻肅慎氏楛矢石
砮七年詔曰使持節散騎常侍督平榮二州諸軍
事征東大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璉世事忠義｜｜
｜｜｜｜志剪殘險通譯沙表克宣王猷宜加褒進
以旌純節可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
都督王公如故太宗泰始後廢帝元徽中貢獻不絕款

關請吏航海來庭齊書高帝紀辮髮左衽之酋｜｜
｜木衣卉服之長｜｜｜｜豈惟肅
慎獻楛越裳舉踵來王交臂納貢齊書蕭穎胄傳昔我
太祖高皇帝德範生
薦羣而已哉民功格天地仰緯彤雲俯臨紫極世祖嗣興增光前業
雲雨之所沾被日月之所出入莫不｜｜｜｜｜｜｜｜
｜東鞮獻舞南辮傳歌齊書王融傳方今九服清怡三
靈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轍｜
｜｜｜｜｜｜｜羌僰踰山秦屠越海舌象翫委體之
勤輶譯厭瞻巡之數固將開桂林於鳳山創金城於西
守款關海外奉贄東遐齊書加羅國傳建元元年國王
荷知使來獻詔曰量廣始登遠
夷洽化加羅王荷知｜｜｜｜｜｜絕國入贄殊俗內欵
｜｜｜｜可授輔國將軍本國王｜｜｜｜｜美稱前冊
齊書氐楊氏傳建元元年詔曰昔｜｜｜｜｜｜｜｜公楊廣香
｜｜｜｜聲流往記偽稱茄蘆鎮主陰平郡

怨結同族釁起親黨當宋之世遂舉地降敵茄蘆失守
華陽暫驚近單使先馳宣揚皇威廣香等追其遠世之
誠仰維新之化肉袒請附復地千里氐羌雜種咸同歸
順宜時領納厚加優卹廣香翻迷反正可特量所授部
曲酋豪隨公文德廣
名酬賞椎髻鬟首吏歌請吏梁書武帝紀
覃義聲遠洽｜｜｜｜｜｜｜｜｜｜｜｜｜｜｜｜是用
錫公朱戶以居編名屬國歸質鴻臚梁書元帝紀於是
鄉甘露如珠朝華景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蓂莢伺辰
無勞銀箭重以東漸元兎西踰白狼高柳生風扶桑盛
日莫不｜｜｜｜｜｜｜｜｜｜｜｜｜｜荒服來賓遐邇同福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
梁書裴子野傳是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
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穎
陰侯斬敵白題將一人服虔註云白題敵名也又漢定
遠侯擊伐入滑從之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敕仍使

自要服至於海表凡二十國｜｜｜｜｜｜｜｜｜｜｜｜獻玉像南史師子國傳晉義熙初始遣使｜｜｜｜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宮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號之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嬖妾潘貴妃作釵釧

第一客魏書宇文福傳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為擁部大人祖活撥仕慕容垂為唐郡內史遼東公太祖之平慕容寶活撥入國為｜｜｜｜投化人魏書王肅傳詔肅討蕭鸞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為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常募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然後表聞若｜｜｜｜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下

帝系名諱於其國魏書高句麗傳世祖時釗曾孫璉始遣使者安東奉表貢方物并請國諱世祖嘉其誠款詔｜｜｜｜累葉純誠魏書高句麗傳正始中世祖於東堂引見其使

芮悉弗悉弗進曰高麗係誠天極｜｜｜｜地產土毛無愆王貢但黃金出自夫餘珂則涉羅所產今夫餘為勿吉所逐涉羅為百濟所并國王臣雲惟繼絕之義悉還於境內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實兩賊是為世宗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兵實得征之瓶罄罍恥誰之咎也昔方貢之愆責在連率卿宜宣朕旨於卿主務盡威懷之畧揃披害羣輯寧東裔使二邑還復舊墟土毛無失常貢也

歲致名馬文皮魏書庫莫奚傳庫莫奚國之先東部宇文之別種也初為慕容元眞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民不潔淨而善射獵好為寇鈔登國三年太祖親自出討至弱洛水南大破之獲其四部落馬牛羊豕十餘萬帝曰此羣狄諸種不識德義互相侵盜有犯王畧故往征之且鼠竊狗盜何足為患今中州大亂吾先平之然後張其威懷則無所不服矣既而車駕南還雲中懷服燕趙十數年間諸種與庫莫奚亦皆滋盛乃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震懼各獻方物高宗顯祖世庫莫奚｜｜｜｜｜｜言國家之美心皆忻慕魏書契丹傳眞君以來求朝獻歲貢名馬顯祖時使莫弗紇何辰奉獻得班饗於諸國之末歸而相謂｜｜｜｜｜｜｜｜於是東北羣狄聞之莫不思服悉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連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天府遂求為常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貢獻不絕求留質子以表忠欵魏書蠻傳太祖既定中山聲教被於河表泰常八年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朝京師｜｜｜｜｜｜飾廬清道隋書煬帝紀大業三年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乙酉啓民｜｜｜｜以候乘輿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宴賜極厚拔佩刀芟草隋書長孫晟傳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於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

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以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恩澤而教導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所｜｜親自｜｜其貴人及諸部爭放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於其牙又東達於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晟策乃益嘉焉

今是大國中人隋書赤土國傳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違雞

龍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船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鏁以纜駿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送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盤以藉詔函另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闍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為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北後赤土國食飲食疎薄駿為大國意而食之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鱉猪蝟蝟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濶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於交趾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大悅賜駿等物二百段俱授秉義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吹蠡擊鼓以樂隋使見上致金花金盤以藉詔函見上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函封之見上豆盧北史豆盧寧傳其先本姓慕容氏燕北地王精之後也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北人謂歸義為｜｜因氏焉又云避難改焉請上尊號為天可汗舊唐書太宗紀夏四月丁酉御順天門軍吏執頡利以獻捷自是西北諸蕃咸｜｜｜越繩橋而款玉關捐毳幕而趨鴈塞舊唐書明皇紀論西蕃君長｜

｜競｜｜｜｜｜北狄酋渠｜｜｜｜爭｜｜｜｜膜拜｜｜｜｜丹墀之下更歌立仗之前可謂冠帶百蠻車書萬里收四百七十三帳舊唐書文宗紀戍戍振武李泳招｜｜｜｜｜｜得漢山外契苾部落｜｜｜｜｜燭龍火鼠舊唐書肅宗紀國家德祖守成之日憲宗致理之時車軌一同桑麻萬里｜｜外野悉在梯航｜｜窮沐和風飡恩信舊唐書褚遂良傳薛延陀部咸歸正朔賈歲迺一俟斤耳值神兵北指溢平沙漠狼山滿海萬里高條咫下兵加諸外而思把於內以為餘寇年波須立西長重書鼓纛立為可以共｜｜｜｜同｜｜｜｜獻膠舊唐書突厥傳武德四年餘方戎狄莫不聞知四月頡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鴈門定襄王李大恩擊走之先是漢陽公蘇瑛太常卿鄭元璹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等各使於突厥頡利並拘之我亦留其使前後數輩至是為大恩所挫於是乃懼仍放順德還更請和好｜魚｜數十觔欲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嘉之放其使者特勒熱寒阿史德等還蕃賜以金帛棒兔蹈舞舊唐書突厥傳明皇發都至嘉會頓引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入仗乃與之弓箭時有兔起於御馬之前上引弓傍射獲之頡利發便下馬｜｜｜｜曰聖人神武超絕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上因令問饑否對曰仰觀聖武如此十日不食猶為飽也自是常令突厥入仗馳射東西分坐舊唐書突厥傳十八年蘇祿使至京師明皇御丹鳳樓設宴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來預宴與蘇祿使爭長突厥使曰突騎施國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蘇祿使曰今日此宴乃為我設不合居下於是中書門下及百寮議遂於｜幕下兩處｜｜突厥使在東突騎使在西宴訖厚賚而遣之作金鵝奉獻舊唐書吐蕃傳太宗伐遼東還遣祿東贊來賀奉表曰聖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國並為臣妾而高麗恃遠闕於臣禮天子自

領百萬度遼致討黎城陷陣指日凱旋夷狄纔聞陛下發駕少進之間已聞歸國鴈飛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預子壻喜百常夷夫鵝猶鴈也故｜｜｜｜｜其｜其鵝黃金鑄成其高七尺中可實酒三斛

釋氊裘

襲紈綺 舊唐書吐蕃傳公主惡其人赭面弄讚令國中權且罷之自亦｜｜｜｜｜｜漸慕華風仍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又請中國識文之人典其表疏

遣酋豪子弟入國學 見上

賓王 舊唐書吐蕃傳高宗嗣位授弄讚為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賜物二千段弄讚因致書於司徒長孫無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當勒兵以赴國除討并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置太宗靈座之前高宗嘉之進封為｜｜賜雜綵三千段因請蠶種及造酒碾磑紙墨之匠並許焉乃刊石像其形列昭陵元闕之下

親覲奇樂 舊唐書吐蕃傳吐蕃遣使論彌薩等入朝請求和則天宴之於麟德殿奏百戲於殿庭論彌薩曰臣生於邊荒由來不識中國音樂乞放臣親覲則天許之於是論彌薩等相視笑忤拜謝曰臣自歸投聖朝前後禮數優渥又得｜｜｜｜一生所未見自顧微瑣何以仰答天恩區區褊心唯願大家萬歲

爭冠帶於康衢 舊唐書吐蕃傳大中三年七月河隴耆老率長幼千餘人赴闕上御延喜樓觀之莫不歡呼抃舞更相解辯｜｜然後命善地以處之觀者咸稱萬歲

王會圖 舊唐書南蠻東謝蠻傳貞觀三年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履若今之髦頭以金銀絡額身披毛帔為皮行縢而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昔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書其事為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至如此輩章服實可圖寫今請撰為｜｜｜｜從之

生金喻向化丹砂示赤心 舊唐書南詔蠻傳吐蕃多召南詔大臣之子為質牟尋怨乃與酋長定計遣使凡三輩致書於韋皐各齎生金丹砂為贄三分前皐所與牟尋書各持其一為信歲中三使皆至京師且曰牟尋請歸大國永為藩國所獻｜｜｜｜以｜｜｜之意如金也｜｜｜其｜｜耳上嘉之

候律瞻風 舊唐書西南蠻傳西南之蠻夷不少矣雖言語不通嗜欲不同亦能｜｜｜｜遠修職貢

膜拜受詔 舊唐書西戎天竺國傳貞觀十五年尸羅逸多自稱摩伽陀王遣使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問尸羅逸多大驚問諸國人曰自古曾有摩訶振旦使人至吾國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而｜｜書因遣使朝貢太宗以其地遠禮之甚厚復遣衛尉丞李義表報使尸羅逸多遣大臣郊迎傾城邑以縱觀焚香夾道逸多率其臣下東面拜受勅書復遣使獻火珠及鬱金香菩提樹

寺額以歸化為名 舊唐書西戎天竺國傳九月南天竺王尸利那羅僧伽寶多枝摩為國造寺上表乞｜｜勅｜｜｜賜之

織錦作頌 舊唐書東夷新羅國傳永徽元年貢德大破百濟之衆遣其弟法敏以聞貢德乃｜｜｜｜五言太平｜以獻之其詞曰大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理物體含章深仁偕日月撫運邁陶唐旊旗何赫赫征鼓何鍠鍠外夷違命者翦覆被天殃淳風凝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和玉燭十曜巡萬方維岳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五三成一德昭我唐家光帝嘉之拜法敏為太府卿

獻玉千斤 五代史四夷附錄于闐國王聖天遣都督劉再昇｜｜｜｜及玉印降魔杵等

貢猛火油薔薇水 五代史四夷附錄顯德五年占城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訶散來｜｜｜｜八十四瓶｜｜｜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為函猛火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灑衣雖敝而香不滅

納箭 宋史真宗紀咸平四年三月甲戌撫水州蠻酋蒙瑛等來｜兵器毒藥｜誓不復犯邊

梯航日出之邦冠帶月支之域 元史伯顏傳表曰恭惟皇帝陛

下道光五葉統接千齡｜｜｜｜際丹崖而述職奄瀚海而為家

東方青馬

黑嶽逸周書周公旦主｜｜所之｜｜謂之毋兒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壯方稷慎大麈穢人前兒前兒若獮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在子口身人首脂其腹炙之霍則鳴曰在子揚州禺禺魚名解隃冠發人鹿鹿者若鹿迅走俞人雖馬青丘狐九尾周頭煇茲煇茲者羊也黑齒白鹿白馬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麒皆有兩角東越海蛤歐人蟬蛇蟬蛇順食之美姑於越納口姑妹珍且歐文蜃若人元貝海陽大蠏自深桂會稽以龜皆西嚮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史林以尊耳尊耳者身若虎豹尾長三尺其身食虎豹北唐戎以閭閻以隃冠渠叟以鼩犬鼩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樓煩以星施星施者珥旄十盧以牛牛者牛之小者也區陽以鼈封者若彘前後有首規矩以麟者獸也西申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掖信歸有德丘羌鸞鳥巴人以比翼鳥方揚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皐鷄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沙夷用閻采康民以桴苡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州靡費其形人身技踵自笑笑則上唇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嘍都郭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奇幹善芳善芳者頭若雄鷄佩之令人不昧皆東嚮北方臺正東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孤竹距虛不令支元模不屠何青能東域黃羆山戎菽甘而般吾白虎屠州黑豹禺氏騊駼大夏茲白牛犬戎文犬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尾長三尺名古黃之乘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匈戎狡犬狡犬者巨身四尺果皆北嚮權扶三目白州北閭北閭者其革若于伐其木以為車終行不敗禽人管路人大竹長沙鑿其西魚復鼓鐘鐘牛蠻揚之翟倉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其餘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至衆皆北嚮

穢人前兒良夷在子見上發鹿俞馬見上納姑妹珍見上海陽蠏自深桂見上西申鳳丘羌鸞見上禽管路竹見上為四方獻令逸周書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伊尹受命於是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髮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口鯽之醬鮫瞂利劒為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已關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畧貌西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龍東域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為獻湯曰善

東風入律青雲干呂東方朔十洲記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百旬不休｜｜｜｜連月不散者當知中國時有好道之君按此月支國使臣語

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桓寬鹽鐵論昔者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天下辭越裳之贄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驢駞駞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旁以玉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盛德也

干戈韜閣焦氏易林家給人足頌聲並作四夷賓伏｜｜｜｜｜｜｜｜

湛露之歡三爵畢恩焦氏易林區脫康居慕仁入朝｜｜｜｜｜｜｜｜

雁臣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北夸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

訊本國山川風土為圖以奏唐六典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天下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候之

數辨其邦國都鄙之遠邇及四夷之歸化者凡地圖委州府三年一造與板籍偕上省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鴻臚｜其人｜｜｜｜｜｜｜｜｜｜｜｜馬

典客令送迎 唐六典｜｜掌二王後介公鄭公之版籍及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歸化在蕃者之名數丞為之貳凡朝貢宴享｜｜預焉皆辨其等位而供其職事凡口渠首領朝見者則館而以禮供之

望氣入貢 蘇鶚杜陽雜編吳明國貢常燃鼎鷲峰蜜云其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挹婁沃沮等國其土宜五穀尤多禮樂仁義無剽刼人壽二百歲俗尚神仙每歲之內乘雲控鶴者往往有之常｜有黃｜如車蓋知中國有土德王遂願｜｜焉

撒殿 沈括夢溪筆談熙寧中珠輦國使人入貢乞依本國俗｜｜詔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於盤檻之間以金蓮花酌珠向御座撒之謂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司掃徹得珠十餘兩分賜是日侍殿閣門使副內臣

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七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八

邊塞部二

邊防

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 管子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怨傷義邊信傷德｜｜｜｜｜｜｜｜注四國邊境一彼一此至易生釁安能使同心和德惟厚和結之以順其外此謂貌德

不以勇猛 管子先王｜｜｜｜為邊竟則邊竟安

樹表相望 管子方百里之地走禍婦人備食內外相備

日變 管子請問為邊若何對曰夫邊｜｜不可以常智觀也

長城巨防足以為塞 韓非子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

傳鼓相告 呂氏春秋周宅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諸侯之兵皆至

九塞 淮南子何謂｜｜曰太汾澠阨荆阮方城殽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

初縣 史記秦始皇紀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遠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度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

長城 史記秦始皇紀適治獄吏不直者築｜｜及南越地

徙齊楚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 史記劉敬傳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

都關中實少人北近邊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强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諸田｜昭屈景｜｜｜｜｜｜｜｜｜｜｜｜｜無事可以備敵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强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廼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强本弱末**見上**因河為塞**史記匈奴傳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之悉收河南地｜｜｜｜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甌脫**史記匈奴傳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東甌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按榆谿舊塞**史記衛將軍傳令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級二千三百餘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絕梓領梁北河封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案蒲

泥符離二王號**修遼東故塞至浿水**史記朝鮮傳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為界**築令居**史記大宛傳漢始｜｜｜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酒泉列亭鄣至玉門**史記大宛傳王恢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於是｜｜｜｜｜｜｜矣按破奴趙破奴**斥候烽燧**漢書賈誼傳令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望｜｜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注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皐桔皐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虎落**漢書鼂錯傳遠方之卒守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

毋下千家為中周｜｜先為屋室具田器乃募皐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注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蘇林曰渠答鐵疾藜也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師古曰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徙遠方實廣虛**漢書鼂錯傳臣聞古之｜｜｜以｜｜｜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馬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注師古曰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地也**立威始於折膠**漢書鼂錯傳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者｜｜｜｜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注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累石為城樹榆為塞**漢書韓安國傳辟數千里以河為竟｜｜｜｜｜｜｜｜**赤**

白囊漢書邴吉傳吉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犇命書**見上**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漢書揚雄傳令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徼以糾墨製以質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注孟康曰會稽東部都尉敦煌玉門關候也**散以禮樂風以詩書**見上**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漢書匈奴傳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强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而｜｜｜｜｜｜｜｜**幕南無王庭**漢書匈奴傳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天子自將兵待邊**漢書匈奴傳是時天

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與漢戰｜｜｜｜｜｜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

西置酒泉隔絕邉羌 漢書匈奴傳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而｜｜｜｜郡以｜｜｜｜與｜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

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 見上

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

縉紳之儒守和親介冑之士言征伐 漢書匈奴傳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氏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則｜｜｜｜｜｜｜｜｜｜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

阨以玉門陽關限以葱嶺 漢書西域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西則｜｜｜｜列四郡據兩關 漢書西域傳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燉煌｜｜｜｜｜｜馬

督察諸外國動靜 漢書西域傳都護｜｜｜｜｜｜烏孫康居｜｜｜｜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

避白龍堆之阨 漢書西域傳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

田伊循以填撫之 漢書西域傳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按鄯善本名樓蘭

鮮卑不敢南近塞下 後漢書鄧訓傳訓撫接邊民為幽部所歸六年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徙邊｜｜｜｜｜｜聞其威恩皆｜｜｜｜｜｜

塞下無晏開之警 後漢書耿

國傳匈奴奠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扞禦北敵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帝從其議按前漢書嚴安上書曰邊境之民早閉晏開

銅柱為界 後漢書馬援傳注廣州記曰援到交阯立｜｜｜｜漢之極｜也

十里一候 後漢書馬成傳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燧燧｜｜｜｜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

開不賓 後漢書西南夷傳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它人

列屯夾河三十四部 後漢書西羌傳

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圖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合——按鳳曹鳳歸義

建威見上**作塢壁設鳴鼓**後漢書西羌傳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

——**因渠以溉水春河漕**後漢書西羌傳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犀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阸據險——

——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

湟中十部後漢書西羌傳陽嘉元年以——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為——

西域門戶後漢書西域傳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之——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

戊己校尉更互屯見上**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後漢書西域傳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

車駕數牛上作樓櫓後漢書南匈奴傳初帝造戰——可——置於塞上以拒匈奴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讖言漢九世當却北狄地千里豈謂此邪及是果拓地焉

冬屯夏罷後漢書南匈奴傳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為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自後以為常

令漢家長無北念後漢書南匈奴傳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為單于其人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畧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

南北二庭後漢書南匈奴傳論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馬譬譬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鳥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

一夫荷戟千人莫當晉書羊祜傳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柬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

蠻蜒塞晉書慕容皝載記皝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長驅至於薊城進渡武遂津入於高陽

移遠就近浚復城隍纂偶車牛計丁課仗宋書何承天傳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畧舉矣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二曰——三曰——四曰——

立碣分界魏書桓帝紀自始祖以來與晉和好百姓乂安財畜富實控弦騎士四十餘萬是歲穆帝始出并州遷雜塞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擊匈奴烏桓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長城原夾道——與晉——

長城一成西海可永為重戍魏書高閭傳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以禦北敵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有弓弩狄來有城可守其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

袁𧨺傳||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
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敵往來之
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
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鎮防西北斬山
築城斷谷起障北齊書斛律羨傳羨以北敵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拒於海隨山屈曲
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或||||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置驛六十
六所舊唐書太宗紀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司農卿楊
宏禮為崑山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龜茲是歲墮婆登乙
利鼻林送都播羊同石波斯康國吐火羅阿悉吉等遠
夷十九國並遣使朝貢又于突厥之北至子迴紇部落||||以通北荒焉肅戍軍舊唐書代
宗紀六年春正月已未朔戊寅於郿州之析城置|||二庭四鎮舊唐書德宗紀詔曰||||

統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朝以來相奉率職自
關隴失守東西阻絕忠義之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畧奉
遵禮教皆侯伯守將交修共理之所致也伊西北庭節
度觀察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護四鎮節度留後郭昕
為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觀察使七關要害三郡膏腴舊唐書宣宗紀八月鳳翔節度
使李玭奏收復秦州制曰||||||候館之
殘趾可尋唐人之遺風尚在追懷往事良用興嗟夫取
不在廣貴保其金湯得必有時詎計於遲速今則便務
修築不進干戈必使足食足兵有備無患載洽亭育之
道永致生靈之安五城舊唐書敬宗紀夏州節度使李佑奏於塞外築烏延宥州臨塞陰河陶子等|
|以備蕃寇又以党項為盜於蘆子關北木爪嶺築壘以扼其衝立石種樹門設籬櫓
舊唐書馬燧傳李抱玉移鎮鳳翔以汧陽被邊署奏隴
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道廣二百餘步上連峻

山山與吐蕃相直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
險易||||以塞之||||八日而功畢防秋舊唐書陸贄傳河隴陷蕃已來西
北邊常以重兵守備謂之||||置廢館一十一所舊唐
書李吉甫傳是月迴紇部落南過磧取西城柳谷路討
吐蕃西城防禦使周懷義表至朝廷大恐以為迴紇聲
言討吐蕃意是入寇吉甫奏曰迴紇入寇且當斷絕和
事不應便來犯邊但須設備不足為慮因請自夏州至
天德復|||||||以通緩急又請發夏州騎士
五百人營於經畧故城應援驛使兼護党項九年請於
經畧故城置宥州六胡州以在靈鹽界開元中廢六州
曰國家舊置宥州以寬宥為名領諸降戶天寶末宥州
寄理于經畧軍蓋以地居其中可以總統蕃部北以應
接天德南援夏州今經畧遙隸靈武又不置軍鎮非舊
制也憲宗從其奏復置宥州宥州以寬宥為名見上置瀚海都護府舊唐

書李素立傳時突厥鐵勒部相率內附太宗於其地
|||||以統之以素立為瀚海都護又有闕泥孰
別部猶為邊患素立遣使招諭降之夷人感其惠
率馬牛以饋素立素立惟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屈曲
作隱伏出沒之狀舊唐書王方翼傳裴行儉西討遮匐奏方翼為副兼檢校安西都護又築
碎葉鎮城立四面十二門皆|||||||五旬而畢漲水為溝舊唐書姜師度傳師度勤
於為政又有巧思頗知溝洫之利始於薊門之北||
||以備奚契丹之寇又約魏武舊渠傍海穿漕號為
平虜渠以避海艱粮運者至今利焉行虛惠收實福舊唐書李大亮傳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
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伊吾雖已臣附遠在
蕃磧人非中夏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
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為蕃臣蓋|||||而||||矣屯田歲致穀舊唐書張儉傳

貞觀初以軍功累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自恃強盛每有所求輙遣書稱勅緣邊諸州遞相承稟及儉至遂拒不受太宗聞而嘉之儉又廣營｜｜｜｜十萬斛邊糧益饒及遭霜旱勸百姓相贍遂免饑餒州境獨安

置烽候一千八百所舊唐書張仁愿傳先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仁愿請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中宗從之北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

謀以十勝成其九拒舊唐書郭虔瓘傳制曰雲麾將軍檢校右驍衛將軍兼北庭都護瀚海軍經略使金山道副大總管招慰營田等使上柱國太原縣開國子郭虔瓘宣威將軍守右驍衛翊府中郎將檢校伊州刺史兼伊吾軍使借紫金魚袋上柱國郭知運等早負名節見稱義勇頃者柳中金滿偏師禦敵蕭條窮漠之外奔迫孤城之下強寇益侵援兵不至既守而戰自秋涉冬櫪馬長嘶戍人遠望｜｜

｜｜｜｜｜｜遂能摧日逐之遺種斬天驕之愛息豈耿恭班超獨高前史將康頗李牧與朕同時

斷西戎之脛舊唐書元載傳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之要害指畫於上前曰今國家西境極于潘源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原州當西塞之口接隴山之固草肥水甘舊壘存焉吐蕃比毀其垣墉棄之不居其西則監牧故地皆有長濠巨塹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黍稷不藝而有平涼附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移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之貯粟一年戎人夏收多在青海羽書覆至已逾月矣今運築並作不二旬可畢移子儀大軍居涇以為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嶺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為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為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朝廷可高枕矣兼圖其地形以獻

西蜀控吐蕃之要舊唐書李德裕傳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請以城降其州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孤峯三面臨江是｜｜｜｜｜｜也至德後河隴陷吐蕃惟此州尚存吐蕃利其險要將婦人嫁此州閽者二十年後婦人生二子成長及蕃兵攻城二子內應其州遂陷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貞元中韋皋鎮蜀經畧西山八國萬計取之不獲至是悉怛謀遣人送款

於故單于臺置都護府以寘賓貢舊唐書迴紇傳自貞觀中擒降突厥頡利等可汗之後北虜唯菩薩薛延陀為盛太宗冊北突厥莫賀咄為可汗遣統迴紇僕骨同羅思結阿跌等部迴紇酋帥吐迷度與諸部大破薛延陀多彌可汗遂併其部曲奄有其地貞觀二十年南過賀蘭山臨黃河遣使入貢以破薛延陀功賜宴內殿太宗幸靈武受其降款因請迴鶻已南置郵遞通管北方太宗為置六府七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府州皆置長史司馬已下官主之以迴紇部為瀚海府

拜其俟利發吐迷度為懷化大將軍兼瀚海都督時吐迷度已自稱可汗署官號皆如突厥故事以多覽為燕然府僕骨為金微府拔野古為幽陵府同羅為龜林府思結為羅山府渾部為皐蘭州斛薩為高闕州阿跌為鷄田州契苾為榆林溪州跌結為鷄鹿州阿布思為歸林州白霫為窴顏州又以迴紇西北結骨為堅昆府其北骨利幹為元闕州東北俱羅勃為燭龍州｜｜｜｜｜統之｜｜｜｜｜｜

日月照霜雪舊唐書高昌傳先是其國童謠云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迴手自消滅文泰使捕其初唱者不能得

邊備積完唐書宗室說傳說精于職築天成軍｜｜｜｜晚被疾不能事軍幾亂

厚儲金帛以招降者數出奇兵略城下唐書劉世讓傳帝問以備邊策答曰突厥數南寇者恃有馬邑為地耳如使勇將屯崞城｜｜｜｜｜｜｜｜｜｜｜｜｜踐禾稼

不踰歲馬邑可圖也帝曰非公無可任者乃使馳驛經畧

披其土地部落使權弱勢分

唐書竇靜傳及禽頡利詔處其衆河南靜上書曰夷狄窮則搏噬飽則羣聚不可以刑法繩仁義教也衣食仰給不恃耕桑今損有為之民資無知之地得之無益于治失之不害于化況首丘未忘則一旦變生犯我王畧矣不如因其破亡假以賢王一號妻之宗女｜｜易為羈制則世為藩臣矣帝雖不從然嘉其忠優詔答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為寧朔大使朕無北顧憂矣

口伐

唐書鄭元璹傳會突厥提精騎十萬身自將攻太原詔即苫次起元璹持節往勞既至邉以不信咎中國元璹隨語折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為用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豈若什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為兄弟使馹銜簽於道今坐受其利不肯乃蔑德貽怨自取勞苦若何頡利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

築三受降城

唐書張仁愿傳始朔方軍與突朕何惜金石賜于公哉厥以河為界北屋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絕但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於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

築神威軍

唐書哥舒翰傳踰年｜｜｜｜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城方渠合道木波以遏吐蕃路

唐書楊朝晟傳會獻甫卒有詔代為邠寧節度使朝晟請｜｜｜｜｜｜｜｜詔問須兵幾何報曰部兵可辦帝問前日城五原興師七萬今何易邪對曰鹽州之役虜先知之今薄戎而城虜料王師不十萬勢難輕入若發部兵十日至塞下未三旬城畢積芻聚糧留卒守之寇至不可拔萊野翦夷虜且走此萬全計也若大發兵閱月乃至虜亦來來必戰戰則不暇城矣帝納其策師次方渠水乏有青蛇降險下走視其跡水從而流朝晟使築防環之遂為渟淵士飲仰足圖其事以聞有詔置祠命泉曰應聖已城吐蕃悉衆至度不能害乃引去復城馬嶺而歸開地三百里

斥邏嚴密

唐書范希朝傳俄遷振武節度使部有党項室韋雜居暴掠放肆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保｜｜｜｜｜鄙民以安

至小竊取亦殺無赦虜人憚伏相謂曰是必張光晟紿姓名來也

雄邊子弟

唐書李德裕傳踰年徙劒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為蠻有始韋臯招來南詔復蔦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臯啓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剔千里蕩無孑遺今瘢痍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邉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運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邉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獠耄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于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絲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

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驚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
一軍築仗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
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阸西山吐蕃黃花紫蒙五代
復卭崍關徙嶲州治臺登以奪蠻險史四
夷附錄距幽州七百里有榆關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
舟山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
植唐時置東西狹石淥畤米磚長石門關一夫當百五
揚｜｜白狼等戍以扼契丹代
史四夷附錄胡嶠入契丹道其所見自幽州西北入居
庸關明日又西北入｜｜｜關路崖狹｜｜可以｜｜
此中國控扼為國門戶宋史宋庠傳弟祁上言天下根
契丹之險也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
其扼賊衝｜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桓寬鹽鐵論
｜｜｜也驘驢馲駞銜
尾入塞驒騱馬盡為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於
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為國之寶是則｜｜｜｜

｜｜｜｜｜｜也異物內流則長蛇帶塞險陸相乘張華
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
博物志燕却背沙漠進臨易水西至君張國臂掖以威
都東至於遼｜｜｜｜｜｜也
羌狄鄘道元水經注張掖言丹徼馬縞中華古今注徼
｜｜｜｜｜｜｜｜者繞也所以繞遮蠻
夷使不得侵入中國也方者方望之若紫方勻泊宅編
面也南方徼色赤故稱｜｜馬秦之長城西
起臨洮盡遼海今但穴其下來往｜｜｜｜橫亙沙漠
上自登州岸一潮渡海即至島島有五所即禹貢之羽
山為邊地起望樓王鈺國老談苑李允則守雄州匈奴
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
官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圖即時飛謗至京師至
于監司亦屢有奏劄真宗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尚喧沸
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
某非留心釋事實｜｜｜｜｜｜耳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貢生臣王廷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七十九

邊塞部三

外域上

卑耳之貉管子北伐山戎制｜｜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從 雕題黑齒見上 不庚管子南至吳越巴牂牁｜｜｜｜雕題黑齒 不通之野管子中國之草木有移於｜｜｜｜者 青北九陽子華子禹曰若何而治｜｜｜｜奇怪之所際 宜弟鬼妻墨子昔者越之東有輸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不可與居處 五旬一覺列子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 古莽見上 不知火食列子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阜落見上 解六畜語列子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之｜者蓋偏知之所得 諍人九寸列子東北極有人名曰｜｜長｜｜ 終北列子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頂有口

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漢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無數有喜樂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携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惓則飲神漢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漢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相携迭謠 見上 **沐浴神漢** 見上 **祝髮而裸鞨巾而裘** 列子南國之人

｜｜｜｜北國之人｜｜｜｜

當樞之下無晝夜 呂氏春秋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為元明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

日中無影 見上 **開梧多顯壽靡儋耳** 呂氏春秋東至｜｜西服｜｜北懷｜南撫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揭天之山｜｜｜｜黑齒之國南至交阯孫樸續橘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禺彊之所積石之山

鳥谷青丘之鄉 呂氏春秋禹東之摶

羽人 見上 **飲露吸氣之民** 見上 **共肱一臂三面之鄉** 見上 **夏海** 見上 **海外三十六國** 淮南子凡｜｜｜｜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天民肅慎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服民一臂民三身民自西南至東南方有結胸民羽民讙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孥喙民鑿齒民三頭民脩臂民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元股民毛民勞民自東

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

樹惇 國語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

草中之戎麗土之翟 國語行賂于｜｜｜｜與｜｜｜｜以求東道

幽陵交阯流沙蟠木 史記五帝紀北至于｜｜南至于｜｜西至于｜東至于｜｜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厲

言語約束 史記匈奴傳毋文書以｜｜｜為

三姓貴種 史記匈奴傳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其｜｜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已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巵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

逐水草移徙 見上 **正月小會五月大**

會見上朝拜日夕拜月見上坐長左而北鄉見上日上戊巳見上

舉事候星月見上鳥集瓦解雲散見上裨瀛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騶衍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謂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甌駱裸國史記南越尉佗傳南方卑濕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亦稱王朝鮮傳王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真番見上西南夷皆氐類史記西南夷傳｜｜君長以

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為嶲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漢孰與我大史記西南夷傳滇王與漢使者言曰｜｜｜｜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太唯楚苗裔尚有滇王史記西南夷傳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論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卒為七郡寵王見上大宛有蒲陶酒多善馬史記大宛傳｜｜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于寘之西水皆西流見上行國史記大宛傳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按漢書注云行國言不土著也錢如王面史記大宛傳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

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嬀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其｜｜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為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太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馬有大鳥卵如甕見上國善眩見上乘象以戰見上國臨大水

見上張騫鑿空史記大宛傳｜｜｜｜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于外國外國由此信之

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史記大宛傳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須顴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而｜｜｜｜

南戎為越門北戎為胡門漢書天文志元封中星孛于河戍占曰｜｜｜｜｜｜｜｜｜｜其後漢兵擊拔朝鮮以為樂浪元菟郡朝鮮在海中越之象也居北方西之域也

招搖之分漢書天文志太初中星孛于招搖傳曰客星守招搖蠻夷有亂民死君其後漢兵擊大宛斬其王｜｜遠夷｜｜也

已程不國譯使自此還漢書地理志黃支之南有｜｜｜｜漢之｜｜｜｜矣

能寒能暑漢書鼂錯傳夫壹胳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

衣食之業不著於地漢書鼂錯傳邊人｜｜｜｜｜｜其勢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邊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邊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

往來轉徙時至時去見上

首師名王漢書趙充國傳令先零羌楊玉此羌之｜｜｜將騎四千及煎鞏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謂天撐犁謂子孤塗漢書匈奴傳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為｜｜｜為｜｜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

攣鞮見上

五單于漢書匈奴傳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樓頭為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撣兄右奧鞬王為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犂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犂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犂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

單于庭見上

以馬上戰鬭為國漢書匈奴傳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故有威名於百蠻

白龍堆漢書匈奴傳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

山國漢書西域傳鄯善國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千三百六十

五里

接手飲漢書西域傳烏秅國王治烏秅城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累石為室民｜｜｜出小步馬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縣度見上

赤土身熱之阪漢書西域傳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

三池盤石阪道見上

騎步相持繩索相引見上

近日所入漢書西域傳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云

康居有小王五漢書西域傳｜｜｜｜｜｜一曰蘇䪥王治蘇䪥城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三

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奥鞬王治奥鞬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肥王 漢書西域傳烏孫翁歸靡既立號｜｜

驢非驢馬非馬 漢書西域傳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之人皆曰｜｜｜｜｜若龜茲王所謂贏也

種別域殊 漢書叙傳西南外夷

｜｜｜｜鏤頰 後漢書章帝紀注楊浮異物志儋耳南方夷生則｜其｜皮連耳匡分為數支狀如雞腸

冒耏 後漢書章帝紀｜｜之類注字書曰耏多鬚貌音而言鬚鬢多蒙冒其面或曰西域累累垂至肩人多著冒而長故舉以為言也

積鹵大漠 後漢書竇憲傳陵高闕下雞鹿經｜｜絕｜

龍庭 後漢書竇憲傳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注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按即史記所謂龍城也

金微 後漢書竇憲傳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趙博等將兵擊北敵於｜山大破之

夷有九種 後漢書夷傳｜｜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

豕噓 後漢書夷傳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娠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因之後遂生男王令置于豕牢｜以口氣｜之不死復徙于馬蘭馬亦如之王以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

魚鼈聚浮 見上

六畜名官 後漢書東夷傳夫餘國以｜｜｜｜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殺牛以蹏占其吉凶

迎鼓 見上

牛蹏占吉凶 見上

穴居九梯 後漢書東夷傳挹婁處于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為｜｜以深為貴大家至接｜｜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

豕膏禦風 見上

高句驪五族 後漢書東夷傳｜｜｜凡有｜｜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為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鮮以高句驪為縣使屬元菟賜鼓吹伎人其俗淫皆潔淨自憙莫夜輒男女羣聚為倡樂好祠鬼神社稷零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其國東有大穴號襚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

東盟 後漢書東夷傳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為縣使屬元菟賜鼓吹伎人其俗淫皆潔淨自憙莫夜輒男女羣聚為倡樂好祠鬼神社稷零星

小水貊出好弓 後漢書東夷傳句驪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而居因名曰｜｜｜｜｜｜所謂貊弓也

兩袖長三丈 後漢書東夷傳東沃沮耆老言嘗于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又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闚之輒生子云

頂中復有面 見上

神井 見上

箕子八條之教 後漢書東夷傳滅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鮮｜｜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共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當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天

舞天 見上

三韓 後漢書東夷傳天書東夷傳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

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為限皆古之辰國也

古辰國 見上

魁頭露紒 後漢書東夷傳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錦罽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瓔珠以綴衣為飾及懸頭垂耳大率皆丨丨丨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縋以大木嚾呼為健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羣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為節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為天君又立蘇塗建大木以懸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

出大栗如梨 見上

繩貫脊皮縋以大木 見上

天君 見上

蘇塗 見上

似秦語 後漢書東夷傳辰韓者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為徒有丨丨丨故或名之為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祇次有殺奚次有邑借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鐵滅倭馬韓並從市之凡諸貿易皆以鐵為貨俗憙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以石

兒生欲其頭扁 見上

文身別尊卑 後漢書東夷傳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為縑布出白珠青王其山有丹土氣溫暖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鵲男子皆黥面丨丨以其文左右大小丨丨之差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丹朱坋身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

手而用籩豆俗皆徒跣以蹲踞為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衆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妒風俗不盜竊少爭訟灼骨以卜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為持衰不謹便共殺之

丹朱坋身 見上

多壽考 見上

持衰 見上

女王 後漢書東夷傳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衣食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法俗嚴峻自丨丨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

朱儒國 見上

徐福洲 後漢書東夷傳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為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

巢山潛海 後漢書東夷傳賛宅是嵎夷曰乃暘谷丨丨丨丨厥區九族之冠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大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高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為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丨丨丨丨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鑒之結著猶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

女配槃瓠 後漢書南蠻傳南辛氏有犬戎

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班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父有功母帝之女自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姎徒今武陵長沙蠻是也注說文曰姎女人自稱姎我也音胡朗反

衣裳班蘭語言侏離 見上

精夫 見上

姎徒 見上

穿而綞之垂肩三寸 後漢書南蠻傳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以布貫頭而著之 後漢書南蠻傳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丨丨丨丨丨丨丨

赤穴黑穴 後漢書南蠻傳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丨丨四姓之子皆生丨丨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于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莫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illegible]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

廩君 見上

土船獨浮 見上

射殺鹽水神女 見上

魂魄世為白虎 見上

黃龍一雙清酒一鍾 後漢書南蠻傳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得以倓錢贖死盟曰秦犯夷輸丨丨丨丨夷犯秦輸丨丨丨丨夷人安之

板楯七姓 後漢書南蠻傳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之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賨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楯蠻夷

竹中男兒 後漢書西南夷傳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節大丨流入足間聞其丨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丨丨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牂牁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

竹王三郎 見上

九隆 後漢書西南夷傳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丨丨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為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

穿鼻 後漢書西南夷傳哀牢人皆丨丨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罽毲帛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絜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虎魄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獸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

神鹿兩頭 見上

邛籠 後漢書西南夷傳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其山

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而法嚴重
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氣多寒在盛暑氷猶不
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傭夏則違暑反其邑衆皆
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丈為｜｜又土地剛
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為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
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毦出名馬有靈羊可療毒
又有食藥鹿鹿麑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
角羊麝香輕毛毼雞牲牲其人能作旄氈班罽青頓毞
毼羊羖之屬特多雜藥地有鹹土
煮以為鹽麡羊牛馬食之皆肥

能作旄氈特多雜藥見上

得西方金行之氣後漢書西羌傳所居無常依隨水
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為業其俗氏
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
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國無鰥寡種類繁熾不立
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
抄暴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他禁令其兵常在山谷短

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
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
堅剛勇猛｜｜
｜｜｜｜｜焉

有景象如虎為其蔽火後漢書西羌傳
羌無弋爰劍者
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
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巖穴中得免羌人云
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得以
不死既出又與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
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間諸羌見爰劍被
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為豪河湟間少五穀多
禽獸以射獵為事爰劍教之田畜遂
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衆

爰劍子孫百五十種後漢書西羌傳自｜｜後｜｜支分凡｜｜｜｜其
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前史不載口
數唯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
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

種唯鍾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
人更相抄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
人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犛牛白馬
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紀知也

西域三絕三通後漢書西域傳自建武至
於延光｜｜｜｜｜｜

西海曲環後漢書西域傳
條支國城在山
上周回四十餘里臨｜｜海水｜｜其南及東北三面
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濕出師子犀牛封牛孔
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甕轉北而
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

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後漢書西域傳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
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域界船人謂英曰海
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三
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數
有死亡者英
聞之乃止

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見上

髡頭而衣文繡後漢

書西域傳大秦國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
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為城郭
列置郵亭皆堊墍之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
種樹蠶桑皆｜｜｜｜｜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擊
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邑周圜五百餘里城中有五宮
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
一宮聽事五
日而後偏

城邑周圜五百餘里見上

宮室皆以水精為柱見上

書投囊中至宮發省後漢書西域傳常使一人持
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
｜｜｜｜王｜｜｜｜理其枉直各有
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

外國珍異皆出大秦後漢書西域傳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
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
犀珊瑚琥珀瑠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
罽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

鹽蘭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

近西王母居 後漢書西域傳西有弱水流沙｜｜｜｜所｜處幾於日所入也

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 後漢書西域傳從安息陸道繞北海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獅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為所食

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市其城 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阨易守有｜｜｜｜｜｜｜｜｜｜三十餘里

梯山棧谷繩行沙度 後漢書西域傳論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

天之外區 後漢書西域傳贊遐矣西胡｜｜｜｜土物琛麗人性淫虛不幸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何拘

四角六角 後漢書南匈奴傳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斬將王是為｜｜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各以權力優劣部衆多少為高下次第焉

骨都侯 見上

罽幕 後漢書南匈奴傳論破龍祠焚｜｜阬十角梏關氏

東開向日 後漢書烏桓傳以穹廬為舍｜｜｜｜食肉飲酪以毛氣為衣

見鳥獸孕乳以別四節 後漢書烏桓傳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氈罽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為兵器其土地宜穄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至十月而熟｜｜｜｜｜｜｜｜

角端弓 後漢書鮮卑傳禽獸異于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為弓俗謂之｜｜｜者又有貂鼠貂子天下名裘見上

貂皮毛柔輭故天下以為名裘

入口妻身產子 後漢書鮮卑傳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妻言當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其｜因吞之遂｜｜十月而｜此｜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畧

倭人捕魚 後漢書鮮卑傳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集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于是東擊｜｜國得千餘家徙至秦水上令｜｜以助糧食

擘臂出脾 魏志華佗傳注其始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欲其食少而弩行也

壻屋 魏志高句驪傳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于大屋後名｜｜壻幕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

童女沉海 魏志東沃沮傳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

音聲似雁鶩 魏志東夷傳注魏略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脛國其人｜｜｜｜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馬其為人勇健敢戰也

馬脛馬蹄 見上

被青野豆玄方 晉書四夷傳序九夷八狄｜｜｜而｜｜｜七戎六蠻緜西宇而橫南極

綿西宇橫南極 見上

雒常生皮 晉書肅慎氏傳有樹名｜｜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可衣

以足挾肉而啖 晉書肅慎氏傳無井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暖

石利入鐵 晉書肅慎氏傳其國東北有山出｜其｜｜｜將取之必先祈神

因馬而

別 晉書吐谷渾傳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闕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闕吐谷渾曰馬為畜耳闕其常性何怒于人乖別甚異當去汝于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長史史那樓馮及父耆舊追還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裔我卑庶也理無並大今丨丨丨丨殆天所啓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西我當相隨去矣樓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十餘輩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鮮卑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 **阿干** 見上 **王宮壯麗煥若神居** 晉書龜茲國傳人以田種畜牧為業男女皆剪髮垂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以黑為美** 晉書林邑國傳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則馬援鑄柱之處也去南海三千里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敦令自立為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其俗皆閑北戶以向日至於居止或東西無定人性兇悍果於戰鬬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四時暄暖無霜無雪人皆倮露徒跣丨丨色丨丨貴女賤男同姓為婚婦先聘壻女嫁之時著迎盤衣橫幅合縫如井欄首戴寶花居喪剪鬢謂之孝燔尸中野以為葬其王服天冠被纓絡每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 **婦先聘壻** 見上 **鯉魚變化治成雙刀** 晉書林邑國傳自孫權以來不朝中國至武帝太康中始來貢獻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文曰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為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呪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砍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隨商賈往來見上國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為將文乃譖逸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無嗣文遂自立為王 **一歲種三歲獲** 晉書扶南國傳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大海灣中其境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宮室人皆醜黑拳髮倮身跣行性質直不為寇盜以耕種為務丨丨丨丨丨丨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為之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類于北喪葬婚姻畧同林邑其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時有外國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教載舶入海混潰旦詣神祠得弓遂隨賈人汎海至扶南外邑葉柳率衆禦之混潰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為妻而據其國後胤衰微子孫不紹其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矣按南齊書葉柳作柳葉混潰作混塡 **夢神賜弓** 見上 **諸部呼為步搖** 晉書慕容廆載記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于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丨丨因丨丨丨之丨丨丨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慕容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 **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 見上 **託鐸** 晉書乞伏國仁傳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虫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象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號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丨丨莫何託鐸者非神非人之稱也 **木居海處** 宋書武帝紀丨丨丨之酋被髮雕題之長 **龍漠** 宋書武帝紀拓土三千申威丨丨 **大秦天竺迴出西溟** 宋書夷蠻傳論若夫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二漢銜役特艱斯路而商貨所資或出交部汎海陵波因風遠至又重峻參差氐衆非一殊名詭號種別類殊山深水寶由茲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蚌珠火布之異千名萬品並世主之所虛

心故舟船繼路商使交屬

衣布徒跣 齊書蠻夷傳蠻俗丨丨丨丨或椎髻或剪髮兵器以金銀為飾

虎皮衣楯便弩射皆暴悍好寇賊焉

虎皮衣楯 見上

夢人以金席藉之 齊書南夷林邑國傳宋永初元年林邑王范楊邁初產母丨丨丨丨丨丨光色奇麗中國謂紫磨金夷人謂之楊邁故以為名楊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改名楊邁

大箬葉覆屋 齊書扶南國傳扶南人黠惠知巧攻

畧傍邑不賓之民為奴婢貨易金銀綵帛大家男子截錦為橫幅女為貫頭貧者以布自蔽鍛金鐶鐲銀食器伐木起屋國王居重閣以木柵為城海邊生丨丨丨長八九尺編其葉以丨丨人民亦為閣居為船八九丈廣裁六七尺頭尾似魚國王行乘象婦人亦能乘象象鬬雞及蜱為樂無牢獄有訟者則以金指鐶若雞子投沸湯中令探之又燒鎖令赤著手上捧行七步有罪者手皆爛無罪者不傷又令沒水直者入即不沉不直者即沉

也有甘蔗諸蔗安石榴及橘多橫椰鳥獸如中國人性善不便戰常為林邑所侵擊不得與交州通故其使罕至交州斗絕海島控帶外國故恃險數不賓

為船頭尾似魚 見上

鬬猯 見上

刻木記事 齊書芮芮氏傳芮芮氏塞外雜民也編髮左衽晉世什翼珪入塞內後芮芮逐水草畫有匈奴故庭威服西域土氣早寒所居為穹廬氈帳丨丨丨丨不識文書馬畜丁肥種衆殷盛常與魏人為讐敵齊書河南傳多畜逐水草無城郭後稍為宮室而人民猶以氈廬百子帳為丨丨

邊塞部四

外域下

金夜出飛狀如螢火 梁書林邑國傳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丨丨則丨丨丨丨丨丨又出瑇瑁貝齒吉貝沈木香吉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潔白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斑布也沈木香者土人斫斷之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沈故名曰沈香次不沈不浮者篋香也

吉貝作布 見上

門戶北向 梁書林邑國傳其國俗居處為閣名曰干闌丨

丨皆丨丨書樹葉為紙男女皆以橫幅吉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亦曰都縵穿耳貫小鐶貴者著革屐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以南諸國皆然也其王著法服加瓔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吉貝繖以吉貝為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殺之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賤男而貴女也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壻見婦握手相付咒曰吉利吉利以為戎禮死者焚之中野謂之火葬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國王事尼乾道壽金銀人像大十圍

書樹葉為紙 見上

干漫都縵 見上

王法服如佛像之飾 見上

嫁娶必用八月 見上

婆羅門咒曰吉利吉利 見上

寡婦孤居散髮至老 見上

風車火徼 梁書武帝紀北闕藁街之使丨丨丨丨之民

頓遜酒樹 梁書扶南國傳其南界三千餘里有丨丨國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

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市所以然者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崖岸船舶未曽得逕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所不有又有丨丨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

長頸王 梁書扶南內傳又有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來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丨丨丨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所限也國法刑罪人並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遣使與書相報答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塸名為多羅受五升又如椀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並論善事

能作天竺書 上見

樹生火中 梁書扶南國傳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丨丨丨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為手巾與焦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洿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

俗事天神 梁書扶南國傳丨丨丨丨天神以銅為像丨丨者丨丨丨丨者丨丨

二面四手四面八手 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鑪於其上

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 梁書婆利國傳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蚶貝羅初採之柔軟及刻削為物乾之遂大堅彊其國人披吉貝如帊及為都縵王乃用班絲布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皆為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毦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為之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

一百三十六聚 上見

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 上見

在天地之中 梁書中天竺國傳人民殷厖土地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於渠塹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奇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為丨丨丨丨丨也

止有鬼神及龍居之 梁書師子國傳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國舊無人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

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

固麻檐魯 梁書百濟傳號所治城曰丨丨謂邑曰丨丨如中國之言郡縣也其國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

語言待百濟而後通 梁書新羅傳其俗呼城曰健年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啄評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縑布服牛乘馬男女有別其官名有子賁旱支壹旱支齊旱支謁旱支壹吉支奇貝旱支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與高麗相類無文字刻木為信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焉

健年羅 上見

啄評邑勒 上見

自云太伯之後 梁書倭傳倭者丨丨丨丨丨丨俗皆文身

大蛇吞獸 梁書倭傳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丨丨丨此丨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之中蛇則死矣

文直者貴文小者賤 梁書

文身國傳文身國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齎糧有屋宇無城郭其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為塹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於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者則鞭杖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有枉則猛獸避如不食經宿則赦之

繞屋為塹實以水銀見上

土多扶桑故以為名梁書扶桑國傳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扶桑葉似桐而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綿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無兵甲不攻戰

其衣色隨年改易梁書扶桑國傳國王行有鼓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車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為酪有桑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

養鹿如畜牛見上

入水則娠梁書東夷傳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任｜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

人身狗頭其聲如吠梁書東夷傳天監六年有晉安人渡海為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女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而｜｜｜｜｜｜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為牆其形圓其戶如竇云

獸有兩脚駱駝野驢有角梁書滑國傳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為小國屬芮芮後稍彊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罽賓焉耆龜茲疏勒姑墨于闐句盤等國開地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川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麪及羊肉為糧其｜｜師子｜｜｜｜｜｜｜｜人皆善射著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為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為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氊屋為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為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人為修書羊皮為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

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見上

羊皮為紙見上

王河梁書于闐國傳其地多水潦沙石氣溫宜稻麥蒲柳有水出玉名曰｜｜其治曰西山城有屋室市井瓜菰菜蔬與中國等尤敬佛法王所居室加以朱畫王冠金幘如今戴公帽與妻並坐接客國中婦人皆辮髮衣裘袴其人恭相見則跪其跪則一膝至地書則以木為筆札以玉為印國人得書戴於首而後開札

國人得書戴於首而後開札見上

中有鷲鳥噉羊梁書波斯國傳波斯國其先有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因為國號有城周迴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內屋宇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過高其勢連接甚遠｜｜｜｜｜｜土人極以為患國中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駒馬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琥珀馬腦真珠玫瑰等國內不以為珍市買用金銀

日子河伯外孫魏書高句麗傳高句麗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之野衆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每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於田以一矢朱蒙雖矢少殪獸甚多夫餘之臣以朱蒙善射限之

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汝以汝才略宜適四方朱蒙乃與烏引烏違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

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

於是魚鱉並浮為之成橋朱蒙得渡魚鱉乃解追騎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

著納衣一人著水藻衣與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為氏 **平壤城** 魏書高句麗傳遣員

外散騎侍郎李敖拜璉為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敖至其所

居｜｜｜訪其方事云遼東南一千餘里東至柵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民戶參倍於前魏時其地東西二

千里南北一千餘里民皆土著隨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塉蠶農不足以自供故其人節飲食其俗婬

好歌舞夜則男女羣聚而戲無貴賤之節然潔淨自喜其王好治宮室其官名有謁奢太奢大兄小兄之號頭

著折風其形如弁旁插鳥羽貴賤有差 **謁奢太奢大兄小兄** 見上 **頭著折風**

見上 **鹽生樹上** 魏書勿吉傳勿吉國在高句麗北舊肅慎國也其國無牛有車馬佃則偶耕車則步

推有粟及麥穄菜則有葵水氣鹹凝｜｜｜｜亦有鹽池多豬無羊嚼米醞酒飲能至醉婦人則布裙男子豬

犬皮裘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罷便以為定乃為夫婦 **嚼米醞酒飲能至醉** 見上

執乳為定 見上 **夏則城居冬逐水草** 魏書失韋傳失韋國在勿吉北千里頗有

粟麥及穄唯食猪魚養牛馬俗又無羊｜｜｜｜｜｜｜｜亦多貂皮丈夫索髮用角弓其箭尤長女婦束髮

作叉手髻其國少竊盜盜一徵三殺人者責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麴釀酒俗愛赤珠為婦人飾

穿挂於頸以多為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 **叉手髻** 見上 **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

見上 **赤珠挂頸以多為貴** 見上 **嫁娶之際以青氈為上服** 魏書

契丹傳熙平中契丹使人祖真等三十人還靈太后以其俗｜｜｜｜｜｜｜｜｜｜人給青氈兩匹賞其誠

款之心餘依舊式朝貢至齊受禪常不絕 **緪髮皮服以珠為飾** 魏書烏洛侯傳烏洛侯國

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土下濕多霧氣而寒民冬則穿地為室夏則隨原阜畜牧多豕有穀

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為之其俗｜｜｜｜｜｜｜｜民尚勇不為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獵射

樂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於難水其地小水皆注於難東入於海又西北二

十日行有於巳尼大水所謂北海也 **慢藏野積而無寇盜** 見上 **號妻為恪尊**

魏書吐谷渾傳伏連籌死子夸呂立始自號為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郭而不居恒處穹廬

隨水草畜牧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將將軍之號夸呂椎髻眊珠以皁為帽

坐金師子牀｜其｜｜｜｜衣織成裙披錦大袍辮髮於後首戴金花冠其俗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羅

羃為冠亦以繒為帽婦人皆貫珠貝束髮以多為貴兵器有弓刀甲矟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焉

不識五穀唯食魚及蘇子 魏書吐谷渾傳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風俗與吐谷渾

同｜｜｜｜｜｜｜｜｜｜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 **體輕工走** 魏書吐谷渾傳北又有阿蘭國與鳥

獸同不知鬬戰忽見異人舉國便走土無所出大養羣畜｜｜｜｜逐之不可得 **以女為主** 魏書

吐谷渾傳北又有女王國｜｜｜｜ **其屋織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 魏書宕昌

傳宕昌羌者其先葢三苗之胄周時與庸蜀微盧等八國從武王滅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為邊患其地東接

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別自為部落酋帥皆有
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屋宇｜
｜｜｜｜｜｜｜｜｜｜國無法令又無徭賦惟戰
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裘
褐收養犛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
繼母叔母及嫂弟婦等為妻俗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
記其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有
梁懃者世為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焉**各事生業不**
相往來上見**候草木榮落記其歲時**上見**出赤鹽白鹽**魏書高昌
傳國有八城皆有華人地多石磧氣候溫暖厥土良沃
穀麥一歲再熟宜蠶多五果又饒漆有草名羊刺其上
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其味甚美復有｜｜
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枕貢之中國多蒲萄酒俗事
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在隱僻處以避寇非貴人
不知其處北有赤石山七十里有貪汙山夏有積雪此

山北鐵勒界也**俗事天神兼信佛法**上見**羊馬牧在隱僻處非貴**
人不知上見**阿謩阿段阿夷阿等**魏書獠傳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於邛
筰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略無氏族
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惟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
稱｜｜｜｜婦人｜｜｜｜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
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蘭干蘭大小隨其家口之
數往往推一長者為王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
若中國之貴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
擊之好相殺害多不敢遠行能卧
水底持刀刺魚其口嚼食並鼻飲**干蘭**上見**能卧水底持**
刀刺魚上見**鼻飲**上見**十六國四域**魏書西域傳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
并至太延中為｜｜｜分其地為｜｜自葱嶺以東流
沙以西為一域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域者舌以南

月氏以北為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內諸小
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為四出自玉
門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玉門度流沙
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為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
至葱嶺葱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為一道自莎車西
南五百里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為一道焉
老駝知風魏書且末傳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豫｜
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
氈擁蔽鼻口其｜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產子非六指不育魏書疏勒傳人手足皆六指｜｜｜｜｜者即｜｜**老子化胡**
成佛之所魏書于闐國傳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焉城南
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為其王造覆盆
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雙跡猶存于闐西五里

有比摩寺云是｜｜｜｜｜｜｜**山有膏服之髮齒落更生**魏書龜茲國傳其國
西北大｜中｜如｜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如餹
餬甚臭｜｜｜｜已｜者能令｜｜病人服之皆愈**醍**
醐塗髮魏書悅般傳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而其人清潔於風俗翦髮齊眉以醍醐塗之昱昱然光澤
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
燋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為藥即石流黃也**日三**
澡漱然後飲食上見**火山**上見**狗國**魏書悅般傳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
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
衣不絆髮不洗手婦人舌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
誑我入此｜｜中乃馳還大檀遣騎
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相征討**能作霖雨狂風大**
雪及行潦魏書悅般傳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

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

幻人　見上

角帽　魏書嚈噠傳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角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剪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

女與天　魏書高車傳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為狄歷北方以為勑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解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為神單于曰吾有此丨安可配人將以丨丨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徹之間耳復一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因穿臺下為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就之其姊大驚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也妹不從下為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嗥

好引聲長歌似狼嗥　見上

烏了帥　隋書流求傳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世數也彼土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琱刻禽獸多鬬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丨丨丨丨並以善戰者為之自相樹立主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為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雜紋白布為帽其形方正織鬬鏤皮并雜毛以為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為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瑲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為笠飾以毛羽有刀矟弓箭劍鈹之屬其處鐵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為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命左右轝之而行導從不過十數人小王乘機鏤為獸形

王乘木獸　見上

呼名而飲　隋書流求傳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丨丨丨丨丨丨後丨上王酒者亦呼王名

門懸金花鈴毦　隋書赤土傳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丨圖畫飛仙仙人菩薩之象丨丨丨丨丨丨婦人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伏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纓絡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樹一寶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薩陁迦邏一人共掌政事但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其俗皆穿耳翦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為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鏁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嫁婚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壻七日乃配焉既娶即分財別居唯少子與父居

金鏁非王賜不得服用　見上

以右手為淨左手為穢　隋書真臘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澡灌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飲食多酥酪沙糖秔粟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攪而食之

楊枝淨齒　見上

善投輪刀　隋書婆利傳婆利國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四月行

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利利邪伽名護濫那婆官曰獨詞邪挐次曰獨詞氏挐國人丨丨丨丨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

金聚 隋書女國傳女國在葱嶺南其國代以女為王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號曰丨丨不知政事國內大夫唯以征伐為務山上為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而一日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披髮以皮為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為業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恒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黨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為女王次為小王貴人死剝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肉內於鐵器埋之俗事阿修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視之有衆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

小女王 見上

彩色塗面一日數變 見上

鳥卜 見上

傅金屑於鬚上 隋書波斯傳王著金花冠坐金師子座丨丨丨丨以為飾衣錦袍加瓔珞於其上

順天神 隋書漕國傳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屬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重淫祠葱嶺山有丨丨丨丨者儀制極華金銀鍱為屋以銀為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有孔中通馬騎出入

魚脊骨孔通馬騎出入 見上

籠官 舊唐書韋皐傳五年皐遣大將王有道簡習精卒以入蕃界與東蠻於故隽州臺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斬首二千級生擒丨丨四十五人其投崖谷而死者不可勝計蕃將乞臧遮遮者蕃之驍將也又為邊患自擒遮遮城柵無不降數年之內終復隽州

兄弟讓國 舊唐書尉遲勝傳于闐王珪之長子少嗣位閻安祿山反乃命弟曜行國事自率兵五千赴難國人留勝以少女為質而後行肅宗侍之甚厚授特進兼殿中監廣德中令還國勝固請留宿衛以本國王授曜詔從之貞元中曜遣使上疏稱有國已來代嫡承嗣兄勝既讓國請傳勝子鋭上乃以鋭為檢校光祿卿兼毗沙府長史還勝固辭且曰曜久行國事人皆悅服鋭生於京華不習國俗不可遣丨丨丨人多稱之

列星 舊唐書溫彥博傳時高麗遣使貢方物高祖謂羣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終拒煬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驕貴但據土宇務共安人何必合其稱臣以自尊大可即為詔述朕此懷也彥博進曰遼東之地周為箕子之國漢家之元菟郡耳魏晉以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與高麗抗禮則四夷何以瞻仰且中國之與夷狄猶太陽之比丨丨丨理無降尊俯同夷貊高祖乃止丨丨

興亡以羊馬為準 舊唐書鄭元璹傳元璹自義寧已來五入蕃充使幾至於死者數矣貞觀三年又使入突厥還奏曰突厥丨丨唯丨丨丨丨今六畜疲羸人皆菜色又其牙內炊飯化而為血徵祥如此不出三年必當復滅太宗然之無幾突厥果敗

十設十箭五咄五弩 舊唐書突厥沙鉢羅咥利失婚獻馬五百疋朝廷惟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為十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為丨丨每設賜以一箭故稱丨丨焉又分十箭為左右廂一廂各置五箭其左廂號丨丨六部落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其右廂號為丨丨失畢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都號為十箭其後或稱一箭為一部落大箭頭為大首領五咄六部落居於碎葉已東五弩失畢部落居於碎葉已西自是都號為十姓部落

黃姓黑姓 舊唐書突厥蘇

迴旋轉捷

如鵲舊唐書迴紇傳元和四年藹德曷里祿沒弭施合密里迎可汗遣使改為迴鶻義取丨丨丨丨丨也

麥熟為歲首舊唐書吐蕃傳其人或隨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頗有城郭其國都城號為邏些城屋皆平頭高者至數十尺貴人處於大氊帳名為拂廬寢處汙穢絕不櫛沐接手飲酒以氊為盤捻麨為椀實以羹酪并而食之多事羱羝之神人信巫覡不知節候丨丨丨丨丨

拂廬見上

敗北者懸狐尾於其首舊唐書吐蕃傳軍令嚴肅每戰前隊皆死後隊方進重兵死惡病終累代戰沒以為甲門臨陣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廣衆必以徇焉其俗恥之以為次死

飛鳥使舊唐書吐蕃傳元鼎初丨丨至飛鳥猶中國驛騎也

夏衙舊唐書吐蕃傳適有丨丨贊普丨丨之所其川在邏娑川南百里臧河之所流也見贊普於悶懼盧川蓋登國傳其國

稻每月一熟舊唐書陸娑種丨丨丨丨丨丨亦有文字書之於貝葉分為二半以南近海多陂澤處謂之丨丨丨丨半以北多山阜謂之丨丨

水真臘陸真臘舊唐書真臘國傳自神龍已後真臘書南詔傳皮邏閣立二十六年詔授特進封越國公賜名曰歸義其後破洱河蠻以功策授雲南王歸義漸強盛餘五詔浸弱先是劍南節度使王昱受歸義賂奏丨丨丨丨丨丨歸義既併五詔服羣蠻破吐蕃之衆兵日以驕大每入覲朝廷亦加禮異

六詔合為一詔舊唐書

金繩牀舊唐書驃國傳其王近適則舁以丨丨丨遠適則乘象嬪妹甚衆常數百人其羅城構以磚甃周一百六十里壕岸亦構磚相傳本是舍利佛城城內有居人數萬家佛寺百餘區其堂宇皆錯以金銀塗以丹彩地以紫鏻覆以錦罽

本是舍利佛城見上

錢不穿舊唐書泥婆羅傳泥婆羅國在吐蕃西其俗剪髮與孔眉齊穿耳揎以竹筩牛角綴至肩者以為姣麗食用手無匕箸其器皆銅多商賈少田作以銅為丨面文為人背文為馬牛丨丨丨衣服以一幅布蔽身日數盥浴以板為屋壁皆雕畫俗重博戲好吹蠡擊鼓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歷術事五天神鐫石為像每日清水浴神烹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著真珠玻璃車渠珊瑚琥珀纓絡耳垂金鉤玉璫佩寶裝伏突坐獅子牀其堂內散花香大臣及諸左右並坐於地持兵數百列侍其側宮中有七層之樓覆以銅瓦欄檻楹栿皆飾珠寶樓之四角各懸銅槽下有金龍激水上樓注於槽中從龍口而出狀若飛泉那陵提婆之父為其叔父所篡那陵提婆逃難於外吐蕃因而納焉克復其位遂羈屬吐蕃貞觀中衛尉丞李義表往使天竺塗經其國那陵提婆見之大喜與義表同出觀阿耆婆泠池周迴二十餘步水恒沸雖流潦暴集爍石焦金未嘗增減以物投之即生烟焰懸釜而炊須臾而熟

清水浴神烹羊而祭見上

金龍激水上樓狀若飛泉見上

阿耆婆泠池見上

生子必以石蜜內口中明膠置掌內舊唐書康國傳丨丨欲其成長口嘗甘言掌持錢如膠之黏物

進食有毒其鳥輒鳴舊唐書拂菻傳拂菻國一名大秦其王冠形如鳥舉翼冠及瓔珞皆綴以珠寶著錦繡衣前不開襟坐金花牀有一鳥似鵝其毛綠色常在王邊倚枕上坐每丨丨丨丨丨丨丨其都城疊石為之尤絕高峻凡有十萬餘戶南臨大海城東面有大門其高二十餘丈自上及下飾以黃金光輝燦爛連曜數里自外及王室凡有大門三重列美寶雕飾第二門之樓中懸一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焉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豪釐無失其殿以瑟瑟為柱黃金為地象牙為門扇香木為棟梁其俗無瓦擣白石為末羅之塗屋上其堅密光潤

還如玉石至於盛暑之節人厭羞熱乃引水潛流上徧於屋宇機制巧密人莫知之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溜懸波如瀑激氣成涼風其巧妙如此風俗男子剪髮披帔而右袒婦人不開襟錦為頭巾家貲滿億封以上位有羊羔生於土中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築牆以院之防外獸取食也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唯人著甲走馬反擊鼓以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便逐水草

金九候時見上 **衣前不開襟**見上 **屋上泉鳴四簷飛溜**見上 **羔生土中**見上

獅子人語舊唐書大食傳大食國本在波斯之西大業中有波斯國人牧駝於俱紛摩地那之山忽有丨丨丨丨謂之曰此山西有三穴穴中大有兵器汝可取之穴中並有黑石白文讀之便作王位國人依言果見穴中有石及稍刃甚多上有文教其反叛於是糾合亡命渡恒曷水劫奪商旅其眾漸盛遂割據波斯西境自立為王波斯拂菻各遣兵討之皆為所敗

樹上生小兒舊唐書大食傳嘗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八年而未及西岸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丨丨總丨丨丨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腳頭著樹其使摘取一枝小兒便死收在大食王宮

號為君子之國舊唐書新羅傳開元二十五年興光卒詔贈太子太保仍遣左贊善大夫邢璹攝鴻臚少卿往新羅弔祭並冊立其子承慶襲父開府儀同三司新羅王璹將進發上製詩序太子以下及百寮咸賦詩以送之上謂璹曰新羅丨丨丨丨丨丨頗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學術善與講論故選使充此到彼宜闡揚經典使知大國儒教之盛又聞其人多善弈碁因令善碁人率府兵曹揚季鷹為璹之副璹等至彼大為蕃人所敬其國碁者皆在季鷹之下

悉曇章舊唐書天竺國傳其人皆學丨丨丨云是梵天法書於貝多樹葉以紀事

夕肭羊髀纔熟而曙唐書天文志骨利幹居瀚海之北晝長而夜短既夜天如曛不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蓋近日出沒之所

兩戒唐書天文志初貞觀中淳風撰法象志因漢書之二次度數始以唐之州縣配焉而一行以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丨丨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荊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

北紀南紀見上

晝長夜短唐書地理志骨利幹之東室韋之西有鞠部落亦曰祴部落其東十五日行有俞折國亦室韋部落又正北十日行有大漢國又北有骨師國骨利幹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冰堅時馬行八日可度海北多大山其民狀貌甚偉風俗類骨利幹丨丨而丨丨

西山八國唐書韋皋傳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

道遂閉至是蠻徑北谷近吐蕃故皋治復之繇黎州出卭部直雲南置清溪關號曰南道乃詔皋統押近界諸蠻丨丨丨丨雲南安撫使

月光盛處必得美玉唐書于闐傳有王河國人夜視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四樓五代史四夷附錄契丹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丨丨之間

人身牛足五代史四夷附錄牛蹄突厥丨丨丨丨其地尤寒水曰葫蘆河夏秋水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

嫗厥律五代史四夷附錄丨丨丨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

捻崖天子五代史四夷附錄沙磧黨項牙也其酋曰丨丨丨丨

鳴沙五代史四夷附錄瓜洲南十里丨丨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

濕沙止渴五代

史四夷附錄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自仲雲界西始涉滕磧無水掘地得丨丨人置之胸以丨丨撈玉五代史四夷附錄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為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每歲秋水涸國王丨丨然後國人得撈玉

鐵林相公宋史何繼筠傳子承矩字正則至道元年契丹精騎數千夜襲城下伐鼓縱火以逼樓堞承矩整兵出拒遲明列陣酣戰久之斬馘甚衆擒其酋所謂丨丨丨者契丹遁去

指環為印宋史外國三佛齊傳國中文字用梵書以其王丨丨丨李陵題字

處宋史外國高昌傳次歷阿墩族經馬駿山望鄉臺上石龕有丨丨丨丨丨白衣黑衣宋史外國大食傳其王盆泥未換之前謂之丨丨大食丨丨大食阿蒲羅拔之後謂之丨丨鴉飛不到山宋史蠻夷傳元豐四年熟夷楊光震殺阿訛詔林廣與光震同力討賊乞弟恐復送款帝以其前後反覆無真降意欽定四庫全書

督廣進師廣遂破樂攻城至斗蒲村斬首二千五百級次落婆乞弟乃納降廣盛陳兵以受之對語良久乞弟疑有變引衆遁廣帥兵深入會大雨雪浹旬始次老人山山形劒立度黑崖至丨丨丨丨氈車硬

寨遼史百官志遼之先世未有城郭溝池宮室之固丨丨為營丨丨為宮御帳之官不得不謹白山

黑水金史世紀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號黑龍江所謂丨丨丨丨是也殿宇沈

檀元史郭侃傳至乞石速部忽里筭灘降西戎大國也地方八千里父子相傳四十二世勝兵數千萬侃兵至破其兵七萬屠西城又破其東城東城丨丨皆構以丨丨木舉火焚之香聞百里結胸山海經丨丨國在其西南其為人結胸南山在東南自此山來蟲為蛇蛇號為魚蟲為蛇蛇為魚見上羽民長頰山海經丨丨國在其東南其為人長頭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鳥東南其為人丨丨不死

山海經丨丨民在其東其為人黑色壽不死一曰在穿匈國東岐舌山海經海外南經丨丨國在其東一曰在不死民東交脛穿匈山海經丨丨國在其東其為人交脛一曰在丨丨東三身一臂山海經丨丨國在夏后啟北一首而三身丨丨國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有黃馬虎文一目而一手奇肱山海經丨丨之國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陰有陽乘文馬丈夫山海經丨丨國在維鳥北其為人衣冠帶劍女子山海經丨丨國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門中不壽者八百歲山海經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其丨丨丨丨丨丨在女子國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天野山海經在軒轅國北其向方四蛇相繞此諸丨丨之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所欲自從也百獸相與羣居鸞鳥自歌鳳鳥自舞見上長股山海經丨丨之國在雄常北被髮一曰長脚為人無脊山海經無脊之國在長股東丨丨丨深目無腸山海經丨丨國在其東為人舉一手一目在共工臺東丨丨之國在深目東其為人長而無腸聶耳山海經丨丨之國在無腸國東使兩文虎為人兩手聶其耳縣居海水中及水所出入奇物兩虎在其東據樹歐絲山海經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丨丨丨三桑無枝在歐絲東其木長百仞無枝大人君子山海經丨丨國在其北為人大坐而削船一曰在琵琶北奢比之尸在其北獸身人面大耳珥兩青蛇一曰肝榆之尸在大人北丨丨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有薰華草朝生夕死一曰在肝榆之尸北毛民山海經丨丨之國在其北為人身生毛一曰在元股北衣魚食軀山海經元股之國在其北其為人丨丨丨丨使兩鳥夾之一曰在雨師妾

北思士不妻思女不夫山海經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晏龍生司幽司幽生｜｜｜｜｜｜食黍食獸是使四鳥有大阿之山者卵民山海經有｜｜之國其民皆生卵菌人山海經有蓋猶之山者其上有甘柤枝幹皆赤黃葉白華黑實東又有甘華枝幹皆赤黃葉有青馬有赤馬名曰三騅有視肉有小人名曰｜｜有南類之山爰有遺玉青馬三騅視肉甘華百穀所在漚髯逸周書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臣請正九夷十蠻越｜｜文身闟耳貫胸雕題漆齒逸周書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巳｜｜｜｜｜｜離丘｜｜留骨之邦穆天子傳天子留骨六師之屬天子乃封長肱於黑水之西河是惟鴻鷺之上以為周室主是曰｜｜｜｜｜郅支餌石郭憲洞冥記元鼎五年｜｜國貢馬肝石百斤常以水銀養之內玉櫃中金泥封其上國人長四尺惟｜此｜而已半青半白如今之馬肝春碎以和丸轉之丹服之彌年不饑渴也以之拂髮白者皆黑乘象入海底取寶郭憲洞冥記昭帝時西海獻大象象入海底取寶象鼻長安九千里在日南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犀象之車｜｜｜｜｜｜宿於鮫人之舍得淚珠則鮫人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甜水郭憲洞冥記｜｜去虞淵八十里有甜溪水味如蜜東方朔遊此水得數斛以獻帝投水於井井常甜而寒洗沐則肌理柔滑羣飛往日下自曝郭憲洞冥記敦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國常｜｜｜｜｜身熱乃歸飲丹露為漿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珠也取犀象相投擲為樂郭憲洞冥記太初四年東方朔從文提國來國人長三丈二尺三手三足各三指多力善走國內小山能移之有澗象飲能盡結海苔為衣其戲笑｜｜｜｜｜｜｜

人在鵠腹中不死而鵠一舉千里東方朔神異記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為人自然有禮好經綸拜跪其人皆壽三百歲其形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海鵠過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孔雀珥門戶玉璞抵烏鵲桓寬鹽鐵論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天下辭越裳之贄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驢駝駞北夷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崑山之旁以｜｜｜｜｜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威德也織柳為室旃席為蓋桓寬鹽鐵論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戟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嫚易上下無禮｜｜｜｜｜｜｜｜｜｜素弧骨鏃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一旦有急貫弓上馬桓寬鹽鐵論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褘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織奇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而已貲糧不見餘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草為倉廩法約而易辦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口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連蹇焦氏易林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胡言｜｜｜｜｜｜譯瘠且聾狗邦焦氏易林穿胸｜｜僵離旁春天地易紀日月更始孕三十六年生張華博物志大人國其人｜｜｜｜｜｜白頭其兒則長大能乘雲而不能走蓋龍類去會稽四萬六千

里
光出口中 張華博物志厭光國民丨丨丨丨形盡似猨猴黑色
眠能泣珠 張華博物志南海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丨丨丨丨
化虎 張華博物志江陵有猛人能丨為丨俗又曰虎化為人好著紫葛人足無踵
兩角如蠒 王嘉拾遺記東極扶桑之外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長四尺丨丨丨丨牙出於脣自乳已來有靈毛自蔽居於深穴其壽不可測也
無老純孝 王嘉拾遺記盧扶國人皆三百歲至死不老咸知孝讓壽登百歲以上相敬如至親之禮大禹隨山導川乃旌其地為丨丨丨丨之國
常行水上 王嘉拾遺記貟嶠山北有浣腸之國甜水繞之味甜如蜜而水強流迅急千鈞投之久久乃沒國人丨丨於丨丨
無翼而飛 王嘉拾遺記浣海之北有勃鞮之國人皆衣羽毛丨丨丨丨日中無影壽千歲食以黑河水藻飲以陰山桂脂憑風而翔乘波而至中國氣暄羽毛之衣稍稍自落

憑風而翔乘波而至 見上
孝養國 王嘉拾遺記冀州之西二萬里有丨丨之丨其俗人年三百歲有親死者刻木為影事之如生善養禽獸入海取虬龍育於園室以充祭祀昔黃帝表此為孝養之鄉萬國莫不欽仰
鐵峴沸海蚍洲蜂岑 王嘉拾遺記燃丘之國經歷百有餘國方至京師其中路山川不可記起丨丨泛丨丨丨丨丨丨鐵峴峭礪剛金為鋼比至京師輪皆銚鋭幾盡泛沸海之時以銅薄舟底蛟龍不能近經蚍洲以豹皮為屋於屋內推車經蜂岑燃胡蘇之木木烟能殺百虫經五十餘年乃至洛邑
佛外祖國 鄺道元水經注恒水又逕波麗國即是丨丨丨丨也
騎步相持
緪橋相引 鄺道元水經注釋法顯曰度葱嶺已入北天竺境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渡梯已躡懸緪過河河兩岸相去咸八十步九譯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余診諸史傳即所謂罽賓之境有盤石之磴道狹尺餘行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二十許里方到懸渡阻險危害不可勝言郭義恭曰烏秅之西有懸渡之國山谿不通引繩而渡故國得其名也其人山居佃於石壁間累石為室民接手而飲所謂猨飲也
猨飲 見上
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 鄺道元水經注竺法維曰迦維國佛所生天竺國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田織信厚 鄺道元水經注朝鮮故箕子國也箕子教民以義丨丨丨丨約以八法而下知禁遂成禮俗
其田從潮水上下 鄺道元水經注交州外域記曰交阯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丨丨丨丨丨丨丨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雒民
採香為業 鄺道元水經注朱吾以南有文狼人野居無室宅依樹止宿魚食生肉丨丨丨丨與

人交市若上皇之民矣
狼䑋 鄺道元水經注其水又東南流逕船官口船官川源徐即外夷皆裸身男以竹筒掩體女以樹葉蔽形外名丨丨所謂裸身者也雖習俗裸袒猶恥無蔽惟依暝夜與人交市闇中驗金便知好惡明朝晚看皆如其言
闇中驗金便知好惡 見上
玄國 鄺道元水經注林邑記曰漢置九郡儋耳預焉民好徒跣耳廣垂以為飾雖男女褻露不以為羞暑褻薄日自便人黑積習成常以黑為美離騷所謂丨丨矣
馬流 鄺道元水經注俞益期牋曰馬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泠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婚姻今有二百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丨丨言語飲食尚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今復在海中正賴此民以識故處也
須人祭天即取呵嚙部落子孫 段成式酉陽雜俎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異又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

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經數十年後部落將大獵至夜中海神謂射摩曰明日獵時爾上代所生之窟當有金角白鹿出尒若射中此鹿畢形與吾來往或射不中即緣絶矣至明入圍果所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圍將跳出圍遂殺之射摩怒遂手斬呵嚙首領仍誓之曰自殺此之後｜｜｜｜｜｜｜｜｜｜｜｜斬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纛常取呵嚙部落用之射摩即斬呵嚙至暮還海神女報射摩曰尒手斬人血氣腥穢因緣絶矣

仰樹汁為用

段成式酉陽雜俎孝億國崖一州其地無泉民不作井皆｜｜｜｜｜

一日造食一月食之

段成式酉陽雜俎孝億國界周三千餘里在平川中以木為柵周十餘里柵內百姓二千餘家周國大柵五百餘所氣候常煖冬不凋落宜羊馬無駞牛俗性質直好客侶軀貌長大褰鼻黃髮綠眼赤髭被髮面如血色戰具唯矟一色宜五穀出金鐵衣麻布舉俗事妖不識

佛法有妖祠三百餘所馬步甲兵一萬不尚商販自稱孝億人丈夫婦人俱帶毌｜｜｜｜｜｜｜｜常喫宿食

所有種植待雨而生

段成式酉陽雜俎仍建國無井及河澗｜｜｜｜｜｜｜｜｜以紫鑛泥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即若海水又鹹土俗潮落之後平地為池取魚以作食

起春以後屯集甲兵與猿戰

段成式酉陽雜俎婆彌爛國去京師二萬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國西有山巉巖峻嶮上多猿猿形絶長大常暴雨年有二三十萬國中｜｜｜｜｜｜｜｜｜｜雖歲殺數萬不能盡其巢穴

東西互擊甲人

段成式酉陽雜俎扶汙那十二月十九日王及首領分為兩朋各出一人著甲衆人執瓦石東西摽杖｜｜｜｜｜｜｜先死即止以占當年豐儉

飛頭

段成式酉陽雜俎嶺南溪洞中往往有｜｜者故有飛頭獠子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泥尋蟹蚓之類食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梵僧菩薩勝又言闍婆國中有飛頭者其人目無瞳子聚落時有一人據于氏志怪南方落民其頭能飛其俗所祠名曰蟲落因號落民

蟲落 見上

解形之民

段成式酉陽雜俎王子年拾遺言漢武時因墀國使南方有｜｜｜｜能先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澤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水外

繡面獠子

段成式酉陽雜俎越人習水必鏤身以避蛟龍之患今南中｜｜｜｜蓋雕題之遺俗也

神廚

段成式酉陽雜俎｜｜俱振提國尚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祀之時國王所須什物金銀器神廚中自然而出祠畢亦滅天后使驗之不妄

六十四種書

段成式酉陽雜俎西域書有驢脣書蓮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馱乘書牸牛書樹葉書起屍書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鳥音書等有六十四種

仙人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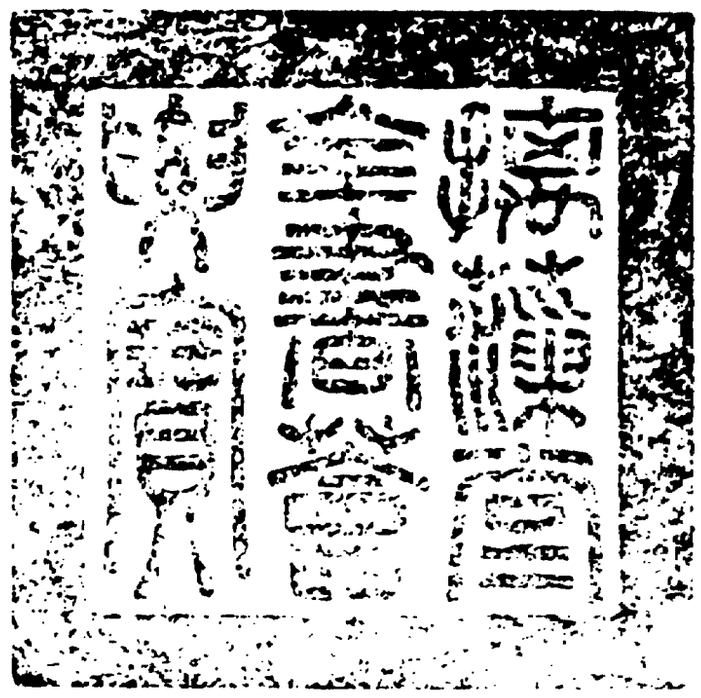
蘇鶚杜陽

雜編大歷中日林國獻靈光豆龍角釵其國在海東北四萬里國西南有怪石方數百里光明澄澈可鑑人五藏六腑亦謂之｜｜｜其國人有疾輒照其形遂知起於其藏府即自採神草餌之無不愈焉

酒山紫海

蘇鶚杜陽雜編敬宗皇帝寶歷元年南昌國獻玳瑁盆浮光裘夜明犀其國有｜｜｜｜益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美醉則經月不醒紫海水色如爛椹可以染衣其龍魚龜鼈砂石草木無不紫焉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貢生臣王廷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一

倫常部一

君臣

如地如天如月如日管子||||||何私何親||||唯君之節言室滿室

言堂滿堂管子||||是謂聖王抱蜀管子||不言而廟堂既修君知

臣臣亦知君管子||||||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中正無

私忠信不黨管子為人君者||而||為人臣者||而||左操五音右執

五味管子||||||||此言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於左臣任力勞故立於右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而無所不得而力務財多

多忠少欲管子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智也為人臣者之廣道也

六謀管子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有故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會|者謂之|

瘖德仰生管子夫為人君者||於人者也為人臣者||於上者也

言下力上管子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而臣主之道畢矣

君豈臣教管子古之王者其||其||注君豈臣教則

君能制臣如白與黑管子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之｜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得一以為天下貞老子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其致一也四大居一老子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而王｜其｜焉君甘臣酸君淡臣醎晏子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則｜｜｜｜｜則｜｜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身尊民安事治身榮晏子景公問晏子曰為君｜｜｜｜為臣｜｜｜｜難乎易乎晏子對曰易公曰何若對曰為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為臣忠信而無踰職業則事治而身榮一心晏子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

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忠不可以使一人｜｜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二子治國一臣樂身晏子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者何以｜吾｜微此｜｜者何以｜｜吾非奉餽茵席臣晏子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為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與夷安策勁馬良輪利鄧析子勢者君之與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威定則｜｜｜臣順則｜｜民和則｜｜三累四責鄧析子君有｜｜臣有｜｜何謂三累惟親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親疎三累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而不平三責御軍陣而奔北四責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弗弗詻詻墨子君必有｜｜之臣上必有｜｜之下家君墨子｜｜得善人而賞之罰則家必治矣進前不御聞聲相思鬼谷子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疎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而｜｜遥｜｜｜｜不變之法尹文子｜｜｜｜君臣上下是也｜｜道異繩一商子王道

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則｜而所｜則｜也志合言從列子管仲之相齊也淫亦淫君奢亦奢｜｜｜｜道行國霸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莊子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與天為徒與人為徒與古為徒莊子內直者｜｜｜｜與天為徒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之｜｜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德友莊子吾與孔子非君臣也｜｜而已矣不諂其君莊子忠臣身在江海心居魏闕莊子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之上｜｜乎｜｜之下奈何瞻子

曰重生重生則利輕**素皇內帝**鶡冠子此｜｜｜｜之法注帝者天號王者人稱皇者天人之總美大之名謂之素皇內帝則又其至也**調泰鴻**鶡冠子泰一者執大同之制｜｜之氣正神明之位者也**北面委質無有二心**韓非子賢者之為人臣｜｜｜｜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修頭修足**韓非子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下以｜｜**若桴若鼓**韓非子主治之國君｜臣｜**淵魚**韓非子勢重者人主之｜也臣者勢重之｜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勞於索人佚於使人**韓非子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地草木**韓非子君者｜也臣者｜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國君之寶**荀子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也**欲是之主建是之士**荀子｜｜｜並肩而存能｜｜｜｜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分施**荀子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均徧而不偏請問為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均徧不偏忠順不懈**見上**儀正槃圓盂方**荀子君者儀也｜｜而景正君者槃也｜｜而水圓君者盂也｜｜而水方｜｜**民之源**荀子君者｜｜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四統俱而天下歸**荀子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夫是之謂能羣**門戶牖嚮**荀子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態臣**荀子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者也**聖臣**荀子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矣**妬臣**荀子君有｜則賢人不至**舟水**荀子君者｜也庶人者｜也**執圜處方**呂氏春秋主｜臣｜｜方圜不易其國乃昌**天賞**呂氏春秋有｜｜得為主**百倍之臣**呂氏春秋子培賢者也又為王｜｜｜｜之卑**壤往**呂氏春秋帝也者天下之｜也王也者天下之｜也**君因臣為**呂氏春秋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根本枝葉**淮南子君｜｜也臣｜｜也**錘以玉環**揚子帶其鈎鞶｜｜無鈎不著相須成體以自申束不失禮節可以為王臣故有玉環而佩也**正其腹引其背**揚子｜｜｜｜｜｜｜｜酋貞注腹內也背外也酋就也自內及外君臣道正故就貞**夭夫**揚子大虛既邪或直之或翼之得｜｜測曰虛邪夭夫得賢臣也按夭古矢字**羣策羣力**揚子漢屈｜｜羣策屈｜｜**舜禹有土**揚子然則乎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明光若禔**揚子或問君曰｜｜問臣曰｜｜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

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無私無偏文中子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問使人
之道曰｜｜廣問專對文中子非明君孰能｜｜非達臣孰能｜乎為臣必臣為
君必君國語｜｜｜｜｜｜｜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民之川澤國語夫君也者
｜｜｜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宗臣國語男女之享不及｜｜宗室之謀不過宗人
諫而不犯微而昭矣君為我心國語事君者｜｜｜｜制不在我三世仕家君之
國語｜｜｜｜｜再世以下主之范中行之良國語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臣史黯
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
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今

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
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君行
制臣行意國語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
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
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
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
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
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按史記越世家大指相同行制作行令良金寫狀見上

忠臣愛名戰國策臣聞明主愛其國｜｜｜其｜九佐七友五丞三輔戰國
策堯有｜｜舜有｜｜｜禹有｜｜湯有｜｜股掌臣戰國策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
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之｜
也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今吾為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
吾為子殺之亡之胡如帝與師處王與友處戰國策郭隗先生曰｜者｜｜｜｜者｜
｜｜霸者與臣處素王九主史記殷本紀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
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及｜｜之事湯舉任以國政注劉
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索隱曰按素王者太素上皇

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唯唯鄂鄂史記趙世家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
諫周舍死簡子每臨朝常不悅大夫請羣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
｜不聞周舍之｜是以憂也殘蠹史記趙世家肥義謂信期曰吾聞姦臣在朝國之｜也讒臣在中主
之｜也依日月之末光史記蕭相國世家蕭何於秦時為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及漢興｜
｜｜｜｜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畫策臣史記留侯世家張良多病未嘗特將
兵常為｜｜｜時時從漢王三寸舌為帝者師史記留侯世家留侯曰今以｜｜｜｜｜
｜｜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厀前於席史記商君傳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
知｜之｜｜｜也語數日不厭剖心折肝相信史記鄒陽傳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

而怨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丨丨丨丨豈移於浮辭哉

親如膠漆
史記鄒陽傳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丨丨丨丨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

骨鯁
史記刺客傳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丨丨之臣是無如我何

定一尊
史記李斯傳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丨丨丨

如失左右手
史記淮陰侯傳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丨丨丨丨

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
漢書天文志巽在東南為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金石交
漢書韓信傳楚以亡龍且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丨丨丨然終為漢王所禽矣

一代宗臣
漢書蕭何曹參傳贊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為丨丨之丨丨慶流苗裔盛矣哉按國語宗臣謂同姓臣與此別故兩錄焉

堂陛
漢書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丨羣臣如丨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

忘身忘家忘私
漢書賈誼傳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丨丨國耳丨丨公耳丨丨

務其方以高其節
漢書賈山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丨丨丨丨丨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

閨閤之臣
漢書司馬遷傳身直為丨丨丨丨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耶

孔氏師金氏友
漢書金日磾傳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丨丨

丨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為丨丨丨

故人嚴子陵共臥
後漢書嚴光傳後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丨丨丨丨丨丨丨耳

乳為生湩
後漢書李善傳李善字次孫南陽清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丨丨丨丨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持鉏去草
上之

猶魚有水
蜀志諸葛亮傳先主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丨之丨丨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三顧草廬諮當世事
蜀志諸葛亮傳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丨丨臣於丨丨之中丨丨臣以丨丨之丨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解帶寫誠厚相結納
蜀志諸葛亮傳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請備雄姿傑出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寢則同牀恩若兄弟稠人廣坐侍立終日
蜀志關羽傳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而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

常呼曰谷
吳志吳主

傳注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製大船名為長安試泛之釣臺沂時風大盛公利令柂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柂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即轉柂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何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戮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邂逅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

如比肩之舊 吳志張昭傳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

呼曰東郡 吳志張紘傳注江表傳曰初權於羣臣多呼其字惟張昭為張公紘

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 吳志周瑜傳注江表傳曰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詣瑜瑜出迎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

里中間別隔遥聞芳烈故來敘濶並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鄧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馮几前席進前捋鬚 吳志朱桓傳注吳錄曰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捋陛下鬚無所復恨權｜｜｜｜｜桓｜｜｜｜曰臣今日真可謂捋虎鬚也權大笑

協契斷金 晉書簡文帝紀咸安二年三月癸丑詔賴宰輔忠德道濟伊望羣后竭誠｜｜｜｜內外盡匡翼之規文武致匪躬之節冀因斯道終克弘濟

總角好傳劭字敬 晉何劭傳祖少與武帝同年有｜｜之｜

同列為一時秀彥武帝嘗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可謂｜｜｜｜矣按濟王渾子

異符同契 晉書苻堅載記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若玄德之遇孔明也按猛王猛

聲聲之臣 宋書索虜傳難當將其妻子及其同義告敗關下聖朝憮然顧謂羣臣曰彼之違信背和與牢洛為三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是若可忍孰不可忍是以分命吾等｜｜｜｜助難當報復

處可寒 宋書鮮卑吐谷渾傳樓喜拜曰｜｜｜｜｜虜言處可寒宋言爾官家也

天為我生儉 齊書王儉傳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上歎曰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今亦｜｜｜｜也

推懷投款 齊書劉懷珍傳太祖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況在今日寧當有異

署事有卿名不復細覽 齊書李安民傳家國密事上唯與安民論議謂安民曰｜｜｜｜｜｜｜｜我便｜｜｜｜｜｜也

薦誠君側奉義萬里 齊書劉懷珍等傳論｜｜｜｜｜｜｜｜以此知樂推之非妄信民心之有歸

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 齊書張緒傳緒每朝見世祖曰送之謂王儉曰｜｜｜｜｜｜｜｜｜｜｜｜｜｜｜｜｜｜｜｜｜｜｜｜也

代我呼范為兄 梁書范雲傳高祖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為天下主此禮既草汝宜｜｜｜｜｜

天子四友 梁書謝朏傳齊高帝為驃騎將軍輔政選朏為長史敕與河南褚祐濟陽江斅彭城劉俟俱入侍宗帝時號為｜｜｜｜

黃金在肘不敢失墜 梁書王珍國傳義師至使珍國出屯朱雀門為王茂先所敗乃入城仍密遣都纂奉明鏡獻誠於高祖高祖斷金以報之後因侍宴帝問曰卿

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答曰｜｜謹｜臣｜｜｜｜｜｜

改喚蔡尚書南史蔡樽傳帝嘗謂大臣蒜樽在坐帝頻呼姓名樽竟不答食蒜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樽始放筯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令何聰對曰臣預為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

既遭唐堯之君不辭元凱之譽魏書任城王澄傳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高祖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後東閣廡堂粗復始就故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之以流化渠高祖曰此曲水者亦有其義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流觴池高祖曰此池中亦有嘉魚澄曰此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高祖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次之觀德殿高祖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閑堂高祖曰名目要有其義此蓋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沖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堂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沖對曰臣｜｜｜｜｜｜｜敢｜｜｜｜｜高祖曰光景垂洛朕同宗則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無遠何得與爾不忝德音即命黃門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沖再拜上千萬歲壽高祖曰卿向以燭至致辭復獻千萬之壽朕敬卿以南山之詩高祖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復獻千萬之壽報以南山之詩上見

此小兒終效用於子孫魏書李訢傳訢母賤為諸兄所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為中書學生世祖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朕之｜｜實因識明之世祖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世｜祖｜聞之謂超曰李訢後必官達益人門戶可以女妻之勿許他貴也遂勸成婚南人李哲常言訢必當貴達杜超之死也世祖親哭三日訢以超壻得在喪位出入帝目而指之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豈不有異於衆必為朕家幹事之臣

幹事之臣上見

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北齊書崔㥄傳㥄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為當時所稱婁太后為博陵王納㥄妹為妃敕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㥄奏曰｜｜｜｜｜｜｜｜｜｜｜｜｜

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北齊書陳元康傳世宗入輔京室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使張亮張徽纂並高祖所待遇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時人語曰｜｜｜｜｜｜｜｜

骨親肉疎所以相付北齊書傅伏傳周帝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出軍隔水相見問至尊今在何處阿那肱曰已被捉獲別路入關伏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哭號良久然後降周帝見之曰何不早下

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世蒙齊家衣食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帝親執其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遂別引之與同食令於侍伯邑宿衛授上儀同

使為良臣勿使為忠臣舊唐書魏徵傳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願陛下｜臣｜｜｜｜｜臣｜｜｜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皋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

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舊唐書魏徵傳後以目疾頻表遜位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公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

所實朕方卿雖有疾未為衰老豈得便爾

要相偕老 舊唐書長孫無忌傳六年遷尚書左僕射賜宴於含章殿高祖極歡頓首而言曰臣初發太原以有毫末之功許以退耕今四海又安伏願賜臣骸骨高祖泣下霑襟曰今猶未也耳公為台司我為太上遣遣一代豈不快哉

贊和藥 舊唐書李勣傳勣時遇暴疾驗方云須用人頭血注以懇謝帝曰吾為社稷計耳不須深謝

君宜轉動臣宜安靜 舊唐書孫伏伽傳大業末伏伽為地陰也陽君象陰臣象

或異或從尸天之功 唐書劉蕡傳蕡應能之翔雲雷翕然而從雲風蕡起萬全不約而號物有自然相動耳觀二子非有非趙之姿當高祖受命赫然利見於世故能云

君臣猶父子 唐書張公謹傳卒官下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日在辰不可帝曰也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

異文一心 唐書杜如晦為杜

志叶議從相資以成 唐書杜傳贊曰君臣相資明主賢臣千載之遇

蕭曹之助不足道焉 鑾風沖雪必假羽翼 唐書馬周傳贊曰周傳贊曰

君宰閒不膠漆而固 唐書馬周傳贊曰周傳贊曰

公在得酬 唐書李大亮傳晉王

為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我

臣 唐書孫伏伽傳李紳孫伏伽可謂矣

以藥石相報 唐書高冯傳進授太子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辭切至帝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

無言不酬 唐書崔日用傳會帝詔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獻之借以諷諭且勸告成事有詔賜衣一副物五十段以示之義

吾雖瘠天下肥 唐書張柬之傳大業末伏伽為

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當引鑑世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自不安寢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汎洪源俟舟楫 唐書韓休傳至德元年為飛沃罄丹誠崔知悌曰仗忠節贊皇猷皆見意於韓云

流水朝宗衆星拱極 宋史宗志天子當陽臣工率職上下交欣同心同德

交欣 見上

詩友 逸史蕭朴傳字延寧國勇少父房之族父勞古以善屬文為聖宗

呼小字 金史劉沆傳幼名太平世宗即位沆晝夜留地上謁世宗大悅以為護衛十人長往招宗敘白房敬紀石烈志寧皆有功其而謂之曰太平平矣

中書右手樞密左手 元史明宗紀天下國家賴人之身也則也則

車之有輹身之有臂 元史木華黎傳爾木為少兒歸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

臣 元史木華黎傳太祖即皇帝位首命木華黎博爾朮為左右萬戶從容謂曰國內平定汝等之力居多我與汝獨也汝等切宜體此勿替初心也

高山日影 元史木赤台傳木赤台始從征怯列

亦自罕哈啟行歷班真海子間關萬里每遇戰陣必同
為先鋒帝嘗諭之曰朕之望汝如｜｜前｜｜也
飲河水 元史哈散納傳太祖時從征王罕有功命｜｜班朱尼｜之｜且曰與我共飲此水者世為我
用 **三畏** 元史拜住傳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所未盡畏年少
不克負荷無以上報聖恩 **惟臨惟況惟周惟定** 六韜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
曰為上｜｜為下｜｜臨而無遠沉而無隱為上｜｜
為下｜｜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
世世能極 逸周書危言不干德曰正正及神人曰極｜｜｜曰帝 **國元** 董仲舒春秋繁露君
人者｜之｜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端也 **國為身臣為心** 董仲舒春秋繁
露因｜以｜｜因｜以｜｜以臣言為聲以臣事為形 **編於天** 董仲舒春秋繁露百禮之貴皆編之

月月編於時時編於君君｜｜｜ **尊至者其敬無窮** 董仲舒春秋繁露夫流深者其水不
測｜｜｜｜｜｜｜ **五科**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
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權
也君者溫也君者羣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
本動而失本則所為不立所為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
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
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
眾不親安眾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散不羣則不全於
君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為名 **承天意成民善** 董仲舒春秋繁露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
受成性之教於王王｜｜｜以｜｜之｜性為任也 **若土敬天** 董仲舒春秋繁露事君｜｜之｜｜
也 **安樂世** 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常以愛利為意以養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

下為意以｜｜｜為事好惡喜怒而備用也 **君力臣力** 劉向新序晉平公問於叔向曰齊桓公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之｜乎其｜之｜乎叔向
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
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
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
矣奉而進之而君不入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四面求臣** 劉向說苑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
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
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
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
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
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非也
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
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
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

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 **六正六邪** 劉向
說苑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
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
故人臣之行有｜｜｜｜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
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
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
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
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誼諭主
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
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
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
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
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
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
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

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為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宮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其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動於福先 嚴遵道德指歸論故賢君聖主以至尊之位強大之勢處孤寡居不數出無迹入無朕｜｜｜｜｜｜｜｜靜於禍始

左德右威 嚴遵道德指歸論明王聖主放道效天名實為紀賞罰為綱｜｜｜｜以應不祥天下仰制莫能毀傷

上法斗極 班固白虎通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

取象日月屈信 班固白虎通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君臣法天｜｜｜｜｜｜｜｜歸功天也

纏堅 班固白虎通君臣者｜｜也屬志自堅固下之所歸心臣者｜｜也屬志自堅固

天下之翁 王充論衡富家之翁貲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為富翁矣夫王者｜｜｜｜｜｜｜｜也

民統治材 王符潛夫論夫天者國之基也君者｜之｜也臣者｜之｜也

心順職順道順 荀悅申鑒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曰｜｜｜二曰｜｜｜三曰｜｜｜

陪天歡 武平一景龍文館記高宗誕辰與侍臣賦詩宴樂上曰可識朕意不須惜醉李嶠等奏曰既｜｜｜不敢不醉

天子親家翁 高懌羣臣解頤蕭瑀常因宴太宗語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對曰臣是梁朝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樏木小函扃鐍甚固 裴庭裕東觀奏記萬壽公主上愛女鍾愛獨異將下嫁命擇郎壻鄭顥相門子首科及第聲名籍甚婚盧氏宰臣白敏中奏選上顥銜之上未嘗言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為邠寧都統行有日奏上曰頃者陛下愛女下嫁貴臣郎壻鄭顥赴婚楚州會有日行次鄭州臣堂帖追迴上副聖念顥不樂國婚銜臣入骨臣且在中書競無如臣何一去王階必媒孽臣短死無種矣上曰朕知此事久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使殿中取一｜｜｜｜｜｜｜｜子來｜｜｜｜｜｜謂敏中曰此盡鄭郎說卿文字便以賜卿若聽顥言不任卿如此矣敏中歸於上聰察宏恕常置函子於佛前焚香感啟益感謝

師蜂才文 張仲始真經聖人｜｜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螳制兵

重臺 陶宗儀輟耕錄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按左氏傳昭公五年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注云日中為王食時為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皂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昳為臺晡日中出閣不在第等王公曠其位又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臺則所謂臺者十等之至卑今豈亦本是與然加以重字尤有意

驅口 陶宗儀輟耕錄今蒙古色目人之賤獲男曰奴女曰婢總曰｜｜蓋國初平定諸國日以俘到男女匹配為夫婦而所生子孫永為奴婢又有

曰紅契買到者則其元主轉賣於人立券投稅者是也故買良為驅者有禁又有陪送者則掠撥隨女出嫁者是也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嫁例不許聘娶良家若良家願娶其女者聽然奴或致富主利其財則俟少有過犯杖而錮之席卷而去名曰抄估亦有自願納其財以求脫免奴籍則主署執憑付之名曰放良刑律私宰牛馬杖一百毆死驅口比常人減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視奴婢與馬牛無異

擂盤珠 陶宗儀輟耕錄 凡納婢僕初來時曰｜｜言不撥自動稍久曰算盤珠言撥之則動既久曰佛頂珠言終日凝然雖撥亦不動此雖俗諺實切事情

陳家蘭 周達觀真臘風土記 凡人家有女美貌者必名入內其下供內中出入之役者呼為｜｜｜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二

倫常部二

父子

慈惠以教孝悌以肅 管子為人父者｜｜｜｜為人子者｜｜｜｜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

愛親善養思敬奉教 管子｜｜｜｜｜｜｜｜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

和子孫屬親戚 管子｜｜｜｜｜｜｜｜父母之常也

教護家事 管子｜｜｜｜｜｜｜｜父母之則也

知子莫若父 管子先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

吾子 管子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食鹽二升少半注吾子謂小男小女也

三務 墨子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為親度也今孝子之為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知然後已矣莫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若｜｜孝子之為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為天下度亦猶此也

年過而一國無聘者 尹文子齊有黃公者好謟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謟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衛有鰥夫特冐娶之果國色

孔子之葉 公孫龍子孔穿｜｜｜｜｜｜也

不慢其保 慎子愛赤子｜｜｜｜

天地之委蛻 列子孫子非汝有是｜｜｜｜也

遺男 列子鄭人京城氏之孀妻有｜｜始齔

以文之綸終 莊子而其子又｜｜｜｜注昭文之子

又乃終文之緒 不可解於心 莊子子之愛親命也 不諛其親 莊子孝子 不至乎孩而始誰孕 莊子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言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則人始有夫矣 以天屬 莊子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 唐子 莊子其求出域有遺類矣注唐失也 不為子媒 莊子親父母之不若非其父者也 再仕而心再化 莊子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 勃谿 莊子室無空虛則婦姑 樸而不明 韓非子父子之間其禮 實厚者貌薄 韓非子父子之禮是也 務致其福 韓非子慈母之於弱子也 放麑啜羹 韓非子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大侯謂堵師贅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其子傅其御曰羹將罪之今召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按後漢書光武詔觀二者孰仁本此 母愛倍父 韓非子之子也 烹彘 韓非子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女還顧反為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 敬

愛致文 荀子請問為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為人子曰 而 勿面勿兒勿彊 荀子君子之於子愛之而 而 導之以道而 而 衣與緣與不汝聊 荀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風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以養其親無此三者今風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為而無孝之名也 不從命有三 荀子孝子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從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草莽華實樹木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不若無信 遺腹子 淮南子不忠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 孿子 淮南子故夫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 家老 淮南子享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

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扶扶**揚子赤子｜｜父母瞻也**九齡與元**揚子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而｜我｜文**合菽緼絮而致滋美其親**揚子子有｜｜｜｜｜｜｜｜將以求孝也人曰偽如之何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日不歸孰曰非儒也**折蒡**揚子木細枝謂之杪青齊兗冀之間謂之蒡故傳曰蒡母之恕子也雖｜｜答之其惠存焉注言教在其中也**釐孳**揚子陳楚之間凡人畜乳而雙產謂之｜｜秦晉之間謂之健子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孳生女謂之嫁子**健子**見上**嫁子**見上**為二親所嬌嬈**抱朴子自敘洪生晚｜｜｜｜｜｜不早督以書史**六世咸有述**文中子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矣未嘗不篤於斯然亦未嘗得宣其用退而｜｜焉則以志其道也**敬賢於請**國語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且吾聞之｜｜｜｜｜孺子勉之乎注言執恭敬愈於請求也按此里克語孺子謂申生**臣子午可**國語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之｜｜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丈夫子**戰國策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獨甚**投杼**戰國策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踰牆而走**倚門倚閭**戰國策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息女**史記高祖紀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願為季箕帚妾**當代父後**史記漢文帝紀因賜天下｜｜｜｜

者爵各一級**家督**史記越世家家有長子曰｜｜**枝屬**史記五宗世家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極欲十日而更**史記陸賈傳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為也按漢書極欲作極飲恐欲為飲字之訛非史漢與文也**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史記萬石君傳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滌**見上**非此母不生此子**史記張湯傳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能｜｜**女孫**史記陳丞相世家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所子**漢書宣帝紀封賀｜｜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為陽都侯注師古曰所子者言養弟子以為子**子同產子**漢書平帝紀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亡子而有孫若｜｜｜｜者皆得以為嗣注師古曰子同產子者謂養昆弟之子為子者**仄室**漢書賈誼傳非有｜｜之埶以豫席之也注應劭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霍氏衰張氏興**漢書張安世傳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

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世｜｜｜矣

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 漢書杜延年傳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延年｜｜｜｜｜｜｜｜｜｜坐卧皆易其處

父子經明行脩 漢書王吉傳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馬駿以孝廉為郎左曹陳咸薦駿賢｜｜｜｜｜｜宜顯以厲俗

愛女甚於男 漢書張禹傳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幸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

數視其小子 見上

夭夭申申 漢書敘傳萬石溫溫幼寤聖君宜爾子孫｜｜｜｜注師古曰此言萬石子孫既多又皆和睦按夭夭申申語雖本論語而用於父子者惟此故錄之

民母 漢書衛青傳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注服虔曰民母嫡母也

見畫常拜 漢書金日磾傳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之涕泣然後迺去

尊章 漢書廣川王傳背｜｜嫖以忽注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舅姑為鍾鍾者章聲之轉也

耳孫 漢書平帝紀封宣帝｜信等三十六人皆為列侯

鼻祖 漢書揚雄傳有周氏之蟬嫣兮或｜｜於汾隅注劉德曰鼻始也師古曰雄自言系出周氏而食采於揚故云始祖於汾隅也

風類 漢書韓延壽傳延壽且死屬其子勿以己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咸迺復為吏至將軍咸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咸又坐奢僭誅延壽之｜｜也

十三人

各守一蓺 後漢書鄧禹傳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埶有子｜｜｜｜｜｜

忠臣之子復為司隸 後漢書鮑昱傳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名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也

大小太常 後漢書桓郁傳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章句子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

世傳家學 見上

小國侯 後漢書東海恭王傳天恩愍哀以臣無男之故處臣三女｜｜｜｜｜｜此臣宿昔常計注即婦人封侯也若呂后之妹呂須封為明光侯蕭何夫人封為酇侯之類

公卿詣府上壽 後漢書張酺傳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常來侯酺適會歲節｜｜｜｜｜｜俱｜酺｜舉酒｜｜｜極歡卒日衆人皆慶羨之

負荷 後漢書班勇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級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為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

忠臣之子復為司隸 後漢書鮑昱傳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

大小太常 後漢書桓郁傳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章句

世傳家學 見上

小國侯 後漢書東海恭王傳

萬餘騎入後部至今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
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
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贊定遠慷慨專
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沙憚亦抗憤｜｜｜｜注軍
就名也按索班敦煌長史為北單于與車師後部所殺**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後漢書楊震傳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
｜｜｜以此遺之不亦厚乎**舐犢**後漢書楊彪傳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之愛操為之改容**主簿楊會吾之程嬰**後漢書傅燮傳
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胡騎數
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
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
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

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先佩恩德欲令棄郡而
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
天下言未終燮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
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
死仲尼稱其賢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
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
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也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改其里曰高陽**後漢書荀淑傳初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渤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
｜｜｜｜里**竟夕不眠**後漢書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
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三君**後漢書陳紀傳弟諶字季方與紀齊
德同行父子並著齊名時號｜｜｜按三君謂寔紀諶**公慙卿卿慙長**後漢書陳紀傳建安初袁

紹為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
子羣為魏司空天下以為｜｜｜｜｜按公謂羣卿
謂紀長謂紀父寔**使勤貴寵者此母**後漢書馮勤傳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敕勿拜令御
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也其見親重如此｜**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
為度後漢書陸續傳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
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
陽詣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勳掠考
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
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
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
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
者大怒以為門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
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

所作乎續曰母嘗｜｜｜｜｜｜｜｜｜｜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于是陰嘉之上書說續
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鄉里禁王終身續以老病卒**噬指心動**後漢書周磐傳順少孤養母嘗出求
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迺｜其｜順即｜｜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按順蔡
順**小同**後漢書鄭康成傳康成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
身有遺腹子康成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怪卿志膽敢爾**後漢書廉范傳後辟公府會薛
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
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
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
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
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
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

帝曰｜｜｜｜｜｜因貫之由是顯名

死後必復致大鳥 後漢書楊震傳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矣

遺安 後漢書龐公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蔡而得所棲龜鼉穴於深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畊於隴上而妻子耘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皆遺之以危今獨｜之以｜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

雙珠近出老蚌 魏志劉廙傳注晉陽秋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剛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慰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甚珍貴之

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 魏志劉廙傳注晉陽秋曰晉武帝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為不如對曰｜｜｜｜｜｜｜｜｜｜｜｜｜是臣不如者遠也按威質子

名依謙實 魏志王昶傳昶為其兄子及子作｜字皆｜｜｜｜｜｜｜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子渾字元沖深字道沖

屏風隅座 吳志三嗣主傳注吳錄曰孫休時紀陟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其｜

父書跪讀每句應諾 吳志朱雅傳注吳書曰顧悌每得｜｜｜常灑掃整大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之｜｜畢復再拜

懷橘 吳志陸績傳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母孫二人更相為命 蜀志楊戲傳注李密上書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亦無以終餘年｜｜｜｜｜｜是以區區不敢廢遠

乞留供養 晉書高陽王珪傳泰始六年入朝以父孚年高｜｜｜｜

荀令君子 晉書荀顗傳魏時以父勳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顗奇之曰｜｜｜之｜也擢拜散騎侍郎

濬沖清賞非卿倫 晉書王戎傳阮籍與渾為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按渾王戎父

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見上

皆國士 晉書武陵傳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常造周周見其三子焉公榮曰｜｜｜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按陵字元夏

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 晉書胡奮傳泰始末武帝意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為貴人奮唯有一子為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為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

大郎 晉書王悅傳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知侍中驃騎將軍閻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眕散騎侍郎眕弟叶奉車都尉眕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之道｜

忠孝萃於一門 晉書卞壼傳改贈壼

抱置膝上 晉書王述傳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意底邪知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兒不肯耳遂止

廢蓼莪之篇 晉書王裒傳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

｜｜重光累徽晉書韋謏傳嘗謂伯陽曰我高我曾｜｜｜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為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按伯陽謏子枕戈泣血志在復讐晉書桓溫傳彝為韓晃所害涇令江播孫焉溫時年十五｜｜｜｜｜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虔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為溫備溫詭稱弔賓得進刃虔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按彝桓溫父九州伯五湖長晉書桓氏傳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為｜｜兒為｜｜棄官歸國客為之起晉書裴秀傳秀母微賤嫡母宣氏不禮嘗使進饌於｜見者皆｜｜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被髮從車晉書荀崧傳王彌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守喪號泣賊至棄其母尸於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葬母於密山作笞養母晉書庾衮傳父亡｜｜賣以｜｜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衮將何居母感而安之參問日再三晉書苻融載記性至孝初屆冀州遣使｜｜其母動止或｜有｜｜堅以為煩月聽一使此兒異衆晉書衛玠傳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有｜於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豈宜以子戲父晉書張憲傳祖鎮蒼梧太守憲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憲曰阿翁｜｜｜邪我尚生瑒瑒那得不生靈運晉書謝玄傳子瑒嗣祕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瑒少不慧而靈運文藻艷逸元嘗稱曰｜｜｜｜｜｜｜｜｜｜｜｜｜｜｜｜按宋書作我乃生瑒瑒那得生靈運玩文義晉書為長執硯涕泣晉書范喬傳年二歲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報

劉日短晉書李密傳泰始初詔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養｜之｜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此兒當及其曾祖晉書荀勗傳勗依於舅氏岐嶷夙成年十五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王猛之孫將門有將宋書王鎮惡傳廣固之役或薦鎮惡於高祖時鎮惡為天門臨澧令即遣名之既至與語甚異焉因留宿明旦謂諸佐曰鎮惡｜｜｜｜所謂｜｜｜｜也查梨宋書張敷傳敷小名｜父邵小名｜文帝戲之曰查何如梨敷曰梨為百果之宗查何可比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宋書張興世傳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興世欲將往襄陽愛戀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憲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老公所吹林下正始餘風宋書羊元保傳戎二弟太祖並賜名曰咸曰粲謂元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深中夙敏方成佳器宋書謝宏微傳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有子如此足矣按思宏微父以女為貞列將軍宋書王華傳晉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廢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廢即聚衆應之｜｜｜｜｜以女人為官屬歲中不過一再相見宋書王敬宏傳敬宏見兒孫｜｜｜｜｜｜｜｜｜｜｜見輒克日恢之嘗請假還東定省敬宏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宏呼前既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宋書顏延之傳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

舊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游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稍然自得常語竣曰｜｜｜｜｜｜｜｜｜｜｜｜竣起宅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宋書顏竣傳竣光祿大夫延之子也太祖問延之卿諸子誰有卿風對曰｜｜｜｜｜｜｜｜奐得臣義躍得臣酒按南史躍得臣酒下有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語

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上見

名義恭子為伯禽名竣子為辟彊宋書顏竣傳先是竣未有子而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為元凶所殺至是並各產男上自為制名｜｜｜｜｜｜以比魯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以比漢侍中張良之子

乳汁驚出宋書朱脩之傳初脩之母聞其被圍既久常憂之忽一旦｜｜｜｜母號泣告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祥矣吾兒其不利乎後問至脩之果以此日陷沒

尊上宋書何子平傳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覬之為州上綱謂曰｜｜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啟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侍私庭何容以未滿苟冒榮利且歸養之願又切微情覬之益重之

籍年既至便應扶侍私庭上見

既見其生實欲其可宋書陶潛傳顧慙華鬢負景隻立三千之罪無後其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爾良時名爾曰儼字爾求思温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待於我｜｜｜｜｜｜｜｜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戴碩子三兒敵陳載三千萬錢宋書戴法興傳父碩子販紵為業法興二兒延壽延興並修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咸云｜｜｜｜｜｜｜｜｜｜｜｜

｜**莫賀郎**宋書鮮卑吐谷渾傳遂立子視連為世子妻之事號曰｜｜｜莫賀宋言父也

貌類中郎性似文靖宋書謝宏微傳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宏微｜｜｜｜而｜｜

｜｜**當得一子**齊書周盤龍傳上遣軍主成買戍角城謂人曰我今作角城戍我兒｜｜｜｜或問其故買曰角城與敵同岸危險具多我豈能使伊不敢南向我若不沒他則應破是兒不作孝子便當作世子也

父子兩匹騎縈攪數萬人齊書周盤龍傳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萬餘騎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筯馳馬奮矟直奔敵素畏盤龍驍名即時披靡時奉叔已大殺敵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

｜｜｜｜｜｜｜｜敵衆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

節歲問訊皆先克日齊書王延之傳延之家訓方嚴不妄見子弟雖｜｜｜｜｜｜｜｜子倫之見兒子亦然

殊有鳳毛齊書謝超宗傳好學有文詞盛得名譽解褐奉朝請新安王子鸞孝武帝寵子超宗以選補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曰超宗｜｜｜｜恐靈運復出

靈運復出上見

今世曾子齊書劉瓛傳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阿稱瓛小字也

名兒為風月景山水齊書謝瀹傳瀹四兄颺朏顥蓯世謂謝莊｜｜｜｜｜｜

才識可嘉足懋先基齊書袁彖傳父覬武陵太守彖少有風氣好屬文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覬臨終與兄顗書曰史公｜｜｜｜｜｜｜｜矣史公彖之小字也

劉公不亡

齊書劉繪傳父勔宋末權貴門多人客使繪與之共語應接流暢勔喜曰汝後若束帶立朝可與賓客言矣解褐著作郎太祖太尉行參軍事太祖見而歎曰｜｜為｜｜矣

太丘之名元方之為劣

齊書杜栖傳徵士京產子也同郡張融與京產相友每相造言論栖常在側融指栖曰昔陳｜｜｜｜｜｜｜｜｜｜以今方古古人何貴栖出京師從儒士劉瓛受學善清言能彈琴飲酒名儒貴遊多敬待之中書郎周顒與京產書曰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慕之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彥若已有之也

學業清標後來之秀

見上

常遣減油滅火

梁書沈約傳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其以勞生疾｜｜｜｜｜｜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

吾家千金

梁書謝朏傳年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賦詩使朏命篇朏揮筆便就瑯琊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為後來特達莊笑因撫朏背曰真｜｜｜｜

以身蔽刃

梁書張稷傳稷長女楚瑗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稷見害女｜｜｜｜｜先父卒

乾蔭

梁書袁昂傳夙以不天幼傾｜｜資敬未奉過庭莫承

引騶清道悲感不勝

梁書王僧孺傳除遊擊將軍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及是拜日｜｜｜｜｜｜｜｜自｜

始驗康公積善之慶

梁書蕭幾傳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之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出及公則卒幾為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撝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

氣骨似我

梁書丘遲傳父靈鞠有才名仕齊官至大中大夫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嘗謂｜｜｜｜

已見今徐勝前徐後謝何必愧前謝

梁書謝幾卿傳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北侵權為軍

帥長史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於｜｜｜｜

嘉樹為憲之種

梁書顧憲之傳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尚書吏部郎中宋世其祖覬之嘗為吏部於庭植｜｜謂人曰吾｜｜｜｜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

文體翩翩無忝爾祖

陳書沈眾傳祖約梁特進父旋梁給事黃門侍郎眾好學頗有文才起家梁鎮衛南平王法曹參軍太子舍人是時梁武帝制千字詩眾為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名見於文德殿帝令眾為竹賦賦成奏之帝手勅答曰卿｜｜｜｜｜｜｜｜可謂｜｜｜｜

必荷門基

陳書陸瓊傳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謂｜｜｜｜所酷罰十四傾｜｜謂一不為少

外蔭

陳書謝貞傳少罹明帝嘗敕朏與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

得無貽厥之力

南史到溉傳子鏡鏡子蓋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疋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乎

百不為多一不為少

南史任昉傳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嘗謂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由是聞聲藉甚

不須苦教

魏書穆壽傳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凌之又自恃位任以為人莫已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之

郊祀並乘軒軺

魏書崔浩傳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太宗經書每至｜｜父子｜｜｜｜時人榮之

昔有一祁今有二奚

魏書房堅傳太和初高祖擢為秘書郎遷司空

諮議齊州大中正高祖臨朝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千秋與幽州中正陽尼各舉其子高祖曰｜｜｜｜名垂往史｜｜｜｜當聞來牒

同氣異息　魏書竇瑗傳子於父母｜｜｜｜終天靡報在情一也

兄　北齊書南陽王綽傳綽兄弟皆呼父為｜｜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

聞有所生欲得暫見　北齊書趙郡王琛子叡傳叡小名須拔生三旬而孤聰慧夙成特為高祖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嬢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則魏華陽公主也有鄭氏者叡母之從母姊妹之女戲語叡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倒親游氏叡因問訪遂精神不怡高祖甚以為怪疑其感疾欲命醫看之叡對曰兒無患苦但｜｜｜｜｜｜｜高祖驚曰誰向汝道耶叡具陳本末高祖命元夫人令就宮與叡相見叡前跪拜因抱頭大哭高祖甚以悲傷語平秦王曰此兒天生至孝我兒子無有及者遂為休務一日

此兒恬裕有我家風　北齊書楊愔傳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頹然獨坐其季父暐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

推燥居濕咽苦吐甘　舊唐書禮儀志子之於母慈愛特深非母不生非母不育｜｜｜｜｜｜｜生養勞瘁恩斯極矣

各得父一絕　舊唐書宋之問傳世人以之問父為三絕之問以文詞知名弟之悌有勇力之遜善書議者云｜｜｜｜之｜｜

累朝盛典出父子手　舊唐書賈至傳至天寶末為中書舍人祿山之亂從上皇幸蜀時肅宗即位於靈武上皇遣至為傳位冊文上皇覽之歎曰昔先帝遜位於朕冊文則卿之先父所為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誥｜｜｜｜｜卿｜｜之｜可謂難矣

御前得蒲萄遺母　舊唐書陳叔達傳嘗賜食於｜｜｜｜｜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高祖喟然流涕曰有母可遺乎因賜物百段

克傳弓冶　舊唐書趙道興傳趙道興者甘州酒泉人隋右武侯大將軍才之子也道興貞觀初歷遷左武侯中郎將明閑宿衛號為稱職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為隋武侯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可謂不墜家聲因授右武侯將軍賜爵天水縣子其父時廨宇仍舊不改時人以為榮

父子同掌樞密　舊唐書蘇瓌傳開元四累遷給事中加修文館學士俄拜中書舍人尋而頲父同中書門下三品｜｜｜｜時以為榮機事填委文誥皆出頲手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湧泉嶠所不及也

頲過其父　舊唐書蘇瓌傳開元四年遷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與侍中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若上前承旨敷奏及應對則頲為之助相得甚悅璟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同時為宰相僕射長厚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罄盡臣節斷割吏事至公無私即｜｜｜｜也

白雲親所居　舊唐書狄仁傑傳仁傑授并州都督府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并州登太行山南望見｜｜｜孤飛謂左右曰吾｜｜｜在此雲下瞻望佇立久之雲移乃行

好消息惡消息　舊唐書崔元暐傳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足衣馬輕肥此｜｜｜吾常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孟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為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己勿累吾此意也元暐遵奉母氏教誡以清謹見稱

卿之令子朕之直臣　舊唐書鄭餘慶傳子瀚為

右補闕獻疏切直人爲危之及餘慶入朝憲宗謂餘慶曰｜｜｜｜｜｜｜可吏相賀

越公兒郎 **故有家風** 舊唐書楊纂傳宏禮每入參謀議出則統衆攻戰駐蹕之陣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宏禮所統之衆人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矣按宏禮纂族子素弟之子

問安不盡辨 舊唐書郭子儀傳諸孫數十人每羣孫｜｜｜｜｜頷之而已

勤幹家風 舊唐書韋機傳孫岳亦以吏幹著名則天時累轉汝州司馬會則天幸長安召拜尚舍奉御從駕還京因召見則天謂曰卿是韋機之孫｜｜固有｜｜也卿之家事朕悉知之因問家人名賞慰良久尋拜太原尹

去帽導輿 舊唐書崔邠傳改太常卿知吏部尚書銓事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閱四部樂於署觀者縱焉邠自私第｜｜親｜母｜公卿逢者迎騎避之衢路以為榮

系孫 舊唐書柳宗元傳宗元後魏侍中濟陰公之｜｜

知公輔才 唐書王珪傳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汝必貴然未｜所與遊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闚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汝貴不疑

受公主謁 唐書王珪傳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見豈為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

八葉宰相 唐書蕭瑀傳贊自瑀逮遺凡｜｜｜｜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 唐書來濟傳父本驍將而恒濟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主工作許敬宗曰｜｜｜｜｜｜｜｜｜｜文武豈有種耶

得父清白 唐書楊慎矜傳慎矜沈毅任氣健而才初為汝陽令有治稱隆禮罷太府明皇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慎餘慎矜慎名皆｜｜｜｜帝喜擢慎矜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太子舍人主長安倉慎名大理評事為含嘉倉出納使被眷尤厚

半千孫 唐書李泌傳開元十九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固當然

均指使 唐書盧邁傳改尚書右丞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叔下邽令休沐過家邁終日與羣子姪｜｜｜無位貌之異

韓穆家法 唐書穆寧傳寧居家嚴常撰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云

和熊膽丸 唐書柳公綽傳子仲郢字諭蒙母韓即臯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使夜咀嚥以助勤長工文著尚書二十四司箴為韓愈洛賞

庭責定軍 唐書李景讓傳景讓常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讙

召景讓庭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輒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人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迺罷一軍遂定

譽兒癖 唐書王勃傳福時少子勸亦有文福時嘗詫韓思彦思彦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王家癖何多耶使助出其文思彦曰生子若是可夸也按福時勃父勸助皆勃弟

兩書并行 唐書李邕傳父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

求增父秩 唐書孫逖傳父嘉之第進士終襄邑令逖遷中書舍人是時嘉之且八十猶為令逖｜降外官｜｜｜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

冢息 唐書桑道茂傳李鵬為盛唐令道茂曰君位止此而｜｜位宰相次息亦大鎮

次息 見上

州里矜式 唐書列女傳金節婦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嘗以忠義誨齊亮

頑不受遂絶之自田而食紡而衣｜｜｜｜馬大歷初詔賜兩丁侍養本道使四時存問終身

自田而食紡而衣

上奇兒 見五代史唐莊宗紀存勗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於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崗伶人奏百年歌至於哀老之際聲辭甚悲坐上皆悽愴時存勗最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於此乎

靈椿丹桂 宋史竇儀傳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弟儼佩偁僖皆相繼登科馮道與禹鈞有舊嘗贈詩有｜｜一株老｜｜五枝芳之句縉紳多諷誦之當時號為竇氏五龍

迭奉壽觴 宋史呂蒙正傳景德二年春表請歸洛蒙正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怡然自得

兩京相望 宋史王化基傳孫詔歷工兵戶三部侍郎轉開封尹時子璹使京西攝尹洛父子｜｜｜｜人以為榮

手植三槐 宋史王旦傳父祐世多稱其陰德｜｜｜｜於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

畫荻 宋史歐陽修傳四歲而孤母鄭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

讀范滂傳 宋史蘇軾傳生十年父洵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程氏｜東漢｜｜｜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

小坡 宋史蘇過傳時稱為｜｜蓋以軾為｜｜也

雲間鶴 宋史李光傳童稚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其興吾門乎

知以善養 宋史尹焞傳焞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汝｜｜｜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

萬事休 宋史荆南高氏世家保融保融同母弟也初保融在保抱第十子保融愛故或盛怒見之必從誨獨鍾愛故或盛怒見之｜｜｜釋然而笑荆人目為｜｜｜

剪髮易書 元史陳祐傳祐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使讀之長遂博通經史

降於父母一等 元史許有壬傳今制封贈祖父母｜｜｜｜｜｜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

奉承續行 董仲舒春秋繁露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皆｜｜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為人之道也

如火樂木 董仲舒春秋繁露以子而迎成養｜｜之｜也

視土事火 董仲舒春秋繁露為人子者｜｜之｜｜也雖居中央亦歲亡十二日之王傳於火以調和養長然而弗名者皆弁功於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美孝之至也

四產八男 董仲舒春秋繁露傳曰周國子多賢審殖至於駢產男者四｜｜而得｜｜皆君子俊雄也

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 劉向說苑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之時｜｜｜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橋仰梓俯 劉向說苑伯禽與康叔封朝於成王見周公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曰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竦焉實而｜｜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勃焉實而｜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小箠則待大箠則

走劉向說苑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泣笞劉向說苑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三遷劉向列女傳孟母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為墓間之事

欽定四庫全書

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賈人衒賣之事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

斷織劉向列女傳孟子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其｜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旦夕勤學遂成名儒

牽衣不與焦氏易林愛我嬰女｜｜｜｜

彭祖九子焦氏易林｜｜｜｜據德不殆

一室百孫焦氏易林｜｜｜｜公悅嫗歡

取象五行轉相生班固白虎通父子法地｜｜｜｜｜｜也

教法度班固白虎通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

如父非父如母非母班固白虎通稱夫之父母謂之舅姑何尊｜｜而｜｜者舅也親｜｜而｜｜者姑也

搤臂王充論衡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其左｜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搤臂以呼汝耳

雅子王充論衡夫田嬰俗父而田文｜｜也嬰信忌不實義文信命不避諱

賦懷冰黃憲天祿閣外史韓王暑而求凍餌世子以私財作冰室取羹餌而藏之既凍乃進于王韓王悅為之｜｜｜

精感萬里干寶搜神記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曾參之孝｜｜｜｜

三母堂常璩華陽國志季姜梓潼文氏女王敬伯夫人少讀詩禮敬伯前夫人子博女紀流季姜生康稚芝女始示凡前後八子撫育恩愛親繼若一堂傳妻犍為楊進及傳子遵婦蜀郡張叔紀服姑之教皆有賢訓號｜｜｜

風氣日上足散人懷劉義慶世說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

將車持杖應門行酒劉義慶世說陳太丘詣荀朗陵使元方｜｜季方｜｜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慈明｜｜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

欽定四庫全書

坐著膝前

雪日內集劉義慶世說謝太傅寒｜｜｜｜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

珠娘珠兒任昉述異記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謂之｜｜生男謂之｜｜

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顏氏家訓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曾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為誡王駿喪妻亦謂人曰吾不及

家公顏氏家訓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

渠自有門劉餗隋唐嘉話褚遂良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敕嘗有以賜遂良使者由正門而入亮出曰｜｜｜｜

三代為相陳翱卓異記｜｜｜｜河東公張嘉貞子延賞賞子宏靖按漢書韋平繼嗣為丞相者若今之張氏三代無比

三五世必有肖

其祖先形狀者薛用弱集異記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或｜｜｜則｜一人｜｜｜｜之｜豈驗歟

驗七黑辨雙環 郭逍高力士傳高公所生母麥氏即隋將鐵杖曾孫始與母別時年十歲母撫其首泣曰與汝分別再見無時然汝胸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貴吾若不死得重見記取此言汝常弄吾臂上雙金鐶吾亦留看待見汝伺之慎勿忘却即與決別向三十年後知母在瀧州雖使人迎候終不敢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母問曰與汝別時記語否胸前有黑子母曰在否即解衣視之母亦出金環示之一時號泣累日不止上聞登時名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父母家安置十餘年後卒葬東京原燕公誌墓曰｜｜於子心｜｜｜於母臂即此事也

郎罷 吳處厚青箱雜記閩人謂子為囝謂父為｜｜

幼則東以禮義長則訓以詩書 王偁東都事略蘇易簡傳太宗名其母薛氏入禁中賜寶冠霞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對曰｜｜｜｜｜｜｜｜｜｜太宗歎曰孟母也賜白金千兩

朝服侍立 王闢之澠水燕談宰相王溥父祚少為太原掾及溥為相客或候祚溥常｜｜｜｜客不安席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

杖碎金魚 王闢之澠水燕談陳堯咨善射及守荊州回母馮夫人問曰汝為郡有何異政堯咨曰每以弓矢為樂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務一夫之勇豈汝父志耶｜之｜其｜

寓字於名 陸游老學庵筆記賀方回有二子曰廩於文房從方廩從回蓋｜父｜｜二子｜也

父子狀元及第 王明清揮麈前錄本朝｜｜｜｜｜張去華子師德梁灝子固兄弟孫何孫僅陳堯佐堯咨四家而已

螟蛉 王楙野客叢書今呼非所生之子為｜｜觀南史宋明帝負螟之慶言廢帝非所生也北史胡叟養子字螟蛉又觀董仲舒斷甲無子養非所生引詩螟蛉有子螺蠃負之之義知此說尚矣

倫常部三

夫婦

敦懞以固勸勉以貞 管子為人夫者｜｜｜｜｜為人妻者｜｜｜｜ **分敬無妬** 管子｜｜而｜｜則夫婦和勉矣 **十二始卯合男女** 管子｜｜｜｜｜｜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 **合獨** 管子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 **陳妾數千** 管子昔先君襄公惟女是崇九妃六嬪｜｜｜ **管仲婢子** 管子桓公使｜｜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應之｜｜曰公何應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母賤賤管子曰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我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名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壯託乎老姣託乎惡** 晏子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避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相御之妻** 晏子晏子為齊｜出其｜｜從門間而闚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

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三保之妾** 晏子馬食府粟狗饜粱肉 **辟拂** 晏子｜｜三千謝於下陳 **天地和** 墨子婦節而｜｜｜ **二十處家十五事人** 墨子昔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不敢母｜｜女子年｜｜母敢不｜｜ **請為妾者數十未止** 莊子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夫子｜｜｜而｜｜也 **夫在芸耨妻在機杼** 尉繚子｜｜｜｜｜｜｜｜｜民無二事則有儲畜 **母好子抱母惡子釋** 韓非子夫妻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者其｜｜然則為之反也其｜｜者其｜｜ **出常成居幸** 韓非子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也其｜｜｜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 **衣文之媵** 韓非子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 **失合** 荀子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聘內送逆無禮如是則人有｜｜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 **致功致臨** 荀子請問為人夫曰｜｜而不流｜｜而有辨請問為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孫也 **惡敗出妻** 荀子孟子｜｜而｜｜可謂能自彊矣 **敬先妣之嗣** 荀子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隆率以｜｜｜｜若則有常子曰諾惟恐不能敢忘命矣 **爾相重始** 荀子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也

霜降逆女冰泮殺內荀子｜｜｜｜｜｜十日一御家氏呂氏春秋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烟視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之中有斂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也然而有大甚注家氏婦氏維家之保揚子夫妻反道｜｜｜｜注夫在外妻在內各反其事則家道正故正保擇德文中子古者男女之族各｜｜焉不以財為禮禍福之階國語夫婚姻｜｜｜｜也學於舅姑國語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者也如賓國語曰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老婦壯妻國語命壯者無取｜｜令老者無取｜｜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良婦戰國策出婦嫁鄉曲者｜｜也相室戰國策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曰公子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妾戰國策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嫁而已上活主父下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注室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老老存主母戰國策臣隣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以｜｜｜｜｜以｜｜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儷皮為禮史記三皇本紀於是始制嫁娶以｜｜｜｜寄瑕逃嫁史記秦始皇紀夫為｜｜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子不得母咸化廉清良妻史記魏世家家貧則思｜｜欲求賢夫從張耳史記張耳傳外黃富人女甚美嫁虜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以故致千里客按亡其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按亡其夫徐廣曰其夫亡也漢書無亡字作虜奴其夫師古曰言不恃賴其夫視之如虜奴也攻苦食啖史記叔孫通傳呂后與陛下｜｜其可背哉注食無菜茹為啖人材足依史記司馬相如傳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乃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其名之并名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馳歸成都見上當鑪滌器見上侍兒史記袁盎傳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立軺併馬漢書平帝紀又詔光

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注服虔曰軺音謠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

生化之本 漢書五行志夫婦｜｜

天子取婦皇后嫁女 漢書張安世傳張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大官私官並供具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

負戴相隨 漢書朱買臣傳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蓋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

細君 漢書東方朔傳歸遺｜｜又何仁也注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按漢時女子名細君者又有楚王女孫遠嫁烏孫古人名多同似以為朔妻名者近是

夭壽之萌 漢書王吉傳夫婦人倫大綱｜｜｜｜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

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漢書王吉傳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其厲志如此

東家有樹王陽婦去 漢書王吉傳駿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按駿吉之子

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

畫眉 漢書張敞傳敞為婦｜｜｜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

牛衣涕泣 漢書王章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中與妻決｜｜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

雖賤為家陽雖貴為國陰 漢書杜鄴傳男｜｜各｜其｜｜女｜｜猶｜其｜｜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

種宜子 漢書王莽傳為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為買之即以婢奉子元

首妻 後漢書明帝紀注漢官儀三老五更皆取有｜｜男女全具者

賜胎養穀 後漢書章帝紀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妊者｜｜｜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為令

糟糠之妻不下堂 後漢書宋氏傳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值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之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對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布裙曳柴從田中歸 後漢書王良傳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

乾坤咸恒 後漢書荀爽傳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下經首｜｜

下牀拜答 後漢書樊英傳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宜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按宜陳宜

真梁鴻妻 後漢書梁鴻傳歸鄉里埶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

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丨丨丨丨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有頃又去適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舉案齊眉上見

君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從少君孟光之事 後漢書袁隗妻傳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

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丨若欲丨丨丨丨丨丨丨乎丨請丨丨丨丨丨丨丨矣隗又曰弟先凡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為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不能屈帳外聽者為慙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

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上見

參配陰陽通達神明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夫婦之道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信天地之正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

義以和親恩以好合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彊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得意一人是謂永畢

失意一人是謂永訖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丨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

夫有再娶婦無二適上見

下妻 後漢書光武帝紀甲寅詔吏人遭饑亂及為青徐賊所略為奴婢丨丨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

搔背垢 後漢書百官志注丁邯遷漢中太守妻弟為公孫述將收妻送南鄭獄免冠徒跣自陳詔曰漢中太守妻乃繫南鄭獄誰當丨其丨丨者懸牛頭責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以邯服罪且邯一妻冠履勿謝

新婦所乏惟容 魏志夏侯尚傳注魏氏春秋曰許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遣婢視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從裾留之允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丨丨丨丨丨丨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

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

女蜀志諸葛亮傳注襄陽記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冠幘鄉里為之諺曰｜｜｜｜｜｜｜｜｜｜起對吳志顧雍傳注吳書雍族人悌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加襲｜｜趣令妻還其貞潔不瀆如此悉誦讀魯靈光殿賦蜀志劉琰傳琰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教｜｜｜｜｜南向北面晉書何曾傳年老之後子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妻｜｜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終喪不御內晉書劉寔傳喪妻為廬杖之制｜｜｜｜擇夫晉書王濬傳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不知卿堪作夫人不晉書山濤傳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晉書王衍傳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郭氏為之小損時人號為梁鴻夫婦晉書孫晷傳會稽虞喜隱居海隅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娉喜弟預女為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棄華尚素見上奉如君父晉書劉殷傳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殷｜｜｜焉不作凡人妻不為古人夫婦晉書慕容垂妻段氏傳字元妃儁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少有婉慧有志操嘗謂妹季妃曰我終｜｜｜｜｜季妃亦曰妹亦

｜｜｜｜｜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為繼室遂有殊寵偽范陽王德亦娉季妃焉緑珠晉書石崇傳崇有妓曰｜｜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緑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緑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緑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緑珠泣曰當効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借馬追及累騎而還晉書阮咸傳素幸姑之婢姑當歸於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客｜｜｜既及與婢｜｜｜｜｜｜巧作晉書桓溫傳於北方得一｜｜老婢訪之乃琨伎女也按琨劉琨協趣宋書宗炳傳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乘薄笨出市買易宋書劉凝之傳凝之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車｜｜｜周用之外輒以施人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為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共安儉苦見上寒雪送還天晴復迎宋書朱百年傳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箸為業以樵箸置道上輒為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箸而去或遇｜｜樵箸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妻｜孔氏｜｜｜｜之有時出山陰為妻買繒

綠二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百年孝建元年卒山中時年八十七蔡興宗為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素對 齊書王思遠傳宗建平王景素女廢為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為備筭總訪求｜｜傾家送遣

對飲視事 齊書沈文季傳出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竟日而｜｜不廢

自稱下田居 **婦為傳蠶室** 齊書卞彬傳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杬皮為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籠什物諸多詭異｜｜｜｜｜｜｜｜｜｜

青州世子東海女郎 齊書賈淵傳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銘云｜｜｜｜｜｜｜｜帝問學士鮑照徐爰籍實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

周公阿杜 齊書周盤龍傳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鑷二十枚手敕曰餉

｜｜｜｜

忌妻悍室 梁書劉峻傳敬通有｜｜至於身操井臼余有｜｜亦令家道轗軻

年六十餘猶未他適 梁書顏協傳少時將聘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此女｜｜｜｜協義而迎之

鄉里 南史張彪傳彪謂妻楊呼為｜｜

耕前鋤後 南史陶潛傳潛字淵明少有高趣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于｜妻｜于｜

志趣亦同 見上

三綱之首 魏書文成帝紀詔曰夫婚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婦之義｜｜｜｜禮之重者莫過於斯尊卑高下宜令區別然中代以來貴族之門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在於苟合無所選擇令貴賤不分巨細同貫塵穢清化虧損人倫將何以宣示典謨垂之來裔今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為婚犯者加罪

好合積年敬事不替 魏書蕭寶夤傳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匹并給禮具公主有婦德事寶夤盡肅雍之禮雖｜｜｜｜而｜｜｜｜寶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侍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夤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

南人好奇 魏書張讜傳初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宮為婢皇甫遂乃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為劉駿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高宗怪其納財之多也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

呼婦為妹妹 北齊書南陽王綽傳綽兄弟皆｜父為兄兄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

比賈充置左右夫人 北齊書魏收傳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為妻時人｜之｜｜｜｜｜｜｜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

健婦夫半 北史裴延儁傳澤本勁直無所回避及被出追還折節和光然好戲笑無規檢故頗敗妻鉅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妻不宿亦至性強立時人以為｜｜｜｜按澤延儁曾孫

別宅 北史胡國珍傳長粲性溫雅在官清潔但始居要密便為子叔泉取清河王崔德儉女為妻在晉陽處分用妻弟王遜與偃對為司徒主簿時論以此譏之又性好內有一侍婢其妻王驕妒手刺殺之為此怨恨數年不相見親表為之語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後納妾李氏仍與王氏｜｜亦無朝拜之禮按長粲國珍從曾孫

本國有婦情不忍乖 舊唐書吐蕃傳初太宗既許降文成公主贊普使祿東贊來迎召見顧問進退合旨太宗禮之有異諸蕃乃拜祿東贊為右衛大將軍又以瑯邪長公主外孫女段氏妻之祿東贊辭曰臣｜｜｜｜父母所聘｜｜｜｜且贊普未謁公主陪臣安敢輒娶太宗嘉之

散厭扃戶 舊唐

書李益傳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嗜而有｜｜｜之譚聞於時故時謂妬癡為李益疾入

幃剔目 唐書房元齡妻盧傳元齡微時病且死誡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中｜｜示元齡明無它會元齡良愈禮之終身

署帛 唐書賈直言妻董傳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嫁無須也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沐髮墮無餘

漁童樵青 唐書張志和傳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號｜｜宛然及況

並封孺人 宋史劉光世傳又請｜｜其三妾為｜｜南渡後諸大將封妾自此始

指腹割襟 元史刑法志諸男女議婚有以｜｜｜為定者禁之

綏多士女 夏小正二月｜｜｜傳綏定也冠子取婦之時也

民民以度 逸周書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五以室成室成以民生｜

｜｜｜注陽奇陰耦五謂相配成室

歌黃鵠 劉向列女傳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織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作歌明已之不更一也｜曰｜｜之早寡兮七年不雙

宜家富壽 焦氏易林韓氏長女嫁於東海多貌美好｜｜｜利得十倍

春桃生花季女宜家 焦氏易林｜｜｜｜｜受福且多

結衿待時 焦氏易林季姬踟躕｜｜｜｜

志不相思 焦氏易林三婦同夫｜｜｜心懷不平至常愁悲

少妻在門之子悅喜 焦氏易林娶于姜女駕迎新婦｜｜｜｜｜｜

丁男長女可以會同 焦氏易林冰將泮散鳴雁雍雍｜｜｜｜

三姓同食 焦氏易林男女合室｜｜婚姻孔云宜我孝孫

宜吉 焦氏易林既嫁｜｜出入无咎

女君男君 劉熙釋名妾謂夫之嫡妻曰｜｜夫為｜｜故名其妻曰女君也

夫尊於朝妻榮於室 班固白虎通婦人無爵何陰卑無外事是以有二從之義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隨夫之行

女生外嚮 班固白虎通以男生內嚮有留家之義｜｜｜有從夫之義

法五行異類相生 班固白虎通不娶同姓何法｜乃｜｜｜｜也

取象六合陰陽 班固白虎通夫婦法人｜｜｜｜｜｜有施化端也

四禮 班固白虎通婦事夫有｜｜馬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

其妻一呼即還 吳越春秋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鬬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

子胥因相其貌確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

白狐造禹 吳越春秋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制度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九尾｜於｜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白狐綏綏九尾庞庞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

結髮 黃憲天祿閣外史寡人有母｜｜於先君而生寡人

炊扊扅 應劭風俗通百里奚為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因援琴而歌問之乃其故妻也還為夫婦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雌｜｜今富貴忘我為

投畚 皇甫謐高士傳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人或言於楚王王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撥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

能為人所制者妻｜其｜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

白頭吟 葛洪西京雜記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文君作｜｜以自絕相如乃止

種玉 干寶搜神記楊公伯雍作義漿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地處種之云玉當生其中汝後當得好婦乃種其石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笑以為狂因戲曰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為婚公至所｜｜田中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

貉子 劉義慶世說晉武帝厚存恤之妻以嫡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常妬乃罵秀為｜｜秀大不平遂不復入

婦人卿壻 劉義慶世說王安豐婦嘗卿安豐安豐曰｜｜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雷尚書 劉義慶世說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

凡婢僮奴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洛陽城東北有上高里殷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里遷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唯冠軍將軍郭文遠遊憩其中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閥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過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雙聲春風曰｜｜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按凡古音苋

葉砧 吳兢樂府古題古詞｜｜今在葉砧跌也問夫何處也山上復有山重山為出字言夫不在也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問夫何時當還也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當還也

不相面 趙璘因話錄代宗以郭尚父動高無連姻帝室常呼為大臣而不名每中使內人往來必詢其門內休戚尚父二愛姬嘗競寵爭長互論其公私佐助之功忿媢｜｜｜尚父不能禁上知之賜金帛及簪鐶命宮人載酒以和之方飲令選人歌以送酒一姬怒未解歌未發遽引滿置觴於席前曰酒盡不須歌

自為小君剪裁 馮贄雲仙雜記李紳為相時俗尚輕綃染藍碧為婦人衣紳｜｜｜｜｜｜

燭圍 馮贄雲仙雜記韋陟家宴使每婢執一燭四面行立人呼為｜｜

肉記室 袁郊甘澤謠紅綫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遣掌牋表號曰｜｜中每夜於帳前羅以木雕矮婢飾以綵繒各執華燈自昏達旦目之為｜｜所謂媵妾者今世俗西北名曰｜｜｜｜或云左右人以其親近為言已極鄙陋而浙人呼為貼身或云橫牀江南又云橫門尤為可笑

左右人 見上

真詩家語 趙德麟侯鯖錄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先生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放月色鮮露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悽慘春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耳

烏合之人 趙德麟侯鯖錄唐宣宗舅鄭光鎮河中上封其妾為夫人不受表辭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

一生人 陸游老學菴筆記都下買婢謂未嘗｜入人家者為｜｜喜其多淳謹也

以鞵易履 陶宗儀輟耕錄程公鵬舉在宋季被虜於興元版橋張萬戶家為奴張以虜到官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觀君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為去計而甘心於此乎夫疑其試已也訴於張張命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為人奴且夫愈疑之又訴於張張命出之遂粥於市人家妻臨行｜所穿綉｜｜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八以蔭補入官迨國朝統一海宇程為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為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攜向之鞵履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己女將半載

以所成布匹償所粥錢物乞身為尼吾妻施貲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菴中所遣人即往尋見以曝衣為由故遺鞵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鞵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鞵履復全吾之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為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嘗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為具禮委幙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為夫婦焉

寄衣佈詩 隋宗儀輟耕錄

洞庭劉氏有夫葉正甫久客都門因｜｜｜以｜云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脚那能抵淚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

比肩人 林坤誠齋雜記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為｜｜｜後死合葬塚上生雙梓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燕常宿於上孫權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為小比肩

小比肩上詞女夫 伊世珍嬛嬛記趙明誠幼時誦一書覺來惟憶三句云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拔以告其父其父為解曰汝殆得能文詞婦也言與司合是詞字安上已脫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謂汝為｜｜之｜乎後李翁以女女之即易安也果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魯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 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任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四

倫常部四

兄弟

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丨丨悌弟同師而學列子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丨丨丨丨進以誨比順以敬管子為人兄者丨丨丨丨為人弟者丨丨丨丨友兄墨子君子仁義之道而歸兄啼莊子有弟而丨丨注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緩儒弟墨莊子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丨為丨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丨丨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

敬詘不苟荀子請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為人弟曰丨丨而丨丨曼面為姊揚子政也為嚴氏犯韓刺相俠累丨丨丨丨實壯士之靡也按政聶政丨丨兄弟讒閱侮人百里國語人有言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閱于墻外禦其侮若是則閱乃內侮而雖閱不敗親也怨不徵於它國語且夫兄弟之丨丨丨丨徵于它利乃外矣青陽夷鼓閩語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丨丨與丨丨皆為巳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異母史記呂后紀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丨丨皆有馴行史記管蔡世家冉季康叔丨丨丨丨於是周公舉康叔為周司寇冉季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史記季布傳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之死

當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當是時｜｜｜｜｜｜｜｜坐兄南鄉自坐東鄉史記武安侯傳嘗召客飲｜其｜蓋侯｜｜｜｜｜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奴畜史記衛將軍驃騎傳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之不以為兄弟數不以為兄弟數見上公昆弟史記外戚世家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食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家於長安注公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昆弟公昆弟謂廣國等也採桑為符信見上丐沐沐我請食食我見上羮盡櫟釜史記楚元王世家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賓客以故去｜而視釜中尚有羮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是乃封其子信為羮頡侯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漢書櫟釜作轆釜巨嫂見上有叔如此不如無有史記陳丞相世家少時家貧好嘗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長美色人或謂嚮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史記封禪書神君者長伯聞之逐其婦而棄｜｜｜｜｜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並去聲即今妯娌也同產漢書兩龔傳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子一人注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讓爵辟兄漢書韋元成傳初元成兄宏為大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宏當為嗣故教令自免宏懷讓不去官及賢病篤宏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宗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元成為後賢薨元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元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奉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者事丞相史廼與元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晦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元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元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寔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元成為河南太守兄宏太山都尉遷東海大守相代為太守漢書馮立傳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聽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大馮君小馮君見上俱為諸儒所稱後漢書魯恭傳父某建武初為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學士爭歸之太尉趙憙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

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

欲先就其名讓國至行 後漢書丁鴻傳初鴻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鴻卒鴻當襲封上書｜｜於盛不報既葬迺挂綬於塚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思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讀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迺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顯宗甚賢之

仲公不如孝肥飽 見上後漢書趙孝傳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名進退必以禮舉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

十日一就衛尉府相對盡歡 見上

閉戶自撾 後漢書繆肜傳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事肜深懷憤歎乃｜｜｜｜曰繆肜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

八龍 後漢書荀淑傳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初荀氏舊里名西豪頴陰令渤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

賈氏三虎 後漢書賈虎傳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偉節最怒按偉節彪字

左右手 後漢書袁譚傳兄弟者｜｜｜也

許武割產 後漢書許荆傳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

密謀豫藏匿變 後漢書李變傳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變年十三妹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與二兄｜｜｜｜｜｜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戍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戍感其義乃將變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而戍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變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變變專精經學十餘年閒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寃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變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遺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變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今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幸弟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變謹從其誨

姊弟相見悲感傍人 見上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蜀志馬良傳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諺之諺曰｜｜｜｜｜｜｜｜

公會相見退無

私面 吳志諸葛瑾傳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 **八達** 晉書安平王孚傳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馗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為八達焉 **有兄風不** 晉書安平王孚傳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答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 **六龍** 晉書溫羨傳祖攸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 **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 晉書郭奕傳奕有窮姊隨奕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為人所糾奕省按畢曰｜｜｜｜｜｜｜｜遂遣而不問 **二陸三張** 晉書張亢傳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皮術時人謂戴協亢陸機雲曰｜｜｜｜ **人琴俱亡** 晉書王徽之傳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因頓絕 **葉頸荊枝華承棣萼** 晉書孝友傳序夫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睽則｜｜｜｜性合則｜｜｜｜乃有推肥代瘦徇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歡愉之致緬窺緗素載流塵躅者歟 **推肥代瘦讓果同衾** 見上 **性不畏病** 晉書庾衮傳庾衮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衮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衮｜｜｜｜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 **含笑先嘗** 宋書張暢傳弟敞嘗為獼犬所傷醫者云食蝦蟆可療敞難之暢｜｜｜｜敞因此乃食由是遂愈 **籬隔門庭** 宋書謝瞻傳弟晦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退為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乃｜｜｜｜曰吾不忍見此 **奉兄如父** 宋書蔡廓傳｜｜軌｜｜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 **世論猶在兄後** 宋書羊欣傳義熙中弟徽被遇於高祖高祖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不識之即板欣補右將軍劉藩司馬｜恨 **濁酒忘愁圖籍相慰** 宋書王徽傳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吾所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按徽告弟僧謙靈書中語 **唯取圖書** 宋書王曇首傳王曇首琅邪臨沂人太保宏少弟也幼有業尚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而已 **若但如臣門戶何寄** 宋書王曇首傳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豫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宏曰卿弟如何卿宏答曰｜｜｜｜｜｜｜｜高祖大笑 **阿連才悟** 宋書謝靈運傳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為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為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時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為絕倫謂方明曰｜｜｜｜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給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 **貧家好食致飽而去** 宋書朱修之傳性儉尅少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未嘗供贍嘗往視姊姊欲激之為設菜羹粗飯脩之曰此乃｜｜｜｜｜｜｜｜先是新野庾彥達為益州刺史携姊之鎮分祿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 **携姊之鎮分祿供贍** 見上 **阿于** 宋書鮮卑吐谷渾傳後魔追思渾作阿于之歌鮮卑呼兄為｜｜ **推財與弟** 齊書褚淵傳淵｜｜｜｜唯取書數千卷 **張氏五龍** 齊書張岱傳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

守鏡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辯俱知名謂之｜｜｜廣勝獨立十倍於我齊書褚炫傳炫少清簡為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淵謂人曰從弟｜｜｜乃｜｜｜｜也腰鼓兄弟齊書沈沖傳沖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為｜｜｜｜我能死爾能報齊書沈文季傳父慶之宋司空為景和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季長兄文叔謂文季曰｜｜｜｜｜｜遂自縊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得免外朗內潤齊書衡陽王道度傳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雷次宗宣帝問二兒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其弟｜｜皆良璞也皆良璞見上時人呼為四皓齊書徐伯珍傳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比之姜肱兄弟梁書張弘策傳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臥起世｜｜｜｜｜凡為人長殊復不易梁書徐勉

傳嘗為書誡其子崧曰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迎居官舍參分祿秩梁書樂藹傳藹姊適徵士劉虬亦明識有禮訓藹為州｜姊｜｜｜｜｜｜西土稱之同乘而歸梁書傅映傳映字徽遠昭弟也三歲而孤兄弟友睦修身勵行非禮不行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俱歡日昏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迎候｜｜｜｜｜兄弟並已斑白時人美而服焉頻仍夏侯梁書夏侯夔傳六年轉使持節督豫淮陳潁建霍義七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前兄後弟敷政優優在州七年甚有聲績遠近多附之常同一室臥起梁書韋放傳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睦每

將遠別及行役初還｜｜｜｜｜時稱為三姜四裴梁書裴子野傳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晉太子左率康八世孫兄黎弟楷綽並有盛名所謂｜｜｜也謝有覽舉王有養炬梁書王筠傳筠幼警寤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為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覽弟舉亦有重譽時人為之語曰｜｜｜｜｜｜｜｜炬是泰養即筠並小字也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梁書江革傳建安王為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為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乃以觀為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並相賞重昉與革書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驂分兩陛梁書張緬傳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時緬兄纘為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導｜｜趨｜｜前代未有也時人

榮之按綰緬第四弟識藝過臣飲酒不及梁書謝舉傳舉中書令覽之弟也高祖訪舉於覽對曰｜｜｜｜｜｜甚遠惟｜｜｜｜於臣大小王東陽梁書王承傳朱异用事車馬常填門魏郡申英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小東陽即承弟穉也按南史穉作幼兩到梁書到溉傳時以溉洽兄弟比之二陸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復似凌寒竹大小南郡梁書劉之亨傳代兄之遴為安西湘東王長史南郡太守在郡有異績數年卒於官時年五十荆土至今懷之不忍斥其名號為｜南郡｜｜｜云比謝氏烏衣之遊梁書蕭介傳介性高簡少交遊惟與族兄琛從兄眇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嗟家人梁書劉覽傳除尚書左丞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皆覽劾

泰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蝨行路覽丨丨丨

三筆六詩 梁書劉潛傳潛守孝儀秘書監孝綽弟也幼孤與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嘗曰丨丨丨三即孝儀六孝威也

兄弟九人並知名當世 梁書杜崱傳崱丨丨丨丨兄嵩岑嶷岌嶷巖岸及弟幼安丨丨丨丨

相代為殿中 梁書到沆傳天監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為侍郎以沆為殿中曹侍郎沆從父兄溉治並有才名時皆丨丨丨丨當世榮之

三妹並有才學 梁書劉孝綽傳其丨丨適琅邪王叔英吳郡張嵊東海徐悱丨丨丨丨悱妻文尤清拔

卿家士龍 陳書虞寄傳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丨丨之丨丨也

兩周拔迎軍 陳書周宏正傳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宏正與宏讓自僧辯得之甚喜即日啟元帝元帝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破賊亦得丨丨今古一時足為連類

大小僕射 陳書袁憲傳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簡懿子為左僕射至是憲為右僕射臺省因目簡懿為丨僕射憲為丨丨丨朝廷榮之

對惠連輒得佳語 南史謝惠連傳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當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

雙珠 南史謝靈運傳孟顗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丨丨

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 南史王份傳長子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琳齊代取梁武帝妹義興長公主有子九人並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何氏三高 南史何允傳初允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允又隱世號點為大山允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丨丨丨

大山小山 見上

若蜂腰 南史周朗傳宏讓弟宏直方雅敦厚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丨丨丨矣

柳氏二龍 南史柳惔傳惔好學工製文尤善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王儉謂人曰丨丨丨可謂一日千里

卿文弟武 南史齊南豐伯頴胄傳頴胄好文義弟頴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頴胄詩合旨上謂頴胄曰丨丨丨丨宗室便不乏才

三陸 南史陸慧曉傳三子僚任倕並有美名時人謂之丨丨

年為廣陵兄明為廣陵弟 魏書廣陵王羽傳高祖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昨親受人訟始知廣陵之明耳咸陽王禧對曰臣丨丨丨丨丨丨高祖曰我為汝兄汝為羽昆汝復何恨

並為上賓 魏書閭大肥傳太祖時與其弟大涇倍頤率宗族歸國太祖善之尚華陰公主賜爵其思弟與其子丨丨丨丨入八議

英英濟濟王家兄弟 魏書王慧龍傳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長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詣代京採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為肅宗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明錄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首同居 魏書寇治傳治兄弟並孝友敦穆丨丨丨丨

白有義有禮房家兄弟 魏書房景伯傳景伯性淳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伎亡蔬食終喪期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期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為之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對賓客 魏書房景先傳景先沈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同盤而食**　魏書楊椿傳吾兄弟若在家必丨丨丨丨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饑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

大崔生小崔生　魏書崔亮傳父元孫劉駿尚書郎劉彧之借立也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阻兵叛之彧使元孫討文秀為文秀所害亮母房氏攜亮依冀州刺史崔道固於歷城道固即亮之叔祖也及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內徙桑乾為平齊民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托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沖沖召亮與語因謂亮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胷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即為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沖甚奇之迎為館客沖謂其兄子彥曰丨丨丨寬和篤雅汝宜友之丨丨丨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

雙生　魏書崔光韶傳光韶與弟光伯丨丨操業相謀特相友愛

衣服飲食未曾一片不同　魏書崔光韶傳吾兄弟自幼及老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

讓逸競勞　魏書吳悉達傳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丨丨丨丨雖於儉年糊饘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

王氏九龍　北齊書王昕傳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並風流藴藉世號丨丨丨丨

三馬俱白眉　北齊書孫靈暉傳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也世居涼土大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兗子廣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陽總為一篇酬答即詩云丨丨丨丨丨者也

二蘇　周書蘇亮傳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文章少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丨丨焉

作脯　隋書牛宏傳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宏駕車牛宏來還宅

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宏聞之亦無所怪問直答云丨丨坐定其妻又云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

一門二王　隋書乞伏慧傳齊文襄帝時為行臺左丞加蕩冠將軍累遷右衛將軍太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民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為王丨丨丨丨稱為貴顯

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隋書盧昌衡傳昌衡小字龍子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為之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　北史楊播傳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弟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旦暮參問子姪羅列堦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初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到所寄輒對之下涕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惟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焉

姊妹為妯娌　北史崔休傳休弟夤子憖字長謙幼聰敏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子悛為長謙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丨丨丨丨丨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

大二小二　北史崔休傳長謙與休第二子仲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之丨丨丨丨

三武　北史陸俟傳寬字仁惠太子中舍人侍詔文林館寬兄弟並有才品議者稱為丨丨按寬俟曾孫

四括四黃　北史李士謙傳隸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恢字仲舉漢桓靈間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生定字文義仕魏位漁陽太

守有子四人並仕晉平字伯括為樂平太守機字仲括為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並尚書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謂之｜｜機子楷字雄方位書侍御史家於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輯晃茅勁敏輯字獲宗晃字仲黃茅字季黃勁字少黃敏字幼黃並以友悌著美為當世所宗時所謂｜｜者也

皆卿相才 舊唐書溫大雅傳初其父友薛道衡李綱常見彥博兄弟三人咸歎異曰｜｜｜

學業顏優職位溫盛 舊唐書溫大雅傳初大雅在隋與顏師魯俱在東宮顏博與師魯弟愍楚同直內史省彥將與愍楚弟游秦典校秘閣二家兄弟各為一時人物之選少時｜｜氏為｜｜｜

兄弟自相替代 舊唐書韋思謙傳承慶自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則天召嗣立謂曰卿父往日嘗謂朕曰臣有兩男忠孝堪事陛下自卿兄弟効職如卿父言今授卿鳳閣舍人令卿｜｜｜｜即日遷鳳閣舍人

酪酥醍醐乳腐 舊唐書穆贊傳贊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為｜質美而多入為｜員為｜｜賞為｜｜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為高

棣碑 舊唐書賈敦實傳咸亨元年累轉洛州長史甚有惠政初敦頤為洛州刺史百姓共樹碑於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美立於兄之碑側時人號為｜｜

太冲無兄孝端無弟 舊唐書李知本傳父孝端隋獲嘉丞初孝端與族弟太冲俱有世聞而太冲官最高孝端方之為劣鄉人為之語曰｜｜｜｜｜｜｜｜

大秦君小秦君 舊唐書秦景通傳與弟暐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嘗云景通為｜｜暐為｜｜若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採也

時方荀氏 舊唐書賀德仁傳德仁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德仁兄弟八人｜人｜之｜陳都陽王伯山為會稽太守改其所居甘滂里為高陽里

王氏三珠樹 舊唐書王勃傳勃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與兄勮勔才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此｜｜｜｜｜也

燕見終日如布衣禮 唐書韓王元嘉傳與弟靈夔友愛｜｜｜｜｜｜｜｜閨門修整當世稱之

對管華近 唐書溫大雅傳高祖鎮太原厚禮之兵興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文檄帝受禪與賈威陳叔達討定儀典遷黃門侍郎而彥博博亦為中書侍郎｜｜｜｜帝常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進工部侍郎陝東道大行臺尚書

為粥燎須 唐書李勣傳性友愛其姊病嘗自｜｜而｜其｜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

自比王謝 唐書崔湜傳與弟液澄從兄滌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東晉｜｜

江東三岑 唐書岑羲傳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坐伯父長倩貶彬州司法參軍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為長洲令仲沐為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毋遺｜｜｜｜乃薦羲為溧水令

三戟崔家 唐書崔琳傳琳開元中為中書舍人遷太子少保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世號｜｜｜

文詞類兄 唐書白敏中傳武宗雅聞白居易名欲召用是時居易足病廢宰相李德裕言其衰苶不任事即薦敏中｜｜｜其｜而有器識即日知制誥

三列宿 唐書韋湊傳韋湊字彥宗京兆萬年人祖叔諧貞觀中為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諫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

花萼集 唐書李寬傳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尚一尚貞孝謹甚又俱以文章自名弟兄同為一集號李氏｜｜

八院相對 唐書李寬傳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第｜｜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食見上

韋趙兄弟

人之杞梓唐書韋述傳弟迪迪學業亦亞述與迪對為學士與迪並禮官縉紳高之時趙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張說嘗曰｜｜｜｜｜｜云

衣冠光韙唐書薛播傳播早孤伯母林通經史善屬文躬授經諸子及播兄弟故開元天寶間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為｜｜｜｜

德星堂唐書崔鄲傳崔氏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鄜鄲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居德光里構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後京兆民即其里為德星社云

大小大夫唐書李光進傳王承宗范孝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為都將時光顏亦至大夫故軍中號｜｜｜

昆弟若五星唐書賓羣傳羣兄常年弟庠翠皆為郎工詞章為聯珠集行於世義取｜｜｜｜然

對擁旄節唐書楊汝士傳開成初由兵部侍郎為東川節度使時嗣復鎮西川乃族昆弟｜｜｜｜世榮其門

陸家姑唐書張巡傳巡有姊嫁陸氏為巡補縫行間軍中號｜｜｜

賈氏五龍宋史賓儀傳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弟儼侃儕僖皆相繼登科當時號為｜｜｜｜

二宋宋史宋庠傳弟祁祁字子京與兄庠同時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置祁第十人呼曰｜｜以大小別之

三孔宋史孔文仲傳初文仲與弟武仲平仲皆以文聲起江西時號｜｜

名滿天下宋史洪适傳紹興十三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辭科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

瓜果必相待共嘗宋史趙汝愚傳父善應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衣已製未服不敢服一｜｜之微｜｜｜｜之

孫氏三龍宋史孫逢吉傳孫逢吉字從之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

相為師友宋史陸九齡傳與弟九淵｜｜｜｜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

四桂金史李獻能傳獻能昆弟皆以文學名從兄獻卿獻誠從弟獻甫相繼擢第故李氏有｜｜堂

世號雙璧元史嵕嵕傳兄回回字子淵與弟嵕嵕皆為世之名臣｜｜為｜｜云

諤諤之弟劉向說苑父無諤諤之子兄無｜｜｜｜其亡可立而待

秋風牽手相提笑語焦氏易林｜｜｜｜｜｜伯歌季舞燕樂以喜

稙熟劉熙釋名青徐人謂長婦曰｜長禾苗先生者曰稙取名於此也荆豫人謂長婦曰｜熟祝也祝始也

況父法班固白虎通謂之兄弟何兄者況也｜｜｜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

二鳳常璩華陽國志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軫二子長子毗字長基少子秀字彥穎珪璋琰琰世號｜｜

難兄劉義慶世說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

難弟劉義慶世說或問汝南許章曰叔慈元方｜為｜季方｜為｜

皆玉劉義慶世說諸葛瑾弟亮慈明孰賢曰二荀｜｜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劉義慶世說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是以為｜｜其｜｜其｜｜其｜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吾家晏平仲劉峻世說注晉陽秋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有檢操亮常器之曰｜｜｜｜

紫荆吳均續齊諧記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皆平均惟｜｜一株｜｜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所所以顦顇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為孝門

秭歸酈道元水經注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縣秭與姊同

前襟後裾顏氏家訓兄弟者分

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

僕妾為雀鼠妻子為風雨 顔氏家訓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他親則易弛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之｜｜之｜｜甚哉

向來未著衣帽 顔氏家訓沛國劉璡嘗與兄瓛連棟隔壁瓛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答瓛怪問之乃云｜｜｜｜｜｜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

各臥東西壁一牀 劉肅大唐新語馮元常閨門孝友天下無比或居兄弟服制晝則從事夜則盡會禮堂雖病亦｜｜｜｜｜｜而已除服乃歸私室

雙舉 劉肅大唐新語張楚金年十七與兄越石同以茂才應舉所司以兄弟不可兩收將罷越石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請某退時李績為州牧歎曰貢才本求才行相推如此可｜｜也令兩人同赴上京俱擢第

楊氏兄弟賓客皆同穆氏兄弟賓客各殊 李肇國史補貞元中楊氏穆氏兄弟人物氣槩不相上下或言｜｜｜｜｜｜｜｜｜｜｜｜｜｜｜｜｜｜以此為優劣

自乳兄子 李肇國史補元魯山｜｜｜｜數日兩乳潼流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自與洗沐同榻而寢 趙璘因話録蒙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學而天性孝友有堂弟浪跡好吹蹙簫投許昌軍為健兒還古使使召之｜｜｜｜｜｜｜因致書所知之為方鎮者求補他職姻族以此重之

公堂輟饌以餉 趙璘因話録新野庾倬貞元初為河南府兵曹有寡姊在家時洛中物價翔貴難致口腹庾常于｜｜｜｜｜其姊始言所愛小男以餉之同官初甚鄙笑後知之咸嘉歎

以將略顯用儒術進 邵博聞見後録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元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元謨｜｜｜｜而元則｜｜｜｜

三羅 邵博聞見後録唐末羅虬羅鄴羅隱兄弟俱有文時號｜｜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四

倫常部五

朋友

交慶管子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丨之丨也寡交多親管子丨丨丨丨謂之知人烏集之交管子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丨丨丨丨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初驩後咄見上天生朋以為夷吾舌管子丨之丨丨丨丨丨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按朋謂隰朋先生施教弟子是則管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貴

師愛資老子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丨其丨不丨其丨雖智大迷湛蘭晏子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賈四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詘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晏子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為僕也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為僕三年吾迺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為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為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為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迺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為上客揚美削行晏子嬰之家俗閭處從容不談議則疏出不相丨丨入不相丨丨則不與通國事無論驕士慢知者則不朝也能終善晏子列士並學丨丨者為師傾蓋子華子子華子反自郯遭孔子於途丨丨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老師先生子華子今天下丨丨丨端弁帶而說乃以是合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扃而亦惟此之事是事禍也必擇所堪必謹所堪墨子墨子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已此之謂也慎染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也管鮑善交列子管夷吾鮑叔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嬖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于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

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嘆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者小白善用能者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見上

連墻二十年不相謁請

列子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而與南郭子｜｜｜｜｜｜｜｜｜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雖然試與子皆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南郭子俠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廢藥

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乎注廢置也曾無善言以當藥石也

請為父子

列子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于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尅臂以誓不得告衛於人

造父師泰豆

列子｜｜之｜曰｜｜氏

三年一眄

列子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

五年一笑

見上

七年一竝坐

見上

中分魯

莊子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

虛往實歸

見上

洗我以善

莊子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形骸內外

見上

莫逆於心

莊子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遂相與為友

鑪捶間

莊子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智皆在｜

丨之丨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

裹飯往食 莊子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丨丨而丨丨之

操拔籌以待門庭 莊子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聞之丨丨丨丨丨丨亦何聞於夫子

淡若水甘若醴 莊子君子之交丨丨小人之交丨丨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

奔逸絕塵 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丨丨而回瞠若乎後矣

擁杖投杖 莊子姬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姬荷甘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丨丨而起嘆然丨丨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鋤色 莊子其丨去樂辭顯三年而國

人稱之

別墨 莊子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巳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丨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

敎所愛相駑馬 韓非子伯樂敎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時丨其丨丨者丨丨千里之馬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

待公而食 韓非子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吳子曰丨丨丨丨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蚤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蘭茝藁本漸於蜜醴 荀子丨丨丨丨丨丨一假易之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

香酒類相從 荀子友者所以相友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菪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丨之丨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

善假於物 荀子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丨丨丨也

交親不比 荀子丨丨而丨注親謂仁恩比謂昵狎

贈言 荀子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丨人以丨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

舊言 荀子孔子曰卒遇故人曾無丨丨吾鄙之

妒友 荀子士有丨丨則賢交不丨親

緣義而有類 荀子其交遊也丨丨丨丨

師術有四 荀子丨丨丨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

水深則回樹落糞本 荀子丨弟子通利則思師丨丨

立師學成文曲 荀子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丨丨丨丨

君疇務成昭西王國 荀子堯學於丨丨舜學於丨丨禹學於丨丨

壹教壹學 荀子君子丨丨弟子丨丨

亟成青取於藍冰寒於水 荀子君子曰學不可以已丨丨之丨丨而青於藍丨水為之而丨丨

隆性 荀子人無師法則隆情矣有師法則丨丨矣

青莽豫讓 呂氏春秋趙襄子遊於圃中至於梁馬卻不肯進青莽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莽進視梁下豫讓卻寢佯為死人叱青莽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莽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青莽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丨丨可謂之友也

十聖六賢未有不尊師 呂氏春秋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贊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舅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

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丨丨人丨丨丨丨丨丨丨者也此說義必稱師聽從必
盡力呂氏春秋君子之學也丨丨丨丨以論道丨丨丨丨丨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
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勿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觀歡愉問書意呂氏春秋凡學必務
進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聞丨丨丨丨丨丨順耳目不逆志退思慮求所謂時辨說以論道不苟辨必中法
得之無矜失之無慙必反其本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為貴無死則敬祭之無敬祭之術時節為務此所以尊師也
治唐圃疾灌寖務種樹織葩屨結罝網捆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如山林入川澤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
尊師也視輿馬慎駕御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蠲絜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
此所以尊師也謹養敬祭見上猶事父呂氏春秋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

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丨丨丨也勝理行義呂氏春秋為師
之務在於丨丨在於丨丨理勝義立則位尊矣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呂氏春秋鍾子
期死伯牙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琴以為世無復足為鼓琴者攫飯呂氏春秋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
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飯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
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丨而丨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
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與之弟子之籍淮南子公孫龍
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
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丨丨丨丨丨丨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者呼之一呼

而航來翕其羽揚子丨丨丨朋友助也七十子肖仲尼揚子螟蛉之子殪而逢蜾
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丨丨丨之丨丨丨也鑄人揚子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
聞覿君子者問丨丨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孔鑄
顏見上桐子之命揚子師哉師哉丨丨丨丨也注宋咸曰桐當為侗字之誤司馬光曰侗未成器
之人也模範揚子師者人之丨丨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面朋面友揚子朋而不心
丨丨也友而不心丨丨也不心見上人道交功勳成揚子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
交萬物生丨丨丨丨丨丨奚其守知大知揚子師之貴也丨丨丨也小知之師亦淺矣光初
揚子或問交曰仁問餘耳曰丨丨實灌曰凶終易美金蘭詩詠百朋抱朴子丨丨丨丨丨

丨丨丨雖有兄弟不如友生不強交不苟絕文中子不就利不違害丨丨丨丨丨丨惟有道
者能之簡廣文中子子謂姚義能交或曰丨子曰所以為能也或曰丨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
勢交利交文中子以丨丨者勢傾則絕以丨丨者利窮則散安得後而不往文中
子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支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為誰吾視其顏類如也重而不亢目燦如
也激而不瞬口敦如也閒而不張黶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赧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
拖旋而不懼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
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秉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丨丨丨丨丨丨哉遂捨職
從於韓城白首北面文中子賈瓊曰夫子十五為人師焉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丨丨丨丨

豈以其年乎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事之無失**文中子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也**唯道所存**文中子雖天子必有師然亦何常師之有｜｜｜｜

子尚良食國語湫舉奔鄭將遂奔晉蔡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侑曰｜｜｜｜二先子其將相子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秋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

學著人史記秦始皇紀繆公｜｜注索隱曰著音貯又音宁著即宁也門屏之間曰宁謂學於宁門之人故詩云俟我于著乎而是也

解劒繫樹史記吳太伯世家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劒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其寶｜｜之徐君冢｜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心許**見上

文王之師史記楚世家楚熊通曰吾先鬻熊｜｜｜｜也**過問未嘗不軾**史記魏世家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其｜｜｜也**避正堂舍蓋公**史記曹相國世家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馬**非魏無知臣安得進**史記陳丞相世家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尅敵非功而何平曰｜｜｜｜｜｜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附驥尾**史記伯夷傳顏淵雖篤學｜｜｜而行益顯**受業身通**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曰｜｜｜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皆異能之士**見上

嚴事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之所｜｜于周則老子于衛蘧伯玉于齊晏平仲于楚老萊子于鄭子產于魯孟公綽**門人益親**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鷄佩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曰自吾有回｜｜｜｜**儒服委質**

避座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之此非子之也｜

三為祭酒史記孟荀傳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馬｜

相與驩為刎頸交史記廉頗藺相如傳相如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廣頗同列廣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廣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

人在見上父事張耳史記張耳陳餘列傳餘年少｜｜｜兩人相與為刎頸交天下稱鄺況賣交史記鄺商傳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大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鄺商令其子況紿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也按漢書作賣友長事弟畜史記季布傳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袁絲｜｜灌夫藉福之屬同舍史記司馬相如傳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居數歲乃生｜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其游知交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史記鄭當時傳年少官薄然｜｜｜｜｜其｜｜｜｜｜｜｜皆受業子夏之倫為王者師史記儒林傳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於｜｜｜｜｜錢通史記酷吏傳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勸誦漢書王吉傳朋師居前｜｜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王陽在位貢公彈冠漢書王吉傳吉與貢禹為友世稱｜｜｜｜｜｜言其取舍同也蕭朱結綬王貢彈冠漢書蕭育傳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言其相薦達也從問漢書夏侯勝傳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蘭卿又｜歐陽氏｜為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所問非一師見上同門學漢書鄭崇傳弟立與高武侯傳喜｜｜相友善詣太常受業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年以令｜｜

｜｜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按詣太常受業已見史記儒林傳彼文為典章制度不容入朋友類故錄此傳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漢書匡衡傳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為文學就官｜｜｜｜｜｜｜｜衡不宜在遠方兩人皆聞知各自得漢書張禹傳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絃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悍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管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也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後漢書耿弇傳父況字俠游以明經為郎與王莽從弟伋｜｜｜｜｜｜同好後漢書賓章傳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更相推薦同里閈後漢書馬援傳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傭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

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

同縣少相善 見上 **雖貴何得失其序** 後漢書馬援傳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悼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乎松由是恨之

唯勃能終 後漢書馬援傳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哉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馬肅宗即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按唯勃能終謂上書理援也

都講 後漢書侯霸傳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始穀梁春秋為元｜｜

泥塗婦面 後漢書趙憙傳更始敗憙為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仙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憙責怒不聽因以｜｜仙伯｜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道逢賊或欲逼略憙常言其病狀以此得免

君房有言丹未之許 後漢書王丹傳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是｜｜｜｜｜也

張陳凶終蕭朱隙末 後漢書王丹傳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馬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其｜｜｜｜｜其｜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子之自絕何量丹薄 後漢書王丹傳丹於家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慚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之｜也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已從君魚受道 後漢書孔奮傳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矣注言君魚之道已過於已矣按君魚奮字

前有管鮑後有廉慶 後漢書廉范傳初范與洛陽慶鴻為刎頸交時人稱曰｜｜｜｜｜｜｜｜｜

舉將 後漢書鄭弘傳元和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為故事

雲母屏風分隔其間 見上

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後漢書鄭康成傳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於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康成善算迺召見於樓上康成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

本師 後漢書桓榮傳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迺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

恨相知晚 後漢書第五倫傳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訣曰｜｜｜｜

把臂託朱生 後漢書朱暉傳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常於大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暉｜曰欲以妻子｜｜｜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年五十奉書稱弟子 後漢書朱穆傳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於武當山清

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丨丨丨丨丨丨及康殁喪之如師丨丨

貞孤 後漢書朱穆傳論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穆丨而丨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讌朋之謠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紵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廣頗翟公之門賓進由勃合退由衰興又專諸荊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情為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敝而忘得朋之義蔡氏貞孤之言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蠡義云

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讌朋之謠 見上

游客門賓 見上

交照 見上

車過三步腹痛勿怨 後漢書橋玄傳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之乍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嘗感其知己及後經過其墓輒悽愴致祭奠自為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泛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總哉緬矣操昔幼年逮升堂室特昔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前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殁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鷄過相沃酹丨丨丨丨丨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何肯為此辭哉懷舊惟裔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

受詔交公 後漢書崔駰傳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嶽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展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丨丨丨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為上客

時月不見黃生鄙吝復存 後漢書黃憲傳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丨丨之間丨丨丨丨則丨丨之萌丨丨乎心

特設一榻 後漢書徐穉傳時陳蕃為太守呂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丨丨丨丨去則縣之

絳帳授徒 後漢書馬融傳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奢侈飾常坐高堂施丨紗丨前丨生丨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設上賓之位而祠 後漢書李燮傳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風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東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燮名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十餘年聞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傷人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丨丨丨丨丨丨丨為

定交杵臼間 後漢書吳祐傳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丨丨於丨丨之丨及陳蕃李膺之敗顒以與蕃膺善遂為宦者所陷乃變姓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荊豫之域哀給慕之私與往來結為丨丨丨丨

詔乞楊生師 後漢書楊政傳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范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吉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

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乂政傷胸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曰｜｜｜｜即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

千里結言 後漢書范式傳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游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死友 後漢書范式傳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嘆曰恨不見吾｜｜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于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元冕垂纓履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悅然覺寤悲嘆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于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修墳樹然後乃去

雷與陳 後漢書雷義傳義歸舉茂才讓于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三府同時俱辟二人

賓末 後漢書法真傳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先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慨然不敢復言

遙語平生 蜀志關羽傳注蜀記曰羽與徐晃宿相愛｜共｜但說｜｜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當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

公義相取 蜀志法正傳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亮每奇正智術

分屋而居 蜀志張裔傳少與犍為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為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哀宗行義甚至

石交 蜀志楊洪傳亮與裔書曰君昔在相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為悲嘆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也按亮諸葛亮裔張裔

託心如舊 蜀志張嶷傳注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嶷曰雖與足下疎闊然｜｜宜明此意嶷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子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有識之士以為美談

草木氣類 蜀志蔣琬傳鍾會至漢城與琬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諸葛思遠譬諸｜｜吾｜｜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贍尊大君公侯墓當灑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琬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托通流未拒來謂也按琬子

名志相好 吳志太史慈傳慈東萊黃縣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鄉黨特以｜｜｜｜有分災共患之意

少友 吳志太史慈傳融既得濟益奇貴慈曰卿吾之｜｜也按融謂孔融

以名與卿 吳志顧雍傳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至今｜吾｜｜故雍與伯喈同名也

升堂拜母 吳志周瑜傳初孫堅與義兵討董卓徙家于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有無通共

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吳志周瑜傳注江表傳曰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

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按普程普

定僑札之分

吳志魯肅傳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

德淵不幸岱復於何聞過

吳志呂岱傳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幘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呂岱之益友今｜｜｜｜談者美之

四友

晉書宣帝紀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為太子所信重與陳郡吳質朱鑠號曰｜｜

一面如舊

晉書張華傳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

寄懷

晉書賈充傳將之鎮百僚餞於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圖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對曰勗請先之

高選師友

晉書劉寔傳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以寔為師

竹林交

晉書山濤傳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莊老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之｜著忘言之契

經黃公酒壚

晉書王戎傳嘗｜｜｜｜下過顧為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羊叔子去人遠矣

晉書郭奕傳初為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還復往又歎曰｜｜｜｜｜｜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青白眼

晉書阮籍傳籍又能為｜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

見青眼

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

晉書嵇康傳夫人之相知｜｜｜｜｜｜

千里命駕

晉書嵇康傳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康友而善之

友其人於千載

晉書嵇康傳撰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欲｜｜｜｜｜｜也

分甘共苦情若弟兄

晉書應詹傳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並盡客游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遂隨從積年為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帝即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終詹終身

雪霽月朗忽憶戴逵

晉書王徽之傳嘗居山陰夜｜初｜｜色清｜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達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

入室賓

晉書王濛傳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為｜｜之｜

入室弟子遞相宣授

晉書楊軻傳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麤飲水衣褐緼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疎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令｜｜

疎賓異客

見上

芷蘭之室鮑魚之肆

宋書顏延之傳與｜｜久而不聞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真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污爾

望塵請友義士輕身一遇拜親仁人投分

宋書顏延之傳｜｜｜｜則｜｜｜｜則｜｜｜｜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後前休未遠

下席受業

齊書劉瓛傳京師士子貴遊莫不｜｜｜｜

舉席

晉書王徽之傳常居山陰夜｜初｜｜色清｜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達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

入室賓

晉書王濛傳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為｜｜之｜

子遞相宣授

晉書楊軻傳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麤飲水衣褐緼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疎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令｜｜

疎賓異客

見上

芷蘭之室鮑魚之肆

宋書顏延之傳與｜｜久而不聞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真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污爾

望塵請友義士輕身一遇拜親仁人投分

宋書顏延之傳｜｜｜｜則｜｜｜｜則｜｜｜｜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後前休未遠

下席受業

齊書劉瓛傳京師士子貴遊莫不｜｜｜｜

舉席

隔座 齊書劉瓛傳與友人孔澈同舟入東澈留目觀岸上女子瓛｜｜自｜不復同｜ **八友** 梁書武帝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遊焉號曰｜｜ **申四海之敬** 梁書范雲傳嘗侍讌高祖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今為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為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 **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 梁書任昉傳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驥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青松示心白水旌信** 梁書任昉傳援｜｜以指｜｜而｜｜ **嘉爾晨燈惜余夜燭** 梁書王僧孺傳出為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詩其畧曰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為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錄伊昔有懷交相欣暠下惟無倦升高有屬｜｜｜｜｜｜｜其為士友推重如此 **鳴騶枉道以相存問** 梁書到溉傳性不好交遊惟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家園門可羅雀三君每歲時常｜｜｜｜｜｜｜酒叙生平極歡而去 **置五館生** 梁書嚴植之傳高祖詔求通儒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湖溝生徒常數百植之講｜｜｜必至聽者千餘人 **雲霞之交** 南史謝瀹傳瀹任達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為｜｜｜｜ **善變素絲** 南史齊江夏王鋒傳鋒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祏等皆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為益州置酒告別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也 **龍門遊** 南史陸倕傳與樂安任昉友為感知已賦以贈昉昉因以此名報之及昉為中丞簪裾輻湊預其宴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倕而已號曰｜｜之｜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 **神交** 南史劉訏傳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訏經一造孝緒即顧以｜｜ **畫形相對** 南史宗少文傳少文孫測家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間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其｜與已｜｜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 **朝聽瓛晚聽苞** 南史吳苞傳與劉瓛俱於褚彥回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也 **一面便盡國士之交** 魏書素式傳與司徒崔浩｜｜｜｜｜｜｜｜｜是時朝儀典章悉出于浩浩以式博于古事每所草創恒顧訪之 **汲引後生為其光價** 魏書李神儁傳神儁風韻秀舉博學多聞朝廷舊章及人倫氏族多所諳記篤好文雅老而不輟凡所交游皆一時名士｜｜｜｜｜｜｜四方才子咸宗附之 **十善** 魏書陸馥傳興安初賜爵聊城侯出為散騎常侍安南將軍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抑強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 **相和若琴** 魏書高允傳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並參幕府俱發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按子翼高毗字道賜李欽字 **以弦韋為幽贊** 魏書胡叟傳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為美談吾之于子｜｜｜｜｜｜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 **披衿暫面定交一言** 魏書宗欽傳自昔素居沉淪西藩風馬既殊標榜莫緣開通有運闇遇當年｜｜｜｜｜｜｜ **學徒數百月**

致羊酒魏書劉昞傳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記注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元處先生｜｜｜｜｜牧犍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

洛陽二鴻魏書李志傳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便能屬文彪甚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為二鴻於洛陽鴻遂與志交款往來

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魏書李謐傳少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

忘年之交北齊書裴瓚之傳瓚之雖年少不妄交游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繒頓丘李構清河崔贍為｜｜

為羣拜紀北齊書陸印傳甚為河間邢邵所賞邵又與印父子彰交游嘗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蟀遂出明珠意欲｜｜｜｜可乎由是名譽日高推為搢紳所推許

放逸之友周書韋敻傳敻又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特與族人處元及安定梁曠為｜｜｜｜

易衣而出周書張軌傳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為莫逆之友每｜｜｜｜以此見稱

文筆必先呈草隋書高構傳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為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訶道衡未嘗不嗟伏

處季孟之間北史盧元傳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常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峭立鍾會遇而絕言吾｜｜｜｜去其太甚衍以為然按懷仁元孫

不識雙鳳北史賈思伯傳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疵｜｜｜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繡百匹遺之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

影質北史徐遵明傳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有損儒者之風

祖師北史熊安生傳安生

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為｜｜

此肉同歸於土舊唐書李勣傳初平王世充獲其故人單雄信依例處死勣表稱其武藝絕倫若收之于合死之中必大感恩堪為國家盡命請以官爵贖之高祖不許臨將就戮勣對之號慟割股肉以啖之曰死生永訣｜｜矣仍收養其子

耐久朋舊唐書魏元同傳元同素與裴炎結交能保終始時人呼為｜｜

第一流舊唐書裴耀卿傳佶清勁溫敏凡所定交時稱為｜｜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佶歿後餘慶行朋友之服搢紳美之

談客舊唐書韋述傳蕭穎士者聰敏過人富詞學有名於時賈曾席豫張垍及述皆引為｜｜

楊穆許李舊唐書楊憑傳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為友故時人稱｜｜｜之友仲舒以後進慕而入焉

殷顏柳陸蕭李邰趙舊唐書趙氏傳本性孝悌敦重交友雖經艱危不改其操少時與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邰軫同志友善故天寶中語曰｜｜｜｜｜｜｜以其重行義敦交道也

方外十友唐書陸餘慶傳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餘慶才不逮子昂等而風流敏辯過之

能終始交唐書盧藏用傳子昂貞固前死藏用撫其孤有恩人稱｜｜｜｜

小友唐書李泌傳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名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

山林友唐書韋溫傳溫少合所善惟蕭祐祐者字祐之夷澹君子也精書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謦然不以塵事自蒙故溫號｜｜｜｜云

韓門弟子唐書韓愈

傳愈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

忘形交 唐書孟郊傳郊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為｜｜｜

功過先聖 唐書張後嗣傳後嗣以經授秦王太宗即位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之｜｜於｜｜

門生門下見門生 五代史雜傳裴皞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胤孫桑惟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世傳以為榮｜

晚得二士 宋史張繹傳頤嘗言吾｜｜｜｜｜謂繹與尹焞也按頤程頤

立雪 宋史楊時傳見程頤於洛一日頤既覺則門外深一尺矣

心契 宋史劉欽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呂伯恭張栻皆神交｜｜

老友 宋史蔡元定傳開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也不當在弟子之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

刺血友 遼史耶律馬六傳馬六為耶律宏古利與耶律宏古為｜｜

生同川死同谷 金史欽都傳欽都完顏部人祖石魯與昭祖同時同部同名交相得誓曰｜則｜｜居｜則｜｜墓土人呼昭祖為勇石魯呼石魯為賢石魯

場屋上游 金史胡碩傳碩進士第一授右拾遺權翰林修撰久之改定州觀察判官定之學校為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數礪督教不倦經指授者悉為｜｜｜｜稱其程文為元化格

折行輩與交 元史楊與傳朝廷諸老皆｜｜｜｜之｜關中雖號多士名未有出與右者

堅若金鐵 元史宋本傳本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而篤朋友之義｜｜｜｜人有片善稱道不少置

平生益友 元史陳旅傳旅平生於師友之義尤篤每感慶集為知己集每

與學者語必以旅為｜｜｜｜也

種善圖始蠢能慮終 越絕書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壽或伍戶之虛其為結僮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為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為狂夫多賢士衆賤有君子況求之焉得蠢而悅乃從官屬問治之術蠢修衣冠有頃而出進退揖讓君子之容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從俱見霸兆出於東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臣小有所虧大有所成捐止於吳或任子胥二人以為胥在無所闕其辭種曰今將安之蠢曰彼為成何邦不可乎去吳之越句踐賢之種躬正內蠢出治外內不煩濁外無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越承二賢邦以安寧始有災變蠢專其明可謂賢焉能屈能申

既美其道又慎其行 董仲舒春秋繁露是故善為師者｜｜｜｜｜｜｜齊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道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

駿徒 劉向說苑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賜也｜｜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

託色託辭託財 劉向說苑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為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中士可以｜｜下士可以｜｜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諾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

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悅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蚤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達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以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孔子四友 孔叢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羑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曰吾有｜｜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兄事 孔叢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之

至德不離 焦氏易林管鮑相知｜｜三言於桓齊國以安

朋友道四通財不在其中 班固白虎通｜｜｜｜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

雅徒 王充論衡充為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卑微年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不汜結俗材

身自分熱 應劭風俗通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拒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苦沈結因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固為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即嚴便出徑詣牀蓐手自收摸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為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為人所知邂逅不自貞苟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其薦蓐躬自御之手為丸藥口嘗饘粥｜｜｜三四日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謂伯休吉凶不諱憂怖交心間蠟作備具相對悲喜宿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彊健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別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義高為廬江太守八年遭母喪停柩官舍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流聞不為公府所取

乘車戴笠 周處風土記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雞祝曰卿｜｜我｜｜後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

迭剪髮鬻之以為養 王嘉拾遺記蘇秦張儀二人同志好學｜｜而｜｜｜｜｜呼作龐公習鑿齒襄陽耆舊傳後漢龐德公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司馬德操嘗造公值公渡沔止先人墓操徑入堂上呼德公妻子使作黍德操少德公十歲以兄事之｜｜｜｜也人乃謂公是德公名非也

割席分坐 劉義慶世說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曰子非吾友也

把臂入林 劉義慶世說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

輒思元度 劉義慶世說劉尹云清風朗月｜｜｜｜

三人為一龍 劉峻世說注魏志歆字子魚平原高平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邴原管寧俱游學相善時號｜｜｜｜謂歆為龍邴為龍腹原為龍尾按歆華歆

爾汝交 劉峻世說注文士傳衡不知先所出逸才

飄舉少與孔融作丨丨之丨按衡禰衡望衡對宇懽情自接泛舟褰裳率
爾休暢酈道元水經注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世故謂是地為白沙曲矣司馬德操宅
洲之陽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豈侍還桂枕於千里貢深心於永思哉金蘭簿馮贄
雲仙雜記戴宏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簡編焚香告祖考號曰丨丨丨一字師陳京稱化錄李建州
頻與方處士干為吟友頻有題四皓廟詩自言奇絕云東西南北人高跡此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
樓曾作客鶴鷺不為臣獨有千年後青松廟木春示於千千笑而言善則善已然內有二字未穩作字太粗而
難換為宇甚不當干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請改作稱宇頻遂拜為丨丨之丨一如兒孫禮李宗
諤先公談錄先公嘗言座主王公知舉時已年高有數子皆早亡諸孫並幼每門生至必延於中堂公與夫人

偶坐受諸生拜丨丨丨丨然後備酒饌命諸生侍坐至於餅餌羹臛之物皆公與夫人親手調品以授諸生
甚於慈母之視嬰兒也更為僕邵伯溫聞見前錄韓億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一
氈一席乃割分之每出謁丨丨丨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箱將至長社三十里
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知政事嘉祐四友徐度
却掃編王荊公司馬溫公呂申公黃門韓公維仁宗朝同在從班特相友善暇日多會於僧坊往往談燕終日
他人罕得而預時目為丨丨丨丨躬嘗藥餌夜不解帶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夏寶松盧
陵吉陽人也少學詩於建陽江為為羇旅卧病寶松丨丨丨丨丨丨丨為德之與處數年終就其業與詩人
劉洞俱顯名於當世從遊者屨交戶外陶宗儀輟耕錄蕭貞敏公㪺字維斗京兆人蚤歲吏

於府一日呈牘尹前尹偶墜筆目公拾之公陽為不解而止白所識公事如此者三公曰某所言者王事也拾
筆責在皂隷非吏所任尹怒公即辭退隱居十五年惟以讀書為志丨公丨丨丨丨丨平章咸寧王野仙聞
其賢薦之於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改集賢
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尋復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諡貞敏
日以美饌餽凡三載始終如一陶宗儀輟耕錄張毅父先生廬陵人而宋丞相文公
友也公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內屬公自廣還過吉州城下先生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
至燕寓於公因所側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且潛製一櫝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歐
陽氏於俘虜中俾出焚其屍先生收拾骸骨襲以重囊與先所函櫝南歸付公家葬之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五

倫常部六

宗族

族子 史記五帝紀高辛於顓頊為｜｜ **疏屬** 史記田單傳田單者齊諸田｜｜也 **綱紀門戶** 吳志陸遜傳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 **我家世不乏公** 晉書陸士光傳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 **焚香囊** 晉書謝氏傳年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矣

止 **吾家麒麟** 晉書顧和傳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興吾宗者必此子也 **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晉書汜毓傳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 **宗姑** 宋書蔡興宗傳興宗幼立風槩家行尤謹奉｜｜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 **後來秀令** 宋書王惠傳惠恬靜不交游未嘗有雜事高祖聞其名以問從兄誕誕曰惠｜｜｜｜鄙宗之美也 **烏衣之遊** 宋書謝微傳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宏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混五言詩所云昔為烏衣遊戚戚皆親姓者也 **僕射平生重此子** 宋書謝宏微傳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宏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遷通直郎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為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修整倉庫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為之涕流感弘微之義也 **宗中千里駒** 宋書自序沈正字元直淹詳有器度美風姿善容止好老莊之學弱冠州辟從事宗人光祿大夫演之稱之曰此｜｜｜｜也 **大成吾門** 齊書垣崇祖傳崇祖年十四有幹畧伯父豫州刺史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汝等不及也 **六世同爨** 齊書劉悛傳漢壽人邵榮興｜｜｜｜表其門閭 **服屬易疎不忍言族** 梁書夏侯亶傳亶宗人夏侯溢為衡陽內史辭日亶侍御坐高祖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疎近亶答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於亶

已疎乃曰卿倉人好不辯族從亶對曰臣聞｜｜｜｜所以｜｜｜｜時以為能對 **七十人並能屬文** 梁書劉孝綽傳孝綽兄弟及羣從諸子姪當時有｜｜｜｜｜｜｜近古未之有也 **吾家明珠** 梁書劉孺傳叔父瑱為義興郡攜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兒｜｜之｜｜也 **譚子奔莒所以有僕** 南史王儉傳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邪得有君答曰｜｜｜｜｜｜｜｜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 **宗豪異門內無異烟** 南史薛安都傳安都世為強族姓三千家父廣為｜｜ **外無因事分姓** 南史劉瑜傳西陽縣人董陽三世同居｜｜｜｜｜｜｜詔榜門曰篤行董氏之閭蠲一門租布 **房分得上品** 魏書宗室深傳其往世｜｜留居京者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 **僕射平** 魏書源賀傳源賀自署河西王禿髮傉檀之也傉檀為乞伏熾磐所滅賀自樂都來奔

賀偉容貌善風儀世祖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加龍驤將軍謂賀曰卿與朕源同丨丨丨今可為源氏

開李魚川 北史李靈傳顯甫豪俠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川西山丨丨丨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為其宗主按顯甫靈孫

南祖 北史李士謙傳案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恢字仲興漢桓靈間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生定字大義仕魏位漁陽太守有子四人並事晉平字伯括為樂平太守機字仲括位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並尚書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謂之四括機子楷字雄方位書侍御史家於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輯晃芬勁叡輯字護宗晃字仲黃芬字季黃勁字少黃叡字幼黃並以友悌著美為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黃者也輯位高密郡守二子愼敦晃位鎮南府長史一子義勁位書侍御史四子盛敏隆喜叡位高平太守二子勗充其後愼敦居柏仁子孫甚微

義南徙故壘世謂之丨丨勗兄弟居巷東盛兄弟居巷西世人指其所居因以為目蓋自此也

始族兄 北史劉芳傳齊使劉纘至芳之丨丨丨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

門戶所寄 唐書任瓌傳任瓌字瑋廬州合肥人陳鎮東大將軍蠻奴弟之子也父七寶仕陳定遠太守瓌早孤蠻奴愛之情踰己子毋與曰吾子姪雖多並傭保耳丨丨丨丨惟在於瓌

推聚昭穆 唐書高儉傳贊古者又命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與焉所以丨丨丨丨使百代不得相亂也

自遠會食 唐書崔元暐傳元暐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郊墅羣從皆丨丨丨丨無它業族人孤貧者撫養教勵

書忍字 唐書孝友傳序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丨丨以對天子為流涕賜縑帛而去

粟帛無私 唐書劉君良傳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産門內斗丨尺丨丨所丨

均有無 五代史瞿光鄴傳雍睦親族粗衣糲食與丨丨丨丨

東眷西眷中眷 五代史裴皞傳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為名族居燕者號丨丨居涼者號丨丨居河東者號丨丨

七百口共食 五代史南唐世家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

東李西李 宋史李昉傳晉侍中崧者與昉同宗且同里時人謂崧為丨丨家昉為丨丨家

義莊 宋史范仲淹傳置丨丨里中以贍族人

義門 宋史陳崇傳為江州長史為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時嘗詔旌其門南唐又為立丨丨免其徭役崇子袞袞子昉昉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

道南道北 劉孝標世說阮仲容步兵居丨丨諸阮居丨丨北阮皆富南阮貧

四從同居 劉肅大唐新語陸大同閭門雍睦丨丨丨丨

大柳舍人小柳舍人 范瑞閒話柳尚書與族孫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丨丨丨丨丨丨炏尚書謂柳尚書公權

姻戚

魚牲櫱酒相名 管子禁春祭塞久禱以丨為丨以丨為丨丨所以屬親戚也

母姼父姼 揚子南楚瀑洭之間母謂之㛐謂婦妣曰丨丨稱婦考曰丨丨注姼音多

贅壻 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丨丨賈人取陸梁地注瓚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為贅壻

有連 史記南越尉佗傳其相呂嘉年大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倉梧秦王丨丨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注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

親也
婚友壻漢書嚴助傳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丨丨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大
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
葭莩漢書紀宣傳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丨丨之親注師古曰葭莩喻輕薄
而附著也
連昏漢書王商傳初大將軍鳳丨丨揚彤為琅邪太守注如淳曰連昏者婚家之婚親也
黃牛嫗漢書外戚傳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媼媼男無故無故弟武皆隨使者
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丨丨丨
蟬嫣漢書楊雄傳有周氏之丨丨兮或鼻祖於汾隅注應劭曰蟬嫣連也言與周氏親連也
外兄後漢書來歙傳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丨丨也注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也
篣婦公後漢書第五倫傳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丨丨丨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
似我家性後漢書鍾皓傳皓兄子瑾母膺

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丨丨丨丨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按膺李膺
綢繆恩紀蜀志劉先主傳劉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孫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丨丨丨丨
呂子衡寧久貧者耶吳志吳範傳少為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丨丨丨丨當丨丨丨遂與之
珠玉在側覺我形穢晉書衛玠傳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冰清玉潤晉書衛玠傳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丨丨女壻丨丨
豈以五男易一女晉書樂廣傳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乂遘難而廣既處朝望羣小讒謗之乂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丨丨丨丨丨丨丨乂猶以為疑廣竟以憂卒
慕舅夏

侯玄之為人晉書和嶠傳嶠少有風格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厚自崇重有威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
內兄晉書阮瞻傳丨丨潘岳每令鼓琴
鄉親晉書皇甫謐傳時魏郡名上計掾樂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丨勸令應命謐為釋勸論以通志焉
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晉書王忱傳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元相遇甯使與元語元正坐斂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元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元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丨丨丨丨丨丨丨既而甯使報元元束帶造之始為賓主
風流儁望後來之秀見上
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晉書郗鑒傳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

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為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
培塿無松栢薰蕕不同器晉書陸玩傳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慟哭西州門晉書羊曇傳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世無渭陽情晉書謝朗傳子絢字宣映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丨丨丨丨丨也絢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甚故有此及云按重朗字
東牀坦腹晉書王羲之傳時太尉郗鑒使門生

求女壻于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竝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丨丨丨丨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酷似其舅 宋書武帝紀何無忌劉牢之甥丨丨丨丨

一物不具不坐 宋書庾登之傳謝晦為撫軍將軍荊州刺史請為長史南郡太守仍為衛軍長史太守如故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為之佐意甚不愜到廳牋惟云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丨丨丨丨丨丨晦常優容之

制不相糺 宋書鄭鮮之傳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義熙六年鮮之使治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曰上言傳詔羅道盛輒開戍遂盜發密事依法棄市奏報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侯爵輒復停宥按毅勳德光重任居次相既殺之非已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於先而勿請於後闔外出疆非此之謂中丞鮮

之於毅舅甥丨丨丨丨臣請免毅官詔無所問

此鄭君何為者 宋書鄭鮮之傳劉毅當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摴蒱於是會戲高祖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高祖併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坐傾矚既擲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丨丨丨丨丨丨無復甥舅之禮

奉姨有若所生 宋書何尚之傳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丨丨丨丨丨丨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竝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至三年服竟

親戚中表列門同閈 宋書沈慶之傳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丨丨丨丨於婁湖丨丨丨丨焉

劉家月旦 齊書王延之傳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劉湛外甥竝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為第一延之為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太祖聞其如此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緣丨丨丨丨故邪

修外舅姑之敬 齊書王繢傳繢女適安陸王子敬世祖寵子永明三年納妃丨丨丨丨丨丨世祖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繢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至當世榮之

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 梁書韋叡傳時叡內兄王愷姨弟杜惲竝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愷惲叡讓不敢對祖征曰汝大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而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無對日下惟舅與甥 梁書陸杲傳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動頗類於融時稱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通親 梁書陸杲傳領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高祖曰陸杲是臣丨丨小事

彈臣不貸高祖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

汝家陽元 梁書陸倕傳幼為外祖張岱所異嘗謂諸子曰此兒丨丨之丨丨也

吾不失信於故友 梁書韋放傳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為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贍恤之及為北徐州時有勢族請姻者放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當成吾宅相 梁書王規傳規子褒字子漢七歲能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丨丨丨丨丨

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 梁書謝藺傳藺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媼欲令藺先飯藺曰既不覺饑彊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因名之曰藺稍受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

金柈貯檳榔一斛 南史劉穆之傳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

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擯擲江氏兄弟戲之曰擯擲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肴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是不對穆之抗沐及穆之為丹陽尹將名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廚人以｜｜｜｜｜｜｜｜以進之

額類袁公 南史王筠傳沈約見筠以為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

二門婚媾 魏書李順傳初崔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雖｜｜｜｜而浩頗輕順順又弗之伏也由是潛相猜忌

指腹為親 魏書王寶興傳事母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也初寶興母及遐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及婚浩為撰儀貌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按寶興母崔浩弟恬之女也

推計中表致其恭恤 魏書盧元傳度世李氏之甥其為濟州也國家初平升城無鹽房崇吉母傅氏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軍途老病憔悴而度世｜｜｜｜｜｜每覲見傅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賑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及淵昶等並循父風遠親疎屬敘為尊行長者莫不畢拜敬閨門之禮為世所推謙退簡約不與世競父母亡後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內百口在洛時有饑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弟常旦省謁諸父出坐別室至暮乃入朝府之外不妄交遊其相勗以禮如此按度世元子

外生 魏書盧道虔傳道虔｜｜李彧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因相藉託永安中除輔國將軍通直侍

快女壻 魏書劉昞傳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見一｜｜｜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肅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壻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但知妹夫疎於婦弟 北齊書鄭元禮傳崔昂妻即元禮之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謂思道云看元禮比來詩詠亦當不減魏收答云｜｜｜｜｜｜｜｜｜｜｜｜｜｜

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 北齊書崔昂傳侍讌金鳳臺帝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

刮目視之 北齊書按愔傳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為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按愔小名秦王

阿翁真得好壻 周書陸騰傳尚安平主即東萊王貴平女也魏孝武幸貴平第見騰與語悅之謂貴平曰｜｜｜｜｜｜｜

二人相赴若影響 周書陸訢傳訢與韓雄里閈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載每有禦捍｜｜｜｜常｜｜｜｜故得數對劾敵而常保功名雖並有武力至於挽彊射中訢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訢

敝衣冠騎驢而至 隋書崔儦傳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幸重儦門地為子元縱娶其女為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儦儦故｜其｜｜｜｜｜｜素推令上座儦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儦方來謝素素待之如初

妻姨 北史李順傳祖勲性貪愎兼其妻崔氏騎豪干政時論鄙之女侍中陸媼母元氏即祖勲｜｜為此附會又除西兗州刺史殿中尚書按祖勲順孫翟輔訟寃甯氏宅相

舊唐書禮儀志母之昆弟情切渭陽丨丨舅之丨丨丨甥之丨丨我之出也義亦殷焉

傔壻 舊唐書蕭嵩傳初娶會稽賀晦女與吳郡陸象先為丨丨象先時為洛陽尉宰相子門望甚高嵩尚未入仕宣州人夏榮稱有相術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官位高而有壽時人未之許

外家之寶 舊唐書韋述傳景龍中景駿為肥鄉令述從父至任洺州刺史元行沖景駿之姑子為時大儒皆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書齋忘寢與食行沖異之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探賾奧旨如遇師資又試以綴文操牘便就行沖大悅引之同榻曰此吾丨丨丨也知章傳工部尚書陸象先即知章之族姑子也與知章甚相親善象先嘗謂人曰賀兄言論倜儻真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闊都不思之丨丨丨丨賀兄丨丨丨丨矣

一日不見則鄙悋生 舊唐書賀知章傳

密親 舊唐書韋庶傳管仲拘囚齊桓舉為國相治長繆繏仲尼選為丨丨

外成它姓 唐書禮樂志舅為母族姨乃丨丨丨丨

脫紫半臂易斗麵 唐書明皇王皇后傳始后以愛弛不自安承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丨丨丨丨丨為生日湯餅邪帝憫然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

媚壻 唐書李密傳淮陽盧饑削木皮以食變姓名為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遁免往依丨丨雍丘令丘君明

七壻 唐書郭子儀傳子儀八子丨丨貴顯朝廷

佳壻 唐書楊於陵傳十八擢進士調句容主簿節度使韓滉剛嚴少許可獨奇於陵謂妻柳曰吾求丨丨無如於陵賢因以妻之

負以出入 唐書陽城傳寡姊依城居其子四十餘癡不知人城常丨丨丨丨

碧鸛雀 唐書裴寬傳景龍中為潤州參軍事判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圍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色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

外家 舊唐書蕭嵩傳嵩先為丨丨象先時歸語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腰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丨丨丨說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

得芾筆意 金史吳激傳激米芾之壻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丨丨丨

傳賦學 金史王元節傳元節幼穎悟雖家世貴顯而從學甚謹渾源劉撝愛其才俊以女妻之丨丨

離孫歸孫 劉熙釋名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出之子曰丨丨言遠離已也姪之子曰丨丨婦人謂嫁曰歸姪子列故其所生為孫也

躡履問訊 劉義慶世說王子敬兄弟見郗公丨丨丨丨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頰似鎮西 劉義慶世說殷頠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殷少而率悟庾

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衆故似鎮西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丨丨丨丨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注衆殷頠小字也

潛畫門堂 劉義慶世說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蹟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荀最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丨往丨鍾丨丨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

形神相似 劉義慶世說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適不悅

同時為相 陳翔卓異記與妻父丨丨丨丨杜黃裳韋執誼初黃裳為相時執誼自吏部郎中賜緋紫直及平章事自近古未有

我女壻不如德輿女壻 李肇國史補獨孤郁擢相子壻歷掌內職綸誥有美名憲宗嘗歎曰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丨作道旁孤兒歌以諷外氏馮翊桂苑叢談崔膺博陵人也性狂少長於外家不齒及長能大首出象子丨丨丨丨丨丨丨

泰山之力段成式酉陽雜俎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女婿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脯次明皇見鎰官位騰躍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黃旛綽曰此丨丨丨丨也

良婿段成式酉陽雜俎信都民蘇氏有二女擇丨丨時魏知古方及第乃以長女妻之後知古拜相封夫人云

杖婿段成式酉陽雜俎北朝婚禮婿拜閤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丨打丨為戲樂至有大委頓者

兒姪連名王讜唐語林姚崇每與兒孫會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遺與丨丨丨丨

臠婿彭乘墨客揮犀今人於撈下擇婿號丨丨

官職非籠篋中物吳處厚青箱雜記世傳陳執中作相有婿求差遣執中曰丨丨是國家的丨卧房丨丨丨丨婿安得有之竟不與

竝居二府葉夢得石林燕語趙中令為相李處耘為樞密使處耘之女為中令子婦丨丨丨丨不避姻家皇祐中文潞公為相程康肅為樞密副使熙寧中王荊公為相吳正憲為樞密副使皆不避

連袂連襟馬永卿嬾真子今江東人呼同門為僚婿嚴助傳呼友婿江北人呼丨丨又呼丨丨

嬌客陸游老學菴筆記秦會之有十客吳益以愛婿為丨丨

五馬入門陶宗儀輟耕錄吾鄉陳剛中先生孚臨海縣人國初時嘗為僧以避世變一日大書所作詩於其父執某之粉墻上云我不學寇丞相地黃變髮髮如漆又不學張長史醉後揮毫掃狂墨平生紺髮三十丈幾度和雲眠石上不合感時怒衝冠天公罰作圓頂相肺肝本無兒女情亦豈惜此雙鬢青只憶山間秋月冷搔首不見舉鬆影父執見之曰此子欲歸俗也呼來館穀之命養髮經半年餘謂曰汝當娶吾將以女事汝先生辭謝再三既而命寓他所遣媒妁行言擇日迎歸父執喜曰丨丨丨丨矣先生雖獲佳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姊弟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館閣諸老交章薦舉入翰林會朝廷遣使交趾授先生禮部郎中副之至交州嘗有詩曰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塞北倚黃昏蠻烟瘴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及抵安南國以文字言語諭之其國遂降將其世子并國相入朝後以功授治中典鄉郡終老焉若父執者可謂識人也已

布代浴居錄馮布少時絕有才幹贅於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畀丨丨之至今吳中謂倩為布代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舉人臣董凝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七

品行部一

德行

管子為主而惠為父母而慈為臣下而忠為子婦而孝四者人之丨丨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為不肖 仁祖交慶 管子孝弟者丨之丨也忠信者丨之丨也 聰明當物 管子丨丨丨生之德也注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 以德予人 管子臣聞之丨丨丨丨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 大仁 管子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丨丨也哉其朋乎 眴眴莊莊由由 管子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丨丨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丨丨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丨丨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注眴眴柔順貌莊莊矜直貌由由悅也 上德若谷 老子丨丨丨丨注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垢濁也 美言尊行 老子丨丨丨可以市丨丨可以加人 三寶 老子夫我有丨丨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被褐懷玉 老子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丨丨丨丨 大方 老子丨丨無隅注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 行無轍迹言無瑕謫 老子善丨丨

｜善｜｜｜自勝老子｜｜者強注人能自勝已情欲則天下無有能與已爭者故為強神清智公文子神者智之淵也｜｜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則心平不慙影魂晏子嬰聞之君子獨立｜｜於｜獨寢不慙於｜和調不緣溪盎不苛晏子君子之大義｜｜而｜｜｜而｜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劌天地之大府尸子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圜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矣聖人正已而四方治故曰｜｜｜｜德進乎日莊子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之｜｜｜者乎與物為春莊子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是接而生時才全接而生時於心見上天鬻莊子聖人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不謀惡用智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觚而不堅莊子與乎其｜｜｜｜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與有足者至於丘莊子以德為循者言其｜｜｜｜｜｜也尸居龍見淵默雷聲莊子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而｜｜｜｜而｜｜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神動天隨見上役德莊子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其｜者也人貌而天莊子其為人也真｜｜｜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虛緣葆真見上正容悟物使人意消見上辟金莊子至信｜｜飲人以和莊子其於人也樂物之適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中心欣然愛人韓非子仁者謂其｜｜｜｜與人並立而使人化｜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內

外相應言行相稱韓非子所謂方者｜也｜｜｜｜｜｜積善成德荀子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德操荀子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志廣體恭荀子君子貧窮而｜｜隆仁也富貴而｜｜殺勢也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難狎難脅荀子君子易知而｜｜易懼而｜｜至文荀子君子寬而不慢廉而不劌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夫是之謂｜｜大心小心荀子君子｜｜則畏義而節則天而道｜｜君子安雅荀子越人安越楚人安楚｜｜｜｜言有壇宇行有防表荀子君子｜｜｜｜｜｜｜｜道有一隆國寶國器國用荀子口能言之身能行之｜｜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也色澤洽荀子德至者｜｜行盡而聲聞遠百善至百邪去呂氏春秋夫執一術而｜｜｜｜天下從者其惟孝也霜雪既降知松栢之茂呂氏春秋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憊矣孔子絃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檀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吾也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吾是以｜｜｜｜｜｜也至貴呂氏春秋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佞

富有天下而不聘夸卑為布衣而不猝攝貧無衣食而不憂懾狠乎其誠自有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怨怨乎其心之堅固也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昏乎其深而不測確乎其節之不庫也就就乎其不肯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假乎其輕俗誹譽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見上扃閉呂氏春秋中欲不出謂之丨外欲不入謂之丨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顏氏樂內揚子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丨子之丨也丨紆朱懷金之樂也外修身為弓矯思為矢立義為的揚子丨丨以丨丨

丨以丨丨丨以丨丨丨莫而後發發必中矣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揚子或曰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丨丨丨丨丨丨丨君子不動動斯得矣闊深肅括揚子或問士何如斯可以提身曰其為中也丨丨其為外也丨丨則可以提身矣德表揚子或問丨丨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知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弸中彪外揚子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丨丨而丨丨也注弸滿也操冠秋雲神棲九元抱朴子邈世之丨眇焉丨丨丨之表遺俗之丨緬然丨丨丨之端太極合德神道並行文中子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其與丨丨丨丨丨丨乎無負幽明文中子孝哉薛收行丨丨於丨丨太和為表至心為內文中子苟城府君起家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節曰何以加乎子曰丨丨丨之丨丨丨之以恭守之以道居於鄉里而爭者息文中子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丨丨丨丨丨丨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德善德見上三有七無君子之職文中子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丨丨丨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無財怨無專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慮薛收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丨丨丨丨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能文則得天地國語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敬必

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名項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丨丨丨丨丨丨丨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興也勇文之帥也敎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知帥義能勇施辯能敎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經天緯地見上被文相德見上國棟國語不厚其棟

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注言國至重非德不任｜｜｜受命不遷為敬敬順所安為孝國語事君以敬事父以孝｜｜｜｜｜｜｜｜｜注遷從也敬順敬順父之所安木彊敦厚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勃為人｜｜｜｜｜高帝以為可屬大事擇地而蹈史記伯夷傳或｜｜｜｜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齊魯諸儒質行不及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皆自以為｜｜也無他腸史記衛綰傳上以為廉忠實｜｜｜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方聞漢書武帝紀詳延天下｜｜之士咸薦諸朝注師古曰方道也聞博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一曰方謂方正也鞠躬履方漢書馮奉世傳贊宜鄉侯參｜｜｜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道不可詘身詘何傷漢書孫寶傳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偫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悃愊無華後漢書章帝紀安靜之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篤行淳備後漢書鄧禹傳禹內文明｜｜｜｜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埶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野無煙火而獨在冢側後漢書祭彤傳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後漢書伏湛傳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修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清修雪白後漢書朱弘傳策曰太中大夫宋漢｜｜｜｜正真無邪按漢弘從孫仁不遺舊忠不忘君後漢書鮑永傳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荀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過人者四後漢書桓彬傳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為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為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為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為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光和元年卒於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之所著七說及書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為彬有｜｜｜｜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宗絜操也迺共樹碑而頌焉常聞烈士乃今見之後漢書劉平傳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遣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旦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江巨孝後漢書江革傳

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欲不搖動自在輦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

三不惑 後漢書侯霸傳霸性素儉

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酒色財也

郭有道無愧色 後漢書郭太傳卒於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耳

二弟成名自取大譏 後漢書許荆傳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晏普未顯欲令｜｜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

閉戶自撾 後漢書繆彤傳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

不使王彥方知 後漢書王烈傳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

廬於里門晨昏不廢 後漢書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序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遷｜｜｜｜｜｜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總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奴婢引老者田廬取荒頓器物取朽敗 見上

雷震輒還冢泣 後漢書周磐傳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遷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號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呌天火遂越燒他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名為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順｜｜｜｜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

退能守靜進能不苟 蜀志麗統傳注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陛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耳順｜｜｜｜｜｜｜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幼貌潔然覩其面齒牙樹頰胲吐唇吻自非文休敵也

秉心公亮 蜀志董允傳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欲任以宮省之事

犯禁委官 吳志三嗣主傳注吳錄曰孟仁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孫權特為減死一等使復為官蓋優之也

含素 晉書王祥鄭冲傳贊

鄭冲｜｜王祥遲暮百行斯融雙飛天路

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 晉書何曾傳司隸校尉傳元著論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潁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潁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子於潁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子於潁昌侯見之矣

清恐人知 晉書胡威傳武帝語及生平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父以何為勝耶對曰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手不驅蚊 晉書吳隱傳少有孝行夏日常｜｜｜｜懼其去己而噬親也

改獨楓里為孝行 宋書郭世道傳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後母孝道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家貧無產業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天妻共議曰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徹有所受葬畢傭賃倍還先直服除後哀慕思慕終身如喪者以為追遠之思無時去心故未嘗釋衣陋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隱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敕郡勝表閭門蠲其稅調｜｜｜｜｜居｜｜｜｜焉

虛中竟日義不獨飽 宋書郭世道傳子原平稟至行養親必已力性閑本功傭賃以給供養性謙虛每為人作匠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飡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要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中買糴然後舉爨

采筍置籬外 宋書郭世道傳宅上種少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原平偶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隣曲慙愧無復取者

尊老在東何心獨饗白粲 宋書何子平傳少有志行見稱於鄉曲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受

雖處闇室如接大賓 宋書何子平傳幼持操檢敦厲名行｜｜｜｜｜｜｜｜｜｜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貴之

一生不侮闇室 宋書阮長之傳在中書省直夜往鄰省誤著履出閤依事自列門下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之曰｜｜｜｜｜｜｜｜不

衣綿帛 宋書朱百年傳與同縣孔凱友善凱亦嗜酒相得輒酣對飲盡歡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嘗寒時就凱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凱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體謂凱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凱亦為之傷感

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 梁書傅昭傳太原王廷秀為昭於丹陽尹表梁深為所禮辟為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定其所制每經昭戶輒歎曰｜｜｜｜｜｜｜｜｜｜宣得非名賢

還淳反樸激薄停澆 梁書明山賓傳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用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遂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矣

此牛經患漏蹄無容不相語 見上

得一妄語謝一縑 梁書何遠傳每虛語人云卿能｜我｜｜｜｜｜｜｜｜｜則｜卿以｜｜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常噉麥 陳書徐孝克傳所生母患欲粳米為粥不能常

辦母亡之後孝克遂｜｜｜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之焉

有王祥之性 陳書蔡徵傳繼母劉氏性悍忌視之不以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景歷以為｜｜｜｜更名徵字希祥

孝門有孝子 陳書謝貞傳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客卿俱來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祚等愴然歎息徐謂之曰弟年事已衰禮有恒制小宜引割自全貞因又感慟氣絕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惻默而出祚謂客卿曰信哉｜｜｜｜客卿曰謝公家傳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止此恐不能起如何

投書相告置靴中不視 南史郭祖深傳王嶷傳嶷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竟｜｜取火焚之

晝夜伏戶外 南史虞悰傳悰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前時悰年十二三｜｜｜｜問內豎消息問未知轉嗚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

終身不嘗檳榔 南史任昉傳昉父遥本性重檳榔以為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為恨遥｜｜｜｜｜

宗曾子 南史解褐傳宗元卿字希蔣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宗事之號曰｜｜｜

掬吐嚥之 魏書宗室子華傳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為中毒甚憂懼子華遂｜｜盡｜其母乃安

古之遺孝 魏書王慧龍傳慧龍自以遺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也

以產則貧論道則富 魏書高允傳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交不遺舊｜｜｜｜｜｜｜所謂伊人實邦之秀按士衡杜銓字

縮屋稱貞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 北齊書廢帝紀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陽愔傳音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嬰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柳下｜｜｜｜｜｜｜｜｜｜｜｜者也乃賚絹百疋

人寶 周書蘇綽傳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為｜也

誠孝為首 隋書高祖紀詔曰君子立身雖云百行唯｜與｜最｜其｜

志除三惑心慎四知 隋書韋世康傳與弟子書曰吾生因緒餘風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衮命頻涖方岳｜｜｜｜｜｜｜以不貪而為寶處膏腴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為時悉

孝敬村和順里 隋書李德林傳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線徒跣號踴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其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里為｜｜｜

圖形定省 隋書徐孝肅傳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其｜像構廟置之而｜｜焉

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 隋書趙軌傳東隣有桑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誡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汝等宜以為誡

牽牛置涼處飼之 隋書李士謙傳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

崔九作孝風吹即倒 北史崔子約傳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居喪哀毀骨立人云｜｜｜｜｜｜｜｜禫月兄子度死又百日不入房

天子就諸侯度卿大夫譽士究庶人畜 舊唐書禮儀志按孝經援神契云｜｜孝曰｜就之為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

親獲安故曰就也｜｜孝曰｜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孝曰｜譽之為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孝曰｜究者以明審為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孝曰｜畜者含畜為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

何忍以汝為賤隸 舊唐書李大亮傳以功賜奴婢百人大亮謂曰汝輩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乎一皆放遣高祖聞而嗟異復賜婢二十人

故人雖微賤必與抗禮 舊唐書李文本傳文本自以出自諸生每懷撝損平生｜｜｜｜｜｜之｜｜居處卑陋室無茵褥帷帳之飾事母以孝聞撫弟姪恩義甚篤太宗每言其弘厚忠謹吾親之信之

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 舊唐書顏師古傳時劉黑闥初平人多以強暴寡禮風俗未安遊秦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高祖璽書勞勉之按遊秦師古叔父

以一介易十囚之命 舊唐書崔仁師傳時青州有逆謀事發州縣追捕反黨俘囚滿獄詔仁師按覆其事仁師至州悉去杻械仍與飲食湯沐以寬慰之唯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免及奏報詔使將往決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此獄徒侶極衆而足下雪免者多人皆好生誰肯讓死今既臨命恐未甘心深為足下憂也仁師曰嘗聞理獄之體必務仁恕故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求身之安知枉不為申理若｜｜暗短但｜得｜｜｜｜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敕使至青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仁恕事無枉濫請伏罪皆無異辭

性合元和身齊律度道匡雅俗器重宗彝 舊唐書楊綰傳代宗詔曰楊綰｜｜｜｜｜｜｜｜｜｜｜｜寬柔敬恭協於九德文行忠信弘於四教內無耳目之役以孝弟傳於家外無車服之容以貞實形於代

脫械縱賊 舊唐書呂元膺傳出為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獄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其｜｜之與為期守吏曰｜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感義相引而去

書百餘忍字 舊唐書李大亮傳以代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詣宅慰撫旌表焉隋開皇中大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慰撫重表其門貞觀中特勑吏加旌表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過鄆州親幸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高宗為之流涕賜以縑帛

貫徹幽微 舊唐書劉德威傳子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氏所養隋末德威從裴仁基討擊道路不通審禮年未弱冠自鄉里負載元氏渡江避亂及天下定始西入長安元氏若有疾審禮必親嘗湯藥元氏顧謂孫曰我兒孝順｜｜｜｜吾一顧念宿疾頓輕

人瑞 舊唐書孝友傳賈麒麟鳳凰飛走之類惟孝與悌亦為人瑞

海東曾閔 舊唐書崔仁師傳時親以孝行聞友於兄弟時人號｜｜｜｜

賜清白箴 唐書許圉師傳為虞州刺史稍遷相州專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賕者圉師不忍按但｜｜｜｜｜其人自愧後修飾更為廉士

言長者稱婁郝 唐書婁師德傳總邊要為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鷙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

僕不去曹囚無死法 唐書李日知傳李日知鄭州滎陽人及進士第天授中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為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皆以狀讞而武后用日知議

為蠱不誅 唐書李勉傳屯部人父病｜｜

求厭者以木偶署勉名埋之掘治驗服勉曰是為其父則孝也縱｜｜

門樹六闕 唐書楊炎傳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行聞至｜｜｜｜古所未有

倭子勸吾食吾輒飽 唐書李遜傳遜弟建字杓直與兄俱客荆州鄉人爭鬬不詣府而詣建平決無頗母憐其孝每字之曰｜｜｜｜｜｜｜進藥吾意其瘳｜

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唐書韓愈傳愈

鑱名泰華 唐書安金藏傳金藏母喪營石墳畫夜不息地本卬燥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華犬鹿相擾玄宗屬其事於史官詔｜其｜於｜｜二山碑以為榮

關中曾子 唐書賈循傳父會有高節親亡負土成墓廬其左手蒔松栢時號｜｜｜

盜樹自匿 唐書楊城傳閭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有｜其｜者城過之慮其恥退｜

寒而飲何責焉 唐書楊城傳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於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笞謝城曰｜｜｜｜｜｜

六院一庖 唐書劉君良傳武德中深州別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共｜｜子弟皆有禮節歎挹而去

二孝贊 唐書侯程傳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壙作塚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卻之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傳墳踴而哭鳥獸為悲號李華作｜｜｜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為子忠君為臣兆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智就為之禮文至哉侯氏創巨病殷手足胼胝以成高墳夜黑飈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迥徹蒼旻苴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無隣

孝友童子 唐書陳饒奴傳饒奴年十二親併亡宴弱居喪又歲饑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

養剌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其門曰｜｜｜

平生不欺 五代史段希堯傳希堯使於吳越是時江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而多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

閨門食不異品 宋史范質傳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之中｜｜｜身沒家無餘貲

西舍封識宛然 宋史劉沆傳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溫叟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紈扇所遺吏即遺錢者視｜｜｜｜｜還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乎昔日納之是不欲拒我也今周歲不啓封其苦節愈見命吏輦歸邸

買田宅營林樹 宋史張觀傳觀性至孝初為秘書郎其父方為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真宗嘉之以居業為京官及觀貴居業由恩至太府卿居業嘗過洛喜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於此足矣觀於是｜｜｜｜｜以適其志蚤起奉藥饍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於居業觀父

計直掛錢於樹 宋史查道傳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而去

不持一硯 宋史范祥傳拯字希仁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歸

得奇繒文錦恣兄弟擇取 宋史孫存傳存性孝友嘗為蜀郡｜｜｜｜｜以歸悉布於堂上｜｜｜｜常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柰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收恤宗屬嫁聘窮嫠不使一人失所

盛夏不袒跣 宋史馬從先傳從先性嚴整雖｜｜｜｜

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 宋史司馬光傳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

不知為

帥客 宋史范鎮傳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其｜｜｜也 **露坐達明** 宋史趙汝愚傳父善應性純孝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門啓而後入 **朱墨銘** 宋史陳宓傳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 **舉家不食筍** 宋史張載傳弟戩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 **灼背燒頂刺血書經** 宋史朱壽昌傳字康叔揚州天長人壽昌母劉氏巽妾也巽守京兆劉氏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聞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涕用浮屠法｜｜｜｜｜｜佛｜力所可致無不為者熙寧初與家人辭訣棄官入秦曰不見母吾不反矣遂得之於同州劉時年七十餘矣

嫁党氏有數子悉迎以歸 **投金庭下** 宋史程修傳字伯長鄆州人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名修作記記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修為壽且求載名於記修｜｜｜｜趣裝去郡士謝之絕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污吾文也 **懷金不敢出** 宋史陳師道傳初遊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覯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欲為饋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 **歸直取牛** 遼史蕭韓家奴傳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利已誤人非吾所欲乃｜｜｜｜ **刲股作羹** 金史龐迪傳迪性純孝父病醫藥弗效迪仰天泣禱｜｜｜由是獲安昆弟析家財迪盡以與之一無所取官爵之廕率先諸侄 **蔭先諸侄** 見上 **此金豪氏物** 金史宋可傳其姑適大族棗氏貞祐之兵夫及子皆死於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棗氏疎族立為後挈之省外家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以棗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舁金歸之 **受孔子戒** 元史康希憲傳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果熟墮地亦不睨視** 元史許衡傳庭有｜｜爛｜｜童子過之｜｜｜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 **身不懷幣口不論錢** 元史劉敏中傳敏中平生｜｜｜｜｜｜ **求來諫** 劉向說苑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以｜｜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敦敦悾悾** 嚴遵道德指歸含盛德之人｜

｜｜若似不足無形無容 **大雅之稱** 劉劭人物志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也 **九行** 王嘉拾遺記軒轅使｜｜之士以統萬國九行者孝慈文信言忠恭勇義以觀天地以祠萬靈亦為九德之臣 **閒室之內嚴若朝典** 劉義慶世說華歆遇子弟甚整雖｜｜｜｜｜｜ **未嘗臧否人物** 劉義慶世說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 **不言而四時之氣備** 劉義慶世說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亦｜ **作人無長物** 劉義慶世說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生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我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 **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 劉義慶世說庾太尉少為

王眉子所知庾過江歎王德星聚劉峻世說注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曰｜｜｜｜｜｜從諸子侄造荀父子於時｜｜｜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按荀淑理感英獸酈道元水經注縣東北上亦有孝子楊威母墓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采薪為虎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俛耳而去自非誠貫精微孰能｜｜於矣三品不逾一尉劉肅大唐新語楊嶠為祭酒謂人曰吾雖｜｜非不榮貴意謂｜｜曩昔｜｜也時議重之鄉葬李肇國史補大歷初關東人疫死者如麻滎陽人鄭損率有力者每鄉大為一墓以葬棄尸謂之｜｜翕然有仁義之聲損則盧藏用外甥不仕鄉里號曰雲居先生恂恂如小子弟趙璘因話錄僕射柳元公家行為士林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太夫人盡孝敬之道凡事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連小字呼公者性嚴重居外下輩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毅顏待家人｜｜｜｜｜敦睦內外當時無比自舁肩轝兩肩皆瘡趙璘因話錄滎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學而天性孝友初家青齊間遇李師道漸阻王命扶侍老親歸洛與其弟｜｜｜晨昏奔迫｜｜｜｜公庭可從權簿書當仍舊趙璘因話錄崔相國羣為華州刺史鄭縣陸鎮以名與崔公近諱音同請假崔視事後遍問官屬怪鎮不在列左右以迴避對公曰縣尉旨授官也不可以刺史私避而使之罷不治事名之令出鎮因陳牒請權改名瑱公判准狀仍戒之曰｜｜｜｜｜｜｜｜｜臺省中無陸瑱名也其知大體如此有脚陽春王仁裕開天遺事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為｜｜｜｜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照物也魏公之客不敢出他門王溯東都事略王巖叟傳韓琦留守北京辟巖叟為屬韓絳代琦復欲留

巖叟巖叟曰巖叟｜｜｜｜｜｜也士君子稱之嗇用廣施王偁東都事略鄭俠傳俠性清儉布衣糲食終其身平居進止必以禮法閨門帖然不肅而治喜賓客樂教訓｜｜｜鄉里敬之歸錦囊珠李元綱厚德錄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牀笫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又其中則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於室曰某年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牓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原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以為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置器投豆徐度却掃編趙康靖公槩既休致居鄉里宴居之室必置三器几上一貯黃豆一貯黑豆一空又間投數豆空器中人莫喻其意所親問之曰吾平日興一善念則投一黃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用以自警始則黑多於黃中則黃多於黑近者二念俱忘亦不復投矣

度量

德善德信老子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和光同塵老子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其｜｜其｜是謂元同元同見上孩之老子聖人在天下怵怵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孔德之容老子｜｜｜｜唯道是從注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晏子臣聞

君子如美淵澤容之｜｜｜｜｜｜｜極其游泳之樂

兼術 荀子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

殺白騾取肝 呂氏春秋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欬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嘻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名庖人｜｜｜｜｜以與陽城胥渠處

遍飲 呂氏春秋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野人取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而去

取酒張坐歌呼應和 史記曹相國世家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名按之乃反｜｜｜｜飲亦｜｜與相｜｜

可溺矣 史記韓長孺傳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卒善遇之按安國韓長孺名

公等足與治乎 史記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

務掩過揚善 漢書丙吉傳於官屬掾史｜｜｜｜｜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按地第同

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 後漢書卓茂傳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為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下駕步歸 後漢書劉寬傳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視奴疑必自殺 後漢書劉寬傳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

羹爛汝手 後漢書劉寬傳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期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其性度如此

以邑毀超故今遣之 後漢書班超傳八年拜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今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千項波 後漢書黃憲傳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辟諸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澄之不清清之不濁不可量也

終不言盜 後漢書姜肱傳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詫以他辭｜｜｜｜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荷甑墮地不顧而去 後漢書郭太傳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

破炙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牽牛著涼處 魏志管寧傳注郡有牛暴寧田者寧為｜｜｜｜自為飲食過於牛主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

既無戚容又無喜色 蜀志蔣琬傳亮卒以琬為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還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心無適莫 蜀志蔣琬傳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情情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議不推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耶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得免重罪

以稻與人 吳志鍾離牧傳牧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縣｜縣長聞之名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耶

餘肉可共啖 晉書郭舒傳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鄉饑所以食牛耳｜｜｜｜之世以此服其弘量

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 晉書阮瞻傳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

二十年未嘗見喜慍之色 晉書岱康傳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其｜｜｜

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 晉書謝鯤傳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為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稾除名於時名士王元阮修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為之歎恨鯤聞之｜｜｜｜｜｜｜｜莫不服其達暢而恬於榮辱

逸羣之量 晉書宋靖傳靖少有｜｜｜｜

何須壁後置人 晉書謝安傳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

圍棋賭別墅 晉書謝安傳時苻堅強盛疆埸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元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堅後率衆號百萬次於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元入問計安泰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元｜｜｜｜安常棋劣於元是日元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遊涉至夜乃還

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晉書王獻之傳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羣偷驚走

捫虱而言旁若無人 晉書苻堅載記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按猛王猛

覓新者備君 宋書劉凝之傳有人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敗今家中｜｜｜｜也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之不肯復取

取絹繫牛角 齊書豫章王嶷傳世祖即位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不許｜｜一匹橫｜｜放歸其家

索轝徐去 齊書褚淵傳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烟焰甚逼左右驚擾淵神色怡然｜｜來｜｜

藏客引咎 齊書江斅傳出為寧朔將軍豫章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未拜門客通贓利世祖遣信檢覈斅｜此｜而躬自｜｜上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斅若能治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

器

寓深卻梁書蕭頴達傳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頴胄風格峻遠｜｜｜清猷盛業問望斯歸先遣迎華梁書鄧元起傳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為從事別駕庾華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大軍既至京師華在城內甚懼及城平元起｜｜｜語人曰庾別駕若為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遣之豈以鳥傷人梁書安成王秀傳性仁恕喜慍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齊帥請治其罪秀曰吾｜｜｜｜｜壯哉雀鼠梁書張率傳在新安遣家僮運三十石還吳既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竟不問延燒七十餘艘命酒不輟梁書羊侃傳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之都不挂意｜｜｜｜孺才慚懼自逃匿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為橋渡盜梁書范元琰傳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終日怡怡無慍喜之色魏書穆觀傳觀字闔拔襲崇爵少以文藝知名選充內侍太祖器之太宗即位為左衛將軍綰門下中書出納詔命及訪舊事未嘗有所遺漏太宗奇之尚宜陽公主拜駙馬都尉稍遷太尉世祖之監國觀為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決焉｜｜｜｜｜｜｜｜｜勞謙善誘不以富貴驕人卓公寬中文饒洪量魏書高允傳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喜慍之色不亦信哉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魏書高允傳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為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於式｜｜｜｜｜｜｜｜｜叔術張誕字道雅王道雅弼閔弼不自申曲直魏書崔光傳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之雖見誣謗終｜｜｜｜遵罪又非唾面之責隋書伊婁謙傳武帝將伐齊引入內殿從容謂曰朕將有事戎馬何者為先謙對曰愚臣誠不足以知大事但偽齊僧擅跋扈不恭沈溺倡優恥昏麴蘖其折衝之將解律明月已虧讒人之口上下離心道路仄目若命六師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拔偉聘齊觀釁帝尋發兵齊王知之令其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謙答曰僕憑式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人情恒理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謙不遣帝克并州名謙勞之曰朕之舉兵本俟卿還不圖高遵中為叛逆乖朕宿心遵之罪也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衆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以｜之｜｜｜｜｜｜｜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其寬厚仁恕皆此類也六畜相觸自關常理隋書盧昌衡傳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為佗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此豈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受賜清白詩以激之舊唐書許圉師傳嘗有官吏犯贓事露圉師不令推究但｜｜｜｜｜｜｜犯者愧懼遂改節為廉士其寬厚如此爾非故也何至於是舊唐書裴行儉傳初平都支遮匐大獲瓌寶蕃酋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設遍出庭示有瑪瑙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絕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趨進誤躡衣足跌便倒盤亦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更不形顏色今日氣逆不宜哀泣舊唐書唐臨傳儉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簡素寬於待物嘗欲弔喪令家僮自歸家取白衫家僮誤將餘衣懼未敢進臨察知之使名謂曰｜｜｜｜｜｜｜向取白衫且以報之雖見誣謗終｜｜｜｜｜

止之也又嘗令人煮藥失制潛知其故謂曰陰暗不宜服藥宜即棄之竟不揚言其過其寬恕如此**陰暗不宜服藥**見上**銀杯羽化**舊唐書柳公權傳公權志躭書學不能治生為勳戚家碑板問遺歲時鉅萬多為主藏竪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器杯盂一笥緘縢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權哂曰｜｜｜耳**行酒進醯勉飲盡之**舊唐書任迪簡傳初為天德軍使李景畧判官性重厚嘗有軍宴行酒者誤以醯進迪簡知誤以景畧性嚴慮坐主酒者乃勉飲盡之而偽容其過以酒薄白景畧請換之於是軍中皆感悅**安然無屑意**唐書于休烈傳宰相李揆矜己護前羞與同史任為等列奏徙休烈為國子祭酒權留史館修撰以卑下之休烈｜｜｜｜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敵事弟曰人有｜｜｜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耳**唾面自乾**唐書婁師德傳**墨汙爾**唐書婁師德傳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譖者乃不願知**唐書狄仁傑傳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后嘆其長者**暴風舉榻鼎無懼色**遼史王鼎傳乾統六年鼎宰縣時憩於庭俄有｜｜｜｜卧｜空中｜｜｜｜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中矢託疾聞斯言庶乎寡過**金史毛碩傳皇統四年真授拱州刺史元帥梁王宗弼承制超武義將軍金史宗雄傳嘗從上獵誤｜流｜而神色不變恐上知之而罪及射者既拔去其矢｜｜歸家**使碩常跂知曹州有書生投書於碩辭涉誇訕條屬皆不能堪碩延之上座謝曰｜｜｜｜｜｜｜｜｜｜士論以故**

嘉之百負不恨金史王庭筠傳庭筠儀觀秀偉善談笑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既見和氣溢於顏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也**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王槃英椎記鈔袁紹以逢紀聰達有計策甚親厚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日｜｜｜｜｜｜｜｜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為親善**角巾徑還私第**劉義慶世說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何所稍嚴**誤呼先名不罪**趙璘因話錄韓僕射皐為京兆尹韋相貫之以戲尉趙事及韋公入相僕射為吏部尚書每至中書皐常異禮以伸故吏之敬又僕射為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一心記公之家諱及稱官銜畢而｜｜｜｜｜相公｜公但慘然因命重讀亦｜之｜在夏口嘗病小瘡令醫傅膏藥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皐實是硬竟不以為事得大賢體矣**物破亦自有時**彭乘墨客揮犀韓魏公知北都有中外親獻玉盃一隻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真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為寶玩乃開醇名漕使顯官特設一卓覆以繡衣置玉盃其上且將用之將酒過勸坐客俄為吏將誤觸臺倒玉盃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謂吏將曰汝誤也非故也公之度量寬厚如此**大耐官職**沈括夢溪筆談真宗皇帝時向文簡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自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

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經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

天下安知無同姓者 陳性宣步里客談富文忠公少日有詬者如不聞知或問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云富某曰｜｜｜｜｜｜｜｜

印朱濺襟色不少動 陶宗儀輟耕錄河南王為本省丞相時一日掾吏田榮甫抱牘詣府請印王留田侍宴命司印開匣取印至前田誤觸墜地王適更新衣而｜｜｜汙滿｜王｜｜｜｜歡飲竟夕又一日行郊天氣且

暄王易涼帽左右捧笠侍風吹墮石上擊碎御賜玉頂王笑曰是有數也諭令毋懼噫此其所以為丞相之量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八

品行部二

廉儉

博帶梨大袂列 管子｜｜｜｜｜｜文繡染刻鏤削雕琢采注數者皆去奢就儉之事

緇布衣麋鹿裘棧軫車駕駑馬 晏子晏子衣｜｜之｜｜｜之｜｜｜之｜而｜｜｜以朝

中食而肉不足 晏子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

為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十總布一豆食 晏子景公曰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夫｜｜之｜｜｜之｜足於中免矣

長寵廣名 晏子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於上者寵長於君儉居處者名廣於外夫｜｜｜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乎

三弋 晏子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炙｜｜五卵苔菜耳矣公聞之往燕馬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

大布衣脫粟飯 尹文子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之｜｜｜之｜

清尅潔慤 韓非子西門豹為鄴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

倂五六 荀子橋泄者人

之殃也恭儉者｜｜也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嬰宏節儉**抱朴子追周全之盡規准二鮑之直視蹈｜｜之｜｜執恬毅之守終按嬰晏嬰宏公孫宏**冰霜粹素**抱朴子體｜｜之｜利者清人也**取捨**抱朴子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以彌可欲之憂**全拔**｜不染於勢**萃之業**抱朴子潔操履之拘苦者所以｜｜｜｜**廉者常樂無求**文中子｜｜｜｜貪者常憂不足**惡衣薄食少思寡欲**文中子｜｜｜｜｜｜令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宮室不崇器無彫鏤**國語｜｜｜｜｜｜儉也**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國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見上**廉忠**史記魯世家季文子家無衣帛之妾廄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矣**不治垣屋**史記蕭相國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飯**史記平津侯傳論｜｜｜｜｜｜｜｜之｜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拔葵燔機**史記循吏傳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其園｜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其｜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公廉**史記酷吏傳都為人勇有氣力｜｜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按都郅都**舍毋食客**史記酷吏傳趙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子無立錐地**史記滑稽傳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令其｜｜｜｜之｜**持廉**史記滑稽傳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寡欲易足**漢書景帝紀其唯廉士｜｜｜｜**所載不過囊衣**漢書王吉傳自吉至崇世名清廉遷徙去處｜｜｜｜｜｜注一囊之衣按吉子駿駿子崇**清行**漢書龔勝龔舍傳初琅邪邴漢以｜｜｜｜徵用至京兆尹**臣心如水**漢書鄭崇傳尚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案上不過三梧**漢書朱博傳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晏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許丞廉吏**漢書黃霸傳長吏許丞老病聾瞽郵白欲逐之霸曰｜｜｜｜｜｜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不起第**後漢書吳漢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注東觀記曰漢但修里宅｜｜**韋袴**後漢書祭遵傳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身無奇衣**後漢書祭遵傳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家無私財**衣無兼副**後漢書祭彤傳彤在遼東幾三十年｜｜｜顯宗既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清修雪白**後漢書宋宏傳大中大夫宋漢｜｜｜正直無邪按漢宏從孫**二龔不如**後漢

書宣秉傳秉字巨公遷司隸校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帳帷什物注二龔謂龔勝字君實龔舍字君倩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名

妻曳柴

後漢書王良傳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呂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布裙｜｜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甘疏薄

後漢書宣秉王良傳論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

子孫蒙寢丘之封

後漢書郭丹傳宗正劉匡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竟｜｜｜｜注呂覽曰孫叔敖戒其子曰王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惟此也王以美地封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失

奉身清方

後漢書宣秉王丹王良鄭均傳贊宣鄭二王｜｜｜｜

身處脂膏不能自潤

後漢書孔奮傳守姑臧長姑臧稱為富邑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

乘折轅車

後漢書張堪傳帝嘗或以為｜｜｜｜｜｜｜｜徒益苦辛耳

名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

生魚懸庭

後漢書羊續傳為南陽太守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續受而｜於｜丞後又進之廼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

單席緼袍

後漢書羊續傳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廼坐使人於｜｜舉｜｜呂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

辭隆從窊

後漢書桓彬傳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蔡邕等論序其志僉以為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絜操也注窊下也音烏瓜反

白衣步擔

後漢書趙孝傳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每告歸常｜｜｜｜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呂有長者客掃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計日受奉

後漢書趙咨傳拜東海相在官清簡｜｜｜｜豪黨畏其儉節又楊秉傳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

躬自斬芻

後漢書第五倫傳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養馬妻執炊纍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

客止靈臺十日不炊

後漢書第五倫傳少子頡注三輔決錄注頡字子陵為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為侍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中或｜｜｜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廬江朱建孟興皆與頡故舊各致禮餉頡終不受

得珠璣不拜賜

後漢書鍾離意傳徵為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呂資物薄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意以委地而｜｜｜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

庇蔭草廬

後漢書胡廣傳注李咸自大鴻臚拜太尉呂老乞骸骨家舊貧狹｜｜｜｜

麤袍糲食

後漢書袁安傳彭宇伯楚順帝初為光祿勳行至清為吏｜｜｜｜終於議郎按彭安孫也

屏居人外荊棘生門

後漢書陳

寵傳南陽尹勤為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學｜｜｜｜｜時人重其節豈以口腹累安邑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列傳序太原閔仲叔者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邪遂去畏四知後漢書楊震傳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贊楊氏載德仍世柱國震｜｜｜秉去三惑清白吏後漢書楊震傳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悉以金馬還羌後漢書張奐傳遷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又遺金鐶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之｜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己威化大行蜀珍不入於門後漢書李膺傳注謝承書曰出補蜀郡太守｜之｜玩｜｜｜｜益州紀其政化敝衣繩履食無兼肉後漢書劉虞傳虞雖為上公天性節約｜｜｜｜｜｜遠近豪俊夙借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去珠復還後漢書孟嘗傳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清省魏志曹爽傳注桓範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為曉事及為大司農又以｜｜稱清尚魏志夏侯氏傳注許遐字思祖以｜｜稱位至侍中士不妄有名

魏志王修傳袁氏政寬在職執者多畜聚太祖破南皮閱修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穀不滿十斛見上羸衣柴車魏志毛玠傳注玠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偽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常乘｜｜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餐之絜家象濯纓之操壺餐絜濯纓操見上無方面珍物魏志梁習傳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為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借舍從兒魏志賈逵傳注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無他奴婢欲作沐德信魏志常林傳注沐並字德信袁紹父子時始為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為殺雞炊黍而不留也丞相召署軍謀掾正始中為三府長史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共食來後熟者荅言否也呼者曰汝｜｜｜｜｜邪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姊為殺雞炊黍而不留見上留犢魏志常林傳注時苗為壽春令始之官乘薄蓋車黃牸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其｜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激乂手上車魏志趙儼傳注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假｜｜｜｜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為邪遂不取織槃託魏志裴潛傳注始潛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為父所不禮即折節仕進雖多所更歷清省恪然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以自供牀挂柱魏志裴潛傳注潛為兗州時嘗作｜及其去也留

以｜

甕缶無儲 魏志高柔傳注高慎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為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為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按慎柔高祖

舉袖受金 魏志田豫傳注鮮卑素利等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豫從之因跪曰我見公貧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去後悉付外具以狀聞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令卿｜｜以｜｜朕甚嘉焉賜絹五百匹

賜絹一匹 魏志胡質傳子威官至徐州刺史注威少有志尚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省之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廄中十餘日告歸質｜其｜｜｜為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其將歸請假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為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威密誘問乃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絹荅謝而遣之後具以白質質杖其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宰牧晉武帝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

清恐人知 見上

不別治生以長尺寸 蜀志諸葛亮傳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

號為窶陋 吳志劉繇傳注劉寵前後歷二郡入居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賄｜｜｜｜三去相位輒歸本土按寵繇伯父

疏帳縹被 吳志蔣欽傳權嘗入其堂內母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即敕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被悉皆錦繡

如布衣寒士 晉書高密文獻王泰傳泰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為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肴膳｜｜｜｜｜任真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

不知其王公 見上

葦茭車 晉書譙剛王遜傳遜子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乘｜｜｜而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酒肉返餘 晉書劉寔傳寔每還州里鄉人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其｜

薪水之事皆自營給 晉書劉寔傳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及位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

遺絲藏閣 晉書山濤傳陳郡袁毅為南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亦｜濤｜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於｜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

潔慎不染 晉書鄭默傳南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在朝多見引逮唯默以｜｜｜｜其流

手不執珠玉 晉書崔洪傳洪口不言貨財｜｜｜｜

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 晉書劉超傳超

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苦｜｜｜｜｜｜｜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殊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市絹還官 晉書庾冰傳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匹冰怒捶之｜｜｜｜

版付船官 晉書桓嗣傳詔以嗣督荊州之三郡豫州之四郡軍事涖事簡約修所住齋應作板檐嗣命以茅代之｜｜｜｜

素德清規 晉書三承傳論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雖崇勳懋績有闕於旂常｜｜｜｜足傳於汗簡矣按承字安期

止有被襆 晉書陸納傳出為吳興太守納至郡不受俸祿徵拜左民尚書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而已

壞烏布帳 晉書謝尚傳出為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尚為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

駒犢付官 晉書

王遜傳遜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者秩滿悉以｜｜云是郡中所產也**去如初至**晉書杜軫傳除建寧令導以德政秩滿將歸羣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飲吳水**晉書鄧攸傳吳郡闕守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而已**披絮**晉書吳隱之傳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勤苦同於貧庶**挹貪泉**晉書吳隱之傳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以隱之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踰厲賚唯嘗吳水但｜｜｜人風既偃俗化斯遷**菲已**晉書吳隱之傳為廣州刺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元興初詔曰吳隱之孝友過人祿均九族｜｜絜素儉愈魚飧朕有嘉焉**儉愈魚飧**見上**竹蓬屏風**晉書吳隱之傳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為｜｜坐無氊席**沉香一片**晉書吳隱之傳隱之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廉慎門法**晉書鄧攸傳攸為｜｜｜｜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為郡縣者常以｜｜｜｜**贏糧述職酌水厲精**晉書良吏傳論鄧攸｜｜｜｜吳隱｜｜以｜晉代良能此焉為最**私童樵採**晉書褚裒傳除江州刺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衣爛戶內**晉書郭文傳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攜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乃至｜于｜｜竟不服用**茅屋蔬飧**宋書臧燾傳徵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不改其舊所得俸祿與親戚共之**衣櫛**

蕭然宋書宗慤傳元嘉二十二年代林邑慤自奮請行克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文帝甚嘉之**以錢乞守園人**宋書柳元景傳時在朝勳要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得錢二萬送還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菜取錢奪百姓之利邪｜｜｜｜按乞音氣**宋世清約稱二人**宋書孔覬傳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敝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言｜｜此｜**冰心霜情**宋書陸徽傳廣州別駕從事史朱萬嗣年暨知命廉尚愈高｜｜與貪流爭激｜｜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鏤之飾連組珠海室靡墻珥之珍确然守志不求聞達實足以澄革污吏洗鏡貪氓如得提名禮闈抗迹朝省搏嶺表之清風負冰宇之潔望則思融一臣而施光萬物**家無寶鏤室靡墻珥**見上**洗鏡貪氓**見上**冰宇潔望**見上**公奉私餼**宋書良吏傳晉壽太守郭啓元｜｜｜｜纖毫弗納布衣蔬食飭躬惟儉**所居茅齋斧木而已**齊書劉善明傳質素不好聲色｜｜｜｜｜｜｜牀榻几案不加剝削**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齊書王琨傳出為持節都督廣交二州軍事建威將軍平越將軍平越中郎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帝悅其對**此屐著已二十年**齊書虞玩之傳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猶躡屐造席太祖取屐視之訛黑斜銳蓋斷以芒接之問曰卿｜｜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貿士竟不解易太祖善之按二

十年南史作三十年獻乾薑二十斤齊書孔琇之傳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世祖嫌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如素士之貧賤者梁書馮道根傳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營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當時服其清退以荻為鄣梁書周捨傳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府雖廣廈華堂閨閣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壞亦不營插燭板牀梁書傅昭傳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皆勢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預器服率陋身安麤糲常｜｜於｜冠履十年一易梁書到溉傳溉所在以清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旁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朝服或至補穿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請書數篋梁書庾黔婁傳鄧元起為益州刺史表黔婁為府長史巴西杜僮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慙其異衆屬聲曰長史何獨爾為黔婁示不違之｜｜郡多麻苧無以為繩梁書伏曼傳徵為東陽太守在郡清修如太陽｜｜｜｜家人乃至｜｜｜｜其屬志如此麻繩為帶陳書沈衆傳世服布袍芒屩以留奉鎮庫南史劉秀之傳遷益州刺史折｜｜｜二百｜十萬付梁州｜｜此外蕭祿百城脫贈一無所受南史朱修之傳立身清約｜｜｜惟以稟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賭之未嘗入己與佐史賭見上數多劉寵南史謝朏傳子譏為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更以為媿王晉平恐富求歸南史王秀之傳為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為｜｜｜｜｜少來不願當之南史王悅之傳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為吏部郎隣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單船臨郡南史孔奐傳除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惟以｜｜｜｜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衣氊一具南史孔奐傳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過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何至還東作賈客南史孔覬傳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覬見之偽喜謂曰我此之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奉佛士流｜｜｜｜｜｜邪命燒盡乃去載米上水南史孔覬傳覬弟道存從覬為江夏內史時東土旱都邑米貴道存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謂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即至版未幾邪能得此米邪可載還彼吏曰自古無｜｜｜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寧可賣餉南史諸彥回傳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鯢魚或有問闕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鯢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取錢也悉與親游啖之少日便盡黃紙帽箱南史褚彥緒傳為吏部尚書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風吹紙剝殆盡市藥以冠劍為質南史褚彥緒傳罷江夏郡還病無以｜｜｜｜｜｜｜｜種蔬自給南史褚玠傳除山陰令在任歲餘守祿奉田留縣境｜｜菜以｜｜白莧紫茄以為常餌南史蔡撙傳為

吳興太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詔褒其清上庫藏奉南史張瓌傳封義城縣侯建元元年改封平都侯出為吳興太守瓌以既有國秩不取郡奉高帝敕｜｜別｜其｜以表其清借官地起茅屋南史裴子野傳子野在禁省十餘年無宅｜｜｜｜二畝｜｜｜數間妻子恒苦饑寒楊公所以遺子孫南史沈憲傳同郡丘仲起為晉平郡清廉自立褚彥回歎曰目見可欲心能不亂此｜｜｜｜｜｜也無兼衣餘食南史江湛傳轉吏部尚書家甚貧餉饋盈門一無所受｜｜｜｜｜嘗為上所名遇澣衣稱疾見上書案留庫南史江秉之傳出補新安太守在郡作｜｜一枚去官｜以付｜還裝輕素南史王珍國傳遷桂陽內史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歎曰此真良二千石也著廉吏論｜｜｜｜以達其意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南史蕭藻傳為益州刺史初鄧元起在蜀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為一室名曰內藏綺穀錦罽為一室號曰外府藻以｜｜｜｜｜｜｜｜｜｜租秩悉寄天府南史梁南康王績傳績寡玩好少嗜欲躬事儉約所有｜｜｜｜｜後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見上為百城表南史樂法才傳為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矣遣裙衫迎南史任昉傳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之欲遺子孫不在越裝南史王僧孺傳為南海太守外國舶物高涼生口歲數至皆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就市回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為常僧孺歎曰昔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者｜｜｜｜

並無所取梓材巾箱南史范岫傳每所居官恒以廉潔稱為長城令時有｜｜｜｜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牙管一雙南史范岫傳在晉陵唯作｜筆｜｜猶以為費不容獨當故人筐篚南史江革傳除會稽郡丞門生故吏家多在東閭革應至並賚持緣道迎候革口我通不受餉｜｜｜｜｜西陵石南史江革傳除會稽郡丞人安吏畏乃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惟乘臺所給一舸舸艙偏敞不得安卧或請濟江徙重物以迮輕艙革既無物乃於｜｜岸取｜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寺卿憚其清嚴南史顧協傳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蔡法度欲解襦與之｜｜｜｜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不敢解襦見上蔬菲南史姚察傳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取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屬色驅出隋文帝知察｜別日獨召入內殿賜果菜｜還金之美南史甄法崇傳為益州刺史初鄧元起法崇孫彬有行業嘗以一束笋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笋還於笋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以金半仰酬彬堅然不受梁武帝布衣聞之及踐阼以西昌侯藻為益州刺史乃以彬為府錄事參軍將行同列五人帝誡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故不復以此言相屬越王石見南史虞愿傳為晉安太守海邊有｜｜｜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掃地拂牀南史虞愿傳除後軍將軍褚彥回常詣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裘彥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而去二十籠簿書南史范述曾傳吳興丘師施亦廉潔稱罷臨安縣還唯有｜｜｜｜

｜並是倉庫券帖當時以比述曾借車廄居南史孫謙傳每去官輒無私宅｜空｜｜馬廉

貞之德有過楚相魏書任城王澄傳西域嚈噠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可敕付廐以成君子大哉之美｜出無車乘魏書崔元伯傳深為太祖所任勢傾朝廷而儉約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朝晡步上毋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太祖嘗使人密察聞而益重之厚加饋賜一熊皮鄣泥數十年魏書長孫道生傳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穿角履魏書王遵業傳轉司徒左長史黃門郎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為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吾為德請財何為魏書胡叟傳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劉義

隆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士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多為豪儁所尚時蜀沙門法成鳩率僧旅幾于千人鑄丈六金像劉義隆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陽啓申其美遂得免馬復還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謂法成曰緯蕭何人能棄明珠｜｜｜｜｜也一無所受惟守墓田魏書崔挺傳三世同居門有禮讓於後頻值饑年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時穀糴踊貴鄉人或有贍者遺挺辭讓而受仍亦散之

開福之源魏書李彪傳夫尚儉者｜｜｜｜好奢者起貧之兆｜口手俱足餘無所須北齊書庫狄士文傳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上異之別齎遺之我門前幸無此物北齊書楊

愔傳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惟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愔鄰宅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乘舊馬以歸周書韋夐傳孝寬為延州總管夐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夐夐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唯取素琴周書裴寬傳寬弟尼從于謹平江陵大獲軍實謹恣諸將校取之餘人皆競取珍玩尼｜｜梁元帝｜｜一張而已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隋書房彥謙傳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卹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水火不與百

姓交隋書趙軌傳轉齊州別駕有能名徵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論柳儉去官妻子不贍趙軌秩滿酌水餞離清矣酌水餞離見上不受公料隋書庫狄士文傳拜貝州刺史性清苦｜｜｜｜｜｜家無餘財其子常噉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京改名以彰雅操北史長孫儉傳儉本名慶明周文謂儉曰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貧素可｜｜｜儉｜｜｜福輿北史崔同傳同性廉謹恭儉自脩所得俸秩必分親故終於鴻臚卿臨終誡其二子曰夫恭儉福之輿傲侈禍之機乘｜｜者浸以康汰蹈禍機者忽而傾覆汝其誠歟清徹底北史宋世良傳拜清河太守在郡聲問甚高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亦｜｜｜令失賢者

人何以濟

草屋數間 北史高允傳拜中書令帝幸允第惟｜｜｜布被緝袍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忱為長樂太守

宅不過三十步 北史裴佗傳佗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

漁獵夫 北史裴俠傳俠除河北郡守此郡舊制有｜｜｜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為市官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乃悉

肥鮮不食丁庸不取 見上 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

獨立使君 北史裴俠傳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令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為｜｜｜｜

門無挾貨之賓 北史程駿傳文明太后詔曰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愜｜｜｜｜｜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

妻事舂簸 北史崔亮傳亮雖歷顯任其｜不免親｜｜孝文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

假賃居止 北史鹿悆傳悆雖任居通顯自無屋宅常｜｜｜｜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孝莊嘉其清潔時復賜以錢帛

清郎 北史袁聿修傳為尚書郎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為｜｜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為刺史別後送白紬為信聿修不受與邵書云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顧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清卿 見上 小犢車 北史楊機傳除度支尚書奉公正己為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時論許其清白

木枕亦不須作 北史郎基傳除鄭州長史帶潁川郡守基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況重於此乎惟頤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風素 北史賀蘭祥傳除都督荊州刺史性甚清素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乃以竹屏風綿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雖遣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周文後聞之並以賜祥

封金送上 北史王思政傳加持進兼尚書左僕射行臺都督制州刺史境內卑濕城壘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蘭小歡督工匠繕修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

乘錦數疋 北史柳慶傳與楊寬有隙慶除宜州刺史寬為小冢宰乃因慶故吏求其罪失按驗六十餘日吏終無所言唯得｜｜｜｜時人服其廉慎

得書兩車 北史唐瑾傳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為元帥府長史諸將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載之以歸

畫楊震像 北史申徽傳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於寢室以自戒

還甚 北史趙軌傳為齊州別駕其東隣有桑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戒

非機杼物不願侵人 見上

酒既自有不能相費 北史孟信傳從孝武帝入關封東州子趙平太守政尚寬和山中老人曾以犯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殷勤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溫之素木盤盛蕪菁菹唯此而已又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中酌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為卿受一犯膊耳｜｜｜｜｜｜老人大悅再拜舉卮進之酒盡方別

食菜久麥衣皮 見上 北史劉璠傳左遷同和郡

守善於撫御涖職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產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羌俗｜｜｜｜始終不改

清德頌 北史樊遜傳為臨漳小吏縣令裴鑒涖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遜上｜｜十首鑒大加賞重擢為主簿

頻瓜猶在 北史蘇瓊傳除南清河太守郡人趙頻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頻情年老苦請遂便為留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頻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相顧而去

斷帶續燈 舊唐書皇甫無逸傳累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每按部撫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為炷論絕賓客以聞府門｜衣｜以｜｜炷廉介之志彰矣

堂材為霖雨所腐 舊唐書李義琰傳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璡為岐州司功參軍乃市｜｜送馬及義璡來覲義琰謂曰以吾為相國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速吾禍此豈愛我哉義璡曰凡人仕為丞尉即營第宅兄官高祿重豈宜卑陋以逼下也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有責仕又廣其宇若無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懼獲戾也竟不營構其木｜｜｜｜｜丙舍之

無淮南一物 舊唐書朱敬則傳授廬州刺史經數月洎代到還鄉里｜｜｜｜惟有所來馬一匹詣子姪步從而歸

好消息 舊唐書崔元暐傳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為確論

金埋幕下 舊唐書杜暹傳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史獻等不叶更相執奏詔暹按其事實蕃人賫｜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蕃人度磧追之不及而止

祐甫家法 舊唐書崔祐甫傳朱泚之亂祐甫妻王氏陷於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雅重其為人乃遣王氏繒帛菽粟王氏受而緘封之及德宗還京具陳其狀以獻士君子益重｜｜

衣裘茵褥十年一易 舊唐書韓滉傳性持節儉志在奉公｜｜｜｜｜｜

搜南貨 舊唐書李勉傳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前後西域船泛海至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閱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家人所貯｜｜庫象諸物投之江中

新茶一串 舊唐書陸贄傳按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張鎰請給忘年之契及辭遺贄錢百萬曰顯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唯受｜｜｜｜而已日敢不承君厚意

無他第墅 舊唐書李吉甫傳吉甫為相不殖財產京師一宅之外｜｜｜｜公論以此重之

羨財治廨 舊唐書令狐楚傳檢校禮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汴宋亳觀察等使汴帥前例始至率以錢二百萬實其私藏楚獨不取以其｜｜｜｜舍數百間

官側朱書 舊唐書牛僧孺傳韓弘入朝子公武以家財厚賂權幸俄而父子俱卒孤孫幼小移宗命中使至其家閱其宅薄以付家老薄上具有納賂之所唯於僧孺｜｜｜｜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邦付訖移宗按簿甚悅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

受酒一杯 舊唐書李素立傳為瀚海都護有鬥泥孰別部為邊患素立遣使招諭降之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立素立唯｜其｜｜餘悉還之

馬作齊 舊唐書馮元常傳從父弟元淑歷後儀始平二縣令皆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午後則不與芻云令其｜身及奴僕每日一食而已俸祿之餘皆供公用併給與貧士人或譏其邀名元淑曰此吾本性不為苦也

家無留儲 唐書嗣吳王祇傳子巘歷官清白居室不能庇風雨收恤孤姪慈愛過人｜｜｜｜

寫筋支圖 唐書劉崇龜傳仕累華要姻舊或干以財

率不答但｜｜｜與之**性不喜財**唐書李襲譽傳名為太府卿居家儉厚於宗親祿廩隨多少散之嘗謂子孫曰吾｜｜｜｜遂至窶乏**寫書留署**唐書李大亮傳在越州｜｜數百卷及去｜部督｜**奉稍已重尚何殖產**唐書岑文本傳或勸其營產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業邪故口未嘗言家事**清其身易使吏盡清難**唐書姚璹傳遷益州長史始蜀吏貪暴璹適除之無所容貸后聞降璽詔尉勞因謂左右曰為二千石｜者｜｜｜｜者｜唯璹為兼之｜**取牋一番**唐書高智周傳蔣渙永泰初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惟｜｜｜為書以貽其副云**景倩真清**唐書陸景倩傳為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寢州縣殿最碑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清某訐清惟｜｜曰｜｜

百綾完封唐書韓思復傳永淳中家益窶歲饑京兆杜理者以｜｜餉思復思復方併日食而綾｜｜不發**豆兩器菜數杯**唐書盧懷慎傳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有布囊懷慎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而已**僮馬敝弱**唐書李元紘傳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受紙百番**唐書杜暹傳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贐之暹為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堂無挾廡**唐書韓滉傳滉雖宰相子性節儉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先｜｜｜弟洄稍增補之滉見即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推圮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五馬終櫪下**唐書韓滉傳居重位清潔疾惡不為家人資產自始仕至將相來｜｜無不｜｜｜**清**

最唐書尹思貞傳前後為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聞**絜吏**唐書王丘傳丘更履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童騎敝陋既老學餌不自給帝歎之以為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祿以旌｜｜**待上宥惟豚魚**唐書鄧景山傳景山清約子弟饌不過草具用器止烏漆｜｜｜｜｜而已**儒先生家**唐書趙憬傳憬性清約位台宰而第室童獲猶｜｜｜｜也**有車一乘圖書半之**唐書陸長源傳長源好詣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郡州｜｜｜｜而｜｜｜吾慨不及先人云**助儉瞿瞿**唐書吳溱傳京兆尹韓臯罷召溱代臯溱為人彊力｜｜｜｜未嘗擾民**人清可用**唐書馮伉傳醴泉令勃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也遂以授伉**毀懷不受**唐書韋夏卿傳為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卿懷中夏卿｜｜｜｜曰吾與爾輔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誼大慙**橘熟既食納直於官**唐書柳玭傳為嶺南節度副使廨中｜｜｜｜乃｜｜｜｜**啖豆糜**唐書韋貫之傳補伊闕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都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自給**樂和李公**唐書李景讓傳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定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云**終始完潔**唐書劉瞻傳瞻為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留儲無第舍四方獻遺不及門行已｜｜｜｜**笥餘一縑**唐書元德秀傳為魯山令歲滿｜｜｜｜架槊車去**木枕質錢**唐書陽城傳拜右諫議大夫常以｜｜布衾｜｜人重其賢爭售之**服用無羸副**唐書陽城傳｜｜｜｜客或稱其佳可愛輒喜舉授之**鬱林石**唐書陸龜蒙傳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為鬱林太守罷

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世保其居云**羸馬繩羈**唐書賈敦頤傳數歷州刺史資廉潔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敝甚｜｜｜道上不知其刺史也**茅菴卧菊**五代史雜傳馮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不設床席｜一束｜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廝同器飲食意恬如也**敗氈敝席四壁蕭然**五代史雜傳李愚為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明宗嗟歎命以供帳物賜之**食不異品**宋史范質傳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閨門之中｜｜｜｜家無餘貲**衣弋褐袍**宋史曹彬傳為晉州兵馬都監一日與主帥暨賓從環坐於野會鄰道守將走价馳書來詣使者素不識彬潛問人曰孰為曹監軍有指彬以示之使人以為給已笑曰豈有國戚近臣而｜｜｜｜坐

素胡床者乎審視之方信**緱氏一鎌**宋史王旭傳嚴於治內恕以接物嘗知緱氏縣時官鄰邑者多貪猥民有永寧三鑊｜｜｜｜之謠按鎌亦作鐮釋名云鐮廉也薄其所刈似廉也**吾家素風**宋史王質傳初旦為中書舍人家貧與昆弟貸人息錢違期以所乘馬償之質閱書得故券召子弟示之曰此｜｜｜爾曹毋忘也**二茶匕**宋史畢仲游傳提點河東路刑獄太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為矯也且行買｜｜｜而去韓縝曰如公叔可謂真清矣**引鍾離意事**宋史向敏中傳權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敏中｜｜｜｜委珠｜獨不受**知餘子**宋史陳堯佐傳堯佐性儉約器服壞隨輒補之曰毋使不全見棄也號｜｜**掛錢於樹**宋史查道傳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計直｜｜｜｜而去**不持一硯**宋史包拯傳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

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歸**一琴一鶴**宋史趙抃傳知成都以寬為治神宗立名知諫院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清長官**宋史王獵傳徙林慮令居官無絲髮擾吏民愛信共目為｜｜**欽賢堂**宋史張田傳知廣州作｜｜｜繪古昔清刺史像日夕師拜之蘇軾常讀其書以侔古廉吏**柳亭**宋史張唐英傳調穀城令縣圃歲畦薑貸種與民還其陳復配責取息銓曹指為富縣唐英至空其圃植千株柳作｜｜其中聞者咨羨**家無南物**宋史曾幾傳幾三仕嶺表｜｜｜人稱其廉**蒲團紙帳**宋史杜莘老傳始莘老自蜀造朝不以家行高宗聞其清修獨處甚重之一日因對褒諭曰聞卿出蜀即｜｜｜如僧然難及也**無屋可廬**宋史王希呂傳居官廉潔至｜｜｜｜由給興歸有終焉之意然猶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售銀鞍韉**宋史蔡沈傳奉祠歸去朝之日囊無餘貲至｜所賜｜｜｜治行人服其清潔云**篋藏酬唱詩**宋史劉宰傳調江陵尉與吏卒同疏食水飲去官惟｜｜主簿趙師秀｜｜｜而已**自舉几案**宋史掌禹錫傳禹錫矜慎畏法居家勤儉至｜｜｜｜**數軸簡紙皆他人書後裁取**宋史王曾傳平生自奉甚儉有故人子孫京來告別曾留之具饌食後合中送｜｜｜｜啓視之｜｜｜｜簡｜｜｜者也**然一燈**宋史楊文仲傳遷國子博士內外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侈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為吾｜｜｜足矣**持布三端**遼史張儉傳儉衣惟紬帛食不重味方冬奏事便殿帝見衣袍敝惡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屢見不易帝問其故儉對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尚奢靡故以此諷喻之上憐其清貧令恣取內府物儉奉詔｜｜｜｜而出益見獎重**篋無舊蓄**

椸無新衣 遼史郎律韓八傳重熙十二年再為北院大王｜｜｜｜｜｜｜ **衣食外何用蓄積** 金史伯德特高補傳特高補為人孝謹為政簡靜不積財常曰俸祿已足養廉｜｜之｜｜｜｜凡調官行李止車一乘婢僕數人而已 **芥視珠犀** 元史嬰嬰傳轉祕書監丞奉命往霍泉舶｜｜｜｜不少留目 **冰壺玉尺** 元史黃溍傳溍在州縣唯以清白為治及升朝行挺立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纖塵弗汙 **不增一瞳不易一椽** 元史王都中傳其清白之操得於家傳所賜田宅之外｜｜｜｜｜｜｜廩祿悉以給族姻之貧者人尤以是多之

削心約志 六韜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壂甍桷椽楹不斲茅茨徧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粱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從事乎無為 **舫無坐處** 劉義慶世說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至狹小而又大漏殆｜復｜｜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為吳興郡 **清水見底明鏡照心** 劉肅大唐新語馮履謙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河陽尉與謙疇舊餉一鏡馬謙謂縣吏曰吾効官但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余之効官必同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聞者莫不欽尚 **國寶家風** 劉肅大唐新語盧懷慎家無餘蓄妻子不免匱乏子奐歷任以清白聞為陝郡太守明皇次陝城頓題贊於其廳事曰為｜之｜不墜｜ **千里無代步之馬** 劉肅大唐新語裴景昇為尉氏尉以無異効不居最課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為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三月之聚糧之資食惟半菽室如懸磬苦心清節從此可知 **槩以中槩以節** 宋祁筆記古語曰斛滿人槩之人滿神槩之聖人其善槩歟大奢｜｜｜溢欲｜｜寢慢槩以威由是治身由是化人 **對使扃鑰** 李昌齡樂善錄劉溫叟為御史中丞時太宗皇帝尹開封知其貧賜以五百千錢溫叟｜｜者｜｜如故歸白其事太宗歎曰吾之錢尚不肯受況他人者乎亟命輦歸以成其美 **市白集** 沈括夢溪筆談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一部乃為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為世戒 **文章之外別有清節** 邵伯溫聞見前錄太宗即位謂輔臣曰王祐｜｜｜｜｜｜朕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召 **咬得菜根** 邵伯溫聞見前錄汪信民常言人常｜｜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歎賞 **連底清** 李元綱厚德錄連君錫為人清修孤潔故當官人號為｜｜｜ **跨驢歸**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祥符中有劉偁者久困銓調為陝州司法參軍康慎至貧及罷官無以為歸計賣所乘馬辦裝｜｜以｜｜覘野以詩贈行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騎馬去騎驢 **浮梁甃** 洪邁容齋隨筆彭器資有送許屯田詩曰｜｜巧燒｜顏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衆喜君獨不父老爭歡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甕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是也 **無銖金寸錦之附** 朱子名臣言行錄曹彬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御當密衛之洎事罷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及師還輜重甚多或譖言悉奇貨也太祖密令伺之圖書也｜｜｜｜｜｜｜馬 **巢林一枝** 朱子名臣言行錄李沆自奉甚薄所居陋巷頹垣敗壁不以屑慮家人勸治居第沆曰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平生止於賜帶** 朱子

名臣言行錄王旦為太尉有貨玉帶者公弟以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係之曰還見佳否弟曰係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不稱此物亟還之｜｜｜｜所服｜｜｜｜

禪室不如朱子名臣言行錄張詠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

一聞如也李畋嘗侍坐廡下因謂公寢｜｜｜｜

青幃二十餘年朱子名臣言行錄寇準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

無地起樓臺相公釋文瑩湘山野錄寇萊公歷富貴四十年無田園邸舍入覲則寄僧舍或僦居在大名日詩人魏野獻詩曰有官居鼎鼎無地起樓臺遼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

｜｜｜

｜否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舉人臣董凝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九

品行部三

風節

管子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名忽管仲謂名忽曰子懼乎名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糺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糺可謂有生臣矣死者丨丨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

受君令而不改管子名忽曰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糺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也丨丨丨丨丨丨丨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

直而不阿子華子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名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誣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丨丨丨者矣晏子之辭丨丨丨丨丨丨丨舉人受其可以訓矣

正義直指荀子之過惡非毀疵也

剛折端志荀子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撟然丨丨丨丨而無傾側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

正以是非對荀子君子立志如窮雖天子三公問丨丨丨丨

不忘細席之言荀子君子隘窮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丨丨丨丨丨

內肝呂氏春秋衛懿公有臣曰弘演

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富貴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祼因自殺先出其腹實丨懿公之丨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

亡戟得矛 呂氏春秋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丨丨丨丨却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今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

明君臣之義非從易 呂氏春秋豫讓欲殺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為為之矣凡吾所為為此者所以丨丨丨丨也丨丨丨丨也

中 呂氏春秋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喜丨我丨丨丨必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丨我丨丨丨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

赤石不奪 揚子丨丨丨丨節士之心注石不可奪堅猶丹不可奪赤也

不蓬轉隨衆不改雅入鄭 抱朴子其或峨然守正確爾不移丨丨丨以丨丨丨丨丨以丨丨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

膽勁心方 抱朴子丨丨丨不畏彊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

委質為臣無有二心 國語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名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嘆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頃公與鼓子田于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勞身愁思以憂社稷者 戰國策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所入瘨而殫悶旋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丨其丨丨丨其丨丨丨丨棼冒勃蘇是也

采薇作歌 史記伯夷傳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丨丨而食之及餓且死丨丨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持璧睨柱 史記藺相如傳趙惠文王時得楚和

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於是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視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丨其丨丨丨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名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

璧歸間至趙矣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臣今頭與璧俱碎 見上 **終不與秦璧** 見上

秦王擊缶 史記藺相如傳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丨丨不懌為一丨丨相如顧名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

張目叱之左右皆靡 見上 **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 史記田單傳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

與日月爭光 史記屈原傳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可也

蟬蛻濁穢 見上 **泥而不滓** 見上 **不侵為然諾** 史記陳餘傳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丨丨丨丨丨丨者也

田橫二客 史記田儋傳漢王立為皇帝丨丨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乃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馬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

而横乃為庶人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丨丨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横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横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横死亦皆自殺

奏事彭越頭下 史記蔡布傳臧荼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丨丨丨丨丨丨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皐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

孔車長者 史記主父傳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汶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丨丨丨也注徐廣曰孔車汶人也沛有汶縣

大將軍揖客 史記汲黯傳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丨丨丨丨有丨丨丨反不重耶

蹈背出血氣絶復息 漢書蘇武傳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

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使衛律治其事虞常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丨其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丨以丨丨武丨丨丨半日丨丨丨惠等屈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而屈身于外國何以女為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出武置大窖中絶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武曰我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

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于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于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于匈奴功顯于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于卿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名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齧雪與旃毛并咽見上**杖節牧羊節旄盡落**見上**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見上**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見上**留匈奴十九歲**見上

罷山郎 漢書楊敞傳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傳相放效惲為中郎將｜｜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注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

朱雲折檻慶忌死爭 漢書朱雲傳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不肯授璽 漢書霍光傳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名尚符璽郎郎｜｜｜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不可得也光甚誼之

自劾吳章弟子 漢書云敞傳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

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漢書兩龔傳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還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

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無多酌我我迺酒狂 漢書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寬饒曰｜｜｜｜｜｜｜｜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不說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迺解

不肯錄錄 漢書蕭望之傳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名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蒼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

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 漢書蕭育傳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

郭舜貶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為左右言及罷出傳名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韋育育按佩刀曰｜｜｜｜｜｜｜｜｜｜｜｜遂趨出欲去官

以一蕢障江河 漢書何武王嘉師丹傳贊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考其禍福乃效于後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于親戚武嘉區區｜｜｜｜用沒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

節過蘇武 後漢書耿恭傳車師畔與匈奴共攻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遣使招恭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多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帝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擊車師攻交河城敵人驚走車師復降蒙等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往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敵來大驚羌乃遥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敵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為恭洗沐易衣冠至雒陽鮑昱奏恭｜｜｜｜｜｜于是封為騎都尉

煮鎧弩食筋革 見上

疾風知勁草 後漢書王霸傳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

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 後漢書卓茂傳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並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元纁束帛請為國

師遂歐血托病杜門自絶光武即位求休勲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擢龔勝子賜為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勲事在玄孫邕傳

雖在困厄授命不顧 後漢書伏隆傳張步欲留隆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名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

幅巾詣河內 後漢書鮑永傳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絶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慚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

貴戚且斂手避二鮑 後漢書鮑永傳建武十一年徵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懼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嘗曰｜｜｜宜｜｜以｜｜｜其見憚如此

直心無諱 後漢書郅惲傳太守歐陽歙請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歙教曰西都督郵繇延天資忠正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于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搆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

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歙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奉觥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惲不忠孔任是昭豺虎從政既陷誹謗又露所言罪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歙曰是重吾過也遂不讌而罷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歙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執必還｜｜｜誠三代之道然道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惲業已彊之矣障君于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惲又去不可敬乃獨隱于弋陽山中

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 後漢書廉范傳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語遂絶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

卿何似我故功曹 見上

怪卿志膽敢爾 後漢書廉范傳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名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以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耶范對曰褒臣之曾祖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丹臣之祖也帝曰｜｜｜｜｜｜因貰之由是顯名

獲一書加筭二百 後漢書虞延傳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

氏屢請｜｜｜輒｜｜｜｜信陽侯陰就迺訴帝譖延多所寃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録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薫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狂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于是貴戚斂手莫敢干法

爭禮 後漢書鄭衆傳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共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按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强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為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燉煌拜為中郎將使護西域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

廷爭寃獄 後漢書寇朗傳永平朝朗三府掾屬共考寇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寃而久繫至今耶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捉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多寃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録囚徒理出千餘人論寒朗之｜｜｜篤矣乎仁者之情也

七賢 後漢書袁閎傳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于陳謙以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按祕閎弟忠子

一門忠義 後漢書張酺傳郡吏王青者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于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酺見之歎息曰豈有｜｜｜｜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

先人豈知王氏臘 後漢書陳龍傳及莽篡位名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免冠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對曰我｜｜｜｜乎

畏四知 後漢書楊震傳四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贊震｜｜｜秉去三惑

埋輪 後漢書張綱傳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惟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其車｜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魯堯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

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疎

二烈士 後漢書臧洪傳

徒為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惟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為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厭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為凡則洪府君亦宜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為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為諸生親慕於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士哉遂攜將同山與鮑宣卓茂等同

不仕新室 後漢書蔡邕傳六世祖勳好黃老平帝時為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仕二姓哉遂攜將家屬逃入深

薦舉前後七上 後漢書張奐傳

奐與皇甫規友善奐既被錮凡諸文舊莫敢為言惟規上書薦奐與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名資滂傳滂外甥西平

利刃齒腐朽 後漢書范

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一一一一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按資宗資天

下健者豈惟董公 後漢書袁紹傳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按劒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一一一一橫刀長揖徑出懸節于上東門而奔冀州一一一一

受劒銜鬚 後漢書溫序傳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敵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劒序一一一一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劍而死

說士猶甘於肉 後漢書李充傳鄧隲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以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隲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隲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一一一一遂出徑去隲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之計

關東觥觥郭子橫 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竟不虛也

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 魏志三少帝紀注漢晉春秋晉公既進爵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

荀顗並詣王顗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為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公

王相去一階 見上 **恐負名賢知顧** 吳志三嗣主傳注襄陽記晉來伐吳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為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不得其死｜｜｜今以身狥社稷復何遁耶莫韋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 **可稱為孝** 晉書明帝紀敦素以帝神武明畧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矣衆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止

豈可以社稷輸人 晉書賈充傳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為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欲｜｜｜｜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按誕諸葛誕 **有魏貞士** 晉書安平獻王孚傳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 **立身行道終始若一** 見上 **此兒乃敢彈我** 晉書敬王恬傳值海西廢簡文帝登阼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歎曰｜｜｜｜｜｜真可畏也 **以禮進退** 晉書李憙傳景帝輔政命憙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憙到引見謂憙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憙得｜｜｜｜明公以法見繩憙畏法而至帝甚重之 **專車** 晉書和嶠傳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為監嶠鄙勗為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 **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 晉書劉毅傳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曙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曙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按曙劉毅子 **三臺清肅** 晉書劉毅傳惠帝復阼曙為左丞正色立朝｜｜｜ **臺閣生風** 晉書傅氏傳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于是貴游懾伏｜｜｜ **捧白簡待旦** 見上 **寒苦自立** 晉書閻纘傳光祿大夫劉實｜｜｜｜終始不衰 **寧可復草間求活** 晉書周顗傳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 **所聞異於此** 晉書何充傳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為廬江郡貪汙狼藉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敦默然 **取蘇武節來** 晉書何無忌傳西風暴急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我｜｜｜｜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 **嵇侍中血** 晉書嵇紹傳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勿去 **寢所乘車足不履地** 晉書范粲傳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為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還於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名羣官會議粲又

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之槃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為侍中持節使於雍州槃因陽狂不言｜｜｜｜｜｜｜子孫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憂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

不為王門伶人 晉書戴逵傳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名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對使者破琴 見上

二侍中有古人風烈 晉書劉曜載記曜命起鄧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滈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曜大悅下書曰｜｜｜｜懇懇｜｜｜之｜｜｜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

董龍是何雞狗 晉書苻生載記墮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強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謂之曰若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按墮王墮龍榮小字

不能為桓氏贅壻 宋書王裕之傳為天門太守裕之妻桓玄姊也裕之之郡玄時為荊州遣信要令過裕之至巴陵謂人曰靈寶見要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

比臧洪陳容 宋書沈攸之傳倉曹參軍事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攸之自為榮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為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前死乞見殺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之｜｜及｜｜榮金城人也

非欲異物性所得耳 宋書沈懷文傳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沉

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誡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

效郅君章 宋書謝莊傳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於時世祖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參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讌從容曰卿欲｜｜｜｜｜邪

永初以來唯云甲子 宋書陶潛傳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而已

二王持平不送不迎 齊書王延之傳宋德既衰太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為之語曰｜｜｜｜｜｜

沈文季不能作伎兒 齊書沈文季傳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淵並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無異曲終而止按淵褚淵常詣愿不在見其｜｜｜｜｜｜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眠牀上積塵埃 齊書虞愿傳褚淵有書數袠

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 梁書蔡道恭傳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諸將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破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謂僧勰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即｜｜｜｜｜｜｜｜｜｜｜｜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

齊自應有侍中 梁書謝朏傳及齊受禪朏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乃引枕臥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

誓不為人執筆 梁書江革傳城既失守革

素不便馬乃泛舟而還逕經下邳遂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患脚不拜延明將加害焉見革辭色嚴正更相敬重時祖暅同被拘執延明使暅作歌器漏刻銘革罵暅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今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因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將加箠撲革厲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討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暅還朝詔曰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贍出內有聞在朝正色臨危不撓首佐台鉉實允僉諧可太尉臨川王長史

牀非閹人所坐 梁書羊侃傳有官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竟不前之

志等松筠心均鐵石 梁書羊鴉仁傳贊鴉仁守義殞命可謂｜｜｜｜｜古之殉節斯其謂乎

真司直 梁書沈浚傳侯景逼京城遷御史中丞是時外援並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既盟景知城內疾疫復懷姦計遲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浚詣景所景曰即已向熱非復行時十萬之軍何由可去還欲立効朝廷君可見為申聞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支百日將軍儲積內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衆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邪景橫刃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曰是｜｜｜也然密銜之及破張嵊乃求浚以害之

號周舍方汲黯 梁書范述曾傳遷尚書主客郎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為人謇諤在官多所諫諍竟陵王深相器重｜為｜｜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

經事蕭家決不奉命 陳書沈恪傳高祖受禪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勒兵入因衛敬帝如別宮恪乃排閤入見高祖叩頭謝曰恪身｜｜｜來今日不忍見許事分受死耳｜｜｜｜高祖嘉其意乃不復逼更以溫主王僧志代之

白日流名 陳書魯廣達傳弼攻敗諸將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斬獲數十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於是乃就執禎明三年依例入隋廣達愴本朝淪覆遘疾不治尋以憤慨卒時年五十九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為詩曰黃泉誰抱恨｜｜自｜｜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按弼賀若弼何足以此懼人 南史謝淪傳明帝廢鬱林淪與客圍棋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淪又屬疾不知公事蕭諶以兵臨起之淪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

取燭遣兒朏又無言 南史王儉傳先是齊高帝為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朏為長史帝夜召朏却人與語久之朏無言惟有二小兒捉燭帝慮朏難之仍｜｜｜｜｜｜｜帝乃呼左右

以壽為戚 南史王琨傳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獺尾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噎不自勝

索火燒車 南史褚炤傳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賁往問訊炤炤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炤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坐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彥回性好戲以輅車給之炤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之馭人奔｜乃免

齕草食土 南史庾域傳魏襲巴西域固守城中糧盡將士皆｜｜｜｜無有離心

乃可死作惡鬼

不能生為叛臣魏書宗室顯和傳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
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
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擒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
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
遇董狐能無慚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
｜｜｜｜｜｜｜｜｜｜｜及將殺
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泰州刺史

大司馬嚴而秉法魏書安定王休傳車駕南伐領大司馬高祖親行諸軍
遇休以三盜人徇於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
下將遠清衛霍故親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始爾已有
姦竊如其不斬何以息盜請必行刑以肅姦慝詔曰大
司馬執憲誠應如是但因緣會朕聞王者之體亦時有
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高祖謂司徒
馮誕曰｜｜｜｜｜｜｜｜諸
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

聲氣不撓魏書劉潔傳潔性彊力多智數

從征討有功進爵會稽公河西胡張外建興王紹等聚
黨為逆潔與永安侯魏勤率眾三千人屯於西河以鎮
撫之又與勤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胡時離石
胡出以眷引屈丐騎斷截山嶺邀潔潔失馬登山力戰
矢刃俱盡為胡所執送詣屈丐潔｜｜｜｜
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丐壯而釋之

給騎人弱馬魏書古弼傳世祖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令給弱者世祖大怒曰尖頭奴敢裁
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
是以時人呼為筆公弼屬官惶怖懼誅弼告之曰吾以
為事君使畋獵不適盤遊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
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馬之志闚伺
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為不虞之遠慮苟使
國家有利吾何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非卿
等之咎世祖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
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

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魏書于烈傳世宗即位寵任如前咸陽王禧為宰輔權重當時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曰須舊羽林虎
賁執仗出入領軍可為差遣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
領軍但知典掌宿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悵然而
返傳烈言報禧禧復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
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而答曰向者亦不道王非是
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遣私奴索官家羽
林｜｜｜｜｜｜｜｜｜禧惡烈剛直遂議出之

何能苟求富貴魏書盧義僖傳齊王蕭寶夤啟為開府諮議參軍辭疾不赴尋兼司空長史拜征虜
將軍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
當途義僖曰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
也｜

違心苟免非臣之意魏書高允傳是時著作令史閔湛郄標性巧佞為浩信待見浩
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
並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秘府班

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并求勅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
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既而勸浩刊所撰國史於
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筆之跡允聞之謂著作郎宗
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
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恭宗使
東宮侍郎吳延名允仍留宿宮內翌日恭宗入奏世祖
命允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
有問但依吾語允請曰為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
既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宮同處累年
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
請赦其命世祖名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
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
然浩綜務處多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世祖大
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是小臣
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宮言不
允曰臣以下才謬參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

死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如此言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世祖怒甚勅允為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世祖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當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官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閣尸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録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

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即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謇諤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慈｜｜｜｜｜｜｜｜｜恭宗動容稱歎論史臣曰依仁游藝執義守喆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已全身自非體鄰知命鑒照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

抗雷電之氣見上

豈足令臣曲筆魏書游肇傳肇之為廷尉也世宗嘗私勅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也其執意如此

何可自同凡俗魏書裴粲傳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惟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也

程嬰杵臼何如人魏書汲固傳為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使潛還不復回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為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婆後高祐為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為主簿

潛還不復回顧見上

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北齊書趙郡王琛子叡傳叡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任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為兗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驅使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為言有中官要人知太后密旨謂叡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攘非吾志也況受先

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沖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言詞理懇切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言訖便出其夜叡方寢見一人可長丈五臂長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叡良久遂失所在叡意甚惡之便起坐獨歎曰大丈夫命運一朝至此恐為太后所殺且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叡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豈容令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如此縱橫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殿下勿入慮有危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

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北齊書李繪傳河間守崔諶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荅書曰鴿有六翮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

奉

蠹斗 隋書李渾傳渾字金才穆第十子也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周左侍上士尉迥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為迥所誘遣渾乘驛往布腹心穆遂令渾入京｜｜｜於高祖曰願執戚柄以蠹安天下也高祖大悅

筆不可得 隋書劉行本傳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位非徐廣情類楊彪 隋書榮毗傳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為戴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高祖有舊及為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高祖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

煑犀甲腰帶而食 隋書劉宏傳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宏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及剝樹皮｜｜之一無離叛

何敢擬議國士 隋書楊善會傳建德既下信都復擾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為所敗興兵固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為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用為貝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恨吾力劣不能擒汝等我豈是汝屠酤兒輩敢欲更相吏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

積金至斗情不可移 舊唐書尉遲敬德傳隱太子巢剌王元吉將謀害太宗密致書以招敬德仍贈以金銀器物一車敬德辭建成怒是後遂絕敬德尋以啟聞太宗曰公之素心鬱如山嶽｜｜｜｜知公｜｜｜｜｜送來但取寧須慮也若不然恐公身不安且知彼陰計足為良策

鵰鶚鸇豈衆禽之偶 舊唐書韋思謙傳思謙在憲司每見王公未嘗行拜禮或勸之答曰｜｜｜｜｜｜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也

名義至重神道難欺 舊唐書宋璟傳長安中倖臣張易之誣搆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鳳閣舍人張說令證之說將入于御前對覆惶惑迫懼璟謂曰｜｜｜｜｜｜必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必叩閤救子將與子同死努力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及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死

萬代瞻仰在此舉 見上

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搖動 舊唐書李元紘傳遷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官皆希其意旨元紘遂斷還僧寺竇懷貞為雍州長史大懼太平勢促令元紘改斷元紘大署判後曰｜｜｜｜｜｜｜｜｜｜｜｜｜｜｜｜｜｜執正不撓懷貞不能奪之

阜雕 舊唐書王志愔傳神龍年累除左臺御史加朝散大夫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為｜｜言其顧瞻人吏如鵰鶚之視燕雀也

盧杞之詞不正 舊唐書蕭復傳盧杞奏對於上前阿諛順旨復正色曰｜｜｜｜｜｜｜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頗輕朕遂令往江南宣撫

頭可斷舌不可禁 舊唐書柳渾傳時張延賞與渾同列延賞怙權矜己而嫉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相公柳渾｜｜｜｜｜｜｜｜也

以筆塗詔 舊唐書李藩傳時河東節度自是為其所擠使王鍔用錢數千萬賂遺權倖求兼宰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即以筆塗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耶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

無呈身御史 舊唐書韋澳傳登第後十年不仕伯兄溫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為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竟不詣元裕之門

膽落于溫御史 舊唐書溫造傳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違制進馬一百五十匹造正衙彈奏祐股戰汗流祐私謂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吁可畏哉

嚼齒皆碎 舊唐書張巡傳及城陷尹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眥裂｜｜｜｜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力不遂耳子奇以大刀剔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曰我為君父義死爾附逆賊犬羊也安能久哉

剖心 舊唐書安金藏傳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窮鞫其狀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確然無辭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並出流血被地因氣絕而仆則天聞之令舉入宮中遣醫人却內五藏以桑白皮為線縫合傅之藥經宿金藏始甦則天親臨視之歎曰吾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

不愿不狂其名不彰 舊唐書李邕傳初內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由是名拜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階下進曰臣觀宋璟之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宋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何為造次如是邕曰｜｜｜｜｜｜｜｜若不如此後代何以稱也

長揖頡利 唐書漢陽郡王瓌傳高祖使持幣遺突厥頡利可汗言和親事頡利始見瓌倨甚瓌開說示以厚幣乃大喜改容加禮因遣使隨入獻名馬後復聘頡利謂其下曰前瓌來悔不少屈之當使拜我瓌伺知之既見頡利即長揖頡利怒留不遣瓌意象自若不為屈虜知不可刼卒以禮遣

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兒 唐書屈突通傳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略屬公如二子何通曰臣老矣不足當重任然疇昔陛下釋俘屢加恩禮以蒙更生是時口與心誓以死許國｜｜｜｜｜｜｜｜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帝太息曰烈士狥節吾今見之

儒生有膽 唐書溫廷皓傳龐勛反以刃脅廷皓使為表求節度使廷皓紿曰表聞天子當為公信宿思之勛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勛索表倨答曰我豈以筆硯事汝耶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耶吾動衆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因之更使周重草表彥曾遇害廷皓亦死詔贈兵部郎中

逢帝甚怒神色不徙 唐書魏徵傳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而天子亦為霽威議者謂責育不能過

權戚縮氣 唐書魏謩傳宣宗嗣位移郢商二州刺史名授給事中遷御史中丞發駙馬都尉杜中立姦贓｜｜｜｜

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 唐書王珪傳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譴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為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帝默然慚以聲利為汗 唐書蕭俛傳性簡潔｜｜｜｜｜疾邪太甚孤特一槩故輕去位無所藉

孤特一槩還陛下此笏 唐書褚遂良傳帝將立武昭儀名長孫見上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勲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

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何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笫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

州司馬折威風 唐書杜景佺傳出為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詔未下欲即視事先司房嗣業徙州司馬詔未下欲即視事先笞責吏以示威景佺謂曰公雖受命為司馬州未受命何急數日稼邪嗣業怒不聽景佺曰公持咫尺制真偽莫辨即欲攪亂一府敬業揚州之禍非此類邪叱左右罷去既乃除荊州司馬吏歌之曰錄事意與天通｜｜｜｜｜由是寢知名

李下無蹊徑 唐書李乂傳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

即劾大夫又誰白 唐書蕭至忠傳中宗神龍初為御史中丞始至忠為御史而李承嘉為大夫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衆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者｜｜｜｜哉承嘉慙

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 唐書宋璟傳璟後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貴寵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雖死不悔后不懌姚璹遽傳詔令出璟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勑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

抗聲析句 唐書畢構傳神龍初遷中書舍人敬暉等表諸武不宜為王構當讀表｜｜｜｜左右皆曉知三思疾之出為潤州刺史政有惠愛

無書賄入權家 唐書沈傳師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

誠爾願罷所授 見上

奪笏奮擊 唐書段秀實傳泚名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其象｜｜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蠟面匍匐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

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 唐書顏真卿傳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已真卿不從乃詐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它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命顧我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名真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慙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於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阬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為張伯儀敗希烈令齎旌節首紙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會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會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紀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興元後王師復振賊虜寖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于廷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

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縊殺之

腕可斷麻不可草 唐書韓偓傳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上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縗而名可也何必使出裁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從皓曰君求死耶偓曰吾職內署可默乎

撫方面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 唐書李元通傳拜定州總管為黑闥所破愛其才欲以為將元通曰吾當守節以報烏能降志賊邪不聽因之故吏有餉飲餽者元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劒舞可借刀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邪乃潰腹死帝為流涕

含胡而絕 唐書顏杲卿傳杲卿晝夜戰井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答遂并盧逖殺之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詈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詈否杲卿｜｜｜｜

髮動 唐書顏杲卿傳初杲卿被殺狗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夕見夢帝寤為祭後湊歸髮于其妻妻疑之｜若｜云

置指示信 唐書張巡傳巡使南霽雲如臨淮告急賀蘭進明無出師意霽雲泣曰主將之命不達請｜一｜以｜｜｜歸報中丞也因拔刀斷指一座大驚為出涕

雙廟 唐書張巡傳大中時圖巡許遠南霽雲于凌烟閣雎陽至今祠享號｜｜云

殺妾大饗 唐書張巡傳初雎陽穀方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餘濮陽濟陰遠圍爭不聽濟陰得糧即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齒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瘡羸不能彀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傳堞巡出鉤干拄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瘦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煑鎧弩以食按巨號王巨

羅雀掘鼠 見上

不殺公得名殺我吾得名 唐書蔡廷玉傳諷泚出金幣禮士又勸歸貢賦助天子經費獻牛馬係道儲廩為單因勸泚入朝泚將聽諸校怒縛廷玉辱之廷玉無撓辭泚不忍殺因歲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導公為逆即悔勉公以義何悔為復縶滿歲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我｜｜｜｜｜｜｜｜泚不能屈待如初

惟知事一人 唐書石演芬傳石演芬者本西域胡人事懷光至都將光親信畜為假子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客部成義到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總統成義走告懷光子璀懷光名演芬罵曰爾為我子奈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為股肱公以我為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胡人無異心｜｜｜｜｜｜不呼我為賊死固吾分懷光使士齎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頸

當取白麻壞之 唐書陽城傳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厲帝大怒名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

惜庫物 五代史張承業傳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

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為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劒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托之命誓雪家國之讐今日為王｜｜｜而死死不愧于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踣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容邪

魯直 宋史魯宗道傳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耶臣竊恥尸祿請得罷出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益思念之也

馬能看人眉睫以冀推挽 宋史李垂傳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于

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趨炎附熱｜｜｜｜｜｜｜｜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

獨龐醇之天子御史 宋史龐籍傳名為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遺誥章惠太后議軍國事籍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燔之又奏陛下躬親萬機用人宜辨邪正防朋黨擢近列願採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也

笑比河清 宋史包拯傳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閒者皆憚之人以包拯｜｜黃｜｜

豈有識面臺官 宋史吳中復傳通判潭州御史中丞孫抃薦為監察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耶

殿上虎 宋史劉安世傳初除諫官在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卻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目之曰｜｜｜一時無不敬懾

身騎箕尾氣作山河 宋史趙鼎傳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曰｜｜｜歸天上｜｜｜｜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

買婢名昌奴 宋史徐俯傳靖康中張邦昌僭位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避邦昌皆改名俯｜｜｜｜｜遇客至即呼前驅使之

對案相詬 宋史翟汝文傳先是汝文在密檜為郡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用之然汝文性剛不為檜屈｜｜至目檜為濁氣

目為濁氣 見上

龍鬬 宋史趙雄傳時金將起河南之役議盡以諸陵梓宮歸于我上命雄出使賀生辰仍止奉還陵寢及正受書儀雄既見金主爭辯數四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得請金人謂之｜｜

鑿池芝山後圃 宋史江萬里傳大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為遊騎所執

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里闢襄樊失守｜｜｜｜｜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及饒州城破軍士執萬項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按萬項萬里弟

止水 見上

麻衣躡屨東鄉而哭 宋史謝枋得傳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按師夔呂師夔

賣卜建陽市 見上

安能與國賊博 遼史耶律義先傳改南院宣徽使時蕭革同知樞密院事席寵擅權義先疾之因侍讌言于帝曰革狡佞喜亂一朝大用必誤國家言甚激切不納它日侍宴上命羣臣博負者罰一巨觥義先當與革對憮然曰臣縱不能進賢退不肖｜｜｜｜｜｜哉帝止之曰卿醉矣義先厲聲詬不已

上大怒賴皇后救得解

宮僚有詭隨者必稱楊詹事以愧之金史楊伯雄傳大定十二年改沁南軍節度使名為翰林學士承旨復權詹事伯雄知無不言匡救弘多後｜｜｜｜｜人｜｜｜｜｜｜｜｜

不進扇金史高汝礪傳承安元年七月入為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迴避上所御涼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上謂宰臣曰高汝礪｜｜｜可謂知體矣

拗頭南向金史强伸傳天興二年六月行省胡土率衆走南山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伸宛轉不肯進强掖之將見大帥塔察及中京七里河伸語不遜兵卒相謂曰此人乖角如此若見大帥其能降乎不若殺之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伸不從左右力持使北面伸｜｜｜｜遂殺之

當作橫嶺神金史

楊達夫傳嘗主鄠縣簿事一從簡吏民樂之達夫亦愛其山水之勝因家馬日以詩酒自娛了無宦情會有詔徙民東入關達夫與衆行及鄜避兵于州北之橫嶺為遊騎所執將褫衣害之達夫挺然直立馬首略無所懼稍侵辱之即大言曰我金國臣子既為汝所執不過一死忍裸袒以黷天日耶遂見殺兩山潛伏之民竊覩之者皆相告曰若此好官畀日祠之｜｜我｜｜之｜

人臣無公諱金史王競傳遷尚書禮部員外郎時海陵當國政由己出欲令百官避堂諱競言｜｜｜｜｜遂止

為天子耳目不為臺臣鷹犬元史呂思誠傳移浙西達識帖睦邇時為南臺御史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嗾思誠劾之思誠曰吾｜｜｜｜｜｜｜｜｜｜｜也不聽

尸諫劉向新序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名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鰌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懼者吾私死義吾公劉向新序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也｜｜｜｜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節士不以辱生劉向新序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

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沒爾家宜止之請為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松柏之志猶存劉義慶世說南陽林世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

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劉義慶世說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馬仲祖曰聊以充虛而苦辭真長曰｜｜｜｜｜｜｜｜

風馬不接無緣扈從劉義慶世說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桓敬祖要王參軍同行王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

洛水石豈盡反

劉肅大唐新語李昭德則天朝詆佞者必見擢用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諸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進昭德叱之曰｜｜中｜｜｜耶左右皆失笑

不敢燒尾 劉肅大唐新語景龍末朝綱失叙風教既替公卿大臣初拜命者例許獻食號為燒尾時蘇瓌拜僕射獨不獻食後因侍讌宗晉卿謂瓌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憙乎中宗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湧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耳晉卿無以對

復為布衣何為不可 晁氏客語元祐末純夫數上疏論時事其言尤激切文潛少游懇勸不回其子冲亦因間言之公曰吾出劍門闕稱范秀才今｜｜一｜｜｜｜｜鯁自任嘗與宰執議事時有不合者宗道堅執不回然多從宗道所論時人謂曰｜｜｜

有史官書之 王銍國老談苑雷德讓判大理寺一日有疑讞非次請對時太祖放鷙禽於苑見德讓奏曰陛下以放禽為急刑獄為常臣竊未諭上怒舉持玉鍼撞之二齒墜地德讓拾而結于帶中上謂曰汝待訴我耶德讓曰臣安敢訴陛下自｜｜｜｜｜上悔厚賜遣之

異時不欲附姦臣傳 陳隨隱漫錄青溪汪氏曰吾儕其直而得之者庸何傷曰居官不欲為初筮長沙出錫器歸舟有錫熟小罷每對之不樂奈何以是汚我楊命投之江中始無媿色蔡京當欲得知名士附已以國子博士名力辭不就或潛問其故曰吾｜｜｜｜｜｜｜耳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舉人臣董凝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　九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

品行部四

陰德

管子名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丨丨者獨有也注夜行謂陰行其德

心行

管子四方所歸丨丨者也注心行與上夜行合

穆行

呂氏春秋荊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刼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荊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丨丨矣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阻行無高乎此矣

鍾離葉陽

戰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威后問使者曰齊有處士曰丨丨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丨丨子無恙耶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

償金

史記直不疑傳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慚以此稱為長者索隱述贊綰無他腸

塞有陰德唯恐人知其為吏跡史記直不疑傳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

何知不反水漿漢書張安世傳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呂｜其｜｜｜｜耶如何以小過成罪

于公所決皆不恨漢書平定國傳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

恩及四海漢書丙吉傳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各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矣

絕口不道前恩漢書丙吉傳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書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渺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乎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

活千人有封子孫漢書元后傳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留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盜去迺起後漢書淳于恭傳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為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里落化之

天錫符策後漢書何敞傳注何氏家傳曰六世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寃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漬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

邴昌紹國後漢書袁閎傳論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終陳掌不侯而｜｜｜｜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實氏之間乃情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鞫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仁心覃乎後昆見上

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後漢書崔駰傳以篆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

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伸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邪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遂稱疾去

子孫何必不為九卿

後漢書虞詡傳祖父經為郡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淚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故字詡曰升卿

賈子賈女

後漢書賈彪傳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刼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歛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生女名為｜｜

埋金

後漢書王忳傳王忳字少林廣漢新都人也忳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忳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棄忳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住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忳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忳忳辭讓而去

牛馬蹄齧者不貨於市

晉書庾峻傳父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有｜｜｜恐傷人｜｜｜｜

使奴開道

晉書桑虞傳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為之｜｜

以車送病人徒步而歸

晉書郭翻傳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

埋我惟有劉長史

晉書劉驎之傳去驎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耳何由令知驎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為營棺殯送之

宣語遠近負三郎責不須還

宋書顧覬之傳覬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覬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為吳郡誘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為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厨與覬之覬之悉焚燒｜｜｜｜｜｜｜｜皆｜｜｜｜凡券書悉燒之矣綽懊歎彌日

景惠遐紀

宋書顧覬之傳罕樂以陽施長世｜｜以陰德｜｜

以已錢充數送還

宋書徐耕傳徐耕晉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饑耕詣縣陳辭曰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饑餒採掇存命聖上哀矜已垂存拯但饉罄來久困殆者衆米穀轉貴糴索無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惟凡瘝敢憂身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義存分飡今以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晉陵境特為偏祐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皆保熟所失蓋微陳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弊實鍾貧民溫富之家各有財寶謂此等

並宜助官得過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為勸造之端實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縣為言上當時議者｜｜｜｜｜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饑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穀五百斛助官賑卹

勿令居士知 宋書沈道虔傳有人竊其園菜者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取足去後乃出人扳其屋後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慚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据拾自資同据者爭穟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惡後每爭輒云｜｜｜｜

待竊者取足去後乃出 見上

更有佳者相與 見上

決獄無寃慶昌枝裔 齊書崔祖思傳祖思曰漢來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于二氏絜馨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朝｜｜｜｜｜｜｜｜槐衮相襲蟬紫傳輝

續命田 齊書劉善明傳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為｜｜｜

蚍還牀下 齊書虞愿傳為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髯蚍膽可為藥有餉愿蚍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也

愚人易動不足窮法 梁書王瞻傳時大司馬王敬則舉兵作亂路經晉陵郡民多附敬則軍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於朝曰｜｜｜｜｜｜｜｜明帝許之所全活者萬數

載與俱歸為營醫藥 梁書嚴植之傳植之性仁慈好陰德雖在闇室未嘗怠少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六日死植之為棺殮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

福門子 魏書刁肅傳肅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教免言是｜｜之｜當享長年按

肅北史作遵

燔契 魏書盧義僖傳義僖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穀數萬石貸民義僖以年穀不熟乃｜其｜州閭悅其恩德

家粟造粥以飼饑人 魏書韋朏傳朏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朏以｜｜｜｜｜｜所活甚衆

壽應享百年 魏書高允傳初允每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矣

還金珠 魏書趙柔傳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繼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柔鏵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從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焉其推誠秉信皆此類也

一身獲罪且活千室 北齊書蘇瓊傳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部中有粟家自從貸粟以給付錢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何所怨乎

猶耳鳴 隋書李士謙傳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閱婦人有乳汁者悉放之 舊唐書程務挺傳名振夜襲鄴縣俘其男女千人以歸去鄴八十里｜｜｜｜｜｜九十餘人｜｜遣｜鄴人感其仁恕為之設齋以報其恩按名振務挺父臨傳臨為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令因請假臨名｜悉令｜家｜種與之約令歸繫所囚等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因是知名

出囚歸耕 舊唐書

其後庶幾福不衰 舊唐書陸元方傳元方在官清謹再為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乎

焚券 舊唐

書羅讓傳讓累遷至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惠有以女奴遺讓者讓問其所因曰本某等家人兄娣九人皆為官所責其留者惟老母耳讓慘然焚其券書以女奴歸其母

治獄主仁恕 唐書崔仁師傳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累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為具食飲湯濯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故誘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

置金棺下 唐書李勉傳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餘｜｜｜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

潛為人耕 王五代史雜傳馮道解學士居父喪於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為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為德

陳公堤 宋史陳堯佐傳天禧中河決起知滑州造木龍以殺水怒又築長堤人呼為｜｜｜後

隆山聰明臺 宋史劉沆傳祖景洪書告人曰我不從彭玕幾活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山有牛僧孺讀書堂即故基築臺曰｜｜｜

素傳｜｜｜｜｜｜｜｜｜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答曰因圖之苦豈不甚於我哉

輟女奩嫁之 宋史陳規傳嘗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託寄身求活規即｜｜｜｜｜｜

蕭家渡 宋史蕭振傳振居瀕江自父微時聞者感泣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振造大舟備工以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為｜｜｜云

種瓜待過客 宋史陳思道傳陳思道夏日｜｜以｜｜

善善道人 金史左光慶傳平時喜為善言蓄善藥號｜｜｜｜新序

埋蛇 劉向孫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之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吞蛭 劉向新序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為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陽報 劉向說苑夫有陰德者必有｜｜有隱行者必有昭名

為君子濟 酈道元水經注昔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費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於帝曰君子也即｜其｜｜｜｜

呷醋節帥 李肇國史補任迪簡為天德軍判官軍讌後至當飲觥酒軍吏誤以醋進迪簡以軍使李景略嚴暴發之則死者多矣乃強飲之吐血而歸軍中聞者皆感泣後景略因為之省刑及景略卒軍中請以為主自衛佐拜御史中丞為軍使後至易定節度使時人呼為｜｜｜｜

正欲拔寃非敢希賞 李昌齡樂善錄錢公若走失一小女奴莫知所在父母以訴州州委錄參鞫之錄參舊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劾其父子共殺女奴投水中法外凌宮不勝其苦遂自誣伏獄具上於州州委官審覆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錄參詣廳詬罵曰豈公受

毎臨案牘至忘寢食 宋史陳太

富民錢故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容易不熟察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怪訝一日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向某所以遲留此獄者蓋慮其寃嘗以家財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識之否曰安有不識即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亟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遮垣而哭歸傾家財飯僧以為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曰休也某初心｜｜｜｜｜｜｜｜萬一數奏在某固好於錄參却如何知州益加敬重未幾太宗聞知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二年為樞密

焚案帳

錢惟演宗王故事太平興國中趙普再入相盧多遜罷為兵部尚書一日普召從兄惟濬到中書語曰朝廷知盧多遜求取元帥財物甚多今未亟行者為元帥故也請具所遺之物列狀上之辭意亹亹冀在必致惟濬歸而白之且曰侍中之言未必不是上旨先臣曰上英明大臣有過行即自行何假吾狀惟濬懼普與寮吏等又堅請曰逆侍中意恐致不測先臣知不可已乃曰汝將案帳來吾與汝審視之乃盡取當時所與大臣近密財物之數籍俟惟濬等退命取火悉焚之既而名語曰我受主上非常之恩是以入朝之初上所顧遇者皆以金幣為之土物耳且非有他求為故也況侍中之下皆有之何獨盧相豈有見人之將溺而加石焉汝等少年勿為此案籍已焚禍福吾自當之惟濬等惕息而退後果知是事非太宗意

先求婿嫁前令女

魏泰東軒筆錄有縣令鍾離君與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窊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為毬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窊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考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儈問之復質於老吏是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於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籠｜｜｜｜以｜｜｜之｜也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貲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壻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負骨千里

馬令南唐書廉隅傳許規高陽人嘗羇旅宣歙間聞旁舍呻呼就訊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槖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其｜｜｜并黃金置死者家父驚愧之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為許君壽規不顧竟去聞者以規為長者云

編竹渡蟻

李元綱厚德錄二宋卯角之年同於饗舍肆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遇僧於廛邸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頗異昔時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羣蟻緣繞穴旁吾乃戲｜｜為橋以｜之由是｜命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

以集驗方刻石挂州驛舍

李元綱厚德錄陳文忠公堯叟嘗為廣西轉運使其俗有疾不服藥惟禱神堯叟｜｜｜｜｜｜｜｜是後始有服藥者

植三槐於庭

葉夢得石林燕語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為代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名面問因力為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曰吾雖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為太保歐陽

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略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不書余嘗親聞其家子弟言之

百鳥飛鳴就食

曾應龍閒窻括異志陳元植好積陰德禽鳥悉蒙其惠每食高原之上｜｜｜｜｜｜一夕夢緋衣人曰汝有陰德及物壽本不逾四十延至九十九無疾而終

對嫗焚屋券

方嶽深雪偶談坡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遊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公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為樂邵為坡買一宅為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邨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從傍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公問嫗何為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坡亦為之慘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因再

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翼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置宅

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

朱子名臣言行錄曹彬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其仁心愛物如此

一錢為一事

周密癸辛雜識陳宜中之先為吏每以利物為心日計所及以錢投大缶中｜｜｜｜｜火而不可勝計人多德之

救一老陰少陽之命

陶宗儀輟耕錄昔真州一巨商每歲販粥至杭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鬼眼者設肆省前言皆奇中故門常如市商方坐下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數不可逃商懼即戒程時八月之初舟次揚子江見江滸一婦仰天大號商問焉答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有本錢五十緡每買鵝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於妾然後持贏息易柴米餘貲盡付酒家率以為常今妾偶遺失所留本錢非惟飲食之計無所措亦必被箠死寧自沉商聞之歎曰我今厄於命設令鑄金可代我無虞矣彼乃自天其生哀哉亟贈錢一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與親戚故舊叙永訣閉戶待盡父母親故宛轉寬解終弗自悟踰期無他故復之杭舟阻風偶泊向時贈錢處登岸散適此婦襁負嬰孩遇諸道迎拜且告曰自蒙恩府持拔數日後乃產母子二人沒齒感再生之賜者豈敢忘哉商至杭便過鬼眼所驚顧曰公中秋胡不死乃詳觀形色而笑曰公陰德所致必曾｜｜｜｜｜｜｜｜矣商異其術捐錢若干以報之

退讓

臥名利者寫生危

管子｜｜｜｜｜｜｜｜注臥猶息也寫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

上善若水

老子｜｜｜｜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功成弗居

老子｜｜｜而｜｜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不欲琢琢如玉珞珞如石

老子故致數車無車｜｜｜｜｜｜｜｜

若冬涉川

老子與乎｜｜｜｜｜｜

知雄守雌知白守黑

老子｜其｜｜其｜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其｜｜其｜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其｜｜其｜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曲則全

老子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者豈虛言哉

榮守辱

江海善下百谷

老子｜｜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之故能為｜｜王

雌節

文子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

德主

晏子嬰聞之禁

者政之本也讓者｜之｜也禦高不讓以至此禍可毋慎乎廉之謂公正讓之謂保德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怨利生孽維義可以為長存且分爭者不勝其禍辭讓者不失其福

保德 見上

常有以自下

晏子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者今子長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鍬然不滿退託於族 晏子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曷為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逡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可謂仁人矣

惱焉不自居 子華子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雋老也然且｜｜而｜｜｜惟曰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

不雄成 莊子古之真人不逆寡｜｜｜不慕士

縛絀 荀子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不能則恭敬｜｜以畏事人

不以衆威受賞 荀子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誡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宜｜｜｜｜

為人下猶土 荀子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者其｜｜也深相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為人下者其猶土也

倚相於門 呂氏春秋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其｜｜｜也

處墝埆湍瀨 淮南子昔舜耕於歷山暮年而田者爭｜｜｜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暮年而漁者爭處｜｜以曲隈深潭相予

扼鼓 揚子或問持滿曰｜｜注扼持也魯桓公之廟有敧器

惡其蓋人 國語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益也求益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

趙衰三讓 國語公曰｜｜｜｜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以狂疾賞不如亡 國語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汝是｜｜｜也｜｜趨而出乃釋之

知賢而讓 國語少室周為趙簡子右閭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馬簡子許之使少室周為宰曰｜｜｜｜可以訓矣

辭梁 國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曰｜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慽慽則懼偪偪則懼貳夫盈而不偪慽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知其他縱臣而得保其首領以殁懼子孫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躬躬如畏 史記魯周公世家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然

大名之下難以久居 史記越世家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乎

以貴下人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穀梁子曰魯桓公之廟有敧器焉桓公之廟有敧器焉留侯世家高帝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杜門不出

從赤松子

遊史記留侯世家留侯曰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

跪結韝史記張廷尉傳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名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韝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韝釋之跪而結之既已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韝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一謙而四益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此其所長也

匿名跡遠權勢漢書張安世傳莫府長史還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如此

桑霍為戒漢書張安世傳臨亦謙儉每登殿閣常歎曰｜｜｜我｜豈不厚哉按臨安世孫

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漢書疏廣傳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宜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為之下泣

賢哉二大夫見上

縣車漢書蘇廣德傳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為榮｜其安｜傳子孫

陽狂讓爵辟兄漢書韋少翁傳初少翁兄宏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宏當為嗣故敕令自免宏懷讓不去官及賢病篤宏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室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少翁為後賢薨少翁在官

｜｜｜｜上疏至於五六後漢書鄧騭傳永初元年封騭上蔡侯悝葉侯弘西平侯閻西華侯食邑各萬户騭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户騭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闕上疏自陳太后不聽騭頻｜｜｜｜｜｜乃許之

伏不鬬後漢書伏湛傳初自伏生以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云

富貴已極不可復加後漢書陰興傳帝後名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為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

身之文德之昭後漢書陳蕃傳臣聞讓｜｜｜｜｜｜｜｜｜｜｜｜｜｜｜｜｜也

小吏抗禮

吳志闞澤傳澤性謙恭篤慎官府｜｜呼名對問皆為｜｜**步入寺門**吳志凌統傳統過本縣｜｜｜｜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義益隆**拜鄉邑舊齒**晉書宣帝紀帝勳德日盛而謙恭愈甚以太常常林鄉邑舊齒見之每拜**吾即其人襆被而出**晉書魏舒傳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也｜｜｜｜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謙而識體**晉書王渾傳渾以司徒文官主吏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卑服論者美其｜｜｜｜**有識莫不高彬此舉**晉書唐彬傳彬知賊寇巳殄孫皓將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於時｜｜｜｜｜｜｜｜**須飲者畢乃進**晉書阮瞻傳瞻常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其夷

退無競如此**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晉書王導傳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於三四曰若｜｜｜｜｜｜｜｜｜｜｜帝乃止**服造役衣杖鍤荷斧**晉書庾袞傳元康末潁川太守名為功曹袞｜｜｜之｜｜｜｜｜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逡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逡遁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巳車寢處馬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為之禮而遣焉**取巳車而寢處**見上**持芻送牛**晉書朱沖傳有牛犯其禾稼沖屢｜｜｜｜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為暴**自稱鄙人**宋書蒯恩傳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而｜｜為｜｜撫侍士卒甚有紀綱衆咸親附之**志在素官**宋書謝宏微傳六年東宮

始建領中庶子尋加侍中宏微｜｜｜｜畏忌權寵固讓不拜**內人皆化宏微之讓**宋書謝宏微傳東鄉君薨資財鉅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琊諸處太傅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宏微宏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摴蒱聞宏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一無所爭宏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性不堪其非謂宏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治何以治官宏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為大卿親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宏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處於不競之地**宋書王敬宏傳子恢之被名為秘書郎敬宏為求奉朝請與恢之書

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太祖嘉而許之**自嫌蚤達逡巡乃答**宋書王僧綽傳為侍中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常問其年僧綽｜｜｜｜｜｜良久｜｜其謙虛自退若此**為蛀賦以自況**宋書王素傳素既屢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有蛀蟲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語功推事臣門之恥**齊書張岱傳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太祖欲以恕為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太祖曰恕為人我所悉且又與瓌同勳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戒盈守滿屈己自容**齊書王僧虔傳論王僧虔有希聲之量兼以藝業｜｜｜｜｜｜｜｜方之諸公實平世之良相**恐富求歸**齊書王秀之傳為晉平太守至郡朞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

路上表請代時人謂

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王晉平｜｜｜｜齊書陸慧曉傳慧曉歷輔五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趣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可卿人生何容立

輕重於懷抱見上

歸老舊廬

立身退素齊書蕭惠基傳思話先於曲阿起私宅閑曠之致惠基嘗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朝廷稱為善士按思話惠基父

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梁書夏侯詳傳齊明帝為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招令出都將大用之每引詳及鄉人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未略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告詳詳曰｜｜｜｜｜｜｜｜由此微有忤

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

起臺榭以表損挹梁書夏侯詳傳三年

遷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為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老相傳云刺史登此山輒被代因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延僚屬｜｜｜｜之志

速反蔥肆梁書呂僧珍傳僧珍在任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父兄子宏以販蔥為業僧珍既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耳

反盧作塞梁書韋叡傳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羣帥爭先啓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

口不論勲

恥以讓梁書馮道根傳高祖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曰此人｜｜｜｜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俸受名梁書樂藹傳出為招遠將軍建康令不受俸秩

比去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高祖嘉其清

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為百城表矣即日遷太府卿尋除南康內史｜｜｜｜｜辭不拜

竹間茨茅而居陳書馬樞傳鄱陽王為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者邀之前後數反樞固辭以疾門人或進曰鄱陽王待以師友非關爵位市朝之間何妨靜默樞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林｜自營｜｜｜｜｜馬每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

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南史羊欣傳為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其山水嘗謂子弟曰人生｜｜｜｜｜｜｜｜及是便懷止足轉義興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篤免歸除中散大夫

麈尾蠅拂即取燒除南史陳顯達傳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隨｜｜於前｜｜之

以穴為室魏宗室弼傳弼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世宗徵為侍中弼

上表固讓入嵩山｜｜｜｜布衣蔬食

不堪兼文武之任魏書于忠傳遷侍中領軍將軍世宗曰當今忠面陳讓云臣無學識｜｜｜｜｜｜｜｜｜｜學識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

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魏書封軌傳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尚書令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遠矣

不勞遠詣臺閣魏書宋隱傳謂其子姪等曰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則足矣｜｜｜｜｜｜｜｜｜｜戶之累耳

任理栖遲魏書高允傳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進｜｜恐汝不能富貴而徒延門戶之累耳｜｜｜｜｜居冲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饑

靡矜於高莫恥於下魏書高允傳猗歟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乃謝朱

門歸迹林野按彥鑒劉遐字

道士還鄉 舊唐書明皇紀太子賓客賀知章請度為｜｜｜｜遣左右相以下祖別於長樂坡上賦詩贈之

栖遁之資 舊唐書蕭瑀傳煬帝為太子也授太子右千牛及踐阼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忽遇風疾命家人不即醫療仍云若天假餘年因此望為｜｜｜耳蕭后聞而誨之以爾才智足堪揚名顯親豈得輕毀形骸而求隱逸若以此致譴則罪在不測病且愈其妹勸勉之故復有仕進志

有塵外之意 舊唐書舒王元名傳高宗每欲授元名大州刺史固辭曰忝預藩戚豈以州郡戶口為仕進之資辭情懇到故在石州二十年賞翫林泉｜｜｜｜

追蹤范蠡繼跡留侯 舊唐書郭子儀傳子儀以懷恩未誅不宜讓使堅辭太尉曰苟西戎即敘懷恩就擒疇昔官爵誓無所受必當｜｜｜｜｜｜臣之鄙懷切在於此

重宰相尊朝廷 舊唐書郗

公綽傳長慶三年改尚書左丞又拜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牛僧孺罷相鎮江夏公綽具戎容於郵舍候之軍吏以漢上地高於鄂禮太過公綽曰奇章纔離台席方鎮｜｜｜是｜｜也竟以戎容見

守職猶懼其盈 唐書岑文本傳晉王為皇太子大臣多兼宮官帝欲文本兼攝辭曰臣｜｜｜｜｜｜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但詔五日一參東宮每進見太子答拜

願以有餘賜不足 唐書于志寧傳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貲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臣｜｜｜｜｜者帝嘉之分其田以與二人

終身讓路不枉百步 唐書朱敬則傳敬則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與部曲語未嘗不名 五代史唐臣傳史建瑭子匡翰為將沉毅有謀而接下以禮｜｜｜｜｜｜

安能與英俊為准格 五代史李懌傳右散騎常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學士竇夢徵張礪等所作不工乃命懌為之懌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耶聞者多其知體

退匿楹間 宋史崔遵度傳掌右史十餘歲立墀上常｜｜｜慮上之見

宰相非養病之地 金史張浩傳正隆二年改封魯國公表乞致仕海陵曰人君不明諫不行言不聽則宰相求去宰相老病不能任事則求去卿於二者何居浩對曰臣羸病不堪任事｜｜｜｜也是以求去

芻豆待養豈可責以筋力 金史程輝傳大定二十六年以老致仕次年復起知河南府事輝辭衰老不任名入香閣諭之曰卿年老而精力尚強雖久歷外未嘗得嘉郡河南

地勝事簡故以處卿卿可優游頤養輝曰臣猶老馬也｜｜｜｜｜｜｜｜｜向者南京宮殿火非聖恩寬貸臣死久矣今河之徑河南境上下千餘里河防之責視彼無重此臣所以憂不任也於是特詔不預河事

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元史史天澤傳言者或謂李璮之變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奏兵民之權不可併于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姪｜｜｜｜｜｜｜｜

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 劉向新序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於田卑田卑中牟之鄙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卑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也｜｜｜｜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曰以

行臨人不道吾去矣遂南之楚

國為雌下 嚴遵道德指歸論吏忠卒信主憂將恐累柔積弱常在民後被羞蒙恥｜｜｜｜諸侯信之比於赤子天下往之若歸父母人物同欲威勢自起

功一美二 劉劭人物志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而劉劭人物志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而｜｜小人不知自益之為損故一伐而並失

輒引以他端 劉義慶世說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冏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雖信宿中途竟不言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思菰羹鱸膾 劉義慶世說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吳中｜米｜｜魚｜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

願納符節入備宿衛 黃鑑楊文公談苑太祖微時常遊鳳翔從王彥超超遺十千遣之後即位悉徵藩侯入覲苑中縱酒為樂諸帥競論疇昔功勲惟彥超獨言久忝藩寄無功能可紀｜｜｜｜｜｜上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也

奉敕江南勾當公事 歐陽修歸田錄曹武惠王既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牓子稱｜｜｜｜｜｜｜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乘小駟至銅壺閣下步行趨府 邵伯溫聞見前錄薛簡肅公知成都范蜀公方為舉子一見愛之館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曰范君廊廟人也公益自謙退｜｜｜｜｜｜｜｜｜即｜｜｜｜門踰年人不知為師也

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 邵伯溫見聞前錄王安石嘉祐中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職中｜｜｜｜｜｜｜｜｜章十餘上有旨令閤門吏齎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

忠孝兩全 徐度卻掃編韓忠憲公平日嘗語子弟曰進取在於止足寵祿不可過溢年若至六十可以退身謝事歸守父母墳墓則是｜｜｜｜矣

自功一美二 葉夢得避暑錄話元次山父延祖為舂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掇薪以為有生之役外此吾不思也予少觀此未嘗不三復其言今叨冒已過多乃得復行延祖之志｜｜｜｜｜某愧之深矣

渚宮二疏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荆南朱昂博學有清德晚年以工部侍郎乞骸骨既得謝真宗賜坐寵詔留候秋涼還荆南故吳淑贈詩曰浴殿東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比行錫宴玉津園侍臣皆赴坐中內侍傳詔各賦詩餞行凡四十八篇獨李翰長維詩最奇絕云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弟協亦退居里中皆八十餘時謂｜｜｜｜

築堂曰見一 岳珂桯史孝宗朝尚書郎鹿何年四十餘一日上章乞致其事上驚諭宰相使問其緣何對曰臣無他顧德不稱位欲稍矯世之不知分者耳遂以其語奏上曰姑遂其欲時何秩未員郎詔特官一子凡在朝者皆師而祖之何歸｜｜扁｜｜｜蓋取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嘗見一人之句而反之也何去國時齒髮壯不少衰居二年以微疾卒

乞罷禁林 釋文瑩湘山野錄鄭毅夫公入翰林為學士後數月今左揆王相國繼入其玉堂故事以先入者班列居上鄭公奏曰臣德業學術及天下士論皆在王某之下今班列翻居其上臣所不遑欲乞在下主上面諭之揆相固辭曰豈可徇鄭某謙抑而變祖宗典故耶又數日鄭公｜｜｜｜以避之主上特傳聖語王某班列在鄭某之上不得為永例

無間親疎貴賤必送之門外 陶宗儀輟耕錄武林錢思復先生嘗言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息齋李公於州橋寓居既拜公公答拜命坐辭之再公曰仲尼之席童子隅坐因不敢辭徐永之先生為江浙提舉日客往訪之者｜｜｜｜｜｜｜｜｜｜｜凡客請納步則曰不

可婦人送迎不踰閾右二事可見前輩諸老謙恭退抑汲引後進待人接物者如此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一

品行部五

謹慎

繩繩乎慎其所先管子故君子｜｜｜｜｜｜天地萬物之槖也注君子知善惡必報繩繩戒慎先天地以類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善在先應在後如槖之成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槖畏事畏言管子有事事也無事亦事也吾｜｜不欲為事吾｜｜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若畏四鄰老子猶兮｜｜｜｜慎終如始老子｜｜｜則無敗事不得罪於比俗之人荀子行而供冀非漬淖也行而俯項非擊戾也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以｜｜｜｜｜也柔從若蒲葦荀子與時屈伸｜｜｜｜｜非懾怯也軥錄荀子孝悌原慤｜｜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注軥錄謂自檢束也慮嗛慮險荀子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平則｜｜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禍是以百舉而不陷也省求多功荀子｜｜｜｜勸如是則常無不順矣莫敢愉綖呂氏春秋百官慎職而｜｜｜｜注愉解綖緩若行獨梁淮南子故｜｜｜｜不為無人不競其容誤書史記萬石君傳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按建萬石君長子以策數馬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少子慶為太

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止進有常處不失尺寸 漢書霍光傳光為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須頰每出入下殿門｜｜｜｜郎僕射竊識視之｜｜｜｜其資性端正如此

問溫室樹不應 漢書孔光傳或｜光｜｜省中｜皆何木也光嘿｜｜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焚草 晉書羊祜傳其嘉謀讜議皆｜其｜故世莫聞

口不藏否人物 晉書阮籍傳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

絕不與人交書 晉書劉超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時出休沐閒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

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 晉書蔡謨傳性尤篤慎每事必為過防故時人云｜｜｜｜｜｜｜｜

誠能慎之福之根曰是何傷

禍之門 宋書傳亮傳語有之曰｜｜｜｜｜｜｜｜｜｜｜｜｜按此亮演慎論中語

漢世孔光 宋書謝密傳時上以謝密能營膳羞嘗就求食謝密與親故經營既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謝密不答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

簡閱衣裳料數冠幘 齊書王琨傳琨性既古慎而儉嗇過甚家人雜事皆手自操執公事朝會必夙夜早起｜｜｜｜｜｜｜｜如此數四世以此笑之

如樹網 齊書張融傳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馬吾每以不爾為恨爾曹當振網也

此中惟宜飲酒 齊書謝滿傳兄朏為吳興滿於征虜渚送別朏指滿口曰｜｜｜｜｜

果食未嘗舉箸 梁書呂僧珍傳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嘗因醉後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曰便是大有所進

醉取一柑 見上

口不言禁中之事 魏書古弼傳弼雖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及也

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 魏書高允傳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唯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雅乃止

削藁 魏書李孝伯傳性方慎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滅｜草家人不見公庭議論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為己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

晝履虎尾踐薄冰注頌其下 魏書李平傳前來臺使頗好侵取平乃｜｜｜｜｜｜｜於客館｜｜｜｜以示誡焉

盈而戒沖通而慮滯 魏書常景傳體舒則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之度遊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己成懼愆於未敗雖｜｜｜｜｜｜｜以知命為遐齡以樂天為大惠以藏智而從時以懷愚而遊世曲躬馬累足馬苟行之晝已決矣猶夜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彌謗於羣小無毀無譽而貽信於上帝訖身與金石俱堅立名與天壤相敝翼競無侵優遊獨逝

曲躬累足 見上

此學可知不可言 北齊書權會傳雖明風角解易象至於私室輒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諸君並貴遊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會唯有一子亦不以此術教之其謹密也如此

志如死灰形如委衣 董仲舒春秋繁露謹本詳始敬小慎微｜｜｜｜｜｜｜｜

金人三緘 劉向說苑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焉｜｜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

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益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

卷舌 焦氏易林履氷｜｜雖困遁世仁德不舍

蹈凌 焦氏易林履氷｜｜不窮播鼓登巖卒無憂凶

摩兜鞬 段成式酉陽雜俎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馬刋其腹云｜｜摩兜鞬慎莫言疑此亦同太廟金人緘口銘

三世傳 經祖父所執｜｜｜｜於｜｜｜｜歸則躬置於臥內一榻以示敬慎

乂手臥 孫光憲北夢瑣言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而｜慮夢寢中見先靈也

執一笏未嘗輕授僕人之手 趙璘因話錄韓僕射皐自黃門以來｜｜｜｜｜舊聞祖宗時州郡雖有公庫而皆畏清議守廉儉非公命不敢過享至有｜｜｜｜之語

沐浴不脫衣 馬令南唐書隱者傳許堅每｜｜｜｜就谿澗出而暵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晝亦常參列人自昧之爾其可祿程乎

忍默恕退 陶宗儀輟耕錄睦人邵元同先生嘗作｜｜｜｜四卦揭之坐隅真得保身慎言絜矩知止之道者矣

明智

善意 管子桓公與管仲閶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于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閶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于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于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宿者延而止與之分級而上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線絰之色也滲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于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

以微射明 見上

上識 管子朋之為人好｜｜而下問注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

聖人畏微 管子｜｜｜｜而愚人畏明注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近大方知熱履氷乃知寒故曰畏明也

究理而長慮 管子智者｜｜｜｜身得免焉

若覺臥若晦明 管子｜｜｜｜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仁良既明通于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

淵色自詰 見上

金心 管子｜｜在中不可匿于金中苟有如金之心之為用彌明故比心于金心之形明于日月察則徵見于外不可隱匿之也又金心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注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于日月察于父母知子無若于父母故以言焉

葆光 管子參于日月無私｜｜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

一龍 管子先王貴當貴周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之謂周注一則為龍一則為蛇喻人行藏行藏五變故曰五化

一蛇一日五化 管子一曰｜｜二曰｜｜三曰樹明

長目飛耳 管子

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

道華愚始 老子前識者｜之｜而｜之｜知

人自知 老子｜｜者智｜｜者明

見小 老子｜｜曰明注萌芽未動禍亂未見為小昭然獨見為明

餽桃 晏子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掠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之二｜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貉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

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

轉圓法猛獸 鬼谷子｜｜｜｜轉圓者無窮之計也

損兌法靈蓍 鬼谷子｜｜｜｜損兌者機危之決也

燭遠 尸子聖人之身猶日也天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

滑疑之耀 莊子是故｜｜｜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用心若鏡 莊子至人之｜｜｜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天地之鑑萬物之鏡 莊子水靜則明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也｜｜｜｜也

知落天地辯雕萬物 莊子古之王天下者｜雖｜不自慮也｜雖｜｜｜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

以見占隱以往察來 吳子臣｜｜｜｜｜｜主君何言與心違

先物行先理動 韓非子｜｜｜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

師馬與蟻 韓非子管仲隰朋從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于老｜｜

恐以我滿貫 韓非子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其｜｜｜也遂去故曰

佯亡爪 韓非子韓昭侯握爪而｜｜｜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不誠

明通而類 荀子知則｜｜｜｜注類謂知統類也

若端拜而議 荀子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于百王之前｜｜｜｜注言其從容不勞也

審一二 荀子故曰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萬則｜｜

默而當 荀子言而當知也｜｜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

宗原應變 荀子｜｜｜｜曲得其直如是然後聖人也

圖迴天下於掌上 荀子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而辨白黑豈不愚而智矣哉

明參日月 荀子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畢畢廣廣孰知其形｜｜｜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極畢畢廣廣孰知其形｜｜｜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

精於道精於物 荀子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者也｜

｜｜者也**可治三官**見上**請寢丘**呂氏春秋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荊人畏鬼而越人信禨可長有者其惟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之｜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為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

東南嚮而唾呂氏春秋伍員亡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伍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

長見呂氏春秋智所以相過以其｜｜與短見也

上知千歲下知千歲呂氏春秋聖人｜｜｜｜｜｜｜也

所唱適宜走呂氏春秋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之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

矣**身盛心心盛智**呂氏春秋｜以｜｜｜以｜｜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

若暗夜

燭燎呂氏春秋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而｜｜也

容武色呂氏春秋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許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萇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劉康公乃儆

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

智若鏃矢呂氏春秋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為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也

見舌觀景淮南子老子學商容｜｜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柱而知持後矣注形可亡而影不可傷

曉泠淮南子南見老聃受敎一言精神｜｜鈍聞條達

目上於天耳下於淵揚子｜｜｜｜｜｜｜｜｜恭測曰目上耳下聰察極也

反一無迹因貳以濟文中子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董常曰願聞其說

子曰｜｜｜｜庸非藏乎｜｜｜｜能無彰乎

別族為輔氏國語知宣子將以瑶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狠對曰宵之狠在面瑶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瑶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瑶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於太史｜｜｜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

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戰國策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璧一衛君大說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一國大懽而子有憂色何曰｜｜｜｜｜｜｜｜｜｜｜｜也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常山得符史記趙世家簡子盡名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上求無所得毋卹還

曰已｜｜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
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
語之微言五其應若響應聲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騶忌子見三月而
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
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敎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
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豨膏
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
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
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
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
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
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
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
僕曰是人者吾｜｜｜｜｜｜｜我｜｜之｜｜是人
必封不久矣居期年
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賤貰貸以自汙史記蕭相國世家
客有說相國曰君

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
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
畏君傾動關中君胡不多買田地｜｜｜｜
｜｜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
解衣刺船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
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閒行杖劍亡渡河
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
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臝而佐｜｜船人知其無有
乃
止
飲醇酒戲婦女史記陳丞相世家呂嬃常以前陳平
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
非治事日｜｜｜｜｜｜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
私獨喜面質呂嬃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
顧君與我何如耳
無畏呂嬃之讒也
躡使受笞史記張耳陳餘傳秦滅魏
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
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
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

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之｜｜｜吏去張耳乃引陳
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
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
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
反用門者以令里中
見
上
劉氏安鼂氏危史記鼂錯傳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
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
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
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
宗廟不安錯父曰｜｜｜矣而｜｜｜矣吾去公歸矣
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
果反以誅
錯為名
醴酒不設見幾而作漢書楚元王傳初元王
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
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
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王之意怠不去楚
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
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

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
｜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
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
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能屈伸後漢書北
海靖王興
傳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
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中興初禁網尚闊
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
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
樂然性好讀書常為愛玩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
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
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
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
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
者受命而行其｜｜若此按睦與子
剽甲兵敦儒學
後漢書賈復傳復知帝欲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
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帝深然之

譎衆　後漢書吳漢傳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丨丨丨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名之為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

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　見上

氷堅可度　後漢書王霸傳光武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虖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丨丨丨丨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氷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氷解

燒廬舍　後漢書耿純傳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奉迎於育拜純為前將軍封耿鄉侯訢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郡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迺使訢宿歸丨其丨丨世祖問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懷之是故士衆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弱在行恐宗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絕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

拔佩刀截馬當匈　後漢書鮑永傳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迺丨丨丨丨丨丨丨迺止後數日葬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按永為功曹諫太守趙興

築土室潛身　後漢書袁閎傳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呂母老不宜遠遁乃丨丨丨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丨丨丨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名之為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

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

神算　後漢書王渙傳又能呂譎數發擿姦伏京師稱數呂為渙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故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滛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丨丨丨丨丨丨滛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適平目即清　後漢書李業傳是時犍為任永及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呂高瓚性辯惠每白事不肯稍入常丨丨丨丨無有忘悞太守奇其才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復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主傳注胡冲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丨丨將人種蕪菁曹公使人閱門既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丨丨者子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柵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遺

總說數曹事　魏志公孫瓚傳注典略曰

輒復過人意　魏志荀攸傳攸

閉門種菜　蜀志劉先

賜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衆

蜜中鼠矢外濕裏燥

吳志三嗣主傳注孫亮食生梅使黄門至中藏取蜜漬梅｜｜有｜｜名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黄門從汝求蜜耶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黄門不服侍中刁元張邠啟黄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元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必是黄門所為黄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

屈指心計盡發疑謬

吳志顧雍傳顧譚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下吏以此服之

部曲黄口妻子盡識

吳志朱桓傳輕財貴義兼以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之

羊祜豈鴆人者

晉書羊祜傳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

不過不作公

晉書陳騫傳騫沈厚有智謀初矯為尚書令侍中劉曄見幸於魏明帝譖矯專權矯憂懼以問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耳後帝意果釋按矯陳騫父

得疎外可不與俱死

晉書楊駿傳劃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亮不回屢以正言犯駿珧濟為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疎我我｜｜｜｜以｜｜｜｜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

投傳而去

晉書山濤傳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耶｜｜｜｜末二年果有曹爽之事

醉六十日

晉書阮籍傳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不得言而止

以酒廢職

晉書阮裕傳大將軍王敦命為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飲｜｜｜｜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為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

手版擊幘

晉書溫嶠傳會丹陽尹缺敦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鳳為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而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于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為之備

吐污衣面

晉書王允之傳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為似己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己便于臥處大吐衣面並污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

酒重水輕手提有異

晉書

孔嚴傳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呼之曰人餉吾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罌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陽狂行乞

晉書慕容超載記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為姚氏所錄乃｜｜｜｜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名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

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

宋書劉穆之傳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不相參涉皆悉贍舉

詭答十萬

宋書顧琛傳太祖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為之空虛後太祖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在坐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有｜｜人仗舊武庫仗秘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

及琛詭對上甚喜

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人二十九日醒 宋書

孔覬傳為人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條類之間多所凌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闚懷為二府長史典籤諸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他｜｜｜｜｜也世祖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

縣內稱神明無敢復為偷盜 齊書傳琰傳為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不辨覈掛團絲於柱鞭之宏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

私具櫓數百張 梁書呂僧珍傳高祖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以為止舍多伐林竹沉於檀溪積茅蓋若山

阜皆不之用僧珍獨悟其旨亦｜｜｜｜｜｜｜｜義兵起高祖夜召僧珍及張弘策定議明旦乃會衆發兵悉取檀溪材竹裝為艦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諸軍將發諸將果爭櫓僧珍乃出先所具者船付二張爭者乃息

才智縱橫可謂明識 梁書沈約傳高祖召范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高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

隨問立對若按圖牒 梁書樂藹傳時齊豫章王嶷為武陵太守雅善藹為政及嶷為荊州刺史以藹為驃騎行參軍領州主簿參知州事嶷書問藹風土舊俗城隍基跱山川險易藹｜｜｜｜｜｜｜｜｜｜｜｜｜｜嶷益重焉

庫若有灰非吏罪也 梁書樂藹傳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萬石必然今｜｜｜｜｜｜｜｜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焉

言無煩舛有亦輒覺 梁書陶弘景傳弘景為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

牀上行脚 南史顧覬之傳殷劉隙著覬之不欲與殷景仁火接乃辭脚疾免歸每夜常於｜｜｜｜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及義康徙廣朝廷多受禍覬之竟免

一見並記名姓 南史劉覽傳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

心算口占應時條理 南史施文慶傳陳後主之在東宮文慶事馬及即位擢為中書舍人仍屬叔陵作亂隋師臨境軍國事務多起倉卒文慶聰敏強記明閑吏職｜｜｜｜｜｜｜｜｜｜｜｜｜｜

刀鞘 魏書司馬悅傳除鎮遠將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在道路郡縣疑民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拷掠自誣言殺獄既至州悅觀色察言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霊之謂曰殺

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霊之云唯得一刀鞘而已悅取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有｜｜者前曰此｜｜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民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曰汝何故殺人取錢而遺刀鞘及祖欵引霊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襦及祖伏法悅之察獄多此類也

身短慮長 魏書陸俟傳拜散騎常侍出為平東將軍懷荒鎮大將未期諸高車莫弗訖訟俟嚴急待下無恩還請前鎮將郎孤世祖詔許之徵俟還京既至朝見言於世祖曰陛下今以郎孤復鎮以臣愚量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世祖疑謂不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世祖聞之大驚即名俟問其知敗之意俟曰夫高車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為其上臣所以莅之以威嚴節之以憲綱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譽必加恩於百姓譏臣為失專欲以寬惠治之仁

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陵慠不過期年無復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懟怨懟既多敗亂彰矣世祖笑曰卿｜乃｜｜何｜也即日復除散騎常侍長子歆多智有父風高宗見歆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

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父 見上

介馬不惑 魏書高允傳士元先覺｜｜｜｜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按士元李熙字

智足周身 魏書高允傳郎苗始舉用均已試｜｜｜言足為治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曷異

吾之擇木夙在大魏 魏書胡叟傳在益土五六載北至楊難當乃西入沮渠牧揵遇之不重叟亦本無附之之誠乃為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羣犬吠新客佞閽排疎賓直途既以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憤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叟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曷祝鮀之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子聞鞞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地陋僻而借徽號居小事大寧若茲乎徐偃之轍故不旋踵矣｜｜｜｜｜｜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揵破降叟既先歸國朝廷以其識機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

楊使君有千里眼 魏書楊逸傳逸為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為設食者雖在闇室終不進咸言｜｜｜｜｜｜｜邪可欺之

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北齊書王晞傳帝欲以晞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

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啟辭意可觀 周書梁臺傳臺性疎通恕已待物至於莅民處政尤以仁愛為心｜｜｜｜｜｜｜｜｜｜

中國神智人 周書史寧傳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畏憚之咸曰此｜｜｜｜｜也

五事同舉 隋書劉炫傳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無有遺失

盌中之血公祏授首之徵 舊唐書襄武王琛傳七年孝恭自荊州趣九江時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州盧祖尚並受孝恭節度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惟人所造自顧無負於物諸公何見憂之深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廟算以致討｜｜｜｜乃｜｜｜｜後｜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

灼龜遽投地 舊唐書張公謹傳太宗將討建成元吉遣卜者｜｜占之公謹自外來見｜｜於｜而進曰凡卜筮者將以決嫌疑定猶豫今既事在不疑何卜之有縱卜之不吉勢不可已願大王思之太宗深然其言

千里對面 舊唐書房喬傳房喬曾在秦府十數年常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稿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為我兒陳事必會人心｜｜之外猶｜｜語耳

霹靂手 舊唐書裴漼傳父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時年少美容儀刺史李崇義初甚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崇義促琰之使斷之琰之命書吏數人連紙進筆斯須剖斷並畢文翰俱美且盡與奪之理崇義大驚謝曰公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知名號為｜｜｜

陽怒鼓人失節 舊唐書段秀實傳馬璘城涇州秀實掌留後璘既奉詔徙鎮涇州其士衆嘗自四鎮北庭赴難中原僑居驟移頗積勞怨刀斧將王童之因人心動搖導以為亂或告其事且曰候嚴警鼓為約矣秀實乃名鼓人陽怒失節且戒之曰每更籌盡必來報每白之輒延數刻四更畢而曙既差互童之亂不能作

萬

里知軍情 舊唐書柳渾傳渾瑊與吐蕃會盟之日上御便殿謂宰相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今日將士與卿同歡渾曰五帝無誥誓之盟皆在季末今盛明之代豈又行於夷狄人面獸心難以信結今日盟約臣竊憂之其夜三更邠寧節度韓遊瓌飛驛叩苑門奏盟會不成將校覆沒兵臨近鎮上驚歎即遞其表以示渾詰旦臨軒慰勉渾曰卿文儒之士而｜｜｜｜戎之｜自此驟加禮異

逸皐葬棺 舊唐書權德輿傳父皐字士繇安祿山假其才名表為薊縣尉署從事皐陰察祿山有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年祿山使皐獻戎俘自京師迴過福昌福昌尉仲蕃皐從父妹壻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蕃蕃至皐示已喑瞪蕃而瞑蕃乃勉哀手自含襲既｜｜而｜其｜人無知者

利若青萍 舊唐書李德裕傳贊公之智決｜｜｜｜

如公素揣 唐書江夏郡王道宗傳侯君集破高昌還頗怨望道宗嘗從容奏言君集智小言大且為戎首帝問所以知必反者對曰見其忌而矜功恥為房李下官尚書常鬱鬱不平帝曰君集誠有功材無不堪朕寧惜爵位邪第未及耳不宜輕億度使自猜危既而君集反帝笑曰｜｜｜｜

殺馬步返 唐書李大亮傳胡賊大至大亮為分別禍福賊衆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所乘｜與之食至｜而｜帝聞之悅擢金州總管府司馬

貪者伺望得無薏苡嫌 唐書蕭俛傳子廩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俛領南海解官往侍為人退約少合南海多穀紙俛敕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貯以囊笥｜｜｜｜｜｜乎俛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

如見錢流地上 唐書劉晏傳諸道巡院皆募駿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它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每朝謁馬上以籌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幹不廢事無閑劇即日剖決無留

以鞭算口記物色千人無差 唐書頻春卿傳調犀浦主簿審送徒于州亡其籍至廷｜｜見上

斧斫佛牙 五代史唐臣傳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趙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

水晶燈籠 宋史劉隨傳隨臨事明銳敢行在蜀人號為｜｜｜｜凡｜｜｜所｜

簿書過目輒得其隱奧 金史紇石烈良弼傳年十七補尚書省令史｜｜｜｜｜｜｜｜｜｜雖大文牒口占立成詞理皆到

襄陽新蜀皆於江北取之 金史魏子平傳宋人於襄陽漢江上造舟為浮梁三南京統軍司聞而奏之上問宰臣曰卿等度之以為何如子平曰臣聞｜｜｜｜｜｜｜｜｜｜殆為此也上曰朕與卿等治天下當治其未然及其有事然後治之則亦晚矣河南統軍使宗敘求入見奏邊事上使脩起居注粘割斡特剌就問狀宗敘言得邊報及宋來歸者言宋國調兵募民運糧餉完城郭造戰船浮橋兵馬移屯江北自和議後即罷制置司今復置矣商虢海州皆有姦人出沒此不可不備嘗報樞密院彼視以為文移故欲入見言之斡特剌名凡言邊事者詰問皆無實狀行至境上問知襄陽浮橋乃樵采之路如子平策還奏詔凡妄說邊關兵事者徒二年告人得實賞錢五百貫

後衽天人前帶神光 越絕書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歎曰我其不伯乎欲殺妻子角戰以死蠡對曰殆哉王失計也愛其所惡且吳王賢不離不肖不去若卑辭以地讓之天若棄彼彼必許句踐曉焉曰豈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句踐即得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為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萬載鄰邦樂德以來取足范蠡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

｜｜｜｜照下黃石公素書才足以鑒古明足以｜｜此人之俊也物動知化事

興知歸見始知終董仲舒春秋繁露知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而｜其｜｜｜而｜

其｜｜｜而｜其｜漁者仁人劉向新序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喻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忻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神明千之嚴遵道德指歸論身體居一｜｜｜｜變化不可見喜欲不可聞血脈摘劉熙釋名｜｜猶謫摘也如醫別人血脈知疾之意見事者之稱也鬼門神庭黃憲天祿閣外史疑｜之｜也明｜之｜也吾聞君子去疑而存明未聞汨明而富疑也中竅外明劉劭人物志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為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之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清和則｜｜｜｜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玄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暎不能外光二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若量其材質稽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兼二美兩遂見上玄慮速捷見上識韜諝之權劉劭人物志智意之人以原意為度故能｜｜｜｜｜｜而

不貴法教之常聞弦賞音足知雅曲王粲英雄記鈔蔣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還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之操刀持楯以身分之王粲英雄記鈔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讐之嘗與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屯於半州闇解神解劉義慶世說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朝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大守佛汗止李肇國史補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流汗節帥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之日中其妻子亦至明日復起輸齋梵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及乃令官為簿書籍其所入十日乃閉寺門曰｜｜｜矣所入蓋巨萬悉以贍軍盧郎中可告趙璘因話錄范陽盧仲元家于令謙姪女也崔氏兄即有薄田百畝在洛城之東守道力田以自給未嘗干人常躬耕得金一瓶計百兩不言于人密埋于居室內臨終其妻李氏以家貧子幼身後凍餒為憂崔屏人語妻以埋金之事指其記處戒云慎勿言于人他日｜｜｜來｜｜也未幾盧赴調經洛中弔崔氏之孤訖李使婢傳語曰新婦有哀迫之事須面見姑夫盧許之既見乃述亡夫之意盧悲泣久之曰惟婢之命李氏仍密遣所使之謹厚者持金付之盧遂罷選持金鬻於揚州時遇金貴兩獲八千復市南貨入洛為崔孤置田宅兼為剖分家事既畢而歸踰年方選竟

未嘗言於人惟密親有知者

談馬礪畢王田數七 吳處厚青箱雜記徐鉉父延休博物多學嘗事徐溫為義興縣令縣有後漢太尉許馘廟廟碑即許劭記歲久字多磨滅至開元中許氏諸孫重刻之碑陰有八字云｜｜｜｜｜｜｜｜時人不能曉延休一見為解之曰談馬言午許字礪畢石卑石卑碑字王田乃千里千里重字數七是六一六一立字此亦楊脩辯蓋臼之比也詩以言志言以知物信不誣矣

人臣之家安得十奩 邵伯溫聞見前錄文靖夫人因內朝皇后曰上好食糟淮白魚祖宗舊制不得取食味於四方無從可致相公家壽州當有之夫人歸欲以十奩為獻公見問之夫人告以故公曰兩奩可耳夫人曰以脩玉食何惜也公悵然曰玉食所無之物｜｜｜｜｜有｜｜也

水物陸居失所之象 王偁東都事略曹翰侍從太宗征太原又從征幽州所部攻城之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蟹｜｜｜｜｜｜｜也且多足慮救將至不可進拔｜｜其班師乎已而果然

吾豈不知子夜術 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耶道士而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王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二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二

品行部六

識鑒

其知彌遠 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老子｜｜｜｜｜｜｜｜｜｜｜｜｜｜其出彌遠

其知彌少 八觀六驗六戚四隱 呂氏春秋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辟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

論人者又必以｜｜｜｜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 師有疵 呂氏春秋師行過周王孫滿要門而觀之曰嗚呼是｜必｜｜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初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超乘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按師秦伯襲鄭之師 贖人 拯溺 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魯｜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能名其種不失其情 淮南子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床之與蘼蕪也此皆相似者故剞工惑剞之似莫邪者

唯歐冶｜｜｜｜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注歐冶良工碧盧或云碔砆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

參以似者 揚子或問人曰難知也曰馬難曰泰山之與螳埕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嗚呼能｜｜｜｜為無難

桑陰未移知其足師晷景未改腹心已委 抱朴子文王之接呂尚｜｜｜｜而｜｜｜｜而｜｜｜矣 抱朴子夫惟大明遠鑒幽微靈銓揣矣昭烈之見孔明

山識璞臨川知珠 抱朴子夫惟大明遠鑒幽微靈銓揣物思灼沉昧｜｜｜｜｜｜｜｜

安劉氏者必勃 史記高祖紀周勃重厚少文然｜｜｜｜｜｜｜也

獨視偉平 史記陳丞相世家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子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

語嘗移日 史記夏侯嬰傳為沛廐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未｜｜不｜｜也

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 漢書王商傳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呂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呂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迺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

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

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 漢書薛宣傳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

著王命論 漢書紀傳嚚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乃定其抑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乘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呂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嚚曰先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時民復知漢乎既感嚚言又愍狂狡之不息乃｜｜｜｜｜呂救時難

往時會宛當應 後漢書鄧晨傳王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及光武與家屬避吏新野舍晨盧甚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獨｜｜邪光武笑不答

在德薄厚不以大小 後漢書鄧禹傳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光武悅

請間趙殿 後漢書耿弇傳更始見光武威聲日

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為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
功者還長安時光武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弇入造床
下請間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
內貴戚縱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
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
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
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其敗不
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
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
令他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
士死亡者多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其大計光武
大悅贊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
||醜
酒齋城
欲遂前蹕
後漢書銚期傳光武畧地潁川聞期
志義名署賊曹掾從徇薊時王郎檄
書到薊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諠呼滿
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蹕衆皆

披靡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間說光武曰河北
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為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
危殆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衆以
順萬人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
||
邪
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
後漢書馬援傳是時公孫
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
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
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
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
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
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
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
人形|||||||||乎因辭歸謂囂曰
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不如專意東方
見上
知帝王自有真
後漢書馬援傳援至引見於
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

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
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
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
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
援曰天下反復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
廓大度同符高祖乃||||||也帝甚壯之
歡語移時結友而別
後漢書吳祐傳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
壇共小史雍丘黃真||||與||
||功曹以祐倨請黙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
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
視子非賣餅者
後漢書趙岐傳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為
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進不由德皆輕
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
為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玹果收岐家
屬親宗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避難四方江淮海岱靡
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

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
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又相問而
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
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
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
數年岐作戹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
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
後漢書郭太傳王
柔字叔優弟澤字
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
才行所宜林宗曰||||||||||||||
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
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
恐守道不篤
後
漢
書郭太傳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嶲才知名林宗見
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將失
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壻如
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

方與黃氏長辭乙一會親屬呂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㩳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呂此發於時

許郭後漢書許劭傳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拔郭謂郭太

枳棘非鸞鳳所栖後漢書仇覽傳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呂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覽曰呂為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吏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呂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

自比管樂謂為信然蜀志諸葛亮傳亮身長八尺每｜｜於｜仲｜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

｜**冰鏡**蜀志龐統傳注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

有公卿量蜀志法正傳注三輔決錄注曰正祖父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朝吏會會者數百人真於窗中窺其與父語畢問真孰賢真曰曹掾胡廣｜｜｜之｜其後廣果歷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

人倫藏否蜀志許靖傳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之稱

侏儒一節吳志潘濬傳注江表傳曰武陵部從事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可以擒伷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是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辯論之才所以知之者伷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

足稱此刀晉書王祥傳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

敗俗傷化必此人晉書羊祜傳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詞甚俊辯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也

破蜀必矣而皆不還晉書劉寔傳鍾會鄧艾之代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

山公啟事晉書山濤傳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

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晉書王衍傳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也

必能興卿門戶晉書樂廣傳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也

鄭公業為不亡晉書鄭袤傳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矣

眾所未知獨引為友晉書周浚傳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浚｜｜｜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

卿當為一代英雄晉書王謐傳初劉裕為布衣眾未之識也惟謐獨奇賞之常謂裕曰｜｜｜｜｜｜｜

終當有大名晉書陶侃傳長沙太守萬嗣過盧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

此人非凡器晉書陶侃傳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晫侃州里也為鄉論所歸侃詣之晫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晫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晫曰｜｜｜｜｜也

江左自有管夷吾晉書溫嶠傳於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

｜｜吾復何慮

此輩宜東之高閣 晉書庾翼傳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畧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

履屐間亦得其任 晉書謝元傳於時苻堅彊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元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元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元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彼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所以知之

州吏中有令僕才 晉書顧和傳王導為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擇蠡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一｜｜導亦以為然

阿大非爾友 晉書王蘊傳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畧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為百姓所悅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之｜阿大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為知人

舉手謝城 晉書郭瑀傳苻氏之末畧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豫絕其飡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袵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間西伐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遊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曰吾不復見汝矣

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 晉書王敦傳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

此君小異 晉書孟嘉傳嘉少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諸衰時為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衰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衰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衰歷觀指嘉謂亮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

非池中物 晉書劉元海載記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復｜｜也按恂孔恂

吾觀其聲視有奇志 晉書石勒載記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

遺以所服簪幘 晉書慕容廆載記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丱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而別

落落有端貳才 晉書苻登載記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託路絕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為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之｜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按嵩徐嵩

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 晉書慕容垂載記垂猶鷹也饑則附人飽便高颺｜｜｜｜｜｜｜｜｜｜｜惟宜急其羈靮不可任其所欲按此權翼諫苻堅語

徐郎是令僕人 齊書徐孝嗣傳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為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語舍曰｜｜｜｜｜｜｜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年數歲為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吾家之千里駒｜｜｜｜｜｜必｜也

成門戶者此兒 梁書王茂傳茂

庇民定霸其吾君乎 梁書柳慶遠傳齊方多難慶遠謂所親曰方今天下將亂英雄必起｜｜｜｜｜｜｜｜因盡誠協贊

欲效鄧晨 梁書張宏策傳宏策從高祖宿酒酣徙席星下語及時事宏策因問高祖曰緯象云

何國家故當無恙高祖曰其可言乎宏策曰請言其兆高祖曰漢北有失地氣漸東有急兵祥今冬初魏必動若動則亡漢北帝今久疾多異議萬一同釁藉部且乘機而作是亦無成徒自驅除耳明年都邑有亂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宏策曰英雄今何在為已富貴為在草茅高祖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宏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高祖曰舅｜｜｜乎是冬魏軍寇新野高祖將兵為援且受密旨仍代曹虎為雍州宏策聞之心喜謂高祖曰夜中之言獨當驗矣高祖笑曰且勿多言

天下真人興於吾州梁書韋叡傳齊末多故不欲遠鄉里求為上庸太守加建威將軍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京師民心惶駭未有所定西土人謀之於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取赤族也宜哉｜｜｜｜｜｜｜｜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高祖

難可輕弊

｜｜｜俄而元長及禍時人服其機鑒

後當見憶梁書南康王績傳績子乂理以魏降人元貞立節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王柄扇贈之貞怪其故不受乂理曰｜｜｜｜幸勿推辭會祖皓起兵乂理奔長蘆收軍得千餘人其左右有應賊者因間劫乂理其衆遂駭散為景所害時年二十一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衣裾梁書徐勉傳琅邪王元長才名甚盛嘗欲與勉相識每託人名之勉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

卿必居此梁書袁昂傳遷征虜主簿太子舍人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時為京尹經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昂曰｜｜｜｜

知丘遲於幼童稱江淹於寒素梁書何點傳點雅有人倫識見多所甄拔｜吳興｜｜｜｜｜｜｜｜濟陽｜｜悉如其言

吐殘覆醢梁書阮孝緒傳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顏覆常逃匿不與相見曾食臂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

｜｜及晏誅其親戚咸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

為居士服陳書虞寄傳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高祖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和戎將軍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為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誦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鄧騎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己乃｜｜｜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僞稱脚疾不復起寶應以為假託使燒寄臥室寄安臥不動親近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

命有所懸避欲安往見上

天上石麒麟陳書徐陵傳時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也

黑頭三公當此人魏書宗室或傳或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或退而謂人曰｜｜｜｜｜｜也

當準的人物魏書宗室孚傳孚字秀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

佳士終不久屈魏書李訢傳訢見訢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也｜｜｜｜未幾而復為太倉尚書攝南部事

崔公其不免魏書高允傳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名外任郡縣以新名者代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勝濟

識邢宋於童稚之中魏書崔挺傳初崔光之在貧賤也挺

贈遺衣食常親敬馬又｜｜繼｜弁｜｜｜｜並謂終當遠致世稱其知人**曲為體練**魏書蔣少游傳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唯高允李沖｜｜｜｜**以子孫為託**北齊書神武帝紀少有人傑表家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為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用之**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北齊書盧文偉傳文偉族人勇字季禮父璧魏下邳太守勇初從兄景裕俱在學其叔同稱之曰｜｜｜｜｜｜｜｜｜｜｜｜興吾門在二子也**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北齊書邢卲傳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

人也**聳壑凌霄**舊唐書房喬傳喬年十八本州舉進士授羽騎尉吏部侍郎高孝基素稱知人見之深相嗟挹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睹其｜｜｜耳**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舊唐書裴行儉傳時有後進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元盛為延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勮未知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長成｜｜｜｜｜｜｜｜｜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為吏部皆如其言**真宰相才**舊唐書狄仁傑傳初則天嘗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陛下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為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

之其人雖老｜｜｜｜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名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為相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為秋官侍郎後竟名為相柬之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之推薦也**字曰慶門**舊唐書楊嗣復傳嗣復僕射於陵子也初於陵十九登進士第二十再登博學宏詞科調補潤州句容尉浙西觀察使韓滉有知人之鑒見之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婿謂其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生子必為宰相於陵秩滿寓居揚州而生嗣復後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先器識而後文藝**舊唐書王勃傳初吏部侍郎裴行儉典選有知人之鑒見勮與蘇味道謂人曰二子亦當掌銓衡之任李敬元尤重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與勃等四人必當顯貴行儉曰士之致遠｜｜｜｜｜｜｜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

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為宰果如其言**獎目後進**唐書襄邑恭王神符傳曾孫從晦資質偉岸所至以風力聞少與崔龜從李景讓裴休善｜｜｜｜名知人楊收方布衣進謁從晦一見如推識即待以公輔後果宰相**日角龍廷姓協圖讖**唐書唐儉傳見隋政寖亂陰說秦王建大計高祖嘗名訪之儉曰公｜｜｜｜｜｜｜｜係天下望久矣若外嚮豪傑北招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以據秦雍湯武之業也**選將必奇龐福艾**唐書李勣傳臨事｜｜｜訾相其｜｜｜｜者遣之或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標鑒通晤**唐書王珪傳珪與房喬李靖溫彥博戴冑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為朕言房喬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房喬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維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

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微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房喬等亦以為盡己所長謂之確論

寵辱不驚考中上 唐書盧承慶傳初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慍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其能著人善類此

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 唐書張守珪傳開元初虜復攻北庭守珪從偃道奏事京師因上書言利害請引兵出蒲昌輪臺夾擊賊再遷幽州良杜府果毅時盧齊卿為刺史器之引與共榻坐謂曰｜｜｜｜｜｜｜｜為國重將願以子孫托可僚屬相期邪

傳衣鉢 宋史范質傳舉進士時和凝以翰林學士典貢部覽質所試文字重之自以登第名在十三以其數處之貢闈中謂之｜｜｜｜其後質登相位為太子太傅封魯國公皆與凝同云

安石甚似王敦 宋史李師中傳師中始事州縣邵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知鄞縣王｜｜者眼多白｜｜｜｜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

抱虎枕蛟事變叵測 宋史洪咨夔傳京湖以八陵圖來上咨夔援紹興留司奉表八陵及東晉督親謁五陵故事乞先詔制臣往省俟還別議朝祭又復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為鄰｜｜｜｜｜｜｜｜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廷頌德且陛下如慕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然不果悉從

汝非真儁 金史施宜生傳初宜生困於場屋遇僧善風鑒謂之曰子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宜生聞其言大喜竟從范汝為於建劍已而汝為敗變服為傭秦之吳翁家三年翁異之一日屏人詰其姓名宜生曰我服傭事惟謹主人乃亦真疑耶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日者燕客執事咸餕而汝獨孫諸儕且撤器有歎聲是以識｜｜｜也宜生遂告之故翁瞌之金夜濟淮以歸試一日獲熊三十六賦擢第一其後竟如僧言

一節見百節知 劉向說苑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則｜｜｜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覩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 劉義慶世說衛子許弱冠與同郡圉文生同稱威德郭林宗與二人俱到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訛訶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也後文生以織貨見捐子許以烈節致譽

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 劉義慶世說魏武將見匈奴使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目如秋水必一拜卿相 李繁鄴侯外傳賀知章嘗曰此穉子｜｜｜｜｜｜｜｜

合于蓍龜 劉肅大唐新語讜言定於社稷先覺｜｜｜｜｜

張底後乃我輩一人 玉泉子崔湜為中書令張嘉貞為舍人湜輕之嘗呼為張底後曾量數事悉出人右湜驚異久之謂同列曰知否｜｜｜｜｜｜｜此終是坐處湜死後十餘年河東竟為中書令

取茶囊 沈括夢溪筆談張鄧公為殿中丞一見王城東遂厚遇之語必移時王公素所厚唯楊大年公有一茶囊唯大年至則｜｜｜具茶他客莫與也公之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摩子弟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他日公復取茶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

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 蘇轍龍川別志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

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公問君識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之呂公時為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余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數事時沂公自待亦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置之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歎以為非所及

異日管為貧宰相 吳處厚青箱雜記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麗頴公為郡掾文莊識之其禮優待而麗常有疾以為不起遂屬文莊後事文莊親臨之曰｜｜｜｜｜亦有年壽疾非其所憂麗語之曰已為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但於一等人中為貧耳故麗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為是故也

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 吳處厚青箱雜記盧樵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後竟如其言

戴花劉使 葉夢得石林燕語劉秘監几字伯壽磊落有氣節善飲酒洞曉音律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謀為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極飲達旦人皆服之號｜｜｜｜｜｜

以雙筆要而遺之 岳珂程史內黃傳玨者以財雄大名父世隆決科為二千石玨不力於學弁鶡冠冠下僚獨能知人嘗坐都市閱公卿車騎之過者言它日位所至無毫髮差初不能相術每曰予自得於心亦不能解也嘗寓北海王沂公曾始就鄉舉玨偶俟其姻於棘圍之外遇之明日｜｜｜｜｜｜｜曰公必冠多士位宰相它日無相忘閒者皆笑玨不為怍遂定交傾資以助其用沂公賴之既而如言故沂公與其二弟以兄

事之終身不少替

擲地以激 釋文瑩湘山野錄張尚書鎮蜀時承旨彭公乘始冠欲持所業為贄求文鑒大師者為之容鑒曰請君遇雅麾游寺日具襴鞋與文侯之老僧先為持文奉呈果稱愛始可出拜蓋八座之性靡測一日果來鑒以彭文呈之公默覽殆遍無一語褒貶者擲於地彭公大沮後將赴闕臨岐託鑒召彭至語之曰向示盛編以極愛歎不欲形言者子方少年若老夫以一語獎借必凌忽自惰故｜｜｜奉｜他日子之官亦不減老夫而益清近留鐵繒鈔二百道為縑緗之助勉之後果盡然

鞠轡資桂玉之費 釋文瑩續湘山野錄晏殊年七歲自臨川詣都下求舉神童時寇萊公出鎮金陵殊以所業求見萊公一見器之既辭命所乘賜馬鞍轡送還旅邸復謝之曰馬即還之｜｜奉｜｜｜｜｜知人之鑒今數其比

品行部七

高隱

窟穴就山 管子退靜隱伏｜｜｜｜ **治唐園考扉履** 晏子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處不順上｜｜｜｜｜｜共恤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 **木石之樸** 晏子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為家傲世樂業枯槁為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為制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倫矣今以不事上為道反天地之衰矣以不顧

家為行倍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為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明上可以為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狂惑者｜｜｜｜也而道義未載焉 **堂上生蓼藿門外生荊棘** 晏子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處｜｜｜｜｜｜｜ **底春被裘拾穗故畦** 列子列子林類年且百歲｜｜｜｜遺｜於｜｜並歌並進 **夏食菱芰冬食橡栗** 列子柱厲叔事苦教公自為不知己者居海上｜日則｜｜｜｜日則｜｜ **抱甕丈人** 莊子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釣魚閒處** 莊子就藪澤處閒曠｜｜｜｜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深根寧極而待** 莊子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此存身之道也 **吾將曳尾於塗中** 莊子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 **削迹捐勢** 莊子純純常常乃比於狂｜｜｜｜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 **休乎山樊** 莊子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耶

曰冬則獨鑿於江夏則｜｜｜｜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 **聖人僕** 莊子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耶仲尼曰是｜｜｜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耶 **自埋** 見上 **聲銷** 見上 **陸沉** 見上 **北居畏壘** 莊子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 **須眉交白** 莊子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 **堅匏** 莊子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匏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匏所貴者為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

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匏為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之類也

鹿布衣自飯牛 呂氏春秋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之｜而｜｜｜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遭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

江上丈人 呂氏春秋伍員亡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絕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子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荊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珪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為乎伍員至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之｜

四蛇從一蛇羞 呂氏春秋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之得其露雨｜｜｜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譆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盎甔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

負釜蓋甔 見上

祿隱 揚子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

頤光山林 抱朴子知足者則能肥遯勿用｜｜｜｜紆鸞龍之翼於細分之伍養浩然之氣於蓬蓽之中

韜鱗掩藻 抱朴子遐棲幽遁｜｜｜｜

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瑯於重淵 抱朴子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藪括藻麗乎鳥獸之羣｜｜｜｜｜｜｜｜｜｜｜｜蟄伏於戚夏華藏於當春

蹈雲物以高騫依龍鳳以疎迹 抱朴子善

卷巢許管胡之徒咸｜｜｜｜｜｜｜｜｜｜

彈琴著書講道勸義 文中子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會逢其適 文中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也馬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

天隱地隱名隱 文中子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其次｜｜其次｜｜注藏其天真高莫窺測辟地山林高身全節名混朝市心在世外

絳人 國語梁山崩以傳召伯宗遇大車當道而覆立而辟之曰辟傳對曰傳為速也若俟吾辟之則加遲矣不如捷而行伯宗喜問其居曰｜｜也伯宗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將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自崩將若何夫國主山川故川涸山崩君為之降服出次乘縵不舉策於上帝國三日哭以禮焉雖伯宗亦其如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而從之

問名不告請見弗許 見上

長為陶朱 戰國策范蠡知之超然避世｜｜｜

晚食當肉安步當車 戰國策宣王曰嗟乎君子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獨辭去曰夫玉生于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獨願得歸｜｜以｜｜｜｜以｜｜無罪以當貴清淨真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獨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君子曰獨知足矣歸真反樸則終身不辱

夷子皮 史記越世家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

蓬累而行 史記老子傳君子得

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注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

自隱無名 史記老子傳老子修道德其學以｜｜｜｜為務

游戲汙瀆中自快 史記莊子傳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毋汙我我寧｜｜｜｜之｜｜無為有國家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夷門監者 史記信陵君傳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

藏於博徒賣漿家 史記信陵君傳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薛公藏於｜｜｜｜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

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嘗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

懷獨行君子之德 史記游俠傳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義不苟合當世

避世金馬門 史記滑稽傳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按此東方朔語

司馬季主 史記日者傳天新雨道少人｜｜｜｜｜｜｜｜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按二大夫賈誼宋忠

種瓜長安城東 史記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於｜｜｜

吳市門卒 漢書梅福傳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云

入商雒深山待天下之定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以｜｜｜｜｜｜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安

得百錢則閉肆下簾授老子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君平卜筮於城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足自養｜｜｜｜｜而｜｜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遊學已而仕京

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

可見而不可詘 見上

欲守箕山之節 漢書鮑宣傳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

采榮南山 漢書揚雄傳四皓｜｜於｜｜

漁釣一壑栖遲一丘 漢書敘傳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脩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於｜｜則萬物不奸其志｜｜於｜｜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絃聖人之網不觸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

師友造化 漢書梅福傳君｜｜於｜｜

見上 **頤志弗營** 漢書敘傳皓｜｜而｜｜注師古曰皓四皓也處商洛深山高祖求之不得自養其志無所營屈

安丘丈人 後漢書耿弇傳注嵇康聖賢高士傳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號曰｜｜｜｜成帝聞欲見之辭不肯見為巫醫於人間也

入雲陽山採藥不返 後漢書韋彪傳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勸著遂不就徵按著彪弟豹子

漁釣自娛 後漢書郅惲傳敬乃獨隱於戈陽山中居數月歙果復召延惲於是乃去從敬止｜｜｜留數十日惲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為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謂來歸於松子今幸得全軀樹類還奉墳墓盡問學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為政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惲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到按敬鄭敬延縣延

父老堯舜 見上

來歸松子 見上

懷歸藪澤脩其故志 後漢書郎顗傳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進德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耻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疇來無所樂進無所超則皆｜｜｜｜｜｜｜矣

掩目盥耳草耕木茹 後漢書崔駰傳士或｜｜而淵潛或｜｜而山棲或｜｜而僅飽或｜｜而長饑

守東岡之陂 後漢書周燮傳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勲寵相承君獨何為｜｜｜｜｜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脩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

以被韜面 後漢書姜肱傳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閣｜｜｜｜言感睦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絕迹梁碭間 後漢書申屠蟠傳先是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詰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於｜｜之｜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

因樹為屋 見上

韜伏明姿甘是堙曖 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列傳贊琛寶可懷貞期難對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悽悽碩人陵阿窮退｜｜｜｜｜｜｜｜｜｜｜欲｜｜｜｜擬迹巢由斯則可矣

榮華丘壑甘足枯槁 後漢書黨錮傳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耻見纓紼遂乃｜｜｜｜｜｜｜｜｜｜｜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驅豕入草不顧 後漢書孫期傳郡舉孝廉為建新大尹常勸子建仕對曰吾｜｜｜｜｜｜｜｜｜｜｜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遂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

有布衣之心 後漢書孔僖傳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為建新大尹常勸子建仕對曰吾｜｜｜｜｜｜｜子有衮不去僧牛自隱時人為之論曰｜｜｜｜｜｜｜

避世牆東王君公 後漢書逢萌傳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藏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

披羊裘釣澤中 後漢書嚴光傳嚴光字子

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

足加帝腹 後漢書殺光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後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日因共偃臥光以｜｜｜｜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

入霸陵山 後漢書梁鴻傳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履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傳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呂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嘗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中

欲裘褐之人可俱隱深山者 見上

采藥名山口不二價 後漢書韓康傳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賣於長安市｜｜｜｜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避入霸陵山中

奪牛翁 後漢書韓康傳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召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以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呂為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呂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

馬牧先生 後漢書矯慎傳慎同郡馬瑤隱於汧山呂兎罝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

北山之北南山之南 後漢書法真傳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矣太守憮然不敢復言

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 後漢書法真傳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

鹿門采藥 後漢書龐公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鼉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山因｜｜不反

已 魏志王衛二劉傳注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名姓有｜｜｜｜｜｜｜｜｜｜

抗志玄霄潛默幽岫 晉書爾朱敞紀咸安二年三月詔曰夫肥遁窮谷之賢滑泥揚波之士雖｜｜｜｜｜｜｜｜｜貧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贊之美孰與自足山水棲迹丘壑徇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邪

角巾東路 晉書羊祜傳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

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戚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鸞鳳之音響乎巖谷 晉書阮籍傳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乃登之嘯也

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 晉書向秀傳秀應本郡計入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豈足多慕帝甚悅

自稱草莽臣 晉書皇甫謐傳武帝頻下詔敦遇不已謐上疏｜｜｜｜子｜｜｜｜嘉遯龍蟠超世高蹈

含華隱曜 晉書張協傳沖漢公

漱石枕流洗耳厲齒 晉書孫楚傳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其｜所以漱石欲｜其｜

按濟王濟

遂初 晉書孫綽傳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於會稽遊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賦以致其意

蹲踞齧胡餅 晉書王長文傳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

隱初在我不在於物 晉書鄧粲傳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冲卑辭厚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名驎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高公等無以難之

衣木葉食樹果 晉書董景道傳隱於商洛山｜｜｜｜｜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

鏟跡銷聲 晉書儒林傳論仲寧之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行齋之居室屋空樓心陋巷文博之漱流枕石｜｜｜｜宣子之樂遺儒之高尚者也

採南山蕨

飲三江水 晉書張翰傳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第五之名何減驃騎 晉書何準傳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交辟並不就兄充為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

玉輝氷潔川亭嶽峙 晉書隱逸傳序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迹嚣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而翰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脩身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宜而無閑至樂之道固無疆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

編草為裳被髮自覆 晉書孫登傳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冬則｜｜｜｜

拘蠊蜕以資養 晉書夏統傳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采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

荷擔入蜀 晉書董養傳與妻｜｜｜｜莫知所終

指翔鴻 晉書郭璞傳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璞｜｜｜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

含味獨遊 晉書戴逵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上疏逵執操貞厲｜｜｜｜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東宮虛德式延事外宜加推命以參僚侍

一鹿自偶 晉書陶淡傳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白｜以｜｜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

五柳先生 晉書陶潛傳嘗著｜｜｜｜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

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裋褐穿結簞瓢屢空宴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

晉書陶潛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義熙三年解印去縣

竚意天后睨目羽人

宋書周朗傳雲戶岫寢樂危桂榮秣芝浮霜翦松沈雪憐肌蓄髓寶氣愛魂非但土石侯卿腐燒梁錦實迺｜｜｜｜｜｜｜｜

棲丘飲谷三十餘年

宋書宗炳傳高祖辟炳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高祖善其對

植操幽棲無悶巾褐

宋書宗炳傳高祖開府辟名下書曰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兎罝潛處考槃未臻側席丘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鴈門周續之並｜｜｜｜｜｜｜｜可下辟名以禮屈之於是並辟太尉掾皆不起

潯陽三隱

宋書周續之傳開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跡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

貂裘採藥

宋書王宏之傳裕之嘗解｜｜與之即著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宏之嘗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答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

亦自不得得亦不賣見上

留止三載反不告姓

宋書孔淳之傳嘗遊山過沙門釋法崇因｜共｜遂停｜｜法崇嘆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頓盡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以｜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遊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入都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卷書

茅室蓬戶庭草蕪徑見上

未聞巢許稱臣堯舜

宋書劉凝之傳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脩民禮人或譏馬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

布衣草萊之人何枉軒冕之客

宋書宗彧之傳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采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也告人曰我｜｜｜｜｜少長雙畝｜｜｜｜｜｜子真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又不就

朱隱士樵

宋書朱百年傳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為業以樵箬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所責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而去

滅景窮巖蔽名愚谷

齊書高逸傳序道義內足希微兩亡｜｜｜｜｜｜｜｜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

時人比王仲都

齊書褚伯玉傳居瀑布山性耐寒暑｜｜｜｜之｜｜｜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寧湖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馬却粒之士飡霞之人乃可蹔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人或留處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之桂借訪薜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

雲棲見上

却粒飡霞見上

唯朋松石見上

堯之外臣

齊書明僧紹傳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朕雖不

相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筍籜冠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

京口二隱 齊書臧榮緒傳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世號為｜｜

足不踰戶人莫見面 齊書何求傳住吳居波若寺｜｜｜｜｜｜

性同鱗羽愛止山壑 齊書宗測傳豫章王復遺書請之辟為參軍測答曰｜｜｜｜｜｜｜｜春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

量腹進松术度形衣薜蘿 齊書宗測傳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遺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而｜｜｜｜｜｜而｜｜｜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

葺宇窮巖採芝幽澗 齊書杜京產傳孔稚圭表薦京產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於太平｜｜｜｜｜｜｜｜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

希企日損 齊書沈驎士傳或勸驎士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

白雀栖牖 齊書徐伯珍傳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柏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一雙｜其戶｜論者以為隱德之感焉

棄鱗養角 齊書高逸傳贊含貞抱樸履道敦學惟玆潛德｜｜｜｜

峭聳霜崖峯橫海岸 梁書張充傳｜｜確乎之情｜｜｜

長羣魚鳥畢影松阿 梁書張充傳介然之志｜｜｜｜｜｜｜｜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諷咏於澠池之上泛濫於漁父之游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

椽飯菁羹惟日不足葭牆艾席樂在其中 梁書安成王秀傳遷都督荊湘雍益寧南北梁秦九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立學校招隱逸下教曰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或｜｜｜｜｜｜

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 梁書阮孝緒傳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誡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揚以庇爾躬答曰願｜｜｜｜｜｜｜｜｜｜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為居士

室邇人遠 梁書阮孝緒傳所居室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雖｜其｜甚｜為名流所欽尚如此

閉影 梁書陶隱居傳齊高帝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不交外物

獨遊泉石見者以為仙人 梁書陶隱居傳有時｜｜｜望｜｜｜｜｜｜

挂檄於樹 梁書劉訏傳張稷辟為主簿不就主者敦名訏乃｜｜｜｜而逃

築室白山不入籬門 陳書韋載傳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絕人事吉凶慶弔無所往來不入籬門者幾十載

未有板刺無容拜謁 陳書虞荔傳又嘗詣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亦造馬胤言之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

孝隱士 南史何點傳點字子晳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昏宦尚之強為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

多責仕點雖不入城府性率易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蹠跖公卿敬下或乘柴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為｜｜弟胤為小隱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

小隱士 見上

游俠處士 見上

三隱 南史劉訏傳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訏經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訏族兄歊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

席松葉枕白石 南史關康之傳特進顏廷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帔｜｜｜｜一塊｜｜而臥了不相盼廷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其釣非釣 南史漁父傳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為潯陽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瀟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寧賣魚者耶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漾漾相忘為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攸然鼓棹而去

非夷非惠聊以忘憂 見上

夷白 南史吳苞傳蔡薈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斅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淄曰白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乎

山中宰相 南史陶隱居傳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

山栖谷飲 魏書孝明帝紀其有懷道丘園昧跡版築｜｜｜｜舒卷從時者宜廣戮帛緝和鼎餌

松竹為心 魏書彭城王勰傳高祖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厥榮捨紱以｜｜｜｜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真丘壑

憚於栖屑 魏書裴安祖傳有人勸其入仕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且京師遠遠實｜｜｜｜耳於是閑居養志不出城邑

我此生活似勝焦先 魏書胡叟傳家於密雲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志意所栖謝其高矣

徵君 魏書張僧皓傳僧皓字山容歷涉羣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世熙平初徵為諫議大夫正光五年以國子博士徵之孝昌二年徵為散騎侍郎並不赴世號為｜｜焉

不如莊周散木 魏書劉獻之傳本郡舉孝廉非其好也逼遣之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高祖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嘆曰吾｜｜｜｜｜｜｜｜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

結架巖林甚得栖游之適 魏書馮亮傳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頗以此聞世祖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視崧山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

逍遙公 周書韋夏傳韋夏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職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太祖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夏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夏對既琴書蕭然自樂時人號為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夏亦為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即位禮敬逾厚乃為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遯出三辰光少微頻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蓬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夏答帝詩頗時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日給

河東酒一斗號之曰｜｜｜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見上拾遺粒織

落毛隋書隱逸傳序｜｜｜而｜｜｜飲石泉而蔭松栢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葛巾擁被北史李元忠傳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庭室蕪曠見上朱居士

履舊唐書高士廉傳蜀人朱桃椎者澹泊為事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間竇軌之鎮益州也聞而名見遣以衣服逼為鄉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逃入山中結菴澗曲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人有贈遺一無所受每為芒屩置之於路人見之者曰｜｜｜之｜也為鬻米置於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終不與人相見議者以為焦先之流士廉下車以禮敬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直視而去士廉每令存問桃椎見使者輒入林自匿近代以來多輕隱逸士廉獨加褒禮蜀中以為美談竹溪六逸舊唐書孔巢父傳巢父早勤文史少時與韓準裴政李白張叔明陶沔隱於徂來山時號｜｜｜｜伊川田父舊唐書郗士美傳處事不迴為元載所忌魚朝恩署牙將李琮為兩街功德使琮暴橫於銀臺門毀辱京兆尹崔昭純詣元載抗論以為國恥請速論奏載不從遂以疾辭退歸東洛凡十年自號｜｜｜｜清名高節稱於天下草芥

貂蟬錙銖纓紱舊唐書武攸緒傳｜｜｜｜｜｜｜｜蔭松山而辭竹苑去朱邸而臥清溪道遥林壑傲睨箕潁許由東鄰舊唐書田游巖傳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調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遊巖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否遊巖曰臣泉石膏肓烟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遥按許由東鄰新唐書作由東鄰山衣田

冠見上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見上騎牛帶瓢舊唐書史德義傳隱居武丘山以琴書自適或｜｜｜｜出入郊郭東市號為逸人山臣以忠信奉見舊唐書盧鴻一傳開元六年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鴻一敢｜｜｜｜上別名昇內殿賜之酒食洗心激流舊唐書盧鴻一傳制曰嵩山隱士盧鴻一矯然不羣確乎難拔靜己以鎮其操｜｜以｜其｜固辭榮寵將厚風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絕學棄智舊唐書王希夷傳開元十四年下制曰徐州處士王希夷｜｜｜｜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往林壑朕為封巒展禮側席旌賢責然來思克應嘉名雖紆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尚益所須松樹清泉舊唐書潘師正傳高宗幸東都因名見與語問師正山中有何所須師正對曰｜｜｜｜｜｜山中不乏高宗與天后甚尊敬之耐辱居士唐書司空圖傳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瞶三宜休又少也墮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為｜｜｜｜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高士峯唐書秦系傳系卒南安人思之為立於亭號其山為｜｜｜云煙波釣徒唐書張志和傳居江湖自稱號浮家泛宅唐書張志和傳頗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往來苕霅間處士墅唐書溫造傳造不喜為吏隱王屋山人號其居曰｜｜｜江湖散人唐書陸龜蒙傳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或號天隨子甫里

先生自比浩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名不至

天隨子甫里先生 見上 **三高士**

五代史一行傳鄭遨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為｜｜｜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

逍遥先生 五代史一行傳鄭遨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名之皆不起賜號｜｜｜

方山子 宋史陳希亮傳慥字季常遯於光黃間曰岐亭養居蔬食徒步往來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與世相聞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按慥希亮子

雲溪醉侯 宋史种放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幅巾短褐負琴攜壺泝長溪坐盤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值月夕或至宵分

望雲危坐 宋史种放傳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為廬僅庇風雨別為堂於峯頂盡日｜｜｜｜

退士 宋史种放傳多為歌詩自稱｜｜嘗作傳以述其志

簑叟醬翁 宋史蘇定傳初程頤之父珦嘗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侍遊成都見治簑籠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簑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皆蜀之隱君子也

一歲山居過半 遼史蕭扎剌傳統和末名為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以疾求退不聽遷爽嵩畢又以疾辭許之遂入頡山杜門不出上嘉其志不復徵扎剌自是家於頡山親友或過之終日言不及世務凡宴遊相邀亦不拒｜｜｜｜｜｜與世俗不偶耶律資忠重之目曰頡山老人

二逸 遼史耶律官奴傳官奴與歐里部人蕭哇友善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為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藁自隨觴詠自樂雖不官無慊焉官奴然之時稱｜｜

志在長林豐草 金史趙質傳隱居燕城南教授為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金鏞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為外臣乎上益奇之賜田畝千復之終身

骨節戛戛有聲 金史高仲振傳仲振嘗遇異人教以養生術嘗終日燕坐｜｜｜｜｜所談皆世外事有扣之者輒不復語云

蘆花被詩 元史小雲石海涯傳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稱疾辭還江南賣藥於錢唐市中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濼見漁父纖蘆花為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為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其依隱玩世多類此

漁丈人 吳越春秋子胥曰請丈人姓氏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中人吾為｜｜富貴莫相忘也

棄疏立稿 劉向新序鮑焦衣弊膚皴挈畚將疏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奥行也上不己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奥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疏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其｜而｜｜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

卷領 焦氏易林｜｜遁世仁德不害三聖攸同周國茂興

披裘而薪 王充論衡延陵季子夏五月有｜｜｜｜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鎌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

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嘗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

有客緼袍 黃憲天祿閣外史李膺訪徵君於衡門雪甚道遇郭泰而問曰子得見叔度耶曰泰昔以布衣交安得不見子以軒冕交亦軒冕者謁之耳安得見李膺有慚色乃稅駕於野與郭泰乘蹇驢而造焉有樵者臨溪浣足而歌曰衡門之雪霏霏而無聲兮木落遠皐二子聞而凄兮｜｜｜｜寒谿澹而無然

拂衣若振葉 黃憲天祿閣外史懷廣裕之度負清皓之風遇於時則揚眉若飄雲不遇於時則｜｜｜｜｜｜此許務之趣也

顧視榮名忽若脫履 袁宏後漢紀少耿光而顏遽之淑節也游之言有心哉人之性分靜躁不同或安卑素守隱約｜｜｜｜｜｜｜彼二塗者終之以道亦各一家之

巖棲歸神咀嚼元氣 袁宏後漢紀吾將｜｜｜｜｜｜｜｜以脩伯陽彭祖之術為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者按此郭泰語也

竹中高士 鄭緝之永嘉郡記樂成縣民張鷹者隱居頤志不應辟命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為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鷹逃避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為｜｜

茅屋蒿牀 裴啟語林田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

雲中白鶴 劉義慶世說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配食五嶽 劉峻世說注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而學事焉後隱沽澤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輕天下色死葬箕山之陽在陽城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世世奉祀至今不絕按由許

官隱 酈道元水經注老子為周柱下史及周衰乃致以｜｜為周守藏室史積八十餘年好無名接而世莫知其真人也

跽餌 酈道元水經注水出南山茲谷乘高激流注於谿中谿中有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即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今人謂之凡谷石壁深高幽隍遂密林障秀阻人跡罕交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流次平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也其投竿｜｜兩膝遺跡猶存是有磻谿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

懷道卒伍 酈道元水經注嵩字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貧無養親賃為阿街卒遣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不亦痛乎嵩曰侯嬴賤役晨門卑下之位古人所不恥何痛之有故其讚曰仲山通達卷舒無方屈身厮役挺秀含芳按嵩孔嵩

大雲五色具而不雨 酈道元水經注京房易候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常有｜｜｜｜｜｜｜其下賢人隱矣

傭隱 酈道元水經注傳巖東北十餘里即巔軨坂也春秋左傳所謂入自巔軨者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為軨橋也傳說｜｜止息於此高宗求夢得之是矣

苟愜神心曲渚則可 酈道元水經注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翹楚競茂相傳云太公之故居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為汲令立碑於其上太公避紂之亂屠隱市朝遯釣魚水何必渭濱然後磻溪｜｜｜｜｜｜｜｜磻溪之名斯無嫌矣

屠隱遯釣 見上

鸞鶴同遊孫阮齊躅 范曄雲溪友議李尚書初守盧江時有重繫者合當大辟引獻之時啟鳴曰某偶黷典章即從誅戮然昔於羣小專習一藝願於貴人之前試之死而無悔乃長嘯也公命緩繫而聽之清聲上徹雲霄公曰不意蘇門之風出於赭衣之下可命｜｜｜｜當與｜｜｜｜去其械梏蠲其罪戾

自負書劒 馮贄雲仙雜記凌倚隱衡山往來｜｜｜｜削竹為擔裹以烏氊倚既死山僧取以供事

築室豹林谷 王僧東都事略隱逸傳高懌字文悅聞种放隱終南山懌亦｜｜｜｜放見而奇之與張堯許勃號南山三友寇準薦

之不起

南山三友 見上

一臥廬山三十年 馬分南唐書隱者傳陳貺南閩人性沉澹志操古朴而不苟于仕進｜｜｜｜｜｜學者多師事焉

絶希緜上之田甘守西山之餓 葉夢得石林燕語楊文公既佯狂逃歸楊翟時祥符六年也中朝士大夫自王魏公而下書問常不輟皆自為文而用其弟倚士曹名奏牘則託之母氏其答王魏公一書末云介推母子｜｜｜｜｜伯夷兄弟｜｜｜｜｜當時服其微而婉云

抱琴踰垣 唐玠遺史記閒真宗祀汾陰登山望林麓中有亭檻問曰何所乃隱士魏埜草堂遣使往召之野方鼓琴教鶴舞聞使至｜｜｜｜遁去使聞上甚嘆美之

清氣逼人可畏 陶宗儀輟耕録婺州許白雲先生字益之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入城府著書立言足以垂教後世浙東廉使王公繼學訪先生於山中謂先生｜｜｜｜｜｜既退明日出學行薦於朝有録其舉文至者先生方講説目不少一視其無意於仕宦如此

品行部八

曠達

不治世故放意所好 列子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賢家累萬金｜｜｜｜｜｜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遊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下不絶烟火堂廡之上不絶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諸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迷陽卻曲 莊子｜｜｜｜｜｜迷陽無傷吾行吾行無傷吾足注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吾行全矣曲成其行各自足矣

不足滑和不入靈府 莊子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以｜｜｜可｜于｜｜注夫至足者不以憂慮經神若皮外而過去

遊方之外

莊子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者也而吾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吾使汝往弔之吾則陋矣

附贅縣疣

決疣潰癰 莊子彼以生為｜｜｜｜以死為｜｜｜｜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于異物托于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忘肝膽遺耳目 見上

旦宅 莊子旦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而無情死注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以形骸之變為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為死

萬物一府 莊子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于淵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死生同狀

箕踞鼓盆而歌 莊子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鼻間栩栩然 莊子肩吾問于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子之用心獨奈何

凡未始亡楚未始存 莊子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而｜｜也

白駒過郤 莊子人生天地之間若｜｜之｜｜忽然而已

解天弢墮天袭

莊子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其｜｜其｜｜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 莊子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得於此則｜｜｜｜｜｜｜｜矣

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 莊子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

條風時麗蚊虻一過 淮南子夫貴賤之于身也猶｜｜之｜｜也毀譽之于己猶｜｜之｜｜也

通塞一情 抱朴子順｜｜而｜｜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

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文竊怪之 史記孟嘗君傳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

肆志 史記魯連傳田單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于人｜｜｜｜｜｜｜｜馬

養空而遊 史記賈生傳澹乎若深淵之靜汎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

金尚餘幾所趣賣供具 漢書疏廣傳廣既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有｜｜｜｜以｜｜注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

項枕卧語 蜀志簡雍傳雍優遊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無所為屈

不持檢素 晉書裴楷傳楷性寬厚與物無忤｜｜｜｜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

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之窮乏

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晉書阮籍傳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時人多謂之癡

少婦當鑪醉卧其側晉書阮籍傳鄰家｜｜有美色｜｜沽酒籍常詣飲｜便｜｜｜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晉書阮孚傳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歎曰｜｜｜｜｜｜｜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攜酒荷鍤晉書劉伶傳澹默少言不妄交遊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嘗乘鹿車｜一壺｜使人｜｜而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

不如即時一杯酒晉書張翰傳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

義皇上人晉書陶潛傳嘗言夏月虛閒高卧北窻之下清風颯至自謂｜｜｜｜｜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素琴一張絃徽不具見上

龍山落帽晉書孟嘉傳後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宴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座嗟歎

亦復何用食為宋書王惠傳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惠意甚不同謂鑒曰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其標寄如此

有人與馬成三無人與馬成二宋書沈慶之傳慶之每朝賀嘗乘猪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圃田政一人視馬而已每農桑遠月或時無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時｜｜｜｜｜｜則｜｜｜｜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

著定命論宋書顏覬之傳覬之嘗謂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生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

故人齎酒具門生輦籃輿宋書陶潛傳潛嘗往廬山宏令潛｜｜｜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腳疾使一｜｜二兒｜｜｜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欽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宏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按宏江州刺史王宏

留二萬錢悉送酒家見上

一生不解作諸齊書張緒傳緒志情榮祿朝野皆貴其風嘗與客閑言｜｜｜｜｜｜｜

作洛生詠齊書張融傳融為封谿令廣越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賊異之而不害也

凌雲一笑齊書張融傳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遺令建白旌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又曰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

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見上

以此當兩部鼓吹齊書孔稚珪傳稚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瑯琊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並欵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亮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穢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何必期欲仲舉

一身之

外亦復何須齊書裴昭明傳昭明歷郡皆有勤績嘗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畜｜｜｜｜｜｜｜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

雖慚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梁書裴子野傳除右軍安成王參軍俄遷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牒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得無咎子野笑而答曰｜｜｜｜｜｜｜｜｜｜｜｜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

停車褰幔與三騶對飲梁書謝幾卿傳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車前｜｜｜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

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梁書謝幾卿傳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醉則｜｜｜｜｜｜｜｜｜

通隱梁書何點傳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為｜｜

寧當玉碎南史王僧達傳立宅於吳多從功力坐免官後孝武獨自見傲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後顏師伯詒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安可以沒求活師伯不答逡巡便退

少無宦情魏書崔孝演傳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傑｜｜｜｜沈浮鄉里

柳滇魏書柳遠傳遠字季雲性粗疎無拘檢時人或謂之｜｜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為肅宗挽郎出帝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返家人或問有何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

聞亦不解見上

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北齊書李元忠傳元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園庭之內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遨遊里閈還會飲酌蕭然自得

撫琴如舊周書韋敻傳敻子瓘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敻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

頹然而醉舊唐書長孫順德傳順德坐與李孝常交通除名歲餘太宗閱功臣圖見順德之像閔然憐之遣宇文士及視其所為見順德｜｜｜｜論者以為達命

若賢不藉多財舊唐書劉弘基傳弘基遺令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良田五頃謂所親曰｜｜固｜｜｜｜不賢守此可以免饑凍餘財悉以散施

青山白雲人舊唐書傅奕傳常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為墓誌曰傅奕｜｜｜｜｜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

避賢樂聖舊唐書李適之傳罷知政事守太子太保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初罷相｜｜且銜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

吾輩方柳宜城悉為拘俗之人舊唐書柳渾傳罷相

數日則命親族尋勝讌醉方歸陶陶然忘其黜免時李勉盧翰皆退罷居第相謂曰｜｜｜｜｜｜｜｜｜｜｜｜也

醉吟先生舊唐書白居易傳放陶潛五柳先生作｜｜｜｜以自況文章曠達皆此類也

將有陳請不與妻謀舊唐書李日知傳初日知｜｜｜｜而｜｜｜｜歸家而使左右飭裝將出居別業妻驚曰家產屢空子弟名宦未立何為遽辭職也日知曰書生至此已過本分人情無厭若恣其心是非止足之日

一石止水舊唐書孔紹安傳孫若思累遷庫部郎中若思嘗謂人曰仕至郎中足矣至是持｜｜｜｜置於座右以示有止足之意

自唱自舞神氣豪邁舊唐書王翰傳少豪蕩不羈登進士第日以蒱酒為事并州長史張嘉貞奇其才禮接甚厚翰感之撰樂詞以敘情于席上｜｜｜｜｜｜｜｜

壙中賦詩對酌舊唐書司空圖傳圖預為壽藏終制故人來者引之｜｜

丨丨丨人或難色圖規之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哉

休休亭 舊唐書司空圖傳圖有先人別墅在中條山之王官谷泉石林亭頗稱幽棲之趣自考槃高卧日與名僧高士游詠其中晚年為文尤事放達嘗擬白居易醉吟傳為丨丨丨記曰司空氏禎貽溪之休休亭本名濯纓亭為陝軍所焚天復癸亥歲復葺于壞垣之中乃更名曰休休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具美存焉蓋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耄且聵三宜休又少而墮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濟時之用又宜休也尚慮多難不能自信既而晝寢遇二僧謂予曰吾嘗為汝師汝昔矯于道銳而不固為利慾之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于是溪耳且汝雖退亦嘗為匪人之所嫉宜耐辱自警庶保其終始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于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為耐辱居士歌題于東北楹曰咄諾休休休莫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是長教閒處著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爐藥天

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黃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答云耐辱莫其詭激嘯傲多此類也

耐辱居士歌 見上

醉臥客懷中 舊唐書陽城傳陝虢觀察使李泌聞其名親詣其里訪之與語甚悅泌為宰相薦為著作郎尋遷諫議大夫初未至京人皆想望風采曰陽城山人能自刻苦不樂名利今為諫官必能以死奉職人咸畏憚之及至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譏之有造城所居將問其所以者城望風知其意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引自飲客不能已乃與城酬酢客或時先醉臥席上城或時先丨丨丨丨丨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媼無留也

月俸送酒媼 見上

含笑入地 唐書溫大雅傳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則吉不利于君若何大雅曰如子言我丨丨丨矣

能勤此無資於人 唐書李襲譽傳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宦吾歿後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矣

寂居化臺 唐書姚勗傳自作壽藏于萬安山南原崇塋之旁署兆曰丨丨穴墳曰復真堂中剟土為床曰丨丨而刻石告後世

松菊主人 唐書韋表微傳表微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擲白冒遊少年間取二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丨丨丨丨不媿陶淵明云

斗酒學士 唐書王績傳績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丨丨丨丨

談糟粕棄醇醪 唐書王績傳杜之松故人也為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丨丨丨丨也

無心子 唐書王績傳績

之仕以醉失職鄉人靳之託丨丨丨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慍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耶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毳龍骼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頸貉膝踶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棲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被裘曳索 唐書朱桃椎傳桃椎澹泊絕俗丨丨丨丨人莫能測其為

四明狂客 唐書賀知章傳知章晚節誕放遨嬉里巷自號丨丨丨丨

請為道士還鄉里 唐書賀知章傳丨丨丨丨丨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

太虛為室明月為燭 唐書張志和傳

陸羽嘗問孰為往來者對曰｜｜｜｜｜｜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未嘗少別

何有往來見上自號放翁宋史陸游傳范成大帥蜀游為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議其頹放因｜｜｜｜逢人輒呼貓宋史郭忠恕傳多遊岐雍京洛間縱酒跅弛｜｜無貴賤｜｜｜｜有佳山水即淹留浹旬不能去具衣冠拜石呼石為兄宋史米芾傳知無為軍無為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為兄人生如風燈石火不飲將何為遼史耶律和尚傳和尚雅有美行數以財恤親友人皆愛重然嗜酒不事事以故不獲柄用或以為言答曰吾非不知顧｜｜｜｜｜｜｜｜晚年沈湎尤甚人稱為酒仙云酒仙見上臨流聞雅作詩見志遼史蕭鐸盧斡傳屏居謝人事一日｜｜｜｜鳴三復孔子時哉語｜古｜三章｜｜當時名士稱其高情雅韻不減古人六鑿不相攘遼史蕭蒲離不傳晚年謝絕人事卜居抹古山屏遠葷茹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餘無知者一日易服無疾而逝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金史李純甫傳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成考旋即歸隱日與禪僧士子遊以文酒為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往輒醉雖沈醉亦未嘗廢著書以竿掛大布犢鼻幃于庭中劉義慶世說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拍浮酒池足了一生劉義慶世說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中便｜｜｜｜

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糵事劉義慶世說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謂云卿何為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書書與親舊今年田｜｜｜｜｜｜｜｜三日僕射劉義慶世說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遠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弄畢上車客主不交一言劉義慶世說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于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便｜｜去｜｜｜｜｜｜｜胸中壘塊故須酒澆劉義慶世說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之以手版拄頰劉義慶世說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日中仰卧人問其故答曰我｜｜偶鍛洛邑灌園山陽劉峻世說注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于｜｜｜｜｜｜｜｜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曬書劉義慶世說郗隆七月七日出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為洛市肆工鳴鵠舞劉峻世說注語林謝鎮西酒後于槃案間｜｜｜｜｜｜｜｜甚佳琴道酒德趙璘因話錄兵部員外郎約汧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于而雅度玄機蕭蕭冲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詩調皆高絕一生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譚晨起草裏頭對客處融便過一日釀王兼麴部尚書馮贄雲仙雜記汝陽王璡取雲夢石甃泛

春渠以蓄酒作金銀巵魚浮沉其中為酌酒具自稱｜｜｜｜｜

因飲巢飲 沈括夢溪筆談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為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迎之於石闥堰與潛劇飲中夜酒欲竭傾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飲于木杪謂之｜｜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鼈飲其狂縱大率如此

惟酥梨笋時復在念 范公稱過庭錄邵伯恭侍郎守長安既去久之以書抵親識曰自去長安｜｜｜｜｜｜｜其他漫然不復記憶可謂風流矣

旦以朝服趨局暮則布裘步塵 葉夢得石林燕語劉秘監几字伯壽嘗名至京師議大樂｜｜｜｜｜｜易｜｜徒｜市｜閭或娼優所集處率以為常神宗亦不之責

質緼袍償酒債 胡珵蒼梧雜志孫權叔濟嗜酒不治生產嘗欠人酒緡謂人曰尋常行處欠人酒債欲｜此｜｜之｜｜尋常行處有本此

著綵衣立龍首 周密齊東野語永嘉甄雲卿字龍友競渡日｜｜｜｜｜｜自歌所作思遠樓前之詞旁若無人

隨房乞丐以足日膳 周密癸辛雜識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即位頗疑北人有鴆死者熙載懼禍因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為樂無所不至所受月俸至不能給遂敝衣破履作蕭者持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

歌姬院持鉢乞食 周密癸辛雜識唐裴休晚年亦披毳衲於｜｜｜｜｜｜

局上劫亦甚急 林坤誠齋雜記阮蘭字茂弘為所染可以說法為人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數阮方圍碁長嘯吏云劫急阮曰｜｜有｜｜｜｜

紅牙節曲 陸友仁研北雜志趙子固清枚不羈好飲酒醉則以酒濡髮歌古樂府自執｜｜｜以｜｜其風流如此

勇毅

負石赴河 荀子｜｜而｜｜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

不避義死 荀子畏患而｜｜｜欲利而不為所非

心之不辱 呂氏春秋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袍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之將死之每朝與其友立乎衢三日不得卻而自殺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也有可以加乎

視龍猶蝘蜓 淮南子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壽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逝按呂氏春秋所載無視龍猶蝘蜓句錄入鱗類

悍人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

請纓 漢書終軍傳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願受長｜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悅

王陽為孝

子王尊為忠臣 漢書王尊傳遷益州刺史先是瑯琊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御曰驅之｜｜｜｜｜｜｜｜

如尊乃勇 漢書王尊傳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柎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耶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接王東平王

身當水衝 漢書王尊傳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

縣剥鼓都亭下 漢書何並傳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婿理冢舍並具知之以非己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驕慚於賓客並度其為變儲兵馬以待之林卿既去北度渭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剥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迺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曰王君因自稱奴得脫死耶叱吏斷頭持還｜所｜｜置｜｜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刺寺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讙譁以為實死成帝太后以邛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

負王法不得不治 漢書何並傳是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臧千金並為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願早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勑曰三人非負太守迺｜｜｜｜｜｜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迺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

奪璽綬 後漢書張步傳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諱之子也哀帝時為中常侍時時倖臣董賢為大司馬寵愛貴盛閎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恇懼閎白元后請｜之即帶劍至宣德後閣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以待禍至耶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閎馳上太后朝廷壯之

徐杖節就車而去 後漢書來歙傳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將王元說囂多設疑故久豫不決歙素剛毅遂發憤質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于今日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按囂隗囂

投筆抽刀 後漢書來歙傳歙與蓋延

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强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而絶

趣索欲上 後漢書岑彭傳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肎下帝以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鮪見其誠即許降

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後漢書朱暉傳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紿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他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帝聞壯之

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 後漢書楊倫傳陽嘉二年徵拜大中大夫將軍梁商以為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傳病不之官詔書敕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內朝歌已疾自上曰｜｜｜｜｜｜｜｜｜｜刎頸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執強於三軍周敵有辭

割申屈躄 吳志孫峻傳註吳書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為郡吏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近親謂曰今天下擾亂英雄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躄在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伸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閒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絶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既爾遂引伸其足足伸創愈以得蹉步凌統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

除三害 晉書周處傳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絶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欲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朞年州府交辟

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晉書劉琨傳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

聞雞起舞 晉書祖逖傳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荒｜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

中流擊楫 晉書祖逖傳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而誓曰祖逖不

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

龍淵太阿汝知我者 齊書高帝紀前

湘州刺史王縕太后兄子少有膽力以父楷名宦不達欲以將遂自奮每撫刀曰｜｜｜｜｜｜叔父景文誡之曰阿答汝滅吾門戶縕曰答與童烏貴賤覺異童烏景文子絢小字答縕小字也

百口一擲出手得盧 齊書張瓌傳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遐為吳郡潛相影響因沈攸之事起聚衆三千人治攻具太祖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嘗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名瓌瓌偽受旨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與防郡隊主彊弩將軍郭羅雲進中齋取遐遐踰窻而走瓌部曲顧憲子手斬之郡內莫敢動者獻捷太祖以告領軍張沖沖曰瓌以｜｜｜｜｜｜矣

幾中吾脚 梁書楊公則傳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

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談笑如初

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 梁書韋叡傳魏人乘勝至叡堤下其勢甚盛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叉叡怒曰寧有此耶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示無動志

一門擬朱一門擬白 梁書胡僧祐傳大寶二年侯景寇荊陝圍王僧辯於巴陵世祖乃引僧祐於獄拜為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赴援僧祐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捷不歸也世祖聞而壯之

蒙楯而前 南史司馬申傳王僧辯於巴陵世時賊衆奄至左右披靡申躬蔽僧辯｜｜｜｜會裴之横救至賊乃退僧辯顧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

握蛇騎虎不覺艱難 魏書彭城王勰傳世宗即位勰跪授高祖遺勅數紙咸陽王禧疑勰為變停在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彦和｜｜｜｜｜｜禧曰汝恨吾後至耳

捽樹頭掣下床 魏書古弼傳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乞減大半以賜貧人弼覽見之入欲陳奏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碁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于世祖前｜｜｜｜｜｜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世祖失容放碁曰不聽奏事實在朕躬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世祖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丐百姓弼曰為臣而逞其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世祖遣使者召之及至世祖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役蹇蹙而蒸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民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為之無所顧也

敢辭今日之事所不曰 魏書于烈傳世宗以禧等專擅潛謀廢之會二年正月初祭三公並致齋於廟世宗夜召烈子忠謂

曰卿父忠允貞固社稷之臣明可早入當有處分忠奉詔而出質明烈至世宗詔曰諸父慢怠漸不可任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對曰老臣歷奉累朝頗以幹勇賜職｜｜｜｜｜｜乃將直閤已下六十餘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于帝前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為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軍進爵為侯增邑三百户并前五百户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焉

以繼承先業 魏書宋繇傳繇少而有志尚喟然謂妹夫張彦曰門户傾覆負荷在繇｜｜｜｜｜｜遂隨彦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言靡不覽綜

丈夫今日何為不決 魏書奚康生傳康生從賀征鍾離賀旋濟淮五將未渡蕭寶夤遣將率衆據渚邀斷津路高祖勅曰能破中渚賊者以為直閤將軍康生時為軍主謂友人曰如其尅也得暢名績脫若不捷命也在

天｜｜｜｜｜｜｜｜｜遂使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砍投河溺死者甚衆乃假康生直閤將軍

伐栢 北齊書魏蘭根傳蘭根丁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以為梓材人或勸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

老羆當道卧貙子安得過 周書王羆傳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

壯士除賊不得不爾 周書耿豪傳豪從太祖戰于邙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刺直斫慎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殁俄然奮刀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若不能殺賊又不為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太祖嘉之

肉非黃羊必不畏刺 舊唐書張說傳時并州大同橫野等軍有九姓同羅拔曳固等部落皆懷震懼說率輕騎二十人持旌節直詣其部落宿於帳下召酋帥以慰撫之副使李憲以為夷虜難信不宜輕涉不測馳狀以諫說報書曰吾｜｜｜｜｜｜｜｜｜｜｜｜｜｜｜｜士見危致命是吾效死秋也於是九姓感義其心乃安

是何縣尉 舊唐書劉仁軌傳除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其高班豪縱無禮歷政莫能禁止仁軌特加誡諭期不可再犯寧又暴橫尤甚竟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曰｜｜｜｜輒殺吾折衝遽追入與語奇其剛正授樂陽丞

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 唐書李綱傳每聽政必詔綱與房喬及王珪侍坐嘗言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為難綱以為易故｜｜

｜｜｜｜｜

一市皆驚 五代史周本紀威嘗遊於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凡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取刀刺殺之｜｜｜威顏自如

平生身中矢鏃百餘 五代史唐臣傳符存審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所｜｜｜｜｜而示之曰爾其勉哉

震雷破柱了無怖色 宋史查道傳母卒絕意名宦遊五臺將落髮為僧一夕｜｜｜｜道坐其下｜｜｜｜寺僧異之咸勸以仕

以笏擊蛇 宋史孔道輔傳為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

拔刀遮門 宋史張揆傳父蘊咸平初監淄州兵契丹入寇遊騎至淄青間州人將棄城蘊｜｜止於｜力治守備遊騎為之卻去

以片紙署字治瘡疾 金史張元素傳元素厚而剛毅人畏憚之往往｜｜｜｜｜｜其上｜｜｜輒愈人皆異之

策孤騎由間道以往 金史粘葛奴申傳天興初倅開封府以嚴幹稱其年五月擢為陳州防禦使時兵戈搶攘道路不通奴申受命毅然｜｜｜｜｜｜｜｜｜陳自兵興軍民皆避遷他郡奴申為之擇官吏明號令完城郭立廬舍實倉廩備器械未幾聚流亡數十萬口來一斛直白金四兩市肆喧闐如汴之闤闠京城危困之民望而歸者不絕指以為東南生路

意所背鄉屹若泰山 元史張起巖傳臨政決議｜｜｜｜｜｜不可回奪

冬抱氷夏握火 吳越春秋越王念復吳讐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常｜｜｜｜還｜｜｜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

拔劍入

水蛟繞其足揮劍斬蛟流血丹水 酈道元水經注城北枕沔水水中常苦蛟害襄陽太守鄧遐負其氣果｜｜｜｜｜｜｜｜｜｜｜｜｜｜｜｜自後患除無復蛟難矣 斬蛟毀璧 酈道元水經注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蛟死波休乃投璧于河三投而輒躍出乃｜｜而去示無恡意 皆裂血出濺虎 虎不敢動 酈道元水經注列士傳曰秦昭王會魏王不行使未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置未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 射龍 酈道元水經注沂水又西流昔韓雉｜｜於斯水之上尸子曰韓雉見申羊於魯有龍飲于沂韓雉曰吾聞也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弗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 叱雷霆 馬令南唐書歸明傳陸昭符一日坐郡廳忽遇雷霆繞庭官吏震懾昭符撫案｜之｜｜頓止及舉案幃得大鐵索重數百斤人尤駭之而昭符神色自若命收鐵索付官庫以示後人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高毓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五

品行部九

任俠

懷劍踐壇難足以先後 管子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者幾何人管子桓公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於齊齊亦毋復侵魯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為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劌亦｜｜｜｜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境桓公許諾以汶為境而歸

北郭騷 晏子齊有｜｜｜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犇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

奉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退託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此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善養私名 列子范氏有子曰子華｜｜｜｜舉國服之注遊俠之徒也

士患不勇奚患不能 呂氏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耳｜｜而｜｜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拏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忍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不仁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而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

不可凌 呂氏春秋孟嘗君為從公孫宏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何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宏敬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公孫宏公孫宏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宏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宏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宏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慙為人君不得意則不肖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汙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為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公孫宏敬諾公孫宏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可謂士矣

為知己者用 戰國策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吾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矣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遊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夫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歡豈敢以有求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憤睚眦之意而欲醜之以辭以觀

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則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仇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刑侯聶政刺之兼中列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屠腸遂以死

老母在前身未敢許人 見上

自殺激荊軻 戰國策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為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荊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荊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以｜｜｜｜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刎而死

江上漁父 史記伍子胥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有一｜｜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

北鄉自剄以送公子 史記信陵君傳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嚂嗜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

椎殺晉鄙 見上

漆身吞炭 史記刺客傳豫讓又為｜｜為厲｜為啞傳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仇而死以報智伯則吾｜｜｜｜矣

魂魄不愧 史記刺客傳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沉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

旁若無人 史記刺客傳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者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沉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

游於酒人 見上

朱家大俠 史記季布傳朱家廼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

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

氣蓋關中 史記季布傳季布弟季心｜｜｜｜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常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見上

少年竊籍其名以行

心勇布諾 見上

燕齊之間皆為立社 史記樂布傳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為燕相｜｜｜｜｜｜｜｜｜｜｜｜｜｜樂布｜｜號曰樂公社

不以親為解不以存亡為辭 史記袁盎傳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曷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

聲聞梁楚間 史記鄭當時傳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危｜｜｜｜｜｜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嘗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

置驛馬長安諸郊 見上

古布衣之俠

史記游俠傳序｜｜｜｜｜｜｜｜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

藏活豪士以百數 史記游俠傳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常施惟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駑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

若得一敵國 史記游俠傳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云

以軀借交報仇 史記游俠傳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塚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按解郭解

城西萬子夏 漢書游俠傳萬章長安人也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

馬革裹尸 後漢書馬援傳初援軍還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冀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

矣

爾曹若健遠相避 後漢書趙憙傳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憙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也仇皆臥自搏後病愈悉自縛詣憙憙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 後漢書邳惲傳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殁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仇不復也｜｜｜｜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為友報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吾出敢以死明心惲得此乃出

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 後漢書馮魴傳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卿為何言遂與俱歸

關東大豪戴子高 後漢書戴良傳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為之語曰｜｜｜｜｜｜｜｜東西市相斫魏志閻溫傳注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為事故時人為之號曰｜市相斫楊阿若｜｜｜｜楊阿若

懷刀截章 吳志太史慈傳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廿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毋誤耶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為取章慈已先｜｜便｜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山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嘿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為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為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道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耳吏然其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吏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

標賣田地以賑窮結士 吳志魯肅傳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弊｜｜為務甚得鄉邑歡心

民聞鈴聲即知是寧 吳志甘寧傳少有氣力好遊俠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毦帶鈴｜｜｜｜｜｜｜｜

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 梁書裴之橫傳少好賓遊重氣俠不事產業之高以其縱誕乃為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遂與僮僕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墾遂致殷積破武陵王於硤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初志按之高之橫兄通達重節義｜者並宗奇之

交結英雄不事生產 魏書高樹生傳樹生性｜｜｜｜｜｜｜｜有識

寄膽氣於此人 魏書崔秉傳秉少有志氣太和中為中書學生拜奉朝請轉徐州安東府錄事參軍陽平王顯之為定州秉復為衛軍府錄事參軍帶毋極令時甄琛為長史因公事言競之問秉以拳擊琛墜於牀下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征壽春秉從行招致壯俠以為部卒勰目之謂左右曰吾當｜｜｜｜｜｜

急難歸命便能容匿 魏書李業興傳性豪俠重意氣人有｜｜委之｜｜

丨丨丨丨與其好合傾身無吝若有相乖忤便即疵毀乃至聲色加以謗寫

男兒當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

北齊書高昂傳其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丨丨丨丨橫行天下丨丨丨丨丨丨也

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送

北齊書李元忠傳孝明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羊以食之遣奴為導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奴如其言賊皆捨避

蘧篨上作獠儛

隋書劉昶女傳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之婦也昶在周尚公主官至柱國彭國公數為將帥位望隆顯與高祖有舊及受禪甚親任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為太子千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輒原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辮頭反縛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取公卿子弟

膂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捧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趫捷者號

鐵鶻隊

見上

蓬轉隊

見上

輟耕牛給喪事

舊唐書竇建德傳少時頗以然諾為事嘗有鄉人喪親家貧無以葬時建德耕於田中聞而歎息遽丨丨丨往丨丨丨由是大為鄉黨所稱

持首祭墓

舊唐書高季輔傳季輔少好學兼習武藝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為汲令武德初縣人翻城從賊元道被害季輔率其黨出關竟擒殺其兄者斬之丨丨以丨丨甚為士友所稱由是羣盜多歸附之

安能矻矻為一儒

舊唐書馬燧傳燧少時嘗與諸兄讀書乃嘆老歎曰天下將有事矣丈夫當建功於代以濟四海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沈表

舊唐書姚南仲傳代李復為鄭滑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勢奪軍政南仲數為盈珍讒毀德宗頗疑之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驛奉表誣奏南仲陰事南仲裨將曹文洽亦入奏事京師伺知盈珍表中語文洽私懷憤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丨盈珍丨於廁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開門見血流塗地旁得文洽二緘一告於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寃且陳首殺務盈上聞其事頗駭異之

資費弗計

唐書劉黑闥傳嗜酒喜蒱博不治產士賴父兄患苦之與竇建德少相友建德每丨其丨黑闥所得輒盡建德亦丨之丨

不質名氏

唐書郭元振傳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線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丨丨丨丨丨丨丨稷等歎駭

軍門截耳

五代史雜傳劉處讓少為張萬進親吏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於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處讓乃於丨丨丨丨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為之發兵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諸子曰和生丨丨丨丨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

志義之士

五代史和凝傳凝好大言樂為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為僕夫所持且欲得其女為妻士人者不能制詠遇於傳舍知其事即陽丨此丨為馭單騎出近郊至林麓中斬之而還

假僕

宋史張詠傳詠少學擊劍慷慨大志樂為奇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勢奪軍政南仲數為盈珍讒毀德宗頗疑之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驛奉表誣奏南仲陰事南仲裨將曹文洽亦入奏事京師伺知盈珍表中語文洽私懷憤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丨盈珍丨於廁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開門見血流塗地旁得文洽二緘一告於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寃且陳首殺務盈上聞其事頗駭異之

離乃加吾之上

吳越春秋椒丘訢者東海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

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訢恃其與神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凌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鬬也與日戰不移表與鬼神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鬬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傲色於我哉於是椒丘訢卒於詰責恨怒並發暝即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闕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恚暝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閉關二死也臥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訢投劍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眥占者｜｜｜｜｜｜此天下壯士也

事不諧問文開 王粲英雄記鈔袁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

高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 酈道元水經注闞駰稱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與賓客知謀者祖道於易水上燕太子稱荊軻入秦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於易水之上荊軻起為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為壯聲士髮皆衝冠為哀聲士皆流涕疑於此也按注云燕策史記俱無宋意事唯陶淵明咏荊軻詩云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與此有之

賢於鉏麑 羅大經鶴林玉露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邪佞

訾謷之人 管子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謷｜｜｜｜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謷之人勿與任大

習舌調吻 亢倉子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而飾辭矣

工取鄙予歡新慢故 晏子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乎｜｜乎｜｜乎｜｜乎｜懦乎財薄乎施

膏其脣吻 子華子諸侯之實客｜｜｜｜而爭進諛言

婞婀脂韋 子華子小人之始至於齊也｜｜｜｜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矣

五惡 尹文子孔子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

反是獨立

見上**熒惑鬼神**尹文子語曰佞辯可以｜｜｜｜曰鬼神聰明正直孰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惑此尤佞辯之巧廉不入也**得之眉睫之間承之言行之先**尹文子喜聞己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己之過善能飾之｜｜於｜｜｜｜｜於｜｜｜｜**滑正恬禍**鶡冠子知足以｜｜｜畧足以｜｜**匿行易言**荀子｜｜曰詐｜｜為｜｜陶誕突盜惕悍憍暴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佾謾**荀子鄉則不若｜則｜之**姦人之雄**荀子口舌之均嗜唯則節足以為｜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辯說奇偉偃卻之爲夫是之謂｜｜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姦事姦心姦說**荀子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口哼**荀子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無取詣無取｜｜健貪也詣亂也口哼誕也**鮒入而鯢居**呂氏春秋有人自南方來｜｜｜｜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赤臭**揚子｜｜播聞大君不聞克國乘家註赤臭惡人也**蝎譖**國語雖｜｜馬避之注蝎木蠹也譖從中起如蝎食木木不能避也**有其華而不實**國語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益人詐也強恣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者將馬用之**摯諂羃繫**戰國策近習之人其｜｜也固矣其自｜｜也完矣**傾巧**漢書劉向傳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者｜｜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按堪周堪

戒衣冠漢書董賢傳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敬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見上**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見上**腹中鱗甲**蜀志陳震傳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有｜｜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按孝起陳震字正方李平字**望塵拜**晉書石崇傳廣成君每出崇降車路左｜｜而｜其果佞如此**元顯納妾誕為親迎**宋書王誕傳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為元顯所寵｜｜｜｜｜之｜｜**交無義合行必利動**齊書江謐傳謐少懷輕躁｜｜日進滋旨手自煎調梁書孫謙傳謙從子廉便佞巧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皆｜｜｜｜不辭勤劇**狎客**南史孔範傳後主即位為都官尚書與江總等並為｜｜**蘭檻**南史恩倖傳論環纓劍笏俯仰晨昏｜｜｜｜而疎躬｜｜｜｜而高盼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遷蘭變鮑**見上**降人以色假人以辭**魏書李訢傳訢弟左將軍璞謂訢曰范樂善能｜｜｜｜｜｜｜｜未聞德義之言但有勢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讒慝貪冒姦佞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郭尖**魏書郭景尚傳初為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彊當世善事權寵世號之曰｜｜**李錐**魏書李世哲傳性傾巧善事人亦以

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為｜｜勢等秋風氣同夏日舊書恩倖傳序且承顏色竊光寵｜｜｜｜｜｜｜｜亦何世義而不有哉此周旦所以誡其朋詩人是為疾羣小也

孝

北齊書封孝琰傳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為｜｜有一士人亦哭在限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其後會黃門郎李懷奏南陽王綽專恣士開因譖之

傅粉施朱

舊唐書張易之傳則天臨朝通天二年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既而昌宗啓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過臣兼工合練即令名見甚悅由是兄弟俱侍宮中皆｜｜｜｜衣錦繡服俱承辟陽之寵

笑中有刀

舊唐書李義府傳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謂之李猫見上

兩脚狐

舊唐書楊再思傳長安末昌宗既為法司所鞫司刑少卿桓彥範斷解其職昌宗俄又抗表稱冤則天意將申理昌宗廷問宰臣曰昌宗於國有功否再思對曰昌宗往因合練神丹聖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則天甚悅昌宗竟以復職時人責彥範而賤再思也時左補闕戴令言作｜｜賦以譏刺之

蓮花似六郎

舊唐書楊再思傳張昌宗以姿貌見寵倖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以為｜｜｜｜｜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巧取媚也如此

紫袍主事

舊唐書楊國忠傳吏部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是日與本曹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屏樹之間既退國忠謂諸妹曰兩員｜｜｜何如人相對大噱

堪與優人比肩

舊唐書王琚傳明皇曰公有何小藝可隱跡與寡人遊處琚曰臣丹練藥談諧嘲詠｜｜｜｜｜｜明皇益喜與為之友恨相知晚呼為王十一

一身供

七郎費

舊唐書陳少遊傳時中官董秀掌樞密用事少遊乃宿於其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月所費復幾何秀曰久忝近職家累甚衆又屬時物騰貴一月過千餘貫少遊曰據此之費俸錢不足支數日其餘常須數求外人方可取濟儻有輸誠供億者但留心庇覆之固易為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獨｜｜之｜每歲請獻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請即受納餘到官續送免貴人勞慮不亦可乎

捷口水注

舊唐書韋渠牟傳貞元十二年德宗誕日御麟德殿召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道士萬參成沙門譚延等十二人講論儒道釋三教渠牟枝詞遊說｜｜｜｜上謂其講釋有素聽之意動

刓蹄甘辭

舊唐書韋渠牟傳上既偏有所聽浮薄率背本術進不復藏器蘊德皆奔馳請謁｜｜｜｜以附渠牟

代鳴吠

舊唐書李逢吉傳朝士｜逢吉｜者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與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劇而胥附者又八人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

黨魁

舊唐書楊虞卿傳虞卿性柔佞能阿附權幸以為姦利每歲銓曹貢部為舉選人馳走取科第占員闕無不得其所欲升沉取捨出其脣吻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以能明比唱和故時號｜｜

人莫能探其膺肺

唐書封倫傳倫資險佞內狹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謹順居處衣服陋素而交宮府賄贈狼藉然善矯飾居之自如｜｜｜｜｜｜｜

從旁美歎

唐書宇文士及傳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

吹簫乘鶴

唐書張易之傳時無檢輕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后使被羽裳｜｜｜｜寓｜裴

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為賦詩

國奢 唐書寶懷貞傳會歲除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郭衛有衣翟衣出者已乃韋后乳媪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又避后先諱而以字稱世謂媪婿為阿奢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奢而人或謂為｜｜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

五經掃地 唐書祝欽明傳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眩目左右顧眄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歎曰是舉｜｜｜｜矣

四其御史 唐書郭弘霸傳由革命舉得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

拜殿 五代史六臣傳梁末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帝位晉王之意雖銳將相人臣未有贊成其議者蘇循始至魏州望州廨聽事即拜謂之｜｜及入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以循為節度副使

獻畫日筆 見上

五鬼 五代史南唐世家李景以馮延巳常夢錫為翰林學士馮延魯為中書舍人陳覺為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為副使夢錫直宣政殿專掌密命而延巳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

果核侑觴 宋史宗室師睪傳韓侂胄用事師睪附之遂得尹京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睪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啓之乃栗金蔔蔔小架上綴大珠百餘衆慚沮

北珠十冠 宋史宗室師睪傳韓侂胄有愛妾十四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妾其十人亦欲之侂胄未有以應也師睪聞之亟出錢十萬緡市｜｜製｜｜以獻妾為求遷官得轉工部侍郎

犬嗥 宋史宗室師睪傳韓侂胄嘗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謂趙師睪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叢薄間視之乃師睪也侂胄大笑

拂鬚 宋史寇準傳初丁謂出寇準門至參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邪謂甚愧之

拭

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邪謂甚愧之

帶垢 宋史崔公度傳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爾見者皆笑亦恬不為恥

草頭木脚陷人倒卓 宋史燕紳傳紳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為險詖故語曰｜｜｜｜｜｜｜｜

香燕 宋史燕肅傳瑛在嶺嶠七年括南海犀珠香藥奉宰相內侍人目之為｜｜按瑛肅孫

和鼓 宋史張士遜傳曹利用在樞府藉寵肆威士遜居其間無所可否時論以｜｜目之

筌相 宋史陳升之傳升之深狡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惠正論盈庭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己為相甫得志即求解條例司又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謂之｜｜

傳法沙門護法善神 宋史王安石傳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為參知政事又乞名韓絳代己二人守其成謨不少失時號絳為｜｜｜｜惠卿為｜｜｜｜

好官須我為之 宋史鄧綰傳或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

衙內鑽 宋史王子韶傳元祐中遷太常諫官劉安世言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子韶為｜｜指其交結要人如刀鑽之利又陷祖無擇於深文縉紳所共鄙薄豈宜污禮樂之地改衛尉卿

浪子宰相 宋史李邦彥傳拜少宰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充位而已都人目為｜｜｜｜

小訓狐 宋史葉祖洽傳祖洽與曾布厚人目為｜｜｜｜

楊三變 宋史楊畏傳惇入相畏遣所親陰結之惇至徙畏吏部引以自助中書侍郎李清臣知樞密院安燾

與惇不合畏復陰附安李惇覺其情又曾布蔡卞言畏平日所為於惇遂以寶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天下於是目為｜｜｜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也

心在南園 宋史何澹傳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福州澹居外常怏怏失意以書乞侂胄有曰迹雖東治｜｜｜南園侂胄家園也侂胄憐之進觀文殿大學士尋移知隆興府

恩王恩父 宋史陳自強傳侂胄欲為平章猶畏衆議自強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詔以侂胄為平章軍國事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為｜｜｜｜而呼堂吏史達祖為兄蘇師旦為叔

由竇尚書屈膝執政 宋史許及之傳及之諂事侂胄無所不至嘗值侂胄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俯僂以入為尚書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之語傳以為笑

松壽 宋史程松傳松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於侂胄曰｜｜侂胄訝其名問之答曰欲使鄙賤姓名常蒙記憶爾

領袖庶頑 宋史李知孝傳知孝起自名家苟於仕進｜｜｜｜懷諼迷國排斥諸賢殆盡

短衫窄袴塗抹青紅 宋史蔡攸傳攸字居安京長子也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謔浪語以蠱帝心

胥門十哲 金史胥持國傳明昌四年拜參知政事明年進尚書右丞士之好利躁進者皆趨走其門下承安三年御史臺劾奏右司諫張復亨右拾遺張嘉貞同知安豐軍節度使事趙樞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張光庭戶部主事高元甫刑部員外郎張巖叟尚書省令史傅汝梅張翰裴元郭邦皆趨走權門人戲為｜｜｜｜復亨嘉貞尤卑佞苟進不稱諫職俱宜黜罷奏可於是持國以通奉大夫致仕嘉貞

等皆補外

泯泯芬芬厚顏忍醜 逸周書嗚呼三公汝念哉汝無｜｜｜｜｜｜｜｜時維大不弔哉

昭昭畧畧 焦氏易林｜｜｜｜非忠信客言多反覆以黑為白

覆白汚玉 焦氏易林離友絕朋巧言讒匿｜｜｜｜顏叔哀哭

舌斧 焦氏易林人面鬼口長｜為｜斲破瑚璉殷商絕後

一簧兩舌 焦氏易林｜｜｜｜佞言諂語三姦成虎曾母投杼

西行東望 焦氏易林言與心詭｜｜｜｜縣澀洪水佞賊為禍

佞以曳心 吳越春秋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沉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

拜一相獻一卷 李肇國史補蔣乂撰宰相錄每｜｜旬月必｜｜｜｜故得物議所嗤

慙顏厚如十重鐵甲 王仁裕開天遺事進士楊光遠惟多矯飾不識忌諱遊謁王公之門干索權豪之族未嘗自足稍有不從便多誹謗常遭有勢楚辱畧無改悔時人多鄙之皆曰楊光遠｜｜｜｜也

願相公一百二十歲 彭乘墨客揮犀熙寧中翟大卿申者善事貴權王丞相生日即飯僧具疏籠雀鴿造相府以獻丞相方家會即於客宴開籠播笏手取雀鴿跪而一一放之每放一鳥且祝曰｜｜｜｜｜｜｜｜樂道二子實字仲弓

西城竹園戶 范公稱過庭錄王巖叟侍曲宴字幼安卜居許昌幼安晚以上書關元祐得幸致身台輔李彥西城事興幼安以竹園為獻後彥道許幼安郊迎至府治讓彥上坐彥曰某何人樞密過禮如此幼安拱手應曰某｜｜｜｜爾

笑面夜叉 陸游續筆記蔡元慶對答喜笑溢於顏面雖見所甚恨者亦親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

畿左畿右 周密齊東野語蔡京在相位日權勢甚盛內外官司官移皆避其名如京東京西並改為｜｜｜｜之類

端笏庭中呦呦而

唱 張鷟朝野僉載洛陽縣令宋之遜性好唱歌出為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者庸人也令之遜教婢歌每日｜｜立於｜｜｜｜｜｜其婢隔窓從而和之聞者無不大笑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六

品行部十

貪虐

踊貴屨賤 晏子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不可以居晏子辭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而｜｜公愀然改容為是省於刑

拔其根蕪棄其本 淮南子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而不窮究其所由生注捙音李

角而翼 揚子酷吏曰虎哉虎哉｜｜｜也

餓豺狼 國語闕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馬殆必亡者也

麤中 戰國策夫智伯之為人｜｜而少親注麤粗同疏也正曰粗厲少仁愛

峻文決理 史記平準書張湯用｜｜｜｜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

慘急刻深 史記平準書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為九卿

獄少反 史記平準書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者注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反音幡謂反使從輕也

駿刑 史記商君傳殘傷民以｜｜

行賕 史記漢興封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有罪國除

深文巧詆 史記汲黯傳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陷人

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

舞文法 史記汲黯傳張湯好興事｜｜

武健 史記酷吏傳序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

刻轢 史記酷吏傳序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擒侯封之家

文惡 史記周陽由傳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忮司馬安之｜｜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敢均茵伏注文惡以文法傷害人

同車未敢均茵伏 見上

乾沒 史記張湯傳始為小吏｜｜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注得利為乾失利為沒

刻深吏為爪牙 史記張湯傳｜｜多｜｜｜用者

賊深 史記張湯傳始條侯以為趙禹｜｜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

與錢通 史記張湯傳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

少蘊藉 史記義縱傳補上黨郡中令為第一注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

狼牧羊 史記義縱傳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宏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成不可使治民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無值寧成之怒

寧見乳虎 史記義縱傳上拜成為南陽太守南陽吏民｜｜｜｜

不寒而慄 史記義縱傳徙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鞫是日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猾民

重足一迹 史記義縱傳縱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為治注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

猾民佐吏 見上

鷹擊毛摯 史記義縱傳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佐吏為治

禍猾吏 史記王溫舒傳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從諸名｜｜｜與從事

敢擊行 史記楊僕傳遷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注果敢搏擊而行其治也

投鉛 史記楊僕傳溫舒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收司姦盜賊注鉛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

烹大豪 史記楊僕傳溫舒為人謟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其治中尉如此注烹音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奸猾之人令案之以熏逐大姦也

虎而冠 史記楊僕傳溫舒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

次骨 史記杜周傳其治與減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注其用罪深刻至骨

詆嚴 史記酷吏傳贊自張湯後網密多｜｜官事寖以耗廢

推減 史記酷吏傳贊天水駱壁｜｜注推音直追反減作成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

蝮鷙 史記酷吏傳贊京兆無忌馮翊殷周｜｜注蝮蛇屬以言苛酷比之蝮毒焉

朴擊賣請 史記酷吏傳贊水衡閻奉｜｜｜｜

不操矛弧 史記日者傳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者也

嚴削 史記太史公自序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為能齊之

貨賂為市 漢書景帝紀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吏或不奉法令以｜｜｜｜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注職常也

漁奪侵牟 漢書景帝紀詔曰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百姓｜｜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注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蟲賊也漁言若漁獵之為也

搖手

觸禁 漢書食貨志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吏盡復以與民民｜｜｜｜不得耕桑繇役繁劇

晚節遲 漢書魯恭王餘傳子安王光｜｜｜｜唯恐不足於財注遲與去同猶言貪嗇也

賈人榷會 漢書趙王彭祖傳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入多於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注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榷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也

刀筆吏不可為公卿 漢書汲黯傳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謂｜｜｜｜｜｜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

鍛練周內 漢書路溫舒傳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因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而｜｜之注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

峻詆 漢書杜延年傳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

地臼木杵 漢書陳萬年傳子咸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為｜｜｜｜春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釱衣服不如法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

鉗釱 見上注鉗在頸釱在足皆以鐵為之鉗音其炎反釱音第

文致 漢書嚴延年傳遷河南太守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嚴延年傳遷河南太守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之按其獄皆｜｜不可得反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注致至密也言其文按整密也反音幡

巧為獄文 見上

吏皆股弁 漢書嚴延年傳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掾趙繡按高氏得其罪繡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注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

虎穴 漢書尹賞傳長安中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讐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賞選守長安令修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

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便輿出瘞寺門桓東

放手 後漢書明帝紀詔曰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并正舉者注放手謂貪縱為非也舉非其人并正舉主之罪

鉆鑽之屬 後漢書章帝紀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慘苦無極注鉆音其廉反鑽也國語曰中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

考一連十 後漢書寒朗傳考因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過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

考十連百 後漢書陳寵傳斷獄者急於篝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

臧孫猛法 見上

發屋伐樹 後漢書王暢傳拜南陽太守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法諸受臧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豪右大震

舉手網羅動足機堢 後漢書袁紹傳細政苛慘科防互設增繳充蹊阬穽塞路｜｜挂｜｜｜｜｜｜蹈｜｜

臥虎 後漢書董宣傳宣字少平徵為洛陽令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冀府寺 後漢書樊仲華傳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

穴不入｜｜**冠幘劫人**魏志常林傳注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於郎吏功德材行所任吉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為郡守不名為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為通人嘉時還為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為中正嘉敘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慍曰痛乎我劾汝父子｜｜邪

黃魚一枚收稻一斛吳志薛綜傳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於民｜｜｜｜｜｜百姓怨叛

公節不立私門日富晉書武帝紀泰始四年詔曰長吏身行貪穢詔贖求容｜｜｜｜而｜｜者並謹察之

小麗身障晉書阮孚傳祖約性好財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以著背後傾｜之意未能平

奢濁晉書范甯傳肆其｜｜所為狼籍

千斛米晉書陳壽傳壽撰魏吳蜀三國志丁儀丁廙有威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

賣樵鬻水晉書慕容暐載記慕容評性貪鄙鄙固山泉｜｜｜｜積錢絹如丘陵

虛買券宋書庾炳之傳遷吏部尚書頗通貨賄何尚之備言炳之愆過曰市令威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

南俸之半宋書庾炳之傳何尚之備言炳之愆過曰劉道錫聚有所輸傾｜｜｜｜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獲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

夏中甘蔗見上**運載樵獲**見上**大艑小艒**宋書吳喜傳喜與生求利千端萬緒從西還｜｜｜｜｜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自喜以下迨至小將人人重載莫不兼資

方艚兼兩宋書恩倖傳序朋樹黨政以賄成南金北毳來悉｜｜素緣丹魄至皆｜

詖黷舊侶齊書江謐傳謐居銓衡肆意受納連席同

乘皆｜｜｜｜密筵閑讌必貨賄常客

猛勝齊書孔稚珪傳論夫懲恥難窮益賦長有欲求｜｜事在或然

求粟徵魚陳書宗元饒傳遷御史中丞時合州刺史陳袞贓汚狼籍遣使就渚斂魚又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曰｜｜不厭愧王忱之出賑｜｜無限異羊續之懸枯

大張橐南史宋明帝紀中書舍人胡母顥專權時人語曰禾絹開眼諾胡母｜｜

八百梨南史王元謨傳元謨營貨利一匹布責人｜｜｜以此倍失人心

芒屩兩舫南史王筠傳為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他物稱是

回閣向東南史王瑩傳瑩既為公須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鄰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時人為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為黃銅

為黃銅見上**餉白檀車**南史庾仲文傳歷侍中吏部尚書頗通貨賄用劉道錫為廣州刺史道錫至鎮｜｜｜牽｜常自乘馬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

好馬佳驢南史庾仲文傳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言無問有｜｜不又言無政有｜｜耳仲文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

銅物皆鳴南史江祿傳先為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為之倒迮｜｜｜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

元謨尚可南史宗越傳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元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元謨｜｜猶｜｜宗越更殺我

黃牓紫標南史梁臨川王宏傳宏以介弟之貴恣意聚斂庫室垂南史有百間關籥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攜布衣之舊丘陀卿往與宏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徑往屋所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標之千萬一庫懸一｜｜如此三十餘間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

生活大可見上

錢愚論南史梁臨川王宏傳晉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為｜｜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旨與綜天下文章何限邪忽作此雖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

四畫南史魚弘傳暨南譙盱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為郡有｜｜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

累金積鏹南史郭祖深傳百僚鄉士數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爾

紙為銅落筆由利染南史恩倖傳論左臂揮金右手利字｜｜｜｜故門同玉署家號金穴嬙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璇池碧沼魚龍雀馬之玩莫不充牣錦室照徹青雲

玉署見上

魚龍雀馬之玩見上

錦室見上

奚度拍南史戴法興傳奚顯度官至員外散騎侍郎孝武嘗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人間話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

勿反顧見上

天狗下魏書手杜傳杜自當官不憚強禦朝廷以為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好慕刑名頗為深文所經之處人號｜

毒網凝科隋書刑法志棄灰偶語生愁怨於前｜｜｜｜害狐虎於後

市曹北史魏宗室暉傳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

逢牛截角北史魏宗室暉傳出為萬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閭首尾相屬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即於道上所｜之｜生｜取｜以充其用

十錢主簿北史魏道武七王傳元慶智性貪鄙為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為｜｜

白劫北史魏景穆十二王傳修義遷吏部尚書按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敘上黨郡缺修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對大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修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此非大賊乎按修義汝陰王天賜之子

貨紫繢北史封回傳榮陽鄭雲詔事長秋卿劉騰｜｜｜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為便回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國葵去織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

絲縑滿意北史高允傳允從叔濟子遵性不廉清慤失色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逼人家不得｜｜｜｜則詣署不去旬月之間縑布千數妻出｜｜滿｜｜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

三斗北史崔弘度傳弘度御下嚴急時屈突盡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不見崔弘度寧炙｜｜｜不逢屈突盡

受納響北史王慧龍傳瓊為光州刺史有｜｜為中尉王顯所劾終得雪免按瓊慧龍之孫

遺馬留奴北史王慧龍傳領軍元乂使奴｜瓊｜｜王誦聞之笑曰東海之風於茲墜矣

西門受東門沽北史鄭義傳義為西兗州刺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恡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臠肉而｜｜｜羊酒｜｜｜賣之

車輻考掠北史畢義雲傳義雲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以為稱職令善勾檢官專以｜｜｜所獲甚多

響黷北史甄琛傳琛身居北史甄琛傳北海王詳奏曰甄琛直法糾擿是司風邪｜｜猶宜劾糾

五車載貨北史楊昱傳元慶智性貪鄙

陳留章武北史李崇傳襲爵陳留公後例降為侯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

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為之語曰｜｜｜｜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河陽錢參軍

北史王則傳元象初為洛州刺史性貪在州不法舊京諸像毀以鑄錢於時號｜｜皆出其家

築墻

北史慕容儼傳代人庫狄伏連天保初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性嚴酷開府｜｜多是衣冠士族皆加捶撻逼｜｜

董桶剝公

北史尉景傳轉冀州刺史大納賄神武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何為不｜｜

羅剝政

北史庫狄士文傳拜貝州刺史發摘姦諂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司馬京兆韋焜清河令河東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吃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毒獸竟坐免

競銀窟

北史郎茂傳茂為尚書左丞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河東｜｜茂奏劾愷與仲文竟坐得罪

遇崑崙舶

北史魏收傳收以託附陳使封孝琰諫令其門客與行｜｜｜至得奇貨果然禍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

萬釘金帶

北史達奚武傳武性貪吝其為大司寇也在庫有｜｜｜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勳重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鄙焉

鬻蘆菔

北史張威傳遷青州總管在州頗事產業遣家奴於人間｜｜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坐廢於家

於菟

北史趙仲卿傳遷朔州總管時塞北威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胸背或解衣倒曳於荊棘中時人謂之｜｜

羅織經

舊唐書刑法志來俊臣等所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騰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

囹圄如市

舊唐書刑法志監察御史魏靖上言周興來俊臣恣騁愚暴縱虐含毒讐嫉在位安忍朝臣罪逐情加刑隨意改當其時也｜｜｜朝廷以目

賜絹媿心

舊唐書長孫順德傳順德監奴受人餽絹事發太宗於殿庭｜｜數十疋以｜其｜大理少卿胡演進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恕奈何又賜之絹太宗曰人生性靈得絹甚於刑戮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從文

舊唐書韋嗣立傳弄法｜｜傷人實甚書畢構傳璽書勞曰昔聞當官以留檟還珠為上今之從職以｜｜｜｜為能

充車聯駟

舊唐書高仙芝傳將兵討石國平之獲其國王以歸仙芝性貪獲｜｜大塊｜｜十餘石真金五六駞駞名馬寶玉稱是

石國琵琶

舊唐書高

舊唐書刑法志來俊臣等所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騰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

囹圄如市

舊唐書刑法志監察御史魏靖上言周興來俊臣恣騁愚暴縱虐含毒讐嫉在位安忍朝臣罪逐情加刑隨意改當其時也｜｜｜朝廷以目

賜絹媿心

舊唐書長孫順德傳順德監奴受人餽絹事發太宗於殿庭｜｜數十疋以｜其｜大理少卿胡演進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恕奈何又賜之絹太宗曰人生性靈得絹甚於刑戮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從文

舊唐書韋嗣立傳弄法｜｜傷人實甚

充車聯駟

舊唐書畢構傳璽書勞曰昔聞當官以留檟還珠為上今之從職以｜｜｜｜為能

石國琵琶

舊唐書高仙芝傳將兵討石國平之獲其國王以歸仙芝性貪獲｜｜大塊｜｜十餘石真金五六駞駞名馬寶玉稱是

喜鵲

舊唐書竇參傳竇申者參之從子轉給事中參特愛之每議除授多訪於申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申所至人目之為｜｜

紙筆錢

舊唐書趙博宣傳宣傳侍御史盧南史坐事貶信州員外司馬至郡準例得廳吏一人每月請｜｜｜前後五年計錢一千貫南史以官閑冗放吏歸納其紙筆錢六十餘千刺史姚驥劾奏南史以為贓

債帥

舊唐書高瑀傳宰相裴度韋處厚議瑀深沉方雅又熟忠武軍情欲請用瑀事未聞陳許表至果請瑀為帥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忠武節度使自大歷以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為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資於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內外公議縉紳相慶曰韋公作相｜｜鮮矣

例竟門

舊唐書刑法志來俊臣傳與侍御史王宏義等同惡相濟則天於麗景門別置推事院專令俊臣等按鞫亦號為新開門但入新開門者百不全一弘義戲謂麗招集告事數百人共為羅織以陷良善又造告密｜｜｜｜一卷其意旨皆網羅前人織成反狀

定百脉

景門為｜｜｜言入此門者例皆竟也

來索 舊唐書索元禮傳性殘忍凡為殺戮者數千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効之而起

獄持 舊唐書索元禮傳左臺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天下之人謂之｜｜｜皆以深刻為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脅鐵爪懸髮薰耳臥蹲穢溺曾不聊生號為｜｜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

羅鉗吉網 舊唐書羅希奭傳為吏持法深刻天寶初右相李林甫引與吉溫持獄遷殿中侍御史自韋堅皇甫惟明李適之柳勣裴敦復李邕鄔元昌楊慎矜趙奉璋下獄事皆與溫鍛鍊故時稱｜｜｜惡其深刻也

毛敬裴畢 舊唐書敬羽傳羽與毛若虛在臺五六年間臺中囚繫不絕又有裴昇畢曜同為御史皆酷毒人之陷刑當時有｜｜｜之稱

江滕蔣虢 唐書江安王元祥傳性庸遜所至營財產無厭時滕蔣虢三王皆貪暴得其府官者惡之不願行故時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百以元嬰及蔣王貪黷但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助為錢緡

給麻二車 唐書滕王元嬰傳帝嘗賜諸王綵五

三十六姓榜楚百慘 唐書吉頊傳劉思禮謀反頊上變事后命武懿宗雜訊因諷因引近臣高閑生平所牾者凡｜｜｜｜捕繫詔獄｜｜｜｜以成其獄天下寃之

徇貨掊貲 唐書盧懷慎傳竊見內外官有賕餉狼藉剝剝蒸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訖無悛心

鷙擊狼噬 唐書王鉷傳李林甫方興大獄誅不附己者以鉷險刻可動以利故倚之使｜｜｜｜鉷所推陷多抵不道

以叔明為鑒 唐書李叔明傳素豪侈在蜀廣第舍田產子孫驕縱貲產皆盡世言多藏者｜｜｜｜云

裁竅受珍 唐書王伾傳順宗立遷左散騎常侍通天下賕謝日月不闕為巨匱｜｜以｜｜使不可出則寢其上

錢徧天下 唐書王鍔傳性纖嗇有所程作雖碎瑣無所遺官曹纂壞吏將易之鍔取壞者付船坊以鍼箸每燕饗輒錄其餘責之以收利故鍔家｜｜｜

沓墨 唐書王仁皎傳子守一｜｜無顧藉財蓄巨萬皆籍入於官

澤吻磨牙 唐書酷吏傳序索元禮來俊臣之徒紛紛並興｜｜｜｜噬紳纓若狗豚然

取公鐵籠 唐書索元禮傳後以苛猛復受賕后厭衆望收下吏不服吏曰｜｜｜｜來元禮服罪

闌魚 唐書周利貞傳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飯蔬利貞忽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禽不獲而有魚馬闌得之刺史大笑

三豹 唐書王旭傳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取名與旭埒京師號｜｜嵩為赤全交為白旭為黑里閭至相詛曰若違教值三豹

隨年杖合歡杖 五代史劉銖傳徙鎮平盧用法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

拔釘錢 五代史趙在禮傳在禮所至師店羅列積貲巨萬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會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號｜｜｜

真蛟蜃 五代史南漢劉龑世家龑性苛酷為刀鋸支解剝剔之刑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朶頤垂涎呀呷人以為｜｜｜也

羅端公 宋史選舉志太宗謂宰臣曰薛智周以侍御史守婺政以賄成聚斂無已其土產富於羅州民謂之｜｜｜則為治可知矣

羅鼠彈箏 宋史刑法志雍熙元年開封寡婦劉使婢詣府訴其夫前室子王元吉毒已右軍巡推不得實移左軍巡左軍巡卒繫縛搒治謂之｜｜｜極其慘毒

施杖移晷 宋史石保興傳知邢州改澶州在郡頗峻刑罰每捶人令緩｜其｜｜｜方畢

名士運糧 宋史石保吉傳累世將相所至峻暴待屬吏不以禮鎮大名也葉齊查道皆知

丨丨嘗械以丨丨

致鐵羅漢 宋史曾翰傳江州陷翰所略金帛以億萬計偽言欲丨廬山東林寺丨丨丨像五百頭於京師因調巨艦百艘載所得以歸

放鬻市家子 宋史趙上交傳拜吏部侍郎多請告不朝時出遊別墅世宗因問陶穀曰上交豈衰老乎穀對曰上交昔掌貢舉丨丨丨丨李觀及第受所獻名園多植花卉優游自適世宗怒免其官

受名園上鐵檗 見宋史趙逢傳逢揚歷清近所至有聲然傷慘酷又言多詆訐故縉紳目之為丨丨

取畫鷹 宋史孫沔傳沔在杭州州人許明藏郭虔暉畫鷹圖明不以獻初明父禱水仙大王廟生明故幼名大王兒沔即捕按明僭稱王丨其丨刺配之及沔罷去明詣提點刑獄斷一臂自訟乃得釋

三虎 宋史王鼎傳時天子患吏治多弛監司不舉職而范仲淹等方執政擇諸路使者令按舉不法以鼎提點江東刑獄與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綽競擿發吏至徵隱罪無所貸於是所部官吏怨之目為丨丨仁宗聞之不說後傳惟幾奉使江東戒以毋效三虎為也

莫逢玉汝 宋史韓縝傳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嘗宴客夜歸指使傳勑被酒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縝怒令軍校以鐵裹杖箠殺之勑妻持血衣撾登聞鼓以訴坐落職分司南京秦人語曰寧逢乳虎丨丨丨其暴酷如此按縝字玉汝

朱衣納第 宋史董儼傳儼不學無操行所至厚納賄賂嘗令引贊吏改製丨丨每夕丨儼丨而潛以輕帛製衣易之

都人不敢偶語 宋史崔台符傳為大理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城偵邏為獄台符與少卿楊汲輒迎伺其意所在以鍛鍊笞捶成之丨丨慄栗至丨丨丨丨數年間麗文法者且萬人

書題無并字不開 宋史陳自強傳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對祈衛秦國公韓侂胄頗朝權苞苴或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丨丨丨丨丨丨則丨丨

諧價後予 宋史陳自強傳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丨丨而丨丨日押空名劄劄送侂胄家須用乃填三省不與也

蜈蚣謠 宋史吳淵傳淵有材略迄濟事功所至興學養士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丨丨之丨

蠶蝕月 宋史余玠傳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篡加頸四面然冀謂之丨丨丨毒虐非一以脅取金帛蜀人悉苦之

大校 遼史太祖紀聞獄官涅禹擅造丨丨人不堪其苦命誅之

雷半千 金史雷淵傳拜監察御史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譽奸豪不法者立箠殺之至蔡州杖殺五百人時號曰丨丨

麻椎相公 金史蒲察合住傳合住傳徒李運使特立號丨丨丨丨椎擊人號

半截劍 金史蒲察合住傳徒李運使特立號丨丨丨言其短小鋒利也又有完顏麻斤出皆以酷聞而合住王阿里李渙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大披挂 元史刑法志勒獄輒施以丨丨及王侍郎繩索并法外慘酷之刑者悉禁止之

十虎 元史張懋傳授懷遠大將軍吉州路總管郡萬戶蘇良特勢為暴為之翼者有丨丨之目民甚苦之乃上其實於憲府盡誅十虎者奪良虎符而黜之民大悅

開闡牢發毒矢 桓寬鹽鐵論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今廢其紀綱壞其禮義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丨其丨丨丨以丨丨也

法繁秋荼網密凝脂 桓寬鹽鐵論昔秦丨丨於丨丨而丨丨於丨丨然而上下相遁姦偽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焦氏易林丨丨丨丨野心善怒黷貨無厭

老慵 焦氏易林丨丨多欲弊政為賊

撲滿之誡 葛洪西京雜記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蠹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丨丨丨丨敗可不丨歟

契疏鞅掌 劉義慶世說司徒王戎既貴且

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燭下散籌 見上 **橫流溪** 酈道元水經注棄盛弘之云衆山水出注於大溪號曰｜｜｜溪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亦謂之為貪泉飲者輒冒於財賄同於廣州石門貪流矣

違棄餘魚之旨 顏氏家訓謝幼輿贓賄黜削｜｜其｜｜｜｜也按劉向新序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魚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楚王曰漁者仁人也蓋聞因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故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漁者其以此諭寡人也於是出倉粟發幣帛而賑不足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京師三穢 張鷟朝野僉載王怡為中丞憲臺之穢姜晦為掌選侍郎吏部之穢崔泰之為黃門侍郎門下之穢號為｜｜｜

金牛刺史 張鷟朝野僉載洛州司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事無大小

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為之踊貴故江南人謂為｜｜｜｜

鳳曬翅 張鷟朝野僉載周推事使索元禮時人號為索使訊囚為｜｜｜｜獼猴鑽火等以椽關手足而轉之並斫骨至碎

不用書言筆語 張鷟朝野僉載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准例酬五品於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為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衆更無餘語但謂囚徒曰｜｜｜你｜｜｜｜但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俊即與你孟青橫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坂者北邙山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青者將軍孟青棒也

襄樣節度 李肇國史補襄州人善為漆器天下取法謂之襄樣及于司空頔為帥多酷暴鄭元鎮河中亦虐遠近呼為｜｜｜｜

蟲食穀 段成式酉陽雜俎蝗蟲腹下有梵字舊言｜｜｜者部吏所至侵漁百姓則蟲食穀蟲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文吏也

渠伊 渠伊必不復來矣崇歸聞之計口徵｜｜｜明年再入覲戚有罷府之耗人不敢指實皆道路相目捋鬚相慶輒歸又徵｜｜｜

啄木鳥詩 彭乘墨客揮犀吉水令治邑嚴毅民有罪大小不赦馬道為｜｜｜云翠翎迎日動紅背響烟蘿不顧泥丸及惟貪得食多才雖枯朽木又止最高柯吳楚園林濶芒芒爭奈何

何止如大暑 邵伯溫聞見前錄范魯公質隱於民間一日坐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寃獄｜｜｜｜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攜其扇去公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偶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周祖得公遂至大用公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周祖特詔詳定是為刑統

續壽衣 李略該聞錄開寶中

神泉縣令張某者新到官外以廉潔自矜內則貪黷自奉一日自榜縣門云某月某日是知縣生日告示門內與給事諸色人不得輒有獻送一曹吏與衆議曰宰君明言生辰日意令我輩知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命曰｜｜｜宰一無所拒復告之曰後月某日是縣君生日更莫將來無不嗤者王品以鷺鷥詩諷之云飛來疑是鶴下處却尋魚最為中的

鷺鷥詩 見上 **賄門** 葉廷珪海錄碎事陸贄奏議若無恥懼更啟｜言受人饋餉也

驕奢

人滿天概 管子釜鼓滿則人概之｜｜則｜｜之｜｜｜為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矜者細之屬也

矜物無大士 管子｜｜之人｜｜

滿虛 見上 **自予雄** 管子高為

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琅湯凌鑠人**管子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人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奮盛苓落**見上**持盈揣銳**老子｜而｜之不如其已｜而｜之不可長保**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老子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者不明｜｜者不彰｜｜者無功｜｜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注贅貪也矜伐之人不過飲餘祿食為貪行行去聲**餘食贅行**見上**恣睢**子華子小人｜好盡物之情而極其勢其受禍也必酷矣**戴威滿頭**揚子｜｜｜｜君子不足小人有餘注小人務威則奢僭過惡故有餘**視人如芥**抱朴子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翕肩飲迹偃伊側立低眉屈膝奏附權豪因

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糞壤便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意得｜｜｜｜**生貴**史記田蚡傳武安者貌侵｜｜甚注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大橫**史記主父偃傳大臣皆畏偃曰｜｜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跋扈**後漢書梁冀傳帝少朝羣臣目冀曰此｜｜將軍也**食日萬錢無下箸處**晉書何曾傳性奢豪｜｜｜｜猶曰｜｜｜｜**食盡四方珍異**晉書何劭傳｜必｜｜｜｜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太官御膳無以加之**粘沃釜蠟代薪**晉書石崇傳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崇以｜｜｜｜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紫絲布步障錦步障**見上**塗屋以椒**見上**超四豪踰五侯**晉書石崇傳論｜｜｜而取富｜｜｜而競貴**拜勢**晉書何遵傳機為鄱平令性亦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為主今鯤｜｜懼傷風化機不以為慙羨為離孤令既驕且吝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讐按機羨皆何遵子**陵駕人物**見上**眼遠視鼻刺天**晉書王沉傳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罔嚮而｜｜｜｜膠亂而｜｜**嘗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宋書恩倖傳阮佃夫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妓女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遠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

｜｜｜｜｜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作領軍面向人**梁書韋粲傳粲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居職屢徙常留宿衛頗擅權誕倨不為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醉佃夫｜｜｜｜得已｜｜｜｜**北路魚南路徐**南史徐君蒨傳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荊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養魚自給**隋書虞慶則傳子孝仁幼豪俠任氣起家拜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九年伐遼授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而｜｜**佩玉魚**五代史雜傳安重榮既僭侈以為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為魚佩之**溺器七寶裝**五代史後蜀世家孟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為奢侈以

自娛至於｜｜皆以｜｜｜之

西湖燈火 宋史貫似道傳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理宗嘗夜憑高望｜｜中｜｜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

奴隸月廩與列將等 金史白撒傳白撒目不知書姦黠有餘簿書政事聞之即解善談議多知接人則喣喣然好貨殖能揣閹中人主心遂浸漬以取將相既富貴起第於汴之西城規模擬宮掖婢妾百數皆衣金縷｜｜｜｜｜｜｜｜猶以為未足也上嘗遣中使責之曰卿汲汲於此將無北歸意耶白撒終不悛以及於禍

以人乳飲純 劉義慶世說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纏以手擎飲食烝純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

炭不經鍊難於餐啗 康駢劇談錄乾符中洛中有豪貴子弟承藉勳蔭物用優足恣陳錦衣玉食不以充詘為誠飲饌華鮮極口腹之欲有李使君出牧罷歸居止亦在東洛深感其家恩舊欲名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往來李因以其晏為說僧曰某與之門徒久矣每見其飲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使君名之可乎李曰若求象白猩唇恐不可致止於精潔脩辦小筵未為難事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孥親為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為請弟兄列坐矜持儼若氷玉肴蓋每至曾不下筯主人揖之再三唯霑果實而已及至水餐俱致一匙於口然相盼良久咸若飱茶食藥李莫究其由以失餌為謝明日復覩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某前所說豈謬哉因造其門以問之曰李使君特備一筵庖膳閒可為豐潔何不略領其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其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飯又嫌何事復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飯先燒令熟謂之煉火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烟氣李使君宅｜｜｜｜是以｜｜｜｜僧撫掌大笑曰此非貧道所知也及大寇先陷瀍洛財產剽掠俱盡兄弟數人與聖剛同時竄避潛伏山草不食者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為餐而賣僧囊中有錢數文買於土杯同食腹枵既甚梁肉之美不如僧笑而謂曰此非炭所炊不知可與諸郎君喫否但低首慚靦無復對詞

肉臺盤 馬令南唐書義死傳晟事烈祖元宗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時人多效之按晟孫晟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 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 臣高毓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七 八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九十七

人事部一

貴賤

貴體管子雖有｜｜｜｜庭廚罝罔墨子成湯舉伊尹於｜｜女其爵不敢服其服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之中授之政西土服義之雕虎尸子中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獲右執雕虎唯象之未吾心試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惡乎試之曰夫貧窮太行之獲也疏賤者｜｜｜｜也吾日試之矣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列子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游其庭者侔於朝乞兒馬醫列子路過｜｜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列子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褐食則菜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傲朕之色｜｜｜｜｜｜｜｜｜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國爵并莊子至貴｜｜｜馬賤生於無所用窮冠子不提生於弗器｜

丨丨丨丨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時使物然酒保官奴鶡冠子伊尹丨丨太公屠牛管
子作革百里奚丨丨庭有陳鼎家有三歸韓非子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丨丨
丨丨丨丨丨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監門御旅荀子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或丨丨丨丨
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勢在本朝退編百姓荀子人主用之則丨丨丨丨而宜不用則
丨丨丨丨而愨族人雖七十不敢先荀子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位賤尚葈淮南丁夫贅師庶女丨丨丨丨權輕飛羽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
至精朱輪駟馬金朱煌煌揚子食如螘衣如華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長賓抱朴子官
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丨丨而無憂焉卑碎抱朴子出自丨丨由微而
著皁隸抱朴子丨丨之巷不能行金銀之軒布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熱烈抱朴子生乎世
貴之門居乎丨丨之勢高位實疾僨國語丨丨丨丨丨厚味實腊毒畎畝之人或
在社稷國語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丨丨丨丨丨丨丨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壽
寵國語若血氣強固將丨丨得沒轉轂連騎炫熿於道戰國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為
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位尊多金戰國策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丨丨而丨丨
逐夫廢屠戰國策姚賈曰太公望齊之丨丨朝歌之丨丨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
王長輓戰國策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丨丨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註長為輓車之人
佩六國相印史記蘇秦傳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

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丨丨丨丨丨乎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史記
蔡澤傳吾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註刺齒
二字當為齧襁緥封侯史記衛將軍傳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
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
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丨丨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丨為三
丨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文君當鑪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與
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丨丨丨丨縣令負弩矢先驅史記司馬相如
傳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丨丨丨丨丨丨丨蜀人以為寵流庸漢書昭帝紀丨丨未盡還註師古曰流庸
謂去其本鄉而行為人傭作愍隸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生為丨丨死為轉屍咸出庸保
之中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子孫訖於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
録之乃開廟藏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丨丨丨丨丨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卑字
漢書五行志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丨丨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
漢書楚元王傳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遠迹羊豕間
漢書公孫氏卜式兒寬傳贊公孫氏卜式兒寬皆呂鴻漸之翼困於燕爵丨丨丨丨之丨非遇其時焉能至此
位乎離疏釋蹻漢書王褒傳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丨丨丨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
子孫以資說士廬兒漢書鮑宣傳蒼頭丨丨皆用致富註孟康曰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

為盧兒

下車趨門傳呼甚寵漢書蕭望之傳仲翁出入從蒼頭盧兒｜｜｜｜

扶風官屬拜謁車下漢書蕭育傳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為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過｜府門｜｜掾史數百人｜｜｜｜

析圭儋爵漢書揚雄傳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人之｜人之｜

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蒼頭衣綠講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

猥先諸君紆佩金紫後漢書馬援傳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我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欵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且喜且慚吏士皆伏稱萬歲

起自孤生後漢書張霸傳視事三年謂掾吏曰太守｜｜｜｜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

不宜與白衣會後漢書崔駰傳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駰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曰為｜｜｜｜｜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在傍何必於此

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後漢書蔡邕傳夫世臣門子替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其取退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遂巡放屣不足以況其易

廝臺後漢書黨錮傳片言違正則解草衣｜｜解情註廝臺賤人也

升卿相後漢書黨錮傳或從徒步而賣菜傭後漢書周紆傳徵拜仕執圭｜｜｜呂｜｜｜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呂對紆屬聲怨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呂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

馬磨自給蜀志許靖傳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進敘以｜｜｜｜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

小草民蜀志秦宓傳願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言而公吏有疑於卞耶按卞劉卞

農瑣晉書懷愍紀論取鄧艾於｜｜

寒悴晉書張華傳卞以賈

長居戶限上宋書劉穆之傳璃字茂琳少有才氣願為侍中不得謂所親曰人仕官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因求益州世祖許之｜戈實興世用奇之力也｜｜｜豈徒然哉

江徐宋書徐湛之傳江湛為吏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焉

衣孤坐熊宋書王僧達傳如使臣享厚祿居重榮｜｜｜｜而無事於世者固所不能安也

元微四貴宋書袁粲傳｜｜三年徙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並固辭服終乃受加侍中進爵為侯又不受時粲與齊王褚淵劉秉入直平決萬機時謂之｜｜案南齊書曰秦時有太后攘侯涇陽高陵君稱為四貴至是乃復有焉

地籍膏腴位居時望齊書張敬兒傳袁褚遺寄劉又國之近戚數臣｜｜實為｜｜人｜並｜｜｜

朱衣官齊書呂安國傳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作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為｜｜｜也

十敕五令不如荀伯玉命齊書荀伯玉傳

上嘉伯玉盡心愈見親信軍國密事多委使之時人為之語曰｜｜｜｜｜｜｜｜永元六貴齊書江祏傳｜｜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祏兄弟與暄及始安王遥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六人更日帖敕時呼為｜｜鄧禹笑人齊書王融傳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直中書省夜歎曰｜｜｜｜行逢大斬開喧湫不得進又歎曰車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為丈夫車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為丈夫見上人孤地絕梁書武帝紀天監五年春正月丁卯朔詔曰在昔周漢取士方國頃代凋訛幽仄罕被｜｜｜｜用隔聽覽士操淪胥因茲靡勸牛監羊肆寒品後門梁書武帝紀｜｜並隨才試吏勿有遺隔結綬金馬高議雲臺梁書江淹傳其上則隱於蘆肆之間臥於岩石之下次則｜｜｜之庭｜｜｜之上朱輪華轂擁旄萬里梁書陳伯之傳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鸞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開國承家｜｜｜｜｜｜何其壯也彫纓天閣綴組雲臺梁書張充傳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岸｜｜｜｜既謝廊廟之華｜｜｜｜終慚衣冠之秀亦是傳中一事梁書徐勉傳天監二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王師北伐候驛塡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日乃一還宅每還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我亡後｜｜｜｜｜｜擁旄推轂珥金拖紫梁書明山賓傳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州不稔啓出倉米以贍人後刺史檢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為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蒸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而恒事屢空開講宇未成今送薄助回豐貂以步文昌永元六貴齊書江祏傳｜｜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祏兄弟與暄及始安王遥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六人更日帖敕時呼為｜｜鄧禹笑人齊書王融傳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直中書省夜歎曰｜｜｜｜行逢大斬開喧湫不得進又歎曰車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為丈夫車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為丈夫孤地絕梁書武帝紀天監五年春正月丁卯朔詔曰在昔周漢取士方國頃代凋訛幽仄罕被｜｜｜｜用隔聽覽士操淪胥因茲靡勸牛監羊肆寒品後門梁書武帝紀｜｜並隨才試吏勿有遺隔結綬金馬高議雲臺梁書江淹傳其上則隱於蘆肆之間臥於岩石之下次則｜｜｜之庭｜｜｜之上朱輪華轂擁旄萬里梁書陳伯之傳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鸞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開國承家｜｜｜｜｜｜何其壯也彫纓天閣綴組雲臺梁書張充傳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岸｜｜｜｜既謝廊廟之華｜｜｜｜終慚衣冠之秀亦是傳中一事梁書徐勉傳天監二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王師北伐候驛塡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日乃一還宅每還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我亡後｜｜｜｜｜｜擁旄推轂珥金拖紫梁書明山賓傳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州不稔啓出倉米以贍人後刺史檢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為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蒸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而恒事屢空開講宇未成今送薄助回豐貂以步文昌

而舉其來自昔朕纘承大業綜理萬幾求賢致治心焉若渴知人則哲振古所難宜博訪公卿採茲賢實可令第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人各薦其所知不限｜｜居職必使精辯器藝具注所能然後依牒簡擢隨才叙敘庶濟濟之美無替往時謇謇之直有申茲歲儒貴魏書宗室匡傳匡屢請更權衡不已於是詔曰謹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革歷往代良規匡宗室賢亮留心既久可令更集｜｜｜以時驗決必務權衡得衷令寸籥不舛任城王兒可是賤也魏書宗室綜傳綜理萬幾求賢致治心焉若渴知人則哲振古所難宜博訪公卿採茲賢實可令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為通順叱之曰｜｜｜｜｜｜｜｜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愕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八公魏書長孫嵩傳太宗即位與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故世號｜｜父子並乘

軒軺魏書崔浩傳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太宗經書每至郊祠｜｜｜｜｜時人榮之
體襲朱裳腰紐雙佩魏書高允傳羣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榮｜｜｜｜｜
｜｜｜榮曜當時風高千載
夕脫羊裘朝佩珠玉魏書高道穆傳每謂人曰人生厲心
立行貴於見知當使｜｜｜｜｜｜｜｜者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
道固既登龍
門孫蔚猶沈涓澮魏書孫惠蔚傳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
高祖曾從容言曰｜｜｜｜｜｜而｜｜｜｜｜｜朕常以為負矣
仗節還家云胡不樂魏書董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郎清河王懌之為司空司徒引徵為長流參軍懌遷太尉徵為倉曹參軍出為
沛郡太守加揚烈將軍入為太尉司馬俄加輔國將軍未幾以本將軍除安州刺史徵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

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因識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
學所致耳時人榮之
勤學所致見上
再居左轄周書韋瑱傳瑱明察有幹局｜｜｜｜時
論榮之
曾未十旬遂遷四職周書唐瑾傳轉荆州總管府長史入為吏部中大夫歷御
正納言中大夫｜｜｜｜｜｜｜｜搢紳以為榮
十四為本縣令周書泉企傳仲遵少謹實
涉獵經史年十三州辟主簿｜｜｜｜｜｜按仲遵企子
綰銀黃列鐘鼎周書孝義傳序若乃
｜｜｜｜｜｜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其出忠入孝輕生蹈節者則蓋寡焉
白丁隋書李敏傳開皇初
周宣帝后封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敕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公主親在帷中並令自序并
試技藝選不中者輒引出之至敏而合意竟為婚媾敏假一品羽儀禮如尚帝之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

以四海之至尊唯一女夫當為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汝慎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既而大悅謂
公主曰李敏何官對曰一｜｜耳上因謂敏曰今授汝儀同敏不答上曰不滿爾意耶今授汝開府敏又不謝
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壻而惜官乎今授汝柱國敏迺拜而蹈舞遂於坐發詔授柱國以本官
宿衛
朱門陳戟隋書薛道衡傳高祖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
｜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
內榮北史田益宗傳益宗生長邊地不顧｜｜雖位秩崇重猶以為恨
尚書員外郎直第舊唐書裴寂傳遣｜｜｜｜｜一人每日更｜寂｜其見崇貴如此
為
卿一門舊唐書溫大雅傳武德元年歷遷黃門侍郎弟彥博為中書侍郎對居近密議者榮之高祖從
容謂曰我起義晉陽｜｜｜｜耳
以一榻置笏舊唐書崔義元傳開元中神慶子琳等皆至大

官羣從數十人趨奏省闥每歲時家宴組佩輝映｜｜｜｜｜重疊於其上開元天寶間中外族屬無緦麻之
喪其福履昌盛如此東都私第門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時號三戟崔家琳位終太子少保
佩大橫刀舊唐書王及善傳尋除右千牛衛將軍高宗謂曰朕以卿忠謹故與卿三品要職他人非
搜辟不得至朕所卿｜｜｜｜在朕側知此官貴否
位為上相爵為眞王舊唐書郭子儀
傳子儀以懷恩未誅不宜讓使堅辭太尉曰臣｜｜｜｜｜｜｜｜參啓沃之謀受腹心之寄恩榮已極功業
已成壽合乞骸保全餘齒
白頭走小生前舊唐書令狐峘傳峘授吉州刺史齊映廉察江西行
部過吉州故事刺史始見觀察使皆戎服趨庭致禮映雖嘗為宰相然驟達後進峘自恃前輩有以過映不欲
以戎服謁入告其妻韋氏恥抹首趨庭謂峘曰卿自視何如人｜｜｜｜｜｜卿如不以此禮見映雖黜死我

亦無恨恒曰諾即以客禮謁之映雖不言深以為憾

七載秉鈞調四序 舊唐書崔鉉傳會昌九年檢校司徒揚州大都督長史進封魏國公淮南節度使宣宗於太液亭賦詩宴餞有｜｜｜｜之句儒者榮之

先捧紫泥 舊唐書柳公綽傳武元衡罷相鎮西蜀與裴度俱為元衡判官尤相善先度入為吏部郎中度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之句

本鄉列戟 舊唐書張介然傳天寶中因入奏稱旨特加賜賚介然乘間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棨戟若列於帝城鄉里不知臣貴臣河東人也請列戟於故鄉玄宗曰所給可列故鄉京城佇當別賜介然拜謝而出仍賜絹五百疋令宴集里閭以寵異之｜｜｜自介然始也

姓氏司空官班御史 舊唐書司空圖傳召拜殿中侍御史以赴闕遲留青授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乾符六年宰相盧攜罷免以賓客分司圖與之遊攜嘉其高節厚禮

之嘗過圖舍手題於壁曰｜｜｜｜貴｜｜｜｜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念屯奇

赤牒 唐書高祖本紀賜為父後者襲勛爵｜｜官得為真

內相 唐書百官志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又以為天子私人

天子私人 見上

五宅車騎爛若萬花 唐書楊貴妃傳十月帝幸華清宮｜｜｜｜皆從家別為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川谷成錦繡

寒鄉凡裔 唐書穆宗尚宮宋若昭傳若昭父廷芬生五女皆警慧長若華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性素潔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為姻對聽其學

寒宂 唐書太平公主傳主每奏事漏數徙乃得退所言皆從有所論薦或自｜｜蹤進至侍從從踵將相

日給御膳引與同坐 唐書裴寂傳拜尚書右僕射賜服玩不皆詔尚食｜｜｜｜視朝必｜｜｜｜入閤則延臥內言無不從呼為裴監不名也責震當世

衣錦晝遊 唐書張士貴傳從征伐有功賜爵新野縣公又從平洛授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之耳

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 唐書崔湜傳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歎曰｜｜｜｜｜｜｜｜｜也

鳴珂里 唐書張嘉祐傳方嘉貞為相時任右金吾衛將軍昆弟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

楊家三喜 唐書楊敬之傳文宗向儒術以宰相鄭覃兼國子祭酒俄以敬之代未幾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登科時號｜｜｜

拾遺何難判官何易 唐書寗羣傳張薦持節使吐蕃乃遣羣侍御史為薦判官入見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為｜｜｜其｜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為和蕃｜｜｜｜帝壯其言不遣

江南一吏 唐書寗羣傳王叔文雅不喜羣羣往見叔文曰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奈何曰去年李實伐恩侍寵君比時送巡路傍｜｜｜｜耳今君又處實之勢豈不思路傍復有如君者乎

對擁旄節 唐書楊汝士傳縣兵部侍郎為東川節度使時嗣復鎮西川乃族昆弟｜｜｜｜世榮其門

四時仕宦 唐書傅游藝傳游藝起一歲賜袍自青及紫人號｜｜｜｜

十阿父 五代史周世宗家人傳王溥汪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紫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為洛陽人多畏避之號｜｜｜

四踐兩府九居八座 宋史張齊賢傳齊賢｜｜｜｜｜｜｜｜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

鬻鞍材 金史僕散安貞傳益都縣人楊安國自少無賴以｜｜｜為業市人呼為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

青巾紫衣 元史順帝紀禁倡優盛服許男子裹｜｜婦女服｜｜不許戴笠乘馬

乘車入禁

給扶升殿 元文葉李詩賜大小車各一許 ｜小｜｜｜中仍｜｜｜ **口目雙掩聲眺俱明** 劉晝新論勢苟就壅則｜｜｜｜遇必屬通則｜｜｜ **未笄封渭陽君** 三秦英雄記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尚｜｜｜為｜｜｜於鄠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鄠者各令乘軒簪筆為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為使者授印綬 **枕天子膝** 尉遲桓南北新聞李泌謂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茅土皆非所欲收復京師但｜｜｜｜一覺使司天奏有客星犯帝座矣 **遠比趙公近同郭令** 孫光憲北夢瑣言溫庭雲字飛卿或云作筠字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曰溫李才思豔麗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二十四考中書 **殊拜** 錢希白南部新書貞元十八年五月以祠部員外郎裴泰檢校兵部郎中兼中丞安南都護本管經畧使｜｜也 **十一待制** 錢希白南部新書揚盈川顯慶五年待制鴻文館時年方十一上元三年制舉始補校書郎尤最深於宣夜之學故作老人星賦尤佳 **鄰一品** 錢希白南部新書有范師姨者知人休咎為顏魯公妻黨顏嘗公妻黨問之官階盡得五品否范笑曰｜於｜｜顏郎所望何其卑也顏曰官階盡得五品身著緋衣帶銀魚兒子補齋郎余之滿望也范指坐上紫絲食單曰顏郎衫色如是 **五鳳齊飛** 歐陽修歸田錄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入翰林 **客作兒** 王楙野客叢書吳曾漫錄曰江西俚俗罵人曰｜｜｜宗陳從易寄荔枝與盛參政詩撒覽為下輩批把客作兒僕謂斥受雇者為客作章表此語自古而然因知俗語皆有所自 **相公公相子** 陸游老學菴筆記蔡攸初以淮康節領相印徽宗賜曲宴因語之曰｜｜｜｜益是時京為太師號公相攸即公相之父｜｜｜｜對曰人主主人翁其善為諂給如此 **弟草兄麻** 王明清揮麈前錄元符末曾文肅自知樞密拜相公弟文昭為翰林鑠宿禁中面對喻旨草麻文昭力辭上云｜｜｜｜太平美事禁中已檢見韓絳故事矣不須辭文昭始拜命蓋熙寧初韓康公入相實持國當制國朝以來兩家而已 **狀元登庸** 王明清揮麈前錄本朝李文定王文正宋元憲故詩人有云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王文安覽之不悅後數十年李士美何文縝亦以廷魁至鼎席 **世掌絲綸** 王明清揮麈前錄唐朝以來兄弟居禁林者實可象儀弟望之儼宋元憲景文王荊公和父韓康公持國蘇翰林子由曾文肅文昭蔡元長元度鄧子常子文張康伯賓老宇文仲達叔通父子則李文正昌武晁文元文莊梁翰林固懿肅適蔡文忠仲遠延慶錢希白子飛蘇儀甫子容一家則張尚書洎唐公瓌遼明璪范蜀公子功淳父元長而淳父元長又父子也錢氏又有純老穆父焉葉道卿少蘊而蔡君謨之於元長兄弟亦一族也外制則前人俱嘗掌之惟曾南豐與文昭文肅兄弟三人焉孔經父常父劉邃父贛父與從子少馮又對掌內外制也近日於洪忠宣父子間再見之 **執七朝政** 王明清揮麈前錄呂文穆相太宗猶子文靖參真宗政事相仁宗文靖子惠穆為英宗副樞為神宗樞使次子正獻為神宗知樞相哲宗正獻孫舜徒為太上皇右丞相繼｜｜｜｜真盛事也 **三入相** 王明清揮麈前錄本朝｜｜者趙韓王呂文穆文靖張鄧公文潞公蔡元長雖四入而不克有終 **白士** 陶林公議張詠在｜｜間意繫不羣

貧富

千歲毋出食 管子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此謂本事 巨家

小家 管子｜｜以金｜｜以幣 家粟可食三軍 管子丁氏之｜｜｜｜｜｜之師注丁氏

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 雕卵雕橑 管子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而｜｜然後瀹之｜｜然後爨之注

皆富者所為也 倩而食 管子問邑之貧人｜｜｜者幾何家 知足 老子｜｜者富注人能知足之

為足則長保福祿故為富也 如布帛之有幅 晏子且夫富｜｜｜｜｜｜焉為之制度始無

遷也 嬰之家不貧 晏子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

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

終再拜而辭曰｜｜｜｜｜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 長

年負薪 晏子景公遊於壽宮睹｜｜｜｜者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 樵蘇弗

繼 子華子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

卒業也以是｜｜之｜｜｜糊其頤賴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為於善而違其惡也庶幾於完 糊其頤

賴於人 上見 見廉見義 墨子貧則｜｜富則｜｜ 試太行之獶 尸子中黃伯曰

我左執太行之獶右執雕虎唯象之未吾心試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惡乎試之曰

夫貧窮太行之獶也疏賤者義之雕虎也吾日試之矣 貧者士之常 列子｜｜｜｜｜也死者

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 齊國宋向 列子｜之｜氏大富｜之｜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

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

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

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

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

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

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 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列子楊朱

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

可在逸身故｜｜｜｜｜｜｜｜｜｜｜｜ 設樂陳酒擊博樓上 列子虞氏者梁之富

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 從馬醫而食 列子齊有

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眾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

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富而使人分之 莊子｜｜｜｜｜｜

｜｜則何事之有 國財并 莊子至富｜｜｜焉 正緳係履 莊子莊子衣大布而補之｜｜

｜｜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敝履穿貧也非憊也

環堵之室 莊子原憲居魯｜｜｜｜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

濕匡坐而絃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

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 蓬戶桑樞 見上甕

牖二室上見 軒車不容巷上見 杖藜應門上見 正冠纓絕捉衿

肘見納履踵決 莊子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顔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

而｜｜｜｜而｜｜｜｜而｜｜｜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耳營聲口嗛味 莊子今富人｜｜｜｜｜芻豢醪醴之｜｜鐘鼓管籥之

富涯 韓非子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足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之｜乎

肙然藏千溢之

寳 荀子有人於此｜｜｜｜｜｜｜｜雖行貸而食人謂之富矣彼寳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

渾渾如泉源 荀子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

衣若懸鶉 荀子子夏貧｜｜｜｜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註守後門至賤者

與後門者同衣上見

芻豢糟糠 荀子世無王窮賢良暴人｜｜｜仁人｜｜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

青黃相錯不可為象 淮南子富人則車輿衣纂錦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絛組｜｜｜｜｜｜｜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唅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裋褐不掩形而煬竈口註纂繪也解札裘敗解也煬炙也

裋褐煬竈上見 顔餧 揚子或曰猗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其｜矣曰彼以其粗顔以其精彼以其回顔以其貞

簞瓢捽茹 揚子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亦山雌也何其腥

披榛出門排草入室 抱朴子自敘貧無僮僕籬落頓決荆棘叢於庭宇蓬莠塞乎階霤｜｜｜｜｜｜

假舉倍息 抱朴子貧人｜｜｜｜田宅割裂以訖盡｜蘧櫨倒裝而無餘

靡衣鮮食 文中子士有｜｜｜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註奢罕德

懸磬 國語室如｜｜野無青草

官不備宗器 國語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其｜｜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蓺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

脯一束粮一筐 國語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以羞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

朝不及夕上見 陶衛 戰國策梨地定封富比｜｜註魏冉封陶商君姓衛

中民 史記漢文帝紀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

糟糠不厭 史記伯夷傳回也｜｜｜屢空｜｜｜｜

三歸反坫 史記管晏傳管仲富擬於公室有｜｜｜齊人不以為侈

落魄 史記酈生傳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無以為衣食業

家僮八百 史記司馬相如傳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人程鄭亦數百人

徒四壁立 史記司馬相如傳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

家訾累數巨萬 史記酷吏傳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矣

一馬且不全上見 履有上無下 史記滑稽傳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

量富什居其六 史記貨殖傳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其｜｜｜｜

素封 史記貨殖傳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

比者命曰｜｜與千戶侯等史記貨殖傳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巵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比千乘之家史記貨殖傳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坰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糴千鍾薪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漆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巵茜千石馬蹄蹠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麴鹽豉千瓿鮐鮑千斤鯛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鼲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稽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

本富末富姦富史記貨殖傳是故｜｜為上｜次之｜最下傾郡傾縣史記貨殖傳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中者｜｜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漢書張安世傳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黑綈夫人自紡績｜｜｜｜｜｜｜｜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呂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王陽能作黃金漢書王吉傳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從去處所載不過橐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漿酒藿肉漢書鮑宣傳奴從寡客｜｜｜｜蒼頭廬兒皆用致富註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藿也無儋石儲漢書揚雄傳家產不過十金乏｜｜｜之｜晏如也所願不過一金漢書敘傳夫鼓鍾流隸鐵寒道路思有桓禍之褒儋石之富｜｜｜｜

｜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合錢買驢後漢書光武帝紀注東觀記曰受尚書於中大夫盧江許子威資乏與同舍生韓子｜｜｜｜令從者賦以給諸公費按此光武潛龍時事金穴後漢書光武郭皇后紀郭況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為｜｜溫衣美飯乘堅驅良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而面墻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富逸後漢書李通傳家居｜｜為閭里雄呂此不樂為吏乃自免歸守錢虜後漢書馬援傳亡命北地遇赦因留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

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絝樊重庶幾君子之富後漢書樊宏傳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迺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呂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遣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勅竟不肯受論曰昔楚項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若廼｜｜之折契止訟其｜｜｜｜｜｜｜｜子貲財億七千餘萬後漢書梁冀傳扶風

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
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迺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
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拷
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三十餘**
萬後漢書梁冀傳冀財貨縣官斥
賣合｜｜｜｜｜以充王府**鮮車怒馬**後漢書第
五倫傳蜀
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
千萬皆｜｜｜｜以財貨自達**寫書受直**後漢書班
固傳顯宗
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為官｜｜｜｜
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琦賂寶貨巨室不**
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後漢書仲長統傳豪人之
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
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
都城｜｜｜｜｜｜｜｜｜｜｜｜｜｜｜｜妖
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
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

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
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子**
孫恥失先業後漢書陳蕃傳小家畜產百萬
之貲｜｜尚｜愧｜其｜｜**甑中生塵**
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後漢書范丹傳桓帝時以丹
為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
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議者欲以為
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
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廬
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
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
曰｜｜｜｜｜｜｜｜｜｜｜｜｜｜**千頭木奴**吳
志
三嗣主傳註襄陽記曰李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
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
敕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
｜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

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
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
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
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
匹家道
殷足**北阮南阮**晉書阮咸傳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
道北｜｜富而｜｜貧七月七日北
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
鼻褌於庭人或怪之荅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未能免俗**
聊復爾耳見上**鴻臚丞差有祿**晉書阮修傳王敦時為鴻
臚卿謂修曰卿常無食｜
｜｜｜｜｜能作不修
曰亦復可爾耳遂為之**家有二千萬**晉書庾敳傳時劉
輿見任於越人士
多為所構惟敳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
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眾坐中
問於敳而敳乃頹然已醉幘墮机上以頭就
穿取徐荅曰下官｜｜｜｜｜隨公所取矣**家成市里**

晉書羅尚傳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
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貪如豺狼無
復極
已**富則盛貧則病**宋書顏延之傳嘻曰｜｜｜｜｜
｜矣貧之病也不惟形色麤黶或
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疎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識
遠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之志
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
浮昔琴歌於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蟬腹龜腸**齊書王
僧虔傳
｜｜｜｜為日已久饑虎能嚇
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為落毛**名後堂山為首陽**齊書
武陵
王曄傳尚書令王儉詣畱儉設食柈中菘
菜鮑魚而已又｜｜｜｜｜益怨貧薄也**五日不**
得食齊書王智深傳家貧無人事嘗
餓｜｜｜｜｜掘莧根食之**埒陶白巨程羅**梁
書
任昉傳富｜｜｜貲｜｜｜山擅銅陵家
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賓客三百餘**

人器皆金玉雜寶 梁書羊侃傳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
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
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荊玉
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
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
艖䑶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繢盛設帷屏
陳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
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侃延斐同宴｜
｜｜｜｜｜｜｜｜｜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
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 見上
金鋪玉舄蒸食 南史
牛衣 陳書宣帝紀至今貴里豪家｜｜｜｜｜貧居陋巷｜｜｜｜｜彌物平施何其遼遠
鬼笑 南史
劉粹傳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
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寠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
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
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所｜也遂止
無褌 南史吉士
瞻傳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摴｜｜褰露為儕輩
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匹乃作百褌其外並賜
軍士不以入室
冬月葛練 南史任昉傳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
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著｜帔｜裙道
逢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為卿作計乃著廣
絕交論以譏其舊交 按練裙當為練裙
三級 魏書太武帝紀其令州郡縣隱括貧富以為｜｜其富者
租賦如常中者復二年下窮者復三年
藏鏹巨萬 魏書張僧皓傳好營產業孜孜不已｜｜｜｜
他資亦稱是
牛馬以谷量 北齊書婁昭傳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
父提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
緣漢千餘里間第宅

相次 周書李遷哲傳遷哲累世雄豪為鄉里所率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
人｜｜｜｜｜｜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中
各有僮僕侍婢奄閽守之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
縱酒飲讌盡生平之樂
積龜貝實倉廩 周書孝義傳序｜｜｜｜｜｜居於閭巷之內非一
家也其悅禮敦詩守死善道者則又鮮焉
不得令李生怪人燻灼 隋書李德林傳年十
六遭父艱自駕靈轝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衰跣足州
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諶者漢射之兄因
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弔相去十餘
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
｜｜｜｜｜｜｜｜
衣冠窘之 舊唐書德宗紀丁丑詔文武常參官共賜錢七百萬貫以歲凶穀貴
｜｜｜｜故也
西蜀王孫之室東海糜竹之家 舊唐書李密傳密大修營墅以
逼東都仍作書以移郡縣曰｜｜｜｜｜翻同原憲之貧｜｜｜｜｜俄成鄧通之鬼
田彭 舊唐
書郝處俊傳侍中平恩公許圉師即處俊之舅早同州
里俱宦達於時又其鄉人田氏彭氏以殖貨見稱有彭
志筠顯慶中上表請以家絹布二萬段助軍詔受其絹
萬匹特授奉議郎仍布告天下故江淮間語曰貴如許
郝富若｜｜
天子誠使 舊唐書鄭餘慶傳自至德以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領旌節就第宣賜皆
厚以金帛遺之求媚者惟恐其數不廣故王人一來有
獲錢數百萬者餘慶每受方任｜｜必｜其｜曰餘慶
家貧不得妄有求取
地癖 舊唐書李憕傳憕豐於產業伊川膏腴水陸上田修竹茂樹自城及闕口別業
相望與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
孫寔 唐書鮑防傳防字子慎襄州襄陽人少｜｜篤志於學善辭章
篋無儲蓄櫃無新衣 遼史耶律韓八傳死之日｜｜｜｜｜｜｜遺使弔祭給葬具

跣露金史雷淵傳淵庶出年最幼諸兄不齒父殁不能安於家乃發憤入太學衣弊履穿坐榻無席自以｜｜恒兀坐讀書不迎送賓客人皆以為倨其友商衡每為辯之且瞷邮焉無十金之業元史楊奐傳奐不治生產家｜｜｜而喜周人之急雖力不贍猶勉強為之萬石王家元史王磐傳世業農歲得麥萬石鄉人號｜｜｜｜舂蓬稗炊藜莧元史李德輝傳適歲凶家儲粟纔五升其母｜｜｜｜｜｜而食之朱張家元史吳鼎傳浙有兩富豪曰｜｜｜多貸與民錢編荊為牀郭憲洞冥記董謁字仲玄武都郁邑人也少好學嘗遊山澤負挾圖書患其繁重家貧拾樹葉以代書簡言其易卷懷也｜｜｜｜聚鳥獸毛以寢其上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桓寬鹽鐵論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桓寬鹽鐵論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也雲行於塗轂擊於道桓寬鹽鐵論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六卿富累於陶衛輿服僭於王公宮室溢於制度并兼列宅隔絕閭巷閣道錯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鶩臨淵釣魚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鬭雞中山素女撫流徵於堂上鳴鼓巴歈作於堂下婦女被羅紈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弋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解怠把珠載金焦氏易林范公陶夷善賈飾資東之營丘易字子皮｜｜｜｜多福利歸之朽輿瘦駟焦氏易林｜｜｜｜不任銜轡君子服之談何容易賣袍續食焦氏易林｜｜｜｜憎慷

不飽力作自到王充論衡｜｜｜｜不求富貴｜｜矣粳糧縕袍袁宏後漢紀夫饑而思食寒而欲衣生之所資也遇其資則｜｜｜｜快然自足矣然富有天下者其欲彌廣雖方丈顢敝猶曰不足必求河海之珍以充耳目之玩則神勞於上民疲於下矣寶井王嘉拾遺記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閑算術者萬人收四海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為器銅鐵之類積如山阜或藏之井塹謂之｜｜夜月晝星富無匹王嘉拾遺記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黃金為器工冶之聲震於都鄙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其上以稱量其珠玉也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為瓊廚金穴瓊廚見上寶庭王嘉拾遺記糜竺貨財如山不可算計內以方諸盆缾設大珠如卵散滿於庭謂之｜｜金溝劉義慶世說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於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開庫一日劉義慶世說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廼｜｜｜｜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兼山海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高陽王雍貴極人臣富｜｜｜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檻窈窕連亘飛簷峻宇轇轕周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雉頭狐腋畫卵雕薪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河閒王琛在秦州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其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鎖環諸王服其豪富琛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

姓猶能｜｜｜｜｜｜｜｜況我大魏天王不為華侈

吞紙實腹抱犬而臥 顏氏家訓 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以｜｜寒無氈被｜｜｜｜犬亦饑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隣猶不廢業

屋室破漏竅如七星 馮贄雲仙雜記鄭廣文｜｜｜｜自下望之｜｜｜｜

糠市 馮贄雲仙雜記洛陽振德坊皆貧民例享糟糠之薄賀知章目為｜｜

錢徑 王仁裕開元遺事王元寶以銅線穿｜鬻於後園花｜中貴其泥雨不滑也

聽寺鐘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輒詣謁飡為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冀其晚至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闇黎飯後鐘蓋為此也

至富敵貴 錢希白南部新書元皇嘗召王元寶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絹一疋繫陛下南山樹樹盡臣絹未窮又元皇御含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亘山間問左右皆言不見令急召元寶問之元寶曰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辯其狀左右貴臣啓曰何則臣等不見元皇曰我聞｜｜可｜｜朕天下之貴元寶天下之富故見耳元寶又年老好戲謔出入市里為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為王老盛流於時矣

軟盤 彭乘墨客揮犀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一豪家日聞歌鐘之聲其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為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妻曳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即著帽往見之坐於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著頭巾繫勒帛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卿入一別館供帳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其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槃肴饌各令擇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羣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粧服人品皆豔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羣妓執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酒五行羣妓皆退主人者亦翻然而去曼不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

食烏昧草 王偁東都事畧范仲淹傳歲饑出使安撫東南所至除淫祀賑乏絕民有｜｜｜｜者撷草以進請示六宮貴戚戒其侈心

足穀翁 趙德麟侯鯖錄唐韋宙善治生江陵田產極盛除廣帥宣宗戒之曰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宙曰江陵莊稍穀尚有七千堆無所用泉宣宗曰此所謂｜｜｜也

人事部二

門第

白屋子華子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學而能受規諫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身舉士於｜｜之下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心公家賴焉

不遷之宗子華子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薀穹窿而｜｜｜｜也按三主欒范中行

單族後門子華子｜｜｜｜之士竊人之爵祿而邀覬於一時之幸

舊仕尸文子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

銅川六世文中子吾家頃｜｜｜｜矣

家傳七世文中子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薛公曰鄉人也是其｜｜｜｜矣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進

宗周之介子文中子通也｜｜｜｜敢忘其禮乎

司商協名姓國語｜｜｜｜｜註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

三卿五大夫國語夫郤氏晉之寵人也｜｜而｜｜｜可以戒懼矣

得姓國語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

世世將家史記項羽紀項氏｜｜｜｜｜有名於楚

世家子弟史記平準書所忠言｜｜｜｜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

五世相韓史記留侯世家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故

萬石君史記萬石君傳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

李氏世將史記李將軍傳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

齊楚大族五姓漢書高祖紀九年冬十一月徙｜｜｜｜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關中與利田宅註師古曰利謂便好也

通籍漢書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兄弟｜｜註應劭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

任子漢書哀帝紀除｜｜令及誹謗詆欺法註應劭曰｜｜令者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不以德選故除之師古曰任者保也

命家漢書食貨志令｜｜田三輔公田註章服曰命謂爵命者

五將世權漢書五行志其後富盛｜｜｜｜按五將謂王氏

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漢書韋賢傳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為高寢令早終次子宏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

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書李尋傳將軍｜｜｜｜｜｜｜｜漢興呂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按尋語指王氏

重侯累將漢書王商史丹傅喜傳贊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竆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

十侯五大司馬漢書外戚傳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外戚莫盛焉按李尋傳王莽傳皆作九侯師古以為鳳嗣禁為

侯不重數也

綺襦紈袴之間 漢書敘傳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非其好也

家有賜書三世成名 漢書敘傳子政共遊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呂下莫不造門

四姓博學 漢書敘傳子政｜｜｜

小侯 後漢書明帝紀為｜｜｜｜開立學校置五經師注袁宏漢紀永平中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經又為外戚與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

東京莫與為比 後漢書鄧隲傳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

元功之族 後漢書和帝紀故太尉鄧彪｜｜｜｜三讓彌高

鉅鹿大姓 後漢書耿純傳李軼以其｜｜｜｜迺承制拜為騎都尉授以郎令安集趙魏

世任河西 後漢書竇融傳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無復以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咸以融｜｜｜｜為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

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 後漢書竇融傳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代友為城門校尉穆子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泚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即位以融從兄子林為護羌校尉竇氏｜｜｜｜｜｜｜｜｜｜皆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

八子皆二千石 後漢

書馮勤傳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為｜｜｜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

右姓 後漢書郭伋傳強宗｜｜各擁衆保營註右姓猶高姓也

一宗五侯 後漢書樊儵傳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鄭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時特進一言文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

出自管仲 後漢書陰識傳其先｜｜適楚為陰大夫因而氏焉

三皇后六貴人 後漢書梁冀專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

傳國八世 後漢書張奮傳自昭帝封安世至吉｜｜｜｜經歷篡亂二百年間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為比

父子兄弟代為帝師 後漢書桓郁傳論自榮至典世宗其道｜｜｜｜｜｜｜｜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

神光照社 後漢書應劭傳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七世通顯 見上

四世太尉 後漢書楊修傳自震至彪｜｜｜｜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東京名族

東京名族 見上

二千石子 後漢書吳祐傳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而自棄業賤事縱已無恥柰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冠蓋 後漢書王允傳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為｜｜

萬石秦氏 後漢書秦彭傳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

五世二千石 後漢書李章傳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

八世博士 後漢書歐陽歙傳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皆為

丨丨名公之子　後漢書劉翊傳河南种拂臨郡引為功曹翊呂拂丨丨丨乃為起馬拂呂其擇時而任之敬

四世五公　蜀志先主傳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丨丨丨丨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

一門三方冠蓋　吳志諸葛瑾傳註吳書曰初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丨丨丨丨為丨丨天下榮之

繼世名貴　晉書何遵傳綏字伯蔚位至侍中尚書自以丨丨丨丨奢侈過度性既輕物翰札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豪矜乃爾豈其免乎按綏何遵子

冀方右族　晉書歐陽建傳歐陽建字堅石世為丨丨丨丨

九世清德　晉書羊祜傳世吏二千石至祜丨丨丨丨並以丨丨聞

劉最為祖　晉書劉頌傳世為名族同郡有雷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為之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為祖

著姓　晉書段灼傳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為西土丨丨

盛戚豪門　晉書閻纘傳至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丨丨丨丨子弟

貴介公子　晉書劉伶傳有丨丨丨丨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

盛門　晉書夏侯湛傳湛族為丨丨

累世官族　晉書索靖傳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丨丨丨丨

三葉擁旄　晉書毛璩傳自寶至璩丨丨丨丨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濟陽周氏為輩而人物不及也

七世名德　晉書楊佺期傳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曾祖犨太常自震至準丨丨丨有丨丨

世以文章顯　晉書應貞傳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漢至魏丨丨丨丨軒冕相襲為郡盛族

軒冕相襲　見上

方雅之族　晉書周顗母李氏傳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顗父浚為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為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悴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顗及嵩謨而顗等既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為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顗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為丨丨丨

名公孫　宋書謝景仁傳景仁與百僚同見高祖高祖目之曰此丨丨丨也

北舍　宋書謝宏微傳建昌國祿本應與丨丨共之國侯既不措意今可依常分送宏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

王氏青箱學　宋書王准之傳王准之字元曾琅邪臨沂人高祖彬尚書僕射曾祖彪之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傳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

天下膏粱　宋書荀伯子傳出補臨川縗之青箱世謂之丨丨丨丨內史車騎將軍王弘稱之曰沉重不華有平陽侯之風伯子常自矜蔭藉之美謂弘曰丨丨丨丨惟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

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　宋書恩倖傳序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著寡徒以馮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者也

布衣素族　齊書高帝紀詔曰吾本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念不到此因藉時來遂隆大業

金張世族袁楊鼎貴　齊書褚淵王儉傳論自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委質服義皆由漢氏膏腴見重事起於斯

世不絕公　齊書柳世隆傳出為虎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虎威之號為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丨丨丨丨也按元景世隆伯父

華儕　齊書江謐傳敕曰江謐寒士誠當不得競等丨丨然甚有才幹堪為委遇可遷掌吏部

烏衣　齊書王僧度傳遷御史中丞領驍騎

將軍甲族向來多不居憲臺王氏以分枝居｜｜者位
官微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
試為耳
雖謝文通乃忝武達 齊書王僧虔傳高平檀珪罷沅南令僧虔以為征北板行
參軍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五常之始文武為
先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為
｜｜｜羣從姑叔三媾帝室祖兄二世糜軀奉國
一門二台司 齊書王僧虔傳遷侍中左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羣從宗族竝會客有相
之者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也及授僧
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
此授則｜｜有｜｜｜實可長懼乃固辭不拜上優而
許之
兄弟三人皆為司直 齊書沈沖傳沖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淡淵
竝歷御史中丞｜｜｜｜｜｜｜｜晉宋未有也
劉尹樹 齊書劉瓛傳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少篤

學博通五經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丹陽尹袁粲於後
堂夜集瓛在座粲指庭中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
時｜每想高風今復見御清德可謂不衰矣
曾高竝台輔 齊書王融傳祖僧達中書令｜｜｜
｜｜
馬糞諸王 梁書王志傳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以來門風多寬恕志尤敦厚所
歷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轣賣之志知
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遊其門者專覆其過而稱其善
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為長者
不藉殿下姻媾為門戶 梁書王峻
傳琮為國子生尚始興王女繁昌縣主不慧為學生所
嗤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
臣太祖是謝仁祖外孫亦｜｜｜｜｜｜
｜｜｜｜｜｜按琮峻之子
七葉重光海內冠冕 梁書
王暕傳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遙光表薦暕曰竊見秘
書丞瑯邪王暕年二十一｜｜｜｜｜｜｜神清氣

茂允迪中和
蟬冕交映台衮相襲 梁書王暕等傳論王氏自姬姓以降及乎秦漢繼有
英哲洎東晉王茂弘經綸江左時人方之管仲其後｜
｜｜｜｜｜勒名帝籍慶流子孫斯為盛族矣王
暕等承藉茲基國華是貴子有才行可得而稱
爵位蟬聯文才相繼 梁書王筠傳又與諸
兒書論家世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竝累
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
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
門世者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
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
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
壯武八葉 梁書張纘傳眉目疎朗神采爽發高祖異之嘗曰張｜｜云後｜｜有逮吾者其此子乎
三世國師 梁書王承傳中大通五年轉國子祭酒承祖儉及父
暕嘗為此職｜｜｜為｜｜前代未之有也當世以為
榮

簪閥 陳書周敷傳迪素無｜｜恐失衆心倚敷族望深求交結
閩中著姓 陳書陳寶應傳
寶應晉安侯官人｜｜｜也世為｜｜｜
王與馬共天下 南史王宏傳論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
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有憑焉其初
謗云｜｜｜｜｜｜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
楚大夫屈到後 南史到彥之傳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也
由江敩謝瀹
我不得措此意 南史江敩傳先是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
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為兒昏得
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
｜｜｜｜｜｜｜｜｜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敩
登榻坐定敩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
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時人重敩風格不為權倖降意
世為侍中 南史陸慧曉傳慧曉

字叔明吳郡吳人晉太尉玩之玄孫也自玩至慧曉祖萬載｜｜｜｜皆有名行慧曉伯父仲元又為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見上

方之金張二族 五世內侍 南史陸慧曉傳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敏物為吳郡太守入閤門曰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真｜｜｜｜我之流亞

百代卿族 南史韋叡傳時吏部尚書韋世康兄弟顯貴隋文帝從容謂鼎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豈忘本也官給酒肴遣世康請鼎還杜陵鼎乃自楚太傳孟以下二十餘世並考論昭穆作韋氏譜七卷示之歡飲十餘日乃還按鼎叡孫

俞錢 南史陳慶之傳梁世寒門達者惟慶之與俞藥俞藥初為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見上

當令姓自於臣 阜姓 魏書文成帝紀今制皇族卿傳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技巧｜｜為婚

八族 魏咸陽王禧傳於時王國舍人應取｜｜及清修之門禧取任城王隸戶為之深為高祖所責

東崔 魏書高陽王雍傳納博陵崔顯妹甚有色寵欲以為妃世宗初以崔氏世號｜｜地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

不虛大家兒 魏書穆紹傳莊帝立爾朱榮遣人徵之紹以為必死哭辭家廟及往見榮於邙山捧手不拜榮亦矯意禮之顧謂人曰穆紹｜｜｜｜

四世貴盛 魏書于忠傳于氏自曾祖｜｜｜｜一世皇后四贈三公頃軍尚書令三開國公

天下諸杜京兆為美 魏書杜銓傳初密太后父豹喪在濮陽世祖欲命迎葬於鄴謂司徒崔浩曰｜｜｜｜何處望高浩對曰｜｜｜｜世祖曰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兆中長老一人以為宗正命營護凶事浩曰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之後於今為諸杜之最即可取之詔召見銓器貌瓌雅世祖感悅謂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為宗正

諸杜之最 聲高冠帶 魏書盧玄傳論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迹為世盛門其文武功烈治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

河間邢廣平游 魏書游雅傳雅性剛戇好自矜誕凌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為恨允將婚於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不勝｜｜｜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貴已賤人皆此類也

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 魏書楊播傳誡子孫曰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二乃有｜｜｜｜｜｜｜｜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憍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

清第 魏書李彪傳高祖詔曰歷觀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陰著德當時或見拔幽陋流名後葉故毛遂起賤奮抗楚之辯荀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雖宿非｜｜本閥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才頗堪時用兼憂吏若家載宣朝美若不賞庸敘績將何以勸獎勤能

臣家未肯推祚 魏書郭祚傳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高祖以郭祚晉魏名門宋弁傳弁從容謂弁曰卿固應推郭祚之門也弁笑曰｜｜｜｜｜｜高祖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儁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良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為可怪

先賢後哲頓在一門 魏書郭祚傳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高祖曰｜｜｜｜｜｜｜｜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惟事魏文微臣虛薄遺奉明聖自惟幸甚因敕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

關西風氣 魏書李琰之傳琰之雖以儒素自業而每語人言吾家世將種自云猶有｜｜｜｜及至州後大好射獵以示威武

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 北齊書斛

律金傳｜｜｜｜｜｜｜｜尊寵之盛當時莫比

府戶 北齊書魏蘭根傳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為本郡都督率衆討茹茹以蘭根為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更張琴瑟今也其時靜境寧邊事之大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敘一准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以奏聞事寢不報

博崔趙李 北齊書崔㥄傳㥄每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惟我與尒｜｜｜｜河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

勿使崔家笑人 北齊書崔㥄傳㥄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為當時所稱要太后為博陵王納㥄妹為妃敕中使曰好作法用｜｜｜｜｜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李順富貴㥄奏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四使之門 北齊書李湛傳湛字處元涉獵文史有家風為太子舍人兼常侍聘陳使副襲爵涇陽縣男渾與弟繪偉俱為聘梁使主湛人為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為｜｜｜

上門 北齊書馮子琮傳子琮專營婚媾歷選｜｜｜例以官爵許之的日便驗

執象笏者百餘人 隋書李穆傳穆子孫雖在極祿悉拜儀同其一門｜｜｜｜｜穆之貴盛當時無比

奕青紫 北史穆崇傳論穆崇風奉龍顏早著誠款遂八膺寵眷位極台司世載公卿｜｜｜｜盛矣

柱國家 舊唐書高祖紀皇祖諱虎後衛左僕射封隴西郡公與周文帝及太保李弼大司馬獨孤信等以功參佐命當時稱為｜｜｜｜仍賜姓大野氏

鼎族高門元功世冑 舊唐書高祖紀隋右驍衛大將軍李金才光祿大夫李敏拉｜｜｜｜｜｜

無愧前修 舊唐書裴寂傳高祖嘗從容謂寂曰我李氏昔在隴西富有龜玉降及祖禰姻婭帝室及舉義兵四海雲集纔涉數日昇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賤劬勞行陣下不聊生公復世冑名家歷職清顯豈若蕭何曹參起自刀筆吏也惟我與公千載之後｜｜｜｜矣

二家兄弟各為人物之選 舊唐書溫大雅傳初大雅在隋與顏思魯俱在東宮彥博與思魯弟愍楚同直內史省彥將與愍楚弟遊秦典校秘閣｜｜｜｜｜一時｜｜｜少時學業顏氏為優其後職位溫氏為盛

盛族 舊唐書楊恭仁傳始恭仁父雄在隋以同姓寵貴自武德之後恭仁兄弟名位尤盛則天時又以外戚崇寵一家之內駙馬三人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以上官二十餘人遂為｜｜

世襲大人之號 舊唐書長孫無忌傳其先出自後魏獻文帝第三兄初為拓拔氏宣力魏室功最居多｜｜｜｜｜後更跋氏為宗室之長改姓長孫氏

一家三秀才 舊唐書杜正倫傳隋仁壽中與兄正元正藏俱以秀才擢第隋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有｜｜｜甚為當時稱美

以一榻置笏重疊於其上 舊唐書崔義元傳開元中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羣從數十人趨奏省闥每歲時家宴組珮輝映｜｜｜｜｜｜｜｜｜｜開元天寶間中外族屬無緦麻之喪其福履昌盛如此東都私第門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瑶俱列棨戟時號三戟崔家按張儉傳儉兄弟三人門皆列戟亦號三戟張家

三戟崔家 見上

三代執金吾 舊唐書趙道興傳儀鳳中累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文明年以老病致仕於家子晈亦為金吾將軍凡｜｜｜｜為時所稱

萬石張家 舊唐書張文瑾傳四子潛沛洽涉中宗時潛官至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兄弟五人皆至三品官時人謂之｜｜｜｜

父子三人皆至宰相 舊唐書

思謙傳二子承慶嗣立俱以學行齊名長壽中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長安三年承慶代嗣立為天官侍郎頃之又代嗣立知政事及承慶卒又代為黄門侍郎前後四職相代又｜｜｜｜｜｜有唐以來莫與為比

三代為省轄 舊唐書韋思謙傳嗣立三子孚恒濟皆知名濟早以辭翰聞天寶七載又為河南尹遷尚書左丞｜｜｜｜衣冠榮之

門標六闕 舊唐書朱敬則傳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也代以孝義稱自周至唐三代旌表｜｜｜州黨美之

郎官家 舊唐書韋湊傳家有禮則父子兄弟更踐郎署時稱｜｜｜

三相張氏 舊唐書張延賞傳延賞東都舊第在思順里亭館之麗甲於都城子孫五世無所加工時號｜｜｜云

雲摶水擊鬱為鼎門 舊唐書盧簡辭傳詩盧簡辭之兄弟｜｜｜｜｜｜｜｜非德及慶鍾安能及此

可畏不可恃 舊唐書柳玭傳玭嘗著書誡其子弟曰夫門第高者｜｜｜｜｜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墜先訓則罪大於他人雖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見祖先於地下不可恃者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

冠內廷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 舊唐書李德裕傳遣使獻丹扆箴六首帝手詔答曰卿之宗門累著聲績｜｜｜｜｜｜｜｜｜｜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之旨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予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嗟

鳳閣王家 舊唐書王綝傳曾祖擇從兄易從天后朝登進士第從弟明從言從肅宗朝並以進士擢第昆仲四人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時號｜｜｜｜｜｜

正卿方鎮者六七人 舊唐書孔緯傳孔氏子元和後昆仲貴盛至｜｜｜｜｜｜｜未有為宰輔者至緯始在鼎司

名節風教為衣冠顧矚 舊唐書裴朗傳朗自以中外人物為海內冠族雖琅邪王氏繼有台鼎而歷朝首為佐命鄴之不以為伍朗孫誼又虞世南外孫神功中為蘇州刺史常因視事司馬清河張沛通謁沛即侍中文瓘之子誼揖之曰司馬何事沛曰此州得一長史是隴西李豐天下甲門誼曰司馬何言之失門第須歷代人賢｜｜｜｜｜｜｜｜｜始可稱舉老夫是也夫山東人尚於婚媾求於祿利作時柱石見危授命則曠代無人何可說之以為門戶沛懷慚而退

天下甲門 見上

高姓不可下嫁 舊唐書東謝蠻傳其首領謝元深既世為酋長其部落皆尊畏之謝氏一族法不育女自云｜｜｜｜｜｜故也

地親望高 唐書鬱林王恪傳恪善騎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煬帝女｜｜｜｜中外所向

右膏粱左寒畯 唐書高士廉傳初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閥閱後雖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貲故人謂之賣昏由是詔士廉與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責天下譜牒參考史傳檢正真偽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為九等號曰氏族志而崔幹仍居第一帝曰我於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冠冕猶恃舊地以取貲不肖子偃然自高販鬻松檟不解人間何為貴之齊據河北梁陳在江南雖有人物偏方下國無可貴者故以崔盧王謝為重今謀士勞臣以忠孝學藝從我定天下者何容納貲舊門向聲背實買昏為榮耶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為公卿大夫世世不絕此謂之門戶今皆反是豈不惑邪朕以今日冠冕為等級高下遂以崔幹為第三姓班其書天下

新門舊望 見上

氏族志 見上

崔盧李鄭 見上

七姓十家 唐書高士廉傳又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不得自為昏

名宗望

姓唐書高士廉傳贊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故丨丨丨舉郡國自來而譜系與焉所以
推敍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亂也遺晉播遷中夏離亂百
宗蕩析士去墳墓子孫猶挾系錄以示所承而代閥顯
者至賣昏求財汩喪廉恥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屢抑不
為衰至中葉風教又薄譜錄都廢公靡常產之拘士亡
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
世祚訖無考按冠冕皁隸混為一區可太息哉**言李悉**
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見上**三后族**唐書竇威傳武德元年授內史令每論政
事得失必陳古為諭帝益親暱嘗引入臥內謂曰昔周
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為天子而公為內史令
事固有不等耶威懼頓首謝曰臣家在漢再為外戚至
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
克任帝笑曰公以丨丨丨夸我耶關東人與
崔盧婚者猶自矜大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四第同時**

列戟唐書韋斌傳拜銀青光祿大夫列五品時陟守河東而從兄由為右金吾衛將軍縚為太子少師丨
丨丨丨丨衣冠罕比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為多**唐書張說傳后嘗問諸儒言氏
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若為朕言之說
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
生地而為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
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後或
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為賜族久乃為姓降唐
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為
之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
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后曰善**朱紫滿門**唐書田宏
正傳常欲襲山東承襲舊風故悉遣子姓
任朝廷帝皆擢任之丨丨丨丨榮冠當時**門功**唐書馬燧傳子
暢以蔭至鴻臚少卿暢子繼祖生四歲
以丨丨為太子舍人五遷至殿中少監**韓穆二門**唐書穆寧

傳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貞
元間言家法者尚丨丨丨丨云**南鄭相北鄭相**唐書鄭餘慶傳
與從父絪家昭國坊絪第在南
慶第在北世謂丨丨丨丨云**婚閥**唐書王鍔傳鍔附太原王翃為
從子以丨丨自高**聞家子**唐書杜兼傳僚官韋賞陸楚皆丨丨丨**時望國籍**唐書柳沖
傳初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甄差羣姓其後門冑興替
不常沖請改修其書帝詔魏元忠及沖共取德功丨丨
丨丨之家等而次之**東眷西眷中眷**五代史雜傳裴皞字司東河東人也裴氏自晉魏以來世
為名族居燕者號丨丨居涼
者號丨丨居河東者號丨丨**衣冠舊族**宋史地理志洛邑為天地之中
民性安舒而
多丨丨丨丨**將相鄉勳賢里**宋史侯益傳天祐四年晉祖追念虎牢之功遷武寧
軍節度同平章事遣中使謂益曰朕思卿前年七月九
日大立戰功故復以此月此日徙卿鎮彭門領相印仍

賜門戟改鄉里為
丨丨丨丨丨**分告身**宋史狄棐傳卒有狄國賓者仁傑之後丨仁傑丨丨與棐
棐奏錄國賓一官而
自稱仁傑十四世孫**三楊皆盛門靖恭尤著**宋史楊覃傳唐有京
兆尹憑居履道坊僕射於陵居新昌坊刑部尚書
汝士居靖恭坊時稱丨丨丨為丨丨而丨丨丨丨**更執**
國政三世四人宋史呂夷簡傳呂氏丨丨丨丨丨
丨丨丨世家之盛則未之有也**世綵**
綸集宋史胡交修傳自其從祖宿從父宗愈至交修世
將皆在禁林中興以後學士三入者自交修始交
修裒次為書號曰丨丨
丨丨以侈一門之遇**三世守鄉郡**宋史韓肖冑傳琦守相作晝錦堂治
作榮歸堂肖冑又作榮事堂丨丨丨
丨丨人以為榮按肖冑曾祖琦父治**三世以是經收效**
宋史楊文仲傳七歲而孤母胡年二十有八守節自誓
敎養諸子文仲既冠以春秋貢其母喜曰汝家至汝丨

｜｜｜｜｜矣

五世登科第三世掌詞命 宋史葛邲傳葛邲字楚輔其先居丹陽後從吳興世以儒學名家高祖密至邲｜｜｜｜｜大父勝仲至邲｜｜｜｜

以石室名其家 宋史文苑傳文同漢文翁之後蜀人猶｜｜｜｜｜

六世相繼為宰相 金史劉彥宗傳遠祖忻唐盧龍節度使石晉以幽薊入遼劉氏｜｜仕遼｜｜｜｜

程一舉 金史程家傳祖冀仕遼廣德軍節度使冀凡六男父子皆擢科第士族號其家為｜｜

李金吾家 金史李獻能傳李膺能守欽叔河中人先世有為金吾衛上將軍者時號｜｜｜｜

舅甥之貴 元史后妃表元初因其國族不娶庶姓非此族也不居嫡選當時史臣以為｜｜｜｜蓋有周姬齊姜之遺意歷世守之固可嘉也

天其以廉為吾宗之姓 元史布魯海牙傳拜廉使命下之日子希憲適生喜曰吾聞古以官為姓｜｜｜｜｜｜｜｜子孫皆姓廉氏

持節分符先後相望 元史胡長孺傳婺州永康人當唐之季其先自天台來從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

三狐五馬 常璩華陽國志巴志閬中縣大姓有｜｜｜｜蒲趙任黃嚴也

書生門戶 習鑿齒襄陽耆舊傳後漢繁仲皇襄陽人為青州刺史自爾以來雖無名德重位世世作｜｜｜｜

顧陸朱張 劉義慶世說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註吳錄士林曰吳郡有｜｜｜為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盛

馬駞李 張騭朝野僉載後魏孝文帝定四姓隴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明駞倍程至洛時四姓已定訖故至今人謂之｜｜馬

黃犢子韋 張騭朝野僉載隋開皇中京兆韋哀有奴曰桃符每征討將行有膽力哀至左衛中郎以桃符久從驅使乃放從良桃符家有黃犢宰而獻之因問哀乞姓哀曰止從我姓為韋氏符叩頭曰不敢與郎君同姓哀曰為｜｜｜

稱隴西李 酒泉公義琰姪孫門戶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懷州刺史與人書札惟｜｜｜｜｜｜

岡頭盧澤底李土門崔 李肇國史補四姓惟鄭氏不離滎陽有｜｜｜｜｜｜｜｜皆為鼎甲太原王氏亦四姓之匹而世呼為鈒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

鈒鏤王家 見上

天下一家 李肇國史補楊氏自楊震號為關西孔子葬於潼亭至今七百年子孫猶在閿鄉故宅｜｜｜而已

修竹楊家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相國楊收江州人祖為本州都押衙父惟直蘭溪縣主簿生四子發假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即大拜發以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為義其房子以視以乘為名假以夏為義其房子以顥為名收以秋為義其房子以鉅鏻鑣鑑為名嚴以冬為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為名盡有文學登高第號曰｜｜｜｜與靜恭諸楊比於華盛

欲一見卿 邵伯溫聞見前錄劉氏為龍圖閣直學士權開封府明肅太后朝獨召對后曰知卿名族十數世｜｜｜｜｜｜｜恐與吾同宗也對曰不敢后數問之度不可免因陛對為風眩仆而出

不在五派之中 馬永卿嬾真子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陽杜氏四洹水杜氏五濮陽杜氏而杜甫一派｜｜｜｜｜｜豈以其仕宦不達而諸杜不通譜系乎何家譜之見遺也

宰相郎君狀元先輩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蘇德祥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還鄉里太守置宴以慶之作樂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嘗為｜｜｜｜今日登科又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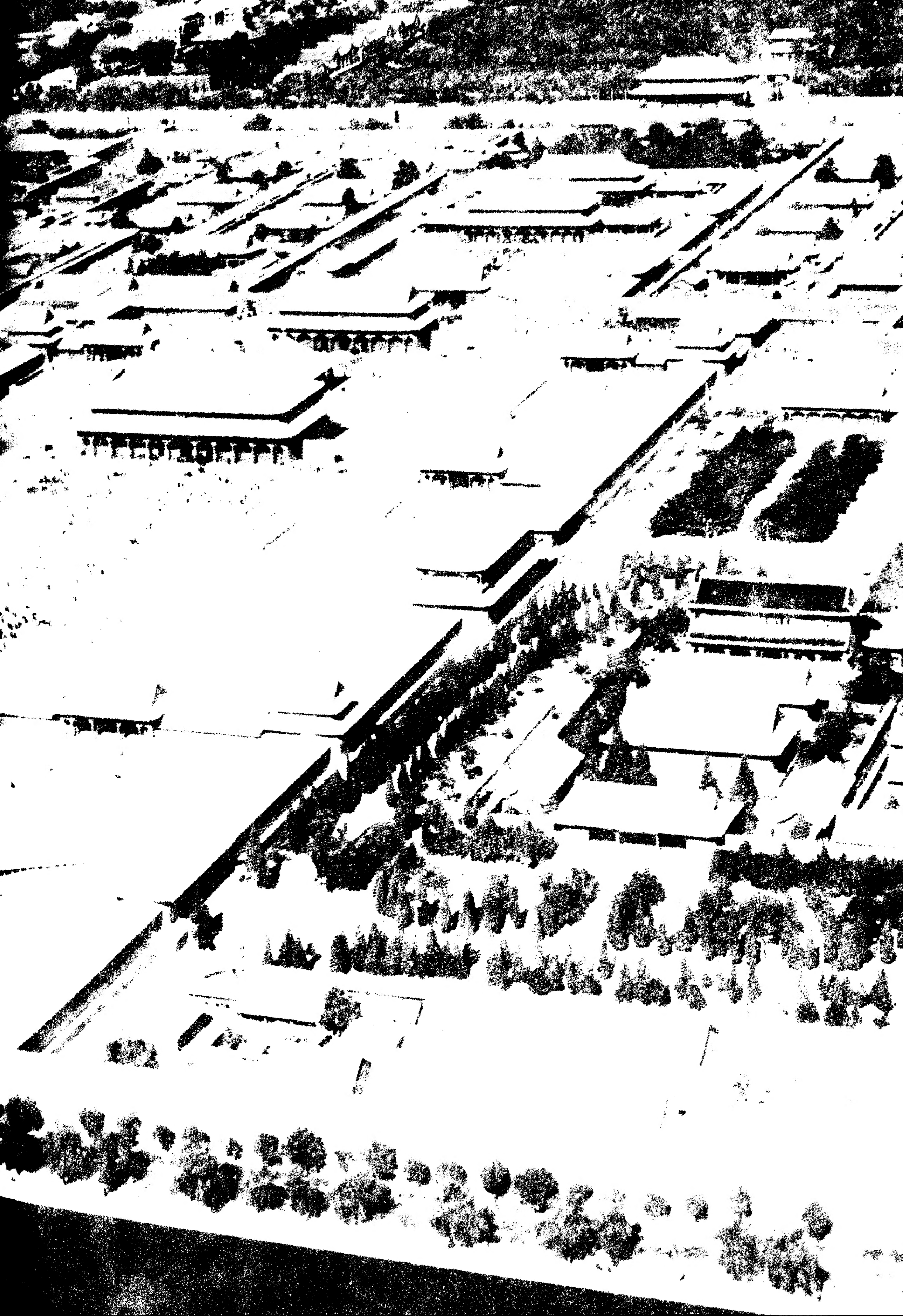
百年家鳳闕 陸游老學菴筆記晁氏世居都下昭德坊其家以元祐黨人及元符上書籍記不許入國門者數人以道其一也嘗於鄭

洛道中遇降羌作詩云沙場尺箠致羌渾玉陛俱承雨露恩自笑｜｜｜｜一生腸斷國西門

身為宰相再見子入政府王明清揮麈前錄國朝｜｜｜｜壽考康寧｜｜其｜｜｜｜者惟曾宣靖一人而已

父子四上鑾坡弟兄三陪鳳閣張世南游宦紀聞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公堯佐字希元端拱二年舉進士第十六人康肅公堯咨字嘉謀咸平三年狀元及第三人皆秦國公省華之子也方仲弟希元登第之明年賜緋與父省華同日改秘書丞故唐夫有啟事云蟾桂驪珠連歲有弟兄之美魚章象簡同時聯父子之榮吾鄉三洪皆忠宣公皓之子也兄弟連中詞科紹興十三年忠宣以徽猷學士直翰苑紹興二十九年其仲子文安公遵始入西省隆興二年文惠公适繼之乾道二年文敏公邁又繼之相距首尾二十二年故景盧有謝表云｜｜相承｜｜｜｜之直｜｜在望｜｜｜｜之游二事實為本朝儒林榮觀之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楊星乙



欽定四庫全書

Z121.5
.H1
73

73